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ZF46/51

六七・經部・詩類

毛詩後箋三十卷　〔清〕胡承珙撰…………一

道光丁酉孟冬

毛詩後箋

求是堂藏版

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

績溪胡培翬撰

君姓胡氏諱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爲君之高祖曾祖之棣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般邑庠生父建齡多隱德懿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傳即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餼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即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爲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爲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

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虧空獘端各條一曰冒濫宜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二三成之獘故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慫恿本官將不應借支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于急需不敢望其足數而在放者利于多扣不復問其合宜至于勤項興修工程多有署印人員輒行支借離任後歸款無期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曰抑勒宜禁州縣交代例限綦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

不准充抵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肯甘心承受自詒伊戚總由上司多方抑勒逼令擔承一曰糜費宜省各省攤捐津貼名目繁爲辦公豈盡必不可省閩州縣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銀逐歲增加而無益之費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己貲取閱抄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閩安徽省此項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竊思刻報即不可少亦何須捐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調宜愼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尚能謹守莞篙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雜題升及調補繁缺二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

靠之員然每多久歷仕途習成狡滑於升調之時或誇擔承之力以自見己長或託彌補之名以巧合上意上司不加體察輒易受其欺朦在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瞻前在調補者還就一時轉因原任之有虧希圖挪彼以掩此究之擔承彌補皆屬空名不過剜肉補瘡甚且變本加厲其言深切著明又如奏漕船積獘謂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與江蘇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江漕船滋事重案足見君於天下利獘訪求者熟也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厫東城皆獘絕風清己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莅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跡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即緝獲洋盜張充等多名置於法旋奉

旨實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回籍調理臺地背山面海幅幀遼闊民多獷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載力行清莊弭盜之法鎮之以靜感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清愼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即以械鬬起釁擾及全臺至勤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舉業詞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爲同志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

考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牽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調愈遂專力著作君初精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僞書君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眞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蓺之緒餘也漢書蓺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蓺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

爾雅之恉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縢之解公孫之偁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詁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郎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酈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剌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取戴氏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戴本書嘉慶甲戌培翬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昕夕與君談論君

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翬曰吾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笥累重難攜獨攜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生所傳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志云古經出於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文古文各有一字兩作者如職爲今文皆爲古文而又云今文職或作植纍爲古文璪爲今文而又云古文纍或作藻且有不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

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辭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㝡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甒不從廡從盥不從浣之類是也有卽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辨不從徧從臉不從啗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證然其畢生精力所專注者

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奐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論奐著書惟毛之從君尚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翬書曰承珙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輿

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即用以述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蔑之辭衆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與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也

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被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鬯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著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以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摘出別鈔以便就正又與魏源書曰承珙於詩墨守毛傳惟揆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皆謂民不信上此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舍傳從箋然似此者才十之一二而已此君後箋之大旨也撰業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而疾作未卒業陳奐補之君詩亦積生平精力以爲者同邑朱侍講珔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鎔其膏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

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義二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卒後子先翰先頻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淳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惟與二三故舊間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興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

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考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即或工

文矣而詩未必工盡兼之者難也又如閭巷憔悴專壹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坷不遇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歲擁旄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處事周詳慎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毛詩後箋序

毛詩後箋三十卷余同年友胡觀察墨莊所著也墨莊性沈靜寡嗜欲獨究著述治羣經無不賅貫而於毛詩尤專且精往嘗與余同宦京師余亦喜爲毛詩學朝夕過從心有所得輒互相質問時幸有出門之合葢毛詩詞義簡奧非淺學所易推測唐人作正義每取王子雍說名爲申毛而實失毛指鄭君箋詩宗毛爲主毛義隱略則或取正字或以旁訓疏通證明之非盡易毛也正義泥于傳無破字之說每誤以箋之申毛者爲易毛義又鄭君先從張恭祖授韓詩兼通齊魯之學閒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詩而

參以己意正義又或誤以箋義爲傳義余與墨莊同見及此凡所援據說文字林玉篇廣韻及經傳子史所引詩與近人說詩若惠氏詩說詩古義陳氏稽古編段氏詩小學阮氏挍勘記王氏經義述聞孔氏詩義卮言李氏毛詩紬義徵引略備矣所見同所學同所援引又同宜其說之不謀而合也故余所註名毛詩傳箋通釋而墨莊自名其書爲毛詩後箋名雖異而實則同今墨莊已作古人令嗣仲池持其書請序于余余受而讀之其書主于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于唐宋元諸儒之說有與毛傳相發明者無不廣徵博引而于名物訓詁及毛與三家詩文有異同類皆

第6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版正文

剖析精微折衷至當有與余說大略相同而徵引博于余
者有余書疑既久未能得其端緒讀是書而昭若發矇者
亦有與余說互異而不妨並存其說以待後人論定者墨
莊曾與余約俟書成互相爲序今余書粗已畢業欲求序
于墨莊不可得而墨莊是書實能集毛詩之大成評異同
而辨白黑余既錄其說之精核可懸國門者百數十條將
以補入余書示服膺之篤因並序而歸之昔何劭公閉戶
十有七年始成公羊解詁墨莊以臺灣觀察引疾歸里亦
鍵戶十餘稔而後毛詩後箋得以成書研精覃思古今同
轍墨莊雖年未滿六十而其書信今傳後可稱立言不朽

者已道光十四年正月望日年愚弟桐城馬瑞辰謹序

奐游學至京師相見胡墨莊先生於萬柳堂己卯秋七
月也於後先生之閩由閩歸里第通音問商疑難奐亦時
時出己說以請益於先生後箋中所載之說皆所請益者
也甲午夏令嗣先翰先預招奐至其里第屬任校讎遺書
以刊傳於後世先生歿已二年矣先生有言曰諸經傳注
唯毛詩最古數千年來三家皆亾而毛氏獨存源流既眞
義訓尤卓後人不善讀之不能旁引曲證以相發明而乃
自出己意求勝古人實則止坐鹵莽之過斯言可謂深切
而著明也已毛氏之學文簡而義贍體略而用周進取先
秦百氏之書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訓之歸廣採近者數十

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絕後來之惑先生所謂準之經
文參之傳義必思曲折以求通其引博其指約其事甚大
而其心甚小說詩之家未有偶也側聞先生在病亟時猶
自沈吟默誦不倦至易簀然後已嘗頌泮水篇以下竟不
能卒業而抱志以歿儒者惜之今奐因令嗣之請不辭譾
陋爰以拙著傳疏語爲之條錄而補綴之俾有完璧之觀
詎無續貂之誚時
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冬十月長洲陳奐謹記顚末云

毛詩後箋目録

卷一
國風
周南召南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鄘衛
邶
卷四
鄘
卷五
衛
卷六
王
卷七
鄭
卷八
齊

卷九
魏
卷十
唐
卷十一
秦
卷十二
陳
卷十三
鄶
卷十四
曹
卷十五
豳
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八

鴻雁之什
卷十九
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
谷風之什
卷二十一
甫田之什
卷二十二
魚藻之什
卷二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卷二十四
生民之什
卷二十五
蕩之什
卷二十六
頌
周頌清廟之什
卷二十七
臣工之什
卷二十八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九
魯頌駉之什
卷三十
商頌那之什

毛詩後箋卷一

涇　胡承珙

國風

周南召南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云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厈大王王季正義曰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

迹周之追謚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厈大王王季蘇潁濱詩傳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李迂仲毛詩集解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范逸齋詩補傳曰

自周公制禮作樂即定風雅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豳雅豳頌之說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此以南非詩二南范氏說誤辨見後）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語豈非周公舊典歟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深淺者未爲通論也或以周召繫於所得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明教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承珙案周公

召公本以采邑得名是地名在先爵名在後儀禮周公所作已有周南召南則當時編詩入樂自以所得之地爲名必非別以二公之爵序云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乃作序者推衍之意後儒泥於此言駁之者謂二南皆文王之化於周召二公無與且以序說爲謬信序者則謂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與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同義皆由不知以地分周召者乃編詩者之法以人分周召者乃序詩者之意固各不相涉者也六經奧論曰二南之詩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

閒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爲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此解最爲通達至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騶虞言德所以互見其義故先王之所以教箋本言先王王大王王季文王俗本刪文王字蜀石經及文選注有之且摽有梅野有死麕騶虞序皆言文王之化亦可見先王不專指大王王季然則王者諸侯又何容過爲區別乎

王雪山詩總聞曰周召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毀敦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官猶存其宮亦有大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爲辭也承珙案王氏以二南但采於周召之地不信詩序自北而南之說然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沱則序說究屬可據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各以其詩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潁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夔順慶保甯是已其國之風或其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今雖無考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沔也汝墳言江汝之閒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系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湔水入焉又東別爲沱入江過都安縣今湔水自龍安府

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繁縣汜者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卽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西漢水今嘉陵江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本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顧古湫虞東學詩曰史記大史公留滯周南摯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爲豫州其南爲荊州漢廣采之荊汝墳采之豫則周南之地界畫然矣若召南自陝而西朱子嘗疑雍州地狹未免不均竊考周官職方氏雍州實兼梁地惟自雍及梁故得稱南類考謂江沱之閒卽梁山之界蓋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而

言其說可信至於爲氾爲清則自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之不必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當以通志爲定論也至於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力詆其說愚謂樂之爲南正以風化之被於南方而得名不獨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炳事白餘若南有樛木陟彼南山南澗之濱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於他者不坦然衆著乎案以上二說發明序自北而南之說甚諦考括地志云今陝州有陝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以此原爲界此詩稗疏以陝州爲中線之說所本也水經江水注引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此亦謂自北

而南與毛序合惟鄭注又引逸周書云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因分爲二南國也此則近於附會二南篇末冣數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國十四篇此等篇目皆毛公之舊必漢以前師承古義曰之國者明非一國之辭所采之國旣衆而其詩之篇數或不能國各爲編故以其皆屬文王風化所及而爲分陝之所統遂以周召繫之若僅南氏二臣之國而目之以周召於義不可通矣

程泰之考古編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爲文樂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旣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叙載四夷之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爲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

也承珙案程說一往謬誤其謂詩篇無風名古有二南無國風毛西河旣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及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正之其又謂詩之雅南左傳之南籥皆二南則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於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外繆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

所采詩或得於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尙不得與二雅竝列於六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氏之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程大昌特見蘇氏釋鼓鐘篇故生此說耳以上諸說皆足破考古編之謬今考呂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此實爲蘇氏詩傳程氏詩論之所本然高注呂覽以南音爲南方國風之音以周南召南謂取南音以爲樂歌義本可通程氏乃謂有南無風據左傳季札

觀樂歌十五國而不言風而左傳明言風有采蘩采蘋則又以爲出於臆說眞自相矛盾總之南以地言者乃采詩時編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樂時編部之名也二者不同而亦不相悖諸儒混爲一解而又牽引南夷之樂以爲二南則尤誤矣

周南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傳箋皆未明言后妃爲大姒君子爲文王程子謂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馮元成亦以爲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得淑女以共理內治（此語尚沿箋疏之誤辨見後）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二說頗爲近之惠硏谿詩說曰小序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始以爲太姒耳作詩之意或本于文王大姒而周公緐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人者矣戴東原詩經補注曰南豳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愼婚姻之際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歌之燕饗俾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非指一人一事爲之者也（韓氏怡讀詩傳謂曰案君子在上之通稱序但言后妃則爲文爲武未可知也思齊稱大姒雖稱文

母竝無后妃之目惟大戴禮保傳篇曰周后妃任成王于身據此則不得定以爲文王之后妃審矣）朱子詩集傳謂文王求得大姒爲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於是疑難蠭起崔銑云大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誰與探其寤寐閒事而形容之或又以爲王季宮人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曰古者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與於王季宮人之憂樂也金仁山則謂諸書言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故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云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爲可信又據大明之詩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國娶

莘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卽文王卽位之初年文王四十七卽位居喪三年其娶蓋在五十之後文王九十七歲而終武王卽位十三年滅商非上冒文王之年旣滅商七年而崩在位共十九年以此推之知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女妻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大姒之年少爾鄒忠允據纘女維莘之文疑大姒爲文王繼娶于莘錢飲光田閒詩學用其說且據周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卽位史記載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武王以六十歲克

商在矦位已十三年則武王以四十八卽位克商後四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歿年考之蓋以五十歲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明矣若以大姒爲文王之始配以古者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例準之當文王生武王時大姒必將四十矣生武王而後又有子八人不應前此壯年惟伯邑考一人及血氣將衰乃生子纍纍如許意必文王續娶于莘而得大姒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頌之若是則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亦足據矣承珙案白虎通義嫁娶篇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此蓋三家詩說然則以文王娶大姒爲在卽位之後漢人已有此說矣但必據是以證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則可不必耳

關關雎鳩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毛訓本之爾雅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杜注卽用毛傳云鷙（釋文本亦作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其他則陸璣以爲如鴟郭璞以爲雕類楊雄許愼以爲白鷢而白鷢亦復似鷹是則雎鳩爲雕鶚之類已無疑義自鄭夾漈有鳧類之說朱子從之云江淮閒有此則馮嗣宗六家詩名物疏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夾漈之說自未可從餘如詩總聞以爲鴆鳩風

土記疑爲蒼鷃馮元敏謂狀似鷩鷰方以智通雅定爲鶚玉郝氏以爲布穀錢氏詩詁以爲杜鵑無稽之言皆可無庸置辨（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曰王雎金口鶚也案鶚當爲鶚之誤御覽九百二十六引蒼頡解詁鶚金喙鳥）也

毛傳鳥摯而有別鄭箋申之曰摯之言至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此最得傳意蓋摯與至聲近義同說文勢至也讀若摯爾雅摯臻也郭注云摯臻皆至是也摯與有別自是兩義若以爲猛鷙之鷙則淮南子曰猛獸不羣鷙鳥不雙言鷙已含別意不必又云有別矣惟其雌雄情意肫至而又能有別故傳以興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

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楊雄羽獵賦云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娭乎其中噍噍昆鳴張衡思元賦云鳴鶴交頸雎鳩相和又歸田賦云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此所謂雌雄情意至者也淮南泰族訓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作乖誤列女傳魏曲沃負曰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超誚青衣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此即所謂有別者也歐陽本義疑於摯爲猛鷙且謂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情獨至其說固矣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

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以詩之淑女即爲后妃毛詩稽古編曰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承珙案匡衡之言實同毛氏毛傳云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黃氏元吉詩經遵義曰毛傳文氣緊接而下是字即指后妃孔疏必強毛以同鄭實失毛旨田閒詩學謂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者得之歐陽氏詩本義云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雌雄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此解甚當但謂毛鄭皆云詩所斥淑女者非后妃則不然鄭箋乃以逑爲仇謂淑女爲三夫人以下耳正義援箋合傳曲爲附會非果傳意云然也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云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其下云故訴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後漢書應奉以田貴人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曰臣聞周納翟女褒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允嗣泯絕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二條皆與毛義合不獨匡衡也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毛既以幽閒訓窈窕其下復以貞專足成其義文選秋胡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正與毛同是皆以窈窕指女之德容言之鄭箋始

增入深宮字以窈窕爲居處而正義遂并以深宮之義被之毛傳非也楚辭子慕予兮善窈窕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窈窕劉酺傳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王莽傳有窈窕之容後漢書班固傳窈窕繁華更盛迭貴邊讓傳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張超誚青衣賦但願周公配以窈窕凡此皆不以窈窕爲居處至疊字形容語本無庸字別爲義方言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亦非是

君子好逑傳逑匹也訓本爾雅今爾雅作仇匹也郭注引詩君子好仇孫炎注云相求之匹是孫所見本作逑衆經

音義引李巡注云仇讎怨之匹是李所見本又作仇可見爾雅古有兩本逑仇異字以逑爲仇之假借如左傳怨耦曰仇而說文逑下云怨匹曰逑亦以逑爲仇之假借也據釋文毛傳作逑又別有作仇之本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邊讓傳注文選景福殿賦琴賦嵇康贈秀才從軍詩注皆引毛詩曰君子好仇知毛詩之不作逑承珙案後漢書皇后紀論詩美好逑章懷注引詩君子好逑並引毛傳爲君子好匹可見毛傳自有作逑之本不得定以作仇者爲毛氏舊文也

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下引詩云

君子好仇鄭注云正當爲匹字之誤也仇匹也此鄭所用蓋三家詩訓其以仇爲匹正與毛同至箋詩時乃易其說耳陸聚緱陸堂詩學曰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於開章第一義泥左氏怨耦曰仇語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眞犯孟子以文害辭之譏承珙謂孟子言大王之時內無怨女而周南之君子乃不免有衆妾之怨者此義豈可爲訓

陳氏稽古編曰此詩首章傳初覩之意竟似目淑女爲后妃矣及觀次章傳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不然流之與求之文義不協矣承珙案陳意蓋以後二章爲賦言后妃供荇菜淑女助而求之其實不然二南爲房中之樂故美后妃有關雎之德爲窈窕之淑女宜配君子其下求之友之樂之卽指此淑女而言呂東萊讀詩記曰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此說是也后妃卽淑女有共荇菜之職故因荇菜之可流以興淑女之可求下文采謂采取芼謂擇取古者昏禮納采卽謂納其采擇之禮以此託興意味深長若以共荇菜爲直賦其事意義淺矣毛於首章標明興體故次章略之全詩例皆如此范氏詩補傳嚴氏華谷詩緝皆以荇菜爲賦誤矣

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莊子田子方篇吾服女也甚忘郭注云服者思存之謂也或疑思服相連服亦爲思於義重複承珙案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服念連文不嫌複也

輾轉反側正義引書傳帝猶反側晨興反側旣爲一則輾轉亦爲一俱爲臥而不周又歷引澤陂之輾轉伏枕何人斯箋之以輾轉釋反側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大同小異承珙謂古人名側多字反左傳楚公子側字子反(宣十二年)魯孟之側字反(哀十年)亦足證反側之無二義朱傳析四字各爲一義而語無所本故不可從

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鍾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
鍾鼓之樂孫毓述毛見正義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
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
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
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承珙案序云后妃之德傳云德盛
正與序相應則所謂友之樂之者非卽指后妃而何毛義
本自直截孫毓述之更爲明白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爾雅芼搴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
曰搴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孫炎之訓卽本毛公某氏
郭璞似別爲說而義實相因說文芼艸覆蔓从艸毛聲詩

曰左右芼之盖此芼本艸覆蔓之名菜亦艸類惟其覆地
蔓延故須拔之而擇之義相成也玉篇覒擇也引詩左右
覒之始三家字異歟未傳從董氏逌以芼爲熟而薦之而
上章釋左右爲無方故稱古編云左右訓爲無方則於芼
義難通熟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承珙案
若從毛傳訓芼爲擇則左右芼之與左右流之同義亦可
訓爲無方毛雖不釋左右字然傳意本以淑女卽后妃則
左右不必如鄭箋佐助之義也
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云絃歌周南召
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
誦以事其君子疏云若用鍾磬當云有房中之奏樂今直
云有房中之樂明彼本無鍾磬也若然磬師云教縵樂燕
樂之鍾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
鍾磬房中樂得有鍾磬者彼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
故有鍾磬也房中及燕則無鍾磬也陳氏禮書曰毛氏以
詩招我由房爲房中之樂關雎之詩曰鍾鼓樂之而周禮
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鍾磬也鄭氏言不用
鍾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謂祭祀有鍾磬燕
無鍾磬此不可考隋書音樂志牛宏修皇后房內之樂據
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鍾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

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尙柔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鍾
磬宏等採肅統以取正焉大業中柳顧言又增房內樂益
其鍾磬奏議曰房內樂者主爲皇后弦歌諷誦而事君子
故以房室爲名燕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
人焉用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遠鄉樂以感人須存
雅正旣不設鍾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
云燕樂之鍾磬鄭元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
矣以此而論房內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鍾磬也承珙案房
中樂用鍾磬諸儒祇據磬師不知周禮笙師凡祭祀饗食
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注云鍾笙與鍾磬相應之笙

夫此言燕樂別於祭祀饗食則是用之房中及燕矣使無鐘磬何為共其鐘笙之樂乎此不待辨而明者也隋志稱矦苞孫毓並毛韓二家詩說牛宏不用而取陳統之說誤矣又漢書禮樂志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其原出於周房中樂而安世房中歌首章卽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亦可為房中樂有鐘鼓之證

關雎為風之始而後人云三家以為刺詩者大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楊子雲曰周康之時關雎傷始亂此於三家之說不知何屬他如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

作注家皆以為魯詩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馮衍傳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注皆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大人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惟齊詩未詳其說漢書儒林傳匡衡受齊詩於后蒼衡傳上疏云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云云此蓋齊詩之說正與毛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云云合至魯韓二家以為刺時者必皆係傳詩者之說陸堂詩學曰史漢儒林傳皆云申公有詁訓無傳義後之為魯詩說者恐非申公之舊此語可謂破的韓詩外傳云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命也又云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所言亦與毛傳合然則三家詩於開章大義無不同於毛氏林艾軒云毛公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特數經傳受之後或不免所聞異辭耳劉向習魯詩列女傳亦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論語哀而不傷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戀之刺時之說薛士龍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二說近之後漢書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夫曰歌以感之正如常棣作於周公而左傳僖二十四年載富辰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

於成周而作杜預注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范衞洲三家詩拾遺曰光武廢郭后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衞霍之風似用毛序而范蔚宗皇后紀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君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正同

葛覃

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孔疏謂后妃在父母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呂記則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

姝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
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嚴緝略同李氏集解又
祖楊龜山張橫渠之說以在父母家爲歸甯之時言后妃
歸甯志猶在於女功之事承珙案諸儒之說皆有難通孔
疏以后妃之本爲本性貞專則與關雎序所云德者無異
不當又別爲后妃之本若謂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則禮
有后夫人親桑不聞采葛至於既嫁歸甯更不當有采葛
之事竊意此詩首章次章自是追溯后妃在父母家勤於
女工之事卽內則所謂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
以共衣服者末章言尊敬師傅教以適人之道躬習勤儉

服澣濯之衣如此則于歸之後和於室人而當於夫乃可
以安其父母卽小雅所謂無父母遺罹也蓋勤儉自是后
妃之本性女功亦是后妃之本務而要皆推本於在父母
家服習煩辱婉娩聽從乃能嫁而正夫婦之道歸而安父
母之心如此則作詩之旨與序詩之說幷傳箋皆一以貫
之矣

葛之覃兮傳覃延也此本爾雅釋言正義失引釋詁又云延長
也方言同生民實覃實訏傳云覃長也此葛覃之覃毛又訓
爲延者當從延長之義謂葛引蔓延長羅願爾雅翼云葛蔓牽其首以至根
可二十步非延易之延下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乃延易之義
大雅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相延易
廣雅施斂也施與弛同斂與易同雖引蔓之長至於延易
義本相成然詩以覃與施相承言之文義自當有別箋云
葛延蔓於谷中延蔓專釋施字非率用傳文覃延也

黃鳥于飛段懋堂說文注曰毛傳黃鳥摶摶音傳非徙端反黍也
不云卽倉庚下亦不云卽黃鳥然則黃鳥非倉庚又
鄭箋稱黃鳥宜食粟又云緜蠻小鳥貌承珙案二條皆傳文非箋語顯
非倉庚葢今之黃雀也似雀而色純黃戰國策云俛啄白
粒仰棲茂樹詩所謂黃鳥也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云倉
庚商庚又云鵹黃楚雀又云倉庚黧黃也說文離下云離

黃倉庚也鳴則蠶生䨼下云䨼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
也其色黎黑而黃此皆謂今之黃鸝爾雅又有皇黃鳥則
當別爲一鳥舍人注但云皇名黃鳥郭璞乃云俗呼黃離
留亦名摶黍則誤合爲一然其誤實始於方言謂鸝黃自
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或謂
之楚雀陸璣疏因之今案小雅黃鳥云啄粟啄粱啄黍似
當主謂黃雀古樂府所謂野田有黃雀者是若黃鸝不聞
其食黍粟也秦風交交黃鳥傳亦云交交小貌鳥之黃而
小者惟黃雀陸疏云鴡鴞似黃雀而小桃蟲微小于黃雀
皆足見黃雀之小若黃鸝則格物總論云大勝鴝鵒不得

爲甚小也且小雅云集于穀集于桑集于栩及秦風之止于棘止于楚皆灌木也傳謂止于棘爲黃鳥往來得所今之黃雀愛集叢木若黃鸝則多集於喬木亦與止棘集灌之義不合不得因小雅有倉庚喈喈與此詩其鳴喈喈音同而合爲一也又案孫奕示兒編已有此說謂黃鳥有二種名同而小大殊但以葛覃凱風之黃鳥爲黃鸝秦風小雅之黃鳥爲黃雀則非是其云毛氏陸氏所謂摶黍亦當是黃雀黍熟於七八月之閒無復有鸝矣此說極通陳氏稽古編反謂其妄謬矣

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案廣雅釋訓云莫莫茂也文選蜀都賦稉稻莫莫劉注亦云茂也是莫莫本爲茂盛之貌與萋萋同傳以上文萋萋已訓茂盛義可類推而此章下文有是刈是濩故以莫莫爲成就之貌正義云葛既成就已可采用是也大雅旱麓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傳云莫莫施貌草之茂盛者乃能延蔓于木故但言施貌而茂盛可知傳義各有攸當不得謂其緣辭生訓也

服之無斁禮記緇衣引葛覃曰服之無射斁作射郭璞注爾雅王逸注楚辭引皆作射（段懋堂曰斁本字射同部假借）承珙案鄭緇衣注云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此箋則用爾雅訓服爲整謂整治此葛以爲絺綌蓋以言歸之文尙在下章則此服之不得云服其君子耳傳引國語王后織元紞至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者亦謂婦人無貴賤皆有衣其夫之責故在父母家卽當豫習女功煩辱之事傳箋義蓋相足也

歸寧父母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惠氏詩說謂古無歸寧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段懋堂曰父母在以下九字恐後人所增毛云寧安也毛意同草蟲箋所云寧父母說文女部晏安也从女从日詩曰以晏父母今毛詩無此葢歸寧父母之異文也尋詩上文言告言歸歸謂嫁也方嫁不當遽圖歸寧則此歸字作以字爲善謂可用以安父母之心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箋云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葛覃害澣害否二句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正謂能事君子則能寧父母心二箋義互相足也承珙案潛夫論斷訟篇云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葢所以長貞潔而寧父兄也此亦第以歸寧爲無父母遺罹之意至歸寧之禮正義歷引左傳喪服傳等證據明白固不得謂爲非禮曲禮云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尤有明文詩之泉水載馳竹竿雖皆思歸不得然使父母在而亦不當歸寧則其思爲非禮矣故泉水序及箋皆據左傳說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

夫甯於兄弟此古禮也惟此序云可以歸安父母則似謂
既嫁而可以安父母之心故箋云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
但父母在以下九字段以爲後人所增不如陳碩甫云此
九字是鄭箋語竄入毛公傳文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
子釋害澣害否句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釋歸甯父母句
泉水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兩箋義正同耳承珙
又案說文妟下所引或三家詩此序及箋既皆以歸安連
文則毛詩字仍當作歸甯未必作以妟也

卷耳

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后妃於君子

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賢審
官之意耳不謂后妃己自求賢審官也采卷耳者欲求盈
筐心不在故無獲也以言爲國當求賢耳而賢不至者亦
以心不專故賢不來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周
行無所寘則失其所治此爲后妃警戒求賢審官也其餘
又陳當知臣下勤勞之事亦謂從容警戒於君耳非以后
妃己所行也呂記曰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
之志則不可不同崇德報功婦人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
之志則不可不同室有轐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
志之所形見者乎郝仲輿曰或者謂婦人勿與外事然則

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姜非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
饋以効箴故謂之志而已承珙案三說皆得詩旨朱子初
解從序見呂記後作集傳乃以爲大姒懷文王之詩則懿筐
非后妃所執大路非后妃所遵至於登山極目縱酒遣懷
尤爲擬不於倫近儒辨之當矣

郝氏曰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遣勞使臣王者所以
享諸臣於外廷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於中饋也卷耳
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從出也承珙案成九年左傳季
文子如宋致命公享之賦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
享之是春秋時臣下出使而還其君猶有享燕之禮周禮

酒正漿人有其后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世婦掌大賓客
之饗食疏謂賓客饗食王后有助王禮賓之法然則周南
盛時恩明誼美於命將遣戍之際燕饗慰勞作爲詩篇以
詠歌其勤苦者安知后妃不與有助耶晉束晳讀書賦曰
讀卷耳則忠臣喜讀蓼莪則孝子悲所謂喜者卽鹿鳴序
云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也

淮南子俶眞訓云今矰繳機而在上罔罟張而在下雖欲
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置
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承珙案此蓋謂亂世之臣險阻憂
危而不見體恤故因卷耳之詩而思慕古之賢人寘之列

位各得其所義正與序相應晁說之謂魯詩以卷耳爲康王時詩亦必當時有慕古而賦其詩者如關雎作諷之類是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荀子解蔽篇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頃則不精貳則疑惑楊倞注云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此用箋義也高誘注淮南俶眞訓云言采采易得之枲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也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此釋懷人二句全同傳義其釋上二句意當亦本之毛公蓋傳以采卷耳爲憂者之興是謂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采之者苟有貳心尙不能滿況於求賢之難而可不思所以寘之乎如是乃得爲因物託喻諷其君子歐陽本義謂不盈頃筐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又謂毛鄭之說首章言后妃欲君子求賢置之列位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此誤以鄭義爲毛義夫必謂憂在進賢而忘其采枲則是賦而非興矣

爾雅卷耳苓耳也郭注引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爾雅釋文引廣雅又云苓耳蒼耳後之說詩及注本草者無不以卷耳爲蒼耳惟鄭夾漈云詩言采采卷耳者以其可茹也卽今卷枲如連錢者是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馮氏名物疏駁之曰陶隱居云蒼耳名常思枲傖人皆食之何謂但堪入藥乎其以卷枲爲卷耳又未知何據也承珙案杜子美驅豎子摘蒼耳詩云蓬莠獨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又云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密登牀半生熟下箸還小益加點瓜薤閒依稀橘奴跡是亦以卷耳爲蒼耳蓋唐時猶以充蔬食者明周憲王救荒本草亦云蒼耳嫩苗及子皆可食此皆得諸身

試目驗者知夾漈之說非矣

詩正義引陸疏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郭注爾雅或曰苓耳如鼠耳叢生如盤宋圖經謂陸郭所言皆與今蒼耳相類而以郭言叢生者爲尤得之承珙案郭所引或說是別一物故徐鍇說文繫傳於苓字下引郭注叢生如盤以爲菌屬生朽潤木根者其非蒼耳明甚朱傳云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則合郭氏二說爲一誤矣

朱子詩序辨說云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然曰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所宜施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

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承珙案此詩我字毛傳不明所指鄭箋於我馬之我云我使臣也於我姑之我云我君也詳序言后妃志在輔佐君子則首章嗟我懷人之我卽是我其君傳云思君子官賢人寘之列位則毛意以首章之我爲我君子明矣下三章我字則以鄭箋所分爲是凡詩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他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竝見如出車勞還率之詩首章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箋云此我我戍役也五章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以君子斥南仲謂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來而喜

是此我又我諸侯一詩之中我字各有所指可無疑於卷耳之我前後異解矣朱長孺詩經通義曰序云后妃之志最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意觀皃置芣苡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而後爲其志此說是也朱傳惟泥於諸我字皆爲后妃自我故致乘馬攜僕以文害辭焦氏易林師之臨云元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不歸蓋從來說詩者未有以我馬我僕屬之后妃者

寘彼周行傳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詩周行有三卷耳鹿鳴大東鄭皆以爲周之列位嚴緝云此唯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寘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幣於列位其義尤迂承珙案毛於大東之周行無傳然訓佻佻爲獨行則當以周行爲道路鹿鳴周行毛訓至道此詩則本之左傳其義自古言各有當不必一概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砠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說文崨石戴土也段注云爾雅毛傳二

文互異而義則一戴者增益也釋山謂用石戴於土上毛謂土而戴之以石釋山謂用土戴於石上毛謂石而戴之以土以絲衣戴弁俅俅之則毛之立文爲善矣石在上則高不平故曰崔嵬土在上則雨水沮洳故曰岨許於嵬下同毛此岨下亦同毛也詩爾雅作砠承珙案段說是也戴亦有覆義小爾雅戴蓋𢽬𩠞冒覆也西都賦上反宇以蓋戴方言𢽬覆也又云𢽬戴也此則傳文雅義本自可通若說文釋名則皆同毛說惟玉篇岨砠二字竝載岨訓用毛砠訓用雅當以義可兩存不得謂傳寫之誤也

我姑酌彼金罍傳姑且也說文夂部夃秦人市買多得爲

夃从乃从夂夂益至也詩曰我夃酌彼金罍段氏注曰今毛詩作姑酌傳曰姑且也許所據者毛詩古本今作姑者後人以今字易之夃者姑之假借字如尙書古文無有作攷黎民徂飢攷徂者好阻之假借字承珙案此說非也姑者夃之假借字凡姑且字正當作夃葢姑且者少略之辭夃義本訓多得反之則爲少略如香爲臭亂爲治之類或作姑作𡛸（廣雅𡛸且也）皆假借字說文所引疑三家詩有作夃者毛詩本多假借未必後易以姑字也

五經異義引毛詩說金罍酒器金飾龜目葢刻爲雲雷之象說文木部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此

正用毛詩說至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矦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許君雖云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其云諸矦大夫皆以金與毛詩說人君黃金罍自合孔疏必謂周南王者之風當言天子之事以毛詩說人君謂天子與韓不同其說非是

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箋云觥罰爵也詩言兕觥有四卷耳七月桑扈絲衣鄭於卷耳桑扈皆云罰爵絲衣箋云釋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亦謂至旅酬時設罰爵承珙案韓詩說酒器有五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五者自爵外多不見於詩而獨言觥者四毛於桑扈絲衣無傳但彼文皆以兕觥之觵對旨酒之柔言之故說詩者皆謂以剛制柔所以救酒之失則以爲罰爵義自可通七月傳云觥所以誓衆也此因饗爲鄉人飲酒而正齒位故云誓衆亦可兼有罰義若卷耳罍觥竝陳自不必指言罰爵故傳祇言角爵也箋一槪以罰義釋之非矣

云何吁矣傳吁憂也段氏詩小學曰此謂吁卽忓之假借說文忓惡也何人斯都人士盱同此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釋詁盱憂也郭注引詩云何盱矣邢疏以爲卷耳及都人士文是卷耳之吁亦本作盱爾雅釋文盱本作忓是忓爲正字毛詩爾雅作盱者借字鄭箋於何人斯都人士盱

皆訓病而毛於彼二詩無傳殆皆業此傳訓憂故不復釋歟

樛木

南有樛木傳木下曲曰樛釋文云馬融韓詩本竝作朻說文以朻爲木高承珙案馬融習魯詩者疑魯詩本作朻與韓同也詳二家詩意葢謂朻木雖高而葛藟得以蔓延猶后妃至貴而衆妾得以上附耳然不如毛用爾雅下曲之訓於逮下義爲尤切說文木部朻高木也又有樛字云下句曰樛陸德明但引朻而不及樛疏矣

葛藟纍之朱傳以藟爲葛屬何氏古義曰易詩左傳皆以

葛藟連言知藟即是葛承珙案詩正義云藟與葛異亦葛之類此語甚諦蓋藟本藤生與葛相類郭注爾雅諸慮山櫐云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粗大惟其似葛故經傳多以葛藟連言詩凡七言葛藟鄭此箋云葛也藟也則是分爲二物若陸疏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連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可食則并不似葛矣說文葛絺綌艸也蔓葛屬也若藟則但云艸也不與葛蔓相廁其非葛屬明甚至說文木部有櫐而獨於艸部之藟引詩莫莫葛藟是以詩之藟爲艸而爾雅釋草無藟惟入於釋木者陳氏稽古編謂藤生之物草木俱可通者得之惟是草木藤生者甚多在當時必有一種藤專得藟名後人混之玉篇云今總呼草蔓延如藟者爲藤循蔓本葛屬專爲草名而後人凡草木蔓延者皆謂之蔓矣

樂只君子傳箋於只字無訓正義據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嚴緝云只語助辭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此樂只君子蓋曰樂哉君子也陳氏稽古編云說文只語已詞从口象气下引則以哉字代之亦可通承珙案小雅采菽樂只君子鄭箋亦訓只爲是只又與旨通襄十一年左傳引采菽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二十四年傳引南山有臺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杜注皆訓旨爲美一則云諸侯有樂美之德一則云君子樂美其道此蓋見傳文作旨緣辭生訓耳今案襄十一年傳上文云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二十四年傳上文云夫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是二傳引詩皆取樂義竝無美訓又昭十三年傳引詩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其下文云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亦祇以樂旨爲樂不兼美義其字作旨者乃只之假借（隸釋載衡方碑樂旨君子亦作旨）王氏詩稗疏云凡樂只皆應作樂旨樂其有美德不爲虛譽非也

福履綏之傳履祿綏安也嚴緝以爲視履考祥之履動罔不吉謂之福履承珙案爾雅釋詁履福也釋言又云履祿也王弼注易履上九云禍福之祥生乎所履然則履訓福又訓祿者即以爲動履之善能致福祿義自可通郭注爾雅履祿也引詩福履將之蓋是取證毛傳而於履福也又引詩福履綏之則以履既訓祿而祿又訓福（釋詁說文竝云祿福也）故履亦可訓福此六書所謂轉注也但此詩福履連文自當用釋言訓履爲祿耳

葛藟荒之福履將之傳荒奄也將大也皆用爾雅承珙案爾雅蒙荒同訓奄是荒亦有蒙密之義（喪大記振容黼荒注云荒蒙也）說文荒一曰草掩（今本作淹誤）地也掩與奄同三章葛藟縈之傳云縈旋也說文作䕙云草旋皃引詩葛藟䕙之蓋亦用毛

傳爲訓李迂仲曰詩辭重複亦有先後之序若此詩則不可爲先後之序今案之詩義亦自有淺深次第葛藟始生延蔓漸長縈密愈久則更盤結此纍之荒之縈之相次之序也君子之福祿始而安吉繼而盛大終而成就此綏之將之成之相次之序也鄭箋於次章云此章申殷勤之意而卷耳三章箋亦云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歐陽本義乃謂凡詩如此者甚多何獨於此見殷勤之意誤矣

螽斯

序云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歐陽本義云螽斯微蟲詩人安能知其不妒忌據序宜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朱克升蔣仁叔皆從之許氏名物鈔載金仁山說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屬下文何氏古義朱氏通義皆從之承珙案序首句云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是但以螽斯喻子孫之衆多因而推衍其意以爲不妒忌耳卽以不妒忌歸之螽斯亦不過因其羣處和集而卵育蕃多之故范氏補傳曰凡物之羣處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妒忌也諸儒改讀序文皆可不必張華女史箴曰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此詩傳箋皆不言興正義引鄭志之文以此爲興朱傳則以爲比若以爲興則經文上二句言螽斯下二句言后妃爾者爾后妃也以爲比則四句皆指螽斯爾者爾螽斯矣或謂詩上二句但言螽斯之羽詵詵而衆多以興后妃之不妒忌而妾媵和耳未見子孫衆多之義何得下文便指后妃之子孫衆多乎當從集傳作比承珙案此說非也何氏古義謂蕃育之最多者莫如螽斯故詩借以興子孫非以比后妃也戴岷隱亦如此說今玩經文每上二句形容螽斯和集衆多之意已盡下二句自當從毛傳指人後漢書荀爽對策曰配陽施祈螽斯謂祈如螽斯之多子耳詩

人因子孫衆多而歸其所自於后妃但曰宜爾子孫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未嘗明言故序又以不妒忌申之韓詩外傳引此詩亦曰賢母使子賢也傳箋以爲爾后妃者其義諦矣嚴寶成讀詩質疑曰朱子於草木鳥獸之屬多以爾汝稱之之子無裳之子指狐樂子之無家子指萇楚匪女之爲美女指荑此以爾指螽斯皆不可訓

螽斯羽傳螽斯蚣蝑也說文虫部蝗螽也䖵部螽蝗也二字相轉注螽與蝗皆蟲之大名其類繁多區別之則各有主名爾雅螽醜奮而有阜螽草螽蜤螽蟿螽土螽五名皆螽類也螽又名蝗故左傳疏引李巡注爾雅五螽云皆分

別蝗子異方之語蓋螽蝗古今語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春秋爲螽今謂之蝗是已爾雅又有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詩正義引舍人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今謂蝗子爲螽一名蠶螽兗州人謂之螣宋螣與蟘通螣又蝗之大名故月令云百螣時起鄭注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竝爲害高誘注呂覽淮南竝云兗州人謂蝗爲螣是已總之經傳渾言螽及言百螣者皆蝗之通稱若析言之者則雖亦蝗類必各有主名爾雅五螽其三見於詩召南之草蟲阜螽毛傳竝依爾雅而於此螽斯及幽風之斯螽又兩引爾雅之蜙蝑以釋之方言說

文皆以蜙蝑爲春黍舍人爾雅注陸璣詩義疏竝同太平御覽引毛詩摠綱亦同此亦唐以前說陸疏又以春黍爲股鳴者與鄭注考工記云蜙蝑動股屬同故詩釋文正義皆以螽斯即七月之斯螽其義不可易矣嚴緝始爲異說謂螽斯蝗也即阜螽斯爲語助猶鹿斯鷽斯若七月之斯螽乃爾雅之蜇螽蜙蝑別是一物以毛傳合一爲誤承珙案此說非也蜙蝑春黍皆雙聲螽與舂斯與蝑亦雙聲螽音近鍾山海經鍾山穆天子傳作舂山詩民胥傚矣潛夫論作民斯傚矣其又名斯螽者方俗互名之如蝭蟧方言廣雅即蚝蜢郭注今北方人又謂之蛁蚱耳詩中因多以斯爲語助者小弁正義謂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誠誤而

亦不可以概論爾雅釋蟲有螔蛄𧌾說文蛄斯墨也豈亦以斯爲語助邪或據太平御覽螽斯部引七月螽斯動股因謂詩兩處皆當作螽斯非文有顛倒此又不然毛惟以螽斯斯螽互異故兩引蜙蝑以釋之若皆作螽斯則七月下須再傳矣如草蟲既有傳則於出車無傳是也御覽引七月亦作螽斯始誤倒不足爲據

詵詵莘莘傳皆云衆多也揖揖傳云會聚也此三者皆假借字詵陸德明釋文云說文作㚬今說文多部無㚬字言部詵致言也从言先先亦聲詩曰螽斯羽詵詵兮或疑多部脫㚬字後人據今本毛詩於詵字下增入不知毛詩多借字以詵詵爲衆多者謂詵爲㚬之假借耳陸所見說文自有㚬字其引詩或據三家本不必定是毛詩作㚬廣雅

云㚬多也蓋亦用三家詩耳毛傳於皇皇者華駪駪征夫云駪駪衆多之皃於桑柔甡甡其鹿云甡甡衆多也說文甡衆生竝立之皃从二生詩曰甡甡其鹿毛傳以衆多釋甡甡是爲本義孔疏謂甡即詵字誤矣若駪字說文云馬衆多皃駪本从馬引申爲凡物衆多毛詩駪駪征夫蓋用其引申之義說文駪下不引詩焱部燊下云讀若詩曰莘莘征夫國語晉語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皆引作莘莘征夫李善注文選東都賦魏都賦兩引毛傳曰莘莘衆多也王逸招魂注又引作侁侁征夫皆以同聲通借戴氏補注螽斯之詵與駪莘甡㜪侁侁燊㚬辡等字聲義相邇是也

至葓與翃翁二字音近玉篇𦐍胡萌切翁呼橫切廣雅翃翁竑訓飛因飛而見其衆多故爾雅釋訓以葓葓爲衆齊風雞鳴蟲飛葓葓疑亦翃翁字之通借也揖者輯之假借說文輯車和輯也史記揖五瑞假揖爲輯揖揖者螽斯斂羽羣集之皃

宜爾子孫繩繩兮傳繩繩戒愼也大雅抑子孫繩繩箋亦訓爲戒愼下武繩其祖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兢繩繩戒也是單言疊言皆有戒愼之義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詩愼其祖武卽以訓詁字代之漢書禮樂志繩繩意變注引孟康曰繩繩衆多也又引應劭曰繩繩敬謹更正意也

應說較勝呂記嚴緝以子孫繩繩爲不絕其義淺矣

宜爾子孫蟄蟄兮傳蟄蟄和集也何氏古義曰蟄說文云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爲靜曰蟄蟄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承珙案爾雅蟄靜也郭注云見詩傳今詩傳無此訓竊疑此傳和集也郭所見本作和靜也葢爭則擾和則靜必然之理何氏以安靜解蟄字不爲無據虞東學詩謂据蟄蟄言則爾字應如集傳指螽斯泥矣

桃夭

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朱子辨說謂自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故集傳主美文王蔣氏悌生曰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盛於后妃后妃之德莫盛於不妒忌小序之言亦未爲失承珙案二南爲房中之樂而其體則風也故可專美后妃原不必定指大姒亦無嫌於美宮闈而遺朝廷況漢廣以下序亦未嘗不言文王之化若大明思齊諸詩雖言大姒意自歸美文王此則朝廷之雅體製各殊未可一槩而論

此詩三言桃夭傳以爲喻女容德葢與何彼襛矣同意集傳謂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則無以解於次章之實與三章之葉通典載束晳云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葢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

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承珙案此議足以正集傳之誤

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曰秋冬爲昏經無正文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毛鄭別自憑

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周官媒氏賈疏歷引王肅馬昭張融孔晁諸儒之說賈意則以鄭用仲春爲密通典載庾蔚之謂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王爲優矣承珙案毛義原本荀卿王肅引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是其源亦出自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今本亦作卯據惠氏禮說改正）十二始卯合男女案管子所謂秋始卯在白露之後卽荀子之霜降逆女也春始卯在清明之後卽荀子之冰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

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婦始秋分管荀皆先秦古書董楊又漢代大儒皆與毛傳後先脗合其義不可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蓋鄭說本於馬融至馬昭申鄭援證諸詩則孔晁荅云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樗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此據通典與周禮賈疏所引微異）昭又引禮元鳥至祀高禖晁則以爲此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其說皆孔優於馬若張融所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恐亦期盡蕃育之法泰卦六五帝乙歸妹爻辰在卯爻

辰者鄭氏一家之說耳其實鄭正據定在周官今考周官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皆書之者自是霜降之候正以禮昏其下云云乃期盡蕃育之法蓋自中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於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因札瘥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若中春非爲期盡則正昏之月何用汲汲而先下此不禁奔之令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

游販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

有蕡其實傳蕡實貌段氏詩經小學曰蕡實之大也方言墳地大也說文頒大頭也苕之華傳墳大也靈臺傳賁大鼓也韓奕傳汾大也合數字音義考之可見承珙案傳以蕡爲實貌不止言其大幷其繁茂之狀亦見釋木蕡藹郭注樹實繁茂菴藹此卽有蕡之蕡邵氏正義云說文蕡爲雜香艸假借以爲木實錯雜之貌是也

左傳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自是以室家指夫婦而言毛傳於首章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次章云家室猶室家也此正如左傳所言以室家當夫婦謂其年時俱得故夫

婦和順耳末章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統言家中尊卑長幼之人與大學引詩義合鄭箋云家人猶室家是仍謂家卽夫人卽婦正義云易傳者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然箋說究不如傳至首章宜其室家次章宜其家室不過變文以叶句李解引王安石謂首章先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鑿

兔罝

序云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墨子尙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金仁山曰此事於兔罝之詩辭意最爲脗合計

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何氏古義曰詩專以武夫爲言墨子之說似若可信若胡毋輔之謂閎夭樵于山與獵者爭路被執纏以兔網文王救而得解則俚鄙無稽甚矣陳氏稽古編曰漢賈山云文王之時豥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豥蕘采薪非兔罝之流乎歐陽本義謂序云賢才衆多爲詩說者泥於序文因謂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李氏樗譏其以辭害意承珙案序云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亦不過極言其盛耳原非謂舉國皆賢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本二詩呂覽連引之以明德萬人之效足見兔罝之言多賢與文王篇之言多士正同序說未可非也

臧氏玉林曰鹽鐵論備胡以兔罝爲刺詩承珙案鹽鐵論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此言當時之臣異于周南之賢人不能折衝禦難爲國干城將不免爲兔罝詩人之所刺非以兔罝爲刺詩也

左傳成十二年郤至荅楚子反兩引此詩似以公侯干城爲美公侯腹心爲刺故歐陽氏疑所引別自有詩亦同此語不

知郤至謂諸侯貪冒略武夫以爲腹心而引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者此斷章取義其下云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此則兔罝之本義杜注云舉詩之正以駮亂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者得之毛傳於首章云干扞也三章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與左傳正合箋於公侯腹心云此罝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岳本作無）案郤至因子反一矢相加遺之言故極陳享燕所以結好敵國不相侵犯之意左傳正義云以人心本貪縱之則害物美公侯能以武夫制己腹心自守扞難而已不害人也若如箋說則

正與郤至意相背況次章箋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而此又用以攻伐非自相矛盾乎故知毛義爲優

肅肅兔罝傳肅肅敬也歐陽本義謂布罝椓杙何用施敬李氏樗以爲不然賢者不以有人而作不以無人而輟其處幽顯皆如一致金仁山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乎承珙案劉向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焦氏易林坤之困云兔罝之容不失其恭中論法象篇云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

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據此漢人說詩皆本毛義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蘇穎濱曰丁丁人所聞中逵人所見中林閒見所不及葉氏云在野之凡夫逐兔之細事卽可以知其才正如日磾之馭馬甯戚之飯牛陳平之宰肉識者已知其可大用矣以上諸說皆足以破歐陽之癥結

公矦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正義曰鄭惟干城爲異此謂毛讀干爲扞鄭則以干爲盾故云異其實毛云干扞也者用爾雅文以扞釋干其義爲扞衛其名自爲干盾故孫炎注爾雅卽以干楯自蔽扞釋之左傳成十二年此公矦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亦是以扞釋詩之干其下引詩仍作干城釋文云本亦作扞恐是後人所爲又云公矦能爲民干城自是以干與城皆所以衞民者毛訓干爲扞亦用左傳之義箋旣分干城爲二而其下文又云諸矦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則是申毛非與毛異也惟小雅采芑師干之試傳云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則直以干爲扞字之借非同此詩訓干盾爲扞衞耳

芣苢

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文選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李善注引韓詩序曰芣苢傷夫有

惡疾也薛君章句以爲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列女傳云蔡人之妻宋人之女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采捋之終于懷襭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范氏家相曰夫有惡疾妻不肎去列女傳猶爲近理若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乎羅氏願曰詳蔡人之妻或因說母引芣苢之義以自況遂賦其詩不必始作於此也宋女而蔡妻何名爲周南哉承珙案此詩三家傳聞異辭總不如毛義之正大此毛學所以獨盛與

芣苡毛傳用爾雅芣苡馬舄馬舄車前一物三名釋文引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苡則誤分芣苡車前爲二種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芣苡澤瀉也則是因馬舄之名而混于澨蕮皆與雅義違異釋文又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苡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竝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巳有駮難也正義引王基駮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宜采承珙案今山海經無芣苡之文周書王會篇康民以桴苡亦未嘗明言其爲木今車前草所在多有亦易識認郭注爾雅所謂大葉長穗江東呼爲蝦蟆衣

及蘇頌本草圖經所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長及尺餘如鼠尾者形狀最悉諸家以爲木者皆因其實似李而誤說文艸部苢下芣苡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㠯聲周書所說段注云說文凡言一名者皆後人所改竄爾雅音義引作芣苢馬舄也可證其實如李讀會所引李作麥似近之竊謂古者殊方貢獻不必知中國所無而後獻之然則芣苢無二不必致疑於許偁周書也

采采芣苡傳采采非一辭也卷耳傳云采采事采之也據卷耳正義謂傳訓采采不同者卷耳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故云事采之芣苡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又引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苡亦然雖說異義則同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苡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此疏釋傳意甚明唐風采苓采苓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與此傳采采非一意同

薄言采之傳采取也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正義云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詞有者巳藏之稱總其終始也諸家多疑初采不宜遽言藏故皆以有之爲始得承珙案藏猶聚也嚴緝云采而聚之於地旣爲已有然後掇之捋之是猶以采采爲一人之事傳明云采者非一則或有始

往而采取之者或有已采而聚藏之者合下章掇之捋之諸事總以形容采者衆多正義旣云掇捋事殊袺襭用別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又以首章爲總其終始則仍是一人之所爲其說非也或謂藏之義非其文據廣雅訓有爲取則又與采之義複亦可不必

薄言捋之傳捋取也此三字連讀非訓捋爲取猶言捋捋取之也傳文簡渻耳詩詁云捋以指歷取也戴氏補注曰掇穗折之也捋一手持其穗一手捋取之承珙案傳訓掇爲拾蓋掇是拾其子之旣落者捋是捋其子之未落者陸燧沈守正皆如此說陸堂詩學曰卽捋之一語可證芣苡

為車前

薄言袺之傳袺執衽也薄言襭之傳扱衽曰襭陳氏禮書云鄭釋喪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袺衽或襭衽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承珙案說文衽衣裣也裣交衽也衽雖屬衣其實衣裳皆有之喪服傳衽二尺有五寸鄭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此謂殊衣裳者用布三尺五寸裁為兩衽上廣下狹綴於衣之兩旁鄉下垂之掩裳際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深衣之服不殊裳衣用正幅裳之前後正處亦用布四幅

正裁為八幅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上狹下廣綴於裳之兩旁玉藻云衽當旁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婦人之衣既如深衣則裳之旁幅亦當如深衣有衽以合前後之交際此詩袺之襭之蓋謂以裳貯物而或持其衽或扱其衽於帶耳儀禮注無衽之說自未可據

漢廣

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文選七啟注引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琴賦注引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范氏拾遺曰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游女為漢神悖矣承珙案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有鄭交甫漢皋遇二女妖服佩珠之說說文鬼部又引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魃服然則漢神之說不獨出於薛君總之韓序云悅人者不過謂女子守禮之可悅耳以漢女為漢神者或以比貞靜之女可望而不可即非果如陳思感甄后而賦洛神也古籍不完難以遽生瞽議

首章四不可字語意直截傳云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是不獨女志貞潔而男之守禮無犯亦可知矣自鄭箋有犯禮而往女將不至之說而歐陽本義駮之謂文王之化豈獨

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不知鄭氏犯禮之言祇是設辭謂非禮則不可求耳故下章箋云願致禮餼示有意焉歐陽譏其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亦非是

不可休息陸德明云息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孔穎達云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朱傳始據韓詩外傳改作思陳氏稽古編疑唐初韓詩內外傳及章句具存陸孔所見本較多何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作思恐是後人以意改之承

珙案息當爲思之譌字陸孔意見不同孔說較勝於陸小雅南有嘉魚烝然來思嘉賓式燕又思來讀釐又讀怡爲韻大雅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皆韻在辭上與此文法正同段懋堂曰蕩生民勞傳皆曰息止也此若作息則當有傳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此止息專釋休字非關經作休息然皆儒自以箋有止息之語故不敢輒改耳

江之永矣傳永長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注引韓詩江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惠氏古義引齊侯鎛鐘銘云萬年兼保其身又子子孫孫兼保用高謂兼乃古永字韓詩從古文故作兼承珙案此說非是說文永水長也象水

巠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兼水長也从永羊聲詩曰江之兼矣然則永兼明是二字說文兩引漢廣或是毛詩作永三家作兼師傳不同非是兼古於永文選引韓詩作漾者漾乃兼之譌耳陳長發謂韓詩作漾或齊魯詩作兼亦未必然

後二章鄭箋以刈楚刈蔞喻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下秣馬秣駒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餼語意本自貫串詩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興如齊南山小雅車舝及綢繆之束薪豳風之伐柯皆是此言錯薪刈楚已從婚姻起興秣馬秣駒乃欲以親迎之禮行之昏禮所謂壻御婦車御輪三周是也不曰御車而曰秣馬微婉其辭故箋云謙不敢斥其適己何氏古義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豈可以非禮干之乎又疊漢廣四語者是申言非禮決不可求以明必以禮往之意歐陽本義謂秣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所忻慕焉嚴華谷云如此則敢請子佩巳有狎暱之想矣承珙案本義方駁箋說以不應女貞潔而男獨有犯禮之心乃謂秣馬秣駒爲執鞭忻慕若非自欲擇偶而但從旁效其殷勤則佻達之辭豈非犯禮之漸乎歐陽說眞自相牴牾矣

召南正義引鄭箴膏肓據士昏禮謂士妻始嫁乘夫家之

車又據宣五年左傳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謂自天子至大夫始有留車反馬之禮承珙案東山云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則似士庶人亦有送女之馬此箋云致禮餼者餼即秣馬之芻禾猶聘禮餼賓有芻禾亦所以秣馬者正義泥於牲腥曰餼謂昏禮不見用牲惠氏詩說又謂納徵無用馬者皆誤會箋意

言刈其蔞傳蔞草中之翹翹然正義引爾雅購商蔞郭注以爲蔞蒿陸疏云葉長數寸高丈餘似於翹翹爲近然郭云江東用羹魚陸疏亦云生食脆美其葉又可烝爲茹是即大招所謂吳酸蒿蔞者今人尚以爲菜猶名蔞蒿未聞

有高丈餘者亦不可刈以爲薪郭陸所言爾雅之商蔞似
非詩人所刈王氏稗疏曰蔞蒿水草生于州渚既不翹然
于錯薪之中亦與楚爲黃荆莖幹可薪者異管子曰葦下
于雚雚下于蔞則蔞爲萑葦之屬翹然高出而可薪者蓋
蘆類也承珙案埤雅亦引管子此文然與商蔞混而爲一
不如此說於詩義較合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說文馬部云馬高六尺爲驕
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段注云漢廣傳云六尺以上爲
馬五尺以上爲駒此駒字釋文不爲音陳風乘我乘駒傳
曰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此駒字釋文作驕引

沈重云或作駒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小雅我馬維
駒釋文云本亦作驕據陳風小雅則知周南本亦作驕也
蓋六尺以下五尺以上謂之驕與駒義迥別三詩義皆當
作驕而俗人多改作駒者以駒與蔞株濡諏爲韻驕則非
韻抑知驕其本字音在二部於四部爲合韻乎說文馬二
歲曰駒詩駒字四見小雅老馬反爲駒乃用駒字本義駒
未可駕車故南有喬木株林皇皇者華斷非用駒本義陸
氏於三詩無定說彼此互異由不知古義也承珙案段說
是也何休注公羊隱元年傳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
矦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此駒字

亦必驕字之譌蓋乘驕者通卿大夫士毛云大夫乘驕專
中以該上下此漢有游女正義云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
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然則以庶人之女而言秣馬秣驕
者殆昏禮攝盛抑託辭故不嫌歟

汝墳

序云汝墳道化行也此是誰原其本蓋由道化既行雖婦
人女子亦明於君親之大義勤而不怨則其君子之盡瘁
事國無遺父母憂者從可知矣詩中但陳閔其君子勉之
以正意而道化之行自在言外李迂仲曰北山之大夫不
及北門之大夫北門大夫之妻不及汝墳之婦人以此見

王化之衰日甚一日可勝歎哉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正義云釋水汝爲濆又
云汝有濆郭璞曰詩云遵彼汝濆則郭意以此汝墳爲濆
汝所分之處傳箋不然者以彼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
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應在濆汝之間墳大防釋邱文大
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爲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承
珙案說文墳墓也濆水厓也坋𡐨也一曰大防也據此是
常武之淮濆當作濆此汝墳當作坋作墳者假借字爾雅
釋邱作墳亦借字詩疏引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
大防也此即就借字釋之義亦可通楚辭哀郢登大墳以遠望亦作墳考

工記注邠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漢志汝南郡汝陰縣故胡
國莽曰汝墳續漢志注引晉地道記有陶邱鄉詩所謂汝
墳案考工作邠者亦圿字之借郭璞引詩作汝濆者以濆
與墳通用如大雅常武傳濆厓也而釋文正義引俱作墳
是巳董廣川乃謂汝墳字當作濆晉世詩本猶作濆是不
知毛訓大防者定以圿爲本字墳濆皆假借字也
惄如調飢傳惄飢意也箋云惄思也正義曰釋詁云惄思
也釋言惄飢也惄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
然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承珙案說文惄飢
餓也从心叔聲一曰憂也詩曰惄如輖飢段云輖各本作朝今依李仁甫

毛詩後箋　卷一　三三

本訂據此是飢爲惄字本訓但許引詩在一曰憂也下惄之
訓憂本方言憂與思義相近是許意略與鄭同釋文引韓
詩作愵者說文愵憂皃讀與惄同一切經音義十六愵古文
惄愵二形葢惄爲古文愵爲後來孳生之字許於惄下引
詩愵下不引者所謂偁詩毛氏皆古文也
傳調朝也此謂調爲朝之假借調周聲輈舟聲古周朝字
通文選注引蒼頡篇曰啁調也又引字書曰啁亦嘲也是
其例釋文云調又作輖說文輖重也李迂仲引王氏曰飢
而又飢飢之甚也集傳因之承珙案說文輖雖訓重竝不
引詩輖飢惄下引詩作輖者亦謂輖爲朝之假借耳文選

注引薛君章句曰朝飢最難忍是韓與毛同易林云侞如
旦飢亦用毛義重飢之說殆未可從
魴魚赬尾傳魚勞則尾赤正義引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
方羊鄭氏此鄭衆見左傳疏云魚肥則尾赤服氏亦爲魚勞左傳疏以賈逵云魚勞是賈服說同李氏集解引巻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
髮白嚴緝引張子曰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
此皆用魚勞之說惟爾雅翼云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
尾易赤以魴言之其體博大而肥不能運其尾加之以衡
流則其勞甚矣定其尾之赬也此則通二說爲一然在詩
當祇取魚勞之意但如傳義足矣嚴緝又引呂氏曰鯉尾

毛詩後箋　卷一　三四

赤魴尾白李迂仲曰說文魴赤尾魚字林同晉安海物記
曰橘鬣魚猶今之魴魚其尾赤其鬣似橘此徒見有魴魚
赬尾之文遂以爲魚尾盡赤而不知魚勞然後尾赤也承
珙案說文魚部鰟鯾魚也从魚便聲或从扁作鯿魴赤尾
魚也从魚方聲籀文从旁作鰟據郭注爾雅及山海經皆
云魴卽鯾魚說文則二篆相次而不言是一魚是許意魴
非卽今之鯿魚據籀文作鰟今有一種小魚形微似鯿魚
而尾頰俱赤者俗尙名爲鰟鮍魚許所指似是此魚魴下
云赤尾魚也與鱒下云赤目魚也文同必皆得諸目驗豈
果因詩有赬尾之文而遂妄爲附會哉本草綱目云一種

火燒鰅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赤章此葢卽海物記所云橘鬣魚者要於詩之言赬尾者無涉也

父母孔邇傳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劉向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葢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此誼與箋說同又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

赬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葢不得已也此又與韓詩說合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擧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曰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此雖與傳箋小異大旨則同自長樂王氏以父母爲指文王而呂記朱傳因之范氏補傳曰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言以文王爲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謂勉之以正哉

麟趾

序云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末句皆信厚如麟趾六字微逗謂關雎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之時耳之時對上衰世言之卽指化行之時衰世者自如易繫所言殷之末世以此見周南之化有移風易俗之應雖衰世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之時如麟趾三字屬上信厚非連下之時古人文法拙奥如此者甚多箋說乃以爲後世存關雎之化有似麟應之時正義遂以黃帝堯舜致麟文王不致麟斤斤較量拙矣程朱皆以之時二字

爲贊李迂仲又云所謂如麟趾之時亦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指作詩者言之此亦費解皆非善讀序文者朱傳以首句麟字與文王后妃于嗟麟兮則指公子許白雲曰兩麟字說不同恐微有礙不如兩麟字皆指爲子姓公族嚴緝云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爲鳳兮也承珙案此說尤與傳箋合麟之趾傳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正義云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爲修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按勘記云乂當作義是也成則神龜在沼聽知正而名山出龍禮運疏引作名川貌恭

禮仁禮運疏引作性仁按勘記據閩本作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禮運疏以此爲熊氏申鄭義是以駮異義云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據禮運及左傳疏引異義以此爲奉德侯陳欽說康成蓋本之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爲信獸駮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爲別說承珙案禮運疏引異義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許慎謹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

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哀十四年左傳疏云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賈逵服虔潁容皆以爲然初學記引禁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據此諸說皆與毛同足明先儒相承歷有此義其來古矣

瑞應之說後儒固所不信然此云于嗟麟兮騶虞云于嗟乎騶虞反復詠歎在作詩者固必有取爾而二南適以此終篇則編詩者更非無意可知李安溪詩所云此詩言公子公孫宜在樛木螽斯之次而序以終篇故先儒以爲必有郊藪之瑞焉爲此詩者因其應推其本以爲麟不在他自其一家之中而麟之全體具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事也

毛詩後箋卷二

涇　胡承珙

召南

鵲巢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嚴氏詩緝引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為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為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於所指之人故序者特云夫人之德而已黃氏佐詩經通解曰周南關雎與召南鵲巢正相為始而麟趾騶

虞為之終關雎序謂后妃之德不言所美之人鵲巢如之朱傳既以關雎專指大姒而於鵲巢則不言所美之人故有此論要之后妃之德安知其不兼指大任周姜而必以大姒當之至於鵲巢乃有此說恐亦當俱以泛言為是也承珙案二南在周為房中之樂葢言凡為后妃夫人者必皆有是德耳如必欲實指其人則周初三母皆足當之不必泥后妃為大姒夫人為大任周姜況古者王后亦可稱夫人考工記夫人以勞諸侯夫人謂王后也祭義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此夫人亦謂王后葢副禕是王后之服其下云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若諸侯止有一夫人安得有三宮夫人其末云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諸侯豈有先王邪此章本通言天子諸侯之禮故此夫人亦王后通稱不專指諸侯夫人也

歐陽本義云詩人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況鵲鳩異類不能作配也序言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鳲鳩有均壹之德詩人不繆但序與箋傳誤爾承珙案鳲鳩均壹之德毛於曹風鳲鳩傳及之而鵲巢竝未嘗言葢詩人取興止於鳩居鵲巢其均壹之德固是言外所該文心雕龍云鳲鳩貞一故夫人象義東萊文集有云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為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一

之德其何以堪之是則以德言鳩於詩義自無大悖況序言可配本指夫人非關鵲鳩鄭忠允云鵲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物之相稱此說得之即如昭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杜注云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此可見詩無達詁何庸以文害辭

維鳩居之傳鳩鳲鳩秸鞠也爾雅作鴶鵴（詩疏引埤蒼字同）郭注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說文鵴秸鵴尸鳩也詩釋文引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方言云布穀自關而東梁楚之閒謂之結誥周魏之閒謂之擊穀月令鄭注云鳩搏穀也案秸鞠鴶鵴秸鵴擊穀結誥皆一聲之轉布穀穫穀搏穀

聲亦相近本草拾遺云布穀江東呼郭公北人云撥穀郭公亦秸鞠之轉聲撥穀亦布穀之轉聲也方言既以鳲鳩爲戴勝（左傳疏引孫炎注爾雅同禽經亦同孔穎達云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鳲鳩戴勝非也）又以爲鶭澤（太平御覽引孫炎亦同案說文作鴋云澤虞也郭方言注以爲別一鳥）誤矣或謂詩單言鳩毛何以定知爲鳲鳩秸鞠承珙案爾雅無單言鳩者詩則有之氓詩之鳩傳云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此蓋毛公目驗而知者（疏云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小宛之鳴鳩傳云鳴鳩鶻鵰也鶻鵰爾雅謂之鶌鳩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左傳疏引孫炎皆以鳴鳩爲鶻鳩與毛傳合郭注爾雅云鶻鳩似山

毛詩後箋　卷二　三

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亦與詩宛彼鳴鳩翰飛戾天義合至鵲巢之鳩傳以爲秸鞠者蓋諸書單言鳩者多係布穀如夏小正正月鷹則爲鳩淮南時則訓呂氏春秋仲春紀鷹化爲鳩高誘注皆以鳩爲布穀列子天瑞篇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是則鷹鸇所化之鳩確是布穀且得獨專鳩名傳云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亦必目驗知之歐陽氏謂別有一拙鳥名鳩者肊說無徵曾何足據（徐氏文靖管城碩記曰後儒謂鳩性拙不能爲巢是先將鳩說壞矣何以爲夫人興乎）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爾雅翼以方爲併謂始則一鳩居之而已尋則呼其耦併居焉何氏古義曰方嚮也上章主迎之而言故曰居之此章主送之而言故曰方之言嚮其巢之所在而將往居之也（虞東學詩說同）季氏本詩說解頤曰方所也以爲安居之所戴氏補注曰古字房通用方小雅既方既阜箋云方房也方之猶居之也承珙案諸家蓋皆疑於方不安訓有耳不知爾雅憮厖有也郭注引詩遂憮大東今毛詩作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蓋憮荒聲之轉荒與方聲有輕重耳廣雅云方有也卽本毛傳無庸改訓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玩序云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箋於首章亦云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然則傳文之字蓋

毛詩後箋　卷二　四

涉此諸文而衍段懋堂云方猶甫也方有之言甫有之也非訓方爲有然經文但言方之若如段說則是維鳩甫之經文爲不辭矣

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何氏古義謂舊說以鵲比國君鳩比夫人則末句維鳩盈之一語爲不通承珙案衆媵姪娣者夫人之族類以充君子之室正如鳩類之盈於鵲巢也何不通之有若詩所以鵲比夫人鳩比諸娣則其義誠難通耳

劉氏七經小傳云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王伯厚駁之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貍首鵲巢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鄭譜云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竝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射義注云貍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承珙案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采蘋采蘩固與毛詩篇義脗合卽騶虞官備亦與虞人翼五豝傳義相符若鵲巢夫人之德則與會時義了不相涉然則鵲巢之非貍首明矣

采蘩

序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虞東學詩曰蘩之供祭一見於左傳再見於夏小正戴德傳又射義云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詩皆與之合可以爲定論矣陳氏稽古編曰左傳蘋蘩薀藻可薦鬼神正指采蘩采蘋二詩言則毛公執蘩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承珙案傳云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此正用左傳文不止如葉石林所云毛釋碩人淸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也又文三年左傳秦伯伐晉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可用之以供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昭元年傳鄭伯燕趙孟穆叔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注云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此雖斷章取義其大旨則皆以蘩爲物薄而用可重之意然則公侯之事尙得謂之非祭事乎

于以采蘩箋云于以猶往以也于沼于沚傳云于於承珙案于於二字其本義皆爲氣舒之詞說文丂部云丂气欲舒出勹上礙於一也丂古文以爲亏字亏部云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也又烏部云烏孝烏也

象形孔子曰烏亏呼也（于各本作吁从段注訂正）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𦾔古文烏象形𣃘象古文烏省據此是于爲氣之舒古文作丂小篆作亏烏象烏烏之形借爲烏呼之字小篆作烏古文作𦾔或省作𣃘（今於字从此）字之本義如此而已其孳生之義則以于於二字皆以助氣故經典多用爲語辭其用爲語辭者則又用于爲古字用於爲今字爾雅粤于爰曰也曰與聿同爲發語辭又爰粤于也爰粤于那都繇於也輾轉訓釋皆爲語辭而以於釋于乃以今字釋古字則是于爲古義於爲今義矣其又訓爲往訓爲在者皆由氣出之義而引申之（氣出必有所往旣往則有所在）亦以用于者爲古文用

於者為今文故凡詩書用于字論語用於字又凡經多用于字傳注多用於字而毛傳鄭箋以於釋于者皆所以通古今之字也詩中于字有當為語辭者有當為往者有當為在者傳箋義多錯出毛於桃夭于歸訓于往也此于以之于不釋蓋以為語辭而訓于沼之于為於則用在義于沼猶在沼也箋則云于以猶言往以也案采蘋又云于以盛之于以湘之夫采之可言往盛之湘之似不必言往正義演經文云往何器盛之往何器亨煑之皆不成語陳風越以鬷邁箋云越於正義曰越於釋詁文此謂越即爾雅之粵越以猶于以也鄭既謂越以為語辭則此于以亦當為語辭而箋乃訓為往誤矣

于以采蘩傳蘩皤蒿也左傳正義隱三年引陸疏云凡艾白色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游胡今本夏小正傳作由胡遊胡旁勃也承珙案爾雅有蘩皤蒿郭注本孫炎以為白蒿又有蘩由胡則郭云未詳陸疏以皤蒿與由胡為一物蓋因毛戴詩禮二傳皆以蘩為豆實故知為一物此可為定論矣孔疏疑皤蒿陸草不當采於水中故謂于沼于沚為于其旁于澗之中為于曲內義殊牽強爾雅翼又謂莪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莪即古之蘩而皤蒿為陸草非夫人之所采今案本草白蒿唐本注云此蒿葉麤于青蒿從初生至枯白于衆蒿所在有之此言陸產之白蒿也圖經又云白蒿蓬也生中山川澤然則皤蒿水陸皆有通可名蘩故爾雅云蘩之醜秋為蒿也七月傳云蘩白蒿也所以生蠶采蘩雖同而用則異集傳既從毛以采蘩為奉祭祀而又存生蠶之說不知蠶事豈可謂公侯之事蠶室豈得為公侯之宮試誦經文而其說可不煩言而破矣

被之僮僮傳被首飾也箋引禮記主婦髲髢戴氏補注云鄭氏注禮合次與髲鬄為一其箋是詩又合被與髲鬄為

一被之為次恐未然也周禮王后之六服三翟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褕翟祭羣小祀服闕翟鞠衣告桑之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之首服編褖衣之首服次說文髲鬄也鬄髲也二字轉注鬄又作髢髲被古字通用然則是詩之被乃所謂髢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矣承珙案戴說是也鄘風君子偕老正義引說文云髲益髮也與今本說文異釋名髲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此髲可通被之義也說文又云鬄髲也字亦作髢此鄭箋所由以被與髲

髢爲一也然說文但云益髮竝不以爲禮服之首飾禮記曰斂髮毋髢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莊子曰禿而施髢據此諸文似髢爲婦人益髮所需禮服及平居時皆可用以爲飾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言鬒髮如雲不屑髢也足見服翟時亦可用髢但鬒髮者不屑耳若髮髢卽次則次非翟衣之配不屑之言毋乃虛設且次係禮服正飾亦不當云不屑也少牢主婦被錫衣侈袂鄭讀被錫爲髲鬄者葢因士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卽褖衣少牢大夫妻服褖衣首當服次故遂以被爲次諸家泥於此解而又以夫人祭祀當服副不當服次

故正義以夙夜爲視濯於夜視饎爨於將祭之夙皆非正祭嚴緝引曹氏又以爲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不知被不在副編次之數副編次三者皆可用被詩人但詠其被故雖釋祭服而歸其被固依然祁祁也若如毛傳但云被首飾也則不必曲引祭前祭後及異代之禮以解之矣虞東學詩云副編次皆爲首飾皆得名被少牢之被屬次此詩之被屬副案副編次禮服之飾各有主名無容統名爲被姜氏炳璋詩序廣義又以被爲夫人齋時之首服仍是以被爲次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草蟲

序云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防者以禮檢束之意惟恐不當於夫故其辭如此正義云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傳箋之說固與序意不背程子從之故謂陟彼南山爲適於夫家言采其蕨以喻求合於禮惟歐陽本義謂毛鄭與序意不合而以此詩爲大夫行役其妻能守禮自防以待其君子之歸朱傳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同李氏集解又謂首章數語全與出車五章同故知皆爲行役而作黃實夫又云序曰大夫妻而說者以爲未嫁之女失其旨矣承珙案數說皆非也夫作詩在前序詩在後作詩者是言方嫁時在塗之情而

序詩者乃據其已嫁之後追而敘之故云大夫妻爾如采蘋經文明云季女而序亦曰大夫妻又何說邪說苑君道篇載孔子對哀公曰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此雖似斷章取義然未見而憂則爲待禮既見而說則爲好善其義亦相通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爾雅草螽負蠜郭注云常羊也此本毛傳可見歷漢至晉稱名尚未改矣爾雅又曰阜螽蠜陸佃曰阜螽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

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承珙案此如鶻能捉雀遂名負雀古人名命百物多有象形會意者其原出于六書鄭小雅箋云鳴躍之相應其天性然也此蓋相傳古義戴氏詩補注以草蟲爲凡小蟲草生者之通稱爾雅因詩辭而別其名類以傅合之未必盡可證實今案爾雅螽有五種惟阜螽草螽蜇螽三者見詩其蠜螽土螽非詩所有未可概謂緣詩辭生訓則戴說非也若爾雅翼用張衡郭璞之說以草蟲爲蚯蚓與阜螽交（本草陳藏器亦有此說）夫蚯蚓與蚱蜢判然異類與鄭箋同類之義相違尤未可信

草蟲爾雅本作草螽與阜螽皆爲蝗類故陸疏謂草蟲大

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是巳詩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以阜螽爲蝗子又引陸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是則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之說申明毛傳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其義當矣歐陽本義謂草蟲阜螽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詩人引以爲戒比男女之不當合而合李氏集解駁之曰以類相從者如雲從龍風從虎豈必專是一物鵲巢之詩鵲喻諸侯鳩喻夫人詩人之取與不如是之泥也承珙案二南所言貞女如南有喬木行露野有死麕大抵皆指民間之女若大夫妻則當深宮固門閽寺守之何至

無端而有彊暴之侵陵其惴惴戒心若此哉總由歐公誤認序文以禮自防祇爲防閑淫泆之事而不知禮之所包甚廣失禮之友防者甚多故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如七出之類淫僻第其一端耳李解旣謂歐公草蟲阜螽非匹類之說爲不可而又以其餘說爲可從且云大夫在家而能以禮自防未足爲賢惟大夫不在家而能以禮自守所以可尙此尤足發一笑

陳氏稽古編曰箋以見止爲同牢之時以覯止爲初昏之夕因引易覯精語證之後儒多笑其鑿然古詩簡貴不應一事而重複言之鄭分爲兩義亦非無見承珙案鄭以覯

爲昏媾究不如毛傳但訓覯爲遇之善蓋見謂見君子顏色之和覯謂遇君子接待之禮見與覯自分深淺不必如鄭所云也姜氏詩序廣義曰此詩辭與殷其靁汝墳同調而序及傳不主君子行役者以篇中有亦旣覯止一語也覯者遇以禮也天下豈有行役旣歸而望其禮遇者哉則知序傳之精矣如覯卽作見是贅矣小雅車舝亦云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卽用此覯字之義

毛於首章云興也下二章不明所謂箋云在塗而見采鼈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正義曰毛以秋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采鼈之事鄭以大夫之

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承珙案張衡云大
火流草蟲鳴此正秋時然傳意竝不以爲秋冬正昏之證
但取以興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耳馬昭申鄭乃
謂三代嫁娶以仲春符於南山采薇之歌（見通典）不知昏禮
婦車有裧安得在塗而見采蕨東晳云迨冰未泮正月以
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
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
言采其蕨傳蕨鼈也爾雅蕨鼈郭注謂廣雅云紫蓁非也
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又蓁月爾郭注云卽紫蓁也
似蕨可食郭以蕨與蓁爲二物而廣雅云茈蓁蕨也茈與

紫同爾雅翼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野人今歲焚山
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紛披人誌之
謂之蕨基廣雅云蕨紫萁基豈萁之轉邪承珙案蕨鼈疊
韻蕨蓁雙聲鳥獸草木之名多如此類蕨與蓁當爲一物
郭以紫蓁爲似蕨而斥廣雅茈蓁爲蕨之非誤矣
言采其薇傳薇菜也爾雅薇垂水釋文引顧野王云水濱
生故曰垂水陸璣詩疏則云薇山菜也故邢昺爾雅疏謂
本草有二薇生平原川谷似稗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
者薇也詩采薇似山菜非垂水段懋堂曰垂水乃俗名不
必以生水旁釋之承珙案爾雅以薇垂水與蘱從水生相

次似非無義段說恐非不如陳氏長發曰垂水生水旁不
生水中澗谿濱滌皆山閒水薇生其旁不害爲山菜也說
文薇菜也似藿詩義疏云莖葉皆如小豆蔓生其味亦如
小豆藿許陸二說正同嚴緝引項氏云薇卽今之野豌豆
苗蜀人謂之巢菜說與許陸合似爲近之若白薇本草一
名春草別錄又名白幕蘇頌曰莖葉俱青頗類柳葉然白
薇非可食之菜陸疏則云薇可作羮亦可生食馮嗣宗曰
陸親見官圃所種其言必審復非似稗之白薇胡明仲又
以荊楚閒有草名迷蕨者當之集傳用其說而一以爲味
甘（胡云食之甘美）一以爲味苦（朱云有芒而味苦）又各不同至鄭漁仲以

爲金櫻芽更不知何所據矣
困學紀聞云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
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
草蟲惠氏詩說曰鵲巢言夫人有均壹之德佐君以造邦
也采蘩言奉祭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
也婦德之大莫大于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
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鄉飲燕射取三詩歌之
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事昏禮所謂主人揖婦以
入御衽席于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曰我
心夷其言近于褻矣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可歌之君臣賓

客之前乎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考也承珙案曹氏雖不見齊詩其言必有所本卽以毛詩論之草蟲述方嫁時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時敎成之祭其先後之序固自判然疑毛詩亦本先采蘋而後草蟲漢以後學者亂其篇第耳若惠氏謂牀第之言近褻故不取草蟲則二南本以房中之樂用於鄉人邦國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彼關雎之輾轉反側獨非牀第之言乎況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是則二南諸篇皆可用於鄉射燕飲何獨舍草蟲而不取乎襄二十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展賦草蟲卽用於燕享之明證徐氏管城碩

記云案徐幹中論曰良霄以鶉奔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惡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亦是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

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陳氏稽古編曰采蘋篇毛鄭皆以爲敎成之祭其合於經文者有三焉蘋藻二采與禮記昏義同一也宗室牖下與敎之宗室之文同二也不偁婦而偁季女三也胡允嘉說亦略同姜氏廣義曰詩稱季女序稱大夫妻詩原其始序要其終少而能敬以被文王后妃之化也承珙案毛鄭而後惟王肅異說以爲大夫妻主夫氏之祭正義

駁之當矣鄒氏忠允乃謂詩不言婦而言季女此內子必初嫁者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季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當其未廟見則猶稱女女而尸祭其爲廟見之初祭可知今案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士昏禮舅姑既沒婦入三月奠菜祝亦稱曰某氏來婦並無季婦之文鄒氏直改經以就己矣又案禮記正義引左傳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之後乃始成昏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此則婦入三月之內或可稱女然儀禮所謂廟見者乃禰廟爾經文明曰宗室則非禰廟可知

虞東學詩曰春秋書逆婦姜來逆婦皆未昏時已正其名而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承筐又皆以嫁而稱女復何疑於季女之爲大夫妻乎所當辨者牖下耳考特牲少牢事主于室主婦薦豆皆自房中奠於筵前無奠於牖下之文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戸西西上右几禮皆外設注曰爲神布席其爲牖下明白可據故牖下之義明而此章之說定矣

于以采蘋傳蘋大蓱也爾雅苹蓱郭注云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又其大者蘋郭注云詩曰于以采蘋此本不誤自詩正義連引爾雅兩語而誤以郭注釋蓱者爲釋蘋朱傳

因之嚴緝并譏郭注之誤陳氏稽古編辨之審矣承珙案蘋與蘋小大既殊浮沈亦異詩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今本釋文作浮者曰藻盧氏文弨謂王應麟詩考作薸音瓢當據以改正今案爾雅翼亦引韓詩說沈者曰蘋浮者曰薸且云薸之字似藻說者遂以相參此言尤為明證而埤雅引韓詩仍作浮者曰藻遂謂藻亦出水上謬矣

又案神農本草經但有水萍陶宏景蘇頌郎以大蘋釋之惟吳普本草云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圓小一莖一葉根入水底五月開白花此乃所謂蘋也此後諸家說蘋者言人人殊李時珍曰臞仙謂白花者為蘋黃花者為莕蘇恭謂大者為蘋中者為莕楊慎巵言謂四葉菜為莕陶宏景謂楚王所得者為蘋皆未深加體審時珍一一采視頗得其眞其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蓴也莖紫色大如箸柔滑夏月開黃花結實青紫色大如棠棃葉似蓴而稍尖長者莕也與蓴相似竝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夏月俱開黃花亦有白花者結實大如棠棃中有細子葉徑四五寸如小荷葉而黃花結實如小角黍者萍蓬草也見本草拾遺陳藏器云萍蓬草即今水粟也六七月開黃花結實長二寸許內有細子一包如罌粟澤農取作粥飯食之其根作藕香味如栗昔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菱此類也若水萍安得有實耶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其莖細於蓴莕其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文頗似馬蹄決明之葉四葉合成中折十字夏

秋開小白花故稱白蘋嚴緝又謂蘋有水陸二種引項氏云柳惲所云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云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姚氏炳詩識名解曰蘋不陸生所謂似莎者乃藾蕭其字作苹不作蘋兩者判然不容混也羅端良云蘋五月有花白色故稱白蘋然則白因花名要之即是青蘋耳

于以采藻傳藻聚藻也正義引陸疏云藻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據此傳所云聚藻者乃莖如釵股之藻若爾雅之莙牛藻郭注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此則似陸所謂葉如雞蘇之藻矣左傳蘋蘩薀藻之菜說文薀下不言草名顏氏家訓引郭注三倉云薀藻之類也李時珍謂聚藻即水薀也俗又名牛尾薀然則薀與藻非二物詩正義曰薀聚也故言藻聚藻是已或謂左傳澗谿沼沚等凡四者皆實字行潦之行當作洐說文洐溝行水也則薀藻不當為一物承珙案古人文字似不必如此板對且若以二句之薀藻與四句之行潦作對薀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豈不更見文章參差變化之妙乎

于以湘之傳湘亨也惠氏古義曰漢書郊祀志皆嘗鬺亨上帝鬼神顏注鬺亨一也鬺亨煑而祀也韓詩曰于以鬺

之案湘訓亨無考當從韓詩作鬺段懋堂曰古享獻烹熟
元亨字同作亯郊祀志云鬺亨上帝鬼神者謂煑而獻之
也亨讀如饗史記作亨鬺文倒當從漢書鬺卽說文之䰞
字煑也毛詩湘字當爲鬺之假借承珙案鬺亨上帝鬼神
者猶云聖人亨以亨上帝也史記集解引徐廣亦曰鬺讀
亨煑也廣雅釋言鬺飪也說文飪大孰也此傳云湘亨也
楚茨傳云亨飪之也蓋此蘋藻爲鉶羹之芼故皆亨飪正義
引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此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若如王肅以此篇
所陳爲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則菹本以生
菜鬱釀而成無所用其亨飪矣朱傳於關雎云芼熟而薦

之此又云祖熟而醃之以爲菹不顯與昏義芼以蘋藻之
言背乎

宗室牖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
下儀禮士昏禮記云祖廟未毀敎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
毀則敎于宗室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宗室大
宗之家盛氏世佐曰案注云大宗之家疏云不於小宗者
小宗卑故也昏義孔疏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敎之與大宗
近者於大宗與大宗遠者於小宗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爲
正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敎於大宗之家與大宗絕服者敎
於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絕服者其女當
於何敎乎敎於大宗則已遠敎於己室是無統矣此則孔
說所不通也承珙案孔於周南葛覃及此疏亦皆以宗室
爲大宗之家惟昏義疏因鄭彼注祇云宗室宗子之家不
言大宗小宗故耳今考毛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蓋敎在
大宗之家祭在大宗之廟知賈疏不可易矣

臧氏玉林曰潛夫論班祿云背宗族而采蘩怨案采蘩不
言宗族事采蘋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蘩當爲蘋字之誤
耳承珙案臧說近是白虎通義嫁娶曰昏經曰敎于公宮
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敎于公
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敎於宗廟廟疑子之誤宗婦之室國君

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敎宗
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家學事人也
此可見古者敬宗收族之道雖女子之微而敎不遺焉所
以背宗族而怨生當有賦采蘋以刺者耳

有齊季女傳齊敬也玉篇女部引詩有齋季女幷引說文
齋材也此蓋出三家詩廣雅云齋好也與材義近然皆不
如毛之訓齊爲敬襄二十八年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
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毛義與此合其來古
矣釋文齊側皆反今案玉藻宗廟齊齊祭義齊齊乎其敬
也則齊卽如字讀亦可

傳少女微主也姚氏識名解曰陸農師謂大夫妻祭共蘋藻則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季女爲微主此大非也主祭之季女自卽大夫妻於時教成將嫁因爲辭廟之祭非女主之而誰主之且祭祀之禮主婦設羹正將嫁時所當習者未有身臨祭而反使他人爲主之理愚則謂奠之尸之者乃大夫妻也采之盛之湘之者其大夫妻之役者也貴族之女惟身臨其事以爲敬耳又何必親執其勞乎承珙案小雅車舝思孌季女逝兮傳云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此季女亦指將嫁者然則傳云微主者主以少女故謂之微耳

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各本禮下無女字據正義所引箋補正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葢母薦之無祭事也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承珙案此傳於篇末總發一篇之義所引牲用魚云云本係昏義教成之祭其云禮之於宗室者謂祭於宗室使之爲主卽所以禮之也若昏禮醴女自在房中竝不於宗室豈有毛氏不知而合教成之祭與醴女爲一者乎鄭箋誤會傳意正義既從鄭駮毛而疏末又云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此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此則善申傳義而前後自相違戾何也

甘棠

序云甘棠美召伯也首章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今本重上有不字蜀石經無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據正義引定本及崔靈恩集注此乃傳文非箋語則是毛義〈八與史記燕召公世家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白虎通義巡守篇所說皆同惟韓詩

外傳云召伯在朝有司請營洛以居召伯不欲勞百姓出而就烝庶于隴畝阡陌之閒劉元城以爲此墨子之道不知坐棠聽政在召公當日必實有其事然亦偶爾爲之未必終年暴露外傳特從而附會之耳

詩譜及序正義兩引鄭志載趙商張逸俱問云甘棠若在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然則召公布化在文王之時而作詩自在分陝之後本不相妨正義乃云召伯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何氏古義因謂周召分陝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又當在康王之時竝據

說苑諸書皆言後世思召公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竹書紀年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此詩當在召公歿後始作承珙案諸書言後世歌詠者不過謂召公之德歷久而不忘耳非必此詩定作於公歿之後豈召伯生前必不許民一思之邪說苑亦載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此與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廟議云思其人尙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二語同意葢以甘棠之令人興思喻宗廟之令人起敬耳豈得以此爲召公既歿之證乎襄十四年左傳晉士鞅對秦伯曰欒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此亦謂既歿而民思之然不得謂詩於歿後始作也

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戴氏詩考正曰爾雅杜赤棠白者棠又曰杜甘棠與梨山樆榆白枌立文同杜澀棠甘而名可轉注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樆榆白曰枌毛詩以甘棠爲杜失爾雅之讀也說文棠牡曰棠牝曰杜又云杜甘棠也段氏注曰召南毛傳云甘棠杜也釋木曰杜甘棠本無不合棠不實杜實而可食則謂之甘棠牡棠牝杜析言之也杜得偁甘棠互言之也釋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唐風傳用之此以其木色之異異其名與杜甘棠說異卽與分牝牡說異爲許所不取戴先生葢依陸璣疏白棠卽甘棠子美赤棠卽杜子澀爲此說耳非許意亦非爾雅意也承珙案爾雅主釋詩書杜甘棠卽是釋召南之甘棠不宜改讀杜赤棠白者棠以杜爲大名言其味則曰甘棠言其色則赤者曰赤棠白者曰棠耳六書故引舍人注爾雅云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此與毛傳雅義皆合戴說泥於陸疏澀如杜之言疑杜不得爲甘棠不知所謂澀如杜者乃俗語耳爾雅毛公時未必卽有此方言且杜有澀義亦未必定指果實之杜方言云杜蹻澀也蹻又是何物邪卽以杜爲澀果實中亦有生時味澀熟卽甘美者必謂甘棠不當名杜而譏毛公不善讀爾雅過矣又陸疏謂子有赤白美惡案爾雅杜赤棠二語與棟赤棟白者棟文同

彼赤棟白棟謂木之文理此赤棠白棠恐亦不指實言段氏泥於子有赤白與牡棠牝杜不合遂謂爾雅赤白之說爲許所不取亦非也

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葢草訓茇止訓舍茇是草名非舍義此詩茇字當爲废之假借說文废舍也从广友聲詩曰召伯所废釋文引說文废草舍也有草字爲是艸部云茇草根也載馳大夫跋涉傳云草行曰跋葢茇本草根因而草行謂之跋草舍謂之废段注說文云許書废但訓舍與毛鄭說異以其字从艸从广別之耳其引詩召伯所废葢

用三家詩作废與毛作茇訓草舍異承珙案詩字本當作废而訓爲草舍召伯所废謂召伯之所草舍也三家今文多正字毛詩古文假借作茇耳非有異也若周官茇舍只當作茇不作废以言废則可不兼舍若連舍則當作茇也左傳僖十五年反首拔舍以拔與舍連文則又茇之借字而非废之借字矣

勿翦勿伐傳翦去伐擊也朱傳云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次章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三章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嚴粲程大昌皆從此說詩所云伐者取其條幹敗者殘其枝葉拜者攀拔而屈曲之承珙案此說非也詩三章皆言勿翦毛訓翦爲去蓋但謂去其枝葉而已釋文引韓詩作剗漢書韋元成傳作鬋剗鬋也皆刪除枝葉之意下勿伐勿敗勿拜皆對翦言之其事必重於翦若但以敗爲殘壞其枝葉則勿翦已足該之至拜爲低屈之說本於唐施士丏詩說云拜言人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註拜猶伐非也見韓昌黎集註及呂氏讀詩記此特望文生義耳然其謂毛注拜猶伐爲非則可據以證今本毛傳之有脫蓋傳於首章云伐擊也三章云拜猶伐也擊者謂擊斷其樹拜猶伐者毛始以拜爲拔之借故鄭箋申之云拜之言拔也廣韻扒拔也引詩勿翦勿扒疑三家詩有作扒而訓拔

者與毛字異義同耳傳於次章勿敗無訓則以前後兩章義可互見今案大戴禮少閒篇云凡草木根鞁傷則枝葉必偏枯注云敗當字誤爲鞁鞁卽敗然則敗者謂傷其本根勿敗亦猶勿伐勿拜也陳氏稽古編據說文訓敗爲毀謂毀之則甚於擊拔之則又甚於毀三章文義始由輕而重此說亦可不必

行露

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女傳曰申人之女旣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王伯厚以此爲魯詩韓詩外傳語亦略同皆與毛詩篇義相近但旣曰許嫁矣一禮不備何至誓死不行范衡洲云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全責備至於構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承珙案毛傳云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强暴之男蓋在當時必有女氏未許而男子强求之事觀經文亦不汝從詞旨決絕必非已許嫁者可知箋云室家不足謂媒妁不和六禮之來强委之此說最爲近理集傳云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陳長發曰夫不行媒聘突然興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決斯

獄哉

虞東學詩曰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下二章鼠牙雀角之疑終明其誣序所以歸美聽訟也承珙案此所謂彊暴非肆行無禮古者男女昏姻各有配類如後漢書梁鴻傳云鴻妻孟光擇對不嫁偃蹇數夫袁隗妻傳云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行露之女蓋其流亞而當時乃有如子晳之强委禽焉者故不從而致於理此類陰訟雖聖明之世亦未必無王雪山疑於彊暴男侵貞女豈王化及女而不及男孔疏乃云禁嚴於女法緩於男見南有喬木章此皆泥於序文之過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承珙案此詩首三句初讀之似與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文意相類故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正義即用此述傳然女方被訟不從而乃先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玩首章謂字當與下二章誰謂之謂一律誰謂者誣善之辭衆不能察而歸之聽訟之明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也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而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與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侵陵也傳云豈不言有是也謂有是早夜而行者則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可謂善會經旨矣左傳僖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正以夙夜犯露爲不量力之喻言豈有量力而動猶至見伐乎又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亦謂自量不才故辭位如人不早夜可無犯露耳杜注皆云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此箋義非傳義也王雪山謂首章必有闕佚不然文勢未能入雀鼠之辭由不知首章謂字與下誰謂緊相呼應也傳以厭浥爲多露濡溼之意三句一貫語本直截箋則以行露

爲始有露是二月嫁娶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彊來於經文三句中多一轉折不如毛義爲允易林云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濺衣濡襦重不可步亦即以厭浥爲多露無二月四月之別也

誰謂雀無角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角即謂獸角誣善之辭以無爲有故可謂雀之穿屋似有角何氏古義引或說云角嘴之銳而鉤者凡鷙鳥皆有之案鳥有鉤喙並無角名此凡說也誰謂鼠無牙傳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楊龜山以爲鼠無牡齒陸農師曰鼠有齒而無牙說文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段注云

牡齒當作壯齒壯誤作牡今本篇韻皆譌惟石刻九經字樣不誤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者齒之大者也統言之皆稱齒稱牙析言之則前當脣者稱齒後在輔車者稱牙牙較大於齒非有牝牡也鼠齒不大故謂無牙東方朔說騶牙曰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此爲齒小牙大之明證承珙案段說是也隱五年左傳疏云頷上大齒謂之爲牙說文繫傳臣鍇曰比于齒爲牡也此牡字亦當作壯葢楚金所見說文本作壯齒故云比於齒爲壯若本作牡齒而云比於齒爲牡則不成語矣

羔羊

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觀此序及麟趾序云關雎之應騶虞序云鵲巢之應可見序詩者與作詩者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卽一事而形諸歌詠故意盡於篇中序詩者合衆作而備其推求故事徵於篇外然諸家見此序云鵲巢必推本於齊家之義如黃實夫曰大其始於閨門而後及於在位蘇潁濱曰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亙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嚴緝引朱氏曰在位節儉正直本於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效以上諸說解序可作推原解詩殊爲附會鄭箋但云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其義已足孔叢子引孔子曰吾於羔羊見善政有應也亦與序說脗合鵲巢之語可不必泥

序又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孔疏歷引周官宗伯儀禮士相見禮注及何休公羊傳注以釋羔羊之德孔意特以衣服甚多詩獨言羔裘故有是說但其下又引鄭注論語以羔裘爲諸侯視朝之服傳注所稱羔羣而不黨及死義生禮者於卿大夫則可若諸侯何所取乎嚴緝引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陳氏稽古編曰箋云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言如服羔裘之人也德不可爲大夫雖服羔裘而非其人召南大夫德稱其服故曰如羔羊之人二說釋序如字是也

王平仲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卽爲羔羊之箋傳可也承珙案禮記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此數語尤足爲此詩注脚葢三章皆言羔羊素絲而紽緎總之數皆五此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迹也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呂記曰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據此則毛鄭義合皆所謂從容有常者也

諸家說紽緎總多無確據李氏集解曰爾雅緎羔裘之縫也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葢謂五大縫之以羔

裘之或紽或緎五㕛縫之可以見其節儉范氏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葢倣古制胡氏一桂曰縫之突兀謂之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爲一謂之總戴氏詩補注曰紽讀爲子之佗矣之佗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佗又云紽之施於縫其下端餘絲垂爲飾者曰總戚氏學標毛詩證讀曰紽袉疑一字古論語朝服袉紳五紽葢絲之垂者承珙案毛傳於首章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三章云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是紽緎總皆關定制若徒謂裘倣而縫紉以示儉於義隘矣至裘有垂絲爲飾尤爲肊度之辭惟戴氏溪

續讀詩記疑紽緎總皆絲之量數埤雅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䋑倍䋑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此乃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紽今無所考據以類求之緎寡於總紽葢寡於緎也（馮氏名物疏引鄭長倩語同）王氏伯申經義述聞曰豳風九罭釋文云緵字又作總然則緎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緵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緵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稯云布之八十縷爲稯正與倍紀爲緵之數相合葢五絲爲紽四紽爲緎四緎爲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緎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先言五紽次言五緎五總也紽之數今失其傳釋文曰紽本又作佗春秋傳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紽即西京雜記之䋑矣

段懋堂曰毛傳紽數也總數也數皆入聲音促東門之枌越以鬷邁傳曰鬷數邁行也烈祖鬷假無言傳曰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毛意鬷者總之假借總者數也如數罟之數九罭傳曰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烈祖鬷假中庸作奏假奏亦讀如族古者素絲以英裘五總謂素絲英飾數數然其數有五也承珙案此說非是釋文數所具反並不作入聲毛傳但云數也尙未分明後漢書循吏傳注

引韓詩章句曰紽數名此語尤晰數名即謂絲之量名（說文引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絩布謂之總此數亦量名對文則絲數爲絩布數爲總毛傳總亦爲絲數葢散文得通也）孔疏云上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促數明矣

正義曰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絛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此疏以素絲爲組紃甚是而組紃所施之處則諸家說多未安正義曰釋訓云緎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緎之爲界緎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云緎五緎既爲縫五紽五總亦爲縫視之見其五故

皆云五焉何氏古義引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此以素絲爲施於皮革之上者也埤雅云革者言敝而因故以改造縫者革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古義又云次章言革毛去而革存也三章言縫革敝而縫見也此則又似以素絲爲施於裘毛之上者也承珙案古人服裘毛表而革裏新序云魏文矦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矦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魏志注載明帝破諸葛亮露布云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夫以草爲裏此古人裘毛在表之明證故漢書楊興薦匡衡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

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顏注反衣者以其毛在內也然則謂素絲施於皮革者革既在裏何由得見若謂施於裘毛之上則毛毳蒙茸又何由見乎古制茫昧此殆難以肊解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葢惟其委曲自得不改其容故其行止動作皆如有從迹可尋鄘風委委佗佗傳云行可委曲蹤迹是傳箋意實相成也襄七年左傳叔孫穆子曰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此因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而言葢孫子過而不悛外示從容有似委蛇之貌然爲臣而君則逆於理矣故曰衡而委蛇必折然則委蛇之義可識矣陸佃范處義王質皆以委蛇爲蛇行之狀殊爲穿鑿釋文引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案行可從迹則異於詭隨故爲公正是毛韓義亦相近

孔羣軒經學卮言曰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案古書遇重讀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斿即書作君子員二獵二員斿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云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遨二遊二乃重讀此二語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二蛇二故沈重誤讀耳承珙案唐石經左傳初刻襄公七年引詩

曰委蛇委蛇亦作委委蛇蛇此必亦據古本有作委二蛇二者故耳然諸書言委蛇者如莊子田子方篇遺蛇其步釋文遺本作逶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顏注遺蛇猶逶迤也後漢書竇憲傳以前太尉鄧彪仁厚委隨任光等傳贊委佗還施儒林傳序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及隸釋所載費鳳碑有逶蛇之節唐扶頌在朝逶隨衡方碑褘隋在公童子逢盛碑當遂遙迆劉熊碑卷舒委蛇凡此皆委蛇二字之別且多用召南之義足見此詩定以委蛇連文異於鄘風之疊二字者矣

殷其靁

序云殷其靁勸以義也范氏補傳曰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徒歸也相勸之辭諄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姜氏廣義曰盛世之思婦與衰世不同衰亂則行者有死亾之懼居者篤思念之情君子閔而錄之因以爲輕用民力者戒若二南之世因材而使不比北山之從事獨賢也及期而代不比于役之不日不月也簡書自奉毋懷靡及而爲室家者晞念征人勸之以義於以見王化之行也朱子辨說謂此詩無勸以義之意案呂記云再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朱氏曰閔

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是朱子本從序說後乃更之耳

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爲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稽古編曰孔特以毛之斯此在違去之前鄭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斯解愚則以爲毛鄭何此君子皆經中之斯毛之斯此總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而兩此字祇當經違斯之一斯字如此則經文明順且合傳箋矣集傳得之承珙案經文君子在末毛傳何此君子不過探下文以釋何字非以何斯之斯指君子鄭箋適居此復去此兩此字正釋經文兩斯字集傳以上斯爲君子下斯爲其地蓋本王安石經義見李氏集解不如正義之解爲是

蘇氏以靁在南山之陽不可得而見猶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思見之而不可得呂氏枏曰陽而側側而下靁愈近君子愈遠黃實夫則謂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更韻協聲不必求其異義承珙案細釋經文三章皆言

在而屢易其地正以靁之無定在興君子之不遑甯居故傳於二章云亦在其陰與左右於三章云或在其下是此詩爲正興顧夢麟以此詩爲反興之始非也

摽有梅

序云摽有梅男女及時也黃實夫曰李迂仲謂詩人之意以梅爲戒言盛時之難久此似非詩人形容文王風化之意呂記云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承珙案周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摽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娶上當脫嫁字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經義雜記云當作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東萊說蓋本於此范氏補傳曰男

女婚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之凶荒無以爲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遑甯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旣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婚姻矣故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惟恐其失時也

摽有梅自是以梅落喻男女年衰首章傳云盛極則墮落者梅也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此本就傳意而申之並不以梅落爲昏時早晚惟末章箋有明年仲春不待禮會之語則仍自用其說據周官媒氏之文以仲春爲昏姻正時故正義述之以此詩首章爲孟夏次章爲仲夏此兩月尚可行嫁三章爲季夏則不可復昏待至明

年仲春不以禮會而行之夫使仲春爲正昏之月而孟夏仲夏猶可嫁娶則周官何必於仲春之月卽言奔者不禁邪歐陽本義云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閒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紀時早晚此說是也

男女昏嫁年歲毛鄭亦各不同此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正義謂毛意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皆可昏嫁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正義謂鄭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周禮賈疏又引王肅申毛馬昭難肅諸說禮記昏義疏引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莊氏葆琛云夫爲婦之長殤此句誤女子笄則不爲殤况已適人乎儀禮緦麻三月條有婦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此所引必是婦爲夫之姊之長殤也又見士昏禮亦無可考陳氏壽祺曰

此言士之子年十四十五而得行昏禮於此可見非謂禮有其文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陳氏壽祺曰摽有梅正義引末句作所以重繼嗣也當从之通典因之謂三十二十而嫁娶者衆庶之禮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承珙案毛傳以三十二十爲期盡蕃育之法其說自古王肅所云前賢有言者今見墨子節用篇以爲昔者聖王之法如是穀梁文十二年傳雖云丈夫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范甯注則引譙周說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

奔者不禁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范氏此解最爲通達所引喪服經爲夫姊之長殤一語尤爲明據馬昭以爲關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皆曲說也通典吳徐整問射慈曰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慈荅曰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雖年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晉袁準束晳並云二十三十禮之大斷若形智夙成不在此限賈孔疏義皆引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

母有罪以爲越王欲速報吳故下此令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爲婚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不知女十五而嫁謂十五則可以嫁耳其實自十五至二十皆所不禁也若越語所陳則立爲定限過此者有罪故酌於十五二十之閒而以十七爲中制非必古無十五而嫁之法也

摽有梅傳摽落也稽古編曰說文抛字注云弃也从手从尣从力或从手票聲匹交切是摽乃抛之重文其訓棄與此詩訓落義近段懋堂曰說文受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又讀若詩摽有梅毛詩摽字正受之假借孟子野有餓莩趙注引詩莩有梅云莩零落也丁公著云莩有梅韓詩也食貨志野有餓芆鄭氏注芆音蔈有梅之蔈韓詩當本作受是正字毛詩作摽者是借字鄭德作蔈亦借字孟子作莩者芆字之誤漢志作芆又受之俗字也承珙案抛乃說文新附字陳氏引之殊誤嚴緝據說文摽本訓擊謂此爲擊而落之於文義多一轉折廣韻摽落也引字統云合作芆此芆亦卽受字(說文有受無芆)故段氏以毛詩摽爲受之同部假借其說得之李氏詩所謂摽與標同木末也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本根今考白帖引摽有梅作標有梅李說雖似有據然於義太迂曲且與下二句神理不貫女子方自傷離而乃云求我庶士如

此其汲汲乎

求我庶士箋云我我當嫁者疏云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取己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此說最當歐陽本義則謂召南之人顧其女方盛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求庶士以相昏姻范氏補傳亦云詩人設爲女家之辭此二說已開戴氏續讀詩記之先戴氏曰此擇壻之辭父母之心也黃氏日鈔取取之今案釋文引韓詩章句曰迨願也合之孟子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似韓詩亦以此爲父母之辭但迨何以訓願則不可考耳若朱傳以爲女

子自言不獨其辭汲汲非女子所宜出且於庶士二字尤有難通女子從一而終豈可言求我衆士乎輔廣朱善雖曲爲周旋終多窒閡

頃筐塈之傳塈取也案塈卽摡字之借玉篇摡許氣切詩曰傾筐摡之本又作塈此所引必三家詩有作摡者故廣雅云摡取也葢亦用三家詩義毛詩假塈爲之耳嚴緝以塈訓仰塗遂解爲取之於地而霑溼殊爲牽強

迨其謂之段懋堂曰毛意謂卽會也承珙案傳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若謂卽會字則經文正言謂之不當云不待禮會矣是毛意未必以謂爲會考毛於詩中謂字

皆無傳如隰桑之遐不謂矣亦無傳始以謂爲告言人所易曉故不復傳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鄭注謂猶告也此當是用三家詩義王箋詩隰桑則訓謂爲勤而於此又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今案謂勤雖本爾雅（正義不言爾雅文蓋偶遺之）然合之經文若云迨其勤之則不辭矣

小星

序云小星惠及下也陸堂詩學曰小星一詩有三益焉使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宜下逮可免專房方輦之羞使天子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並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儀殺女之毒與侯夫人自縊之愚可以積漸消融矣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詩何乃爲此巾幗語承珙案王雪山程泰之洪容齋說皆與章同陸氏駮之是也何氏古義曰如泥夙夜在公之云爲勤于王事則采蘩之詩亦當屬之使臣矣

此詩兩章首二句詞氣直下三五參昴卽指小星亦卽以喻衆妾自傳箋以小星爲衆無名之星以三五爲心噣小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於君按之經文多一轉折故范氏補傳駮之謂夫人一而已不應以三五爲比且據天文志星經以柳爲八星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噣明矣嚴緝深取

其說稽古編則云三五經不言何星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俱大昴七星其一最大謂之小星可乎且詩是託興不必一時並見之星又星體離合天官家各有師授古今多寡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承珙案細繹傳文云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其釋寔命不同云命不得同於列位傳意蓋以小星喻賤妾三心五噣則似喻貴妾初未嘗以喻夫人若夫人不得云更見云列位矣更見如所云娣姪兩兩當夕者列位如所云後宮之號十有四位者然夫人之不妒忌不獨惠及娣姪也卽賤妾之無名者亦使之夙夜抱衾如娣姪之更進迭御焉是則傳義實異於箋然

卽傳義果如是亦必以小星與三五參昴爲二於首二句
文義究有不順則信傳固不如信經耳
翁覃溪詩經附記曰裴駰史記集解序譬嘒星之繼朝陽
注言衆無名微小之星各隨三星五噣出在東方亦能繼
朝陽之光喻已淺薄也按毛傳本無隨字隨字乃鄭箋所
加孔申毛義乃同鄭意以三五比夫人耳裴序注引毛傳
亦因鄭有隨字遂加各隨二字於三五句上其實毛傳初
未嘗以三五比夫人也承珙案此說甚是其又云次章維
參與昴句首加維字或可云無名之星隨伐畱在天若首
章三五在東句首無他字則在字緊接小星何疑此則未

確大雅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句首亦有維字豈得謂筍蒲
非卽指蔌而言乎
何氏古義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
月上屬於天婦從夫故月紀月爲后夫人之象妾特借其
餘光以自耀故取興於星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正其所指
之小星也承珙案禮郊特牲云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
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昏義
云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
也是則月者后夫人之象自不得以星爲比或以經不言
月爲疑不知序言惠下詩但陳其下之安命而夫人之惠

自在言外經雖不言月經本亦未嘗斥夫人也
嘒傳微貌廣韻作嚖注云小星詩承珙案說文無嚖字口
部嘒小聲也引詩嘒彼小星是毛詩本只作嘒蓋嘒字从
口說文小聲者祇言其本義引申之則亦可通爲小貌正
義曰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者以宣王仰
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嘒之爲貌不甚
大明比於日月爲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箋云夙早也
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承珙案行露豈
不夙夜釋文出夜莫二字云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亾博

反小星詩同盧召弓曰今注疏本鄭箋無夜莫之文毛本
因妄改釋文爲露又作暮足利古本於箋夙早也下有夜
莫也三字與釋文正合今考蜀石經行露箋亦云夙夜早
暮也是不獨足利本爲然又陟岵烝民兩箋皆有夙早夜
莫之文行露箋又云行事必以昏昕正承上文早莫言之
知盧校是也釋文又云小星詩同是陸所見小星箋夙早
下有夜莫也之文蓋因傳訓宵爲夜故箋於夙夜之夜轉
釋爲莫以宵征統言一夜而夜中亦有早莫東方未明傳
云夙早莫晚是夙夜猶今人言早晚耳何氏古義曰衆妾
進御於君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皆在暗中

故總言之曰宵征也
維參與昴傳昴畱也說文昴白虎宿星从日丣聲或謂昴
字當从丣𩇨閉門今說文作𣈆乃俗本傳寫之誤段懋堂
曰丣古音讀如某丣古文酉字二字同部而不同紐是以
丣聲之劉畱聊桺等爲一紐丣聲之𣈆爲一紐此𣈆字古
謂之𣈆漢人謂之畱故天官書言𣈆律書直言畱毛以漢
人語釋古語也顧氏詩本音亦云昴音卯不當讀力求反
承珙案毛傳云昴畱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之爲言畱言
物成就繫畱考古訓丣字多訓就訓畱說文酉就也漢書
律歷志畱孰于酉傳既以昴爲畱則似昴字本當从丣作

𣈆釋文於此詩云昴又音桺於爾雅大梁昴也云昴本又
作𣈆初無定見若徐邈音茆又似昴本从丣亦未始不可
與裯猶叶韻但核以訓畱之義當从丣耳集韻十八尤𣈆星名詩維參與
𣈆字作𣈆至陸堂詩學云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魚叉𣈆
象畱畱以承梁之空故𣈆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昴史
記律書言畱不言昴是詩人本用畱而漢人書爲昴案此
則不然書之日短星昴豈亦漢人所改邪況傳以畱訓昴
謂昴一名畱則可若謂昴即畱字則豈參亦即伐字乎
抱衾與裯傳衾被也裯襌被也箋云裯牀帳也說文巾部
幬襌帳也義本爾雅字不作裯鄭葢以裯爲幬之假借耳

然說文自有裯字衣部袛下云袛裯短衣也裯下云衣袂
袛裯襌下云裯謂之襌褸皆未嘗以爲帳亦不同毛傳以
爲被說文又云衾大被釋名衾广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
也毛傳文義簡古以衾是被之大名故但云衾被不加大
字且下云裯爲襌被正以見衾爲複被則其爲大被可知
不必如正義所疑衾既爲被不宜復云襌被也范氏補傳
云齊詩作幬注云帳也此語不知所據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詩何必同衾
幬李注引毛詩作裯但云幬與裯古字同耳

江有汜

序云姜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傳於首章云決復入

爲汜次章云水枝本作歧从校勘記改正成渚三章云沱江之別者
皆以興嫡媵本宜偕行箋云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畱不行
葢古者姪娣年十五以上與嫡俱行許慎何休皆云然此
詩所美之媵必是年在行限而嫡不與俱故有勤望之憂
而無怨懟之意周易歸妹象傳正義云妹既保娣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則有勤望之憂即
用此詩序義朱子集傳以爲待年之女何氏古義曰待年不行
於禮有之公羊傳注云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
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白虎通義亦云
還待年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若此媵爲待年之故而
不與嫡偕行豈得怨嫡乎承珙案媵娣之名見於易詩儀

禮左傳公羊甚明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毛氏著於韓
奕蓋惟諸侯以同姓之國爲媵故有娣姪之稱其本國之
媵或以君之庶女君之嫡女雖多亦不爲媵摯任仲女曰嬪周室春秋紀季姜歸京師魯叔姬歸於侯國皆嫡也何彼襛矣疏引皇甫謐云武王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此最爲謬說或以同姓大
夫之女故碩人有庶姜之稱秦穆有懷嬴之媵大夫以下
或不必備或以他人然亦必有媵故衷大記云大夫撫姪
娣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皆所以息陰訟而廣繼嗣也此
序祇言嫡媵不明其爲諸侯大夫士之妻然其嫡不與媵
俱行後始悔而迎之則篇中情事顯然王雪山曰婦人在
母家必有久相諳者適夫家必有願相從者而嫁者違之

故在家之女有勢望不悅之心違者不欲以其家眤厚者
俱行望者不意其疎情相棄也此說微婉最爲得之朱子
以爲待年之女固非程氏則謂不以媵備妾御之數而待
君且以不我過之過爲顧如此則是歸後之事經中之子
歸句成贅疣矣呂記嚴緝皆用之非也

正義云決復入爲汜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
同知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
見故不解沈青厓毛詩明辨錄曰以江之有汜興嫡之有
媵則三章同意若以水決復入興媵亦復歸其義僅通於
首章且近於比矣江有汜而之子不與我偕行亦是反興

承珙案說文水部兩引一曰洍水也从水匠聲詩曰江有
洍一曰汜水別復入水也从水巳聲詩曰江有汜此作洍
者蓋三家詩但以爲水名毛詩則作汜以決復入爲興鄭
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諸本而作得從挍勘記竝流似嫡
媵宜俱行孔疏申之而傳義愈明此毛之所以勝于三家
也次章江有渚釋文引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謂水溢於
此則涸於彼猶俗所謂東坍西漲者鄭箋謂江水流而渚
留亦取此意然皆不如毛傳水枝成渚之詁爲愜釋名云
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蓋水中有渚則水至此
而分流亦以喻嫡媵宜俱行與首章之汜三章之沱其義

一也

其後也悔傳謂嫡能自悔義本序首句此蓋當時實有其
事蘇頴濱戴岷隱始創爲冀幸將來之辭謂媵不敢怨而
俟其自悔或謂必如此方與美媵合不知序明言勤而無
怨嫡能悔過則美嫡卽所以美媵虞東學詩曰小星下能
安而序曰惠下江沱上能悔而序曰美媵互見其義也郝
仲輿曰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小星自託以
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分守
命所以爲賢女也

野有死麕

序云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夫既惡無禮則必將之以禮故毛傳於首章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又以白茅爲取潔清以誘爲道次章以死鹿爲廣物以如玉比女德皆正言有禮而惡無禮之意自見至末章云非禮相陵則狗吠乃所以爲惡無禮也其實以禮自防者未必果有無禮刧脅之事也自箋疏以末章爲貞女拒暴之詞而後儒遂幷以誘之爲挑戲以致目爲淫奔之詩然箋疏以此詩所陳爲女之所欲如是則懷春如玉不可以爲女子自言或又以無感我帨爲詩人我此女子者亦於詞氣不合惟范氏補傳云此言強暴之人被化感悟謂於林野得自死之鹿

及以樸樕之小木爲薪芻其物可謂微矣取潔白之茅以包束之猶可以爲禮向也未悟陵暴成俗雖微禮亦不能講今日自知羞惡取微物以爲用則可以成禮矣有女懷春者謂女子年及而當嫁因春則興懷凡我吉士苟能以禮誘道之則可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謂女之德如玉之潔白不可犯以非禮再言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末章設爲女家謂男子之詞謂既有微物可以行禮室家之好指日而成尚慮強暴之習未除遂戒其徐徐圖之無或違禮益以禮自防惟恐以無禮而害其成也當此亂世被文王之化男子既知惡無禮女子亦幸其有禮固不當責其備物蓋物雖微薄猶賢乎已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案此說善體毛意且足破後儒二南之化及於女子而不及男子之疑

惠氏詩說曰昏禮束帛以鹿皮今曰死麕乃不中禮之皮曰白茅束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次章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樸樕之不成林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虞東學詩曰昏禮儷皮執皮者必攝之故以包束爲言而茅又純潔之物可以藉禮此正禮儀周備節次從容舒而脫脫無急遽

無苟略也感帨尨吠則躁急欲速非從容誘道之謂矣故兩言無以戒之承珙案二說一以爲不中禮一以爲禮之備然如惠說則兩章同言白茅不應先後異義如顧說則昏禮用鹿皮究無用麕皮者皆不如毛傳凶荒殺禮之說爲當或又謂說文慶行賀人从心从夊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省又麇麞也麞鹿之屬也凶荒殺禮或不能具鹿皮故以麞皮爲禮白茅皮之藉也易大過過以相與明嫁娶過時之義初六藉用白茅亦明殺禮以白茅爲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亦謂死鹿之皮也射禮及投壺一算爲奇二算爲純是耦謂之純白茅純束謂儷皮也兩皮爲儷其

東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卽是儷皮之制傳箋謂以白茅裹麕肉非也案如此說以鹿皮不具而用麕皮則當首章言鹿次章乃言麕矣故知毛傳不可改易也

吉士誘之傳誘道也呂記云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承珙案衡門序誘僖公也正義謂在前道之況戴禮記立篇有誘賢之文論語有善誘之語呂記駮歐陽甚正後儒反有從歐陽者何歟且諸家不獨誤解誘字致以吉士爲

匪人亦復誤認懷春幷以如玉之女爲蕩婦大抵泥於六朝唐人春閨春怨之詩遂覺懷春非美名不知七月傳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然則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豈豳國之女皆欲淫奔者乎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所以爲王化之效陸士衡演連珠云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雲之節厲此雖文人之詞然最於詩意有合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傳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李迂仲曰歐陽氏以林有樸樕之木猶可用以爲薪王氏則以爲林之有樸樕雖小而可免於陵踐夫白茅純束皆是連於林有樸樕之文不可但以爲連野有死麕之文鄭氏以爲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純束以爲禮然觀詩又以謂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其文相對不當言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也惟蘇氏云將取樸樕死鹿以爲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況於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然不知當時白茅之束樸樕當何用姑且從蘇氏承珙案毛傳樸樕小木也死鹿廣物也似本分爲二意鄭箋始以樸樕及野爲死鹿之所在正義衍之尤多牽強惟呂記云以樸樕爲禮意其

若致薪芻之饋今考詩言昏姻之事往往及於薪木如漢廣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風之伐柯與娶妻同喩小雅之覯爾以析柞爲辭此雖似以析薪者離同爲異娶妻者聯異爲同起興然竊意古者於昏禮或本有薪芻之饋蓋芻以秣馬薪以供炬士昏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炤道穆攷媿答楊敬仲論詩解云古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是則薪以供炬事或然歟漢廣箋有致禮餼之言芻以秣馬亦屬禮餼特古書殘闕無文以明之耳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犯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

麕之刺與此言實開歐陽本義之先左傳昭元年鄭伯享趙
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
以安尨也可使無吠注云詩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
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杜解全用序義若係刺詩子皮非伯有一流於享宴之際
而無端賦此以刺何爲哉
汪氏梧鳳詩學女爲曰朱公遷云末章非必出於女子之
口詩人特探其意而言之所謂極其形容也愚謂非特末
章全詩皆當作如是觀則首章之懷春即所謂女子生而
願爲之有家者道其情之常也然必吉士而後可必吉士

而又有媒妁導之以成禮而後可其不可干以非禮之意
已凜然矣次章極言其心之堅且潔三章首句極言其容
之莊且和於是申言之若曰彼非吉士而或無媒妁之導
者悅不可感尨且欲吠矣葢旁觀者見貞女而刻意摹寫
之詞非眞有強暴之污而女拒之云云也故曰文王之化
也承珙案此說亦頗圓通惟謂毛鄭孔皆以爲女子自作
則傳文竝無此意鄭箋乃有貞女欲吉士以禮來之語後
之說詩者又多以末章我字爲詩人我女子其實不必然
也即以爲詩人我吉士或吉士自我謂當以禮舒遲而來
不可奔走失節而自動其佩巾致令尨吠義皆可通內則
男子亦左佩紛帨故謂動女子之帨不如謂男子自動其
帨也

何彼襛矣

序云何彼襛矣美王姬也案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經言王
姬當是有天下以後之稱故毛傳以爲武王女文王孫適
齊侯之子六經奧論以作詩之時爲東周采詩之地爲召
南鄒忠允曰黍離既作召南故地已非周有天朝歸妹何
與雍岐舊民事顧安得采於其地朱傳引或說以平王爲
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則誤認桓公爲襄公之子山堂考
索載林氏說以王姬爲桓王女平王孫又誤認桓王爲平

王子日知錄取此說殊誤許白雲已加辨正近陳氏稽古編更劇論
之葢毛鄭以平王爲文王在當時必有所受之正義以書
稱甯王爲證國語大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
始平之文王之稱平王猶契之稱元王湯之稱武王又如
皇后烝哉告于文人之類詩中每多此稱謂或疑文王既
稱平王不應後世又有平王李迂仲曰宋太宗亦稱神宗
而後又有神宗即其比例李氏又言平王既非東遷之王
則齊侯亦非齊國之侯故訓齊爲一黃實夫以易康侯爲
證彭汝礪奏疏亦引此詩云惟有平德故人化之惟有齊
德故人畏之此則未必然儀禮疏引鄭箴膏肓曰齊侯嫁

女以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據鄭荅張逸以此爲魯詩說此雖於義雖通然其以齊侯爲齊國之侯則與毛同姜氏廣義曰文王之稱平王固不得預爲東遷之平王避若太公已封齊安得於他國公子而云齊侯之子乎傳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定論也

嚴緝云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風然此三章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於召南之地以爲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於文王大姒之化故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爲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於武王之世而

爲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田閒詩學曰二南决無東遷以後之詩當是成康時所作古者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矦同姓者主之召公輔成王康王以康王二十四年始卒則當時同姓齒德位之尊者莫如召公意王姬下嫁於齊召公主之故以其詩繫之召南譜謂二南之詩武王錄以屬之太師意或後之采詩者以此篇爲召公而作故補入之顧氏日知錄云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承共案此說亦未必然顧命云齊侯呂伋則呂伋在成王時早已

爲齊侯矣戴岷隱云左傳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杜氏云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莫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女配呂伋之子乎朱鑑詩傳遺說載朱子曰詩疏謂武王有五男二女五男者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大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何彼襛矣王姬嫁齊侯之子則二也此說可補傳箋之所未備姜氏廣義曰以聖人手定之二南而諸儒好異忽玷以淫褻之諸兒自知不類又更以創霸之小白是亦不可以已乎

唐棣之華傳唐棣栘也小雅常棣傳云常棣棣也此皆與

今本爾雅同正義引舍人注唐棣一名栘常棣一名棣又皆與郭注同後之學者印定心目遂據以爲唐棣常棣之分牢不可破而所言華實形色及别名又多溷淆王氏經義述聞曰常棣棣本或作常棣栘秦風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今本作唐棣栘也此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皇侃疏云唐棣棣棣樹也釋文不出栘字之音則舊本作唐棣棣也可知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作常棣栘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下引三家詩作夫栘之華唐時韓詩尚存所引蓋韓詩也則名栘者乃常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作常棣栘也何彼襛矣傳唐棣栘也及箋內之栘字俱當作棣後人

據郭本爾雅改之也以三家詩及毛傳陸疏本草考之似作常棣移唐棣棣者爲長（玉篇唐作樀云棣也與晨風毛傳論語何注合）葢因常唐聲相近遂致相亂耳承珙案王說是也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棠棣卽常棣常棠形聲皆相近漢書杜鄴傳引小雅常棣作棠棣顏師古注亦同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李注引毛序云棠棣燕兄弟也又謝宣遠於安城荅靈運詩注引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葢許氏以移爲棠棣卽小雅之常棣毛詩常棣據選注有作棠棣者殆卽許氏所本歟其又以棣爲白棣者意當時惟白棣得專棣名故以色別之此卽召南及論語之唐

棣葢唐棣可單稱棣故秦風山有苞棣祇言棣而毛傳曰棣唐棣也常棣又可單稱常故小雅但言維常之華而毛傳曰常常棣也然則召南之唐棣移當作唐棣棣小雅之常棣棣當作常棣移由于後人互易致誤其故瞭然矣

論語子罕篇疏引此詩陸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梅爕當作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之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齊民要術引豳風義疏（亦卽陸璣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色食之甜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棣亦名奧李二疏正與神農本草郁李一名雀李太平御覽（果部十）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者皆合奧郁字之通鬱奧聲之轉總之皆唐棣也陸氏此疏甚爲明晰惟於常棣之華疏云（見爾雅邢疏引）常棣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此則微誤說文以棣爲白棣而訓移爲棠棣未嘗以常棣爲白棣也陸又云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此所言白棣赤棣以其子色別之葢唐棣子名郁李其大如李常棣子如郁李而小其實皆棣樹而種微異耳自郭注爾雅以唐棣爲白移謂似白楊後人如陸佃羅願遂皆以唐棣爲白楊而唐棣之別有郁李車下李諸名則又以常棣當

之名實糾紛不可董理殊不知詩所言唐棣常棣皆取其華爲形容今姑無論其子之大小而陸疏所云唐棣華有赤有白故召南一則曰何彼襛矣再則曰華如桃李正謂其華或赤或白如桃李之華也至逸詩之偏其反而則其華之襛盛阿那更可想見陸氏於常棣雖不言其華然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萼其實似櫻桃薁李葢常棣不獨子如郁李其華當亦如郁李之華故二者皆以棣名而詩人皆取其華之美盛卽常棣一名移亦與移楊無涉古今注云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圓葉弱蒂微風善搖此所言與白楊同類故古詩曰白楊多悲風夫白楊安得

有偏反之華雝雝之等邪馮嗣宗曰唐棣自是楊類雖得棣名而實非棣亦惑之甚者矣

呂記曰肅雝者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此語足破鄭箋訓之車爲往乘車之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詞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李氏詩所曰春秋書法天子逆后不曰逆女先正其爲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歸而後本其所生之女稱其下嫁也不言來逆者先曰築王姬之館見其將有行也歸而後著其所適之國配若諸侯則反是於其逆夫人也以女名之於其來逆也卽言所來逆者是尊卑

之體也此詩先言王姬之車是將有行矣然未知所適也次乃指言平王之孫下於齊侯之子與春秋之法同也逆女之事則歸之卒章曰釣緡者是也至此乃言齊侯之子尙平王之孫正夫婦之序也與先曰韓侯娶妻而後云蹶父之子者異矣承珙案正義亦言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末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說詩者於此類固不必過泥然亦非無所本荀悅申鑒云尙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觀之春秋書王姬之歸與此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

騶虞

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宋儒每不信瑞應之說故多以序爲非然論語歎鳳鳥之不至春秋因獲麟而絕筆則知瑞應之故聖人未嘗不留意焉後儒自少見多怪耳李氏詩所云周道之行恩及禽獸易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雅所謂大庖不盈者皆文王之流風也是以四靈感之而至而賢者識其應非由外孔子云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能體信以達順此則順之實也其麟趾騶虞之義歟黃氏元吉曰孔氏謂詩人之作各言

其志麟趾之與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也承珙案此說最爲平正然而徵應之理實有不可誣者陸堂詩學曰士君子終身隱約苟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汜毓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同居卽謂麟趾之應可也許孜之猛獸擾庭董召南之犬乳雞哺不謂之騶虞之應得乎

周禮鍾師疏云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

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俱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陳氏壽祺曰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圉林氏之騶虞李善注引劉芳詩義疏虞或作吾漢書

東方朔傳謂之騶牙古音虞吾牙近通此皆與毛詩說合陸璣義疏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此采書大傳及毛詩爲說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鄭注禮則用韓魯說荅志則用毛說承珙案此異義許氏從毛鄭無駮故知毛說不可易也說文虍部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从虍吳聲詩曰于嗟乎騶虞此亦全用毛說惟仁獸與毛傳義獸不同毛用古左氏修母致子之說許則以其不食生物耳鄭司農注周禮

又云騶虞聖獸也此皆因瑞應而爲美稱總之虞字本義專取騶虞故書大傳但云名曰虞而鄭注卽云虞騶虞也蓋因古者先有此仁獸之名故掌鳥獸之官取以名之因而田獵之囿亦以爲名以及七騶八虞或皆緣此而起毛公以序云騶虞鵲巢之應又與麟趾相配皆繫之鳥獸爲義而且六韜周書山海經伏生大傳皆在毛前而毛與之合爾雅自以獸非常有偶遺其名不得因此遂謂古無是物三家以爲官名囿名皆緣後起之義而以之詁詩則皆不如毛說之精切也

壹發五豝傳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姜氏廣

義曰豝隱深葭之中一豝負矢其羣皆奔故壹發而五豝齊見承珙案說文以茁爲艸初出兒箋亦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深葭之說顯與經悖范氏家相詩瀋云古者一發四矢蓋先後發之非四矢並發也一豝中而五豝齊見於葭蓬庶物之蕃蕪可見矣此說較有分曉

朱氏通義曰豕牝曰豝本爾雅集傳誤云牡豕陳潛室已辨之黃元吉曰朱子於吉日曰牝豕而此云牡豕傳寫之誤耳至集傳用西都賦中必疊雙欲言中多以見禽獸之蕃殖然有害於國君仁心及物之義且與天子不合圍諸矦不掩羣義未洽惟獸多而不忍盡殺故詩人歎之以爲

卽不食生物之騶虞耳承珙案賈誼書說騶虞雖與毛異然其云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其說實與毛同此漢初經師相承之義葢虞人驅五豝以待射者奉上之敬也君公祇壹發而不忍盡殺者愛物之仁也

毛傳於五豝云豕牝曰豝於五豵云一歲曰豵二者葢互見其義或謂春獵爲蒐謂蒐索擇取其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不知豝爲牝豕之小者吉日云發彼小豝其明證矣說文旣以豝爲牝豕又云一曰豝二歲能相杷拏者也引詩曰一發五豝先鄭注大司馬及廣雅釋獸竝云二歲曰豝是豝雖牝豕而以其小者不孕故無害於蒐義至

五豵傳一歲爲豵之說正義以七月言私其豵爲證又與先鄭注大司馬及說文廣雅皆合太平御覽引纂文云齊徐以小豬爲猣玉篇云猣小母豬猣與豵同故說文云一歲曰豵尙叢聚也然則豵亦牝豕而更小於豝毛傳於豝言其牝而於豵言其小義相互耳所以專取豝豵者說者謂豝豵獨喜害稼郊特牲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除春農之害也爾雅翼云凡六畜之屬皆見於釋畜惟豕見於釋獸以豕者通田豕之名故別異之豝牝豕之小者故又謂之小豝豵亦豕子也言雖取害稼之物亦必待其成淮南子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今皆一歲二歲之

豕所以爲仁也承珙案毛傳訓豝用爾雅而獨不取其豕生三曰豵者葢以田豕在野何由知其生子之多少惟大小之形則可見約略其一歲二歲不甚相懸耳

禮記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是則騶虞之詩文武之世巳入樂章故周公制禮於大司樂鍾師射人及儀禮鄉射禮皆有奏騶虞之文墨子三辯篇云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可見騶虞爲文王時詩周公成王用爲射節耳序云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語必有所本晁說之言魯詩謂騶虞作於康王之世嘗亦是用爲射節至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則

更無可考矣

宋韓淲澗泉日記云王建時騶虞見碧山文忠論之云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于近世之說乎谷際岐曰賈誼之說見新書禮訓騶爲囿未知何據考說文騶廄御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于二官也漢書序傳云滕公廄騶是騶乃掌御之官矣戴埴鼠璞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及左傳使訓羣騶知禮謂騶爲騶御虞爲虞人其說葢本之白居易畫贊序較訓囿者爲長至謂之

獸者不特相如封禪書爲然淮南道應訓云商拘文王于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則亦指爲獸矣況白虎黑文毛傳已明言之是漢時已不一其說又安得謂出于近世逓此論殊爲失考承珙案潤泉日記此條原注云封禪書圖騶虞之珍羣則騶虞必獸也是則逓意仍以騶虞爲獸其出於近世之說倘是引歐公語不然注與正文不應自相矛盾谷氏駁之殊誤陸堂詩學曰明宣德四年滁州獲二騶虞獸獻之朝今觀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可知漢儒中未有如毛公之博物者

毛詩後箋卷二終

毛詩後箋卷三

涇　胡承珙

邶鄘衛

鄭譜云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

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陳氏稽古編曰漢志旣言管蔡監鄘衛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耳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爲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與漢志異而言霍之監邶足補漢志之未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居意雖不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爲四國破斧詩四國毛亦

以爲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同在邶固無可
疑者而管蔡所監漢書與世紀二說必有一是矣承珙案
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
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則三監之有霍叔自
無疑義此譜以紂都爲武庚所封邶鄘衛皆在紂城之外
而酒誥明大命于妹邦鄭注則以妹邦爲紂都於詩國屬
鄘若謂三監有與武庚同國者據漢志管叔尹鄘則其叛
也必管叔與武庚同謀故諸書多指管叔爲戎首書序言
伐管叔蔡叔鄭云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當由霍叔本非
與武庚同處或先不知其謀後乃爲所奪曳耳未有與叛

人同居而罪反輕於在外者陳氏之言殊非事理
譜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
民分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
之正義曰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
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
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
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
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稽古編曰孔疏
申鄭駁服似矣然殷自帝甲以後國勢浸弱又重以紂之
纍土荒民散境壤益削卽如黎爲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

滅時豈猶是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去朝歌
稍遠商未亾時所謂邦畿千里者定應幷數之如東西周
通畿之制武王立三監固未嘗以畀之也西亳偃師在孟
津之南武王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然後北行伐
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熟及北亳蒙卽宋地也武王
克殷初下車卽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監域內況殷之畿內
諸侯非大無道者不應槪從誅滅改建他侯則三監所統
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甸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
千里乎成王作洛之後殷之頑民盡從下都封伯禽又以
殷民六族賜之可見康叔時民得留者多在衛地邶鄘兩

國已成曠土厥後生齒日繁邶鄘舊壤漸至殷庶采風之
時仍各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此寓褒
貶也鄭譜謂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楚邱與漕二地
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祝鮀論
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武父不可
考（桓十二年與鄭伯盟於武父乃鄭地非此）圃田則豫州之澤藪也後爲鄭有
鄭在衛西南圃田之北當與鄘接壤而康叔初封以此爲
境則以鮀之言合之鄭譜鄘風不又康叔兼有二國之明
證乎承珙案左傳祝鮀又言康叔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
職閻與鄘聲相近左傳閻職史記作庸職是有閻卽鄘亦

足爲康叔兼邶鄘之證至鄭譜以邶鄘衛就紂城三面分之江艮庭尙書今注云以周制考之王城之外畿鄉遂之地面有二百里四面相距爲方四百里邶鄘衛之大當不是過也周初封侯方四百里康叔侯爵安見邶鄘不以封康叔乎承珙又案說文邶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今河南衛輝府府東北有故邶城滑縣東南有邶水府城西又有故鄘城有庸水出宜蘇山與衛相去本不甚遠何疑於兼得邶鄘即盡商畿千里之地乎

譜云康叔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正

義曰緑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毋則身已歸衛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幷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衞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承珙案衛詩分繫邶鄘諸家之說紛紛不一程氏以爲從其所得之地安成劉氏本此說朱子以爲其聲之異毛西河詩札曰或謂邶鄘之音異於衛音則莊姜共姜諸詩通作自衛宮者安見其一爲邶音一爲鄘音邪且邶鄘既入衛則當通曰衛音齊音敖辟豈仍曰爽鳩之音陳音好巫豈仍曰大皡之音此易知也假云作之邶鄘

地者爲邶鄘作之衛地爲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邶曰毖彼泉水又何也或又謂繫其國名是太史書法猶春秋楚既滅陳復書陳災穀梁子所謂存陳者則齊秦所幷不一將奚書之且太史采詩其職不過輯民風審善敗耳詎事書法即有書法亦偶一見之詎必魏唐鄭檜畢備如是竊謂邶鄘諸名即樂部名也周初列國不一采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則樂官必預班國名考按樂部然後以列國詩分入之雖列國代有興絕其樂部班名若故也後比過詩多者漫假於本部遞繫仍得入之其國所兼之舊部此但因之作標識耳故無深旨也

如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其曰識正以當時故有商齊遺聲而其後之爲商齊者取識焉識者記也謂記其名也觀此則邶鄘可曉矣毛氏所駮甚辨而其自立說者仍不外乎以音爲本若非以音而但取舊部之名更無此理且謂邶鄘本周初列國舊有詩而亾之則康叔已兼邶鄘周初未聞此國無據之言尤不足信矣顧氏日知錄據左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知累言之

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爲衛猶之言商而曰殷商言楚而曰荆楚云爾陸堂陳見復皆同其說直以某篇爲邶某篇爲鄘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不知漢志云邶鄘衛同風故編詩以類相次而入樂亦以部相從必非累言單言之謂卽如左傳爲之歌周南召南亦合言之豈可謂不分某篇爲周某篇爲召乎北宮文子以邶爲衛則由三國皆係衛詩正如序於每篇皆言衛耳酈注水經於邶鄘亦稱衛詩便文言之豈尙在未分邶鄘之前乎虞東學詩曰以聲言者古音既不可考以地言者而詩中所指之地互見錯陳難以區界若謂分爲三者漢儒之譌則漢儒又何故

誤分之也按邶風十九篇歷志淫亂無一美詩疑是著其召禍之本鄘風十篇則中興之詩在焉衛風十篇則美詩居多所謂康叔武公之德於斯可見區別觀之則當時分第之義或有取爾此說亦迂闊無味且是邶鄘衛分次之故而於衛詩之繫邶鄘仍無當也要而論之究當以鄭箋從其國本之說爲當其地名錯出者則正義云三國境相連接故邶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公築臺之處也此詩人本

述其地作爲自歌其土也此疏足爲通論姜氏廣義曰詩有作於衛人而鄘人傳之者亦有事在鄘地而邶人詠之者況詩多擬作非必自爲劉氏瑾云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其說是也張氏遠曰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凡有所作采詩典樂者不敢增損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本諸詩人之言史家依其所稱無敢稍易其所謂邶鄘所謂唐者不過從民言之便熟者記之若單于稱中國爲漢西羌稱中國爲唐之義耳得之邶鄘衛者係之邶鄘衛得之王城者係之王城夫子不容改竄於其閒也此二說足以補箋疏之所未備

邶

柏舟

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易林屯之乾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公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此用序義也列女傳衞宣夫人傳引此詩我心匪石四句胡氏一桂以爲魯詩王氏詩考又引李迂仲說以韓詩云衞宣姜自誓所作今李氏集解無此語考衞之宣姜乃鶉奔所刺此外別無宣姜城門君死之事更無可考故嚴華谷據孔叢子所載孔子讀柏舟語孔叢云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定以爲非婦人之詩朱氏通義曰朱子取列女傳以此詩爲婦人不得於夫而作又極詆序語頃公之時爲鑿空附會然宣公夫人事經史未見膚非鑿空附會乎馬貴與云列女傳出劉向向上封事論宏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正合毛序之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稽古編曰朱子雖引列女傳爲證然不全用其說而疑爲莊姜詩蓋亦心知其非特欲借之以助己排序耳承珙案朱子作孟子集注仍用序說考朱子詩傳序成於淳熙四年孟子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則是晚年定論仍從古序黃氏日鈔曰柏舟之詩說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從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此其所見勝於張學龍朱善輩多矣王符潛夫論斷訟篇云貞女不貳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此亦用列女傳說耳非別有所據以爲婦人之詩也朱氏公遷曰柏舟與關雎鵲巢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於后妃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此欲因以見此詩爲婦人之作耳承珙案關雎憂在進賢故卷耳兔罝諸詩皆求賢得人之作至騶虞而官備矣故二南以之終篇邶不尊賢變風始作何必定以爲婦人之詩乃與關雎鵲巢對乎何氏古義曰章首言飲酒遨遊此豈婦人之事黃元吉曰胡一桂據不能奮飛句知爲婦人詩今正以此句知非莊姜詩婦人從一而終豈可自飛而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莊姜之溫厚和平如此焉得生欲飛之念哉秦氏震宇詩測曰玩亦有兄弟二句必同姓之臣所作序說恐不可易若以爲莊姜詩則莊姜係齊東宮之妹安能自衞往訴且婦人三從卽往訴之意欲何爲邪以上三說皆足正集傳以爲婦人之誤

耿耿不寐傳耿耿猶儆儆也王逸注楚辭遠游篇曰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正用毛義廣雅釋訓耿耿儆儆不安也則兼經傳義竝釋之耿又訓明者說文耿從耳炯省聲杜林說耿光也故此詩耿耿不寐楚辭注耿一作炯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承珙案此二句與下我心匪石四句文義正同鄭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是則謂鑒不可度而心可度矣與下傳石可轉席可卷意義兩岐歐陽本義訓茹爲納謂鑒納影在內不擇姸醜我心不能兼容善惡此於文例似合韓詩外傳云莫能以已之皭皭容人之混污卽引此二語故嚴緝最取歐說然第自言其不能容物與下文亦有兄弟四句語意不貫殊費周折惟訓茹爲度言鑒之分明可由表以度其裏我心不能披露於人使人度而知之所謂人

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此所由忠而獲謗信而見疑雖有兄弟而不可以據且至往愬而逢其怒卽離騷所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而繼之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也詩中茹字如玁狁匪茹來吝來茹作度字解者甚多從毛爲是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云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鄭並未嘗明指兄弟爲君至逢彼之怒傳云彼彼兄弟其不以兄弟爲君可知孔疏乃指兄弟爲君彼卽彼其君於義不順故呂記引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僚類皆其兄弟耳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校勘記云正義本傳文作宜不知者改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旣威儀二字分解而威字乃互見儀字解中矣毛氏以宜解儀之故訓遂不可復見失之甚者也承珙案此說是也段懋堂乃謂毛傳各有威儀用左傳北宮文子皆有威儀之文不當改爲各有宜其說非是

毛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釋文數色主反賈誼容經曰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與毛義合段氏據

漢書引詩作筭謂選爲筭之假借不知選亦可訓數如左傳（昭元年）弗去懼選可證不必改選爲筭也又案今本後漢書朱穆傳注載絶交論略引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王氏詩異字考作不可筭也云出朱穆傳注葢所見本異耳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傳慍怒也釋文慍下云怒也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校勘記云釋文本此傳作怒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緜傳云慍恚正義云說文慍怨也恚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慍怨也亦其一證承珙案趙岐注孟子云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據此趙亦訓

慍爲怨知正義本是也

又案慍于羣小歐陽本義謂小人慍仁人呂記嚴緝皆從其說考鄭箋於上章云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是以慍屬仁人故孔疏謂仁人怨此羣小荀子宥坐篇歷叙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蔡云云而終之曰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劉向上封事云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本此此皆以慍爲慍此小人自不當作見慍于羣小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

臣專恣則日如月然疏云微謂虧傷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承珙案釋文引韓詩迭作臷云臷常也范氏詩瀋云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此解頗直截疏曲爲附會以此微字與十月之交微字異義非也

綠衣

綠衣箋云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惠氏古義曰此或見齊魯詩今不可考矣承珙案篇名綠衣從毛爲是此與內司服褖誤爲綠者不同鄭學深於三禮往往以禮箋詩所謂按跡而議性情者以此毛傳綠間色黃正色以喻嫡妾甚爲確當疏曲附箋義以褖衣爲六服之下詩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夫詩人託興之辭何所不可如必謂宜舉所有之物則箋云鞠衣以下衆妾以次服之是黃與黑皆媵妾所得服安見褖衣以喻妾而黃又以喻嫡乎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釋文引崔靈恩云女毛如字承珙案毛意謂絲爲女子之所治耳傳云綠末也絲本也蓋謂素絲由於所染染之蒼則蒼染之黃則黃今以絲而爲間色

之綠將歸過於女手之所治喻以妾而僭上僭之端亦當歸過於人君之所致所以思古人而欲俾其無過也鄭讀女爲汝云女女妾上僭者專以上僭責妾似非探本之論集傳女指君子且云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此用正義述毛之語殊失毛意況此詩四章上二句同是興體此章第二句不應直斥君子故知毛義爲長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何氏古義曰絺綌乃來風之物袗絺綌以禦風吾知其難矣故古語云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也或以此章喻己之過時猶班婕妤怨歌行所謂

常恐秋節至涼飇奪炎熱者雖摹情近似然斤斤以色之
盛衰爲較量其於義末矣
呂記引程氏曰綠衣衞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陳氏櫟云
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
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承珙案詩序三言
莊姜傷己但傷己而無怨於人最得詩人忠厚之意左傳
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賦綠衣之卒章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享其家老而賦綠衣之三
章古人雖有斷章取義者然歌詩必類則此詩其必無忿
疾怨恨之意可知矣

燕燕

序云燕燕衞莊姜送歸妾也姜氏廣義曰說者謂陳方與
州吁伐鄭忽中變執之此詩動之也按此詩作於旣送之
後乃追述之詞若戴嬀與莊姜其於討賊自有同心不待
作詩也然當時煢煢兩嫠婦郊門訣別未嘗不足以動舊
臣故老之心穆姜啼而晉靈不廢出姜過而魯人皆哭況
桓公在位十六年未聞失德國人目擊其身弒毋歸則州
吁之未能和其民或此送助之無關詩之作與不作也又
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於野則越禮遠送箋云舒己憤盡己
情國當大變莊姜自有深心固難以尋常迎送律之

此詩列女傳以爲衞定姜子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而
歸定姜送之而作承珙案是時定公尙在不得稱先君且
其詞亦不類送婦之作禮記坊記引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勖作畜鄭注以畜爲孝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
人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
公傳旣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案禮記緇衣引都人士首
章鄭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無據此是鄭爲記注時竝非不見毛詩但其時未爲毛學故多用三家詩耳李
迂仲又引韓詩以爲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其說更不足
信惟毛詩序莊姜送歸妾之言有經文遠送于南爲陳在
衞南之證且與左傳情事適合左證明白如此豈尙不可

信邪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和帝崩後宮人竝歸園太后
賜周馮貴人策曰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
之詩曷能喻焉此時三家盛行毛詩竝未立學官然詔策
已用其義益其授受有自故足取信也

燕燕于飛傳燕燕鳦也爾雅巂周句燕燕句鳦句孫炎曰
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句又名鳦此正與傳訓燕燕
爲鳦合說文巂周燕也从隹屮象其冠也㕯聲段注文選七命燕髀
腥髀李云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巂燕之髀此燕名巂周之證一曰蜀王望帝婬其相妻
慙亾去爲子巂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曰是望帝也許
云一曰者乃別一義巂周與子巂異物同名爾雅不言子

嶲郭景純誤讀說文以嶲周爲子嶲雖誤其以燕燕爲鳦仍與毛傳同姚氏詩識名解曰鳦鳥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雙飛往來遂以雙聲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類最古之書凡三見而語適合此詩及釋鳥燕燕鳦與漢書燕燕尾涎涎是也餘書省其文多單言之不知單言燕者乃鳥名釋鳥云燕白脰烏小爾雅謂之燕烏鑿然可據則舊以燕燕爲兩燕及曲爲重言之說者皆非也承珙案此說亦泥左傳正義云或單呼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

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此文既云令燕往視燕遺二卵皆單言燕而歌又曰燕燕漢書五行志童謠燕燕尾涎涎下又云王孫死燕啄矢足見其可名燕亦可名燕燕矣或謂燕燕爲兩鳥以喻行者與送者爲二人不知傳所謂飛而上飛而下者皆狀一燕之言鄭箋於差池頡頏下上皆言與戴嬀者是也試觀雄雉亦言下上其音又豈得爲兩雉邪

頡之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說文段注云當作飛而下曰頡飛而上曰頏轉寫互譌久矣頡與頁同音頁古文䭫飛而下如䭫首然故曰頡之古本當作頁之頏卽亢字亢之引申爲高也故曰頏之古本當作亢之於音尋義斷無飛而下曰頏者若楊雄甘泉賦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䀏李善曰頡䀏猶頡頏也師古曰頡䀏上下也皆以毛詩頡頏爲訓魚潛淵鳥戾天亦可證頡下頏上矣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亢鳥嚨釋文引舍人云亢鳥高飛也此可爲段說之一證三章下上其音卽承此下頡上頏言之傳云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此亦轉寫譌倒傳當依經釋之如箋云下上其音與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今本誤作大小惟小字本相臺本不誤校勘記以雄雉

箋亦作小大爲證是也蓋小謂下大謂上皆依經釋義不宜倒亂

遠于將之傳將行也案鵲巢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彼對御之爲言此以戴嬀有行故以行訓將毛傳多訓將爲行蓋於疊韻取義周頌正義云釋言將送也孫炎云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爲行也

其心塞淵傳塞瘞釋文瘞崔集注本作實正義云定本作瘞俗本作實其衍傳文云其心誠實而深遠也是正義用俗本書溫恭允塞正義亦引毛傳訓塞爲實承珙案塞之爲實訓義易明定本作瘞者蓋以塞爲寋之叚借瘞乃瘱

之叚借方言厭塞安也廣雅厭𢙣安也是塞與𢙣通說文㥷靜也王襃洞簫賦清靜厭㥷厭㥷與厭𢙣義同故𢙣亦可訓㥷葢塞淵者狀其心之靜深鄘風秉心塞淵傳義亦當如是鄭箋於定之方中云塞充實也於常武王猷允塞云自實滿此與毛異義不必定以俗本爲長

日月

序云日月衛莊姜傷己也此詩及綠衣終風序首句皆止云衛莊姜傷己也詩經秦火後倒亂失次經師因前燕燕是莊公歿後之詩故於此增入不見荅於先君之語後儒遂有以乃如之人爲指州吁者案毛傳於逝不相好云不

及我以相好於甯不我報云盡婦道而不得報則斷非莊公歿後追述既往之辭故鄭箋以胡能有定爲定完正義引左傳石碏之諫以釋經中定字實爲確論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音聲良善也稽古編曰德音屢見於詩或指名譽或指號令或指語言嚴華谷曰德音言語也此詩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耳故爲聲音言語承珙案德音非必有德之音如豳風德音不瑕（鄭箋以瑕爲過）此詩德音而曰無良所謂德有凶有吉也集傳云德音美其詞無良醜其實殊屬強解鶡冠子曰德音也者所謂聲也未有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此雖指號令聲名然但以德音爲聲與毛傳但以音爲聲不更詁德字者合

俾也可忘毛詩明辨錄云言何時能有定而使我可忘其無良乎箋亦作忘無良解諸家解以爲莊公忘莊姜莊姜忘莊公者義皆淺承珙案可忘言何時能定而使我可忘其憂卽綠衣心之憂矣曷維其亾之意（箋云亾之言忘也）不必云忘其無良若陸堂詩學謂也疑我字之譌則又可不必

報我不述傳述循也箋云不述不循禮也惠氏古義曰釋文述亦作術文選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案術古文述薛夫子訓爲法非也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

命注云述循也旣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鄭氏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翁氏詩附記曰高郵宋綿初亦引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及隸釋諸碑術與述古字通用案術述二字古旣通用則毛傳鄭箋以循禮爲述字訓義正與薛君訓法相合而呂記嚴緝乃引朱子初說以不可稱述爲訓則是術可通述而述不可通術矣惠氏駁薛君注毋乃過與承珙案首章云不以古道相處次章云盡婦道而不得報此則云雖報我而不循禮禮卽所謂古處也文意相承自當以傳箋爲是

終風

序云終風衛莊姜傷己也嚴緝云國史題日月終風二詩止云衛莊姜傷己不言爲何時詩也後序以爲作於州吁之時或者以爲作於莊公之時且後序有毛公所不及見者固不可盡據然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毛公以爲州吁詩矣陳氏稽古編曰說終風詩者謂莊姜不忿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則思之甚至憂而不寐望其思我母子之情卷卷不已所以爲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州吁弒君簒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也衛人未嘗以之爲君莊姜安得以之爲子況其謔浪笑敖侮慢其嫡母彼不以母道事莊姜莊姜安得

以子道畜之母子之情絕久矣何自致其卷卷乎故凡經文言悼言思言願（鄭云願思也）皆非指州吁也然則何所指曰序不云乎莊姜傷己也傷己者傷己之不能正州吁耳正之維何曰聲其弒逆之罪告於國人而誅之則甚正然非婦人所能及已故受其侮笑不敢怒也悼之已耳至莫往莫來若可幸矣然國家之禍至此豈能已於思乎此首章次章之意也下章又言其憂悼之情至不能寐且念不得伸如行而躓心之痛切如割而傷（毛訓懷爲傷）皆承上章言也然則莊姜所憤者亂賊之横行所悲者宗社之多禍而已安得反結歡於簒弒之人欲與叙母子之情哉果爾則夫子不錄其詩矣朱氏通義曰作思念莊公者旣不合序作思念州吁者於理未安長發此解善申序旨且於左傳莊姜惡之語甚合姜氏廣義曰州吁嬖人之子素有簒奪之心而桓得以不廢者外有石碏內有二母保護之功耳乃一旦以平日從憂危中百計扶植之嗣子絕脰於仇人之手況帷堂猶在祕不發喪棄之如孤雛腐鼠賢如莊姜何以爲情諸儒說此篇則曰州吁雖無禮莊姜猶思之也又曰我思於此彼或無故自噓嗟乎是莊姜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認賊作子保若嬰兒作詩招之使來其不爲戴嬀冷齒幾何矣此朱子所以深惡而削之也顧聖人手定編次

何遽知爲錯簡傳箋俱指州吁之時不得移置莊公之世然則序言傷己者傷己之不能討賊也承珙案此說與陳意略同而語較痛快

許氏伯政詩深曰朱子辨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僅就莫往莫來二語觀之其說似矣但謔浪笑敖卽狂蕩暴疾之發於行事者旣擬諸形容又敷陳其事安在其不忍斥言乎且惠然肯來謂子之來朝其母則可若夫人之於君以禮見則展衣而朝進御當夕則適君寢鳴玉告去未聞坐致君之來也如謂宮車亦有時臨幸守禮如莊姜肎以爲分誼應爾而曰惠然乎承珙案以莫往莫來等語

遂指爲莊公之世則此詩直不過長門一賦耳惟冈州吁之狂暴而思念憂傷皆關宗社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曰未亾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與此詩意正同詩深又曰漢廷臣詣奏昌邑之罪於太后前序其引納騶宰官奴居禁闥內敖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此云謔浪笑敖大略與太后所以詰昌邑者亦相彷也莊姜値此念及君薨子弒國雖有定悠悠我思不遑假寐愁苦之深情見乎詞矣

終風且暴傳終日風爲終風王氏經義述聞曰毛詩終風爲終日風韓詩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義

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燕燕曰終溫且惠北門曰終窶且貧小雅伐木曰終和且平（商頌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字皆當訓爲既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爲終猶既盡之既轉爲終耳解者皆失之承珙案王風葛藟終遠兄弟傳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毛公非不知終有既訓而於終風必云終日風者自由師說相承且三章不日有曀不日者謂不旋日而又曀也（鄭箋以不日爲不見日非是說見下）此終日亦對下不日言之終日風本非風名故爾雅無釋耳至韓詩以終風爲西風雖於古無考然謂其緣辭生訓則終之與西殊不相涉竊嘗以意說之韓詩終風疑本作泰風故韓依爾雅釋爲西風說文𠫓古文終又冬古文作𠔀又泰古文作𠫓是終與泰古文形近易溷又終亦爲衆（儀禮士相見禮注今文衆爲終）集韻衆古作𠔀列子周穆王篇𠔀𠔀爲右敫敬順釋文云𠔀篆作泰𠔀與𠔀形亦相近韓詩自作泰風與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

惠然肯來稽古編曰箋云肯可也有順心則可來不欲見其戲謔此說當矣州吁安得有順心時乎言可來正欲其不來也歫之之詞非望之之詞也承珙案毛傳於惠然肯來云言時有順心也虞東學詩謂如宋光宗閉歲一朝重華宮此尚非其比類州吁弒君褰國自知爲臣民所不容

故有時亦欲託君母以自重然卽其時有順心而來亦不得謂其以子道事已故雖之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此皆決絕之語詞雖婉而意則嚴矣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傳陰而風曰曀全用爾雅文詩考引董氏云韓詩壇壇其陰天陰塵也說文土部壇天陰塵（玉篇塵下有起字）也詩曰壇壇其陰許從韓詩作壇與毛字異然天陰塵起有風可知訓雖小異義實通也鄭箋以不日爲曀不見日既曰且曀是已不見日矣何必又云不日不如呂記引王氏曰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

願言則嚏釋文疌本又作嚏又作疐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又云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疌爲欯今俗人云欠欠欯欯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欯案欯音邪據反玉篇欯欠張口也正義述毛云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正義嚏字當作疐後人以箋嚏字亂之跲而不行又引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則嚏此嚏字亦當作疐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註竝同又述鄭云言我則嚏解經言則嚏此嚏亦當作疐謂鄭以嚏解經之疐也也承珙案釋文所據毛詩經文當作願言則疌其又作疐一切經音義十五十六引詩作疐又作疐者所以存

別本疌卽疐之或體狼跋釋文云疐本又作疌非說文止部之疌字疌又疌之變體六朝別字往往有之其云鄭作嚏者乃指箋讀疐爲嚏言之鄭雖以嚏咳義釋經而經文自猶作疐蘇林漢書注云疐讀欬嚏之嚏陳氏啟源曰鄭云疐讀爲嚏是箋詩時本尚作疐其徑改經文爲嚏不知始自何時陸所見傳文作疌劫也則是同王肅本作劫其別本劫又作跲孫毓本亦作跲觀釋文云跲又渠業反孫毓同可見孫本作跲臧玉林謂孫同王肅作劫非也至崔靈恩集注經文亦作疌傳則作疌欯也與王肅作劫孫毓作跲者皆不同矣正義所據經文本作疐字傳作疐跲也與狼跋傳同其所引王肅說跲乃作劫故云跲與劫音義同也但其下云定本集注竝同則與陸所云集註作

欯者又異殊不可解說文嚏悟解气也从口疐聲詩曰願言則嚏又云兂卽欠字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段注說文於欠下云悟覺也曲禮君子欠伸正義云志疲則欠體疲則伸通俗文曰張口運气謂之欠欯詩願言則疐崔集註云毛訓疐爲欯今俗人欠欠欯欯是也許說多宗毛許釋嚏爲悟解气蓋用毛說也又於嚏下云許說嚏義非是不必曲徇說文噴下一曰鼓鼻而釋嚏爲欠直以其字從口不從鼻故耳殊不思內則旣云不敢嚏又云不敢欠其爲二事憭然素問說五氣所病腎爲欠爲嚏亦分二字倘嚏卽是欠則內

則素問皆不可通矣至若詩願言則疐傳跲也或作劫者古字通段崔集註乃改劫爲欯訓以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欯蓋以附合許之嚏解而不知許自解嚏非解毛之疐也改疐爲嚏自鄭君始許在鄭前安得從鄭易毛各本說文引詩願言則疐汪氏龍毛詩異義以爲後人妄增者是也學者可以知毛許於詩本無欯說唐石經作嚏者乃從鄭非從毛承珙案段氏二注微相矛盾旣以詩作疐傳訓跲卽不應以許釋嚏悟解气者爲宗毛矣其云許不當以嚏同欠則是而所云引詩作嚏爲後人妄加者臧玉林云考王肅孫毓崔靈恩以至陸孔經皆不作嚏而五經文字

第6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版反內

云疐見詩風開成石經作願言則疐是改毛詩從鄭箋在陸孔之後玉篇嚔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嚔疑引詩亦後人增入非顧氏之舊然則說文此條殆爲唐人李陽冰輩竄改者是也

陳氏稽古編曰傳訓疐爲跲與狼跋疐尾同是礙而不行之義此言徒思之不能行之誅除亂賊原非婦人事也下章願言則懷毛云懷傷也益言思及此則傷心也二語皆自道其思非謂州吁思我鄭以俗人道我釋之穿鑿之見耳又崔集註欠㰦之說余謂人多思之極瓤至困倦崔義亦優承珙案傳訓懷爲傷正與序首句莊姜傷己合鄭訓

願爲思言爲我訓懐爲安於三章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嚔也末章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考序云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鄭云正猶止也此謂不能止其侮慢自傷則有之豈復有望其思己之意箋兩言思我亦與序不合

擊鼓

序云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范氏詩瀋曰左傳州吁以諸侯之兵伐鄭以告於宋無平陳與宋之事其伐鄭有二一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一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未嘗曠日持久如詩所云也且詩云土國城漕考春秋閔二年戴公渡河而廬于漕僖二年文公又城楚邱使漕旣城不城楚邱矣諸家皆以爲疑姜氏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爲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謂兩次雖俱未曠日持久方其踊躍用兵必不先計往返之速如是所以有居處喪馬死生契闊之悲居無宮室卽謂之廬不係乎有城無城也先城漕後城楚邱爲遷都計也何疑爲州吁之詩以上詩瀋承珙案此詩是在出軍之時人無鬭志而有怨心死亡訣別惟聞愁歎之聲卽叔仲所謂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者正不必以再舉

伐鄭未嘗敗衂爲疑至謂漕未城故戴公曰廬文公復城楚邱此云城漕則非怨州吁詩此毛西河之說汪氏梧鳳詩學女爲曰漕衞之下邑定之方中序曰野處漕邑載馳序曰露于漕邑邑則有滅矣曰野曰露者正以下邑荒陋非國君所居亦猶越在草莽云爾文公之築楚邱因利築城度土建邦猶之商人五遷周人遷岐遷豐遷鎬耳遂云漕無城焉非也且州吁之城漕也亦猶浚洙城郎之類非創爲是邑故鄭箋曰修理漕城況未幾而州吁死則漕之增修與否皆未可定不得據後廬於漕之文而遂謂漕無城謂城漕非州吁事也

不我以歸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何氏古義曰先是平陳與宋之後卽往伐鄭旣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矣未幾魯翬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一時耳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曰不我以歸也王氏總聞亦云夏還而秋再舉當是征夫不得還家承珙案詩詞不我以歸緊接平陳與宋則是初出師時已有死亾無日之憂不必待其再舉箋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此於詩旨最合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箋云爰於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嚴緝曰此說文意亦通然此詩爰居爰處

可通至斯干爰居爰處說不行矣詩中如爰始爰謀爰叔爰有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意惟四月爰其適歸言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訓於今以爲皆發語之詞承珙案傳云有不還者有亾其馬者是亦但以爰爲發語詞竝無於何之意嚴說是也

死生契闊傳契闊勤苦也釋文契本亦作挈小雅大東契契瘏歎傳云契契憂苦也王逸楚辭注引作挈挈瘏歎文選注引孝經鉤命決曰創肌刻骨挈挈勤思挈又作絜爾雅九河有絜爲貢正義引李巡云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蓋契闊者以雙聲爲義後漢書傳毅迪志詩曰契闊夙夜庶不懈忒盧子諒贈劉琨詩契闊百罹風俗通妻者旣齊于己以養舅姑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篤勤至矣此正用毛傳以契闊爲勤苦也宋書劉勔傳詔曰勔忠懷亮粹體業淹明宏猷樹績書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齊書謝朓傳辭隋王牋故舍耒場圃奉筆兔園契闊戎旃從容讌語契闊與從容對亦言勤苦於兵旅隋煬帝遣史祥書於時同行軍契闊戎旃是六朝猶用此義至唐人始有以契闊爲闊別之意如杜甫詩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李商隱文契闊十年流離萬里之類集傳因之以契闊爲隔遠嚴緝幷引漢書閒何闊爲證誤矣通典魏徵等嫂叔服議貞觀十年云長年之嫂遇

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此猶用毛義以契闊爲勤苦也釋文引韓詩契闊約束也盧召弓曰李善注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是毛詩作闊韓詩作括承珙案韓詩闊旣作括契疑當作絜絜括亦雙聲取義說文絜麻一耑也括絜也麻一耑者猶言一束也故糸部又曰絜束也是絜括爲約束之義死生絜括言死生相與約結不相離棄也其義亦通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齊書張敬兒傳太祖報沈攸之書云至於契闊杯酒款勤繾綣女成姻志相然諾梁書蕭琛傳梁高祖在西邸與琛狎琛奉陳昔恩上荅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魏書蘇湛傳魏莊帝曰卿與蕭寶夤甚有契闊爲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與寶夤周游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又魏武帝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

談讌心念舊思梁昭明太子詩綢繆似河曲契闊等漳濱江淹詩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此皆以契闊爲周旋之意正與約結義相近

與子成說釋文說音悅毛數也鄭相愛悅也數色主反承珙案陸音悅者是專爲鄭箋作音其以數爲色主反則毛於成說之說如字讀矣正義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共處契闊勤苦之中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正義述毛雖與王肅異而讀數爲數目字則同說爲數目古無此訓自以釋文音色主反爲正蓋數讀色主反

有二義一爲責數之數左傳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是也一爲數說之數禮記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數典而忘其祖是也此傳說數也當爲數說之數成說者成言也毛不訓說爲言而訓數者說之爲數亦有二義所說者非一事爲數所說者非一人亦爲數此爲從軍之士與其同伍者約誓以死生勤苦之意則所說不止一人一事故傳以說爲數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也毛於此闊字不別爲訓蓋卽承上契闊之義呂記云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此語最諦孔疏以闊兮爲乖闊與契闊異義非是或疑契闊雙聲字似不宜單言闊不知雙聲取義者單言之訓亦可通卽如九河之絜李巡以苦釋之是單言契亦可訓苦且如綢繆卽纏綿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綢繆纏也而都人士綢直如髮毛以密直訓之密亦纏綿之意是綢繆可單言綢猶契闊可單言闊也

于嗟洵兮毛傳云洵遠釋文云韓詩作夐夐亦遠也盧召弓曰高誘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引正作夐錢曉徵曰古讀夐如絢夐與洵音相近承珙案文選思元賦儵眴眴兮反常閭注引蒼頡篇云眴視不明也靈光殿賦目矎矎而喪精張載注云矎矎目不正也是矎矎卽眴眴洵之爲夐與

此同例毛訓洵爲遠蓋以洵爲夐之假借耳

凱風

序云凱風美孝子也集傳以爲此詩乃孝子自責之辭陳氏稽古編曰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辭故有似刺而實美似美而實刺者不獨三百篇也後世騷賦及樂府猶然若謂七子自作是暴揚其親之過何得云孝況人子自責惟有涕泣引咎豈暇弄文墨誇詞藻邪許氏詩深曰此詩叙七子自責而略不及其母之過所以深體其心若七子幹母之蠱積誠幾諫必惟恐人之或聞而又自作此詩流播人口則有借母立名之心不足以爲孝矣承珙案此詩

自是七子遡家不造母有去志而能痛自刻責思過引咎
以悟親心卒令其母感而不嫁故詩人代叙其自責之辭
以美其能慰母心而孝巳莫大於是矣大戴曾子立孝篇
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此謂爲人子者義當歸
過于己非七子眞不能慰其母心耳要非以此詩爲七子
所自作也
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
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
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妾與孟子之言不妾則

序詩非也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
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
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
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
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
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
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采風者親覩其
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所刪序曷可非也蓋七
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眞於先君無妻
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

季氏詩說解頤曰衛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詩
以自責非謂其母欲嫁也故孟子以爲過小王氏總聞曰
凱風之過不能從其子之善意必負譏者也小弁之過不
能救其子之顚危必專情者也此孟子所謂大小之別也
趙氏以爲凱風言以慰母心母心不悅親之過小也小弁
言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憫己親之過大也承珙案
人子苟不能安其母則罪在其子其母竝無過可言孟子
何以舍子而過其母哉至斤斤較量於親之待己者以爲
其過之大小尤爲無理許氏詩深曰從一而終者婦人之
大節而孟子以此爲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卽愈疏

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譬諸蛇之方
虺火之未然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
諭可以挽回若遽呼天怨懟則己心未盡奚以悟親之心
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若夫小弁之
親昏惑信讒廢嫡弃子悍然見諸行事而弗顧則如火勢
燎原莫可撲滅於是而不怨是目擊其就死而心弗動豈
但秦越人之相視肥瘠故曰愈疏不孝也說詩者但見叙
七子之自責不及其他遂疑其未能悟母以成厥志不亦
惑乎
嚴緝云凱風棘心傳箋及疏皆不指爲何木惟圖有棘毛

氏以爲棗陸農師以爲酸棗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
酸棗也楚茨以棘配茨及青蠅以棘爲樊非酸棗也舊不
指爲何物今按釋草云萊刺也郭璞云草刺鍼也方言凡
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萊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
之間謂之棘沈括云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
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朿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
生者棗相竝橫生者棘不識二物觀文可知承珙案說文
棘小棗叢生者此語最明晰葢棘之大者爲棗小者爲棘
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周禮外朝三槐九棘注云取其赤心
而外刺此與槐配植者必非小木而亦謂之棘葢散文可

毛詩後箋　卷三　　卅四

通耳毛詩釋棘祇二處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傳云棘棗
也以其言實故也小雅有捄棘匕傳云棘赤心也以其爲
匕故也此皆因文見義故訓各不同其他如此詩之棘心
秦風止于棘唐風集于苞棘小雅青蠅止于棘楚茨言抽
其棘之類皆無傳葢以皆係荆棘不煩故訓自明耳此詩
次章言吹彼棘薪則是此棘之長祇可爲薪其不當指爲
棗木可知矣嚴氏以爲與園有棘同非是
通卦驗云南風曰景風一曰凱風爾雅翼云白虎通景風
至棘造實葢吹彼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實萬物之難生者
棘而造實又欲其應候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埤雅云

棘性堅強貴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承珙案易
寘于叢棘虞翻注云坎多心故叢棘特牲饋食記棘心匕
刻葢棘心堅故以爲匕凡木心堅者最難長自萌芽而至
于盛大其久可知故以爲母氏劬勞之興矣
稽古編曰凱風首二章皆興也集傳分首章爲比次章爲
興太鑿矣劉瑾以有應無應釋之豈詩本旨乎承珙案劉
氏有應無應之說謂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
比次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不知上章
雖未言子而已有母氏不必定以兩物與兩人也卽如末
章止說黃鳥而下乃言母與子集傳亦以爲興是又以一

毛詩後箋　卷三　　卅五

物與兩人矣可知詩人取興原不應如此過泥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水經瓠子河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
南而（戴校而作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
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承珙案此及
干旄之浚毛傳俱以爲衞邑當以濮陽之浚城爲是濮陽
今直隸開州是方輿紀要云城東南有浚城又有寒泉其
後曰濮陽以地在濮水北也若浚儀故城在今祥符西北
者晉地道記以爲衞之儀邑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
年爲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云縣北有
浚水象而儀之曰浚儀然則在春秋時本無浚名（寰宇記開封府）

浚儀縣鴻池衛獻公射鴻於此沈小宛曰陳留縣之浚儀春秋時為宋地輿地廣記謂寒泉在
祥符縣西十里茲皆係後人因浚水之名而附會之趙氏一清曰浚水為汴水所奪故汴水經大梁北亦兼浚水之名
傳箋及正義皆以寒泉在下有益於浚喻子能奉母其義
甚正何氏古義乃謂子賴母以有生猶浚民賴寒泉以為
養舊以寒泉與七子浚民與母難通不知此章兩有字正
相呼應若以寒泉比母而乃云在下於理不順故知何說
非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說文睍出目也一切經音義引作目出皃睅大目
也大徐本又云睅或从完作睆段氏注謂說文無睆字睅

毛詩後箋　卷三　美

下之睆為徐氏所補不知艸部⿱艹睆从睆聲似不得謂無其
字或者睆即睍之重文後人誤移於睅下鈕氏樹玉曰睍
睆黃鳥御覽引韓詩作簡簡黃鳥疑睍睆實一字考睆字
屢見於經典而睍祇見於凱風若博雅玉篇廣韻睆並訓
出目案今廣雅睆訓大目正與說文睍訓合然則睍即睆矣蓋完見
形近易譌論語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引爾雅注云莧華版反本今作莞後人不察分
為二字耳承珙案鈕說近是列子天瑞篇老韭之為莞也
釋文云莞一作莧若廣韻以睍為小目睆為大目則二義
迴別不當連文其誤可知總之箋以睍睆與顏色好音訓
辭令於義為備集傳專指其音偏矣

案詩睆字凡三見凱風睍睆黃鳥傳云睍睆好貌杕杜有
睆其實傳云實貌大東睆彼牽牛傳云明星也各隨文釋
之其實惟凱風睆字從目若杕杜睆字據釋文云字從白
或作目邊大東睆字玉篇日部睆下云明星也是三字偏
旁各異稽古編但據從日之字以為玉篇獨取大東為詩
中睆字之本義而不知玉篇目部睍訓出目睆訓出目又
於睍下引詩睍睆黃鳥何得謂獨取大東乎

雄雉

序云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姜氏廣義曰考春秋隱

毛詩後箋　卷三　耄

四年宣即位明年衛入郕又與宋入鄭伐戴瓦屋之盟及
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既為鄭敗又與齊鄭伐魯魯
桓求好待於桃邱弗遇卒來戰於郎前後以兵為戲故詩
人託為大夫久役室家思念之辭因以刺宣公也曰百爾
君子可知非婦人自作矣
朱氏通義曰序語本顯白毛公所以只解字義鄭箋以上
二章為男曠下二章為女怨而雄雉乃喻宣公淫亂牽經
配序殊覺支離不思序所云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者
乃推久役之由久役而婦思其苦即是男女怨曠豈必章
各異詞分配其說邪翁氏附記曰凡序之說必皆實有所

本如所謂衛頃公衛宣公諸詩悉非無因至謂雄雉刺衛宣公朱子雖不信之然亦未有以斷其必非衛宣公之詩也蓋序說特述此詩所由起而所謂國人患之者卽使國人陳詩爲怨曠者言之亦奚不可陳氏啟源乃以毛鄭踰宣公媚說婦人義盡駁朱傳殊不思毛傳止詁字義而已初無宣公媚悅婦人之說也鄭箋始有奮其衣服志在婦人之語至於序言怨曠只渾舉之詞鄭乃以前二章爲男曠後二章爲女怨繆矣承珙案毛於首二句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歎歎然是毛意已有奮訊形貌志在婦人之意但未明言耳固非止解詁字義而已惟序言志在

淫亂乃所以不恤國事軍旅數起之由故於首章起興以下皆叙從役怨曠之事而終之以不忮不求所以隱刺宣公構兵無已由於忿疾貪惏所致其言微而婉矣序又言國人患之而作是詩自不當擬以唐人閨怨之作也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承珙案箋義正與左傳合趙宣子以亾不越境反不討賊太史書其弒君而引此詩以自咎其意自當以懷爲安杜注亦云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是也又案左傳引詩當本作自詒緊慼詩正義云左傳自詒伊伊當作緊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爲緊可知觀此足知傳本作緊今左傳仍作伊及詩疏引傳亦作伊皆寫者誤改耳惠氏左傳補注王肅以左傳自詒伊慼爲邶風雄雉之詩案今詩慼作阻惟小明詩作慼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爲衛詩馬元伯曰自詒伊慼慼卽阻之異文非逸詩也阻从且聲且之言藉也國語甯戚亢倉子賢道作甯藉此說亦通

范氏詩補傳曰百爾君子不獨指其夫舉凡從役之大夫而言謂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爲德行苟無忮害貪求之心則何所用而非善似指數興軍旅爲忮害貪求此國人亦姑衔見女所見數興軍旅由于國君固非諸大夫之所欲

不敢斥其君乃詩人之忠厚也此詩多有含蓄不盡之意如言雄雉而不及其雌益爲怨女而言不欲其褻厭軍旅而言德行諷諫之義也詩瀋云詩人託爲婦之念夫以刺衛君之構兵而勞民前三章道思婦之情末乃指其因忮害而起釁爭因貪求而召怨亂動輒得咎以致杌隉而不安也不敢斥言君故以責之百爾君子承珙案末章箋說以爲君子不忮不求君不當使之在外不得來歸解固迂曲集傳以爲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此卽王風苟無飢渴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及辛憲英所云軍旅之間克濟者其惟仁恕之意蓋在婦人言之固宜如此

若係國人所作意當不止於此嚴緝引朱氏曰戰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忮也貪人土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王之澤猶在也此葢朱子舊說似較集傳爲勝

匏有苦葉

序云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毛公雖不注序然次章傳云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此言幷與序相應且傳語多節而於此篇較詳其必有所受之矣惟夫人爲誰傳未明言箋始以爲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

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竝爲淫亂承珙案宣姜淫亂在宣公旣卒之後自不得云公與夫人竝爲淫亂若虞東學詩所載顧死溪說力詆左傳之誣以史記謂夷姜宣公夫人者爲是此說洪容齋已有之不始於顧卽如顧云先君之妾嚴閟深宮宣公爲公子又出居於邢無由得近然則公子頑何以通于宣姜又云卽有之亦必閟不令宣乃顯屬諸右公子猖狂無忌如此不知左傳所謂屬急子於右公子者當是宣公卽位後之事若當爲公子時無庸屬其子也劉向新序以夷姜爲宣公前妻與史記略同葢皆三家詩說獨毛詩與左傳合不應舍此而信彼也

濟有深涉傳濟渡也案濟當作津渡解渡水謂之濟因而所從渡處亦謂之濟說文津水渡也渡濟也方言過渡謂之涉濟水經河水注云名其津爲君子濟晉書石虎載記起河橋于靈昌津采石爲中濟此皆以濟爲渡名此詩首章以濟與匏對次章以濟與雉對皆實字也箋訓濟有深涉爲渡處深此固以濟爲津濟次章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則又以濟爲渡水矣正義因之言濟此盈滿之水兩濟字虛實異義非也

深則厲淺則揭正義曰傳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

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今定本如此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爲厲也見水不沒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毛西河曰爾雅云以

衣涉水爲厲謂衣褌入水耳又云繇膝以下爲揭繇帶以
上爲厲何也葢言水淺及膝可揭衣以涉是爲繇膝以下
假水深及帶則需衣褌入水矣然帶以上若故故曰繇帶
以上以此推之似厲以帶爲節故有時帶亦稱厲方言厲
謂之帶小爾雅帶之垂者謂之厲都人士垂帶而厲是也
有時水碕及帶亦稱厲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是也若
衣褌入水介自帶上亦稱厲深則厲是也承珙案爾雅此
篇首引詩濟有深涉三句而釋之曰揭者褰衣也以衣涉
水爲厲此二語專釋此詩其深淺之限以褰衣不褰衣爲
別耳下乃廣釋涉水之名有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

涉由帶以上爲厲三科雅意葢以膝爲準而分上下言凡
涉水者有此三限似不專釋此詩毛傳則引由膝以上爲
涉訓詩涉字又引以衣涉水爲厲而曰謂由帶以上也此
毛公善解爾雅恐學者疑厲有二法耳至引揭者褰衣義
訓已明故不必更引由膝以下爲揭總之毛公用雅證詩
葢以由膝以上爲涉之正限深於此而上於帶則爲厲淺
於此而褰其衣則爲揭耳正義謂傳引由膝以上爲涉特因爾雅成文非是段懋堂云傳當作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爾雅有二說而竝存之定本出於小顏恐厲凡改案此說亦未必然
毛鄭詩考正曰毛傳義本爾雅然以是說詩既以衣涉水
矣則何不可涉乎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
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
則砅字又作濿省用厲水經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
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
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踰禮義之
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邵氏爾
雅正義曰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
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雅訓不可易也
列子說符篇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
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說文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
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段氏說文注云履石渡水

乃水之至淺尚無待於揭衣者與深則厲截然二事厲砅
同音故詩容有作砅者許稱之以明假借釋文引韓詩至
心曰厲玉篇作水深至心曰砅葢韓詩作深則砅假砅爲
厲故許稱之歟若如戴說詩當徑云石梁不當云履石渡
水矣承珙案戴謂以衣涉水則何不可涉此言非是以衣
涉水對褰衣而言葢淺則褰衣可使無濡深則濡衣至帶
而猶可渡故須度其深淺之宜若有橋梁可依無所庸度
且卽水淺亦何妨從橋不必云深則淺則矣釋文引韓詩
至心曰厲卽爾雅由帶以上之義論語集解引包注以衣
涉水爲厲揭揭衣後漢書儒林傳包咸本習魯詩此所解

用爾雅亦與毛同故知毛傳未可非也
濟盈不濡軓段懋堂曰軓非轍迹之名毛傳本作由輈以下爲軓此以車之高下言軓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兩輪之閒爲軌此以車之廣狹言軌也毛傳以下誤作以上故以車軾前之軓解之而禮記少儀正義開成石經竟作濟盈不濡軓釋文軓舊龜美反是晉宋古本皆作軌也又曰毛言由輈以下則輿下之輈軌也輈下之軸軌也虛空之處未至於地皆軌也濡軌者水濡輪閒空虛之處而至於軸而至於輈則必入輿矣王懷祖曰釋文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

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轊頭者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竝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祭兩軹祭軓軌與軹於事同（今本事譌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事故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轊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徹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轊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轊頭在軓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轊頭不必作軓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瀰鷕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軓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轊頭之說爲確集傳讀軌爲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蓋傳文本作由輈以下爲軌車軸在輈之下其兩端出轂外者謂之轊頭又謂之軌故曰由輈以下爲軌上下字形相近又因上章傳有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之文遂誤作上耳鄭君不言其誤則所見本尚未誤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諸

人所見本竝作由輈以下爲軌故有車轊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誤作上故陸云依傳意宜音犯而孔遂以軌爲軓之譌且以爲軌是車轍轊頭謂之軹不謂之軌少儀軌范之軌當爲軹其說與禮記正義自相矛盾唐石經因之改軌爲軓誤矣或謂轊頭與車轍不宜同名不知車中之物固有異事而同名者考工記軹崇三尺有三寸注曰軹轂末也又去三以爲軹注曰鄭司農云軹小穿也又去一以爲軹圍注曰軹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又少儀注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轊頭也然則輢之植者衡者謂之軹轂末小穿謂之軹轊頭亦謂之軹轊頭謂之軌

車轍亦謂之軌皆異事而同名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亦謂轊頭爲軌也承珙案馮氏名物疏曰羅中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驅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葢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此謂轂末之軌也予謂軌軓二字書者易混式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知軓亦名軌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但取軌牡叶韻而不知軌之爲軓遂以車轍釋之轍跡特車行之見於地者豈可濡乎當從羅氏爲長據此是羅馮之說皆與李成裕同毛傳云瀰深水

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其下云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此謂水深必至濡軌犯禮必至爲非今濟既盈而不知其濡軌猶之牡是求而不知其非偶矣此承上章深則厲二句更進一層上祇言男女宜有禮義此直言其犯禮不顧矣但濟盈有濡軌之道雉鳴無求牡之理二句語意反正不同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此以濡軌求牡皆喻夫人爲是集傳謂以濟盈與雉鳴然後以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非也

旭日始旦釋文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今本說文作讀若勖盧召弓曰勖從力冒聲知亦讀若好也爾雅釋訓旭旭蹻蹻驕也釋文旭旭郭呼老反邢疏曰郭讀旭旭爲好好小雅巷伯云驕人好好承珙案徐又音許袁反者集韻類篇亦引徐邈讀許元切是徐所見本不作旭易盱豫釋文盱姚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始旦今考姚所引詩盱當作盱从于不从干說文玉篇皆無盱字盱說文雖訓晚然日部又云暤盱也玉篇暤明也盱也是盱有明義故爾雅釋天注言氣皓盱釋文云盱日光出也文選上林賦采色澔盱景福殿賦皓皓盱盱丹采煌煌皆取光明之義盱从干讀與軒同許袁反正其音是

徐所見本亦必作盱日始旦與姚氏同也段注說文謂集韻類篇許元切元乃九字之誤今之音義又改元爲袁使學者求其說而斷不能得如段說必先以形近誤九爲元後乃以聲近誤元爲袁然釋文在集韻等之前已先有許袁反矣段氏葢未檢易釋文所引姚信注故求其說而不得耳

谷風

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呂記引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

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此朱子初說也其論甚正至作集傳乃以爲未見化其上之意朱氏通義曰民風善惡何一不由上致之王者陳詩將以觀政苟無關政化焉取于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承珙案此傳以葑爲須爾雅則云須葑從說文又云葑須從其實乃一物三名古今方俗語異耳須從爲雙聲葑從爲疊韻

說文衆呼之曰須從毛傳單呼之則曰須猶爾雅衆呼之曰葑從單呼之亦可曰從禮記正義引陸疏云葑亦謂之從是也齊民要術引爾雅舊注云江東呼爲蕪菁或爲菘菘須聲相近今考菘本當作松松卽從之同聲假借禮記學記待其從容注云從或爲松是其證郭注爾雅須葑從云未詳毛詩音義采葑下引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此所引疑卽景純爾雅注傳寫脫去誤以上文蘢天蘥注未詳二字移幷於下陸氏所見係未脫之本邢作疏時葢郭注已脫漏乃以毛傳訓葑爲須者屬之須薞蕪殊不知詩本言葑毛故以葑從之須釋之若須薞蕪竝無葑名邢知有傳而不知有經亦疏矣釋文云葑字書作蘴玉篇葑蕪菁也蘴蕪菁苗也齊民要術引字林亦云蘴蕪菁苗其實一物亦方俗語異耳方言云蕪菁紫華者謂之蘆菔王氏廣雅疏證謂名醫別錄以蕪菁與蘆菔同條蘆菔之白華者古亦名蕪菁方言別錄皆不誤不知蘆菔雖或名蕪菁而究不可以釋詩之葑何也采葑無以下體葑之美自在葉蘆菔卽今之蘿蔔其美在根與無以下體語不合也蘇頌本草圖經云蔓菁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陳藏器云蕪菁今并汾河朔閒燒食其根呼爲蕪根蔓菁根莖惟秋冬可食故箋云有美時

有惡時矣

菲者爾雅釋草凡兩見一云菲芴也郭注卽土瓜也一云菲蒠菜郭注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詩正義曰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卽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承珙案孫炎注爾雅以菲爲葍類本之鄭箋郭注以菲芴爲土瓜本之廣雅陸疏合二菲爲一而不云名土

瓜郭所云土瓜乃月令之王瓜爾雅之鉤䔢姑非詩所謂菲也據某氏孫炎陸璣之說菲葑卽菲蒠菜無疑毛傳但訓菲爲芴不及蒠菜正以其爲一物耳據陸疏蒠葉烝鬻爲茹滑美是其美亦在葉箋以菲爲葍類而陸疏云葍一名䔰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温噉之則其根或亦有美時耳故詩人與葑竝舉左傳僖三十三年白季對晉文公引此詩而曰君取節焉可也坊記鄭注云此詩故親今疏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汝同死矣此雖不指夫婦其爲節取之意則同自程大昌云古人用牲以上體爲

貴無菁則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采葑者不棄下體此雖亦本坊記鄭注君子不盡利於人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然可以注禮而不可以釋詩何氏古義因之言二物根爲美詩人謂采葑采菲得無以下體之故乎此解殊與詩意不合至錢氏以爲下體莖葉近地多黃腐[illegible]祖同此則凡菜皆然詩人何獨言葑菲乎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違離也蓋謂有違者爲有離別之意釋文引韓詩云違很也說文云很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韓詩以違爲很卽行難之義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毛韓鄭三說略同至薄送我畿箋云言君子與己決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何氏古義曰此非眞謂其夫之送之言我既行矣汝與我決別卽不敢望其遠獨不可近相送而一至於畿乎奈何其不一顧也白虎通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正謂此也承珙案何說於不遠伊邇之言更覺微婉下文云比予于毒又云有洸有潰旣詒我肄其夫之相遇如此豈復循送婦之禮白虎通義引此詩爲送出婦之禮以見其夫之不以禮送此必本三家詩似較箋義爲勝

惠定宇曰呂覽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誘曰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至于宮中遊翔至于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畿與機古字通承珙案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正梱機之禮壹妃匹之際蔡邕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云不出其機化導宣暢此皆以機爲畿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涇渭相入而淸濁異正義曰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淸喻新昏取相入而淸濁異似新舊相竝而善惡別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謂今本見謂作見渭從正義引改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

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毛鄭皆以涇喻舊室渭比新昏但傳意以湜湜爲渭之清以比新昏之美箋謂湜湜爲持正以比己之持正守初則其沚指涇言之經本作止鄭則讀止爲沚程氏謂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嚴緝卽用其說呂記云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旣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此皆與傳箋相反東萊遺集又有說云旣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湜湜然清潔可喜此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此又以渭清比新昏與詩記之說自相矛盾然後說於傳箋有合亦於經文較爲融貫也

不我能慉釋文云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說文起也王肅養也據此是今本傳云慉養也乃王肅所改正義云徧檢諸本皆云慉養以孫毓引傳云慉興者爲非不知陸所見本卽與孫同且孫朋于王者尚引傳爲興可知古本必不作養矣毛鄭詩考正曰說文慉起也引此詩小雅蓼莪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爲起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韋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慉蓋承上章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爲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視之蓼莪篇上言鞠我旣爲哺養下言育我又爲覆育而畜我承拊我下拊撫摩也畜扶持也畜亦當作慉省文假借耳承珙案慉訓爲興卽謂興起家道言不以我爲能興起家道卽下文所謂旣阻我德也不我能慉似當作不以我能慉蜀石經殘刻不下有以字後漢書竇融傳注引詩云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此爲德二字雖或有誤然固可證不下有以字也

說文慉起也引詩能不我慉段注云許所據如此與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句法同能讀爲而承珙案說文所引詩或以爲是我行其野篇爾不我畜之異文然呂記引董氏曰孫毓王肅詩竝作能不我慉此正與說文同自是所據本異但如段所言以說文訓慉爲起者與傳慉興也義同則

經文能不我慉當解作而不我起文義不順或者傳興字如爾雅厭熙興也之興鄭注樂記云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作歆喜興也文選潘安仁關中詩如熙春陽李善注引爾雅熙興也說文興悅也顏延年和謝監靈運詩興玩究辭椟注亦引說文興悅也是古本說文興下尚有悅也一訓或毛傳訓慉爲興乃喜悅之意詩言而不我悅反以我爲讎於義亦通

昔育恐育鞠及爾顚覆蜀石經恐下無育字承珙案傳云育長鞠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顚覆盡力於衆案衆當作家正義釋經云我與汝顚覆盡力於

家事卽用箋語上箋兩云君子之家事可證今十行本相臺本毛本皆作冢誤事難易無所辟傳云育長者長訓長養謂昔時於長養之道恐至窮匱故我與爾顚覆盡力於家事下文既生既育謂既遂其生既得所長二育字同義故於既育無訓爾雅釋詁育長也郭注育養亦爲長此正以長爲長養與孟者艾爲長老正伯爲官長者別如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爾雅每有此例箋以昔育之育爲幼稚既育之育爲長老正義曰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爲稚釋詁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今爾雅釋言幼穉也穉與育同承珙又案箋云昔育者對既育言之於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乃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鄭雖以昔育爲稚既育爲長與毛異其於昔育句亦必無二育字所云昔幼

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者乃探下文既育言之非因恐下有育字而訓以長老也若經文作恐育則箋當云昔育幼稚也恐育長老也然後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矣此可見傳箋本皆當作昔育恐鞫四字爲句蜀石經所據當不誤也

翁氏詩附記曰顧氏炎武以鞫覆育毒皆轉通讎售爲韻葢泥於第一句慉字轉音許求反此作繭自縛也愚謂此章後四句自爲韻不必與首句相叶而慉從二句卻未嘗不自爲韻此卽屋職通用也承珙案翁說非是戚氏學標毛詩證讀曰遹周書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讀畜如

鞫夏小正鞫則見解者謂卽噣讀如呪書古文教育子育今作冑淮南子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毒亦讀竇若覆字則今本兩讀封禪頌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畜音讀與此相倣自韻書與四聲界限判然豈知古音口齒遠近閒有自然相就者惟達者能知其通

伊余來塈傳塈息也段懋堂曰塈卽呬之假借大雅民之攸塈正義引爾雅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此當作呬葢三家詩作呬毛詩作塈惠氏古義云塈仰涂也非休息之謂正義以塈與呬爲古今字未知何據釋詁云態

休呬息也玉篇云厩息也今爲態厩與塈字相似毛公傳詩多據爾雅說文無態字則釋詁態字當依玉篇作厩谷風伊余來塈及大雅民之攸塈皆從土既或古字假借以塈爲厩承珙案孔疏引某氏注爾雅引詩民之攸呬是詩本有作呬者則塈爲呬之假借無疑惠氏雖據玉篇以厩爲古態字然玉篇厩下本不引詩未可卽以厩字爲詩塈字之假借如玉篇心部又云㤅息也此㤅字說文以爲古文愛字而後人亦有以爲詩塈字者皆誤伊余來塈對既詒我肄而言今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念昔者我初來之時猶能以禮相待而安息我也黃氏一正引葛屨毛傳婦三

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故婦初來曰息此亦足以發明經義

式微

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考黎侯本國自在漢上黨郡之黎亭說文邑部䢃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䢃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卽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是唐宋時潞州之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但其故墟

則實在黎亭故王存九域志云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杜注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卽戡黎之黎亦卽詩之黎國若魏郡之黎陽本屬衛地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又瓠子河注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縣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據酈注葢誤以黎陽爲黎侯國黎縣爲黎侯寓衛之地漢書地理志黎縣屬東郡爲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泥中在開州南旄邱在開州西黎陽屬魏郡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濬縣之西卽開州之東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此得名寰宇記謂黎陽縣以黎侯寓衛居之得名是也不得以黎陽爲其本國黎縣爲其寓居至元和郡縣志黎邱在鄆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于衛因以爲名鄆城縣今屬曹州府爲漢東郡壽良縣地此當別是一黎非黎侯所寓之地也

朱子詩序辨說引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之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劉氏瑾曰黎侯臣子有勸歸之

辭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再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滅歟此詩雖未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劉氏韶江詩益曰衛凱風以下時世多闕但此篇旣次宣公詩新臺乘舟之前云穆公時詩者固非義也承珙案變風終于陳靈陳靈被弑在春秋魯宣公十年晉滅赤狄在魯宣公十五年當衛穆公時去衛宣公之世已百餘年矣惟在衛宣公時桓文未興故黎臣以救災恤鄰望之於衛若在穆公時則齊晉迭主夏盟不當復以責衛矣

詩中人名地名毛公必有所受傳以中露泥中爲衛之二

邑李迂仲既誤以爲鄭氏而又譏其無據古地名豈皆有據乎黃氏日鈔又云恐無一身處二邑之理不知處之以二邑者謂以二邑之所出贍恤之耳豈必令其分身而處之乎且春秋齊景爲昭公取鄆圍成非二邑乎此等皆拘墟之見也水經注以泥中在濮陽郡治則中露當相去不遠段氏懋堂云泉水之禰韓詩作坭當郎泥中之地廣韻坭地名承珙案鄭注士虞禮引泉水飲餞于禰釋文云禰劉本作泥是不獨韓詩作坭且有竟作泥者段說似爲有據但其云當以露與泥爲邑名泥中猶言邑中中露猶泥中也郎中林林中之例從來連中字爲邑名者非殊不知

春秋時邑名上下連中字者魯有中邱晉有中牟鄭有中分晉又有平中安見中露泥中必不可連中字爲邑名乎路史國名紀高辛氏後有中路又炎帝紀齊子嬰兒甲氏留吁姜路之餘晉滅之後有潞氏路氏中路氏據此疑詩中路本國名而以爲邑名者也

旄邱

序云旄邱責衛伯也詩序辨說謂其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爲責衛伯誤矣朱氏通義曰武王封康叔于衛本牧伯故康誥稱孟侯孟侯者五侯之長也非伯而何史記衛世家自頃公以前七世皆名伯此可證矣黎侯以狄難來告正望其修先世連率之職故序云責衛伯也不應詆其誤承珙案史記衛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孔氏詩正義因謂康叔之後爲時王所黜頃侯故賂夷王而復之此說本不足信司馬貞索隱駁之極明詩序之衛伯自是方伯之伯惟序云衛伯是責其君詩稱叔伯則指衛之諸臣所謂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豈得謂見詩有伯兮遂以爲衛伯作序者不應率合如此也至序云責衛伯者是推本詩人之意不必定詩詞所有三百篇往往有此毛傳專釋詩詞故兩言大夫但以伯叔指衛之諸臣而竝不及其君序與傳各明其義仍兩不相悖耳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邱諸侯

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姚氏識名解云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書誕敷亦作覃敷是其明證覃延也詩葢曰旄邱之上有葛其節何延蔓而長雖前高後下之邱猶遠相及而我之伯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是何心也傳釋誕爲闊於義無據承珙案詩言葛者多取延蔓之義此傳以葛之連屬與諸侯憂患相及取義自確其訓誕爲闊郎延字引申之義蔓愈長則節愈闊已有爲時甚久之意故下傳云日月以逝而不我憂姚說謂訓闊無據非是至鄭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姚氏

曰葛自有節初生節密後延蔓則愈長此自然之理非關
土氣鄭氏緣詩說物於物情未必有當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傳必以有功德正義云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
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辭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
自彼來下云必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案此疏析
義甚精其實與以二字本通漢書劉向傳注曰目由也此
必有以者言必有由也廣雅以與也江有汜擊鼓桑柔箋
竝云以猶與也然則必有與也與必有以也義當略同呂
氏春秋審應覽成公賈諫荊莊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

三年、動不飛不鳴云云其下引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此亦大概言其遲
久之必有所爲耳毛公所謂仁義功德者殆卽詩意而推
言之非鑿然與以二字分屬仁義功德也讀者宜善會之
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饗有以也注以讀
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釋文云以依注音似案鄭所
據必三家詩有讀以爲似者故此讀從之必有似也者謂
所以久於衛者其君臣必似有相恤之意故也然曰似則
非眞能相恤可知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

言不來東也傳所謂大夫者明指衛之大夫蒙戎喻亂與
左傳士蔿所言同匪車猶言彼車古人匪彼通用桑扈彼
交匪敖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漢書五行志引
亦作匪采菽彼交匪舒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襄八
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廣雅亦云匪彼也
毛公直云彼車不來東耳鄭箋始以匪爲非言女非有我
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詞雖婉而義近迂下文靡
所與同箋說亦不如傳之直截靡所與同傳云無救患恤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
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流離之子傳雖未明言所指然於褎如充耳傳云大夫有

尊盛之服而不能稱則之子自指衛之諸臣所謂始而愉
樂終以微弱正謂衛臣不知救患恤同苟且偷安脣亡齒
寒終必及患如鳥之少好不足恃耳稽古編云衛不救黎
而狄患終及于衛黎臣見微知著故以流離喻之夫子錄
其詩示戒深矣
自來說流離者皆以爲梟惟姚氏識名解云以爾雅文義
按之上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下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皆統論鳥獸情
狀故謂凡鳥之少美長醜者俱呼爲鶹鷅耳況上旣釋梟
鴟此不當復贅明甚後人因黃鳥有栗留離留之通強以

詩流離比例且飾爲食母則醜之説何其寃也承珙案郭注爾雅但云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竝未嘗指爲梟陸璣詩疏則云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且引張奐云鶹鷅食母姚氏據爾雅上下文義以鶹鷅爲凡鳥少美長醜者之通名其解甚諦惟不信毛詩之流離即鶹鷅而仍用宋人流離漂散之説殊不知詩字本作留離觀郭注引詩及爾雅釋文云留離詩字如此者可見今詩作流者乃後人所改詩釋文云流音留者亦後人所改耳詩字既不作流則宋人自王介甫後俱以漂散解流離者眞所謂郢書燕説矣

褎如充耳稽古編曰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服虔注云褎然盛服貌正祖此詩義其云多笑者康成之妄説耳充耳即瑱施于冕服故爲盛飾承珙案漢書注訓褎爲盛服乃顏師古非服虔陳氏偶不檢察耳漢書敘傳又云樂安褎褎古之文學顏注亦云褎褎盛貌蓋褎本衣袂之名从衣从采引申之爲盛飾亦訓爲長生民實種實褎傳云褎長也箋云枝葉長是也

簡兮

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姜氏廣義曰賢者仕于泠官詩人作此以刺時君之不用非賢者自作也詩言碩人多矣無自譽而曰碩人者何氏古義曰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旁觀贊歎之辭絕非自作之語朱氏通義曰朱子謂賢者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非也既稱賢者豈以輕世肆志爲心乎魯仲連東方朔之流春秋時恐無此等人物

方將萬舞傳以干羽爲萬舞箋云萬舞干舞也何氏古義曰萬初學記云大舞也所以名萬者何休以爲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稱其來已久或但取萬物得所之義耳毛傳以干

羽爲萬舞案武舞名干舞言干則有戚矣文舞爲羽舞言羽則有籥矣或又以文舞爲籥舞呂祖謙云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又左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詎謂萬舞之中

有武舞焉非專以萬舞爲武舞也承珙案孔穎達於隱五年左傳疏云萬是舞之大名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宣八年疏云箏杜注意直云萬舞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詩疏則從公羊說以萬爲干舞籥爲羽舞而所引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則是萬亦兼羽舞矣又所引異義公羊說亦云樂萬舞以鴻羽尤自相牴牾總之舞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武舞干戚統名曰萬舞萬爲盈數義取衆多魯頌萬舞洋洋傳云洋洋衆多也初學記引韓詩章句曰萬大舞也故知毛說不可易矣或又疑萬兼文武二舞而詩何以止言執籥秉翟不知上言公庭萬舞則干戚羽

籥皆備可知次章籥翟單就祭末錫爵時言之葢凡舞皆先武而後文陳氏禮書曰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先大武而後大夏漢樂先武德而後文始唐樂先七德而後九功然則祭末正當文舞之時故見其執籥秉翟而繼之以公言錫爵也

稽古編云如毛說則爲舞者三方四方之舞也日中教國子弟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以方將爲方且缺四方一舞說小異而俱通承珙案傳雖爲舞有三然四方及教國子弟非一時之事但言其平時職業有此而當日詩人所見則以在宗廟公庭者爲正下文公言錫爵乃公庭祭末之事傳引祭統文者以經有秉翟而禮所言煇胞翟閽寺者翟即秉翟之翟故云樂吏之賤者也賢者失職至以畀翟之禮施之賤斯甚矣胡氏紹曾曰錫爵之禮舊以公庭爲宗廟故云祭末勞翟朱子不拘祭祀故引獻工毛詩明辨曰萬舞文武俱備惟於大祭祀用之燕禮恐無萬舞之事終以從毛鄭爲妥

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惠氏古義曰呂氏春秋先己篇曰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

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大毛公與呂氏同時葢皆有所受之也承珙案淮南繆稱訓亦云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大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此亦與毛義同鄘風干旄傳云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以總紕二語爲家語文今家語好生篇云鄘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案四字宜衍引鄘詩不引鄭風）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

哉觀此諸書所引足知毛公傳義多本七十子之遺言其
來古矣
左手執籥傳籥六孔說文籥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
又竹部云籟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謂
之箹段注云毛詩傳曰籥六孔許籥下當從毛今作三孔
者爲淺人所亂然於此可以正彼此云三孔籥者謂籥之
三孔者則名籟也其大者葢六孔矣鄭注笙師少儀明堂
位皆云籥如笛三孔鄭專爲籟耳承珙案段說是也趙注
孟子郭注爾雅應氏風俗通皆同鄭注以籥爲三孔葢皆
舉其中者言之若廣雅又云籥七孔此則以籥有笛名故

單舉笛孔言之說文笛七孔筩也羌笛三孔亦猶籥爲六
孔而籟別爲三孔籥耳
山有榛稽古編曰說文榛木也从木秦聲亲果實如小栗
从木辛聲爲鳩釋文云榛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
木云似梓實如小栗廣雅云木叢生曰榛亲栗也皆以榛
亲爲兩植今經傳概作榛無復辨矣案此詩山有榛鄘樹
之榛栗曹其子在榛小雅止于榛大雅榛楛濟濟凡五見
以文義觀之鄘之榛與栗竝言曹之榛上有梅下有棘棘
者小棗皆果實二榛其亲乎止于榛前二章爲樊與棘毛
云榛所以爲藩也孔云棘榛皆爲藩之物故此棘是朿（音刺）
刺非小棗則榛亦非小栗也其叢生之榛乎餘二榛經無
明據然陸疏謂山有榛與樹之榛栗子皆味如栗周語引
旱麓詩榛楛濟濟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則邶與大雅之
榛先儒皆以爲栗實也字當作亲矣承珙案陳說是也亲
榛二字本別經傳則榛亲多溷爲一詩有五榛大抵多係
亲字太平御覽齊民要術皆引詩義疏云榛有兩種其一
種子如杼子味似栗者既明指爲山有榛及樹之榛栗此
即說文實如小栗之亲其一種形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
桃味遼代上黨皆饒者此即李時珍本草所謂實如櫟上
壯下銳生青熟褐殼厚而堅仁白而圓大如杏仁亦有皮

尖遼東軍行食之當糧者今人尚名榛子此非詩中所有
爲鳩之榛陳氏云曹在兗豫閒未必產遼果是也大雅之
榛與楛竝言山海經西山經下多榛楛郭注亦云榛子似
栗而小與韋昭同至青蠅之榛說文榛下一曰叢木也今
本作一曰菆也誤惟一切經音義所引不誤陳氏云詩五
言榛爲果實者四惟小雅之榛爲叢木可爲確詁
隰有苓傳下溼曰隰苓大苦說文苦下云大苦苓也段注
云見邶風唐風毛傳爾雅釋草苓作蘦孫炎注云今甘草
也按說文甘字解云甘草矣倘甘草又名大苦又名苓則
何以不類列而割分異處乎且此云大苦苓也中隔百數

十字又出蘦篆云大苦也此苓必改爲蘦而後晝一卽蘦
一之又何以不類列也考周時音韻凡令聲皆在十二部
今之眞臻先也凡霝聲皆在十一部今之庚耕清青也觔
分苓與榛人韻采苓苓與顚韻倘改作蘦則爲合音而非
本韻然則釋草作蘦不若毛詩爲善許君斷非於苦下襲
毛詩於蘦下襲爾雅劃分兩處前後不相顧也蘦篆必淺
人據爾雅妄增而此大苦苓也固不誤然則大苦卽卷耳
歟曰非也毛傳爾雅皆云卷耳苓耳說文苓篆下必當云
苓耳卷耳也今本必淺人刪其苓耳字卷耳自名苓耳非
名苓凡合二字爲名者不可刪其一字以同於他物如單

云蘭非芄蘭單云葵非鳧葵是也此大苦斷非苓耳而苦
篆苓篆不類廁又其證也然則大苦何物曰沈括筆談云
爾雅蘦大苦注云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
謂之大苦郭云甘艸非也承珙案郭注爾雅蘦大苦所云
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者據詩正義乃本之
孫炎其形狀正與本草黃藥相似若甘草則沈括又云枝
如槐高五六尺與孫說形狀不類故知大苦非甘草但苓
與蘦字本可通故毛詩作苓爾雅作蘦如零落之零禮記
王制月令草木零落釋文俱云零本又作苓管子宙合漢
書敘傳亦作苓而爾雅釋詁又作蘦落也惟單言苓者自
非卷耳而說文既有大苦苓卽不必復有蘦大苦此皆當
以段說爲是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朱氏通義曰
此詩極稱碩人才藝堪爲王臣見衛之不用爲可刺而因
有思于西周之盛王西方美人卽序所謂王者蓋言如此
碩人安得遇西周盛王而承事之邪東萊曰詩歎碩人之
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後有此人物也云誰
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於西周之賢士大夫
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歎美其眞西周之人
而非今世之人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說亦

通承珙案鄭箋以西方美人指周室賢者彼美人兮指碩
人或疑首言碩人末言美人文義乖異然毛於末二句傳
云乃宜在王室則亦以彼美人兮爲碩人蓋周既東遷詩
人思西周之時有如此人物而因歎美衛之賢者可爲西
周之人物范氏補義曰前曰碩人言其貌後曰美人言其
才固無嫌于一篇之中人同而稱異也

泉水

毖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釋文毖韓詩作祕說文
作䀣云直視也段懋堂曰說文䀣字注讀若詩云泌彼泉
水不作䀣字陸氏誤又云說文泌俠流也爲正字毛作毖

韓作祕皆同部叚借字衡門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正義曰邶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爲泉水魏都賦溫泉毖涌而自浪劉淵林引詩毖彼泉水善曰說文云泌水駛流也泌與毖同承珙案呂記引釋文云毖說文作泌是呂所見釋文本不誤今本釋文乃後人妄改耳

孌彼諸姬傳諸姬同姓之女此正指姪娣而言左傳（成八年）所謂諸侯嫁女同姓媵之者是也鄭箋乃以諸姬爲未嫁之女謂我且欲與之謀婦人之禮夫欲謀婦人之禮當就傅母而問之何爲與未嫁之女謀之乎集傳旣以諸姬爲姪娣又謂姑姊卽諸姬考之諸書從未有以姑姊爲媵者

襄二十一年左傳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此謂姑姊同嫁庶其非以爲媵昭二年晏嬰請繼室于晉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此言諸女之中使其自擇亦非以姑姊爲媵也日知錄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是也至云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故有諸姑伯姊之稱承珙案公羊云（莊十九年）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旣曰姪娣而其中乃有姑姊古人正名不應如此此姑姊葢其別嫁或在室者斷非首章之諸姬箋云甯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杜注左傳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此正用箋義范氏補義曰不言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此亦足補鄭義之所未備（盧召弓曰問之爲言問訊也問遺也諸姑伯姊在其父母國者也故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若僞然詩諷而謂必以其序禮豈如是之[illegible][illegible]拘者哉）

聊與之謀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正義云鄭以聊爲且與毛異承珙案聊之本字爲僇說文僇一曰且也聊耳鳴也是僇正字聊借字經傳皆假借爲聊願與且古義有相近者古人讀願與甯爲一聲之轉說文甯所願也甯之爲願亦聊且之意如左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論語與其奢也甯儉之類凡上言與其下言甯者多係且略之意故訓聊爲願猶之訓聊爲且耳又願與憖亦一

聲之轉小雅十月之交不憖遺一老釋文引小爾雅憖願也強也且也三義略同哀十六年左傳不憖遺一老杜注憖且也（王肅注家語終記篇同）應劭注漢書五行志曰憖且辭也憖爲且亦爲願故聊爲願亦爲且其例正同晉語伯宗妻謂伯宗曰盍亟索士憖庇州犂焉盍言且庇州犂也楚語靈王謂白公子張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言吾且寘之于耳也而韋昭注皆云憖願也韋葢猶知古訓願與且同意此傳以聊爲願箋以聊爲且正所謂表明毛意者也唐人作正義已不能通此故訓矣（鄭風出其東門聊樂我員傳云願室家得相樂也亦以聊爲願願得相樂者言如雲之女非所思存甯自樂其室家猶云我甯爲我耳箋云且留樂我員亦非）

與毛異義疏謂傳以聊爲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箋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亦誤認傳箋文義有異檜風素冠聊與子同歸兮傳云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傳泲地名禰地名箋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所適國郊也正義云或箋云干言所適國郊者言行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云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承珙案傳于泲禰但言地名不著何國獨於三章云干所適國郊似傳意本不以泲禰爲所適國之地特鄭箋爲此說耳但傳於末章須漕明言衛邑而泲禰不言者豈以下文女子有行文義緊相承接雖不言衛地自可知邪呂記嚴緝皆以泲禰爲父母之國地名干言爲適

衛所經之地於毛義爲近泲禰既近衛都則不得以臨邑之泲廟寃句之大禰溝當之若干言之下有遄臻于衛之語自非衛地亦不得以東郡之發干衛國之竿城當之惟水經注泜水又東南逕干言山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御覽引李公緒紀柏人縣有干山言山蓋柏人與內邱連界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北有干言山延袤數十里西連內邱縣界者是也末章思須與漕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漕也案須城在今滑縣東南漕亦作曹即白馬縣亦在今滑縣東箋云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則邢州之干言其爲所適國之地歟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傳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案傳意蓋讀還爲子之還兮之還彼傳云還便捷之貌以還我行者謂以便捷我行也正義解爲還迴其車似非傳意但釋還爲便捷與下遄臻義複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鵲巢正義引鄭箴膏肓云禮雖散亾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此箋讀還車爲還反之還似較傳義爲勝

不瑕有害陳氏稽古編曰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王肅述之以爲不遠禮義稍迂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爲不大有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而文義亦明順集傳

訓爲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爲不辭矣承珙案此及二子乘舟傳雖皆以瑕爲遐之假借而義各不同此言遄臻于衛不至遠而有害二子乘舟則言二子之不遠害至大雅下武不遐有佐傳云遠夷來佐也此則謂不遐遐也猶不顯顯也不盈盈也之例抑不遐有愆毛雖無傳亦當謂遠有愆也故箋云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此又與國風之不瑕異義亦言各有當而已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稽古編曰爾雅水歸異出同流肥郭注引泉水毛傳釋之劉熙推其故以爲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惟犍爲舍人

反是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釋文亦云水所出異
爲肥與劉郭異意如此則爾雅歸字成虛設殆不然而酈
道元水經注以衛之肥泉實異出同歸疑舍人之言爲是
云泉水有二源皆出朝歌城北右水南流東屈左水東流
南屈合爲馬溝水又東與美溝水合又東南注於淇水爲
肥泉是異出同歸也其援据似不謬矣然源謂川谷流變
古今多有不同河濟經流尚非禹績之故道況其小者乎
酈所據者元魏時之肥泉耳未必邶風之舊也舍人之說
既不合爾雅文義而毛鄭諸家之解當有師授不可盡以
爲非承珙案酈注陰溝水云過水又東左合北肥水肥水

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此
亦用舍人之說然其注肥水云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
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則又
用出同歸異爲肥之義唐文粹載盧潘合肥辨曰肥水出
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逕合肥縣
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於淮
二水皆曰肥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歸異也是
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
流實異也故皆曰肥合于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
合肥此文足爲爾雅毛傳之證段懋堂曰肥之言飛也非

也飛必兩張其翼非者違也故以言自同而異

北門

終窶且貧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正義曰窶謂無財
可以備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承珙案傳以窶貧爲二事
正義分釋之用對文則別之例說文窶無禮居也徐鍇曰
阼階升降所以行禮貧無禮故先見於屋室此以其字从
宀故耳其實祇是貧者不能以貨財爲禮故曲禮主人辭
以窶卽無財不能備禮之意貧則更甚於窶經文言終窶
且貧自當從毛分二義也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顧氏詩本音曰哉之以語助爲韻詩

中亦或有之李氏因篤曰當以爲何爲韻承珙案爲古音
譌詩凡七見易一見楚辭八見竝同此詩末三句兩哉字
既相爲韻爲何又自爲韻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正義
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鴇羽
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日知錄曰凡交於
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承珙案詩王事與政事分說則明明以王事爲天子之事
況春秋之初衛人從桓王伐鄭（桓五年）春秋之末復爲敬王
城成周（定元年）又從劉文公伐楚（定四年）安得云無王命之事

乎
王事敦我傳敦厚釋文引韓詩云敦迫承珙案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督又與篤通篤有厚義而通於督促故敦有厚義而亦可訓爲促迫後漢書韋彪傳以禮敦勸注云敦猶逼也班固傳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注云敦猶迫逼也傳言敦厚猶云敦篤孟子使虞敦匠亦言篤匠也毛訓雖似迂回其實與韓同意箋云敦猶投擲也淮南兵略訓敦六博投高壺此以敦與投對敦亦投也敦六博者言投瓊也此可爲箋義之證
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釋文摧或作催說文催相擣也从人崔聲詩曰室人交徧催我是許本作催與毛異字承珙案許於手部云擣手椎也（椎疑當作推推與擣義亦相近推下云推擣也是其證段注手椎云以手爲椎而椎之非是）一曰築也从手壽聲摧下云擠也从手崔聲一曰挏也漢書有挏馬官顏氏家訓曰此謂撞擣挺挏之蓋人部之催與手部之摧義本相近毛本作摧而訓爲沮取沮壞之意毛許所據字雖異而實則擣撞與沮壞義亦相因釋文又引韓詩作誰音千隹子隹二反云就也就疑訧字之誤古尤訧字通訧者過也怨也此與鄭箋以摧爲刺譏之言者相近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爾雅北風謂之涼風釋文云本或作古飆字同力張反說文北風謂之飆从風涼省聲蓋說文所據爾雅本如是今爾雅及毛詩乃假涼爲之耳傳於凱風谷風皆全用爾雅文而此但云寒涼之風者以經已明言北風也雱者籀文旁字說文旁溥也籀文作雱雨雪有溥徧之意故傳云雱盛貌穆天子傳注引作雨雪其霶（廣韻十陽引同）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如徐釋文邪音餘又音徐爾雅作徐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校勘記云正義本當是虛徐也與釋文一本同標起止云傳虛虛或合幷經注正義時所改本也）臧玉林曰案作虛徐也是蓋經言虛邪中加其字以助句毛作傳以連合之虛徐也三字當一氣讀言其虛其邪者謂虛徐也故箋申之以邪讀如徐孫叔然以虛徐訓其虛其徐者取法乎毛鄭也因思大雅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毛以作字說經作字以祝詛字說經祝字兩侯字皆助句之辭猶北風兩其字也孔氏不察乃云作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幷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是以祝詛也三字爲作字訓不知此四字連讀猶北風傳

三字連讀也段懋堂曰經文作邪鄭始易邪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邱虛字卽空虛字也古之訓詁有此一例如易大傳比者比也剝者剝也彖者彖也說文亦云巳者巳也經傳不可枚舉或疑毛傳內無此因舉要之褾之傳曰要褾毛公時安得有褸字褸本作要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乃衣裳之要也正與此虛虛也一例古者虛本訓邱虛其義則空虛也如易彖者彖也謂此彖卓名之字其義則訓彖覆也承珙案臧說是段說非也經作虛邪傳總釋爲虛徐蓋當時虛徐二字爲疊韻形容之語人所易知故毛謂經言其虛其邪者猶虛徐

也但毛無破字之例鄭恐人疑經邪字與傳徐字異故爲比方其音曰邪讀如徐秤用爾雅釋之則更明白曉暢矣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引詩作其虛其徐因學魯詩者亦以虛邪爲虛徐可知經師相承音讀有自來矣至曹注以虛徐爲狐疑管子弟子職注以虛邪爲僞此皆從疊韻之字因聲託義耳釋詩則應從爾雅以虛徐爲威儀容止者爲正虛徐對下旣亟言之歐陽本義言無暇寬徐當亟去似得傳意若如段說毛但云虛虛也何以不爲邪字作訓傳文雖簡恐無此法鄭司農注考工記引弟子職作志無空邪可見虛與空同義易明故毛但以徐訓邪不復釋虛也

既亟只且正義云只且語助也案只與且單言之亦爲語助只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且如乃見狂且之類連言之則爲只且此詩既亟只且及君子陽陽其樂只且之類王伯申經傳釋詞曰只詞之耳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諸侯歸晉之德只杜注只辭非歸其尸盟也晉語曰文公學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咫句聞則多矣言吾但不能行耳所聞則巳多矣此皆以只爲耳咫與只同且者毛於乃見狂且傳云且辭也他如狂童之狂也且及此只且等皆無傳蓋皆以爲語辭文選西京賦其樂只且李善注且辭也惟載芟匪且有且傳乃云且此也鄭於此箋云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

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於其樂只且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此而巳於狂童之狂也且云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鄭意似皆訓且爲此但只且連文而訓爲此於語不順故不如以爲語辭只且者猶語助之耳矣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傳喈疾貌霏甚貌何氏古義曰喈通作偕說文云強也承珙案北山偕偕士子傳云強壯貌強壯與捷疾義亦相成然不如以喈通作湝說文湝水流湝湝也鼓鐘傳云湝湝猶湯湯漢書溝洫志集注云湯湯疾貌水之狀可借爲風之狀如瀏本流清貌而王逸楚辭注

云劉風疾貌是也霏者段氏云說文無霏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案傳箋本自平易歐陽本義以爲喻民之各呼其類程子以爲狐赤烏黑以其色而知其物故觀其爲政而知暴虐之禍將及於人朱子則以狐烏爲不祥之物夫烏稱孝鳥未可謂之不祥惟嚴緝以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二句例之則文義竝同不必於傳箋之外求別解矣

靜女

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稽古編曰詩極稱女德而序反言夫人無德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横渠東萊皆從序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虞東學詩曰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言男女者居大半焉衍者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毛鄭皆以女德貞靜爲說引古女史彤管之法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義在彤管是古說與毛鄭合也歐陽氏直例諸溱洧之類而於彤管之明白可據者乃謂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爲何物則不免於遁矣總之靜女不可謂淫彤管不可比芍藥則古說不可廢也承珙案三百篇序凡有美刺而指其人其事以實之者當時必有依據斷非鑿空肊造獨於靜女氓伯兮有狐著園有桃十畝之閒杕杜羔裘鴇羽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澤陂十三篇但言刺時者蓋在采詩時第得諸里巷歌謠已不能確指其爲何人何事之作故序詩者但以刺時一語括之亦不敢憑虛撰造蓋其慎也然詩中大義則經師授受相承必有所自故序者得以推演其說耳此詩思靜女而序以爲刺時者猶東門之池亦曰刺時而詩有彼美淑姬也傳云靜貞靜也文選思元賦高唐賦注竝引韓詩章句曰靜貞也天下有奔女而可目之爲貞者乎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周禮匠人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是城隅者最高之處傳意蓋言其以禮待聘自處甚高故假城隅爲喻箋說申之愈明後儒誤以爲實故疑俟於城隅非靜女之事眞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矣潁濱詩傳曰衛君內無賢妃之助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既有美色又能待我以禮者而進之於君思而不可得是以踟躕而求之城隅言高而不可踰也此說最得傳箋之意姚氏炳曰城隅而

曰俟者從其人想望之也卽于歸秣馬之意也故下曰愛而不見也其說亦通

黃實夫曰俟我於城隅如俟我於堂乎而以待親迎之禮戴氏詩考正曰城臺謂之城隅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此媵俟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皃而親迎惟適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彤管者女史書宮中之法度自牧歸荑言乎說舍近郊也荑亦以爲潔白之喩美其管美其荑設言以欣慕其人耳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也承珙案韓詩外傳曰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亂字從說苑補）

化是以年壽亟天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說苑辨物篇略同據此知漢儒說此詩者已有婚姻之義黃氏以爲如著之言俟我者不爲無本戴氏以爲學者罕聞城隅詩遂失傳不知媵至城下何必定是城隅必謂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言城隅以表入門之所亦屬牽強不如毛鄭喩高爲當至外傳以是詩爲歌道義則其非淫奔期會之作決可知矣

愛而不見說文僾仿佛也从人愛聲詩曰僾而不見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亦作僾禮記祭義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僾髣髴見也釋文僾微見段氏詩小學云說文又有薆蔽不見也方言揜翳薆也郭注謂隱蔽也詩曰薆而不見禮記祭義疏引詩僾而不見離騷衆薆然而蔽之薆而猶薆然也今詩作愛非古也承珙案烝民愛莫助之傳云愛隱也與爾雅釋言薆隱也同訓謂愛卽薆之假借而此不言者毛自作愛悅之愛與許異義葢所據本不同不得謂作愛非古傳云言志往而行止（諸本皆作行正惟蜀石經及相臺本作止）志往謂愛之行止謂踟躕而不往見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止謂

愛之而不往見於傳意似未盡協

搔首踟躕文選琴賦注引韓詩章句曰躊躇猶躑躅也案文選注凡七引此詩如琴賦洞簫賦思元賦思舊賦何劭贈張華詩左思招隱詩等注皆作躊躇惟鸚鵡賦注引同毛作踟躕此後人據毛詩誤改耳說文作峙𨇽足部云𨇽者峙𨇽不前也此與毛詩踟躕字聲相近心部曰篤箸則與韓詩躊躇音相近又足部曰蹢躅卽章句之躑躅也皆雙聲疊韻而義略同

貽我彤管稽古編曰彤管毛傳以爲女史記事所執而宋儒疑之李氏謂箴有管樂器亦有管解頤新語亦謂筆始

於秦古以刀爲筆不用豪毛安得有管此皆謬說夫筆之
由來古矣曲禮云史載筆莊子田子方篇云宋元君將畫
圖衆史舐筆和墨太公陰謀載武王筆銘云豪毛茂茂此
皆三代文典也已著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用
刀而不用豪毛乎董仲舒荅牛亨問曰蒙恬所造即秦筆
耳又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
用赤心記事也夫有筆之理與書俱生具尚書中候云龜
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案仲舒荅牛亨問漢短書
名也張華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
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詁

訓傳相合不足爲確證乎承珙案三代典記言筆者尚有
國語魯里革曰臣以死奮筆晉董安于曰方臣之少也進
秉筆士茁曰臣以秉筆事君皆是他若管子霸形篇桓公
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晏子春秋擁札摻筆說苑指
武篇曰王滿生曰藉筆牘書之韓詩外傳周舍曰臣以爲
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新序雜事一同）秦以前言筆者多
矣說文云楚謂之筆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或
因此遂誤筆始於秦耳至王介甫以彤管爲樂管徐安道
注則謂是笙簫之屬姚寬西溪叢語已駁之焉鑑事始謂
筆始蒙恬史繩祖學齋佔畢亦力辨其非張氏次仲詩記
引豐南嶼云于張書諸紳必不以刀亦爲確證歐陽本義
云彤管自媒何名靜女此亦以文害辭之過傳明言能遺
我以古人之法蓋謂人君得此靜女能循彤管之法度以
事其君即不啻貽我以彤管故下文即承此而言之曰我
思彤管之有煒是以悅懌于女美也宋儒說此詩者惟穎
濱詩傳最得毛意其說彤管有煒云樂其有法而後悅其
美也蓋傳於首章云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法度
謂彤管可說謂說懌乃探下文豫言之末章傳云非爲其
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文義自相承一貫耳

新臺

序云新臺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姜氏廣義曰宣公納子之妻無復
人理所貴乎刺者欲其君之感悟也此何足以感悟而刺
之蓋此詩之作新臺既成齊女未至猶意爲伋妻者守從
一之義不至於從公之欲也序云要之者以前此未嘗言
自娶於是作新臺使齊女登之道達其意然則齊女之來
何嘗知爲宣婦哉故言燕婉之求而忽得此醜惡之人也
詩瀋曰衞弱國也齊能殺哀姜之淫何甘心受恥于衞且
國君之嫁女送必以卿宣何敢明目張胆要姜于中路且
既欲奪之又何必作臺於河上使兩國之人耳而目之而

自揚其醜乎考傳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以理推之當是先爲伋求娶於齊六禮未行公聞其美乃自求爲夫人宣姜未必卽是齊君女故齊人以之許其父而公往娶之新臺之作所以說宣姜而國人惡之故曰要之而作是詩耳承珙案宣公不父左傳雖具其事而曲折未明得此詩及序然後情事畢露姜氏范氏之說雖想當然固自有理

新臺有泚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汪氏詩學女爲曰鄄城在今濮州觀城縣屬濮州黃縣在今東昌府冠縣春秋

時晉邑通典之說非也濮爲衛地觀城在濮州西北八十餘里而水經注云鄄城北岸則地當在鄄觀之閒明正統時鄄城爲河所圮新臺故跡今不可考承珙案觀城縣有臨黃城以縣南黃溝得名冠縣有黃城亦以黃溝爲名但觀城爲漢之畔觀本衛地冠則春秋時之冠氏乃晉地通典自以地相近誤耳

河水瀰瀰漢書地理志引邶風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承珙案玉篇瀰莫爾奴禮二切深也盛也泮亾爾切亦瀰字集韻瀰或作泮類篇亦同漢書所引當作泮泮卽此河水瀰瀰之異也小顏誤認爲洋故謂邶詩無此句耳（王懷祖曰下文引衛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泮泮之譌明矣）次章新臺有洒河水浼浼釋文云洒韓詩作漼云鮮貌浼浼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段懋堂曰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漼浘與泚瀰同部與洒浼不同部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漼鮮貌毛傳瀰瀰盛貌韓詩浘浘盛貌陸氏屬之二章誤也承珙案黃氏佐詩經通解於首章下云泚釋文作漼瀰釋文作浘此所據釋文正如段說是今本係傳寫者誤屬二章非陸氏之誤然呂氏讀詩記王氏詩考所引釋文皆同今本不知黃黍泉何以得此

燕婉之求說文䁙目相戲也从目晏聲詩曰䁙婉之求段

氏曰毛傳云燕安也婉順也許所據作䁙豈毛謂䁙爲晏之假借後人轉寫改爲燕與抑三家詩有作䁙者與承珙案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韓詩嬿婉之求說文嬿下則云女字也又婉下云宴婉也古宛冤字通宴婉亦卽燕婉然說文於女部字皆不引詩日部所引當是齊魯詩毛詩自作燕婉其訓燕爲安蓋謂燕爲宴之假借文選注又兩引毛詩作嬿婉者（劉越石答盧諶詩蘇子卿詩）自因本文作嬿婉而就其字未必毛與韓同也

籧篨不鮮鮮毛傳無訓釋文引王肅云少也鄭箋改訓善戴氏詩考正云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詩序廣義云

昭五年左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爲鮮與次章不殄意同不鮮不殄猶言須臾無从尸居餘氣耳承珙案美說是也次章不殄傳云殄絕也爾雅訓同瞻卬傳又云殄盡也說文訓同易繫辭傳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引師說云鮮盡也是鮮與殄同義張湛列子注亦云人不以壽从曰鮮毛訓殄爲絕而鮮不言者意在當時鮮之爲盡人所共知不煩故訓歟論衡云殄者从之比也潁濱詩傳云不殄猶言病而不从者也其實不鮮不殄皆言胡不遄从也盖深惡之之辭王肅雖名述毛每不能得毛意此以鮮爲少不知作何解而正義衍之云得行籧篨佞媚之行不少

者之宣公姝不成文義何氏古義云一說方將燕婉是求豈意世固不乏籧篨者哉許氏詩深曰齊女自有燕婉之求若籧篨之人世不鮮少也世不殄絕也此竝用王肅義耳

戴氏詩考正曰方言簟或謂之籧篨其麤者謂之籧篨盖粗竹席之用以爲囷者晉語籧篨不可使俯其疾似之故名爾雅籧篨口柔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病若籧篨之不能俯故又爲口柔之名段氏云不可使俯者此謂捲籧篨而豎之不可使俯耳承珙案說文籧篨粗竹席也與方言同爾雅出隧蘧蔬郭注蘧蔬似土菌生菰草中類篇作蘧蔬云菰根大菌盖蘧蔬與竹簟之籧篨音同亦以其輪囷擁腫名之說文尤鼀云其行尤尤者尤即菌先亦取其樸地椎鈍之狀可知籧篨戚施雖分別不能俯仰其爲擁腫輪囷則一也

新臺有洒傳洒高峻也段氏云爾雅望厓洒而高岸高謂其頂洒謂其身峭直又夷上洒下不漘夷上者其頂平不高出也洒下亦謂身斗峭也說文峻陗也陗峻也峻同陖洒即陖之假借字凡言陖陗皆謂斗直不可上承珙案王風葛藟疏引李巡孫炎俱以洒下爲陗下惟郭注爾雅訓洒爲深以毛傳高峻義核之則李孫是也

河水浼浼傳浼浼平地也段云吳都賦清流亹亹李善注引韓詩亹亹水流進貌不言何篇之注今按必此章浼浼之異文也古音洒讀如詵亹讀如門殄讀如珍承珙案說文潣水流浼浼皃从水閔聲又浼汙也从水免聲詩曰河水浼浼盖浼本訓汙毛詩作浼浼者乃潣潣之假借許从毛故於浼下引詩文選注引韓詩作亹亹者又潣潣之異文也傳云浼浼平地者謂水極盛則與地平矣正義云河在平地而波流盛非也

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說文鼀下云尤鼀詹諸也其名詹諸其皮鼀鼀其行尤尤从黽尤尤亦聲䵶鼀或从酋

又𪓰下云𪓰𪓰詹諸也詩曰得此𪓰𪓰言其行𪓰𪓰从黽爾聲戴氏考正曰說文引詩得此𪓰𪓰𪓰七宿切𪓰式支切又名鼀𪓰鼀力竹切說文誤𪓰鼀與𪓰爲一字竝讀七宿切鼀下當云鼀𪓰詹諸也其皮鼀鼀當作𪓰𪓰其行圥圥當作鼀鼀𪓰之鼀說文但用圥聲爾雅轉寫作鼀釋文鼀起據反𪓰音秋竝非也承珙案說文𪓰爲鼀之別體鼀𪓰同字爾雅既誤鼀爲鼀又以鼀𪓰連文自是轉寫致譌戴氏謂說文圥鼀當作𪓰𪓰亦誤圥鼀之圥音力竹反鼀音七宿反圥鼀詹諸猶虫部之蝺鼀詹諸也其行圥圥者圥本土菌取其樸地輪囷之狀𪓰下云其行𪓰𪓰者取

其施施難進之狀鼀𪓰二篆相連鼀或作𪓰故𪓰下卽承之曰𪓰𪓰詹諸也𪓰𪓰猶鼀𪓰矣總之一物四名曰蝺鼀曰圥鼀曰𪓰𪓰曰詹諸無所謂鼀𪓰也御覽引薛君章句曰戚施蟾蠩喻醜惡是韓詩亦作戚施卽以詩言戚施者爲詹諸戚乃鼀之借字文子上德篇蟾蜍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淮南說林訓作鼓造辟兵造亦與戚聲相近說文𥨊从穴鼀省聲或不省作𥨊周禮故書以𥨊爲造施則𪓰之借字淮南脩務訓蟾蠩捕蚤高誘注蟾蠩蟄也字又作蟄或謂若作戚施不當訓蟾蠩非也

翁氏詩附記曰籧篨戚施皆惡疾之名故詩人以指衛宣也至爾雅口柔面柔體柔之解乃因三語同訓而比類之耳豈其刺衛宣者必肖貌而爲辭邪若國語云不可使俯不可使仰又推而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歐陽子乃以一身不能兼二事疑之不亦迂乎承珙案籧篨戚施物名是其本義葢籧篨之蠹蠹惡堅強而難於屈曲戚施之蟲蹣跚匍匐而不能高仰因而人之病傴者有似於籧篨病僂者有似於戚施故以目之因而口柔者似病傴面柔者似病僂故又以目之此詩以刺宣公自是取惡疾爲喻潁濱詩傳從毛說謂此二者天下惡疾詩人之言所以深惡宣公李迂仲極取其說鄭箋用爾雅訓爲口柔面柔之狀正

如雄雉以鼓翼泄泄喻宣公振衣奮迅志在婦人其說亦通歐陽本義乃謂宣公作臺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皆仰面視之既而惡之或俯面不欲視之此成何文理邪王介甫又謂籧篨不能俯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下戚施不能仰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上亦於詩意不切

二子乘舟

虞東學詩曰容齋五筆謂宣公在位十九年而卒姑以卽位之初便成烝亂次年卽生伋子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旣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又能同毋譖兄壽又能代爲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陸

儆山嘗舉以問穆伯潛伯潛以爲宣公上烝當在未卽位
之前儆山以爲其父尚在不應認爲己子按史記衞莊公
卒後十六年而後桓公被弑迎其弟晉于邢而立之是爲
宣公宣公嗣爲諸侯去父亾十有六年矣其生伋子豈得
謂父在時邪惜伯潛不能舉此折之或謂宣未爲君其兄
桓公固在冐任其烝庶母生兒而居然以爲己子邪愚謂
桓公爲世子時親見州吁之驕縱久思爲袗簪之舉乃卽
位後尚容之十六年聽其與叔段爲伍釀成禍端而身受
之闇弱如此安能防閑其庶母及弟也後公子頑之事亦
當惠公在位時可以破疑矣承珙案衞宣之立在魯隱公

四年其卒在魯桓公十二年公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傳云
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注云蓋年十五六正義謂宣公卽
位三四年始生惠公新臺之作當在卽位之初年烝夷姜
而生伋子自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左傳於此事原委分明
無不可信諸儒皆疑其所不必疑者也
毛西河曰莘在河而齊在河東以左傳西至於河一語證
之盜殺二子於莘未嘗渡河無乘舟事疑是詩非爲二子
作又云莘新聲近漢志東郡陽平有莘亭杜預酈道元無
不曰衞之新臺卽衞殺子伋之地蓋莘卽新也汪氏梧鳳
日衞宣時猶都商之朝歌卽今濬縣自衞都達莘未嘗不

取道于河豈必入齊乃渡河邪況詩又未明言渡河若肥
若淇何不可舟者奚以明其渡之必河邪承珙案毛西河
謂莘爲衞東地而在河西是也其云漢志水經注皆言莘
卽新臺則誤郡國志陽平侯國有莘亭劉昭注云杜預注
傳曰衞作新臺在縣北衞殺公子伋之地故曰待諸莘考
桓十六年左傳杜注但云陽平縣西北有莘亭無新臺在
縣北語此劉昭誤也水經漯水注云漯水又北逕莘道城
之西北有莘亭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道阸
限險要自衞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宿齡
詩人乘舟誠可悲也此所云新臺者不過因其事而及之

非謂新臺卽莘西河據此二文以爲證誤矣且傳云國人
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明是借喻之語毛公豈
不知二子皆从於陸並非舟中又後先繼往亦非同舟而
濟邪若新序謂壽母謀沈伋於河壽知之而與之同舟舟
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其傅母閔之而作是詩安知其不
卽因是詩而附會爲此說邪
汎汎其景經義述聞曰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
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士昏禮
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承珙案傳云汎汎然
迅疾而不礙也毛以迅疾不礙釋景字礙者止也並不以

為景響之景釋文乃云景或音影正義則云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是直以景為影礙為挂礙之義皆誤

願言思子傳願每也段懋堂曰此每如春秋外傳懷私為每懷賈誼賦品庶每生之每毛詩願字首見於終風願言則疐而無傳則毛意謂與今人語同耳釋詁曰願思也方言曰願欲思也邶風鄭箋曰願念也皆與今語合說文丏部曰寗願詞也用部曰甯所願也心部曰愸肎也凡言願者蓋寗甯愸三字語聲之轉自詩所用已如是而二子乘舟語意尤深故傳別言之非有異也承珙案衛風願言思伯正義云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為每甘

心首疾傳云甘厭也正義曰謂思之不已至厭足於心覩於甘之為厭而願為每之義乃益明孔疏但以每有所言解之淺矣

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朱氏通義曰不瑕有害與泉水語同意別泉水是害於義此詩是害其身過為疑辭者不忍斥言其死也陸堂詩學曰毛傳於泉水但訓瑕為遠而此乃云不遠害泉水當曰不以遠而有害也此則曰不以遠而有害乎黃氏文煥曰泉水明知於義不可往而聊與之謀非真欲歸寗也此明知其身已被禍而有不忍言非直為君諱也承珙案三說皆微婉得詩意唐石經初刻作遐因傳義而改經字其實經字祇當作瑕傳意瑕為遐借故訓遠箋則用瑕字本義訓過泉水與此並同

毛詩後箋卷三終

毛詩後箋卷四

涇　胡承珙

鄘

柏舟

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史記謂衛武公和殺共伯而自立索隱力辨其誣後之說詩者呂記嚴緝及李氏集解皆從其說姜氏廣義曰此正當宣王之世宣王能討魯伯御豈容武公之弒君篡國今即以詩考之曰髧彼兩髦知共伯之卒在釐侯未葬之前序曰共世子知

未立爲君也史遷之說誣矣虞東學詩曰序言共姜自誓而下稱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云云索隱據之以正子長之失序不獨有功於經抑且有補於史范氏詩瀋曰共伯長於武公其死時必年近五十何云蚤死共姜年必相仿非少艾也父母何尚欲奪而嫁之髦者垂髮至眉被於兩旁幼小之飾若父母見在雖長不去唯拂而扱之冠纓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髦冠緌是也至父母死乃脫其髦喪大記云小斂脫髦是也當共伯之死釐公已卒何得仍以兩髦稱之此皆誤也竊意共伯立爲世子早已身死武公是以嗣爲太子共姜無倚大歸於齊其母欲奪其志故指共伯之兩髦以自矢是時釐公尚在故曰髧彼兩髦也姜氏廣義又曰郝氏鄭氏張氏皆以共姜爲室女蓋以髧彼兩髦一語也疏據內則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謂既髦乃加冠夫冠則冠加髦上安得見髦詩舉兩髦知共伯未冠禮冠而後娶知共伯之未娶而姜爲室女也然兩髦之制康成未詳而毛公云髦至眉安知非加冠而兩髦之末垂於眉冠不得掩乎以是決其未冠所不敢矣何氏古義亦云郝鄭皆以兩髦爲童子之飾即總角丱兮是也然詩言兩髦不言總角意即所謂拂髦而韜之冠內者況父喪脫左母喪脫右古有明文誰謂兩髦不可以言既冠

乎承珙案甫田總角丱兮傳云總角聚兩髦也正義云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郝鄭之說固自可通但內則於子事父母及男女未冠笄者皆云拂髦則兩髦之有無祇分親在親沒實不分已冠未冠惟據序世子蚤死一語爲斷則史記之說自不可信耳

髧彼兩髦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正義引既夕禮內則鄭注皆止云髦象幼時鬌其制未聞項安世云以髮作僞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承珙案傳言髦髮至眉是實知其形象而鄭注三禮已云其制未聞可見毛公時書康成已有不

能盡見者矣惟據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著之曰脫曰著自是假他髮爲之故此傳云于事父母之飾鄭注既夕禮云長大猶爲之飾是也

說文𩬘髮至眉也从髟敄聲詩曰紞彼兩𩬘髳𩬘或省漢令有髳長詩釋文云髦說文作髳承珙案說文髮至眉之訓正用毛傳即引詩云云其下乃言省畫之髳而證以漢之髳長是許以𩬘髳字同而義異其所據詩本並不作髳呂記引釋文云髦韓詩作髳蓋韓以髳爲𩬘釋文所引當是韓詩今本誤作說文然王氏詩考輯韓詩不及此字則

所見釋文已同今本矣

實維我儀傳儀匹也何氏古義曰毛傳爾雅皆訓儀爲匹書鳳皇來儀注以爲相乘匹國語丹朱憑身以儀之亦謂憑依其身而匹偶之

實維我特傳特匹也稽古編曰毛以特爲匹朱子謂特爲孤獨之義而得爲匹者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亦用此詩毛義釋之然毛傳以新特爲外婚鄭申之爲特來無倂之女與匹義反矣案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値也兩家字異而義同意毛傳詩時字亦作直乎不然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爲小雅新特例矣惠氏棟曰特猶犆也縈陽令楊君碑以特爲犆故韓詩作直承珙案特本牛父之稱通言之則羊豕及馬皆有特名周禮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鄭衆注云三牝一牡也生民傳云羝牡羊也衆經音義引三倉云羝特羊也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是凡畜之牡者皆可謂之特反言之則孤特者必有偶故又爲匹偶之稱至因其獨立之意則爲雄俊之稱黃鳥百夫之特傳云乃特百夫之德是也又單獨之意男女皆可通故小雅求爾新特傳箋以爲外婚無倂之女也凡一義之反覆引申者如此但其施之各有當耳

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此於取興之意本無不合歐陽本義譏之謂牆以防非常者爲有內外之限爾若牆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是於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之本意哉不知傳言牆以防非常宜於堅密而乃生不可埽之茨以興中冓宜於肅清而乃有不可道之言今欲埽之則恐傷於牆之堅猶欲道之則恐揚其國之惡耳興意深隱以下有中冓言醜故祇取於合好掩惡之意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此說稍泥孔疏衍之云蒺藜不可埽埽之則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

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滅而除之反違禮而害國夫淫昏之行正宜滅除何得云違禮害國此所以來歐陽之譏也而歐自爲說乃云茨生於牆理當埽除然欲埽則恐傷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恐傷惠公子母之道案詩但以不可埽對不可道言之未必以茨喻人以埽除喻去其人歐說亦豈詩之本意哉

中冓之言傳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案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凡冓之屬皆從冓又木部構蓋也从木冓聲杜林以爲椽桷字淮南氾論訓云築土構木是冓與構義略同書大誥若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堂謂築基構謂蓋屋古者堂半以後爲室室必交積材以爲蓋屋中冓者謂室中傳云內冓猶言內室漢書文三王傳谷永上書曰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以中冓與閨門對舉亦是指內室而言應劭云中冓材冓在堂之中非是玉篇宀部引詩作𡪢从宀者亦取交覆深屋之義其以中𡪢爲中夜則用魯韓詩說晉灼漢書注引魯詩曰冓夜也釋文引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夫中冓爲闇晦宴息之地故以爲夜義本相近韓云淫僻之言則箋說所本鄭注媒氏陰訟謂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即引此詩爲證蓋亦用韓詩說但頑與夫人實爲淫昏之行非由宮中所冓之語故不如傳第以中冓爲閨中隱奧之處其言亦第當爲闇門曖昧之言也馬元伯曰桑柔征以中垢傳云言闇冥也中垢與此中冓聲義略同

不可襄也傳襄除也段氏詩小學曰古襄攘通史記龜策傳西襄大宛徐廣曰襄一作攘承珙案出車儼狁于襄釋文亦云襄本作攘說文引漢令解衣耕謂之襄此其本義除者其引申義也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段懋堂曰抽當作籀說文籀讀書也籀之義訓抽說文敘云諷籀書九千文是也毛公及方言皆用抽爲籀抽籀漢之古今字或叚紬爲籀承珙案箋云

抽猶出也此如服虔左傳注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繇與籀同於義皆爲抽繹而出之此古訓也蓋道者約言之詳者多言之讀者反覆言之詩意蓋謂約言之尚不可況多言之乎況反覆言之乎三章自有次第釋文引韓詩詳作揚揚猶道也不如毛訓詳審爲長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案鄭注周禮分別追師副編次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

之步搖編者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次者次第髮長短爲之若今髲髢此以假紒專屬之編而此傳云副編髮爲之蓋副與編皆假髮所爲但副有衡笄六珈之飾所以爲盛此箋云副旣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亦謂副上加飾則副必本以髮爲之可知廣雅云假結謂之鬠鬠與副同釋名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衆物卽六珈之類統言之則六珈皆爲副飾毛析言之故曰副編髮爲之耳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鄭氏疑古制未必然故云所有未聞然宋玉諷賦云主人之女垂珠步搖則步搖制亦古矣

稽古編曰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笄爲一物也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是衡與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於祭服有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之文是以釋衡者釋笄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尤失之曰笄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竟以衡爲笄名又曰毛以衡笄爲一物鄭注追師以爲二物疏涵毛鄭爲一

說不知毛公連引衡笄所以見笄之爲玉非合二物爲一也鄭注追師旣以衡笄爲二物而箋詩副笄仍不易傳亦知毛意與己不異也疏之誤在引釋衡文而不引釋笄文耳嚴誤認毛意而謂與鄭異說其誤更甚於孔矣承珙案傳意似以衡笄爲一物非關便文言之衡笄卽謂笄之橫於頭上者不必定與鄭注周禮相同嚴緝從毛未可謂誤竊意此所謂衡笄者與尋常固髮之笄名同而實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夫笄以配冠則非止固髮之用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然則古之爲妾者不笄非笄無以擧髮也蓋笄爲婦人禮服之首飾而副笄有六珈其飾更盛或獨爲后夫人之所服故毛以副笄之笄爲衡笄耳金誠齋曰周禮追師衡笄鄭司農注云衡維持冠者案先鄭釋衡不釋笄始以衡笄爲一物後鄭以衡笄爲二物左氏桓二年傳云衡紞紘綖杜注云衡維持冠者與先鄭同是衡笄卽固冠之笄也此笄旣以固冠亦以縣瑱之制縣之以紞上係于笄弁師言玉瑱玉笄左傳言衡紞衡之卽笄甚明蓋旣有笄不宜又有衡苟衡與笄竝設不亦過於繁複乎後鄭說非也

周禮賈疏云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詩正義云言珈者以玉加於笄爲飾案傳云珈笄飾之最盛者自是以珈飾笄其數有六與鄭義珈爲副飾者不同大元書上九男子折笄婦人易哲注范望曰哲笄飾

也男子有笄婦人笄之以飾笄與珈同笄之以飾言加之以飾也姚姬傳九經說云毛鄭皆以笄與珈同爲副上之物非謂以珈爲笄飾其說非是廣雅云笳籫也笳卽珈籫卽簪張揖蓋以珈卽爲笄然詩言六珈未聞六笄也惟一笄而有六珈之飾則非徒固髮之簪又可知矣

委委佗佗傳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正義引爾雅釋訓委委佗佗李巡孫炎郭璞皆以爲容儀行步之美與毛言其德者異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承珙案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詩逶逶佗佗傳云委佗者行可委曲迹也亦自得之貌此或誤合召南傳箋之文

耳卷三引韓詩云委佗德之美貌也與此篇釋文正同是韓詩以委佗爲德與毛義合爾雅釋文云委先儒竝作禕舍人曰禕禕者心之美詩云禕禕它它此所據字異必三家詩其以爲心之美亦同毛義自不當專指容儀行步言之傳以佗佗爲德平易者大元元攡夫地他然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此他然如易繫辭所言隤然者故大元元吉又云地隤而靜他然隤然蓋皆安泰之意傳云佗佗平易義可以此推之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惠氏古義曰說文褖飾也从衣彖聲急就篇曰褖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曰褖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曰褖飾盛飾也承珙案象卽褖之假借褖爲盛飾故毛云尊者所以爲飾范甯注穀梁以象服爲吉笄玉篇云褖首飾也廣韻又曰褖未笄冠者之首飾也顏注漢書褖飾一曰首飾在耳後刻鏤而爲之此皆別義與傳不合惠氏禮說象服卽象揥佩猶服也謂著於首然詩云是宜則斷非專指象揥一物耳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翟（上下兩翟字依段說補）羽飾衣也稽古編曰象服翟衣毛傳謂以象骨及羽爲衣服之飾而孔疏不從以爲象骨飾服經傳無文又衣裳隨身卷舒非可羽飾蓋右鄭也然古籍散亾制度不見

於經傳者多矣安知象飾之服毛非有據乎至以羽飾衣春秋時尚有之楚王秦復陶翠被杜注謂秦所遺羽衣及以翠羽飾被不聞其礙於卷舒也又案說文釋禕爲畫衣褕爲翟羽飾衣陸農師謂周禮二翟曰翟而禕衣變翟曰衣當是禕衣畫雉而褕翟闕翟皆用羽飾以證說文其語良是承珙案周禮樂師皇舞注故書皇作𦏻鄭司農云𦏻舞者衣飾翡翠之羽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此皆足爲傳翟羽飾衣之證至象骨飾衣乃孔疏妄推毛意以言服則非揥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此實書傳之所未聞毛公竝無此說而陳氏以爲必有所

擿不亦誣乎
象之揥也傳揥所以摘髮也說文擿搔也段云此義音剔
詩釋文揥勑帝反摘他狄反本又作擿非擿音直戟反按
以許說繩之則作擿爲是擿正音他狄反也以象骨搔首
因以爲飾名之曰揥故云所以擿髮卽後世玉導玉搔頭
之類也廣韻十二霽曰揥者揥枝整髮釵許書無揥字承
珙案說文但有揥字云拓果樹實也从手啻聲一曰指近
之也此卽摘字李善文選注引說文云揥取也他狄切似
說文本有揥字而今脫之但訓取則又非詩之象揥矣姚
氏識名解曰嚴華谷云若音摘爲摘取之義則今之鑷子

搔首之摘因以爲飾者若今之篦何元子云整髮釵也按
揥若卽篦亦非佩物疑所謂整髮釵近是古禮服有玉瑱
無象揥兮並舉之或是燕居之飾歟
揚且之晳也傳揚眉上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傳清視清
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承珙案末章兩揚字當有二義
揚且之揚與次章同清揚之揚必非亦謂眉上傳文當作
清揚視清明也明卽揚字之訓清揚亦作清陽（說苑尊賢篇引野有蔓草清陽婉兮）說文陽高明也禮記注明者曰陽猗嗟美目揚兮
揚卽明也又猗嗟名兮名與明通亦謂目也傳云揚廣揚
而顏角豐滿乃釋揚且之顏句不連清揚之揚爲釋也猗
嗟美目揚兮美目清兮皆專指目而言文義明白傳於美
目揚兮云好目揚眉者蓋以揚眉見目之美要其美仍在
目不在眉也上文抑若揚兮已云眉廣揚矣不應此揚又
指眉上也野有蔓草猗嗟清揚婉兮當與鄘風子之清揚
皆爲視清明之貌毛傳一云眉目之閒婉然好也一云婉
好眉目也正義遂謂眉上眉下皆爲揚目上目下皆爲清
不知說文眉目之閒爲顏本有專名非清揚之謂此清祇
言目之精光目上目下皆於清義不合揚雖有二而廣顙
之揚究不得爲美目之揚目亦曰揚者方言云驢瞳之子
燕代朝鮮冽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是其明證毛傳每於

清揚之揚兼眉言之者說文盱張目也張載注魏都賦盱
衡曰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李善引漢書音義曰盱衡
謂舉眉揚目也此卽毛傳好目揚眉之義因揚眉見目之
美故經以美目爲揚傳欲見揚爲舉目之美故兼言眉目
之閒與好眉目耳不然經文旣言子之清揚又言揚且之
顏旣言抑若揚兮又言美目揚兮同一眉上廣揚何必複
沓若是乎爾雅目上爲名猗嗟傳目下爲清此謂目之上
視下視名與明通卽所謂視清明也自孫炎郭璞誤讀爾
雅目上爲在上之上孔氏正義因幷謂目之下爲清皆誤
也別有辨見齊風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惠氏禮說云陸農師謂展一作襢通帛爲襢襢絳色也與襢同義其說有據段氏周禮漢讀考曰說文襄丹縠衣也本毛傳而字作襄从衣㠭聲今詩禮皆無此字蓋漢時禮家師傳不一是以毛公作褕狄襄衣而許君從之不與鄭同也今毛詩作褕展此又鄭箋之本不與許同釋文褕字又作褕與許本合毛許馬融皆云展丹縠衣鄭仲師始云展衣白衣而鄭君從之蓋舊說周禮鞠衣黃褖衣褖不改字素沙白則展衣爲丹色矣沙者沙縠言衣言沙者互見則鞠衣黃縠爲之褖衣褖縠爲之以意揣之如是承珙案以素沙當白

衣何氏楷已有此說且引雜記復有素沙爲證然若素沙爲衣則是七服而非六服其說自不可通但鄭注素沙者以白爲裏使之張顯夫展衣既爲白衣則以白裏白何能張顯丹縠之制故當以毛義爲勝蓋后服不必如王四時之色俱備耳孫毓推之以爲疑於凶服故展衣赤亦未必然玉篇襄丹縠衣又王后衣也則似以丹縠之展衣非六服之展衣殆以毛鄭異義故疑不能定歟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何氏古義云所謂蒙彼縐絺乃展衣上加縐絺蒙之卽素沙也郝敬云素沙卽白紗所以加于衣上者尚絅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于外凡繒薄細者皆稱絺卽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承珙案如此則詩當云蒙以縐絺不得云蒙彼縐絺矣

稽古編曰毛云當暑袢延之服孔氏申之以爲展衣而以絺爲裏所以紲去袢延蒸熱之氣也紲袢音薛煩二字皆借用以意推之紲當是渫除去也私列切之借袢當是煩之借耳說文衣部云褻私服从衣埶聲詩曰是褻袢也段注云今詩褻作紲毛傳云當暑袢延之服當暑二字釋褻也又袢衣無色也从衣半聲一曰詩曰是紲袢也段云紲當同褻

箋下作褻毛傳袢延疊韻如方言之襎裷漢時有此語揩摩之意外展衣中用縐絺爲衣可以揩摩汗澤故曰褻袢褻袢專謂縐絺也暑天近汗之衣必無色故知一曰爲衍文矣承珙案袢延當與大雅之畔援泮奐周頌之判渙同以疊韻爲義畔援猶跋扈也伴奐自縱弛之意訪落傳判分渙散也畔援亦作𢪔換魏都賦雲徹𢪔換劉淵林注𢪔換猶恣睢也當暑之服縐絺近於縱弛分散然係私褻之服若以禮見王及賓客則必有展衣蒙之故曰展衣而蒙彼縐絺以縐絺是私褻袢延之服故也說文褻下引詩是證褻字袢下則以無色之衣通名袢而當暑袢延之服亦

必無邑故引詩以備一義一曰二字恐非衍文也焦里堂曰蜀都賦累縠疊迹叛衍相傾李善引莊子曰何貴何賤是謂叛衍司馬彪注叛衍猶漫衍也毛言當暑袢延之服袢延卽叛衍袢延之服蓋謂服之寬閒者正義所言非毛義尤非詩義

邦之媛也傳美女爲媛箋云媛者所依倚以爲援諸本皆作媛惟相臺本作援爲是助釋文引韓詩媛作援云援取也取當爲助之誤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鄭許及孫叔然注爾雅蓋皆本韓義

桑中

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朱子以此詩

爲淫者自作與東萊爭論卒不能合嚴氏詩緝曰若謂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郝氏敬曰淫者犯禮法方秘其事惟恐人知詩人爲表暴其事韓詩所云匹夫匹婦相會于牆陰明日有傳之者矣承珙案此詩惟爲刺奔而作故所舉貴族皆明刻其人而桑中上宮又歷著其地蓋如陳之宛邱鄭之溱洧爲男女聚會之所故奔者三人而期要送皆在一處耳若以爲淫者自作則非僻之事雖至不肖者亦未必肯直告人以其人其地也且若以爲一人所作則一人而亂三貴族之女而其輩行與期會迎送之地又皆相同固無是理若以爲三人所作亦必無三人羣聚一處而賦此狹邪之詩者卽有之則廉恥道盡惡莫甚焉聖人肯錄之以示後世乎張氏敘詩貫云作詩刺淫雖傷忠厚然出于惡惡之公其思固無邪也若淫奔自述則以淫思而賦淫詩豈可供人吟諷乎乃以是垂教而又禁人之無邪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何聖人之拙於計邪其必不然也審矣

稽古編曰小序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非謂桑中卽桑閒也朱子因此語遂全用樂記文證此詩卽桑閒殊不知樂記旣言鄭衛又言桑閒濮上明係兩事若桑濮卽桑中則桑中乃衛詩之一篇言鄭衛而桑濮在其中矣何煩竝言之邪樂記又言亂世之音怨以怒而係之鄭衛亾國之音哀以思而係之桑閒濮上此則二音之

倫節與作此二音之時世迥不相侔也又樂記注謂桑閒卽濮上地名其音乃紂所作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云淫聲若鄭衛凶聲亾國之聲若桑閒濮上疏亦解桑濮爲紂樂則桑濮之非衛詩歷有明證矣承珙案何氏古義田氏詩學皆引史記以桑閒濮上爲紂樂非桑中之詩考史記樂書衛靈公朝晉晉平公使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亾國之聲也聞此者必於濮水之上云云是史記竝無桑閒之名鄭注樂記乃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耳續漢書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考東郡濮

陽爲今開州在滑縣東詩之桑中與沬相近當在朝歌爲今衛輝府淇縣濮陽卽有桑中要與桑濮之音無涉然漢書地理志云衛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是班固已以桑濮爲鄭衛之音而孔氏於詩序正義亦全用樂記文則固不始於朱子但必以桑中之詩卽桑閒則非耳左傳申公巫臣聘夏姬于鄭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其意正以桑中爲苟合之事可見序說有所自來王氏總聞乃謂作序在左氏之後其說皆附合左氏爲之案毛公傳詩時左傳尚未行安得作序者已盡襲左氏必如所疑則天下之書更無有可信者矣

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姚氏詩識名解曰孫炎以釋草唐蒙連讀故云三名郭璞分之爲四名愚案釋唐爲蒙自傳始其讀爾雅必有所據惟以芣苡馬舄之文律之又似以女蘿釋唐蒙者不然則當多下一蒙字矣然詩亦單言唐不連蒙爾雅所釋固當指此但今菟絲子僅供合藥非食菜傳遵釋草文爲訓而於蒙下增一菜字豈唐別有蒙菜之名非釋草所謂唐蒙者邪承珙案正義引孫注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別三名而其下又引孫注蒙王女云蒙唐也則是單言之可曰唐曰蒙連言之亦可曰唐蒙草木之名方俗語言古今稱謂往往不同詩雖單言唐而爾雅毛傳或因當時稱謂以唐蒙釋之未爲不可至謂菟絲僅供合藥則今人以入藥者古人或以爲菜如蒼耳入藥而唐人尚有食之者是也

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朱子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承珙案姒本作以白虎通義夏祖昌意以薏以生賜姓姒氏說文無姒字蓋卽作以弋與以一聲之轉又漢書鉤弋廣韻作鉤妋說文妋婦官也詩弋字或卽妋之省蓋妋本婦人姓故字從女而以爲婦官之稱猶姬亦姓而後世以爲衆妾之稱耳

美孟庸矣傳庸姓也范氏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稽古編曰通典謂鄘國古或作庸不知何所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荀曹滕皆古姓而春秋時荀曹滕則皆姬姓未嘗以姓爲國名也錢竹汀曰古書庸與閻通左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引小雅豔妻作閻妻鄭箋以豔妻爲厲王后蓋其女之族姓閻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閻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焰焰漢書作庸庸故知庸卽閻承珙案定四年左傳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是閻本衛地古之姓氏亦有因其地而稱之者如舜居嬀汭而其後氏姓爲嬀是也路史國名紀引

風俗通云古用圖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此說亦不足據

鶉之奔奔

序云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許氏詩深曰詩以頑爲首而序專斥宣姜卽弑君書趙盾之義也盾兄也上卿也有弟弑君而不討是謂盜主宣姜嫡也君母也從子瀆倫而不恥實爲亂階兩人之罪狀既著若穿若頑俾服上刑而已不待譏而定也是故詩如史之文與事而序則聖人之所取義詩亾然後春秋作此之謂矣古人以事關君國者多以我言之如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春秋曰齊師伐我而臣民之分誼休戚一體於玆可見使此詩必爲惠公之言

則左氏傳曰仲子歸于我何以爲之解乎凡詩中如念我無祿念我土宇及我是用急之類皆通指君國必解爲詩人自指則以文害辭矣承珙案許說是也埤雅云兄者女兄也娣刺宣姜之詞君者女君也妾刺宣姜之詞此泥於兄與君字而爲之辭李氏樗不然其說稽古編乃謂序云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爲君之兄不如陸之合序非也錢氏天錫曰我以爲兄者刺其安爲之弟而不知逐也我以爲君者刺其安爲之子而不知閑也此解頗得詩旨序與傳本不相背不必鑿指娣與妾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箋云奔奔彊彊言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承珙案禮記表記注引詩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注云姜姜賁賁爭鬭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于上小鳥賁賁于下據表記言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其下引詩云云意蓋重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言無良之人其臣至不願以爲君以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耳鄭注非詩本旨至姜姜賁賁之解似與詩言奔奔彊彊者不同然陸佃云鶉無常居而有常匹尸子曰堯鶉居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鷇食奔奔鬭也言鶉能不亂其匹鵲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而莊子云烏鵲孺以傳枝少

欲故曰孺也彊彊剛也言鵲能不淫其匹范氏補傳亦云鶉所以奔奔然善鬭者惡其亂匹而鬭也鵲所以彊彊然難偶者傳枝受卵故能不淫也據此則詩箋所云居有常匹飛則相隨者與禮注爭鬭義固相成耳

我以爲君傳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承珙案左傳又云秦穆姬屬賈君焉易歸妹六五其君之袂虞翻注亦以君爲小君

定之方中

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水經注菏水分濟於定陶東北北逕己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邱城西郡國志曰城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城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亾卽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趙氏一淸曰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邱至仙源逮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邱在河南宜爲

周魯往來之地杜預誤以此爲卽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於隱七年釋云在濟陰城武縣於僖二年城楚邱則釋云衛邑是以城楚邱爲前日戎伐王使之楚邱矣水經亦以戎伐凡伯于楚邱爲衛文公徙居於此按濟陰城武縣卽今開德之衛南蓋隋大業初改從此名謂梁郡有楚邱故以別之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邱曹邑在今滑之白馬衛南爲近二邑不出邦域之中斯文公所由徙也又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凡伯安得踰河北道衛南而使于魯邪故衛南之楚邱爲衛所城之邑而拱州之楚邱則戎州己氏邑云顧氏日知錄曰濟陰之城武曹地

也而言衛非也衛國本在汲郡朝歌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于漕杜氏曰漕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邱杜氏曰楚邱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邱也但云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滑縣開州之閒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邱在城武西南卽衛文公所徙誤矣一淸案亭林之見與克齋合但克齋謂濟陰城武縣卽開德之衛南誤也濟陰郡宋時爲曹州地方輿紀要云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邱城春秋時戎州己氏之邑左氏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又襄公十年宋享

晉侯于楚邱蓋在曹宋閒漢置己氏縣屬梁國是卽杜氏所云在濟陰城武縣者也衛南屬滑州後改屬澶州文獻通考云崇甯四年建州爲北輔五年升爲開德府太平寰宇記澶州衛南縣下云衛文公自曹邑遷楚邱卽此城也漢爲濮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楚邱縣後以曹州有楚邱縣改爲衛南此在衛之南垂故以名縣又云楚邱城在縣西北四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城冢記云齊桓築楚邱之城卽此也是卽亭林所謂不詳其地必在滑縣開州之閒者也兩地縣殊何乃混而爲一乎杜注於隱七年戎伐凡伯之邑釋曰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於僖

二年所城則曰衛邑本自不錯惟於戎伐下多衛地二字爲不合耳然酈氏之說亦本漢志山陽郡城武縣下云有楚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陽東郡濮陽縣下云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酈蓋篤信班固而不暇詳審爾承珙案程氏以濟陰城武縣卽開德之衛南固誤而謂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尤誤蓋但知宋時衛南縣之楚邱在河北而不知春秋時之楚邱當在河南也杜氏以隱七年戎伐凡伯之楚邱爲衛地者蓋因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又云公入于戎州己氏故以此楚邱爲衛地要未嘗以爲是詩之楚邱也酈

注水經於河水篇云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固明知文公所都在滑之白馬而於濟水注乃以城武之楚邱混于衛南之楚邱則眞誤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視極以正南北箋云定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毛鄭皆以定爲營室惟毛以視定星而正南北遂以營宮室鄭以定星昏中小雪之時可以營宮室正義云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承珙案考工記匠人有夜考之極星之語晏子春秋雜篇亦有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之語是古人本有視星以正方位者人君居必南面小雪之時定昏中當正南之位旣以此時爲營作之候亦卽可指此星以定南北之方故辨方記時義未始不可相通惟建宮室而定四方旣有揆之以日矣故以此詩首句爲記時於義更順於文亦不覆此則箋勝於傳也

作于楚宮傳楚宮楚邱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惠定宇云韓非子曰有仲梁氏之儒卽仲梁子也檀弓亦引仲梁子鄭氏以爲六國時人是也三家詩拾遺云陶潛羣輔錄有仲梁傳樂爲道語蓋先申公浮邱伯而說詩者

望楚與堂傳楚邱有堂邑者傅氏寅曰堂楚旁邑卽今博州堂邑以博濮二州連界也王伯厚詩地理考引之田閒詩學云此地去楚邱遠不宜望見由誤認濮州爲濮陽耳案戴公廬漕漕在漢爲白馬縣今滑縣南猶有白馬廢城楚邱在漢爲濮陽隋改衛南今開州也在滑縣東六十里與漕相去不遠故登漕虛可以望楚考開州秦屬東郡漢晉以來皆爲濮陽衛成公遷帝邱杜預注帝邱今濮陽也有顓頊墓今滑縣東北七十里有帝邱城俗名土山村是也漢書東郡縣二十二其首曰濮陽爲郡治而白馬正所屬也成公由楚邱遷帝邱只在開滑之閒而當時總名爲

濮陽總屬東郡後人不辨東郡疆域所轄之廣遂專指山
左東昌爲東郡以東昌之濮州爲濮陽以爲顓頊墓在焉
成公所遷之帝邱謂卽其地謬矣
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京高邱也承珙案輿地廣記云今
拱州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
九域志云開德府有景山詩地理考又引寰宇記景山在
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今寰宇記衛南縣下無此語總之
毛傳但云大山高邱本未嘗以景爲山名范氏詩補傳云
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衛在商畿內故升墟以望
知地勢之勝集傳因之曰景山名見商頌稽古編曰以商

頌之景山爲山名徒據左傳景亳之語然景與亳連文定
是地名非山名也
終焉允臧顧氏詩本音曰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其銘
曰卜云其吉終然允淑張衡東京賦卜征考祥終然允淑
用此文法稽古編曰今本然誤作焉此俗人據朱傳而妄
改校勘記曰唐石經相臺本皆作然考文古本同案正義
云終然信善又云何害終然允臧也皆可證
命彼倌人傳倌人主駕者承珙案說文倌小臣也周禮小
臣爲大僕之佐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
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

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注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此云說
于桑田亦是游觀而寓勸民之事故命小臣蓋小臣旣爲
前驅亦可兼主駕說之事故毛傳以倌人爲主駕者秦漢
官制大僕主輿馬殆沿周制歟又儀禮燕禮賈疏云諸侯
小臣當大僕之事或謂周禮大僕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
名周禮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僕齊僕等皆掌馭車左
傳諸侯有僕人又別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今考春
秋諸國祗有戎車之御謂之御戎其右謂之戎右乘車則
惟晉有乘馬御餘皆無考其周禮大馭以下等官或諸侯
卽以大僕之屬隸之或文公時草創官無備制亦未可知

也
星言夙駕箋云星雨止星見姚姬傳曰古晴字本作夝夝
亦作星若星辰字自作曐詩釋文引韓詩曰星精也精明
晴之謂也世久以星字當曐辰字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
卽晴字甫晴卽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
喪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爲也承珙案說文夝雨而夜除星
見也與箋說同日部又云暒雨而晝夝也暒字從日故屬
之晝夝字從夕故云夜除星見鄭意亦以詩之星卽夝字
雨止星見之星字當作曐此非以星見釋詩星字葢四字
總言夜晴以明預戒倌人令其早駕耳史記天精而見景

星精謂精明與韓詩釋星爲精義同漢書直作姓亦作暒見索隱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姓暒二形同或據宋本釋文引韓詩作星晴也若經文之星爲暒則與晴同字不當以晴釋暒不知漢初已多用晴少用暒故韓詩以今字明古字謂星卽晴字非訓星爲晴韓非子說林下曰荆伐陳呉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此亦古晴字之僅存者

匪直也人傳非徒庸君稽古編曰言文公務農愛民如此非直庸庸之人也故下文又美其德而因及馬耳朱傳曰非獨人之操心誠實而淵深也其畜馬巳至三千之衆則是君德之美祗以匪直二字帶言之而專侈言多馬恐失

輕重之權承珙案傳以匪直爲非徒與孟子非直爲觀美也義同庸君者言非猶夫尋常之君故范氏補傳云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也嚴緝則云文公能務農重本蕃育其人非直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强後儒多取其說朱子荅劉坪書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此與嚴華谷說小異而大同至集傳又別爲一說則不如前說尚少語病耳

蝃蝀

序云蝃蝀止奔也衞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朱傳以爲刺淫奔之詩承珙案後漢書楊賜傳注引韓詩序亦云蝃蝀刺奔女也夫曰刺奔則時有淫奔者而刺之也曰止奔則時未有奔者而止之也所謂禮止於未然者爾文公當中興之際敬教勸學以禮化民斯民値衰亂之餘革面洗心以禮自守與桑中諸篇之刺淫奔者不同觀乃如之人云云是引其人以爲戒自當以毛序爲正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呂記云此與泉水竹竿詞同而意異此詩葢國人惡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葢衞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

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黃氏佐曰泉水竹竿言不可犯義而歸此言不可犯義而行也田閒詩學曰女子有行二句似是當時陳語故多引用之猶言女生外向本非父母兄弟之所能畱但宜守正待聘何至于奔邪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傳但訓隮爲升自是承上章而言謂蝃蝀朝升于西也范氏補傳嚴氏詩緝竝據曹風南山朝隮傳云隮升雲也以此朝隮于西亦爲升雲然此傳但言升不言雲恐與曹風傳不同至周禮十煇之隮先鄭以爲升氣後鄭以爲虹引此詩朝隮于西爲證而後鄭箋詩但

云朝有升氣於西方不言虹者亦以承上蝃蝀言之無庸復贅詩正義合二鄭說爲一以虹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劉熙釋名亦云蝃蝀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至箋云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朱傳云方雨虹見則終朝而雨止二說正相反馮氏名物疏據玉歷通政經旦見於西則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莫見於東而色黄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徵雨者也隮西者行雨者也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以此楊旭顧起元皆云俗諺東鱟晴西鱟雨以朱傳爲誤承珙案上章旣以蝃蝀爲天之淫

氣至於人莫敢指次章不應又以爲陰陽和而有雨之徵程子曰在西者陽方之氣來交於陰陽感陰則陽唱而陰從此理之順故崇朝其雨且傳云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玩傳意似以崇朝爲雨不久衛風曾不崇朝箋云喻近其義可見小雅終朝采綠傳亦云自旦及食時爲終朝此則言久於其事義各有當不得援彼爲證朱傳云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此義仍與上章一貫且於毛意亦合況古書如逸周書云虹不收藏婦不專一河圖稽耀鉤云虹蜺主內淫春秋考異郵云虹霓出惑衆弃和京房易傳云妻乘夫則蜺見月令章句云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卽生此氣淮南子云虹霓者天之忌也後漢書楊秉傳云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從未有以虹爲陰陽和而能致雨者

相鼠

序云相鼠刺無禮也劉氏詩益曰此詩所謂蓋居位有名望者故以無儀無止無禮刺之許氏詩深曰詩言無儀無止卽抑詩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之訓所以責士大夫非緇細民也蓋前篇懲汙俗而約民以法故曰止此篇整綱維而勵臣以恥故書刺義各有當也

稽古編曰詩多用相字如相彼鳥矣相彼投兔相彼泉水相其陰陽之類皆訓爲視孫奕示兒編據陸璣疏河東大

鼠能人立之說魏碩鼠疏又牽合韓愈詩禮鼠拱立之句欲解相鼠爲相州之鼠謂相州與河東相鄰當有此鼠詩以鼠有禮體喻人之不如斯亦鑿矣相州與河東中隔晉地不可謂鄰況此詩作於文公時衛已徙河南矣相在河北非復衛有詩人目其地產以爲興端何得及之哉承珙案埤雅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呂記亦引韓愈聯句爾雅翼又引關尹子師拱鼠制禮但不以相爲相州耳王氏總聞謂相卽拱字之變尤爲臆說

稽古編曰鼠乃貪惡之物故傳以喻無禮義之人言鼠則

僅有皮人而無儀則亦如鼠非以皮喻儀也箋疏甚明後儒多誤解惟嚴緝得之承珙案嚴緝云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此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於鼠如此語意方瑩然顯濱詩傳云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亦有皮而無禮耳人之所以爲人者豈以其面亦以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此解正本箋疏不始于嚴華谷也

人而無儀傳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

與人無威儀者同或謂詩儀字當本作義故毛訓爲禮義之義鄭讀爲威儀之儀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是禮義與威儀有別但古儀字皆作義故鄭訓爲威儀以別於傳承珙案傳云無禮儀者乃合首章無儀末章無禮而總以四字該之雖居尊位二語統括全篇傳文簡古往往有此未必以儀爲義也且鄭云威儀者亦非容儀之謂觀其云偷食苟得與闇昧義同箋固未嘗異于傳耳

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稽古編曰毛訓優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則無止則淫僻之行無所不爲故可刺也豈僅在容止閒哉承珙案容止猶言動靜所止義亦在其中不得謂傳勝於箋今本鄭箋孝經曰容止可觀下尚有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十字相臺本考文古本無此十字一本則雖居尊四字作韓詩止節蓋無止以下十字本釋文混入於注者是韓詩訓止爲節與傳止息箋容止義皆相近也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姜氏廣義曰韓詩外傳三引此詩以明禮之不可已其義甚精禮運亦引末章然不可謂卽此已盡詩意白虎通云此妻諫夫之詞應說也承珙案昭公三年左傳伯石之汏也一爲禮於晉猶何其祿況以禮終

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定十年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緐涉佗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又晏子春秋亦兩引此二句此皆以爲處高位之戒左傳載列國君臣不敬之事多以死決之卽此意也若婦人以夫爲天卽曰諫之何至欲其速死馮氏時可云所謂不死何爲者不忍其夫之無禮甘死而不去其說亦鑿

干旄

劉氏詩益曰周禮九旗無旄名首章干旄蓋卽謂旗旌干首之旄也但此衞大夫乘車見賢旗旌竝建義未有考今

按周禮司常云國大閱州里建旗會同賓客如之注云州里鄉遂之官州長中大夫里宰下士大司馬仲秋治兵又云百官載旗以此推之凡天子之百官卿大夫士大閱治兵會同賓客並得載旗則諸侯之大夫見賓客時或亦當載旗矣孔氏穎達泥周禮州里建旗之說疑諸侯之州長里宰皆士官恐此篇所云非大夫所建然據周禮說建旗非一官又禮文不具未可詳考學者當會通其義不可偏執也孟子曰招大夫以旌大夫旣招以旌或亦當建旌矣禮文殘闕姑依詩義存其說以備一端或又謂首章干旄末章干旌皆謂旗也旗上有旌旄朱氏備善說鄭注禮記亦云旌總名則凡旗設旌者皆謂之旌蓋亦旗之通名第三句首章云紕末章云祝皆謂組也篇中文義一例皆互文耳此大夫

見賢時但建旗而不建旌說亦可通宜並存之承珙案此詩三章本多互文首章傳云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箋云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正義謂九旗之干皆有旄則二章之干旟亦有旄矣爾雅注旄首曰旌則三章之干旌卽干旄矣傳於首章旣用爾雅注旄首之文而於三章則用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爲旌又以見注旄首者亦有析羽凡九旗皆有旄有羽干旄言其旄干旌言其羽是旌本九旗析羽者之通名說文旌析羽注旄首也孫炎注爾雅亦云析五采羽注旄上劉氏疑大夫亦當建旌似謂旌爲一旗之專名殊誤惟傳於首章云大夫之旃則首章之注旄三章之析羽當皆指大夫而於次章干旟但引司常鳥隼爲旟則或如正義所述大司馬職百官載旟卿大夫亦有建旟之時耳稽古編曰次章干旟與首章干旄末章干旌乃一人所建也三章皆云在浚是專論一人之事蓋衞臣食邑於浚當國之郊而下邑曰都城卽都之城一地而異其文耳鄭解干旄兼言旃物旃則卿物則大夫也又以干旟爲州里所建而云州長之屬侯國之州長士也其屬則士以下兼之所指非一人豈以序言臣子多好善故廣言之歟然以在浚之文則有礙矣夫專美一人卽可槩其餘毛說爲允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此說是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蓋本古語而毛引之故簡兮執轡如組傳語亦略同鄭箋大叔于田執轡如組云如組織之爲與毛同義獨此箋與傳異案毛意素絲御馬不過謂馬良御善以形容大夫車服之盛禮意之勤如所謂初見漢官威儀也其云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者古人文字闊略容有不關意義者並未嘗明言以此御法告大夫也孔疏釋毛乃云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

而治民也夫御馬固可喻治民然此大夫方來禮賢末句始爲賢者慮其何以畀之豈有先告以治民之法此正義衍說之誤毛本無此意也至鄭箋謂素絲爲襮以縫紕旌旗之旒縿則經文紕之四之相承不應中隔在後一語而屬之於干旄蓋紕乃合絲襮而未成者組乃合紕之數股而成者皆以繫維良馬而爲御者所用也若程子及蘇傳皆以素絲爲束帛則束帛紕之束帛組之更爲不辭矣

彼姝者子傳姝順貌畀予也案靜女其姝傳云姝美色也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傳云姝者初昏之貌此傳云順者蓋以姝爲嫞之假借說文嫿嫞也嫞謹也从女屬聲讀若人

不孫爲不嫞（玉篇嫞女謹貌）宋本孫上無不字者非是考工記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云屬讀爲注孫順也說文之嫞與考工之屬同義不孫謂不嫞則嫞爲孫順（淮南氾論訓涓屬屬注云屬屬婉順貌也屬讀犂屬之屬也此亦與說文嫞字義同）姝爲嫞之借故傳以姝爲順貌嫞可假作姝者猶蹢躅轉爲踟蹰也（見廣雅）至毛傳未明言彼姝者子爲何人鄭箋乃云時賢者旣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則以彼姝指大夫玩經文二語相承彼姝似當指賢者定九年左傳云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忠指告之者毛傳順貌亦當指告之者箋以忠順指大夫言之恐非毛意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摠此則知上傳御四馬乃總言御馬之法非以解良馬四之也其不別云兩馬四轡者以此章例之自明耳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旣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馬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焉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此疏頗得傳意

蓋此但言御馬之法執轡如組其轡可以四可以五耳不必以爲制度也亦非謂此大夫有乘兩馬三馬者疏又云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此則不然古車未嘗不可駕兩驂三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說驂而賻之左傳陽虎父釋左驂以公命賵孟明史記晏子解左驂贖越石父此可見一驂亦可以駕卽以今車言之雖異古制亦時有三馬五馬者未見其偏而不調也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

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鶬鶬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

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旣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承珙案說文駢駕二馬也驂駕三馬也哀十七年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又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史記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此皆駕二之證駕三雖於經傳無文然古無單騎之法則贈人馬者自當備駕車一乘之數如左傳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疑必古有駕三之制故賜以三馬宋書禮志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髡論衡問孔篇亦有士乘二馬大夫乘三馬之語又左傳莊公子弃疾過鄭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雖降殺以兩亦當由駕三駕二皆可御車故六匹爲二車之用二匹者亦可爲一車之用耳至天子駕六則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莊子逸篇云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列子湯問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荀子脩身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史記李斯列傳是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

虎通義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天地四方也是古制由來已久鄭駁異義以王度記爲漢法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引史記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其實不始於秦漢也

載馳

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衛詩三十九篇惟許夫人之載馳乃其自作正義曰載馳是許夫人作得入鄘風者於時衛戴公國於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案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稱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此韓詩之說與毛師承各異劉向多用韓詩故列女傳載許穆夫人事與外傳合但其以許夫人為衛懿公女又以渡河居楚邱者為懿公則皆謬誤不足據故知毛傳為信而有徵也

范氏詩瀋曰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戴公卒立甫一月耳文公繼立夫人之思歸當在此時矣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詩芃芃其麥言采其蝱豈十月所有乎蓋唁衛或在次年或戴公未立之前承珙案戴公未立以前不容有唁況狄滅衛在二年冬亦非麥蝱之候考定之方中文公營室詩也在夏之

十月為周之十二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至僖二年諸侯乃城楚邱而封衛焉則當僖元年春夏之閒戴公已卒文公雖立而尚無甯居許穆夫人所為賦載馳以弔失國敷揆之情事衛侯似指文公為近蝱邱麥野雖皆係設詞亦不宜取非時之物而漫為託興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翁氏詩附記曰侯古音固有音胡者至若此詩自當以驅叶侯不當以侯協驅也若陸士龍九愍肅楊人以曾驅命湘娥而安流此驅字必應與流叶者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此驅字不必與屬叶者也顧炎武因秦小戎詩必欲以驅轉讀遂執定此說甚至大雅行葦之句鍭同韻者轉欲以句改叶故於載馳之侯必上叶驅而謂悠悠以下別為韻斯亦固滯之甚者矣承珙案翁說是也顧氏唐韻正博引古書以侯當音胡又謂今人讀區萌之區古矛反豆區之區烏矛反乃因侯而誤晉宋之閒始讀驅字為古矛反引宋讀曲歌以驅與由韻為證今考王逸九思將寒兮玉斗遠失兮紐樞我心兮煎熬惟是乎用憂楊方合歡詩同聲好相應同氣好相求我情與子親譬如影追軀從區得聲者與憂求叶韻則此詩驅與侯自可通悠憂等為一韻且王逸漢人已讀區為古矛反不得謂始于晉宋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承珙案熒澤之戰國人皆曰使鶴矣世族在位諒無有號秦而復楚如包胥其人者閔二年左傳杜注云經不書滅者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是也且下文云許人尤之又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此大夫既為許之大夫何以知首章之大夫獨為衛之大夫乎朱傳謂夫人馳驅而歸將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夫以小君之尊遠適異國豈有不告於君不命大夫倉卒潛走舉朝莫知追去路已遙始覺而追之者乎且夫人單身赴難亦復何

益也穎濱詩傳謂許大夫跋涉往唁於衛夫人以將欲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然宋與許皆衛婚姻之國戴公之廬漕宋桓公與有力焉而許不聞有一旅之助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漕又城楚邱而封衛城楚邱之諸侯卽會于檉之諸侯也會檉者齊魯宋鄭曹邾而許不與焉則亦未必使大夫唁于衛也總之此詩曰驅曰馳跋涉以及陟邱采蝱行野見麥正如泉水竹竿皆設想之詞非實有其事呂記引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甯其兄弟許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言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此蓋朱子舊解最爲圓通無關不知集傳何

以改易前說舉詩中所言皆指爲實事轉致以辭害意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傳不能遠衛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傳濟止也閟閉也案傳釋旋反旋濟皆主所思而言謂我思一往不能回反我思既動不能止息耳至視爾不臧韓詩外傳作視我不臧諸家多據之以釋毛詩謂視爾不以我爲善但語意與上既不我嘉相複似宜從鄭箋以不臧指許人之不善蓋善猶親仁善鄰之善言視爾之不善而我思則不能遠而忘也視爾之不善而我思則不能閟而止也不遠承上不能旋反不閟承上不能旋濟苟可反之則遠而忘矣苟可濟之則閟而止矣傳訓濟爲止者爾雅釋天濟謂之霽郭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洪範曰霽宋世家霽作濟史記正義引鄭注濟者光之光明如雨止是濟霽古通故訓爲止閟爲閉者魯頌閟宮傳亦云閟閉也我思不閟言我之思不可遏抑猶云發於不容已爾呂記以不閟爲曉然易見厭緝以爲我之所思其說非閟而不通皆非是

陟彼阿邱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偏高曰阿邱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邱采其蝱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傳雖不言興而興意自明故箋申之云升邱采貝母猶婦人

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邱采蝱也東萊文集一說曰蝱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蝱若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蝱爲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知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此說善達傳箋之意朱傳言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則誤以興爲賦矣呂記又云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爲

穉狂盖言我憂患如此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恤不識緩急一至於是也此說亦得詩人微婉之旨

控于大邦傳訓控爲引說文控引也詩曰控于大邦用毛義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殊覺費詞一切經音義卷九引韓詩云控赴也赴謂赴告襄八年左傳無所控告是也莊子消搖游時則不至而控于地釋文引司馬注控投也控告猶言投告也投與赴義相近韓訓控爲赴似較引義爲勝

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毛意盖以所之卽

爲所思與上我思不遠我思不閟相應雖思至篤厚而終以義不果歸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之爲思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在志爲思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盖思之爲之猶懷之爲至矣

正義云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此實五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幷賦四章以下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在禮婦人父母旣沒不得甯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承共衆疏所引服說旣以許人尤之爲三章則服意自以此詩通爲四章首章章六句次章章八句三章與首章同四章與次章同章六句者用一韻章八句者用兩韻古詩雖不必拘而此篇固相配整齊服氏所分當是古本如此今毛詩章句後人或有改易服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者五字恐係四字傳寫之譌顏演詩傳分爲四章不爲無據孔正義謂服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非也子家穆叔所以賦載馳者皆止取控于大邦之意無庸幷賦許人尤之之章杜注左傳謂幷賦四章以下亦非也

毛詩後箋卷四終

毛詩後箋卷五

涇　胡承珙

衞

淇奧

序云淇奧美武公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正義曰賓之初筵云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時已爲卿士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承珙案徐幹中論虚道篇云昔衞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衞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何氏古義據此謂歐陽補圖以淇奧屬之平王較嚴緝幽王時詩之說轉爲有據今觀詩言終不可諼自是武公耄年國人誦美之詩耳

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毛詩字多假借綠禮記爾雅說文皆作菉竹釋文引韓魯詩（釋文引石經是漢一字石經乃魯詩）及說文皆作薄惟爾雅作竹與毛同爲借字而綠之爲王芻竹之爲萹皆漢儒竝無異說惟兩漢志竝言淇園之竹戴凱之竹譜云根深耐寒茂彼淇苑李匡乂資暇集引謝瞻竹贊云瞻彼中唐菉竹漪漪而譏其乖謬宋儒乃專指綠竹爲竹箭（容齋三筆載吳安度試綠竹青青詩不依注作王芻萹竹謂之失旨放罷富弼疏稱史記河渠書有云淇園之竹安度未爲不識題義乞下學士院看詳于是賜安度出身此宋人以綠竹爲竹箭之始）然酈注水經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萹竹不異毛與此得諸目驗者豈淇園之竹惟盛於漢時至後魏而無復遺種邪況揚貢篠簜荊貢箘簵而豫州未聞貢竹材易言蒼筤禮言竹箭皆不兼綠爲稱則綠竹之名自非經典所有矣至陸璣以綠竹爲一草名葢本博物志謂淇旁有綠竹草（見後漢書注）李巡爾雅注謂菉竹一物二名（見詩正義）孔疏引終朝采綠證綠與竹別草以駁其非考采綠之綠毛無傳以已見淇奧故鄭箋仍以王芻釋之王逸注離騷賚菉葹以盈室兮卽引終朝采綠字作菉而義同毛鄭段氏詩小學引魏都賦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言綠與竹同茂故以冬夏異沼對句其又引上林賦揜以綠蕙張揖注以綠爲王芻今按爾雅翼已引此句但上林賦所謂綠蕙與江離畱夷蘼蕪對言竝是一物殆卽所謂樹蕙百畝者以綠狀其色似非綠王芻之綠也爾雅菉王芻郭注云今呼爲鴟腳莎鄭氏樵以爲卽藎草但說文旣有藎草又有菉王芻亦似非一物招魂云菉蘋齊葉以菉與蘋連言自是水草故生於淇旁耳說文薄水萹茿也从艸水毒聲讀若督萹

萹茿也从艸扁聲茿萹茿从艸筑省聲經義雜記據之謂
魯韓詩作藩以爲水萹茿毛詩作竹以爲岸萹茿然毛詩
旣假借竹字安知必爲茿字之借而非藩字之借乎爾雅
作萹蓄者蓄與茿疊韻通用郭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
旁可食九章云解萹薄與雜菜兮王逸注云萹萹蓄也是
萹蓄乃可食之菜鄭采綠箋亦以王芻爲易得之菜然則
諸家本草僅以王芻萹竹爲草類者尚未必然也

如切如磋（唐石經初刻作瑳是也說文有瑳無磋）如琢如磨傳治骨曰切象
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
玉石之見琢磨也（岳本無也字）傳義本之釋訓禮記大學亦同

孔疏謂記者引爾雅而釋之是也毛以切磋爲道其學而
成者道學猶講學中庸道問學注云道猶由也禮記孔疏
云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蓋切磋者朋友講習之事故云
道其學而成也鄭注大學則云道猶言也末章如金如錫
如圭如璧箋云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似亦以道爲言與
傳異義大學正義以鄭注道猶言也專謂經中道盛德至
善之道蓋亦不以道學之道爲言矣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四）引韓詩如錯如磨宋氏綿初云東晳補
亾詩白華篇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韓詩之語與李善
注引毛詩如琢如磨未之考也承珙案禮記大學論語皆
孔門引詩皆作如琢如磨而毛詩與之合可見毛詩源流
七十子所以勝于三家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傳僩寬大也說文僩武貌引詩瑟兮
僩兮段注云許與毛異者以爾雅及大學皆云瑟兮僩兮
者恂慄也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峻與寬
大不相應故易之僩左傳方言廣雅皆作撊服虔楊雄張
揖皆訓僩爲猛而荀卿子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
愚者俄且知也則以陋僩與寬大反對與毛合蓋大毛公
固受詩於孫卿子者承珙案賈子傳職篇明僩雅以道之
文又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僩雅猶言嫺雅

容志審道亦寬大嫺雅之意反僩爲野與荀子陋僩反對
相同是亦與毛義近釋文引韓詩云僩美貌亦不以爲武
說文所據其齊魯詩歟又赫兮咺兮傳云咺威儀容止宣
著也釋文引韓詩作宣宣顯也毛作咺者蓋宣之借字故
以宣著釋之說文引詩作愃云寬閑心腹貌與毛韓義異
當亦出齊魯詩耳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釋文云會古外反注同鄭
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䯤段氏周禮漢讀考云說文䯤骨
擿之可會髮者引詩䯤弁如星是詩本作䯤與周禮故書
合今本毛傳疑有錯誤甯云䯤所以會髮爲許叔重所本

薈毛詩作膾三家詩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綦薈皆韓詩至箋毛詩時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膾讀爲會之文蓋今本佚去詩小學又云正義引儀禮注收者所以收髮證傳會者所以會髮之文孔氏所見傳未誤也此薈毛公謂經會爲膾之假借傳當云會者所以會髮弁皮弁淺人删去會者二字并倒置其文耳承珙案段氏兩說微異其云會者所以會髮是也云毛詩作膾則釋文正義皆未言及鄭箋又不云膾當爲會殆未必然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

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檜此先鄭以儀禮之檜釋周禮之膾用經證經可爲確詁所引儀禮說乃先師舊訓士喪禮之檜（今本作鬠）用組爲之經有明文知周禮之會五采亦是以五采組束髮且五采二字屬上會字讀句與後鄭連下玉字讀者不同毛傳以會爲所以會髮當亦謂以組束髮經言如星者謂以五采束髮而加弁文駮如星也（如星不必指玉之光即如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亦祇言其布置疏落之狀非取象於星光也陳氏稽古編辨之極晰）五經文字云春秋傳注引詩以爲繪弁（見昭二十八年左傳注今本仍作會弁釋文會本又作膾）是杜注左傳所據詩作繪

亦五采之義也說文以膾爲骨擿引詩作膾弁此三家義不必同毛鄭箋則仍用其周禮注之說但讀會義不同初未嘗與毛異字高誘注呂覽上農篇引詩冠弁如星則又出於說文諸書所引之外者矣

猗重較兮傳重較卿士之車較說文作較云車輢上曲鉤也（鉤今本譌作銅文選西京賦七啟注引皆作鉤）又云𨏥車耳反出也輒車兩輢也輢車旁也考工記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注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蓋車深四尺四寸其前三之一式也後三之二輢

也較分置於兩輢之上下與軹之植者相貫式在前而低較在後而高故鄭云兩輢上出式者也以式低較高望之若兩重然故曰重較段氏云較之制蓋漢與周異周時較高於軾高處正方有隅故謂之較較之言角也至漢乃圖之如半月然故許云車上曲鉤曲鉤言句中鉤也圖之則亦謂之車耳其飾則崔豹云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西京賦云戴翠幰倚金較荀卿及史記禮書彌龍以養威彌許書作𢊁解云乘輿金耳也皆謂較爲龍形而飾以金司馬氏輿服志乘輿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是其義也下文云公列侯安車倚鹿然則較辨尊卑自周已然故劉熙曰較在箱

上爲卒較也重較其較亞卿所乘也毛公謂重較卿士之車必有所受之矣承珙案詩正義謂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然考工記疏云鄭云兵車自較而下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昭十年左傳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服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據此疏則傳謂卿士之車蓋以武公爲周卿士故有重較歟又考凡卿大夫之車皆名軒杜注左傳於軒皆

曰大夫車定九年曰犀軒卿車說文軒曲輈藩車藩當本作轓（段注謂此藩是藩蔽與轓爲車耳不同用顏師古注景帝紀駁應劭之說不知藩轓字本通大元積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蕃也此蕃亦當謂轓）謂車之輈與轓皆曲者爲軒曲輈即梁輈也轓亦言曲者即所謂輢上曲鉤與車耳反出者車耳反出必邪迆向外故云曲轓其曲如角故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重較重耳也在車輢上重起如牛角然車之重較者名軒正取軒舉之義（荀子非相篇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楊注引詩重較）侯人傳云大夫以上乘軒與此傳義相備戴氏震謂傳因詩辭傅會非也

臧氏經義雜記云猗重較兮猗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尸必式正義荀子楊注文選李注皆作倚然釋文作猗云於綺切依也正義釋經云倚此重較之車兮似本從人旁而下引經仍作猗則陸孔皆從犬旁爲倚之假借字說文繫傳較字下引詩作猗羣經音辨犬部引詩亦作猗則自六朝至宋初皆作猗字唐人雖多引作人旁要未若從犬者尤信而有徵也承珙案謂猗爲倚之假借是也傳箋無說者以當時猗倚假借人所共知耳要其字爲猗其義則倚後漢書輿服志乘輿倚龍伏虎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公列侯倚鹿伏熊此倚皆謂倚較伏皆謂伏式較在兩旁可倚人直立稍後一手可以憑較俛躬向前兩手可以憑

式曲禮疏謂於車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讀詩記引呂和叔說即本之其實非也式在車前三分深之一而卑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致敬較在車兩旁三分深之二稍後於式而高出於式者以輢在外車驅疾則塵上較在輢上所以蔽塵亦便於左右憑依楚辭九辯倚結軨兮長大息涕潺湲兮下霑軾軨爲車闌所以固輢亦交錯於較倚軨猶言倚較較高於軾故倚軨而其涕得下霑軾也若如曲禮疏式上又橫一木爲較則橫於當面射御皆有不便即俛而伏式首且爲較所觸矣（朱傳既以猗爲歎辭而仍用釋文於猗反之音亦誤）

考槃

序云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案此序是推本作詩者言外之意詩詞則止專美碩人猶衡門亦止美碩人而序云刺不用賢也蓋天地閉而後賢人隱衞之考槃王之邱中有麻小雅之白駒皆詠賢人之肥遯以刺其君者鄭箋泥于序下之說以詩詞之弗忘即為刺君故不能無語病若毛傳則就詩釋詩有美無刺說者槩以毛鄭同譏過矣陳氏見復曰序謂刺君上之失賢朱謂美隱居之得所美在此則刺在彼矣美在言中刺在言外其說最為圓通

毛傳考成槃樂二訓皆本爾雅孔疏不言者以人所共知耳集傳考槃二說前說謂成其隱處之室即黃氏一正所云槃者架木為屋有槃結之義皆本鄭樵木偃蓋為槃之說然結室而在澗在阿在陸分為三處恐無此理後說引陳傳良云考擊也槃樂器也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然此乃貧無聊賴者之所為賢者當不如此（惠半農曰孔子自衛將入晉及河聞趙殺竇犨鳴犢及舜華臨河而歎遂還息于鄒作槃琴以哀之王肅注云竇[illegible][illegible]曲名也然則考槃即槃琴歟考猶鼓也蓋古有是[illegible]孔子作之日考日作皆鼓之義宋[illegible]亦近附會）顧虞東曰世固有隱而弗成者無眞樂斯弗成矣無可隱斯弗樂矣成其樂乃所以成其隱也反復詩言毛義深矣

考槃在澗傳山夾水曰澗釋文引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惠氏古義云澗當作閒古字干閒通引聘禮記皮馬相閒注云古文閒作干承珙案作澗亦與干通小雅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此二字通借之證毛詩正字韓詩借字其實一也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王注竝云干山閒澗水也虞注云小水從山流下稱干翟注云干厓也此皆謂干即澗耳劉淵林吳都賦注又引韓詩地下而黃曰干黃疑潢字之誤潢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引鄭注漸卦云干者大水之傍故停水處即其義也至韓詩干有兩訓則或由韓故韓說與薛君章句之不同若呂記引董氏說謂次章

在阿韓詩亦作在干謬矣（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曲景曰阿一切經音義引作曲京案景乃京之誤）

嚴緝云舊說以弗諼弗過弗告皆為賢者畎畝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槃樂寬大之意不類故此詩不過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為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所以刺其君之不能用也戴岷隱云弗諼者誓不忘山中之樂若蕙帳空而山人去者皆忘之也弗過者弗與人相過弗告者弗與人議論也閉門絕交口不言世事此隱遁者之常也黃氏日鈔以此說為當承珙案弗諼弗過毛皆無傳諼之訓忘已見淇奧傳以近在前篇可不復

出但疏引王肅述毛以弗諼爲不忘先王之道則不如以不忘此樂者爲近至次章弗過以末章弗告傳云無所告語也推之則弗過當是無所過從之意疏引王肅云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亦未必得毛旨也

碩人

序云碩人閔莊姜也案此詩但極言夫人族戚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而無一語及其可閔之處若無此序首句則將以爲美莊姜矣然莊姜之賢固當不止於此也序云閔莊姜者自有左傳可證且序以閔言者七篇如君子陽陽之閔周揚之水之閔無臣詩中皆不見其

意而序能言之其必有所受之矣

碩人其頎臧氏經義雜記曰玉篇頁部頎渠衣切詩云碩人頎頎傳具長貌又頎頎然佳也案下章箋云敖敖猶頎頎也知詩頎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然據下正義曰以類立重言故箋云頎頎然長也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頎矣挍勘記云考經文一字傳箋疊字者多矣如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尚爛爛然等是也玉篇乃依箋疊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碩人頎頎之本也承珙案玉篇引傳云頎頎具長貌則傳文自重一頎字與今本不同蓋經作頎傳作頎頎即洸洸潰潰之例耳

衣錦褧衣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說文𣎳部檾枲屬从𣎳熒省聲詩曰衣錦檾衣又衣部褧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案今毛詩作褧則許衣部引者毛詩𣎳部引者三家詩也要其於絅枲爲衣則無異義鄭箋衛風褧禪也此用禮記禪爲絅文而不言禪用何物鄭風箋云褧禪也蓋以禪縠爲之其說與許異縠者細絹是以絲而非以枲矣孔疏云婦人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故以單縠爲之夫衣錦尚絅方謂惡其文著而乃云欲露錦文是矛盾矣鄭義似不如許毛云褧襜者謂以褧爲襜襜猶言襜褕說文直裾謂之襜褕釋名荆州

謂禪衣曰布襹亦曰襜褕言其襜襜宏裕也爾雅衣蔽前謂之襜引申之凡衣或曰襜褕或曰襜襦皆取蔽義蓋禪衣不殊裳如今之直裰故謂之襜是襜已有禪義故孔疏云襜亦禪而在上毛既褧襜連文則褧必不同鄭訓禪當是以褧爲禪衣許云反古疑亦毛詩家舊說也

螓首蛾眉傳螓首顙廣而方說文䫆好皃从頁爭聲詩所謂䫆首段注說文云䫆首即螓首毛傳不言螓爲何物鄭箋乃言蜻蜻知毛作䫆鄭作螓承珙案鄭不言䫆當爲螓自是與毛同字毛本亦作螓但毛以螓爲䫆之假借不以爲蜻蜻耳許云詩所謂䫆首者此䫆亦當作螓謂詩螓首

字卽此頫字之借也猶他處云某字古文以爲某字疋下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謂詩大雅之雅古文作疋此則謂詩螓首之螓小篆作頫皆所以明假借也許凡引詩無言所謂者此獨變文故知引詩仍當作螓不得因此謂毛亦作頫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螓首承拱案御覽三百八十引詩秦首蛾眉亦不作螓皆頫聲之借螓自非取象蟲名也

至蛾眉傳箋皆無說詩小學云王逸注騷云蛾眉好貌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離騷及招魂注並云蛾一作娥今俗本倒易之娥作蛾者字之假借娥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晉之閒好而輕者謂之娥大招娥眉曼只枚乘七發皓齒娥眉張衡思元賦嫮眼娥眉陸士衡詩美目揚玉澤娥眉象翠翰倘從今本作蛾則一句中用蛾又用翠羽稍知文義者不爲矣承珙案漢書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云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娥揚揚其娥眉字亦作娥不作蛾也

頎人敖敖傳敖敖長貌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案敖蓋贅之假借說文頁部贅下云贅顟高也廣雅亦云顟高也贅爲頭高此字之本義引申爲頭長故廣韻云顟頭長又引申爲長貌亦如頎本頭佳貌而引申爲長貌也

河水洋洋翁氏附記云齊衛二國閒皆可以河言要以河道論之經衛者多經齊者少其河流與衛都近與齊都遠且經明言北流則衛言河北流者適齊之路也若齊言北流則是通海也河之通海與此章有何關係而衛人作詩必鋪敘齊北通海之水以爲齊境之廣斯亦可謂弗通也矣承珙案翁說非也讀詩記引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此數語頗有分曉衛西齊東以河爲界河流於齊衛之閒漸趨而北自衛適齊之路可言北流則自齊來衛又豈不可言北流耶且言嫁女則盛稱其所適之國韓奕之五章是也言娶婦則盛稱其所出之邦此詩是也序云閔莊姜全詩皆爲莊姜而詠首章極言其族類之貴盛末章極言其國產之廣饒皆以見其宜見荅於莊公而不然者所以可閔翁謂河之通海與此章有何關係然使以衛人而言衛河之洋洋與莊姜又有何涉也孔疏云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翁云庶姜庶士自指齊來媵從與章首言河者無涉不知首敘境地次及物產次及士女敘述分明無可疑也

施罛濊濊傳濊濊施之水中釋文濊呼活反案說文四引此詩惟网部罟下目部䀹下俱作濊濊不誤水部引作濊濊大部引作濊濊皆非是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案凝流今說文作礙流

此句本承北流活活言活活之流施罛則於水似礙此語最善形容㳬與傳所謂施之水中者皆兼罛與水言之若韓詩云流貌則專指水馬云罟目又專指罛皆於詩語不合說文大部奯空大也从大歲聲讀若詩施罟濊濊此似近馬說然許意但引詩比方奯字之音耳桂氏馥遂謂說文引詩以證空大詩當本作施罟奯奯後人改爲濊濊又加讀若二字而水部濊下引詩亦後人所加夫施罟者必於水中網在水中不見所謂空大之狀桂氏乃欲以易礙流之訓亦不善於體物矣

鱣鮪發發傳鱣鯉也說文鯉鱣也鱣鯉也段云毛傳於鱣云鯉於鯉不云鱣者鯉者俗通行之語不待注也舍人云鱓一名鱣爾雅古說如此自陸璣郭璞乃分鱣鯉爲二周頌有鱣有鮪鰷鱨鰋鯉鱣鯉竝言似非一物而箋云鱣大鯉也然則凡鯉曰鯉大鯉曰鱣猶小鮪曰鮥大鮪曰鮪謂鱣與鯉鮥與鮪不必同形而要各爲類也承珙案爾雅鯉鱣鰋鮎鱧鯇舍人孫炎皆以爲釋二名則是以鱣釋鯉郭氏乃分爲六物夫爾雅故訓之書正名辨物無庸竝列六魚不加訓釋全書無此文例故毛傳以鯉訓鱣以鮎訓鰋皆本爾雅說文又本之毛傳至周頌鱣鯉竝言則當如鄭箋以鱣爲大鯉詩以多魚爲言故連類而竝舉之歟

發發傳盛貌釋文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鱍說文鮁鱣鮪鮁鮁从魚犮聲段云作鮁者非毛非韓又不言其義篇韻皆無鮁字其可疑如此承珙案楊倞注荀子榮辱篇鰷魚一名鰷鮁是鮁本魚名與此詩無涉然韓詩之鱍亦不見說文或許書原有鱍字本之韓詩今說文鮁字又爲鱍之或體說文此處傳寫有脫誤耳集韻鮁或作發亦從魚乃欲合毛韓許而一之

葭菼揭揭詩或言葭菼或言蒹葭或言萑葦皆竝舉二物爾雅釋言既云菼騅也菼薍也釋草又云葭華蒹蘼葭蘆菼薍此皆以二字爲一物葭蘆即葭華也菼薍即蒹蘼也

毛傳於碩人云葭蘆菼薍也於秦風云蒹蘼葭蘆也於七月云薍爲萑葭爲葦是則詩之葭與葦同爲一草又謂之蘆菼與萑與蒹同爲一草又謂之薍又謂之蘼又謂之騅其分析皆本於爾雅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葦大葭也蒹雚之未秀者蘼蒹也雚薍也薍剡也八月薍爲萑葭爲葦各本脫萑葭爲三字此從段本增剡雚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此與爾雅毛傳竝同夏小正傳云萑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故豳風七月孔疏云此二草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分別甚明碩人疏所引李巡以蘆薍爲一草自不如孫炎郭璞以爲二草之諦然此

二一草形類本不甚相懸析言之則別統言之或亦可以通稱如爾雅列葭華等草而總之曰其萌蘿郭注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蘿非以其形類相近故乎大車傳云菼鵻鵻當作騅也蘆之初生者也此似以葭菼合為一草不知毛意於詩中葭菼對文者既分釋之此單言菼故不嫌於通稱耳或謂大車傳蘆乃萑字之誤亦通夢溪筆談云詳諸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菼薍萑自當是荻耳詩釋文云薍江東人呼之為烏蓲今吳中烏蓲草乃荻屬也則薍為荻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謂之初生可也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則散文言之霜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須分大小之名耳荻芽似竹筍味甘脆可食莖脆可曲如鉤作馬鞭節花穗時紫脆則白如散絲葉色重狹長而白脊一類小者可為曲薄其餘惟堪供爨耳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葉闊大而色淺此堪作障席筐筥織

壁覆屋牧編雜用以其柔韌且直故也古書名字雖多今世俗只有蘆與荻兩名

氓

抱布貿絲傳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承珙案此幣即錢幣之幣漢書賈人緡錢如淳引胡公云緡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蓋古人即以幣為錢可以貿易不必定用錢刀然亦非僅以布粟易物即謂之布先鄭注周禮載師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案先鄭又云言布參印書者皆時說也其說正與毛同然則詩所謂布必非布帛之通稱孔疏乃云此布幣為絲麻布帛之布

鹽鐵論文學曰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疏說蓋本於此然如此則傳不必更訓以幣矣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毛氏毛詩篇官記曰衛有頓丘三其一名五軍謂魏置五軍於丘旁故也在淇水南其一名五觀在淇上宿胥口其一名帝丘帝頓聲轉亦近淇凡此三頓丘未審至于頓丘是何地承珙案水經注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五軍於丘側故其名亦曰五軍也其後歷敘至淇水合宿胥故瀆下又云東北

逕帝嚳冢西世謂之頓丘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其下又云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皇覽曰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世謂之殷皆非也蓋因丘而為名故曰頓丘矣據此酈注雖三言頓丘而獨以詩之頓丘系於五軍者河水篇於氾水滎陽下歷敘所經至石濟津云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淇水篇云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

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也考春秋時淇水入河當在黎陽以西其黎陽以東之淇水乃魏武帝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遏而東入白溝以通漕運者也闞駰曰頓邱在淇水南自是淇水尚未入河之處詩言涉淇而至頓邱是其地相去不遠黎陽漢魏郡地頓邱當在其西若東郡之頓邱則在黎陽以東去舊淇口稍遠其非詩之頓邱明矣故酈氏於淇水合宿胥口下雖言頓邱而絕不及詩王氏詩地理考兩引水經之頓邱漫無區別又引輿地廣記以爲澶州清豐縣亦誤認東郡之頓

邱而不知其非春秋時淇水所經之地也

將子無怒傳將願也箋云將請也廣雅釋詁欲羨願貪欲欲將闔欲也願卽願字之借（廣韻願願皆魚怨切）是願與將皆爲欲故毛訓將爲願鄭易訓爲請正義謂面與之言宜爲請案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此將亦當爲願蓋可云願其無死不可云請其無死也且此亦相對唱酬之詞不必面言卽宜爲請也

秋以爲期通典引董仲舒云霜降迎女冰泮殺止舉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媒氏疏引王肅聖證論亦舉此詩馬昭則以此爲淫奔之詩不足爲據承珙案此婦雖係被誘然其言曰良媒曰卜筮則必猶託於婚姻之正禮以行者秋以爲期自是嫁娶之時故以此相訂毛義秋冬爲昏正可據此爲本經之一證馬昭之說非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傳復關君子所近箋亦不言其地之所在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隄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考宋臨河縣故城今在開州西其云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爲復關隄則其去黎陽以西之淇水頓邱尚遠似未可以乘垝垣而望見之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

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歐陽本義謂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兩句爲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敘與男相得之初我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往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爾其男子也承珙案坊記云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鄭注禮時用韓詩然陸德明詩音義云體韓詩作履履幸也鄭則訓履爲禮又不盡用韓詩其云卜筮而後爲禮

本無咎惡之言似以此婦人但自怨自艾而不深責其男子軷之箋說更爲忠厚且以爾爲爾其男子與箋詩亦異覩下句以爾車來則上兩爾字自以爾男子爲是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傳桑女工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毛意蓋以此爲婦人之詩故因女工所起之桑爲興卽沃若黃隕亦不過顏色盛衰之況耳鄭箋泥於秋期之說遂分未落爲仲秋黃隕爲季秋殊不知貿絲是孟夏時事桑葚是孟夏時物若謂沃若是仲秋其時安得有葚乃云鳩以非時食葚與女子非禮行嫁義殊迂曲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此二句正與下章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相應蓋初至其家食貧力作盡心於家事靡室勞矣言不以室家之事爲勞猶邶谷風之昔育恐鞫及爾顛覆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者謂三歲之後久而見酷暴猶谷風之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也鄭箋以三歲食貧謂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夫其時婦尚未往又安知其家食貧必三歲乎於三歲爲婦二句又云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兩三歲異義非是王肅述毛又云往之女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此於上句自我徂爾中間多一轉折亦於文義不合

言既遂矣箋云遂猶久也案遂非卽訓久而義近於久蓋遂本訓終訓竟皆有久意比方爲訓故曰猶也曹風候人箋同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女反薄我使我怨也此直謂本期偕老不意其老而見棄耳箋詞氣抑揚嚴覈遂謂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爲此氓之婦三歲見棄不應便老蓋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未老而已見棄若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虞東學詩以此說爲長不知三歲食貧三歲爲婦皆謂初爲夫婦時耳其下文言既遂矣自在三歲

之後久乃見棄非必三歲便棄也惟總角之宴一語則似幼卽爲婚而抱布來謀涉淇遠送又非稚男弱女之所爲此爲可疑王氏志長以總角別有所指蓋謂氓所私者所謂士貳其行者捐故憐新婦人之所爲恨也田間詩學又疑是改適之婦見棄後夫轉追念其故夫結髮之情解愈支離承珙案總角之宴以下祇自悔其少不更事爲人所誘言笑盟誓以爲可託終身而不知其不可信也總角正與上老字對宴安也謂其初本相安無事非同今日之不能安于室耳宴訓已見邶谷風故毛於此無訓

信誓旦旦按勘記云考釋文云旦旦說文作悬悬說文心

部怛下重文云悬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悬悬是許本毛詩經字作悬也鄭箋之本字與許異經字作旦傳同而旦卽悬之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款誠字爲旦義仍爲悬實與許未嘗不合也正義引定本云定本旦旦猶怛怛是定本改悬用怛考文古本作信誓旦旦然猶怛怛也一本作旦旦猶怛怛然皆采正義而誤承珙案說文怛憯也憯痛也方言怛痛也或疑此於信誓義不協不知傷痛者至誠迫切之意故可通爲形容誠懇之貌如說文惻亦訓痛而後漢書張酺傳云誾誾惻惻出於誠心注云惻惻懇切也又如說文懽懽喜款也又引爾雅曰懽懽愮愮憂無告

也懽本訓喜款而憂者之款款亦與喜樂之款款同其誠切是其例矣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已焉哉謂此不可柰何从生自決之辭正義曰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柰何據正義則經中兩反字異義非是反是不思者卽疊上不思其反變文以叶下哉字耳

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甯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觀此知反卽言可復也之復集傳以反爲反覆言我不思其反覆以至此爲婦人自悔之語此與表記引詩證諾責之意不合戴氏續詩記反謂回思前日之事惠半農云反謂爲夫家所遣引穀梁傳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爲證此皆與上文信誓義不相應故知箋說爲允

竹竿

序云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案序首句但言衛女思歸下乃推原其所以思歸由于不見荅耳詩前三章第言夫婦相接之禮竝無不見荅意

亦竝未露思歸之情故毛於首章傳云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於三章傳云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比興深微使人不覺至章末駕言出游以寫我憂始露不荅思歸之意故傳云出游思鄉衛之道則全詩情事瞭然矣集傳以此詩未見不荅之意嚴緝辨之曰此雖不言其夫家之不見荅而觀其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或又疑傳箋屢言室家夫婦似誤認序中歸字作嫁字獨不思末章傳云思鄉衛之道正與序思歸相應何嘗誤認爲謂嫁曰歸乎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呂氏

大臨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由西北來注之左右益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集傳云泉源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承珙案水經注左爲苑水右則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城北又東屈而西轉大衛都朝歌淇水自其城北屈而西轉是亦在衛之西北其下流乃在西南耳經文於泉水曰泉源水經云水有二源一曰馬溝一曰美溝皆出朝歌西北詩自其源而言之故曰在左淇水詩不曰源則是目其下流已至衛之西南故曰在右即一字之分別其不苟如此徐氏光啓以爲

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源在右正與經文相背謬矣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臧玉林曰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兄弟父母始知俗本爲誤母讀若每與上淇水在右爲韻後見唐石經亦然按勘記云小字本閩本明監本皆作遠兄弟父母釋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承珙案王風葛藟魯頌閟宮皆母與有韻小雅沔水母與友韻與此母右爲韻正同顧氏詩本音仍作遠父母兄弟何氏焯謂其未加考正漫從大全本耳

巧笑之瑳傳瑳巧笑貌案瑳疑齹之假借瑳字本一作磋一切經音義云磋古文齹同說文齹齒參差也詩不必定作是解但當爲笑而見齒之貌耳

佩玉之儺傳儺行有節度說文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此用毛義也段云此儺字本義其曹風之猗儺則說文之旖施也承珙案曹當作檜隰有萇楚之猗儺即小雅隰桑之阿難毛傳訓猗儺爲柔順阿難爲美盛其義相因說詳檜風要皆與行有節度之儺異嚴緝因錢氏柔緩之解而爲腰身裹儺之說宜稽古編之譏之也

芄蘭

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案傳草字或雚字之誤或草上脫雚字當作芄蘭雚草也如木瓜楙木也之例爾雅雚芄蘭

郭注雚芄蔓生邢疏雚一名芄蘭郭注雚芄或傳寫誤芄衍字也說文芄蘭莞也此莞當爲雚或謂莞亦衍字也陸疏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鬻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陳氏稽古編云宋沈括言芄蘭莢在枝閒如解結錐故以爲興韘亦當似葉但不復見耳近世本草綱目祖其說言芄蘭實纖即尖字如錐葉後曲如張弓指彄據此則韘是決非沓矣但詩人託興本喻人君當柔潤溫良信任大臣豈專爲觿韘二物取象乎況首章言支不言莢也毛鄭義優沈說纖甚承珙案沈說見夢溪筆談其云莢出葉閒如解

結錐與陸疏子長數寸者合支本與枝同唐石經及說苑引詩皆作枝莢緞於枝上亦可云枝名爵別錄云芄蘭葉嫩時似蘿摩圓端大莖李時珍云葉長而後大前尖韘音涉張弓指彄也此葉後彎似之其說雖本沈括然亦得之目驗近時程氏瑤田芄蘭疏證亦云葉油綠色厚而不平正本圓末狹考玦形如環而缺則此葉圓端象其環狹末象其缺沈云古人爲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者固可存之以備一解也

能不我知王氏述聞曰詩凡言甯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

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非才能之能能當讀爲而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韘而實不與我相狎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之文正與能字相應古字多借能爲而承珙案傳云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是毛本讀能爲而鄭箋乃如字訓爲才能耳惟以能不我知爲不自謂無知於經文不順段懋堂云無當作有此說是也詩蓋以芄蘭之支興君子當柔潤溫良正與驕慢相對又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以童子而佩觿然雖服成人之佩而不自謂我知所以爲柔潤溫良而有成人之德下章能不我甲亦當云不自謂我已狎習蓋觿爲解結之物故言知韘是射御之事故言狎習此皆正言之以反刺惠公之驕慢所謂陳美以刺惡也傳用此意釋詩於詞旨最爲深婉若如箋說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則淺直少味矣

垂帶悸兮傳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段懋堂曰此未知以悸字爲何字之假借承珙案釋文悸韓詩作萃蓋悸卽萃字之借悸从季聲季从稺省稺亦聲稺萃聲相近故悸亦可借爲萃韓詩以萃爲垂貌猶爾雅之萃者壓履也毛云垂其紳帶悸悸然是亦以悸爲垂貌則悸爲萃之借字

無疑說文繠垂也哀十三年左傳曰佩玉繠兮注云繠然服飾備也繠繠然者垂意繠與萃音亦相近文選注引蒼頡篇繠聚也卽以爲萃之假借

童子佩韘傳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稽古編曰說文訓韘與毛意同案射禮右巨指著決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以放弦決用棘及骨及象爲之沓用朱韋爲之亦名極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沓於指也韘之爲決爲沓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說相輔當得其實許云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於右巨指从韋枼聲詩曰童子佩韘承珙案孔疏謂禮無以韘爲決者故鄭易爲沓然禮亦未有以韘爲沓者馮

氏名物疏駁之當矣而右佩決捍見於內則佩極之文則不見於禮經或謂沓以韋爲之韘字从韋故亦爲沓然說文不云韘或从弓作弽乎蓋韘卽今之扳指而制微不同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玦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著指亦可以佩段注說文謂士喪禮注云決以韋爲之藉又云以紐環大擘本皆爲送从而設恐未必然也

河廣

序云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嚴緝云箋謂宋襄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爲衛

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作于衛未遷之前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許氏詩深曰說苑宋襄公爲大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左傳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夫不言母之愛子而託于舅固由不忍傷父之意然夫人之思子不止形諸哀吟故襄公於前請未獲命至父疾而又固請之自鄭箋以辭害志遂

謂襄公卽位夫人思宋而義不可往竊謂桓公在時必無出婦思返之理若襄公既已卽位不惟衛徙楚邱無河可渡而母出與廟絕尢不宜復萌此想也使此時思及往宋是前乎此者未嘗思今見先君已沒其子卽位思以國母就養而義有不可遂不勝其拳拳而作此焉則亦愚婦之鄙情安見其發于愛子之至性而有循禮度義之志也哉虞東學詩曰鄭箋謂襄公卽位而夫人思之與詩義不相應集傳亦仍其誤疏謂本不渡河特假有渡者之詞此是曲說詩固從賦不從興也四書釋地引劉曰珩言謂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言者其有深情與此亦滯於鄭

箋而欲稍變疏義以通其說非達詁也范氏詩瀋曰詩雖以望宋爲言然於桓公無相思之理詩億引宋仁宗廢后郭氏不肎與仁宗私見一事明夫人之不思桓公是也蓋望宋但以思子承珙案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則是被出之時卽思之矣奚必待襄公卽位而後思哉序不言桓公夫人而曰襄公母者以此詩爲思子而作耳孔疏以河廣葦杭爲設詞嚴緝則以爲實詠今玩毛傳於首二句不言興則嚴說實指渡河者爲得序傳之意箋疏之說非也

許氏名物鈔以集傳既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而又言河

廣之詩作于襄公卽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柄鑿夫桓公迎衛渡河疑此時未出夫人桓公卒於衛文公之八年其出夫人當在衛既渡河之後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爲誤承珙案桓姬之出經傳不詳其事然夫人雖出而宋衛之好未必遂絕況說苑立節篇載襄公茲父以大子讓目夷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是雖出母在衛而襄公從之桓公未嘗禁也逆河脊濟之事恐不足爲夫人未出之證

詩序廣義曰襄公甯讓千里之國不忍疏母子之情孝之至也而夫人之作是詩恐傷襄公之心也假而曰譽曰不

思其子將何以爲情假而曰遠莫致之是又明明以迎養示其子矣是以甯置母子之情於不論而曰誰謂宋遠乎跂而望之卽是也曾不崇朝可至也若曰吾於汝不過咫尺之睽耳蓋意實思之而語若爲未嘗思者然守不可歸之義而又曲體孝子之心夫人之情苦矣夫人之賢至矣故孔子以爲德之至承珙案此說蓋欲以曲通箋疏卽位後思之之說所引孔子語出鹽鐵論執務篇然其云好德如河廣者大旨謂有求則得所思不遠與論語唐棣之解略同實于本詩母子之義不相關涉也

一葦杭之傳杭渡也說文抗方舟也从方亢聲段云衛風一葦杭之杭卽抗字詩謂一葦可以爲之舟也舟所以渡故謂渡爲抗承珙案段說非是說文抗下但引禮天子造舟諸矦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竝不引詩毛傳但云杭渡也杭在說文爲抗之或字抗有舉而加之之意故箋云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以加字申成傳義則杭之爲抗明矣廣雅釋詁云抗渡也疑詩杭字本亦有作抗者杜篤論都賦造舟於渭北杭涇流章懷後漢書作北抗注云說文抗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據此是章懷改杭爲抗夫上言造舟而忽雜以方舟之抗無此文理段氏反從其說誤矣次章曾不容刀釋文正義皆引說文舠字今說文脫此字

而於一葦杭之竝不及方部之抗是陸孔皆知杭非卽抗字也

跂予望之王逸注楚辭九歎引作企予望之說文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也是企正字跂同音假借字小雅如跂斯翼玉篇人部亦引作企文選贈蔡子篤詩注云跂與企同謂其聲同可通借耳

伯兮

序云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嚴緝引曹氏曰是役也王爲主而衛人屬焉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朱氏通義曰從王伐鄭事在衛宣公十三

年三國之從王正也而序以爲刺時者刺其過時非刺宣公也鄭在衞之西南而詩言東者時三國從王必會兵東都乃行非謂鄭在衞東也孔仲達解此詩最當朱子終以鄭在衞西疑之又云無明文可考然則春秋非明文邪若但是衞國用兵何以有爲王前驅之語承珙案首序雖止云刺時然經中有爲王前驅一語已爲確據鄭箋以繻葛之役當之證佐明白無可疑者陸堂詩學又因自伯之東一言乃引春秋莊六年王人救衞謂之東者東與齊戰不知王人救衞非爲王前驅一戰即罷亦非過時不歸也自當以箋疏爲正

伯兮朅兮傳朅武貌碩人庶士有朅傳云朅武壯貌彼釋文云有朅韓詩作桀云健也段氏以傳訓朅爲武壯貌者謂朅即仡之假借承珙案有朅韓旣作桀桀與傑古字同疑毛亦以朅爲傑之借字韓曰健毛曰武壯義亦相近此朅兮韓詩又作偈文選高唐賦序注引韓詩曰偈桀侹也疾驅貌玉篇引詩從韓作偈而訓仍同毛云武貌蓋說文雖無偈字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偈邱竭反健也武健義同毛殆以此朅兮又即偈之假借耳惟傳於檜風之偈兮云偈偈疾驅此不同韓作疾驅而略同碩人訓義者蓋以爲王前驅義尚在下此與邦之桀連文故當爲武貌耳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正義引考工記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承珙案戈戟皆可言執何以獨云執殳說文殳以杸殊人也杸當依太平御覽作杖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注云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衞王也疏云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此執殳以其與故士同衞王時以爲儀衞故不執戈盾旅賁氏云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注云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

帥焉據此則執戈盾夾車者爲下士其執殳前驅者當爲中士敷司戈盾所謂授旅賁殳者蓋以授中士故說文獨於殳下言旅賁以先驅禮書云殳雖建于車及王行則執而前驅急就篇注云旅賁以先驅者曰殳皆本說文雖引禮文而實合於詩義傳以伯爲州伯正義以內則州伯釋之鄭彼注云州長中大夫一人而此執殳之旅賁則爲士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云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衞之君子爲王前驅者自是諸侯大夫於王朝則爲士耳

自伯之東毛詩明辨錄云衞在鄭之正北王在衞之西南俱與東不合惟孔疏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庶幾近之

然思婦在室豈遽忘其身所居之地而以伯爲東行邪鄭氏泉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豈有以淇縣曰洛陽爲東者胡氏紹曾曰衛人從王屬右軍虢公林父正東行矣夫左右軍皆從王而東伐鄭由京師向鄭南行右軍在西路焉得援爲東行之據然則何以云東也蓋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常供護衛周禮虎賁旅賁之職夾車而趨卽執戈盾者不必拘泥殳字若泥定兵器爲殳則建於車右非常執者又王有從車貳車而無前驅之車故於執字前驅字而知前驅步從正旅賁也其妻從仕于周故云自伯之東承珙案田閒詩學云周室東遷天下稱爲東周

之東者猶言之周又云三國之士其始至京師以赴王命猶未知其果伐與否迨聞王師之東則伐鄭決矣伯也前驅室人始有死亡之慮故憂思益深耳此蓋因王不在衛之東又無主爲容當自始別已然何以必自之東之後故轉而爲此二說然終近於迂曲當以明辨錄謂其妻從夫仕於王朝者情事爲合惟既知前驅者爲旅賁而又云殳字不必泥則未檢及周禮之授旅賁殳說文之殳下云旅賁以先驅耳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我願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此正申傳訓甘爲厭之意正義引左傳請受而甘心焉謂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似以鄭爲易傳者誤矣

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拔勘記云此當作諼草令人善忘故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以憂申之也若傳已云憂則生疾危身人所共曉何煩更箋乎釋文云令人力呈反善忘亾向反又如字爾雅釋文引詩云焉得蕿草毛傳云蕿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正義說傳云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此正義本忘上有善字之證其仍云忘憂者以鄭說爲毛說凡正義以爲毛鄭不異者其

自爲文每如此非傳有憂字也正義本當亦不誤釋文云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所以著其異耳不知者反據之幷取正義自爲文者以改此傳失之甚矣承珙案此說是也孔疏以諼非草名嚴緝力辨其非爾雅翼云衛之君子行役過時不反其婦人思之則心痗首疾思欲暫忘之而不可得故願得善忘之草而植之庶幾漠然而無所思然世豈有此物哉蓋亦極言其情說者因萱音之與諼同也遂命萱以爲忘憂之草蓋以萱合其音以忘合其義耳然忘草可也而所謂忘憂憂之字何從出哉據此云願得善忘之草似羅所見傳本亦無憂字故於忘憂之名但引說

文萱生論博物志以爲皆諸儒附會之語可謂善讀傳箋書矣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引韓詩焉得諠草薛君曰諠草忘憂也然則忘憂之說始於韓詩章句說文從韓與毛異義傳箋皆祇作設想之詞不謂實有此草於焉得二字最合爾雅備列草名而但有諼訓別無諼草陳氏稽古編因釋訓萲諼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釋文引詩作萲草遂謂伯兮詩當作萲爲草名與考槃不同然正義引孫注爾雅云焉得諼草是叔然所見詩仍作諼不從艸作萲也毛西河詩札引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則且易忘憂爲忘歸矣此可爲解頤之

論

有狐

序云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韓詩外傳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云云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此以鴇羽篇語與有狐二語同引者因上文衣食並言故也雖不及男女婚姻而與毛序刺時之意正合

又案序有男女失時喪其妃耦之語喪亦失也謂失其妃耦之道不得早爲室家故正義云久而無匹非先爲妃而相棄也此語甚明初非寡婦鰥夫之謂卽箋云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此寡是獨處之謂非必以爲未亡人正義云首章傳曰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據此是傳箋皆以無裳喻無妻非憂其無人縫裳而欲與爲室家也讀注疏者不子細輒謂集傳

本鄭箋立說豈其然哉

有狐綏綏續讀詩記曰有狐國人作也狐多媚故有匹多疑不涉水故在淇梁與岸側綏綏然安閒而不迫衛之男子失時故有感於狐言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黃氏日鈔曰諸家皆以爲婦人欲嫁之詞岷隱之說覺優游得詩人之意戴氏雄曰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于彰寡婦之淫志承珙案如果寡婦欲嫁而作爲自媒自炫之詞尚何所取而列之三百故後儒多覺其不安而有取于戴說但戴以無裳爲無與治之猶不及傳箋以無裳喻無妻得比興之

旨耳
日鈔又云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子以爲獨行求匹之貌李迂仲祖毛說戴氏獨以爲安閒不迫諸家祖朱說者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爲安閒耳然恐詩人託物起興不似此拘也稽古編曰朱傳特見齊南山鄭箋求匹之訓因移以釋衛詩耳然南山之綏綏毛義實勝鄭矣承珙案玉篇夂行遲貌詩雄狐夂夂今作綏戴氏安閒之義與行遲正合然凡獸之性獨行多急遽匹行多安閒亦其大較也故匹行已足該行遲之義陸堂詩學云塗山歌綏綏白狐爲毛邑舒散之貌猶荀子所云綏綏兮其有文章也其實舒散與安閒意近要皆不如訓匹行者取與允切合也

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毛鄭詩考正曰水經注河水篇引段國沙洲記曰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經義述聞曰厲謂水厓也廣雅隒厓也又隒厓厲方也又邊厓旁隒方也隒厓厲皆在旁之名故皆訓爲方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爲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戴以厲爲梁屬非也承珙案傳以厲爲深可厲之旁固明知此厲非深則厲之厲但厲必深水其旁水淺處亦可名厲實則此厲當爲瀨之借字史記南越傳爲戈船下厲將軍漢書作下瀨說文瀨水流沙上也楚辭石瀨兮淺淺是瀨爲水流沙石閒當在由深而淺之處上章石絕水曰梁爲水深之所次章言厲爲水淺之所三章言側則在岸矣立言之序如此說文砅履石渡水也或从厲作濿厲瀨同聲故履石渡水之砅與水流沙上之瀨義足相成聲亦同類而又與涉水之厲轉相引申故深則厲說文作砅此水旁之厲又借深厲之字爲之若但訓水旁與側無別傳云深可厲之旁者用彼厲以見此厲故也李集解引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則望文生義矣

木瓜

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漢唐宋諸儒皆從序說朱子獨尊孟辨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正用序說呂記引朱子說則但以爲尋常施報之言已稍變其義至作集傳乃以爲男女贈荅之詞疑與靜女同類當時輔廣最爲篤信師說者尚疑此詩但見忠厚之意絕無褻慢之情以小序云云恐非後人揣度者所能及因疑是齊桓既歿之後衛文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而朱子不以爲然但謂美桓之說於經文無所據不知衛人戴桓之德實有難於報稱者故作此詩以致其意詩乃詠歌之文非紀事之

史安得盡著實跡於篇中哉且此詩在衛風之末或如輔
說爲衛文忿齊大惠而作則風刺之詩更不當直言其事
何可以經無明文疑之劉氏瑾又駮序云齊桓之德豈可
僅比于草木衛人之報何乃自擬于重寶不知作者之旨
正以人當薄遺厚報故設爲瓊瓜不等之喻言若有厚于
此者報當何如此尢詩人微婉之意也至靜女之詩如古
序說本非男女贈荅之作卽謂美人靜女經有其言而此
詩則有何明文可據乎且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
之禮行孔叢雖非眞古書然如此等已先見於毛傳當必
有所授之春秋昭二年左傳韓起聘衛衛侯享之北宮文

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使果爲男女贈荅之私則何以謂
之行禮而名卿燕享安所取之若謂賦詩斷章則孔叢所
引孔子之言自二南至采菽皆實據詩義與古序相符何
獨於木瓜節取焉而北宮之賦淇澳託意宏深宣子顧自
取歌詩不類之諂邪至賈誼新書禮篇以木瓜爲下報上
此則因施報之義而推廣之耳未可爲此詩正詁也
投我以木瓜傳木瓜楙木也呂記引徐氏曰瓜有瓜瓞桃
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支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
之陸氏埤雅始謂實如小瓜食之津潤不木者爲木瓜圓
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澀而木者爲木桃大於木桃似木瓜

而無鼻者爲木李李氏集解從之姚寬遂以木桃爲樝子
木李爲榠樝李時珍本草祖述其說陳氏稽古編從之承
珙案樝子榠樝在本草別錄圖經並無木桃木李之名後
人因詩而被以此名耳傳以木瓜爲楙用爾雅文而木桃
木李無訓爾雅以瓜不木生故獨釋楙爲木瓜若桃李本
皆木耳自不必復稱爲木詩言木桃木李者因上章木字
以成文耳毛公無訓蓋卽以爲桃李徐安道謂別於羊桃
雀李其說亦通若樝子及榠樝皆與木瓜同類不應目爲
桃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爲木桃足知木桃卽桃烏
得爲木瓜之類乎

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正義曰以言瓊琚
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
名非玉名也此與應劭云瓊玉之華者同義說文瓊赤玉
也段注云赤當作亦說文時有譌亦者如李賢所引診亦
視也鳥部鸞亦神靈之精也之類此上下文皆云玉也則
瓊亦當爲玉名倘是赤玉當厠璊瑕二篆閒矣唐人陸德
明張守節皆引作赤玉則其誤已久詩瓊琚瓊瑤瓊華瓊
瑩瓊英瓊瑰毛傳云瓊玉之美者也葢瓊支爲玉之最美
者故廣雅言玉首瓊支因而引伸凡玉石之美皆謂瓊是
也琚佩玉名者正義曰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

玉名段氏云名當作石謂佩玉納閒之石承珙案此說非也雜佩謂之佩玉亦謂之玉佩故鄭風言佩玉瓊琚秦風言瓊瑰玉佩一也佩玉名者雜佩非一其中有名琚者耳段以琚乃佩玉之一物不得爲佩玉名誤矣

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玉首章正義以傳琚言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名當作石說見下）三者互文是此傳當作瓊瑤美石釋文瑤音遙美玉也說文云美石是陸所見傳作美玉故引說文以存異義孔所見傳本作美石故首章正義引傳云瓊瑤美石今本傳文作美玉者轉寫之誤（呂記引傳尚作美石）段氏云說文琨珉瑤皆石之美者（今說文瑤下亦作玉之美者誤）周禮

王獻玉爵后獻瑤爵禮記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是其等差承珙案正義又云瑤亦佩玉名者賈誼新書言佩玉捭珠以納其閒大戴作蚍珠韓詩外傳作蠙珠然珠字從玉其初葢以玉爲者後乃用蚌珠代之荀卿賦曰旋玉瑤珠不知佩也古人始以瑤爲珠以充佩玉故知瑤亦佩玉名也

報之以瓊玖段氏云王風傳曰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今此傳作玉名乃玉石之誤耳玉石見楊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承珙案首章正義云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此瓊玖玉名名當作石葢謂傳訓瓊玖爲玉石與琚爲佩玉名瑤爲美石三者互文見義若作瓊玖玉名則與琚佩玉名同不得云三者互矣正義又云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此玖言玉名亦當作玉石葢以瑤之美石玖之玉石證琚雖佩玉名而亦爲玉石雜也今本正義瓊玖玉名玖言玉名二名字皆石之誤若此傳本以玖爲玉名則正義不當引邱中有麻傳以明玖非全玉矣

毛詩後箋卷五終

毛詩後箋卷六

涇 胡承珙

王

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當為作雅猶（校勘記云猶同由）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承珙案鄭意似謂詩人之作自降為風耳范甯誤會鄭意其穀梁序云孔子就大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困學紀聞已駁之卽鄭謂詩人自降亦無此理陳潛室又謂雅詩多朝會燕饗樂章及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亾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音節與列國之風同也然王風之首篇為黍離卽作于周大夫君子于役序亦云大夫思其危難以風是豈得謂盡出民俗歌謠乎黃實夫曰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此為聲調之說亦近渺茫無已則惟孔疏以風雅之作各自有體者似為近之正義又引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黍離箋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釋文云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似鄭亦同服義然詩譜謂之王城譜則王卽東都王城亦地名也陸堂詩學曰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為尊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可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子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周南混矣故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以王尊周者亦非也顧氏日知錄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誤矣

范氏詩瀋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詩亾者太師不采詩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之以進於王國亾則四詩俱亾非僅雅亾也春秋所以繼詩亾者詩之為教長於諷諭其微婉常餘於言外猗嗟

稱桀亂而實刺莊公揚水諷晉昭而詞嘉桓叔其有深切著明如所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者必其事著於王官迫於忠憤而有然也詩存而列國之事可得之絃誦之閒若其亾矣亂臣賊子何以彰其惡於萬世孔子以匹夫而操筆削事核其實文生於義天王狩河陽夫人孫于齊有不必直言而見者約而達微而顯是在讀史者之善會其旨惟弒父與君則直書之耳是故春秋卽詩詩亦史也孟子之言明白易曉如此而後儒乃曰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夫王降爲風或是衰周時勢何至雅詩亦變爲風乎王室雖陵遲而雅詩誰能禁之不作且二南與幽雖爲風之終

始而其爲國風則一也豈亦有升降之殊歟善乎夾漈鄭氏之言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非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自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汪琬曰十五國風中有二南王幽皆天子之詩雅頌有賓筵抑戒魯頌皆諸侯之詩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或曰平王政教東遷故序爲風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然則王之序爲風也孰序之王不自序也作詩者不自序采詩者必不敢序其所得之詩以告於王也幽厲之詩猶列於雅而平王獨否是不逮幽厲也由三家之說思之則王降爲風之謬顯然矣

康東學詩曰先儒以王風係平王猶以周南召南係二公其失同也周爲周之南召爲召之南王則瀰水東瀍水西之王城皆以地言不聽從人立說曲言黍離降風也又曰自康成有不能復雅之云楊龜山據之以雅亾爲詩亾者也然考趙岐注孟則曰太平道衰王跡止息頌聲不作故詩亾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王魯齋則謂風雅頌俱亾而安溪詩所又特據風雅爲說論莫能一愚竊以爲都非要義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與於跡此

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難據卽迂仲魯齋安溪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述職巡狩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攷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舄芾來同撻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跡燦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亾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託春秋以彰衮鉞所以存王迹於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今卽諸儒所論詩亾者而折衷之則魯齋爲近蓋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庸舉彼遺此若疑

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多僖世則愚謂詩之存亾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無也

黍離

序云黍離閔宗周也新序衞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王氏詩考以劉向所傳當爲魯詩說承珙案說苑奉使篇載魏文矦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爲太子奉使於文矦文矦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矦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此葢亦以黍離爲公子壽之詩故倉唐於文矦父子之閒借以爲風新序說苑劉向一人之作其說詩旨趣當同但左傳衞壽竊旌先往是私在伋先安得有閔兄見害之事且使黍離果爲壽作當列之衞風何爲冠於王風之首其不足據明矣詩考又引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大旨與劉向說同而事與人又異然尹吉甫在宣王時尚是西周不應其詩列於東都也太平御覽又引韓詩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亾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劉勰云思親者我蒿不分閔周者黍稷莫辨此用韓義而閔周又本毛序范氏補傳許氏名物鈔

皆以視黍爲稷釋首二句惟李氏集解以爲不必如此說承珙謂黍稷皆言彼者正見有黍有稷徧地皆然序所謂盡爲禾黍是也

序云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季氏本謂以事理推之未必盡然所見黍離當在野外錢氏天錫亦謂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勦爲禾黍虞東學詩曰此惑於鄭氏秦譜橫有西都八百里之說以爲秦不應毀廢本朝宗廟宮室也案史記平王賜襄公岐以西之地曰戎侵奪我岐豐秦能逐戎卽有其地是秦封在岐以西豐鎬在岐東爲戎所據非秦有也終襄公世不能克戎至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至岐岐以東仍獻之周是豐岐故都仍隸周境秦不得過而問焉特爲戎殘破平王覩同敝帚不復加葺銅駝荆棘固所不免耳史言殷墟城壞生麥則周墟黍稷理亦有之承珙案史記秦獻地于周在平王東遷後二十一年當犬戎蹂躪之後至此而周始得有其地大夫行役因以經過故都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此事之必然者虞東之說足破季本謂詩人見黍稷之盛知秦地廣民勤將以富強雄天下而傷周室不競之謬論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鄭氏注三禮及箋詩不詳稷之形狀

氾勝之種殖書鄭氏頗引其說亦不言稷集傳云黍似蘆者本陶隱居黍與稷相似之語而陶說唐本注已辨之云黍有數種亦不似蘆許氏名物鈔互易朱傳黍稷之訓以爲得實陳氏稽古編以黍爲今之黍子以黍之不黏者爲稷此誤以穄爲稷非是說見下陸氏稼書引雷禮之說謂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小而稷大黍穗散而稷穗聚黍有黏有不黏而稷性疏所辨似明然雷氏仍是以稷爲今之小米其誤更甚其餘言人人殊皆不若程氏瑤田九穀考之精析其黍考曰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說文以禾况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

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䵖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䵖一曰穄飯用黍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酏粥之屬不黏者有䵖與穄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呼之曰䵖黍太原以東則呼黏者爲黍子不黏者爲䵖子武邑人呼䵖之米曰稷米北方稷穄音相近穄奪稷名承譌日久論者因謂稷穄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諸書言種黍皆云大火中是以夏至而種也說文獨言以大暑而種葢言穜黍之極時其正時實夏至也段氏以說文大字爲衍文案氾勝之云黍暑也種者必待暑正與許同承珙謂段說是也其稷考曰說文稷齋也

五穀之長齋稷也重文作杂秫稷之黏者重文作朮案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葢穄之類而高大似蘆故元人吳瑞曰稷苗似蘆粒亦大南人呼爲蘆穄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䵖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蓺稷百日不蓺稷秦漢以來諸書竝冒粱爲稷無論稷粱二穀餘一不可卽以管子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今之正月也雖南北氣候不齊曾未聞有正月蓺粱粟者而高粱早種於正月者則

南北竝有之故曰稷爲首種首種者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故司農之官曰后稷因之爲五穀之總名廣韻稷五穀總名因之爲祭穀之總名也鄭氏注甸師職齍盛祭稷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其黏者黃白二種所謂秫也以秫爲黏稷於是他穀之黏者亦假借通稱之曰秫崔豹古今注所謂秫爲黏稻是也不黏者赤白二種民俗多種赤者故得專紅粱之名穀譜蜀黍一名高粱蜀黍爲秫之稷聲秫爲蜀黍之合聲黍類之大者爲蜀黍猶葵類之大者名蜀葵又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竝

皐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皐其名也承珙案黍名古今不易而高粱尚有木稷之名卽南人謂之蘆穄者穄當亦稷音之譌程氏所言可爲定論惟高粱正月下種黍糜五月下種而小雅黍稷方華正義以二物大時相類者蓋高粱早種而晚熟黍糜遲種而疾熟程氏云嘗以六月過天津見黍糜正秀而高粱竟畝無一秀者因問之農民則曰高粱種在黍糜前秀在黍糜後在地時日久其秀反遲若不早種斷不能收向疑高粱首種而詩乃云黍離離稷猶苗者至此始信詩言不謬矣承珙又案二章傳云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三章傳云自黍

離離見稷之實正義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嚴緝以苗穗實惟取協韻此卽呂記所引張氏說以爲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然經文豈有如此湊韻者劉氏安世以爲往來非一見楊用修駁之以爲猶與桃夭者因葉及華因華及實蓋一時所見一日所賦然桃夭傳本云喻女容德非以華實紀時不得援以爲比爾雅翼云農家種黍以三月上旬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故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庶人秋乃薦黍是黍有早晚三輩則當離離時而或值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蓋以早晚而異此說亦通穗之離離言其垂自秀至實皆可言之湛露其實離離傳云離離垂也是其明證程氏曰離離者狀黍生下垂之形秀亦離離也穗亦離離也實亦離離也故黍已離離而稷或猶苗及黍猶離離而稷或已實時有先後種有早晚大致不差抑非必可以執一論者姜氏詩序廣義亦有此說然則毛傳歷道所見之云自因行役旣久而作此詩苗與穗皆追溯之詞本不相妨也

釋文云離說文作穲承珙案今說文無此字王氏詩考亦引說文作穲黃公紹韻會同未知二家係采釋文之說抑

宋元時說文尚有此字與否玉篇則云穲禾把也蓋取其稀疏適歷之意故字从离聲毛詩作離離者明堂位叔之離磬注謂編縣之磬歷歷非一疏以爲磬希疏相離是也

行邁靡靡稽古編曰靡字釋文無音反據文義當讀上聲玉篇𢕟迷彼反𢕟𢕟猶遲遲也今作靡此詩靡靡毛傳訓遲遲義同當亦音同承珙案靡本不訓遲說文靡披靡也披靡者解散之意引申之則爲慢緩故傳不直訓靡靡爲遲遲而曰猶遲遲也

中心搖搖傳搖搖憂無所愬此卽用爾雅灌灌愮愮憂無告也之訓毛蓋以搖爲愮之借耳正義不引爾雅而第引

戰國策心搖搖如懸旌之語豈以搖愮字異故邪玉篇心
部引詩憂心愮愮正作愮不作搖也
彼稷之穗傳穗秀也嚴緝云朱氏論語解吐華曰秀是秀
爲未穗今毛氏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承珙
案說文采禾成秀人所以收从爪禾穗俗从禾惠聲凡穀
之華皆吐於穗非華而後穗故毛傳說文皆以采爲秀月
令注黍散舒秀卽謂黍穗嚴氏以吐華曰秀與成穗之秀
別不知穀類惟菽作華餘皆不華而秀吐穗卽秀旣秀卽
實出車黍稷方華此華卽秀散文通耳非於華之外別有
秀也

中心如噎傳噎憂不能息也段氏詩小學云玉篇引詩中
心如噎謂噎憂不能息也噎憂雙聲字憂老子作嚘氣逆
也承珙案此說非是毛傳於首章云搖搖憂無所愬次章
云醉於憂也末章云噎憂不能息也三傳皆探下句謂我
心憂憂字釋之不應末章忽作噎嚘之嚘正義噎者咽喉
蔽塞之名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玉篇以噎謂噎憂是
自爲解非引傳文以噎憂爲句也鄭風狡童使我不能息
兮傳云憂不能息也此則經文竝無噎字而段亦云當作
噎憂與黍離同尢非是

君子于役

序云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呂記曰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承珙
案范氏詩補傳云行役之人所憂者飢渴耳飢渴則致疾
病疾病則致死亾所謂危難卽疾病死亾也卒章祝其茍
無飢渴蓋思其危難所由致而風諭之使無飢渴以生患
也此闡發序義甚明范氏在南宋初必其時已有疑序之
言者故爲此說葢不始於讀詩記矣
朱子詩序辨說以爲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集傳又
以爲大夫行役室家思而賦之其說微異豈欲扭合下篇
君子陽陽與此爲一人所作故俱以爲大夫妻歟然果何

所據而知之至室家之思王氏總聞已引班叔皮北征賦
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
人之歎時四句爲證不知李善注文選於上二句引此詩
於下二句引雄雉序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是則怨曠者
竝不指此詩不得援以爲證
君子于役王城譜疏云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序皆云
平王是平王詩矣文選北征賦注引詩君子行役如之何
勿思李氏集解嚴氏詩緝兩目錄皆作君子行役或據之
以爲篇目當作君子行役承珙案詩首句箋云君子于往
行役往字明爲于字作訓凡篇目多取詩首句自當仍作

于役譜疏選注及李巖目錄皆涉序下君子行役之文而誤耳

曷至哉箋云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朱傳云今亦何所至哉（虞東學詩云此說本李迂仲今案李氏集解竝無此說）輔氏廣嚴氏粲皆從其說遂分不知其期爲時之久曷至哉爲地之遠夫古人行役歸期難卜則有之若聘問遣戍皆有定所何有不知其所至者且通章皆言行役之反無期不應此句獨言不知所至也

羊牛下來自唐石經以下皆作羊牛熊氏經說謂詩不曰牛羊而曰羊牛日之夕矣則畜之小者先歸而大者次之

有大於羊牛者亦當歸矣別本又有次章作牛羊者不過傳寫誤倒而說者遂謂首章敘歸之先後次章順類之大小殊爲穿鑿詩中先羊後牛者此詩及小雅無羊及周頌我將絲衣凡四處惟絲衣傳云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其餘傳箋無說者自以便文不關意義耳埤雅云羊性畏露故早出晚歸此說亦近於鑿

曷其有佸傳佸會也說文人部佸會也引詩曷其有佸葢佸會疊韻爲訓故栝與檜髻與鬠皆同字又佸與括字異而義亦略同說文括絜也絜有約束之義凡物之總會者曰括故此傳云佸會也而小雅車舝德音來括傳又云括會也（釋文括本亦作佸）會與至義亦相因下文羊牛下括傳云括至也而釋文於有佸又引韓詩云佸至也是矣又案括與格聲亦相近易略例語成而後有格釋文云一本格作括尚書格其非心正義以格謂檢括格有至訓故括亦訓至矣

君子陽陽

序云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案此詩及中谷有蓷兔爰皆云閔周彼二詩皆有憂詞此獨言樂而亦云閔周者蘇氏詩傳曰君子以賤爲樂則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

葢此詩正中谷有蓷兔爰之所兆也陳氏稽古編曰序詩者其知本乎

朱子初解本從序說後疑此詩亦前篇婦人所作者因篇首俱以君子爲言耳當時如輔廣已疑其師說許氏名物鈔曰以大夫招其妻入於舞位亦或有徵礙否毛詩明辨錄曰古者士大夫家有樂不自考擊卽幼習象勺成人之後亦不聞無故自舞若君子行役初歸雖有室家之樂亦何至執簧執翿聲容竝肆承珙案此詩自當與簡兮同意徐氏與喬曰春官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燕樂房中之樂也陽陽之君子其磬師之流歟磬師鐘師皆中士下

士爲之於論鼓鐘周何以盛執簧由房周何以衰論世者可以思矣

右招我由房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案房中對廟朝言之人君燕息時所作之樂非廟朝之樂故曰房中下章由敖箋云從之於燕舞之位者此燕亦燕息之燕非燕享之燕也虞東學詩據儀禮燕朝服于寢注謂燕於路寢駁正義小寢之說章氏易又謂執簧執翿樂舞既備不應作於房中皆誤

左執翿傳翿纛也翳也段氏云翳也之上當有纛字此燿燿舜也舜熒火也之例校勘記云考文古本翳上有纛字

考正義引爾雅翢纛也又引纛翳也然後說之云故傳幷引之正說傳用爾雅而去其一纛字之意考文古本反用添傳失之甚矣承珙案說文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从羽殹聲詩曰左執翳（此據集韻今說文引詩作翿乃後人據俗本毛詩改）據此知詩本作翳說文無翿字翿乃儔之別體人部儔翳也从人壽聲徐鍇曰儔古與翿字同義蓋儔正字或作翢經典遂通用翿若纛字六書所無不但作纛爲俗卽作纛亦非爾雅釋言當本作翳翢也翢翳也後人多識翢少識翳又別有作纛之俗字寫爾雅者旣以翢易翳復以纛易翿而他經傳亦往往有俗人據改者（周禮鄉師執纛及鄭注引爾雅纛翳也皆當作翢詳見爾雅古義）陳風值其鷺翿傳云翿翳也正義曰翿翳釋言文可知孔所見爾雅本作翿翳也不作纛翳也此詩當是左執翳傳當是翳翿也翳也傳本用爾雅釋詩爾雅二句雖是以翿釋翳以翳釋翿然翳翿聲義竝同故傳引爾雅中閒可省一翿字若爾雅本作翿纛也纛翳也則詩文竝無纛字何用幷引纛翳也一句乎（王風正義仍引爾雅作纛翳也自是後人因誤本改之）至翳旣爲翿翿又爲翳一義相承故說文卽約之曰翳翳也若陳風經文則本作翿不作翳故傳亦止引爾雅翿翳也一句耳

箋云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虞東學詩曰宛邱箋謂翳舞

者所持以指麾陳祥道引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言以纛與旌引二舞者其說信矣而此箋又謂羽舞按羽舞析衆羽爲之非纛也燕舞自用旄舞當以宛邱箋爲正承珙案此說非是周禮樂師有旄舞鄭司農云旄舞者氂牛之尾辟雍以旄是旄舞竝非用於燕樂顧氏特以旄人有祭祀賓客舞其燕樂之文耳不知祭祀賓客之燕樂正羽舞也周禮旄人注云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翳是羽葆幢自是析羽爲之固非旄人所持以指麾者說文翳翳也所以舞也翌下云樂舞以羽殹自翳其首故鄭以執翳爲羽舞卽宛邱箋亦謂持羽葆幢以指麾非謂旄舞也

右招我由敖案小雅嘉賓以敖傳訓爲遊此由敖不應無傳釋文敖五刀反游也陸氏詩音義凡傳箋竝舉或幷引他說者則著毛云鄭云之類其有單舉一義不著某云者多係故訓傳文此敖游也疑即所引毛傳後來各本皆脫賴釋文存之毛以敖爲游者游謂燕游執翿是舞之事則由敖即謂用燕游之舞相招箋更不爲敖字作訓而但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豈非以毛既訓游不煩更釋乎嚴緝引錢氏曰敖游也因謂游處爲敖猶周禮之囿游也此即本之釋文但未悟敖游之訓即毛傳耳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陳氏稽古編以集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用諸侯之師王師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未知出何典記因歷舉周官大司馬諸職所言偏兩卒伍之名蒐苗獮狩之法及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之明證見於書序與外傳者又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即見於詩不得謂天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其說甚辨承珙案出征究與遣戍有別經傳所言皆天子征伐諸侯之事從未有以畿內之民而爲諸侯戍守者此序言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固西周以前未有之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傳興也揚激揚也不言興意正義以鄭風揚之水傳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篇興意當同鄭箋於此篇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於下民於鄭風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二篇興意略同而於唐風揚之水則云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云云取興與王鄭二詩大異承珙案若如鄭風傳義則揚之水二句爲反興而於唐風仍不明所興之意惟以經證經國風言揚之水者三不應異義鄭箋既云激揚之水湍迅又

云不能流移束薪語意不貫

彼其之子黃氏日鈔曰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爲國人怨諸侯不成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記詩緝皆從之晦菴傳獨從古注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蔣氏悌五經蠡測云集傳以之子指戍者之室家以國風事類考之彼其之子凡五未有目其室家者況征戍之人初無攜室同行之理承珙案序下鄭箋云思其鄉里之處者首章箋云彼其是子獨處鄉里此第謂行者思居者而言耳 許氏謙曰彼其之子指畱國中不出戍之人而

言是也竝不以爲室家孔疏衍之乃云役人所思當思其家雖託詞於處者其實所思在父母妻子黃氏所謂古注指此然實誤讀鄭箋而強爲之說既云室家無同戍之理而又以爲是思之情天下理外之情尚得爲情之正哉

不與我戍申傳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又云甫諸姜也許諸姜也闞氏伯詩曰詩集傳云甫卽呂也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請證以潛夫論炎帝苗胄四岳伯夷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十里有呂更證齊太公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又司馬貞云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

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三證水經注淯水條宛西呂城四岳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所以括地志最可信者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里有奇其審邇明晰至此而朱子不知蓋緣誤本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申既不確呂遂茫然宜哉承珙案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然則申呂相距必近可知一統志申伯國在河南南陽府南陽縣附郭呂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呂村許今河南許州正義云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此說非是申息爲南北門戶甫許與申爲脣齒戍申必兼戍甫許何氏古義引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爲犬戎所弒申侯魯侯許男鄫子立故太子宜臼于申然則平王成此三國皆以其助己而德之耳此說於情事似近至集傳以爲申在信陽軍則梁氏益謂是楚靈王所遷在信陽州之方城內非平王時之申矣又郡國志云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呂侯國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故呂國王伯厚曰今以左

傳考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爲正王氏詩考往往雜引地說鮮所折衷獨此條所見甚確

不流東蒲傳蒲草也箋云蒲蒲柳釋文引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盧氏考證曰孫毓以蒲草之蒲讀平聲蒲柳之蒲讀上聲故以傳爲不協箋義爲長不知古人同字異義無煩改音也承珙案說文蒲水草也或以作席从艸浦聲是則蒲草讀從浦聲正與許協周禮職方其澤藪曰弦蒲司農注蒲或爲浦堯時蓮蒲生庖廚論衡作脯或亦作蒲古無四聲蒲蒲本皆可與許協安見必爲蒲柳乃協許韻乎孫毓朋

王難鄭者此字獨從鄭箋強生區別殊屬謬說陸作音義時已不能詳其所以異然卽蒲草與蒲柳異音亦在四聲既分以後未足以訐毛鄭也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傳蓷鵻也焉氏名物疏曰案毛傳云蓷鵻大車傳云菼鵻考本草諸書充蔚子竝無鵻名豈毛以蓷爲菼乎毛又云陸草生谷中傷於水據本草充蔚正生海濱池澤非陸草也魏博士等以爲菴閭本草菴閭生雍州川谷及上黨道邊春生苗葉如艾蒿高二三尺亦無蓷名不知古人何以云爾說文蓷萑也从艸推聲詩曰中谷有蓷段

氏注云萑當作隹各本皆譌王風傳曰蓷鵻釋草曰萑蓷蓋爾雅本作隹與毛傳鵻字同後人輒加廾頭耳菼亦一名鵻皆謂其色似夫不也承珙案說文雈亂也从艸隹聲胡官切萑艸多皃从艸隹聲職追切二字音訓絕殊皆與蓷無涉爾雅之萑蓷自當祗作萑以別於雈萑廾頭固後人所加毛傳於大車訓菼鵻也恐其與蓷相亂故又申之云蘆之初生者也毛氏何嘗以蓷爲菼乎且爾雅釋言之菼騅也說文之薍一曰騅及毛傳之蓷鵻菼鵻其字皆當作隹馬旁鳥旁亦皆轉寫所加耳王正義引陸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閭韓詩及三蒼悉云益母嚴緝據本草益母生海濱池澤以毛傳傷水之說爲非不知蘇頌圖經又言充蔚今園圃及田野極多是不必盡生水濱王氏總聞又云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則其性不宜水可知且凡濕草固生於下溼若谷中水之所注亦不能生卽如菴閭在子虛賦亦卑溼所生究未必能久浸於谷中之水而不菸也

暵其乾矣傳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諸家皆誤認暵字故以乾爲乾燥溼爲卑溼不知說文暵下訓乾但引易燥萬物者莫暵乎火竝不引詩惟水部灘水濡而乾也引詩灘其乾矣是則詩本作灘不作暵可知毛傳亦必作

灘云菸貌者說文菸鬱也从艸於聲一曰殘也菸鬱者兼乾與溼言之乾謂槁瘁溼謂浥爛百草經此皆菸邑而無色觀經於乾脩溼皆以暵言之則必非乾義可該故傳以灘爲菸貌竝非如暵之但訓燥也然經文承上中谷言之故傳又以爲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蓋谷中水之所注庶草所不能生既傷於水而病則或成槁瘁或成浥爛皆有菸鬱之形次章脩爲且乾者又介於槁瘁浥爛之閒也豳風予尾翛翛傳云翛翛敝也翛定本作脩訓敝與此義略同箋於末章云鵻之傷始則溼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有薄厚孔疏衍之云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此由泥於乾燥卑溼之義而不知其

同爲草病之狀乾固菸貌脩與溼亦皆爲菸鬱之形耳蘇氏詩傳以爲先燥其乾者終更燥其溼者以爲旱由漸而甚與夫妻之以漸而薄李解嚴緝皆從之然經文嘆其與嘅其條其嘯其四其字皆連上一字作形容之詞非以其乾其脩其溼二字相連也說文灘不同嘆但訓乾而曰水濡而乾者以灘字从水說其本義此乾與乾燥異義當如外強中乾之乾謂菁華已盡乾竭徒存許書此種訓義最爲微妙毛傳於三章云雖遇水則溼者此溼亦非乾溼之溼說文乙部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倝聲土部㙳下入也从土㬎聲則是與乾對稱者字本作㙳水部溼幽溼

也此與湆訓幽溼同幽卽扶爲幽赤之幽廣雅鬱幽也幽與鬱同義是溼亦當爲菸鬱之貌方言溼憂也注云溼者失意潛沮之名益人憂鬱謂之溼物幽鬱謂之溼故在人則爲於邑後漢書馮衍傳日曈曈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惌在物則爲菸邑楚辭九辨葉菸邑而無色此其義也與泛言乾溼者不同不然遇水則溼凡物皆然尚何待於故訓乎

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何及二字文義相連嗟字自當在句首傳寫者誤倒之今各本皆然從來無人是正序下正義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可知孔所見本已誤倒矣韓詩外傳二說苑建本篇引詩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

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說苑同無嗟乎二字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王氏釋詞謂韓外傳兩引詩皆作何嗟及矣而未檢所引孔子語遂以嗟爲句中語助嗟字當在何字下非今本誤倒此說非是

兔爰

序云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呂記引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此朱子初說後作集傳仍用此語戴氏續詩記曰東遷以來至于桓王伐鄭之時近七十年矣我生之初雖時已亂

離尚未至此今禍患之興稠沓如此不如無生之爲愈也范氏詩瀋曰後序以此爲桓王詩朱子不詳其世考桓王在位二十三年惟率蔡衛陳伐鄭一事見春秋傳他無所考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則明爲平王詩也幽王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爲至犬戎入寇王死驪山禍始大劇東遷以後戎患未息平乃覥顏庇仇戍申戍許征役不息非逢此百罹逢此百凶乎毛詩明辨錄曰此篇當是幽王時詩不必拘定平王蓋我生之初正當宣王中興爲西周之盛我生之後正當幽王時遇此君弒國亾之亂故言逢此百罹若東遷已定民方安集不至

於如幽之甚細釋之非痛定之思也序謂桓王失信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其人自序生初猶及見西周之盛卽在宣王中興二三十年又歷幽至平至桓五十餘年則是八十老人矣豈經幽王之亂反安然不憂至此桓王伐鄭一用兵而遂爲百憂乎翁氏詩附記曰陳啓源辨朱傳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之說云序以此爲桓王時其曰王師傷敗指繻葛之戰事在桓王十三年距西周六十四年距宣王之崩七十五年如朱子之言則此人作詩時應八九十歲尚從征役無是理也此言甚辯然以愚度之所謂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者只是槪論中國諸侯之不臣未有

若此時構怨連禍之甚則雖爲東遷之始而尚不至傷敗若此陸務觀生於北宋末戎馬倥偬之際而其詩曰宣和七年冬十月尚是中原無事時卽此尚無爲之義矣蔡文姬十八拍亦云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尤足相證豈亦必其生於東漢盛時邪承珙案諸家皆泥於生初無爲指時事而言故以序云桓王時者其人不及見西周之盛而以爲幽王時者又不應列於王風次平王諸詩之後故虞東學詩云此與上篇俱爲閔周而衍者綴以桓王失信云云疏謂兔爰本在葛藟之下但簡劄失次耳因此序言桓王下序言平王也若不用衍序則篇次相從正得是亦以爲平王時詩其實皆不必然我生之初尚無爲傳云尚無成人爲也箋申之云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是則我生之初但自言其幼時竝不繫於時代無爲者言不識不知無所事事次章尚無造傳云造僞也三章尚無庸傳云庸用也僞卽爲也相臺五經本僞作爲無用亦猶無爲也蓋因長大之後多歷艱難轉憶少不更事之時爲足樂耳如此說則不必較量於平桓之世而皆可通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案此箋善申傳意聽縱者謂解放之一切經

音義引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也蹤當作縱顏師古注漢書蕭何傳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箋云聽縱與韓詩義同躁蹙者正義云定本作操此卽公羊傳操之已蹙之義釋文旣音七刀反又云今作躁與箋義合非是正義曰兔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王心之不均也或謂政有緩急未爲大害何至於欲寐而不動以从不知政刑乖舛皆由于緩急失中解縱則法制日隳操切則禁防益厲斯民之視聽無所從手足無所措百獘叢生未有不至於大亂者非所謂百罹百憂百凶乎且尚寐無吪者不過欲付世事於不知耳原非如士燮叔

孫婼之祈死故黃氏日鈔曰人瘠則憂瘵則不知故欲無吪無覺無聽付理亂于不知耳近世釋以爲欲死者過也

葛藟

序云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案春秋文七年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杜注孔疏皆引此詩爲證則序說與左傳合無可疑者集傳謂世衰民散有棄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於葛藟取興之意殊不親切翁氏詩附記曰序云刺平王棄九族故三章皆言終遠兄弟族親

爲兄弟是此句實陳棄九族之事若作流民失所解則應首二章自云遠其父母而末一章乃云遠其兄弟方與謂父謂母謂昆義相比協不宜三章皆以遠兄弟爲說也正義云定本作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釋文云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校勘記曰譜下正義云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考此是集注定本釋文本皆誤以皇甫謐所改入毛鄭詩承珙案皇甫不過因其次兔爰後而改之別無他據然自秦火之後篇帙散亾傳者失次先後之序固有難以過執者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陳氏稽古編曰箋疏本謂葛藟得河潤而生長與己不受王恩葛藟之不如宋胡氏旦反其說以爲葛藟宜生邱陵不宜生水畔以喻己之失所又引他詩詠葛藟語以爲葛性喜燥惡溼之證然所引諸詩惟旄邱誠爲高阜耳若樛木條枚衆是止言其附木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谷者爾雅以爲水注谿之名其近水更甚於河滸詩言萋萋莫莫反足爲葛性好水之一證又此詩亦云緜緜夫物生緜緜不絕安見其不得地哉承珙案胡氏此說呂記嚴緝皆取之然案之文七年左傳所言雖不見在河之意而曰葛藟能

庇其本根則非生不得地之喻明矣太平御覽引毛詩題綱云葛藟一名燕薁緜好生河滸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衆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邊也此言藟名燕薁與陸疏云藟名巨瓜似燕薁者微異然云好生河滸邊與別錄千歲藟不生大山川谷合則非性不宜水可知姚氏識名解亦駁胡說云河滸河涘河漘乃近水高出之地竝非水中正葛藟之所託以生者而曰必生於山谷邱野而不生於水厓吾不信也李集解又引王氏說謂水所盪危地也潤澤葛藟而生之亦所以自固陸氏埤雅即用其義此則節外生枝殊可不必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

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辭其下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
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後儒解此異於
箋疏者有二說焉一說斥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謂他
人爲父呂記所引王氏李氏蘇氏之說是也然指斥過甚
恐無是理一說風王以一本之義嚴氏粲郝氏敬張氏彩
之說是也此則謂王不顧兄弟卽是不顧父母直自視如
他人之父母亦於理不順惟箋疏以父母昆皆指王言蓋
九族之戴王本所謂天地父母者乃王巳遠棄族親則雖
戴王爲父而不異謂他人爲父矣夫謂他人爲父尚安冐
顧我乎傳訓終爲巳正與亦莫我顧亦字相呼應言王巳

遠我雖謂爲父而亦如他人之莫我顧矣次章箋云王又
無母恩（此本箋語正義標起止不誤今各本脫去句首箋字遂屬之傳文非是按勘記曰又者繫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文安得云又哉）謂有父道者必兼母道也三
章傳云昆兄也段懋堂云小功以下爲兄弟篇中言兄弟
者自其親疏言之謂於王疏也喪服曰昆弟曰從父昆弟
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雖疏必曰昆弟親親之辭也此詩
自稱曰兄弟謂王曰昆不敢以其戚戚君而得循九族之
稱也此說甚精足明箋以兄弟爲族親之義（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亦是謂小功以下爲兄弟也）且於每章皆言兄弟而其下文謂父謂
母謂昆各異之處曉然易明陳氏稽古編曰元后作民父
母況九族之親乎名雖父母情則他人親親之道微矣所
以爲刺也

采葛

序云采葛懼讒也黃氏日鈔曰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以
采葛比聽讒晉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此說近人情而
不反古或謂采苓刺聽讒詩中明言及之與此篇不同承
珙案此詩三言不見正懼讒隱微深切之語蓋讒言之入
必乘其閒故曹氏引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閒容刀卽孟子
一暴十寒之喻雖非爲懼讒亦足見情疏之易閒李氏集
解曰小人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閒而讒之如上官桀等

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宏恭石顯欲譖蕭望之俟望
之出沐日上之范氏補傳曰汲黯不願之郡疑張湯也京
房不敢離左右疑石顯也詩人懼人之讒至不敢去朝廷
故以一日不見君爲三歲此皆足以申明古序之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
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呂記云毛氏所謂事
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
特訓釋三物所以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箋失傳意
矣陳氏稽古編曰詩言采多矣或言采之地則以地取義
沐鄉新田之類是也或言采之時則以時取義蘩之春日

薇之柔止剛止之類是也或言采之事則以事取義不盈頃筐不盈一匊之類是也采葛之詩言采之外無他詞焉則義在葛蕭艾三艸矣傳文至簡茲獨詳焉良以興義攸存不容略爾箋申其意以首章爲小事使出次章爲大事使出末章爲急事使出亦非穿鑿之見也東萊非之太過承珙案毛傳三所以字益言采此三物皆爲有用猶人臣出使於外本屬奉公而暫違君側則讒說遂行顚倒是非變亂黑白無所不至所以可懼在此蘇氏詩傳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采葛所以爲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采艾所以攻疾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

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此說申傳似勝於箋至箋本以采葛等喻使事之小大緩急初非眞爲采葛而出使黃氏震乃云采葛非人臣之事於情事未通眞瞽說矣

大車

序云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呂記云此所謂陳古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蓋惟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于東遷之時而已承珙案此說非是序於變風變雅中凡詩詞之美者多謂之陳古夫詩人既欲陳古何不直陳文武成康之盛而必陳其後之不能革心者以爲古歟諸儒特以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二語以爲免而無恥特政刑之效耳不知此正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詩人抑揚之詞何可固執范氏補傳曰據詩所陳當禮義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行露美召伯之意略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其息訟雖同而所以息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明也曰不敢者德威惟畏也明與威皆出于德其可美均也此說得之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傳大車大夫之車毳衣大夫之服天

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嚴緝引曹氏曰毳衣冕服也享王於廟及助王祭祀則服之未有服以聽訟者陳氏啟源曰毛謂服毳冕以聽訟當本於師說或古制爾耳康成好以禮釋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承珙案毛意亦祇以大夫出巡邦國決獄獘訟故因車服以指目其人謂乘此車服此服而來者爲出封聽訟之大夫如漢遣直指使者衣繡衣巡行郡國稱爲繡衣使者之比不必泥於毳冕助祭而非聽訟之服也

毳衣如璊傳璊頳也（頳下當脫玉字）陳氏稽古編曰說文引詩毳衣如璊作𤧨云帛騅色璊作𤧨云以毳爲罽故埤雅據此爲說謂毳衣別是一物非毳冕李彭山焉嗣宗亦謂毳冕之服以絲爲之毳衣以毛布爲之名同實異此似之而實不然也毛布者褐也左傳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老子云被褐皆以爲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據說文𤧨字之訓則璊卽毛布矣既謂毳衣爲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承珙案說文𤧨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𤧨虋禾之赤苗也从毛㒼聲詩曰毳衣如𤧨說文既以毳罽爲𤧨則引詩毳衣自當同大鄭周禮注以毳衣爲罽衣與毛異義其糸部云罽帛騅色也从糸剡聲詩曰毳衣如罽此所據亦與毛傳不同疑皆三家詩說蓋謂罽衣之騅色如𦂳帛之騅色耳但西胡毳布究未必以爲冕服則當以後鄭周禮注爲正耳

穀則異室从則同穴傳生在於室則外內異从則神合同爲一也箋云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正義引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从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承珙案漢書哀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从則同穴附葬之禮自周興焉此西京詔書將以太后合葬定陶恭王而引此詩足知詩所陳者必夫婦之正禮此詔與毛義正合箋疏之言皆爲有本若保淫奔者約誓之辭何至用以比太后之葬且天下有生不得爲夫婦而从可合葬以同穴者乎（晏子春秋諫上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欲葬其母於其廡晏子言之景公許之引詩云穀則異室从則同穴此亦謂是夫婦之正禮也）

丘中有麻

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嚴緝引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說文有鐂無劉然劉劉皆从劉聲故或疑許書脫劉篆或疑鐂之𠇍下本作刀轉寫譌田竊意劉卽鐂之別

體鐂又省作留故留氏卽劉氏路史以留爲國名唐堯長子監明之後妘姓漢地隸彭城陳氏稽古編駁之曰留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若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留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豈子嗟之遺放逐并失其爵邑乎承珙案括地志云劉聚卽劉累故城蓋在夏爲劉累邑在周則爲周大夫留氏之邑漢書地理志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洛水注云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注於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諸書所言皆合春秋劉康公（見成

十一年之後有劉夏襄十五年劉摯即劉獻公劉狄即伯蚠獻公子皆會采於
此雖未知其即子國子嗟後人與否要皆以邑氏者襄十五年
公羊傳云劉者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若桓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
于留及遷鄭焉而野留至蔡仲省留而爲宋所執此則地
與宋近即水經渠水注所引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
并故曰陳留者至路史所云彭城之留則左傳襄元年楚
子辛侵宋呂留者皆不足以證王風之留也
傳以子嗟爲大夫字子國爲子嗟父正義云毛時書籍猶
多或有所據承珙案不但毛公必有所據鄭箋從毛竝無
異說亦必其時古籍尚存有可徵信者歐陽本義謂其人

毛詩後箋〈卷六　三五

其事不見於春秋史記以毛爲附會善乎李氏集解曰此
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於他書詩中所陳便是
實事跡不必於春秋史記中求之也至正義云子國是子
嗟之父不應同時見逐又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
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皆言子嗟耳但作者旣
思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
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
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邱中有麥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
顯子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留之子亦謂子嗟耳此疏善
達傳箋之意姜氏廣義曰先言子嗟而後及子國或王惡

子嗟并子國去之或王惡子國先去子嗟使之不安其位
說者乃云無父子竝斥之理又曰不宜先子後父皆非也
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意藏玉林曰此詩三章章四
句句四字獨將其來施施五字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
舊本悉單爲施又以傳箋皆施施重文疑江南本誤然顏
氏所述江北本往往爲人所改江南者多善本如有杕之杜駉駉牡
馬等則此之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若以毛鄭皆
重文爲疑則傳箋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
如鄁谷風有洸有潰傳箋竝云洸洸潰潰十月之交噂沓
背憎傳箋云噂噂沓沓皆是承珙案藏說是也又釋文云

毛詩後箋〈卷六　三六

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正義述毛云彼留氏之子
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此所謂讀將如字也然依此則經
文當作其將來不應作將其來矣竊謂毛讀將如字者猶
氓詩將子無怒之訓將爲願將其來者願其來正序所謂
思也釋文云鄭七良反是謂鄭訓將爲請然次章箋云言
其將來食是鄭意讀如簡兮方將萬舞之將訓當爲且非
訓爲請而讀七良反也
邱中有李箋云邱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陸氏埤雅
曰言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皆邱中植之則留
子之政脩矣此人之所以思也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

謂思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邱中有李又能使人不盜也承珙案此說最合詩旨篇中思人愛樹之意與甘棠略同其人必能勸農桑教樹蓺如循吏傳所稱桑麻滿野麥秀兩岐者蓋賢大夫之有惠愛者故去而國人思之如此何氏古義乃以陸說爲不識比興之意過矣

毛詩後箋卷六終

毛詩後箋卷七

涇　胡承珙

鄭

緇衣

序云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呂記云此詩武公入仕於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卽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黃氏震曰明善善之功實解朱云武

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亦就其文爲說耳承珙案箋云善善者治之有功也蓋卽所謂善於其職者朱子之解不誤范氏詩補傳云周之國人以鄭武公父子善於其職宜在此位故作此詩以美之此說是也其又云序詩者發明其意以武公之德所以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遂以授粲爲武公適館而還以所得王之稟粟授之賢者猶後世開東閤之比此則詩中適子之館子指武公授子之粲子又指賢者無此文義考鄭注禮記緇衣云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鄭注禮時本以緇衣之賢者卽指武公竝非別有武公所好之賢

至箋詩更一本序傳改衣授粲皆周人愛武公而致其惓惓之意其義甚明至陳氏稽古編謂若周人之作當入王風則嚴緝云破斧伐柯九罭皆周大夫所作而附於豳何不可之有

適子之館兮傳適之館舍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正義引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承珙案周禮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

舍之衆寡注云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疏云此次謂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卽詩云適子之館兮彼二者與此次為一物是也

還予授子之粲兮傳粲餐也段氏詩小學曰此假借也粲餐同部是也又云依釋文作飧禮公飧五牢以下之類承珙案此說非是飧餐音義皆異魏風伐檀不素飧與不素餐分言甚明傳何至訓餐為飧周禮掌客上公飧五牢以下乃待賓客之禮武公入仕於周初非朝王為客也且傳云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則粲者所包甚廣不必沾沾一飯李解引王氏又泥於粲字以為粟治之精於義亦隘

緇衣之蓆兮傳蓆大也正義曰釋詁文書服緇衣者大得其宜也承珙案毛於首章宜字無訓但云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爲此宜字卽釋經宜兮蓋訓如象服是宜之宜故次章傳云好猶宜也正義於蓆大也仍蒙首章宜字以爲大得其宜於理亦通而文義稍迂曲釋文引韓詩云蓆儲也說文云蓆廣多也此與毛傳蓆大之訓義正相足大卽謂所儲之廣多也蓋於卒章致其殷勤尤爲有加無已雖其衣大多猶恐其敝而思改作此正所謂宜世居卿士之位者也

將仲子

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公穀二家皆謂是甚鄭伯大鄭伯之惡左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范氏補傳謂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道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莊公本不得爲大惡特以庸闇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故聖人以恕待之陳氏稽古編卽用其說云公穀二子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以爲殺彼特據傳聞以爲懸斷耳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今

觀兩叔于田詩段所長祇在飲酒田獵馳馬暴虎耳莊公機險百倍於段心固未嘗忌之祇以母所鍾愛遠嫌避譏不加抑制詩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致段不克令終莊公不得無罪焉若以爲有意殺弟恐未必然也嚴緝言將仲子首序必經聖人之筆故意與左氏合頁不謬矣承珙案序首言刺莊公已具春秋褒貶之法其下云云乃就詩詞言之葢詩人託爲公拒祭仲之詞其時實祇以母所鍾愛順母私情恣其寵榮初非有心殺害作詩者以此爲諷不失溫柔敦厚之意序亦因而明之不必牽合後事過爲誅心之論也

無折我樹杞傳杞木名也承珙案詩言杞者凡七惟此言木名及小雅四牡之集于苞杞四月之隰有杞桋傳皆以爲枸檵其他如小雅杕杜之言采其杞南山有臺之南山有杞湛露之在彼杞棘北山之言采其杞皆無傳毛意葢以將仲子之杞首見於經而爾雅無明文故特言木名以別四牡之枸檵至四牡訓以枸檵則其後杕杜南山有臺北山之單言杞者當皆衆此傳而爲枸檵四月又傳者以杞桋連文桋爲赤楝叢生與杞爲枸檵之叢生者相配湛露與棘連文而不傳者以棘之叢生爲人所共知由棘可以知杞故無庸傳然然則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當皆爲枸檵惟將仲子爲別木陸疏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考孟子性猶杞柳也趙注云杞柳柜柳也爾雅楥柜桏郭注云未詳或曰桏當爲柳柜桏似柳皮可煑作飲玉篇亦云桏柜桏與郭引或說同後世謂之櫸柳別錄謂櫸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亦與郭注或說合圖經云今人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又與孟子爲桮棬義近然則陸疏所言杞柳當即爾雅之柜桏毛傳於雅無明文者每不欲質言之然以下章傳桑木之衆檀彊刃之木例之此杞當是大木

本草衍義云櫸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陸疏所由以將仲子之杞與枸檵別歟嚴緝謂詩杞有三將仲子同陸說四牡杕杜四月北山皆爲枸杞而別南山湛露之杞爲山木不知湛露與棘竝言自當爲叢生之枸檵不必別爲山木南山亦當爲枸檵其所據陸疏杞一名枸骨山材也云云姚氏識名解援崔豹古今注所言證陸璣乃釋下南山有杞非此章之杞其解甚確（別見小雅）是詩祇有二杞竝無三杞之別也

無折我樹桑傳桑木之衆也下無折我樹檀傳檀彊刃（今本作韌）之木案二傳於木必兼言其形性者自以取與所在故

箋申之云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然則所謂桑與檀者蓋皆以喻段可知桑以喻段之得衆所謂厚將得衆也（段懋堂云此諸兄多言非是）檀以喻段之恃彊所謂多行不義也李解引王氏以謂始曰無踰我里中曰無踰我牆卒曰無踰我園以言仲子之言彌峻而莊公拒之彌固也始曰無折我樹杞中曰無折我樹桑卒曰無折我樹檀以言莊公不制段於早而段之彌強也李迂仲雖謂不必如此分別然玩傳以桑爲木之衆檀爲木之彊箋謂祭仲驟諫莊公固拒則王說似於傳箋有合

吳氏肅公曰子展賦此詩（見左傳襄二十六年）取兄弟相護之意則

豈淫奔語乎承珙案子展之賦此詩杜注雖云義取衆言可畏然實以全詩皆有關于兄弟並非斷章惟晉語姜氏勸重耳歸國專引卒章末三句此則斷章取義耳

叔于田

序云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陳氏稽古編曰叔段善飲酒工服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猶誦宣姜爲邦媛皇父爲孔聖云爾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人虛春之詞嚴緝謂京城私黨侈說之稱爲美仁猶河朔之人稱安史爲聖過矣鄭師一出京城皆叛段何嘗有私黨哉承珙案嚴氏安史之說本於李黃集解（王士禛集亦云其黨如淮南之伍被左吳寔濞之李士實劉養正輩）但以此爲私黨美段之詞則於刺莊不合是猶泥於詩中仁武等語不知所謂仁武美好者不過飲酒服馬之事蓋以爲舍是皆無足道者故許氏詩鈔亦云詳味其辭非小人黨惡者之言乃君子知幾者所作也

何氏古義曰朱子于此詩既從序矣而又云或疑此亦民閒男女相說之辭則胡不思後篇獻于公所之語其爲叔段之事鑿鑿明甚夫猶此叔于田也此而可疑孰不可疑邪承珙案詩序辨說泥于詩中巷字謂段以國君貴弟不應出居閭巷下雜民伍不知傳訓巷爲里塗即說文所謂

巷里中道也鄭箋但言國人不復言巷猶云傾城出觀里巷爲空耳且謂從叔者巷之人非以叔爲居此巷也明乎此可無所用其疑矣

劉氏詩益曰美且仁對居人言蓋巷居者宜相仁愛也次章冬獵曰狩承首章于田而申言其時美且好對飲酒言蓋飲酒者宜好會也三章郊外曰野承前二章于田于狩而申言其地美且武對服馬言蓋乘馬者宜有武容也

大叔于田

序云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嚴緝云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首序

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首序經聖人之手矣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爲美叔段椒聊爲美桓叔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承珙案二詩皆秖言叔之材藝武勇詞似愛之實則形容其輕揚驕暴之氣習知其不足以有爲而且將及于禍故意又似乎戒之然言外見公之於叔不早論教卒使陷于不義所言在此所刺在彼此風人主文譎諫之義也

大叔于田阮氏挍勘記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有大字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傷女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

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援序入詩耳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珙案顔師古注漢書匡衡傳引詩將叔無狃而釋之曰叔莊公之弟大叔也可見小顔所據詩本與釋文同章首無大字故於將叔字作此解開成石經則據正義本耳蘇傳云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此謂首章不應加大是也而讀大爲大小之大非也上篇叔于田傳云叔大叔段也釋文大音泰後大叔皆放此然則此序加大以別之者自以段有大叔之號故卽以爲別耳嚴緝云短篇者止曰叔于田長篇者加大爲別亦是以大小爲說有是文理乎

兩驂如舞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皆說兩服兩驂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董氏逌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也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承珙案周官保氏注舞交衢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此謂四馬安行能與舞節相應非謂馬有舞蹈之容如唐明皇舞馬之類然則如舞自當依傳兼驂與服言之

何疑於服爲衡制不能如舞耶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嚴緝云暴虎而獻于公傳謂從公田者是蓋叔有示勇於公之意戴氏續詩記曰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於叔也黃氏日鈔云晦菴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不如岷隱之說爲當段爲京城之主其所寓卽公所也承珙案叔從公田說本毛氏竝不始于朱子黃氏殊誤襢裼暴虎正叔段好勇輕脫之常態得虎以獻莊公乃自矜武力以驕其兄嚴緝極爲得情黃氏駁之亦非是漢書匡衡傳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王氏詩考引此爲齊詩之說此雖三家傳聞

異詞然正可作毛詩以公爲鄭伯之證

叔于田乘乘黃傳四馬皆黃何氏古義曰後章乘乘鴇豈又四馬皆鴇乎何叔乘馬之驟易如此愚謂乘黃乘鴇俱當於乘字略斷讀之葢四馬爲乘於乘之中有黃者又有鴇者或兩服爲黃而兩驂爲鴇也姚氏炳曰此不過舉馬之上色詩之固不必泥四馬爲一色亦不必分驂服各一色如小雅四黃既駕魯頌駜彼乘黃則亦非必不可得者以叔之驕侈何知不比物齊色以快一時耳目耶承珙案姚說是也

兩服上襄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

馬之最良也承珙案說文駕馬在軛中也上駕者言兩服在前駕軛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高誘注呂覽云上猶前也是上駕卽謂前駕（大雅下武箋云下猶後也是上爲前下爲後古人自有此稱）諸家因箋說而以上駟解之非是或引說文驤馬之低卬以襄通驤亦可不必

火烈具揚傳揚揚光也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稽古編曰玩疏語傳衍一揚字呂記嚴緝引此亦無下揚字承珙案陳說是也毛葢以揚光二字連讀卽蒙經文揚字作訓不必更疊揚字如北風傳虛徐也卽蒙經文其虛其邪訓之此所以簡奧難通也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黃氏元吉曰考磬控縱送之義孔氏申毛謂無正文朱傳磬控從毛而縱送別解則以上言善射良御而分以應之耳然此章言射者只一句下三句言御馬之良下章言馬者只一句下三句言射畢之事體如羅文又未嘗不相配也承珙案朱傳言舍拔曰縱覆彇曰送二語本蘇氏詩傳舍拔見秦風駟鐵覆彇二字殊不明晰許氏名物鈔云覆倒也彇弓弰也禮疏弓頭稍剡差斜似簫故亦謂爲簫射者既發矢則弓隨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此說非是凡張弓稍皆內向僅一發矢亦不至傾倒指前若如

所言乃所謂翩其反矣者小雅角弓正義云北狄角弓弛則體反故惟弛弓始有覆彇之象此則獵畢之事又當在下章矣嚴緝亦覺其不安故改爲縱放箭也送送箭也如射者之後手絕（子悅切）前手攧絕卽縱也攧卽送也其實毛謂發矢曰縱從禽曰送從禽謂逐獸命中亦是言射之事磬控縱送仍分承善射良御而言不必改易傳訓也

毛詩明辨錄云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夫馬之馳驅不能如磬折惟人之馭馬收縱俱在轡轡操之則身直舍之則身僂故曰磬磬以言乎人之馭馬也承珙案磬卽磬折之謂禮凡言磬折者皆謂屈身如磬之折殺凡騁馬時

人之立於車中者身必稍曲向前故謂之磬或疑磬折不
當單言磬考曲禮立如齊注云磬且聽也疏云磬之折殺
其形如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此則磬折亦可單言磬也
乘乘鴇傳驪白雜毛曰鴇釋文鴇音保依字作駂承珙案
爾雅釋畜本作駂詩疏引爾雅作鴇者後人據詩文改之
唐石經及五經文字爾雅皆作駂爾雅釋文駂音保說文
云黑馬驪白雜毛此所引說文今本所無陸氏尚及見之
故詩音義亦云依字作駂蓋毛詩特借鴇爲駂耳說詩者
謂馬名取諸鳥以其毛色相似如後世紫燕晨鳧之類顧
氏詩本音第引廣韻駂鳥驄爲證皆不知說文本有駂字

也
兩驂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
助也正義曰鄭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承珙案齊首與
前章上襄義同兩服在前而齊其首兩驂在後而如夫手
則如手與上鴈行比喻略同此似箋勝於傳正義申之是
也
火烈具阜傳阜盛也下文叔馬慢忌叔發罕忌箋云田事
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夫田事既將畢矣何以復言火
盛承珙案首章火烈具舉傳以烈爲列箋云列人持火俱
舉正義曰火烈嫌爲火猛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

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
田故持火炤之陳氏禮書謂此卽爾雅之火田以疏云宵
田爲非呂記朱傳皆用其說然經文云具舉具揚則宵田
之說爲近且若係火田則周官大司馬蒐田火弊注云火
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則獵
畢之時其火將止不應復言火盛此詩自是宵田用燎首
章初獵之時其火乍舉次章正獵之際其火方揚末章獵
畢將歸持炬炤路其火自當更盛故知箋疏之說不可易
也

清人

序云清人刺文公也案序以此詩爲公子素作亦如王風
毛傳之子國子嗟必有所據漢書古今人表之公孫素當
卽其人何休注公羊閔二年傳云鄭伯素惡高克或因素
字偶同遂謂鄭伯爲公子時素惡高克此於序文上下皆
不順其說非也
清人在彭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箋云清者高
克所帥衆之邑也續漢書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
劉昭補注云左傳閔二年遇于清杜預曰縣有清陽亭此
語誤甚左傳閔二年無遇清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
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與中牟絶不相涉不知

劉昭何以舛誤至此惟水經注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也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池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七虎澗水注之下又云期水北與七虎澗合逕期城北東會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卽是水也案酈氏所引甚明但其云彭爲高克邑此條上下文皆止言清不當贅及於彭疑彭當爲清傳寫之誤卽箋所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至王氏總聞引左傳（昭二十年）衛侯甯喜盟于彭水之上鄭衛相近彭或指此考左傳上文云丁巳晦公入則是入國而盟彭水當在衛都與傳云衛之河上鄭之郊者不合不當引以爲證

二矛重英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短夷長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竟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爲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承珙案伯兮箋引考工記兵車六等亦無夷矛此箋以二矛爲酋夷正義申之謂禦狄于竟爲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是也然伯兮詩爲王前驅則是攻國之兵故箋不言夷矛而彼疏乃云前驅在車之右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顯與鄭義相戾總之考工記言兵車六等之法與盧人言六建不同六等是就車身言之故自軫數之至酋矛皆以四尺爲差司農注云酋發聲直謂矛是兵車但以矛爲一等不必更數夷矛若六建言建於車上故不數軫而取五兵與人爲六蓋夷矛雖亦可建於車上但其長至三尋自非車上所利用惟守國之兵宜之守國者或嬰城陴陛不必用車故兵車之六等不數若清人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矛有

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爲重自與魯頌但言二矛者義異此疏及魯頌疏釋箋皆當惟伯兮疏牽於六等六建之文致生轇轕耳

王氏詩稗疏云兵車所載之戎器有酋矛而無夷矛夷矛之長三尋古尺二丈四尺當漢尺一丈八尺所謂丈八鏦（音委蛇之蛇）矛也隴西健兒歌丈八蛇矛左右盤鏦蛇夷三字通用今尺丈六尺有四寸後世步騎或用之古者惟用以守若建於車上則不相等而易搖持之以刺則礙于車後之藩而舉之必後舉之後則前重而無力故不可以攻而惟用以守堅守者步卒操之進卻隨手所謂長兵短用者

也車無夷矛而云二矛者二俱酋矛也常制將執弓右用矛臨敵則惟所便用二矛猶小戎之有二弓右持矛而弓備將執弓而矛備因勢之遠近則隨用承珙案王氏謂兵車無夷矛雖與鄭異然夷矛之建車與否經無明文尚可存之以備一說至謂二矛一爲車右所持一備將帥之用則右人所持者當建於車右而將居車左所備之矛又當建於車左二矛分建無由見其爲重是與經文重英重喬之言相背其說非矣

二矛重英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各有畫飾下章重喬傳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釋

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正義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于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于上頭及矛之鍪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縣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傳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鷩毛矟也承珙案重英重喬傳箋所釋大意本同陸孔申之各有得失傳以重英爲矛有英飾箋云各有畫飾英飾者謂刻矛柄爲飾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蕩畫函疏云以英華有畫義故曰畫函干寶注曰英刻畫也見續漢書百官志注此蓋刻矛柄而以朱畫之故箋云各有畫飾即閟宮所謂朱英也彼疏以朱英爲絲纏非是傳云重喬累荷者謂矛有短長刻畫之處重累如荷箋謂矛柄刻畫爲題識乃所以縣毛羽者非即以喬爲毛羽鄭讀喬字亦當同毛釋文因韓詩作鷮而牽合鄭意以爲雉名鄭固無是說也其引舊說謂刻矛頭矛頭即矛柄者則是而以爲荷葉

則非惟沈重音胡可反而云兩矛之飾相負荷者得之正義釋傳引候人傳訓荷爲揭二矛重累如相負揭其釋箋謂題識者所以懸毛羽皆是而又云懸羽重累爲累荷則與箋說不合馮氏名物疏云重喬猶云重英諸說紛然不如直從毛氏陳氏稽古編曰重英重喬均當以毛傳爲正箋云畫飾疏云重高俱善述毛意者也兵車六建之中二矛最出其上人舉目即見之故指以爲言首章言其采畫之飾次章言其負揭之形耳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

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正義以此爲士卒兵車尚書甘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左車左右車右孔疏以爲凡兵車甲士三人所主者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王氏詩稗疏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覰不及右驂之外翔而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理周禮大馭掌馭玉路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其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衡中也馭犯軷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

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軷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卽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鞌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侯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左之明證（案王氏考之經傳立爲四證惟此條經有明文故特錄之）至鞌之戰張侯御郤克曰矢貫余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則似郤克居中而御者左要之杜預所云自非元帥御者居中將在左之言旣無典據而郤克或以傷夷易位未可知也然則左旋右抽者非以車左車右言之盖言戎車回旋演戰之法耳毛傳曰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是已盖兵車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

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田獵之法逐禽左駟鐵之詩曰公曰左之禽左則我右此所謂右抽矣盖車戰之法類然清人曠日翺翔而以軍戲斯可傷已中軍者大將之幕下卒也古未有呼將爲中軍者鄭于時未有三軍中軍者對左拒右拒而言非對車左車右而言翺翔作好者中軍之士亦以見衆之且散也承珙案左傳晉車戰之法如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皆足爲御在車中之證故詩疏唯據成二年鞌之戰以爲郤克在鼓下而居中解張有左輪朱殷之

言而居左然將執旗鼓豈必鼓定在中解張之血染左輪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邪且是戰也韓厥因夢避左右而代御居中杜注因有自非元帥御皆在中之說近於因文遷就非有明證總之此詩左右中本不當以一車言之傳云居軍中爲容好則以中軍爲軍中猶中谷谷中之比竝未嘗以中軍爲將故左右亦必非車左車右之謂王氏謂左旋右抽爲戎車回旋演戰之法申明毛義甚的此卽是居軍中爲容好也至云鄭時未有三軍則非是桓元年左傳衞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以三軍軍其前是鄭之三軍舊矣繻葛之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但

不必以證此詩之中軍耳

羔裘

序云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詩明辨錄云鄭之羔裘美其大夫敏羔羊之美在言外更爲著明何以在列國則爲變風蓋王化之行如羔羊惟述其衣服威儀之合度舒徐而已其他無溢美之詞與芣苡桃夭同一平談斯其所以爲盛與只此便分正變如小序於變風中有須美者皆云思古之盛以刺今之不然則是變風有刺而無美豈理也哉承珙案此說非是此詩所陳純是思古之美而其意則以刺今序所言者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耳許氏詩深曰刺朝如宋人諫院記及待漏院記之類此就衣服言之彼就官與地言之皆以風刺其同朝非有所顧斥之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此說得之沈氏又云如序說則變風有刺而無美亦不然淇澳緇衣車鄰駟鐵諸篇序何嘗不言美乎

洵直且侯傳洵均侯君也毛義皆本爾雅韓詩外傳洵作恂與溱洧洵訏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同是毛云皆直且侯韓云信直且侯義竝可通釋文又引韓詩云侯美也如大雅文王烝哉毛本爾雅訓烝爲君釋文引韓詩訓美此則義異不可強同案次章云邦之司直三章云邦之彥兮彥爲士之美稱則首章洵直且侯似統下二章而言直即司直之直侯即美士之美此訓似宜從韓

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新序節士義勇兩書亦皆作彼己）左傳襄二十七年引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己知韓詩亦本古文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蓋古人於此等以聲爲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崧高之迓（箋云讀如彼記之子之記）皆然其字亦必各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洳椒聊候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己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韓外傳亦引作己是也若文選陸士衡吳趨行及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又謝元暉荅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已之子美無度此毛詩恐皆韓詩之誤

舍命不渝傳渝變也惠氏古義曰箋云舍猶處也王肅云舍受也案舍猶釋也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周頌其耕澤澤爾雅作釋釋康成周禮注曰舍即釋也士冠禮注云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即舍命也蓋古有是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戴氏詩攷正曰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澤李軌音釋澤與舍義竝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承珙案釋文舍音赦此因箋訓舍爲處故爲作音又云沈書者反是沈重意以舍爲舍釋之舍矣然鄭雖訓舍猶處而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从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是以命爲軀命之命韓詩外傳云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謂晏子曰子不與吾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其下引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偸晏子之謂也新序義勇篇同此蓋以舍命爲授命與鄭義合戴氏用王肅之訓以爲受君命非也

羔裘豹飾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姚氏識名解曰正義以君

裘用純此詩褎飾異皮爲臣之服引唐風作證謂緣以豹皮爲袪褎也陸農師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引玉藻豹褎豹飾異文明飾非褎傳所謂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愚按飾義通用凡緣領緣褎緣履皆謂之飾豹飾自指褎袪而言裘惟有緣褎之制未聞有緣領者玉藻以豹飾爲君子之服亦指士大夫言未嘗專指人君之服也承珙案姚說是也玉藻首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下乃言君子狐青裘豹褎羔裘豹飾之等其下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分析甚明故鄭注以君子爲大夫士正義以狐青羔裘君皆用純大夫士雜以豹褎豹飾爲異卑雅

引管子（見揆度篇上今管子作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正足證豹飾爲人臣之服而以爲非古過矣嚴緝云或謂檜羔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羔裘兼刺君臣然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服舍命不渝及司直邦彥皆臣事也止當爲刺在朝之臣

三英粲兮傳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嚴緝云三英或以爲裘之英飾前後有三如五紽五緎五總之類只是臆度無文可據毛氏以爲三德或疑牽合於三之數今考立政三俊注以爲剛柔正直英卽俊也毛氏之說有源流矣此詩每章第二句皆言德美知三英

非英飾也承珙案嚴氏但知三俊爲剛柔正直之出書孔傳而不知臯陶謨疏所稱以九德分配洪範三德者實出鄭注其義尤古爲東晉孔傳所本毛公以三英爲三德自以英俊本爲才德之稱（淮南泰族訓智過萬人謂之英邢疏爾雅序引禮辨名記德過千人曰英）箋以剛柔正直申毛亦必因書之九德三俊皆關卿大夫之事若後儒以英爲裘飾則羔羊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是英飾之說原本毛公而以之駁傳豈非蠹生於木而自戕其木者乎

遵大路

摻執子之袪兮傳摻擥袪袂也毛詩爲官記曰摻旣爲擥

何又云執摻當爲㩜摻女手之摻以摻然之手而執子之袪也若宋玉賦云遵大路兮擥子袪則以擥爲執原無摻情承珙案何氏古義已有此說謂說文無摻字宜通作攕云好手貌不知此詩正義明云說文摻字參聲訓爲斂也操字喿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是孔所見說文本有摻字訓斂與方言同（方言摻細也斂物而細謂之摻或曰摻）毛訓摻爲擥者說文擥撮持也撮亦與斂義近總之摻執二字義本有別不必改爲好手之攕天下有執袪留人而自稱爲好手者乎

王氏稗疏曰毛傳云袪袂也案元端之制士之袂二尺二

寸袪尺二寸大夫以上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袂袪殊裁袂聯腰腋之際而袪則袖口也唐風羔裘豹袪蓋以豹皮飾裘之袖口若以袪爲袂則橫施異飾于肘腋之閒甚不類矣後世文人不審而有聯袂分袂把袂之語皆沿毛傳之誤承珙案正義引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袪袂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此釋傳義甚明經傳或言以袂拂几（儀禮有司徹）或言反袂拭面（公羊）傳皆指袖口而言是袪未當不通稱袂王氏不察而以之譏傳妄矣（王逸注楚辭哀時命云袪袖也此散文得通之證）

無我惡兮不寁故也傳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承珙案箋云不速於先君之道者言不急於先君之道遂黜君子之去而不顧耳以先君之道釋故字非讀故爲是故之故孔疏衍之乃云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殆誤會箋末使我然三字以爲釋經故字耳殊不思下章箋云好猶善也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是明以先君之道釋故字以善道釋好字使我然三字於經無當矣宋儒不能通鄭箋之意而欲變其說如李解云言君子無惡我也我之故惟願子之不速去也呂記引朱氏曰子無惡我而不留

故舊不可遽絕也揆之經文皆於寁故二字倒置嚴緝云莊公失道君子惡之遵循大路而去其國人欲擥持其袪袖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於故舊也言棄去之速也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辭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風之庶其或留也范氏補傳云詩人謂君子何忍舍我君遵大路而去我欲擥其袪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爲可惡不敢速忘故舊之情也我欲執其手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爲可醜不敢速忘昔日之好也既欲擥其袪又欲執其手以見爲王留行之意甚堅既陳故舊之情復陳昔日之好以見詩人述己之私情期君子之必聽非愛君憂

圓者安得此言哉承珙案唐風羔裘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與此詩故也好也正同鄭彼箋云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又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以彼證此固當以嚴緝范傳之說爲長

女曰雞鳴

序云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陳氏稽古編曰首二章士弋鳧雁女則宜之以爲燕賓之用皆陳古說德事也歐陽氏以勤生解之夫勤生者小民之細行耳以此爲賢將白圭猗頓皆可升堂入室邪況夫婦相燕樂而不及賓客則與說德何關夙寤晨興祇

自謀口腹之需斯乃飲食之人與晉色者相去無幾幷不得謂之勤生惡得謂之賢始信古注之義長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箋疏皆指賓客與首章差殊爲未當今案子字應是女目士之言與子宜之女爲士宜之也與子偕老承飲酒言則所燕之賓與士相親愛老而不衰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承珙案陳說是也女主中饋惟酒食是議豈徒以之自享古之賢婦善相其夫爲酒食以待賓友延譽者史傳多載其事此詩已先之矣唐李華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義本傳箋何等正大歐陽本義泥於偕老二字以爲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蓋見鄭風君子偕老衛詩及爾偕老皆夫婦之詞然擊鼓之言偕老卽爲卒伍約誓之語安見賓客必不可言偕老況以婦人而願其夫之賓友白首如新尤足見其賢智矣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云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宋儒必以爲夫婦親愛之意者亦泥於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類耳獨不思鹿鳴又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邪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箋云所弋之鳧雁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埤雅云加與元鶴加加雙鶬之意同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承珙案陸說是也弋言加

之專言弋下宜之方言肴自不應以加之卽爲加豆蘇氏詩傳亦引史記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上呂記朱傳竝從其說此弋之承上弋字則下宜言之宜亦當承上宜字傳於宜之訓肴而下宜字無訓則爲同義可知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正義謂與上宜肴別王氏述聞謂不當與上異訓爾雅宜肴也李巡注云宜飲酒之肴正義引是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稽古編曰佩玉瓊琚傳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

橫兩璜下垂衡牙在兩璜中央衡突前後琚瑀則納於衆玉與珩之閒玉藻疏所言亦略相同而不及琚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言之詳也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有葱衡衡卽珩也大戴禮保傅篇作雙衡漢書顏師古注魚豢魏略及三禮圖韻會皆從之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疏云詩傳謂韓詩衡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以組懸于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半璧曰璜乃逸禮記文見大宗伯注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于衡之中央於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衡牙案毛詩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裏係衡之兩頭組末係于璜蠙蚌也蚌珠故曰蠙珠納其閒者

組繩有五皆穿於其閒故也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朱子集傳錢氏詩詁皆祖其說但朱以琚瑀皆爲佩名琚在旁組之中瑀在中組之中錢以琚爲佩名瑀乃石之可爲琚者非佩名也又惟中組之中有琚瑀旁組之中不別係玉二說各異源案中組有琚瑀爲拘捍兩裏組之用不應旁組亦置之故賈疏言琚瑀所置在衡牙組之中央不言兩璜之組中有係玉又毛傳云琚佩玉名孔疏引說文云瑀石次玉也據此知詩詁之說亘是承珙案朱錢二說皆有所失朱謂琚在旁組之中旣與賈疏不合而謂大珠曰瑀雖本盧辯大戴禮及聶氏三禮圖然瑀中旣貫中組又貫裏繫於珩璜之兩組以一珠而受三組天下安得此徑寸之珠而佩之錢氏以琚爲佩玉名瑀卽石之可爲琚者則是以瑀石爲琚佩於文當爲瑀琚而傳兩云琚瑀說文瑀石之次玉者據正義引今說文次作似琚佩玉名也此亦據正義引今說文作瓊琚也誤段注謂名當作石亦非辨見木瓜然則琚瑀二物琚爲玉瑀爲石皆納於珩與衡牙之中並非以瑀石爲琚佩大戴禮保傅篇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韓詩傳言蠙珠不言琚瑀毛傳言琚瑀不言蠙珠大戴則玭玭卽蠙珠琚瑀並稱是所佩有玉有石有珠非一類故曰雜正義申傳云佩玉之名未盡于此故言之類以包之王氏稗疏謂琚瑀卽玭珠而玭

珠專名雜佩亦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集韻來字贈字皆叶入聲然來字或可讀入聲贈字斷不可讀入聲姑闕之段氏詩小學云戴先生曰當作貽然古人徵召爲宮徵得來爲登來仍孫爲耳孫詩訓爲承皆之咍職德韻與蒸登韻相通之理此來贈爲韻古合韻之一也不當改爲貽孔氏詩聲類云之咍爲蒸登之陰聲若乃之與仍疑之與凝徵訓火音則音祉上林賦葴持韋昭云持音懲古書用等字率爲多改反縢字在登韻則爲騰蛇之騰在德韻則爲螟螣之螣能字四收於登韻咍韻等韻代韻詩則惟一與又協一與忌協樂記人

不能無樂注以爲古書能字能可以讀耐勝可以讀勝則賻亦可以讀載又何足爲異會之言則也則之言載也此六書轉注之道也承珙案改賻爲貽始於雪山總聞蓋疑二字形近致誤然貽字雖見於漢碑經典祇作詒賻之與詒形不相近段氏孔氏以來賻韻本可通所辨極確今更考得說文倗讀若陪朋讀若陪德訓爲升漢書周緤傳注憑陪聲相近亦皆之咍職德與蒸登相通之證也

有女同車

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正義云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復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劣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承珙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卽文姜也六年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是時文姜歸魯已久則所謂齊侯又請妻之者其非文姜明甚至稱孟姜者古者男女異長嫡長稱伯宋伯姬是也庶長稱孟齊孟姜是也或文姜是嫡出孟姜是庶出耳

陳氏稽古編曰鄭詩二十一篇其六篇皆爲忽而作計忽兩爲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奔衛其繼以桓十五年六月歸至十七年遇弒前後在位不及三載事至微矣而國人閔之刺之惓惓無已者豈非以其世子當立而不克令終故獨加憐惜歟案忽六詩孔氏以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爲作於前立時以山有扶蘇蘀兮狡童揚之水四篇爲作於後立時今合之鄭事殆不謬也忽之立而

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也禍起於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當時有賢方伯起而正之則鄭突不能恃宋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昏褰裳之思見正皆汲汲於外援也忽之歸而復見弒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於內也使忽能用賢去奸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良士共圖國政則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憂在內也然則前立二詩其作於忽之既奔後立四詩其作於忽之未弒乎既奔故多惋惜之情未弒故多憂危之語詩人忠愛之思千載如見矣承珙案呂記引廣漢張氏曰忽之不

昏於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賚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復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奮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陳氏之說蓋本於此而推闡情事尤爲曲暢

趙氏文哲有娵雅堂別集曰朱子以忽之辭昏未爲不正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故力斥序爲失是非之正

害禮義之公而疑此詩亦淫奔之作閒嘗考之忽之辭昏有二始以非耦爲辭繼以師昏爲辭其守義不可謂不正特是鄭莊之時內多嬖寵外有權臣羣公子交構其閒禍亂之萌已非一朝夕之故忽以守小節而亾大援以致失國國人目擊心傷形諸嗟歎亦未失忠厚之遺也且忽之辭昏祭仲不言之乎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不能聽君子譏其善自爲謀而謀不及國是當時鄭之廷臣及後之據經作傳親承孔子之教如左氏者皆以其辭昏爲失豈作詩者與序詩者一人之私言乎至以爲淫奔之詩者朱子特以鄭風而臆之耳今就經文詮之同車者親迎授綏之禮也同行者御輪三周之候也曰佩玉是有矩步之節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彼溱洧之相謔桑中之相要有如是之威儀盛飾昭彰耳目者乎虞東學詩曰左傳昭十六年六卿餞韓宣子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皆有求助大國相與唱和之義若果淫詩豈有鄭人賦鄭詩而自彰其醜者如曰賦詩斷章則牀笫之言不踰閾伯有之賦鶉奔何以見斥於趙孟邪承珙案宣子謂六卿賦詩皆昵燕好則所賦諸詩自子產羔裘外其餘如野有蔓草褰裳風雨必皆非淫詩固無疑義至諸家以忽之辭昏無可刺者殊不知詩人之意以忽雖言自求多福而卒之不能自

保國亂身亾尚不如許昏於齊猶或可藉大國之助以圖存也凡詩人言外之意不必詩中所有而以序合之則微婉之旨畢見此序之所以不可廢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正義謂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嚴緝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複彼乃別指之辭有女同車指忽所娶者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娶者承珙案以有女爲娶他國之女其說出自歐陽本義田閒詩學因之謂即忽所娶之陳嬀考春秋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乃以王命結昏在隱八年何得

因後日辭昏追咎於前娶之不當殊爲無理嚴緝又謂所
娶之他女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雖翺翔佩玉徒有威儀
服飾之美而不足恃說本埤雅亦多穿鑿其實此詩祇因
辭昏失援故設言親迎之時有女同車其容色佩服之美
若此彼何人哉則孟姜也通篇皆形容歎羨之詞而不娶
之失自在言外上言有女者虛想其人下言孟姜實指其
姓不得謂之文複也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技勘記云女
曰雞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玖此據朱本今本皆作瑀考女曰雞鳴傳
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而

證其爲佩則衝牙及珩引玉藻璜引列女傳琚引此經惟
瑀獨無所證故先引說文瑀玖石次玉後引邱中有麻云
貽我佩玖而云然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
亦佩也若此傳作瑀則傳自有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爲
警況矣作玖者是也承珙案上篇傳言琚瑀此篇傳言琚
玖古人注經原有互見相足之例技勘說是又李華書云
詩曰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亦可
見此詩是極言昏禮之美唐人說詩其恪守傳箋不敢橫
生異義如此

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道其德也技勘記云近本誤作傳其道德又脫也字小字本作傳道其德也爲是釋文以傳道作音可證呂記引長樂劉氏曰德音
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此蓋疑於所指者
爲文姜不足當德音之美不知孟姜本非文姜安知其必
無賢德嚴緝云言齊女有賢譽至今使人不能忘恨不娶
之也車舝德音來括言其有賢譽此言德音不忘卽所謂
賢而不娶也

山有扶蘇

序云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霈著經學質疑云朱
子初說所美非美謂賢者佞智者愚也呂東萊取其說著
之讀詩記朱子亦曾與之後改此詩爲淫女戲其所私者

自雲許氏申之曰此是淫女見絕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
思絕者之美好而厭所私之狂狡也夫鄭國之女縱有淫
行何至明斥新好之狡顯推舊交之都作爲歌詩肆情無
忌以聖人之經而錄此惡詩幾何不虞後人之唾棄乎此
必不可從之說也

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從釋文
無小字爲長正義作小木乃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說文
枎枎疏四布也段注枎之言扶也古書多作扶疏同音假
借也上林賦垂條扶疏劉向傳梓樹上枝葉扶疏上出屋
揚雄傳枝葉扶疏呂覽樹肥無使扶疏是則扶疏謂大木

枝柯四布疏通作胥亦作蘇鄭風山有扶蘇毛意山有大木隰則僅有荷華是爲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後人以鄭箋掍合而改之承珙案佩觿引山有枎蘇與扶持别是經字本亦作枎埤雅引毛傳扶蘇扶胥木也是所見本尚無小字惟傳旣以扶胥爲木似非僅枝柯四布之謂呂覽求人篇東至榑木之地注云榑木大木也榑亦作扶淮南墬形訓扶木在陽州此扶木卽榑桑榑桑猶言大桑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宜彼羣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據此則枎自爲木名葢緩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扶蘇卽枎木耳

毛傳以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箋云

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承珙案傳意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二章一例皆謂各得其宜箋互易其小大義近牽强以荷華喻美德不宜置于下位豈欲樹荷于山上乎且首章旣以扶蘇喻不美荷華喻美下章又以橋松喻美而游龍喻不美使山隰倒置比物錯互非也

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嚴緝云世稱美好之人爲子都孟子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美人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也詩彼姝者子兩出一爲賢者一爲女子也若以此子都爲美貌則與狂且意義不貫承珙案子都子充皆假言賢者不必實有其人易林蠱之比云覗闇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葢不見者謂有所蔽則雖美而不見下乃見狂且則所美非美耳後儒因左傳公孫閼字子都遂附會爲此詩之子都而子充無所考豐坊乃造爲瑕叔盈字子充之說幷以宣十二年左傳之宋大夫名狂狡者爲狂且狡童類皆無稽之言不足與辨

稽古編曰首章子都狂且鄭以美惡姸媸爲君子小人之喻次章子充訓忠良狡童訓有貌無實則正言之兩章一

喻一正文義差殊未爲盡善承珙案序下正義云箋傳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據此是一本有作美人者子都卽美人但如西方美人之謂而非以爲美色耳

隰有游龍傳龍紅草也正義引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蘬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蘬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承珙案廣雅云鴻龍蘋馬蓼也鴻卽紅龍蘋卽龍古語之轉本草經云葒草一名鴻蘋如馬蓼而大生水旁語與廣雅微異大抵龍爲蓼之大者卽今之水紅圖經云葒草卽水葒下溼地皆有之引詩隰

有游龍是也爾雅翼云龍與荷華是隰草之偉者然所配扶蘇喬松不同管子言五沃之土桐柞扶櫄秀生莖起五臭嗱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然則首章言扶蘇荷華應此五沃之土也其五位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注云龍斥皆古草名羣木安遂條長數丈其桑其松其杞其茸次章言喬松游龍應此五位之土也淮南言水草之始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屈龍豈亦此龍草邪姚氏識名解云淮南逆溯浮草所自必是從其始生微者言之豈有紅龍之大而生萍葉細物者邪羅端良以屈龍爲游龍未可據也承珙案

淮南墬形訓歷言人物所生皆取其類之相近者言之葢謂同類者相聚以生耳非必以彼物生此物也況高誘注云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字之誤然則其說不始於羅氏矣

乃見狡童傳狡童昭公也稽古編曰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鄭說是也毛以狂狡目昭公失之矣惠氏定宇曰狡童序以爲刺忽毛說不爲無據承珙案狡爲狡好之狡鄭箋亦但云有貌無實則卽以目昭公原不爲過于指斥彼狡童兮自指昭公而言但此詩首章狂且傳祇訓爲狂人未嘗明指昭公兩章文義竝同不應異訓故正義并以狂且指昭惟序云所美非美則子都于充爲美而狂且狡童爲不美正與經文脗合箋義實勝於傳不必曲爲解說汪氏毛詩異義曰孫毓謂傳以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不若箋指小人爲長其言是矣然以傳義求之疑傳文有誤也傳以章首二句爲反興則下二句義當據成傳釋子都爲美好子充爲良人正指君子則狂且狡童當指小人用舍失當反正對言合序所美非美之義無由以狂且狡童目昭公也傳如以目昭公亦必於釋狂且下著之不應於下章始言又上章解狂且之義而狡童之義於狡童篇釋之假此傳狡童昭公也係彼傳上文後脫誤移於此耳彼序刺忽不與賢人圖事爲賢人指昭公之言故曰狡童昭公也昭公有壯狡之志傳以狡童之義在後總釋此因略而不言不然於此言其人於彼言其義傳文何雜碎乃爾彼此參校知不如是也承珙案此說雖無明據然細釋文義固是通論

蘀兮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傳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李氏集解云君倡臣和理之常也今也君弱臣強專命自恣不稟於君不待君命而動詩人所以刺之也蘇氏詩傳則謂此憂懼之詞而非倡和之意呂記嚴緝皆本之以風之吹蘀喻國將危亾以倡予和女爲大臣相約倡和以謀國雖或且因褰裳序云思大國之見正并謂倡者望晉之倡義納忽以此詩叔兮伯兮與旄邱同承珙案風喻號令本屬古義君出令臣行令又係常經仍當以傳箋爲是若謂思大國之倡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之女是指大國而言而風其吹女之女不得指大國又當自喻其國是兩女字異

義非也

稽古編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爲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予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爲羣臣相謂之詞音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然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惠畢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康成之意徒以叔伯爲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相謂耳案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彄爲叔父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安在叔伯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承珙案經以風吹擇隕興君倡臣和必如傳義下二句乃與上興意一貫箋以倡和屬羣臣則與興意乖隔

且既云伯叔羣臣相謂而倡和又爲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將倡者叔而和者伯乎抑倡者伯而和者叔乎於文義殊不明晰

顧氏唐韻正云吹古音昌戈反引老子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隨古音旬禾反羸古音羸隳卽墮之俗字皆在歌韻承珙案說文吹嘘也从口欠是會意字以詩音讀之自當如蹉以協和王氏穆閒讀和戶圭切引老子高下之相傾長短之相形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爲證是徒見今韻隨入支韻而不知隨本从墮省聲也

狡童

序云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朱氏通義曰程子謂春秋止書鄭忽不以忽爲君也不以忽爲君故詩人目爲狡童此說殊非夫春秋書鄭世子忽則固忽之國也立不一時而爲突所逐歸國二年旋爲高渠彌所弒中閒不書鄭伯非故略之也生不同盟外不赴告孰從而書之春秋此類多矣杜預譏忽守介節而失大援父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此蓋爲纂國者左袒也伊川奈何亦躡其失乎朱子之辨正矣但解此詩爲淫女所作則其失殆有甚焉以愚臆之此詩乃昭公見弒後國人

哀之而假狡童以爲刺也狂且狡童蓋當時有此方言動相指斥不必未成人者始可加之也史記箕子過殷墟作麥秀之歌尚書大傳以爲微子作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可目紂則此不嫌於擬忽矣朱子又云忽無大罪國人不應數刺之然昭公之復國也祭仲擅權而不能制高渠彌發難而不能察突居鄭別都而不能討外無強援內無良輔以至於亾則固多可刺之道矣聖人錄此等詩以示戒萬世豈私一鄭忽乎哉承珙案桓十七年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孔疏云韓

子以爲言君子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不斷
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知早誅焉以及於夘故言知
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此與桓六年傳君子謂忽善自爲謀
者皆不足於忽之詞蓋忽之爲人始見賢而不能舉見不
善而不能退者故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致慨
於其不能任忠良去權奸以致身弑國危而不悟也
錢氏竹汀曰古本狡當爲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
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狡獪也狡
童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只
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

古人質樸不以爲嫌段氏詩經小學云壯狡與月令之壯
佼皆當作姣姣好也有壯狡之志正義以童心釋之是也
承珙案狡佼姣三字古通月令養壯佼呂氏春秋作壯狡
詩碩人箋長麗佼好還箋猗嗟箋昌佼好貌月出佼人僚
兮釋文竝云佼本作狡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
天下之傑也據此則箕子以狡童目紂者亦止爲形貌佼
好之稱明甚且此傳云壯狡之志則又非徒形貌高注呂
覽云壯狡多力之士是壯狡與雄武意略同昭公志在自
奮而所與圖者非其人故惟有壯狡之志而闇于事機終
將及禍愈使人思其故而憂之至不能餐息焉然則謂毛

以狡童目昭公爲悖理者皆不達古人文義者也

褰裳

序云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昭
十六年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
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
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朱子以爲詩序之失本於左傳而
未察其斷章取義之意不知斷章取義者如詩本爲鄭忽
而作而歌詩者爲晉賦之卽是斷章取義矣若謂以本國
淫詩而公然歌於聘卿祖餞之際必無是理且如所言則
狂童之狂乃斷章以譏韓宣天下有如是之唐突者乎呂

覽求人篇曰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
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
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此尤義炳事白無庸別生歧
說爲之詩卽謂誦其詩耳
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承珙案狂童箋疏皆
以指突蘇氏詩傳謂狂童爲忽固非或又以爲指祭仲高
渠彌者亦未是祭仲等固屬亂臣而突賂宋奪嫡實爲戎
首春秋桓十一年書突歸于鄭穀梁曰曰突賤之也桓十
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曰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

復歸于鄭公羊曰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夫奚爲奪正忽爲復正與序云思見正者合然則所謂狂童非指突而何玉篇云僮幼迷荒沓詩云狂僮之狂也且傳曰狂行僮昏所化也字皆作僮今毛詩作童者乃借字耳

褰裳涉溱釋文云褰起連反本或作騫說文云褰袴也承珙案說文衣部褰下引春秋傳徵褰與襦是袴爲本義毛詩借爲摳衣之字段注說文於褰下云古騫衣字作騫騫虧也蓋因釋文或作故云然耳又手部攐摳衣也从手褰聲段云詩言褰裳當作此篆褰訓袴非其義也亦有作騫者謂虧其下體之衣較作褰者爲長今案作褰者固屬借

字即如左傳襄二十六年注拂衣騫裳也作騫亦以聲同故借以手摳衣不必有虧損之義也白虎通云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此謂褰裳與摳衣同義則褰當爲攐可知嚴緝引釋文云褰摳也摳挈也摳恪侯反此正用說文攐字之訓今釋文無此語蓋有脫誤宋本釋文本或作騫下有非字是陸亦不以爲當作騫也

傳溱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潧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潧與洧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洭从水秦聲廣韻潧

水南入洧詩作溱洧誤也按秦聲在今眞臻韻曾聲在今蒸登韻此詩一章溱與人韻二章洧與士韻出鄭國之水本作溱外傳孟子皆作溱說文及水經作潧誤也又注說文溱字云地理志鄭水作溱粵水作秦又方輿紀要引舊志云溱與尋同音故水經觀峽亦名秦峽也據此可證溱水讀如秦國前志秦爲古字其注潧字云按曾聲在十六部而經傳皆作溱秦聲側詵切則十二部鄭風溱與人韻學者疑之玉裁謂說文水經皆云潧水在鄭溱水在桂陽蓋二字古分別如是後來因鄭風異部合韻遂形聲俱變之耳說文引詩爲潧字之證知今經傳皆非古本廣韻曰

詩作溱洧誤承珙案段氏注說文與詩小學異潧下注又與溱下注異不知何以舛錯如是全氏謝山曰按溱水說文以出桂陽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溱水若其出鄭縣者說文以爲潧水其音如溱其字不作溱也不知何時盡毛詩國語孟子史漢諸書之潧胥改爲溱猶幸水經存其舊稍留說文之學承珙又案溱潧雖異部始以音近而通小雅室家溱溱與閟宮烝徒增增皆爲衆盛之義爾雅烝塵也豳風傳烝寘也箋云古聲寘塡塵同此眞臻與蒸登二部中字自有可通轉者故潧與人亦韻經傳作溱說文水經作潧蓋皆不誤也錢氏養新錄曰溱洧之溱

本當作潛今毛詩作秦者讀潛如秦以諧韻耳秦卽潛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又說文䔩司馬相如从遴

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正義云齊晉宋衛宋本衛作是蓋宋衛乃本是二字之誤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義亦通按勘記云據此是正義本箋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告齊晉宋衛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衛侯遂幷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承珙案正義又云

春秋突以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諸侯皆助突矣由宋衛蔡魯助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己耳考袲之會公羊多齊侯二字左傳穀梁無之是齊不在助突之列箋當止言齊晉必不兼及宋衛定本有宋衛者非是嚴緝云舊說謂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爲悠緩之詞非告急之意當云子不我思則豈無他國思我者乎何爲皆不來也望大國之正己其情甚切不主一國也蘇氏詩傳則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我恐他人之先子也是則激之之意

二說似皆可通

豈無他士傳士事也段氏懋堂曰經當本作他事傳當作事士也謂事卽士之假借字轉寫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經果是士字何須傳乎前文士曰昧旦何以不傳也吉士誘之無與士耽皆不傳承珙案傳訓士爲事者正謂與泛言士者不同猶云子不我思豈無能任其事者乎蓋士本訓事其稱人爲士者亦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北山偕偕士子傳云士子有王事者也皆因文立訓使與本義相比附故此傳訓士爲事與祈父子王之爪士傳同段氏於彼亦云經當作爪事與東山勿士行枚敬之陟降厥士桓保有厥士直訓

士爲事者義異故箋申之云他士猶他人也

丰

序云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戴氏東原曰此坊記所謂親迎婦猶有不至者也蓋言俗之衰薄婚姻而卒有變志非男女之情而其父母之惑也故託爲女子自怨之詞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己之不得自主而意終欲隨之後二章望其復迎己以行昏禮以名通在女子不必知其夫之字也叔兮伯兮便文連稱不知其字之辭非不知其人也或曰女子始有所爲留者非歟曰非也凡後世婚姻變志皆出於父母不出於女子詩言

迎者之美固所願嫁也必無自主不嫁者也此託爲女子之詞正以見惑由父母爾使父母知男女之情如此惑亦可以解矣承珙案此說極爲圓通記云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辠多然序但云刺亂未必定爲淫亂或者國亂民貧父母變志男親迎而女不行者有之若以爲淫奔之詩天下豈有淫奔而備衣裳駕車馬以行者乎且既稱叔又稱伯一女子而欲從二人是人盡夫也廉恥道盡尚足以汚簡冊哉

悔子不送兮傳時有違而不至者或謂昏禮女隨男行無所謂送故當與桑中言送者相似承珙案送猶致也荀子

富國篇云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注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春秋言致女者即以女授壻之謂此女悔其不行故託言於其家之不致非自謂其不送男子也傳以違而不至釋之蓋即以送爲致女之意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毛傳即用此語鄭彼注以違爲夙夜無違命毋違宮事之違以不至爲不親夫以孝舅姑解殊迂曲陳風東門之楊序云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傳云期而不至也正與丰詩相類匡謬正俗謂康成詩

箋爲得其義何爲注禮乃更妄生異說不知鄭先注禮後箋詩固當以詩箋爲定論但於鄭風云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於陳風亦云女留他色不肎時行其實違而不至變故或非一端未必盡由未嫁之女先從奔誘而然耳

俟我乎堂兮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桉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

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承珙案棖爲門閭上豎木非可待人之處且上既待於門外此又待於門仍是自外而內亦非事之次雖申棖論語申堂史記二字古通然此詩本不煩改字若王肅以爲堂室之堂則不應先言巷而後言堂惟孫毓謂門側之堂者爲是庶人雖未必有塾然里門自有塾名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正義曰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故云家有塾爾雅釋宮閱門謂之閎門側之堂謂之塾二句連文門側即閱門之側塾

卽家有塾之塾郭注以閑爲閑頭門以塾爲夾門堂不誤
尚書大傳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漢書食貨
志亦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又
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此可見一里之巷巷外
有門門側有堂親迎者既出寢廟之門始俟乎里中之巷
繼俟乎巷首之門次第分明不必從鄭改堂爲棖亦不得
同王謂堂在寢也

東門之墠

序云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翁氏
詩附記曰朱傳以鄭詩多屬淫奔故於東門之墠序云男

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獨取其得解乃今詳繹諸家之說
而知序說亦不如此也毛傳本渾言男女交際之難易初
無女奔男之說惟以踐爲淺疏以爲無明解準上章亦難
易爲喩踐淺疏以爲釋言文據爾雅釋言俴淺也無踐淺之文李樗曰此詩最難曉
此是思古之詩當時既不待禮而奔故思古之人能以禮
自防也東門之墠言東門除處之地易往也而有茹藘在
阪爲言其難行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言其人雖甚近
卓然有不可犯故曰甚遠如吾人所謂室邇人遐者鄭謂
望其來迎已則曲說也陳氏稽古編曰墠平易踐阪峻難
登毛義本無不通鄭箋刋爲淫奔之說濫觴矣承珙案此

詩毎章下二句實與漢廣之不可求思靜女之愛而不見
相似皆有可望不可卽之意傳以墠阪之遠近難易喩禮
與非禮之別比興深奧其義甚精若但云門外有墠墠邊
有阪茅蒐生焉則是任意指目意味索然矣劉氏克詩說
曰此詩之意大抵與丰相似無淫奔之風婦人女子猶知
所守而不輕從者也出其東門亦同此非難喩之物特義
不得往耳室既邇矣人之遠者不容越禮而行有禮以限
之也此說亦足以發明傳義

東門之墠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正義云徧檢
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

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
曰墠葢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挍勘記云釋文云壇
音善依字當作墠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
以下乃依定本作墠盧召弓云惠氏棟余氏蕭客所據唐石經作壇今唐石經亦作墠承
珙案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墠
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
威之憚字亦或爲墠據此知古墠字多作壇毛詩古文故
作壇韓詩則作墠華嚴音義引韓詩傳曰墠猶坦是也毛
云除地町町者町町平意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荆軻之閭
謂平夷其地韓詩訓墠爲坦亦平易之意也

茹藘在阪傳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據正義當無而易二字今各本俱衍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如字據相臺本增茹藘在阪毛詩寫官記據易林作茹藘以爲是菜蘆故曰其室又曰有踐家室汪氏梧鳳曰此因漢書菜茹有畦以成易林之誤不足據也承珙案鄭詩兩言茹藘茅蒐是其地產古字藘蘆可通不當改藘爲蘆爾雅釋地陂者曰阪說文作坡者曰阪从阜反聲一曰澤障一曰山脅也禮記月令阪險高誘注呂覽云阪險傾危也書立政阪尹鄭注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是阪者險遠之地故傳以喻遠而難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案

易林賁之鼎東門之壇茹藘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此正用毛氏得禮不得禮之說淮南說山訓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誘注云詩所謂室邇人遠亦與傳義相合卽如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卽此亦可見詩言爲可望不可卽之意其非淫奔之詩決矣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云靖善也太平御覽引韓詩云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據此與毛傳言男女之際者正同既曰善人必非淫奔之詞或詞與下風雨思君子同者則又未必然耳

豈不爾思子不我卽傳卽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正義述毛亦云貞女謂男子曰我豈不於女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承珙案首章下二句傳謂不得禮則遠此章下二句自當謂無禮則貞女不從但經文曰爾曰我當爲男子目女之辭尤足見正言以刺亂之意且與上章室邇人遠文義相同一貫也

風雨

序云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毛氏大可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證者甚備郭黁叛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辨命論云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廣宏明序云梁簡文於幽縶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自淫詩之說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卽漢後史事其於經典有關合者一槪埽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之使走粲雅步如常

頷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之可思不謂淫說一行而此等遂圜然剏造夫不移膠雞不奪之故事俱一旦歇絕無可據已承珙案文選陸士衡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亦是用序意也

風雨淒淒傳風且雨淒淒然說文作湝云水流湝湝也从水皆聲一曰湝水（今本作湝湝此從宋本）寒也詩曰風雨湝湝段注云今鄭風祗有風雨淒淒邶風傳曰淒寒風也許引詩蓋與義所據與今本異或是兼采三家承珙案玉篇亦引詩

毛詩後箋　卷七　善

曰風雨湝湝雖承用說文亦必當時有本作湝湝者矣

風雨瀟瀟傳瀟瀟暴疾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潚水清深也水經注湘水篇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游洞庭之淵出入潚湘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潚字云潚者水清深也用說文語今俗以瀟湘爲二水名且潚譌爲瀟矣羽獵賦風廉雲師吸嚊潚率西京賦飛罕潚箾流鏑㩍爆皆形容猋忽之貌與毛傳暴疾意正合思元賦迅猋潚其媵我舊注潚疾貌李善引字林潚深清也考廣韻一屋二蕭皆有潚無瀟詩風雨瀟瀟是淒清之意入聲音肅平聲音修轉音胥俗本誤爲瀟明刻舊本毛詩作潚承珙案玉篇潚訓與說文同別有瀟字從蕭曰水名集韻則云瀟瀟風雨暴疾貌一曰水名或作潚轉似以瀟爲正字誤矣

雞鳴膠膠傳膠膠猶喈喈也承珙案玉篇口部嘐古包切雞鳴也啁下引說文云啁嘐也又引楚詞曰鶤雞啁哳而悲鳴廣韻引詩曰雞鳴嘐嘐是毛詩作膠膠者嘐之借字埤雅以膠爲固義嚴緝以膠膠擾擾爲雜意姚氏炳又以膠粘有接續不已之意皆所謂郢書燕說者也

子衿

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毛氏大可曰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假講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

毛詩後箋　卷七　臺

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北史大甯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教陵夷毎攬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朱子作白鹿洞賦亦云廣青衿之疑問宏菁莪之樂育則又從序說矣承珙案首章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蓋三章皆有此意魏武短歌行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亦與詩旨有合也

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承珙案漢書馬援傳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

學者之服也此卽深衣所謂曲袷如矩者注以衿領連言正同毛義衿當從漢石經作裣裣之別體或作襟玉篇云裣衣裣交領也與襟同然不當作衿衿乃是紟之誤字張有曰紟古作裣別作衿非說文紟衣系也士昏禮施衿結帨又云視諸衿鞶皆非衣領之謂爾雅衿謂之袸與上衣皆謂之襟迥非一事郭注於衿謂之袸云衣小帶於佩衿謂之褑云佩玉之帶上屬此皆與說文衣系義近糸旁爲衣爲衿又以聲同假借爲裣經典相承通用遂致裣襟衿三字不分說文裣交衽也衽本所以掩裳際者裣爲交衽在領之下而謂之領者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

領爲衿是也正義云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家訓亦云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竝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旣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今案釋文云青青如字學生以青爲衣領緣衿也此亦似以青衿青領爲二蓋深衣自領及衽皆以青緣之總謂之青裣說文褑裣緣也經文言裣者以與心協韻傳以裣統於領故舉領以見裣說文言字之本義故但曰交衽孫炎注爾雅用毛義故曰交領其實義相成耳爾雅襟領謂之襟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云襟襟衿也亦是以領爲衿

子甯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承珙案傳訓嗣爲習者習與襲同皆有因繼之義引申爲學習故訓嗣爲習卽學記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也釋文云嗣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詒嗣音本相近尚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見史記集解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亦與毛同其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中說房元齡問於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

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雖我不往子甯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此蓋謂從師修業不宜廢墜之意其引詩猶用毛義也

惠氏詩經古義曰墨子公孟篇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謂三百篇可誦可弦可歌可舞也其說與毛詩合學者不察遂謂詩有千二百篇矣

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承珙案據此則正義本傳文似無相見二字釋文云挑達往來見貌無相字

當本作往來貌古貌字作皃或誤爲見淺人因於見下添貌字耳挑與佻同說文辵部小徐本引詩作佻兮初學記十八引詩亦作佻小雅大東佻佻公子釋文引韓詩作嬥嬥往來貌毛彼傳云佻佻獨行貌此傳云挑達往來貌正與韓詩大東傳同其實往來者謂其避人游蕩獨往獨來二義自相足也說文㚟滑也詩云㚟兮達兮又達行不相遇也詩曰挑兮達兮此達與㚟音義皆同說文水部泰滑也太平御覽引詩達作撻殷武傳云撻疾也疾速亦滑利之意許云行不相遇毛謂乍往乍來皆狀其滑泰耳

在城闕兮武氏虛谷曰說文䍧字注古者城闕其南方故

謂之䍧審是則城故有闕見于南方矣定十二年公羊傳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許氏說合鄭爲侯國其城制左闕南方詩人目驗知之發於刺文如此段氏說文注云案毛詩傳曰闍曲城也闍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闍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無臺謂之䍧詩子衿所謂城闕也三面有臺而南方無臺故謂之䍧猶軒縣之鈌南方泮水之鈌北方不敢同天子也毛詩城闕當作䍧闕其假借字非象闕之闕也傳曰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明非城墉不完如公羊疏所疑也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亾而作是詩也郝氏仲輿曰國風揚之水有三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昭侯不能制曲沃也一此篇比昭公不能制突也昭公之于突與昭侯之于曲沃其事同故其比同突與子儀子亹皆忽之弟同氣相殘迄無甯歲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何氏古義曰鄭突奪適非正然其出奔也諸侯尚有會師而謀納之者忽以世子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迄於被弒外不聞鄰國之援內未有臣民之戴意其人必多猜

喜忌于物無親者讀此詩可想其槪朱傳改爲淫者相會之辭而于兄弟難通則曰兄弟昏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或又云兄弟如所謂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者葢親親之辭然章首揚之水二句當作何解承珙案以兄弟爲昏姻非獨章首二句難通卽本句亦自不協兄弟可以多寡言若夫婦而曰終鮮此何言乎

終鮮兄弟嚴緝引曹氏曰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亹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葢昭公兄弟雖衆無與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

助雖多猶少也承珙案戴氏續詩記曰忽兄弟多矣謂之終鮮猶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是也嚴以終爲終竟蓋本鄭箋云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今案王風終遠兄弟毛傳云已遠兄弟是以終爲已此終鮮之終雖無傳其意當與葛藟同已與維文法正對言已無兄弟之恩矣維有我與女同心耳如此則不必以終爲終竟然李密陳情表云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蓋亦同鄭箋以終爲終竟矣

出其東門

序云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承珙案傳以有女如雲爲衆多以匪我思存爲思不存乎相救急以末二句爲願室家得相樂解經本極平正箋乃云作者之妻時亦棄之心不忍絶轉非經文聊樂聊娛之意蓋將棄復留在經文本不見有此意且如所言則於時方悲哀之不暇又何娛樂之有

匪我思存陳氏稽古編曰毛以存爲存救則思應如字讀鄭箋以爲思之所存則思應讀去聲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匪我思且釋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徂者毛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别後反爲舊未知舊指誰家承珙案此說非是匪我思存傳云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毛鄭皆訓存爲在其義一也釋文爲思字作音乃謂毛音如字鄭息嗣反其實存義不殊思音當亦無異陸氏强生分别耳正義於上章述毛云言其見棄既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此解不誤下章又云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陳氏遂據此以傳訓存爲存救不知傳文是存乎相救而非相爲存救不得謂毛義在存鄭義在思也下章箋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鄭以毛無訓故表明之釋文音且爲徂引爾雅徂存之訓正所以證明鄭箋思且猶思存之義其又云舊子

徐反者乃引他家舊音讀且如既亟只且之且蓋以爲助語辭耳然而非鄭義也

縞衣綦巾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說文作綼云帛蒼艾色从糸畀聲詩曰縞衣綼巾未嫁女所服承珙案說文蒼艾色之訓本之毛傳夏小正九月元校傳云校也者若綠（傳本作綠誤）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綠色即蒼艾色也說文義與小正傳同足徵其來甚古至未嫁女所服則或出三家詩說與毛義異毛云願室家得相樂當即閔亂者自言其室家縞衣綦巾思得相保箋謂棄而復留固屬衍說正義述毛言詩人閔被棄之女衆多不可救拯

故言彼縞衣之男綦巾之女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似非毛意何以明之次章傳以如荼爲喪服又以茹藘爲茅蒐之染女服若猶是見棄之女則忽而喪服忽而茅蒐染衣有是事乎

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商頌元鳥箋云員古文作云案員是物數云乃古文雲字皆非語辭但用爲語辭則古人多假員字爲之後人多假云字爲之如秦誓若弗云來衛包以前作員來之類正義曰云員古今字者以員爲古之借字云爲今之借字也小雅正月員于爾輻傳云員益也商頌景員維何傳云員均又正月昏姻孔云（釋文云本又作員）

傳云云旋也獨於此員字無訓箋云言且留樂我員正義以爲助句辭者得之楊升菴引秦誓雖則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爲證是也近人或據昏姻孔云之傳亦欲訓此員爲旋謂樂於與我周旋殊可不必

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闍在城門之上（今注疏本在上衍不字非是）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承珙案說文闍下云闉闍城曲重門也（此依正義所引今說文曲作內誤）从門垔聲詩曰出其闉闍又闍下云闉闍也从門者聲毛雖以曲城城臺分釋闉闍然臺在城門之上亦卽統于城門故許氏但以城曲重門釋之出其闉闍猶言出其重門不必以臺中不可言出爲疑況闍在城上而出於其下亦可謂之出如闕在門上豈不可云出於闕下乎鄭讀闍爲都謂曲城中市里曲城如今之甕城此地寧有市聚然出其闉闍文義自通不煩改讀

有女如荼傳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荼茅秀正義以爾雅荼苦菜爲邶風誰謂荼苦之荼蒤委葉爲周頌以薅荼蓼之荼又引周禮地官掌荼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則如荼者乃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姚氏識

名解以釋草蔈荂荼爲卽此詩之荼承珙案蔈荂荼郭注云卽芀猋藨芀注云皆芀荼之別名葦醜芀注云其類皆有芀秀是爾雅此三句相連皆言葦類之秀此乃豳風捋荼之荼彼傳云荼萑苕也疏云茅萑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毛此傳云英荼者英言其白正義引六月白旆英英證英是白貌考小雅白華傳亦云英英白雲貌是毛傳但以爲白荼如考工記所云荼白者未明言其爲茅爲萑故箋以茅秀申之詩有白茅包之白茅束兮又云白華菅兮然則英荼爲茅菅之秀信矣（廣雅蒤蔈茅穗也蒤卽荼之別體）至毛傳以如荼言皆喪服皆者衆多之意與上章如雲一例故正義

述毛云雖則衆多如荼是傳意仍重在衆多不在衺服埤雅云雲靑盛荼言繁傳曰秦網密於秋荼王氏穗蚒范氏補傳亦皆以如荼爲密如此乃於下文雖則義協若但取衺服之義則下文當云雖則衺服非我思所存救於文義終不順也

野有蔓草

序云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案此詩及出其東門朱傳皆以爲淫詩遂謂如雲爲冶游之女野田爲苟合之區後儒多疑其說今案漢書地理志云鄭國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

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此其風也太平御覽引韋昭荅問云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此漢晉人詩說蓋出於三家者實爲朱傳之濫觴然揆之經文東門有聊樂之言則於閔亂爲近蔓草爲偕臧之語則於遇時爲宜故知毛詩所傳爲得其正

零露漙兮釋文漙本亦作團徒端反按勘記云考文古本漙作團采釋文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本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圓之團者即謂此承珙案說文無漙字玉篇始有此漙兮古只作團藝文類聚卷八十一引正作團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之郡詩火閔團朝露謝脁京路夜發詩猶霑餘露團陸士衡苦寒行飢待零露餐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詩團團滿葉露江淹雜體詩簷前露已團李善注並引詩零露團兮此必六朝古本作團顏氏以後人改漙爲之非也

溱洧

方渙渙兮釋文云渙韓詩作洹音丸說文作汎音父弓反段注說文云汎當作氿音丸藥之丸若作汎音父弓反則音義俱非汎汎蓋氿氿之譌氿氿與洹洹同漢志又作灌灌亦當讀氿氿皆水盛沄旋之貌承珙案段說是也玉篇

氿爲洹之重文胡端切可證氿洹一字文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氿瀾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涕垂睫而氿瀾李善注兩引漢書息夫躬傳涕泣流兮雚蘭又云雚與氿古今字同此足證漢志灌灌與氿氿亦同字也

方秉蕳兮傳蕳蘭也釋文云蕳古顏反蘭香也韓詩云蓮也臧氏在東曰蕳與蓮是兩物鄭箋澤陂云蕳當爲蓮可證蕳字不得訓蓮也太平御覽引韓詩蕳蘭也方執蘭而拂除後漢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文選注皆引韓詩秉執蘭草此蓮也當作蘭也今注疏本毛傳蕳蘭也亦有譌釋文本毛傳必本是蕳香草也故又引韓詩

之蘭以明同異後人據注疏本以改釋文其誤遂至於此下文贈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草也則此傳亦當作香草今作蘭香無理之甚此臆改之驗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蕑卽蘭香草也蕑卽蘭此用韓詩香草也正本毛傳若傳本作蕑蘭也陸璣何煩言蕑卽蘭乎承珙案臧說是也毛於此傳云蕑香草也於陳風澤陂傳云蕑蘭也葢互相足若此傳巳作蕑蘭也則於澤陂無庸發傳矣鄭箋云託采芬香之草卽承傳香草言之至澤陂箋乃謂毛傳之蘭當爲蓮耳今注疏本箋云蕑當作蓮蕑乃蘭之誤說詳陳風若韓詩說以此詩爲三月上巳祓除此時安得有蓮此固可不辨而明者也

陳氏稽古編曰蘭神農本草列於上品謂之水香別錄名蘭澤草出都梁山又名都梁香本草綱目以爲卽今省頭草引唐瑤經驗方云夏中置髮中令髮不膩故名其說良是然今之省頭草氣不甚佳人亦莫珍而古人顧重之此物性有變更耳又曰蘭草與澤蘭同類而小別紫莖素枝赤節綠葉其莖圓節長葉無歧者爲蘭草莖微方節短葉有歧者爲澤蘭炮炙論云大澤蘭卽蘭草小澤蘭卽澤蘭也嫩時竝可佩八九月有花赤白色成穗又有生山中者名山蘭與二蘭而爲三焉其曰蕙者今之零陵香是也零陵當作苓蕓後人以葉長似茅花黃綠色或一莖一花或一莖數花者强名爲蘭蕙葢誤始于黃山谷然朱晦菴離騷辨證陳正敏遯齋閑覽熊太古冀越集記陳止齋盜蘭說方虛谷訂蘭說皆巳辨之矣承珙案正義引陸璣疏云蕑卽蘭香草也歷引左傳楚辭及孔子語又云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據此所言毛詩之蘭巳極明晰按其形狀必非今之山蘭注本草者陶隱居蘇恭雖以蘭草澤蘭爲一物爲陳藏器所駁然皆指爲都梁香惟寇宗奭朱震亨始以今之山蘭當之李時珍歷引諸家之說以正其誤可爲定論矣今更有可證者神農本經

蘭草在上品澤蘭在中品卽太平御覽引范子計然云大蘭出漢中三輔蘭出河東宏農此其別也今閩廣所產之蘭不宜於西北何由而入詩人之詠晏子春秋云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說苑雜言篇同家語作湛之以漉酳既成則易以匹馬注云本根也投物水中曰湛澄酒曰漉以酒漱口曰酳姜氏廣義曰夫惟蘭之根葉俱香故投于酒而香洌其貴敵匹馬若今蘭之根投之酒中立見敗腐矣可爲今蘭非古蘭之證

王氏詩稗疏云此所秉之蕑非紫莖香葉之都梁所以然者勺藥春榮都梁秋秀不同時矣蘭與蕑通本草謂之茅

香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風俗通曰此祓禊之始則秉蘭之爲香茅可知又不容與都梁蘭草亂也承珙案王說蓋因漢書地理志作方秉菅兮故附會爲茅不知漢志菅乃蕑字之借山海經西山經天帝之山多菅蕙菅卽蕑也郭注以菅爲茅類亦非若以菅茅爲蘭別無所據況都梁之香在莖葉無膚以入九月方華疑非春游所秉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陳氏稽古編曰疏引陸璣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東萊謂香不必在柯葉故以藥草之勺藥當之朱傳嚴緝皆從其說然古人以香草爲佩亦以贈貽往往取其柯葉之香華不與焉蓋

佩欲其久柯葉之香雖萎不歇華則否矣況上巳祓除時安得有勺藥華乎集傳以爲三月開華殆據閩中風土非所以解鄭詩也宋董氏因韓詩離草語遂疑勺藥是江離雖屬肊見然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蘼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牀而香騷人取以爲譬則士女相贈容或以之又案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草多勺藥芎藭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草多葌勺藥蘼蕪芎藭夫蘼蕪芎藭本與江離同類而經與勺藥竝稱董以勺藥爲江離或非誤承珙案說文亦云江離蘼蕪但呂記引董氏云唐本草可離江離今本草諸書竝無此語則以勺藥爲江離恐未可信王氏稗疏云古人以勺藥爲和味故曰勺藥之和則必其香味之足咀若今之所謂勺藥者味酸苦而臭初不足以和味廣雅云勺藥攣夷也攣夷者楚辭之所謂留夷也山海經繡山多勺藥郭璞注曰勺藥一名辛夷是則攣夷留夷蓋辛夷之別名耳承珙又案漢書司馬相如傳雜以留夷史記作流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揖著廣雅又以勺藥爲攣夷攣留音轉則攣夷卽新夷故郭注山海經卽本之以勺藥爲辛夷毛傳云勺藥香草而王逸注楚辭辛夷服虔注漢書辛雉雉夷聲相近亦皆云香草則辛夷自是草類非今之所謂木筆者稗疏以

此爲勺藥亦非無據然陸疏已不知勺藥爲何草惟引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楊雄賦云甘甜之和勺藥之美以此知其爲和味之草而已高誘注呂覽本生篇云鄭國淫辟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和亦當謂鄭詩之勺藥爲香草之可以和味者至文選七發勺藥之醬南都賦香稻鱻魚以爲勺藥七命和兼勺藥論衡譴告篇猶人勺藥失其和諸言勺藥者或別爲調和五味之通名要與詩言香草者有別若但是五味均調而曰贈之以調和有是文義乎

毛詩後箋卷七終

毛詩後箋卷八

涇　胡承珙

齊

雞鳴

序云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釋文警居領反本又作儆承珙案箋於首章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次章云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三章云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于子戒之也此正用序敬戒二字毛傳亦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孔叢子引孔子曰於雞鳴

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據此知序警當作儆釋文正義本始皆作警耳

序下正義云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至經下正義又云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乃言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旣以盈滿矣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旣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次章經下正義略同亦以上二句爲夫人告君之言下二句爲詩人叙述之語承珙案細繹經文首次兩章上二句自當爲夫人之言下二句乃詩人推原夫人所言之時實景如此而其恐晚之心愈見若如序疏以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則是夫人自以爲尚早非經意矣此序下正義恐有譌脫否則當時非一手所成致與經下正義彼此互岐未及檢照耳

稽古編曰此詩人陳古刺今設爲此警戒之詞耳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時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時以爲立言之次第非眞有兩度語也末章又自言警戒之故與上二章並一時語非兩促之不起至蟲飛時又促之也承珙案黃氏詩經通解已云三章皆一時之言首章即所聞以告君二章即所見以告君三章即將旦之候以告君本心

常恐晚故言之複耳此說先於陳氏皆足正集傳初告再告三告之失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雞鳴讒人也又引薛君章句曰雞遠鳴蠅聲相似也韓詩序雖與毛異義而薛君說匪雞則鳴二句正與毛同黃氏日鈔曰古說皆以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晦菴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眞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爲蠅聲嚴緝則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岷隱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耳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

之光耳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義聯貫承珙案雞鳴蠅聲諸說紛紛不一季氏詩說解頤曰蒼蠅之聲此疑其已遲之詞也月出之光此幸其尚早之詞也范氏詩瀋曰言非但雞則既鳴蒼蠅似將作聲矣可安寢而息朝哉次章言若非東方之明豈猶是月出之光乎譬之愈切也毛氏國風省篇有二說一說謂雞既鳴矣其實乃蠅已有聲不但雞鳴也是既莫矣而以爲夙也東方明矣其實乃月出之光東方未明也尚夙也而以爲莫焉所謂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刺興居無節也一說以爲刺媮亦以下二句爲其君之

言與戴氏說略同孔顨軒經學卮言曰此篇與東方未明所刺同意首章以夙爲莫也諸臣聞雞鳴之聲既盈於朝君猶曰莫矣蒼蠅之聲矣次章則又以莫爲夙東方明矣君曰是月出之光耳此與毛西河前說略同而詞意又微異毛前說兩匪字文同義異孔說首章於既字不合至以爲哀公託辭者虞東學詩駁之云據書說是蠅聲晚雞聲早哀公既不欲早起何反以聲之早者爲晚其說顯自矛盾白雲許氏又以一章爲賢妃之相警二章爲國君之相拒安溪李氏復疑月出之光爲日出之光(此本集傳)不知詩人摹擬賢妃恐晚神情恍惚疑似蠅聲月光皆歸想像無容泥滯承珙謂虞東之說較勝諸家然諸家皆因疑於蠅聲不先雞鳴故不得不曲爲之說其實蠅雖不夜飛或人起驚觸或火光所照宿蠅亦有時羣飛作聲北方多蠅夜起每逢此景毛辭以爲似遠雞鳴者實工於體物之言況蠅以驚飛作聲惟夜靜乃聞若天明羣蠅俱動轉未有聞蠅聲者此詩首次兩章下二句文義竝同不必別爲周旋轉多窒礙若因蠅聲之故而并改次章之月出爲日出尤爲武斷矣

呂記引王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二語釋經義極正大傳箋本皆以此章爲

賢妃告君之語何氏古義以爲君告其妃之詞閔妃言而能自克若此嚴緝又云君起已晏猶曰吾方甘與子同夢迫於視朝而起吾會朝卽歸庶無爲子所憎此兒女昵昵恩怨爾汝之辭承珙案此二說皆可不必

會且歸矣季彭山曰蘇傳云羣臣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此毛說也集傳云俟君不出將散而歸恐無此理徐氏常吉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已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我之故及君其言溫厚和平承珙案二說皆極有理趣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人玉海詩考云

一本作說人也沈氏清瑞韓詩故曰御覽又引韓詩外傳溱與洧說人也考今外傳無此文疑本溱洧序文也雞鳴之說人豈因二篇而混耶雞鳴又無說人之意簡編紊缺無以定之

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傳還便捷之貌峱山名說文峱山在齊地詩地理考云水經注作猱案今水經淄水篇仍作峱御覽九百九又引作猱方輿紀要青州府臨淄縣南十五里有峱山漢書地理志臨甾名營邱詩云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字或作峱亦作

巎音皆乃高反釋文引崔集注本亦作巎錢氏竹汀曰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營為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即此詩之昌與范氏拾遺云或謂營邱故城即濰之昌樂茂即泰山之牟牟茂古字通王氏經義述聞云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錢以茂與昌亦為地名又引爾雅昌邱皆非也鄭風子之丰兮子之昌兮豈得亦以丰昌為地名乎承珙案王說是也讀詩記引崔集注已以還茂昌三者皆地名而未實指其處此詩三章第二句皆言峱若還茂昌為三地何以每往輒遇于峱此不煩言而破者矣還韓詩作嫙雖與毛異亦不以為地名也

並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姚氏識名解云陸農師以為一章言肩二章言牡三章言狼蓋狼物之尤暴戾者故詩以為後但以狼列後則前肩牡二者不知何獸而先言之羅端良又謂首章從狼之子次章從其牡末章又從其牝先牡而後牝者蓋鳥之類雄摯於雌獸之類牝猛於牡以乳護其子非可得犯也總之先後之說不可以論詩如陸氏泛言肩牡而謂以狼之暴戾者列後羅氏又以肩牡屬狼而必別其子毋牝牡之序作者之意豈暇及此耶承

珙案傳云獸三歲曰肩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正與毛同說文豕部引此詩作豜豳風之豜周禮注引又作肩可知肩豜同物豳風傳豕三歲為豜彼以豜與豵對故屬之豕此但言獸三歲者或者豵豜等本為豕名因而廣為凡獸之通稱故廣雅云獸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肩四歲為特是凡獸之大小皆可名之豳風獻豜于公是肩為大獸故此篇首章舉其大者言之秦風奉時辰牡則田獵貴牡故次章舉所貴者言之陸疏云狼猛捷自是難獲之獸故末章舉最猛者言之此所以互相夸譽以為戲樂詩意止於如此不必過為穿鑿

揖我謂我儇兮箋云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承珙案揖耦者謂以揖相親耦也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引論語注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據此各注所言人偶猶曰親近所謂同則相親者字當從二伐爲耦（說文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諸注多借桐人之偶爲之此箋作耦乃正字

並驅從兩狼兮陸疏云狼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周禮庖人掌共六獸辨其名物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鄭康成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能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又獸人注狼膏聚麋膏散正義亦引內則狼臅膏爲證昭二十五年左傳爲六畜五牲杜注云五牲麋鹿麕狼兔正義引服虔云麕鹿熊狼野豕陳祥道云考之於詩及禮內則少儀諸文當有野豕無狼承珙案內則自狼臅膏外又有狼去腸語是狼實古人供膳所用至熊蹯雖見經傳其物珍貴非田獵所常有不可以充庖故周禮六牲當以後鄭爲正

著

漢書地理志引詩云俟我於著乎而顏師古曰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也范氏拾遺曰此蓋三家說承珙案顏於上文子之營兮明言齊詩作營此則不言所據未必出於三家且濟南之著韋昭音弛呑反乃著龜之蓍字魏收地形志亦作著顏氏乃音竹庶反以韋昭爲失並謂卽齊風之著皆非也

虞東學詩曰朱子集傳及呂記引昏禮俟于門外以下之文爲著庭堂之證竊有未盡釋然者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陳氏禮書言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

著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旣以著爲宁則賈疏所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此據天子言）李巡所謂正門內兩塾閒（此據諸侯以下言）韓詩說所謂門屏之閒曰閫皆不在大門之外而儀禮注門外謂壻家大門外則俟於門外非著也當時古禮盡廢旣無壻往婦家之節而婦至壻家其禮亦復簡略曰俟著不復行俟於門外之禮矣曰俟庭不復行寢門揖入之禮矣曰俟堂不復行升自西階之禮矣節節與記傳所引者相反故詩人連下九乎而字言不過如是云云也逸齋有其說而於俟著俟門猶似混併爲一今爲剖別而著其義如此承珙案集傳之說本之呂記呂記又引張氏

曰著夫家之著也但以俟著當昏禮之俟於門外與此詩節次不合虞東之說略本范處義補傳而辨析尤詳若毛傳祇云門屏之間曰著未嘗明指夫家或婦家序下正義謂毛意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乃以鄭義述毛不知傳以三章各一人則俟著俟庭俟堂本非一人一事無容疑於先後失次惟箋疏以此爲壻在婦家相待之事則不應先外而後內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爾雅觀謂之闕諸侯以雉門爲闕門是則壻在婦家於著庭堂皆無俟婦之事蓋是時闕門以內猶有送者故士昏禮壻乘其車注謂壻

車在大門外此詩若從箋疏解爲一人一事則以婦至壻家自著而庭而堂相次爲順若隱二年公羊傳注云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以爲書傳文者尤與此無涉矣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箋云君子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正義引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縣當耳故謂之塞耳縣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謂之爲紞耳孫意是毛非鄭孔疏謂其不然承珙案王基云紞今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夫條旣雜色織成何以獨先見素正義謂取其韻句殊爲無理故當從毛以每章一人者爲正我當爲詩人我嫁者非嫁者自謂也至尚之以瓊華乎而毛於尚字無訓但以瓊華爲士服瓊瑩爲卿大夫之服瓊英爲人君之服正義述之以爲見其身之所佩者蓋以傳言服當爲衣服之飾不知冠冕皆可言服南山傳云冠緌服之尊者可見此經云尚之則瓊華瓊瑩瓊英疑卽冕弁之飾禮人君冕而親迎儀禮士昏服爵弁周禮冕弁皆用玉則瓊華等自是冕弁之飾故曰尚之充耳在冕弁之下而加之以瓊華曰尚若身之所佩不得言尚之矣

虞東學詩云陳祥道曰弁師王五冕皆玉瑱而詩於衛夫人言玉瑱則不特施於男子也冕服用瑱而詩言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則不特施於冕也何元子謂惟冕服用充耳一命以下不得用則士喪禮所謂瑱用白纊檀弓所謂練角瑱者何氏殆未之詳歟明瑱之不獨用於冕則異說可以息矣承珙案小雅彼都人士充耳琇實此尤爲士庶人用瑱之明證說文紞冕冠塞耳者此雖當作所以縣塞耳者不應以紞爲塞耳然言冕又言冠則雖冠亦有紞有瑱可知況昏禮主人爵弁何士不可用瑱之有

尚之以瓊瑩乎而傳瓊瑩石似玉者此與上章瓊華下章

瓊英同義嚴緝引曹氏曰英華瑩皆光采是也但傳以瓊華為美石以瓊瑩為石似玉以瓊英為美石似玉語有深淺蓋卽以此為君卿大夫士之別次章云瓊瑩者謂石色如瓊玉之瑩猶淇澳琇瑩耳必非以瓊瑩為二物毛傳三章皆石瓊不可以為石故當連華瑩與英釋之非謂華瑩英皆石名也說文瑩玉色也从玉熒省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今本說文省聲下多一曰石之次玉者七字此後人因毛詩衛風傳有琇瑩美石齊風傳有瓊瑩石似玉語遂以瑩亦為石名不知說文引論語如玉之瑩正證明玉色之義不應中閒雜入石之次玉一語於理窒刪段注謂是字義別說非是次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下似字當本作之鄭以似瓊之瑩申毛意正義本誤作似瑩遂云瓊瑩俱玉

石名故云似瓊似瑩觀其引定本末章箋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可見瑩與華英一例定本次章箋必不作似瑩正義反以定本兼言瓊瑩者為衍字非也

東方之日

序云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案毛傳以日月在東方皆言君臣明察之盛所謂言在此而意在彼主文而譎諫者也序又以男女淫奔歸於君臣之失道亦是推本之論毛以每章下四句皆陳昏禮之正以刺今之不然其云姝者初昏之貌蓋與靜女之姝同乃指女子之美下句室為男子之室履禮也卽就也言彼姝之子所以在我之室者由我以禮聘始來就我而為昏也次章闥亦男子之闥發行也言我以禮迎始能歸我而行夫婦之禮也如此釋傳文理皆順若箋以彼姝者子為男子來在女室則是強暴矣天下有遇強暴而尚以美好稱之者哉下又云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天下有強暴在室而尚望其以禮來者哉宋儒因之幷謂是女子淫奔來在男子之室夫謂之淫奔而日出輒來月出卻去尤為不近情理矣

東方之日兮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次章東方之月兮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

下若月也承珙案楚辭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大也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故傳以日月在東方皆為明盛呂記引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此說最合傳旨箋以日月在東方皆喻不明義殊迂曲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謂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其義淺矣

在我闥兮傳闥門內也說文無闥字門部闥樓上戶也段注以為卽今闥字引西京賦說神明臺曰上飛闥而仰眺

西都賦說井榦樓曰排飛闥而上出此二闥皆樓上戶在高處故名之曰飛承珙案賦稱飛闥以爲是樓上戶之闥於義似近故薛注西京賦飛闥云突出方木也玉篇闥訓門內用毛義又云飛闥突出方木也則與薛同然西京賦又云重閨幽闥薛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闥此則與闥爲樓上戶者不同或別有闥字或通作達東京賦八達九房達卽闥字漢人多作闥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闥宮中小門後漢書宦者傳注引爾雅曰小閨謂之闥與今本爾雅不同此所據當是古本毛訓門內者以與上室字同義葢切言之則闥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

爲闥釋文引韓詩門屛之閒曰闥亦是謂門以內也

東方未明

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子辨說云刻漏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黃氏實夫曰詩人微其意以責臣而作序者原其本以責君也嚴緝云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杜蕢酌而飲師曠李調乃所以規晉平也郝氏仲輿曰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承珙案以上諸說皆足以解辨說之惑若許氏名物鈔云詩無明刺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而於序下言之今案傳於三章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許氏何以未見序下箋云挈壺氏掌漏刻者何以又誤爲傳許氏竟似目未見注疏者大奇

韓氏怡讀詩傳謂曰竹書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沈約注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據齊世系哀公適當懿王之時是齊廷之顚倒化起於周王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承珙案孔疏以哀公當懿王時不誤沈約注竹書用東方未明之序始以懿哀相値故移之於王朝歟然齊之挈壺失職當不止哀公一世序旣不斥何

公是當時已不能明其世次無庸肊爲之說

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顚之倒之自公召之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後遣趙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顚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據此人臣朝君未明求衣自是常禮但自公召之則於時過早故箋云漏刻失節君又早興至末章不夙則莫而興

居無節之弊始盡見矣不能辰夜傳辰時案莊子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此蓋以時爲伺如孔子時其亾也之時謂察候夜之早晚傳但以辰爲時只當如正義云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必又轉時爲伺若集傳云辰夜之限甚明則誤以辰爲晨矣

正義云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

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此蓋用王肅難鄭之說尚書正義引肅云鄭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王氏而莊尚書後案云元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又與馬鄭並不同蓋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馬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時歷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鄭則又取南北之適中者言之耳然則馬鄭授時歷三者皆是也王肅妄駁孫氏淵如尚書疏云鄭與馬異者周禮挈壺氏疏云馬云春秋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晝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之間九日有餘較一刻爲率云高誘注呂覽云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各不同者日自長至漸長日增刻數各據一

月上中下旬言之也承珙案尚書正義又云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據此知鄭注尚書於日永晝漏較馬少五刻日短晝漏又多五刻者蓋欲備二法日永晝漏不兼日未出日入言之故少五刻日短晝漏兼日未出與日入言之故多五刻其注考靈燿云九日增減一刻計春分至夏至九十二日當增十刻春分晝漏五十則夏至六十刻矣此注正與馬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日短至云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亦與鄭同而其所云夏

王之刻又與馬鄭互異且多於鄭十刻則幷不止兼日未出與日入而言此王氏所云地有南北者理或然歟

南山

序云南山刺襄公也箋疏以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嚴緝謂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欲改爲喻魯桓之求匹不知齊襄鳥獸之行何不可目以雄狐且詩人嘗以雄雉目衛宣公矣季彭山又以詩稱齊子疑爲魯人之作誤入齊風尤爲臆斷齊子者謂其爲齊之子而非齊之婦也不曰姜而曰齊者諱其氏而爲一國之通稱此所以爲齊人之作也吳氏易堂曰前兩言齊子

是刺文姜後兩言取妻是刺魯桓皆所以刺襄公也虞東學詩曰章首旣以南山雄狐發端是意主於刺襄以及文桓耳承珙謂全詩本皆爲刺襄而作後二章乃惡其君之大惡無所歸咎而責之魯桓敝笱之惡魯桓亦此意也

南山崔崔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齊南山案水經注淄水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鎭其南者也方輿紀要南郊山在臨淄縣東南一十五里一名南野山此當卽詩所謂南山者歟

雄狐綏綏傳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李氏迂仲曰孔疏雄當配雌今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此非也雄狐亦如雄雉于飛言鳥獸之雄者惟雌之匹而無別也承珙案李說最得傳旨傳云雄狐相隨者非謂二雄相隨謂雄狐但與其類相隨鳥獸之性淫不避親配非其正故曰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惟以狐在山上合二句爲一喻與傳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者異義其云雄狐行求匹偶形貌綏綏然則意與傳同正義謂箋以狐無二雄相隨之理其實傳本不謂二雄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及姪娣與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宐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宐爲夫婦之道承珙案毛於上章南山雄狐各自爲喻此葛屨冠緌亦各自爲喻謂葛屨賤服而下有五兩之多冠緌尊飾而上有成雙之美貴賤各有其耦如此箋說迂曲孔疏強爲申之皆非是後儒惟蘇氏詩傳云葛屨五兩則屨具於下矣冠緌雙止則緌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襄公有耦於齊曷爲又相從哉又呂氏大臨曰屨與屨爲耦雖五兩各有耦冠緌之雙亦自爲耦襄公文姜非

其耦也二說皆能得毛意至葛屨所以言五兩者放齋詩說引周禮屨人注有繶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爲五兩姚氏識名解謂屨惟夏用葛爲便於時其繶黃白黑諸色未必皆以葛爲之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𩌏皮言白可見葛屨惟用本色故喪服不易其稱安得有五者之異承珙又案士冠禮記云屨夏用葛其下卽云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則是葛屨未嘗不可備纁黑諸色曹氏之言不爲無據或又據說苑言親迎之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然則葛屨五兩親迎之禮也二兩當作五兩大夫以下二兩

則諸侯五兩明矣今案下二章方言取妻此章恐未及親迎之事且於冠緌又將何說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正義云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衡獵之從獵之謂旣耕而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立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承珙案獵經典亦通作躐疏以踐躡槩摩言之自與耕田不同箋云必先耕治其田者約略言之亦非謂縱橫耕田坊記引詩橫從其畝注云橫從游行治其田也此從釋文今注疏本作横行治其田非是游行者往來踐治之謂亦與此傳言獵意同也

段氏詩經小學云賈思勰齊民要術曰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無葉也此正合毛說獵猶踐也治也衡治之縱治之乃種之然後得麻韓詩從作由由亦從也古隨從與縱橫不分二音承珙案釋文引韓詩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一切經音義又引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可見韓詩字雖作由訓仍爲從正與毛同耳

取妻如之何釋文取七喻反段云衆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元應所據毛詩與陸異或是韓詩承珙案白虎通義引詩亦作娶妻如之何

當是用三家詩卽如坊記引下章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與今毛詩不同疑亦三家字異耳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正義引曲禮齋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以證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又云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按昏禮婦家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爲神布席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承珙案士昏禮親迎以前不言告廟之事白虎通義因有

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之說其實他經言告廟者甚明傳說自不可易鄭君蓋亦主不告廟之說故解左傳先配後祖以祖爲軷道之祭其說已爲孔疏所駁至注曲禮之告神又以女家之布神席當之然曲禮之意實主男氏而言覲上下文可見至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云告於君也亦旣告君必先告廟是則鄭君本未有定論矣

甫田

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序廣義曰古人云

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楊子修身篇亦引此詩蓋言詩之用而此詩之作實指齊襄以詩之言遠人者證之春秋傳襄公討鄭而殺子亹伐衛而納惠公侵紀而滅其國乃兄弟之閒弗能防以至篡弒此忽近圖遠之明證承珙案詩序辨說以此未見其爲襄公之詩故泛指爲戒時人而作夫詩無達詁讀詩者原有引伸觸類之法故楊雄法言引之以說修身李和伯於此悟進學見困學紀聞未爲不可而風人當日則實有所指必非泛作格言了無關係鹽鐵論地廣篇云夫治國之道繇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此所引證乃詩本義何氏古義反以爲舊說相傳與詩不合何也

此詩首次兩章傳箋皆以上二句興下二句詞旨明白無可疑者集傳改爲比若以田甫田之難獲比思遠人之徒勞尚屬可通而乃云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以每章四句平列爲比則所比之意在於言外非比顯與隱之謂矣至末章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卝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蘇傳李解呂記皆從其說集傳

亦因之范氏補傳嚴氏詩緝乃謂童子冠弁爲襄公躐等躐求之喻說自可通然不如箋疏之深婉矣

維莠驕驕毛傳無訓次章維莠桀桀傳云桀桀猶驕驕也法言作喬喬承珙案驕蓋喬字之借爾雅喬高也下文桀桀亦高出之義載芟有厭其桀傳云言桀苗厭然特美也箋云桀先長者故此傳云桀桀猶驕驕也潘安仁射雉賦何調翰之喬桀邈傳類而殊才與此驕驕桀桀意近

勞心忉忉傳忉忉憂勞也說文無忉字當通作惆惆之爲忉猶綢之爲紉耳說文惆失意也荀子禮論篇惆然不嗛楚辭九辯惆悵兮而私自憐玉篇惆悵恨也莊子天地篇

釋文引字林作怊盞切又怊之省也匡謬正俗云甫田篇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叙憂慘之情多為忉怛王仲宣登樓賦心悽愴以感發意忉怛而憯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忉字相類忉字从刀匕聲傳寫訛亂或變為忉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為忉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承珙案顏氏此條當有脫誤今爾雅釋訓忉忉憂也釋文亦不云有作切者卽謂古本有此然於韻不協或謂次章怛怛有作切切者而顏氏又明言忉當作切姝不可解

總角丱兮傳丱幼穉也說文礦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

若穬段注云各本此下出丱篆解云古文礦周禮有丱人按周禮鄭注丱之言礦也賈疏云經所云丱是總角之丱字此官取金玉於丱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之字語甚明晰丱之言礦丱非礦字也說文卵字本作丱不作卵五經文字曰丱古患反見詩風說文以為古卵字九經字樣曰丱卵上說文下隸變是說文卵字作丱唐時不誤確然可證五經文字又云丱字林不見可證丱變為卵始於字林今時說文作卵不作丱則五季以後據字林改說文者所為也說文卽無丱乃有淺人於石部妄增之丱果是古文礦則鄭何必云之言賈何必云此官取金玉於丱字無所用哉說文卵字古音如關亦如鯤引伸為總角丱兮之丱又假借為金玉樸之礦皆於其雙聲求之讀周禮者徑謂丱卽礦字則非矣又或云與角丱之字有別亦誤承珙案段說是也或據一切經音義礦古文⿰石卝同是說文石部之丱當作⿰石卝不知鄭注明以丱礦為二字若果有從石之⿰石卝則周禮多古文注不必轉丱為礦矣或又據高誘注呂覽本味篇云丸古卵字不應又有丱為古卵字不知高注謂古字或以丸為卵是以聲義相近假借非以丸為卵之本字也丱訓幼穉猶後人以稚子為雛之意嚴緝乃云兩角如丱字之形鑿矣

盧令

序云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何氏古義曰國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載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郜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于貝邱此足為襄公好田之明證承珙案後儒說詩者多謂此詩與還意略同不信序陳古以風之語不知還詩揖我謂我等語是自夸其從禽之事故通篇直刺其荒此詩云其人者是想望之詞故以為陳古首章傳云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

說之其聲令令然傳文多簡而此獨詳者自以序刺襄公故詳述人君之事足知序傳所言必皆有所受之正義引孟子爲證此善申傳義者也

盧令令傳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說文犬部獜健也詩曰盧獜獜承珙案呂記引董逌曰韓詩作盧泠泠此雖與毛異字然泠泠當亦指聲言若說文作獜而義爲健殆據齊魯詩歟下二章言重環重鋂則此章作環聲爲是蓋田犬領下有環必先聞其聲而後見其狀故於首章言令令情景最合玉篇獜獜聲也亦作鏻則不明爲何聲廣韻獜獜犬健也出說文今說文健上脫犬字力珍切又青韻引玉篇獜獜犬

聲也鄭丁切以爲犬聲尤非是正義作鈴鈴者以今字明古字易而說之疏中每有此例非別有本作鈴鈴觀序下正義云盧令三章章二句經下云盧令、至且仁皆作令不作鈴可見

其人美且鬈傳鬈好貌承珙案還詩揖我謂我儇兮釋文引韓詩作婘音權好貌陳風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合之此傳是婘與鬈同又省作卷說文髟部鬈髮好貌詩曰其人美且鬈此鬈之本義雜記燕則鬈首管子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長鬈謂毛長也皆與說文本義相近此傳但言好貌則是由髮好引申爲凡好之稱耳箋讀鬈爲權五經文字以爲其字从手作捲但訓爲勇壯與下章偲字意複正義云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故易之稽古編曰美是美德首章傳甚明好指儀容與美異義何嘗一乎此詩序云陳古以風故三章皆以美德爲主而仁則又有其孜也鬈則又有其容也偲則又有其才也容貌與才技雖非美仁之比然詩人頌君往往及之終南之顏如渥丹騶鐵之舍拔則獲皆是矣承珙案鄭風叔于田洵美且好彼何不嫌美好是一乎

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說文偲彊力也引

詩曰其人美且偲案彊力與才義亦近如能部云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亦其義也稽古編曰集傳訓鬈爲鬚髮好訓偲爲多鬚而引左傳于思語爲證則兩章意複矣況說文鬈髮好貌不云鬚也左傳杜注云于思多鬚貌釋文正義載賈逵云白頭貌皆不云鬚且合于思二字爲義非偏舉一思字也

敝笱

序云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陳氏稽古編曰序以爲惡魯桓微弱是也朱傳以爲刺莊公失之矣案女子之歸有三于歸

也歸甯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于桓末年
耳時僖公已卒不得言歸甯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
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無疑然于歸時文姜淫行未著也
末年如齊桓卽歎於彭生之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爲
刺哉盍嘗考之矣魯桓弒君自立惟恐諸侯見討急結婚
於齊以固其位故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于嬴以成婚文姜
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之讙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
姜之驕逸難制可知桓旣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養
成驕婦之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年發之耳然則笱之敝也
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翬逆女之年矣詩人推

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指深哉承珙案
首序言刺文姜是全詩本旨其下云齊人惡魯桓微弱不
能防閑文姜則因敝笱之興而推原文姜淫亂之所由來
呂記引胡氏楊氏之說皆從序以爲惡桓集傳始改爲刺
莊又疑於子不宜制母而以爲當制其僕從其說牽率不
如序義之長或又泥於序首之言以敝笱比文姜尤非詩
旨

其魚魴鰥傳鰥大魚正義引孔叢子衞人釣於河得鰥魚
焉其大盈車爲證稽古編曰嚴緝謂鰥與魴鱮同稱非甚
大之魚衞人所釣偶得其盈車者耳斯語良然然案本草
鰥魚體似鯮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
鱒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善吞啗故又名鰄魚又名鮨魚
鰄者敢也鮨者啗也則定非敝笱所制矣承珙案本草以
鰄魚爲鰥乃李時珍說考上林賦鰅鰫鰬魠郭璞注云魠
鰄也一名黃頰山海經東山經減水其中多鰄魚郭注亦
云一名黃頰說文魠哆口魚也玉篇魠黃頰魚廣雅魠鮵
鱒魠也陸疏又以小雅之鱨卽黃頰魚然皆不以爲鰥說
文別有鮨魚亦不名鰥綱目之說似未可信總之毛傳云
大魚者不過以見非敝笱所能制不必定是盈車若果盈
車之魚雖強笱亦不能制矣馮氏名物疏云次章釋鱮亦

云大魚則鰥特魴鱮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車也盈車卽
鰥之尤大者如今鱮亦有小有大鄭箋以爲魚子殊不知
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笱邪

齊子歸止案南山齊子由歸箋云婦人謂嫁曰歸集傳從
之而於此又從張氏說以爲歸齊虞東學詩云考莊二年
至七年經書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及如齊師者各一
皆於齊魯之境未嘗歸齊如下篇載驅所云是其事也此
詩三言歸止惟桓十八年經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乃
歸齊實事承珙案南山之曷又鞠止曷又極止固謂桓與
姜氏如齊爲淫縱其欲而兩詩所云歸止者則皆謂于歸

此詩本其初嫁言之以見文姜驕伉由來者漸非一日之積又若南山之歸止爲歸魯而敝笱之歸止又爲歸齊詞同義異恐非詩旨

其從如雲傳如雲言盛也案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大雅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傳皆以如雲言衆多鄭惟韓奕同毛於出其東門箋云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此與下文雖則義不甚協此箋又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夫從者之如雲如雨如水皆言其衆盛以見褰奴悍婢族

擁而來其驕伉難制之意隱然言外箋乃以三如字皆爲從者心意無定可善可惡之比正義遂云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非也

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釋文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案毛韓字異而義同唯與遺皆有隨義唯本言語聽從之稱引伸爲凡物之聽從角弓莫肎下遺箋云遺讀曰隨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韻遺魚盛貌此蓋皆本韓詩又加水旁耳

載驅

序云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許氏詩深曰序詩之例鄭詩不書鄭齊詩不書齊而此篇獨繫之齊人正恐讀者但見詩稱齊子不辨其何以刺襄故加齊人以著之使知載驅若指文姜當其發夕于魯齊人何由見其薄薄惟屬之襄公則知簟茀者國君之路車非夫人之翟茀固以齊人目擊襄公之薄薄載驅遂想見齊子之發夕魯道而後詩意了然可謂發淫人隱微深痼之疾而善言其情狀矣承珙案齊人自刺其君其詞宜隱故簟茀四驪但言其車馬馳驟之盛無所指斥而以齊子對照出之所謂言隱而旨顯也至諸詩皆稱齊子而不稱姜其有諱惡之意亦

復昭然詩與春秋相表裏豈不信哉

虞東學詩曰載驅刺襄公毛鄭俱以上二句指襄下二句指姜集傳改爲刺文姜嚴華谷言四句分作二人詞意斷續必竝言文姜文方貫也今案春秋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注齊地）傳曰書姦也七年春會齊侯于防（杜注魯地）傳曰齊志也杜氏以爲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詩中四舉魯道兩言汶水始終不及齊境正杜所謂至魯地爲齊侯之志者況首言載驅薄薄明已在道疾行末言齊子發夕明是聞襄來而暮夜啟行赴之若敘一人之事豈容先在道而後啟行傳箋無誤文亦無不貫也

承珙案何氏古義引陳祥道禮書云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衛夫人之車以翟茀以爲此男子婦人車蔽之別毛詩明辨錄又云婦人不立乘但乘安車駕一馬而無四驪其實亦不必盡然總之齊人作詩刺上不應反舍襄公而不一及耳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惠氏古義曰小宛詩云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故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曰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三通爲發明發明猶旦明也承珙案毛義亦是以發爲旦自夕發至旦

當本作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當本作明發夕至明亦傳寫衍發字祭義注以明發爲自夜達旦卽所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言旦夕彼明發猶言明旦耳正義以此發夕爲夕時發行以小宛明發不寐爲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皆未悟傳意卽以發爲旦耳

齊子豈弟傳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承珙案毛於蓼蕭孔燕豈弟直云豈樂弟易也此獨云於是云然猶言此何事也而乃於焉樂易乎樂易與下翱翔游敖一例蓋首章齊子發夕言其旦夕往來魯道爲一篇之提綱下三章形容其

在道坦易舒徐豪無慚恥之狀而發夕豈弟翱翔游敖皆爲彖字儷句文義未嘗不配鄭箋讀豈爲闓以弟爲圛正義云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不知此樂易猶言流蕩豈得泥於強教悅安之訓而疑文姜不當言樂易乎段氏尚書撰異云鄭箋欲改豈弟爲闓圛與發夕相儷而不知圛與濟不韻尚書之一作弟一作圛此古今文絶殊非關聲誤者不當引以說詩承珙謂此說是也詩小學又云方言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發郭注今通言發寫也詩發夕猶言發寫此則用戴氏詩考正之說然下三章方言在道不應首章先言解息車徒耳

汶水湯湯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稽古編欲以水經注所謂文姜臺者當之毛詩明辨錄云莊二年會禚禚在禹城博平之閒是文姜渡汶而往也四年會祝邱注云魯地而不知其所在五年如齊師師未出齊境亦文姜渡汶以往七年會防防在金鄉是襄公渡汶而來再會於穀穀在東阿亦文姜渡汶以往至鄭箋所云都爲何邑已不可考今以春秋所紀會地按之或者祝邱在汶水之上邪承珙案首章箋云襄公旣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正義云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

之北尚是魯地虞東學詩云原山之汶以今輿地考之自萊蕪泰安肥城甯陽至東平入濟綿亙數百里或分或合出入皆在魯境馬之貞隋清新聞記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岳之陽諸山溪澗之水皆滙於汶魯之大川也據此知箋云汶上有都者依序大都言之不必定在汶水切近之處嚴緝以春秋姜氏五會齊侯無會汶之事諸氏錫曰此不必拘春秋可以補詩之亾詩亦可以補春秋之闕也

汶水有二漢志於泰山萊蕪下注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於琅邪朱虛下注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从水文

聲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班許皆以二汶並列然水經於二汶源流詳略迴異則以出萊蕪入泲之汶書詩春秋所稱皆卽此水而朱虛之汶其流短促非經傳所言故也郭緣生述征記有五汶之名曰北汶曰嬴汶曰柴汶曰浯汶合經流爲五所謂泰山郡水皆名曰汶者也元和志以牟汶易浯汶爲五于欽齊乘曰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謂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卽今大清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爲大承珙案酈注水經雖不言五汶而所叙牟汶石汶柴汶等皆不過汶水支流惟出萊蕪原山至安民亭入泲之汶在齊南魯北出入二國之境此詩與魯道連言則必其在魯地者也王氏蘭泉曰詩言汶蓋指大汶言之酈氏云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案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注龍在泰山博縣西南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注嬴齊邑今泰山嬴縣哀十一年會吳子伐齊克博壬申至于嬴然則嬴博以南屬魯界龍以北屬齊界酈氏云汶水屈從博縣西南流經龍鄉故城南益知齊魯往來要道實在嬴博當今甯陽東平閒故襄公之來會由之扼要之地卽爲大都通邑惜正義之未能詳指其地也

猗嗟

序云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王氏總聞以爲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歿文姜挾母之尊倚齊之強安可防閑其後郝氏敬胡氏允嘉鄒氏忠允黃氏懋容皆於莊之不能防閑有恕詞焉然則曷爲刺莊考莊公生於桓公六年至卽位之時纔十三歲耳固難責以防閑其母其卽位後二年至七年文姜屢會齊襄莊公身已弱冠責以不能防閑固已無所逃罪惟詩中歷言莊公容貌技藝之美非齊人熟覩而審悉之不能言之如此其詳而莊

公二十二年以前其身實未嘗至齊詩人無由興刺惟二十二年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二十四年如齊逆女穀梁一則曰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再則曰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蓋莊之忘親暱仇於此爲甚猗嗟之作當在此時觀末章猗嗟孌兮傳云壯好貌毛於甫田傒人之婉孌並訓爲少好貌獨此言壯好者豈亦以猗嗟作於如齊納幣逆女之時乎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承珙案抑美色者毛蓋以抑爲懿之假借爾雅懿美也韋注國語懿讀曰抑是也此句與頎若長兮文法一例正義本作頎若定本

作頎而頎爲長身之貌抑爲廣顙之美故曰頎若抑若也美目揚兮此揚專指目而言與廣揚之揚不同集傳以揚爲目之動似不足以言美惟嚴緝引錢氏曰揚起也言目俊范氏補傳引禮記曰揚其目而視之謂其瞻視之明是也方言盱揚雙也驢瞳子今本子上衍之字說文引無之字燕代朝鮮洌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毛云好目揚眉者揚眉猶言盱衡漢書王莽傳盱衡厲色李善注文選引漢書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然則毛傳正以揚眉形目美謂好目於揚眉見之故美目謂之揚揚屬目不屬眉末章清揚婉兮乃總上二章揚兮

清兮而言婉者好也皆謂目之好毛云婉好眉目者渾言之其實揚眉即揚目耳正義云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非毛意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閒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爲目下承珙案說文顏眉目之閒也是眉下目上爲顏若目下爲顴頰之際不得謂清竊謂此目上目下當讀爲視不上於袷之上不下於帶之下謂目之仰視俯視也爲名爲清即所謂視容清明也下文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故

先言目之名兮清兮蓋形容其射時審固之狀名與明通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云明目睛冀州從事郭君碑卜商號咣喪子失名何超晉書音義云名目也此固不誤又引玉篇云詩猗嗟顯兮顯眉目閒也本亦作名此則非是如云喪子失名豈得謂失其眉目閒乎西京賦眳藐流眄一顧傾城眳與名同眳藐雙聲即方言驢瞳子謂之矊郭注謂矊藐者矊藐猶眳藐也薛綜注西京賦云眳眉睫之閒藐好視容也二字分釋誤矣至目下爲清即清揚之清彼清與揚對揚爲舉目則清爲低目此清與名對名爲上視則清爲下視其義一也上視爲名名即明人目上視則多白說文䀢多白眼

也春秋傳曰鄭游眅字子明此亦一證說文又云矄戴目也廣韻矋人目多白也數目卽上視諸書謂之望羊羊與揚通此美目揚兮當爲擧目之證也晉書阮籍能爲青白眼白眼者仰視不顧之狀則青眼當爲俯視青與清同此亦足見清爲下視也

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正義以爲威儀容貌既備承珙案儀卽謂射儀也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淮南俶眞訓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泰族訓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此言莊公善射惟其射儀既備所以終日不出正也不當泛作威儀釋之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正義云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言外孫得

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以上孫評以下孔駁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承珙案傳云外孫曰甥者不過如左傳云我之所自出耳文十四年公羊傳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何休注以出爲外孫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儀禮喪服緦麻三月章有外孫傳以外孫爲甥正義所謂總據齊國爲言是也鄭箋姊妹之子曰甥雖不見爾雅正義以爲釋親文今爾雅但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或者鄭所見本有之與毛外孫曰甥義相成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承珙案爾雅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擇者選擇齊毫齊力齊足皆選擇之事故選可訓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子選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又選從巽聲虞翻注易云巽爲齊是選之訓齊蓋從聲得義至舞曰齊者正義云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此用薛君章句釋韓詩舞則纂兮言其舞應雅樂也但此詩三章皆言射此舞亦當謂以樂節射之事卽禮所云

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者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夫全詩美其善射不應雜此一語美其善舞或又謂供事于舞者皆極一時之選此則何與於莊公而與射則貫兮竝言乎

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承珙案莊子田子方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釋文適丁歷反郭注筩適去復歃沓也列子作鏑矢復沓張湛注引郭象曰筩鏑去復往沓列子仲尼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過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若銜弦視之若一焉韓非子

曰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此皆足爲箋說之證得其故處當即五射所謂參連也釋文引韓詩反作變云變易周禮保氏五射五曰井儀疏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儀也此於韓詩變易之義爲近然此義上章不出正兮已足該之必如箋說乃爲更進一義耳

毛詩後箋卷八終

毛詩後箋卷九

涇　胡承珙

魏

葛屨

序云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姜氏廣義曰風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於褊急則不能無譏矣詩人之意正使後世嚮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詩爲口實也張氏風雅詩貫曰此詩末二句直自標題目故不必別立詩柄褊與儉異儉本美德儉之

失乃爲褊褊者瑣屑慼迫之謂瑣屑之至則與民爭利汾沮洳之所以作也慼迫之至則貪殘並進碩鼠之所以歌也瑣屑慼也而徒爲容好修飾威儀則有名無實此園有桃之所以憂也然比鄭衞之淫靡流蕩畢竟差勝故並稱唐魏之風焉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正義以繚繚爲稀疏之貌承珙案此說非是說文丩部云丩相糾繚也又云糾繩三合也糸部云繚纏也此可知糾爲纏繚之貌故毛以繚繚釋之嚴緝言魏之男子葛屨既敝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其可以奔

走道路祁寒不休也李解引王氏程氏說同范氏補傳亦
云男子穿糾糾繩繚之葛屨此皆善讀毛傳者姚氏識名
解曰今江東以絲合物皆呼繚繚卽傳說耳集傳因繚字
通爲繚戾寒凉意以合下屨霜然此四字乃霜空秋氣之
云非所以言屨者也

首二句毛不言興蓋以爲賦集傳作興則謂以葛屨之屨
霜喻女手之縫裳耳承珙案小雅大東亦有此二語彼以
貧乏此以儉嗇其意正同皆實賦其事不當爲興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說文纖好手皃从手韱聲詩
曰纖纖女手段注云毛詩字當作纖俗改爲摻非是遵大

路傳曰摻擥也是摻字自有本義孔正義引說文摻參聲
此音反訓爲斂操喿聲七遙反訓爲奉是唐初說文確有
摻字之證淺人摻操不分而奪摻篆知摻之有本義則知
用摻爲纖之非矣承珙案說文戈部韱下亦云讀若詩纖
纖女手玉篇引詩亦作纖卽本說文耳呂記引董氏曰石
經作纖此指漢石經則是魯詩亦作纖矣文選古詩十九
首注引韓詩作纖毛傳云糾糾猶繚繚摻摻猶纖纖者皆
以今語釋古語糾繚疊韻摻纖雙聲韓詩作纖乃以訓詁
字代經文耳楊氏旭以摻爲纖之俗字由不知說文本有
摻字也段氏謂俗改纖爲摻但毛詩多假借或者假摻爲

纖亦未可定耳易林摻摻女手紘積善織字亦作摻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傳要褄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
箋云服整也褄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
之正義曰士喪禮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襚者以褶必
有裳執衣如初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
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褄也要是
裳要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
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挍勘記云案
要領皆統於衣不得分褄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褄爲裳要
此語陋甚是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承珙案箋云褄也

領也在上自當專指衣言裳爲男子之下服斷無又分別
裳要爲上者士喪禮及雜記所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皆
指衣之要領並非一手執衣一手執裳孔疏誤讀禮文乃
爲此說呂記嚴緝皆本之以要爲裳要惟李氏集解曰士
喪禮左執領右執要蓋衣之要也說文襋衣領也皆是衣
之上也有好人之所事而乃使之縫裳失其宜矣

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褄也當本作要也淺人加衣耳如禮
記玉藻深衣等篇言衣服皆作要禮喪服注曰衣帶下者
要也字不從衣傳本謂此要乃人衣帶下之要非人身要
領之要古人傳注有此義例邶風傳虛虛也亦此例此說焦里

堂已有駁正見毛詩補疏承珙案古人訓詁固有卽用本字之例獨毛傳此二條則未必然北風傳仍當作虛徐也蓋虛徐疊韻是當時有此語毛謂詩之虛邪卽漢人之言虛徐也辨已見本篇此傳要褸也褸字雖不見說文然玉篇云褸襋也襋帥下系廣韻褸於霄切褸襋又襋普忠切衣襋集韻褸衣襋也或从系又衣系曰襋類篇同據此褸爲衣系猶今人言紐非衣裳之要蓋褸與領皆衣之所有故箋云在上又皆以他物聯合於衣者故箋云屬著之若衣身之要但當云縫紩褸緝之不得言屬著矣且領與褸襋是用功少猶今人縫衣者亦以領紐爲易事也說文以小篆所無故不收此字或漢時通用有之故毛公用以釋詩觀鄭箋褸也領也卽承傳文而以在上及屬著申釋之益知此褸非指衣之要矣

朱氏通義曰集傳解首章本用毛鄭惟好人異耳好人卽縫裳之女于下章左辟象揥語方順左辟婦入門辟夫不敢當尊也象揥婦人之盛飾言女子始嫁治其禮儀如此而遠可使之縫裳要襋以自服歟魏俗如此由其用心褊急吾是以刺之序刺其君意只見之言外朱子疑縫裳之女所作而以好人爲大人則佩其象揥如何作男子之服承珙案古亦有以美人佳人爲男子之稱者然美與佳本有大訓此好人只當作容好解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美色或謂之好是也況象揥兩見於詩一爲宣姜之飾一爲好女之佩以經證經知毛傳不可易也

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爾雅釋訓媞媞安也毛傳用雅義說文媞諦也又用傳義又云嫢媞也从女規聲讀若癸秦晉謂細要爲嫢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細而有容曰嫢承珙案楚辭七諫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王逸注云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漢書敘傳姼姼公主顏師古謂與詩好人提提音義同說文姼美女也是古人皆以媞媞爲女子好貌矣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云安舒貌引詩好人提提蓋毛詩作提者媞之借字禮記作折者又提之譌字也

汾沮洳

序云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陸氏以有子字者爲正矣正義云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亦作君子儉以能勤惟定本直云其君承珙案毛鄭釋此詩竝無一語及君顏師古等定本每有異字然頗多乖謬孔疏反據之以爲魏君采菜而嚴緝從之虞東學詩且謂康成泥於其君立說豈竟未一檢傳箋乎

嚴緝云或以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疑魏

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樂邶鄘皆爲衛風而魏與唐異知魏風非晉矣圖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姜氏廣義曰地理志汾水出太原西南入河王氏謂入河之處即魏舊國所謂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也安得言汾者即爲晉地哉吳有太宰陳鄭宋魯亦有大宰鄭有少正魯亦有少正晉有公行齊亦有公行安見晉有是官而魏必無之承珙案穎濱詩傳以魏風爲晉詩范氏處義遂據此詩汾水晉地公行晉官爲說然班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魏譜正義引此側作干）此爲詩作於魏世之明驗齊之公行亦見於荀子大

略篇有公行子之之燕（楊倞注孟子公行子趙岐注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自不得因此二者斷此詩爲作於晉既并魏之後也

彼汾沮洳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錢氏獻之曰地理志汾陽（在今太原府嵐縣西南三十里）北山汾水所出山海經以爲管涔山也（在今忻州靜樂縣北百四十里）淮南子作燕京古燕管字聲相同京涔相轉水經注曰燕京亦管涔之異名說文汾水出晉陽山或說出汾陽北山案後說是也晉陽山晉水所出無汾水承珙案鄭注周禮職方亦云汾出汾陽山海經謂房之山東三百里有沮洳之山郭璞注引詩彼汾沮洳王氏稗疏據之謂沮洳山名非漸洳之謂今案水經注引山海經云淇水出沮如山則洳當作如山在今河南輝縣與汾殊不相涉詩之沮洳與下一方一曲同義若汾沮洳以水與山連言之不成文理劉帝臣曰汾沮洳即左傳所謂汾隰也郭注山海經以詩之沮洳爲山名謬矣

言采其莫傳莫菜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埤雅云子如楮實而紅故冀人謂之乾絳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承珙案陸佃所云似指爾雅之藨莓（廣志引切韻莓音茂）然藨莓藤生惟子甘酸可食

與毛傳言菜者不合陸疏亦祇言葉可爲羹未及其實不得因乾絳之名附會爲莓齊民要術則以莫爲爾雅之蕵月爾引詩義疏云蕵菜也葉狹長二尺食之微苦即今莫菜也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此所引義疏未知何家以莫爲蕵亦無他證惟錢氏潛研堂荅問曰爾雅無莫草孫淵如校本草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酸摸即爾雅之須蕵蕪亦即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爲無規模字亦作橅孫說得之

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韓氏怡曰案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

民知足無度則不知足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可限量皆由其君儉不中禮是以居官者亦不知足世俗且以爲美而詩人美之正所以刺之承珙案美無有度卽是儉不中禮之意箋言不可尺寸似非盡美之詞下二章美如英美如玉猶言虛有其表也孔疏以爲其美如是信無限度殊失箋意王氏總聞曰采莫采桑窮賤之事也賦丰美之容而躬窮賤之役殊不似貴族詡之之辭也韓詩外傳引此詩極言君子之美有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語何氏古義遂以彼其之子爲指賢人刺晉君疏公室而信任卿族故因汾水之閒有隱居不得位者以采莫采桑采藚起興然外

傳斷章似非本旨田閒詩學曰春秋世卿雖有賢者在下豈能縶用之於上位其信任卿族不獨晉爲然也何刺之有

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殊異乎公行傳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公路主君之𨋵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𨋵車之族是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正義引左傳宣二年杜注以𨋵車爲公行之官因謂傳有公族餘子公行詩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卽公行變文以韻句耳陶定山曰周官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據此諸侯亦疑分公路公行爲二官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左傳官卿之適子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晉有餘子公族公行而無公路故疏疑公行公路爲一官公路箋引趙盾爲𨋵車之族案𨋵車是兵車非路車兵車主行路車主守或卽以餘子爲公路觀周官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可見承珙案公路公行當是兩官𨋵車服虔以爲戎車之倅路爲車之大名主𨋵車者不當名爲公路箋說似未可據又左傳先言晉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

卽位始立此三官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亦皆以同姓爲之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與餘子守宮制合旣云同姓不得不以卿大夫之子爲之末章傳云公族公屬亦謂公族屬也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明非公族大夫矣黃氏元吉曰正義云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說固詳矣然餘子所掌之政據左傳注衹主敎卿大夫適妻之次子其職甚簡卽以之主君路車亦可辨安知不掌公車乎左傳自有餘子公行公族三官而詩分公路公行公族爲三章自當卽以公路爲餘子不然詩人何分一官爲

兩章而一官祇一章乎承珙謂公路公行周官無文不得不以左傳釋之然魏制亦未必盡同於晉惟三章自當各爲一官必謂公路卽公行則孔疏之泥耳

言采其藚傳藚水舄也正義曰釋草云藚牛脣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稽古編曰爾雅藚牛脣郭注不用陸璣澤蕮之說爾雅別有蕍蕮郭注云今澤蕮蓋明以陸疏爲非也孔疏兼存郭陸之言呂記朱傳亦因之惟嚴緝引曹氏語辨之甚悉以爲藚非澤蕮其說當矣承珙案李氏集解亦引陳藏注本

草謂藚非澤瀉然神農本經澤瀉一名水舄與毛傳釋藚者同說文藚水舄也正用傳文陸疏自爲有據蘇頌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此爾雅牛脣之名以其形似耳爾雅一物數名者甚多不得因既有蕍蕮遂疑藚非澤瀉郭注云如續斷寸寸有節者不知當今何草王氏稗疏以爲牛膝亦未見的據不如陸說爲長

園有桃

序云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正義雖云國小而迫以下於經無當然序不過推原作詩之由耳鄭箋乃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承珙案魏風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與碩鼠刺重斂跡似相反而實相因蓋褊嗇者性必貪其勢然也若果薄稅省用則必無重斂之事矣何反不能用其民乎諸詩雖未必盡屬一君然箋語實多窒礙正義曲爲解說非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挍勘記云傳殽字小字本相臺本作食案食字是也此傳以食解殽非複舉經文正義說箋云明食桃爲殽正用傳承珙案經文殽當本作肴釋文殽本作肴初學記二十四引作肴賓之初

筵傳殽豆實也以與核對文此但以食解殽卽彼箋云非殽而食之曰殽也說文肴啖也蔡邕注典引云肴食也呂記引傳文亦作園有桃其實之食

秦蜀仙毛詩日箋曰詩中雖無不能用民力之言而其意固在言外或謂二句止是託興無他意義亦未必然承珙案集傳云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此蓋疑篇中不見用民力意故以上二句興下二句改心之憂爲心有憂黃氏佐遂謂兩有字相應爲興然經文未嘗有兩有字也許氏名物鈔以此詩爲無義之興是三百篇不過信口亂道何以爲經不知詩以園桃可食興民

力可用取義深隱故毛以爲興呂記引朱氏說以傳文爲
比又與比顯興隱之旨戾矣
不知我者挍勘記云唐石經作不我知者小字本同相臺
本作不知我者案相臺本非也箋倒經作不知我者正義
依之耳不可據以改經下章同承珙案李黃集解范氏補
傳呂氏讀詩記戴氏續詩記許氏名物鈔皆作不我知者
惟蘇氏詩傳王氏總聞朱傳嚴緝與相臺本同當從唐石
經爲正
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
我於君事驕逸故承珙案鄭風豈無他士傳云士事也此

不言者當即以士爲人臣之通稱箋釋爲事者蓋以序言
大夫憂其君不當自稱爲士然古者卿大夫皆可稱士儀
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注云士卿士也是公士
猶言公卿尚書秦誓疏云士者男子之大號臣通稱之下
章士也罔極與氓詩語同傳皆訓極爲中彼以士與女對
此自不當訓士爲事季氏本以士爲未仕之稱亦可不必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正義曰夫人
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何爲即
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
歌謠無所爲也承珙案毛以彼人指不我知者則子亦當

斥彼人謂我之調釋經曰字其釋文音基何其與何居同
史記集解引鄭注尙書若之何其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閒
聲如姬與檀弓何居注云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
助也正同毛意蓋云彼人豈果是哉而子乃謂我欲何爲
乎正義述毛以爲彼人又言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
其爲乎既於經文是哉上增君之行三字又代彼人目憂
者爲子皆失毛旨鄭箋乃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
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
此憂之何乎此解迂曲不如傳義爲勝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宐無復思

念之以自止也鄭意似以宐釋蓋蓋與盍古字通爾雅釋
詁盍合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穎云蓋合也孟子
蓋亦反其本矣趙注蓋當反王道之本蓋當猶合當也與
此訓蓋爲宐同蓋亦者猶盍亦也王氏經傳釋詞曰凡言
盍亦者以亦爲語助左傳僖二十四年盍亦求之盍求之
也昭元年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盍遠績而大庇
民也吳語王其盍亦鑑於人盍鑑於人也孟子盍亦反其
本矣盍反其本也據此蓋亦勿思爲作詩者自言其止而
勿思耳後儒則皆以勿思指不我知者言之義亦可通

陟岵

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許氏詩深曰詩稱猶來無止猶來無棄則其遠行從役必有不得已於此者矣然作詩之意主於思親非若揚水鴇羽爲刺其上而作故以孝子書之鄒氏忠允曰采薇以公義言故曰我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故曰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陟彼屺兮傳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峐（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峐卽屺字）說文釋名皆與爾雅同與毛傳異詩正義以爲傳寫之誤釋文云王肅依爾雅後儒亦多以爾雅爲是段氏詩經小學云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荄滋也岵有陽道故以言父無父何怙也屺有陰

道故以言母無母何恃也毛公所據爾雅似勝毛又曰父尙義母尙恩則屬辭之意可見矣許宗毛者也疑有無字本同毛後人易之承珙案段說是也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丐詩說云山無草木曰岵此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怙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此說申毛亦善終南有紀有堂紀崔集注本作屺（見正義）毛傳訓紀爲基基者根基也易箕子釋文引劉向作荄滋史記律書云箕者萬物根棋此亦可爲有草木名屺之證

父曰嗟予子顧氏詩本音引李因篤曰父曰母曰兄曰皆至行役爲句而子季弟於句中爲韻各協下音猶之中句爲韻也承珙案此有見於子季弟之爲韻而仍以父曰至行役爲句所云句中爲韻詩中似無此例不如段氏曰此五字句父曰嗟予子予與巳止韻次章季寐棄韻三章弟偕死韻行役夙夜無已六字句此說直截

行役夙夜無已箋云無已無解倦承珙案鄭以此詩三曰字爲行役者思其父母兄戒己之言無解倦者戒其解倦也觀次章傳云無寐無耆寐也其爲戒詞尤明箋意實本於傳集傳以爲其父母兄思念之詞夫無已無寐尚可爲閔其勤勞不得止息至三章云必偕無與閔勞語意不合此自是以失伍爲戒而乃云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

如語殊牽強故當以傳箋之說爲長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作毋已是魯詩亦以爲禁戒之詞毛詩假無爲之耳

上愼旃哉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嚴緝云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上官上工之上姜氏廣義曰旃之也上愼旃猶云往愼之不必改爲尚承珙案隸釋載石經殘碑作尚是魯詩本作尚尚者庶幾也毛詩以上爲尙之假借儀禮鄉射禮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尚覲禮尚左注古文尚作上此可見古文多借上爲尚論語草上之風孟子作尚論語亦古文也又足爲毛詩多古文之證蘇氏詩傳訓上爲尚呂記朱傳從之是也

猶來無止猶來無棄毛鄭於止與棄皆無訓集傳以止爲夂則止而不來棄爲夂而棄其尸是與末章無夂一意然不如李解引左傳見獲於敵爲止及呂記云毋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毋而不歸也二說較勝方氏詩補正云曰止曰棄者體父母之心不忍正言子之夂但恐其久止於外或見獲而棄在他國耳於兄始正言之

十畝之閒

序云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風言刺時者二篇園有桃序云不能用其民傳云國有民得其力語正相應此篇序但云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後儒或疑

國小民多未見可刺承珙案首章傳以閑閑爲男女無別可見魏以削小之故自安僻陋禮教不興苟且成俗乃至男女無別所以可刺傳意蓋以經中所言不僅刺其削小鄭箋乃專以削小解經耳

十畝之閒兮水經注云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著十畝之詩此不過以見其國之小耳鄭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蘇傳疑一夫十畝無以爲生橫渠張氏謂周制國郛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藝草木朱傳即本此爲說呂記則云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無井授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爲定數也嚴緝又云或謂井廬邑居各二畝半合爲五畝之宅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其有二十畝之桑今止有十畝是削其半要之詩人情性之言亦不必屑屑求合李氏集解曰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孑遺言廣則曰日闢國百里言窄則曰一葦杭之十畝亦此類也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承珙案下章泄泄爲多人之貌此閑閑義當略同惟其地隘人多故閑閑然男女無別莊子齊物論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引簡文云閑閑廣博之貌閒閒有所閒別也然則廣博者無所閒別與此傳閑閑爲無別義亦有合皇矣臨衝閑閑傳云閑閑動搖也此閑閑往來者亦舉動紛紜之意故廣雅云閑閑盛也

行與子還兮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承珙案此疏極是

毛傳每有此法前以閑閑爲往來貌往來即合下還兮逝兮而總解之且男女無別即可見其多人泄泄多人又可見其無別二傳亦互相足也正義又云言之閒則一家之人下章之外地菊徑路行非一家故泄泄爲多人貌此則未必然耳

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說文呭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呭呭言部詍多言也引詩無然詍詍毛詩大雅作泄泄傳云泄泄猶沓沓也與孟子同說文曰詍沓下云語多沓沓也然則泄泄沓沓皆爲多言之貌多言由於多人故此傳又以泄泄爲多人也

伐檀

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范氏三家詩拾遺曰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而後其食謂治身也文選曹植求自試表潘岳關中詩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何以爲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又司馬相如上林賦注引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案孔叢子董仲舒及薛漢之說皆與孟子荅公孫丑意同毛詩序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承珙案范說非是董薛諸義皆止說章末二句耳全詩之旨自以序傳爲正漢書王吉傳吉上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王吉學韓詩者見儒林傳其以伐檀爲刺不用賢正與毛詩義同不獨張揖也

毛於章首三句雖不言興然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則其爲興體明矣箋本序文以首三句爲君子不得進仕中四句爲在位貪鄙無功受祿末二句君子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肎受祿詞旨明白無可易者後儒或謂伐檀河干玩清漣以自樂呂記嚴緝皆同或謂伐檀河干遇清漣

而無用范傳朱傳略同直以首三句爲賦意味索然矣又謂中四句爲君子厲志之詞則於曰胡曰爾詰問指斥語氣不合且既爲自耕而食安得有三百之多乎末二句又以伐檀食力爲不素餐則於義甚陋與孟子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之言悖矣考義玩辭故知傳箋不可易也

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放齋詩說曰三百廛爲田三萬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廛當四萬五千石許氏詩深曰三百廛大國之卿田也每井八夫每夫一廛助耕公田八十畝而制祿出焉故以廛計之重民

力也大國卿田三千二百畝共三百二十廛言三百舉成數也何氏古義曰易云其邑人三百戶論語稱伯氏駢邑三百葢下大夫食邑制也此云取禾以食邑所入言耳承珙案三百廛自只舉其所食有三百夫之入約略言之若如放齋云三萬畝固非人臣之制即如許氏準以大國之卿而魏在當時又不得為大國也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傳貆獸名箋云貉子曰貆貉當依爾雅作貈說文貈似狐善睡獸也段注云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此貈字今字乃皆假貉為貈造貊為貉說文貉豸種也茲非獸名又云貆貉之類則由轉寫譌舛釋獸曰貈子

貆然則當云貆貈之類矣陳氏稽古編曰李時珍本草云貆與貛同今狗貛也彼見埤雅言貛貉同穴而說文以貆為貉類故為此說耳不知貛乃野豕亦見說文貛即爾雅之貒耳非貆也承珙案今說文貒獸也貛野豕也段注據凡部引爾雅狐貍貒貈醜貒作貛知貒貛一字貛乃貒之或體野豕也三字後人所加今考鄭注地官草人云貆貒也賈疏引爾雅貈子貒或曰貆然則李氏以貆為貛似非無據

胡取禾三百億兮傳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正義云詩內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傳箋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漢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者十十變之若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注云詩云胡取禾三百億兮毛用中數鄭用下數鄭注以數為多故合而言之韋昭注國語曰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今數也後鄭十萬為億古數也詩正義因謂傳以時事

言之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合古數言之王制正義云尹文子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鄭氏所用毛詩傳數萬至萬為億（此周頌傳文）是大億也承珙案三百億為禾秉之數葢指其露積者而言楚茨我庾維億傳云露積曰庾疏以一庾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非倉所能容故為露積然則三百億者亦極言其露積之多萬萬十萬皆屬約略其辭不比出於田而貯於倉者數有定限無庸疑其與上廛下囷之數相違絕也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獸三歲曰特盧氏召弓曰齊傳曰

三歲曰肩齒傳曰三歲曰豜矣則此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承珙案盧說是也古字三亖皆積畫故傳寫多誤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爲特四歲爲肩此或別有師承與毛互異耳

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鄭以爲魚飧之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承珙案小雅祈父有母之尸饔傳云熟食曰饔又豈謂禮食之饔乎葢毛於饔飧皆謂熟

而可食者若掌客之飧饔與常食不同且多生腥不盡熟物也故大東有饛簋飧傳云飧熟食謂黍稷也此飧自指客禮然毛必以熟食專屬黍稷正由牲牢不皆熟物故耳亦可見此但言熟食者必非指禮食之飧矣釋文引字林飧水澆飯也正義以此爲說文（今說文飧餔也从夕食）且言飧爲飯之別名試卽以飯言之又豈得謂非熟食乎傳義本通無庸改易

碩鼠

序云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戚氏學標曰韓外傳於接輿去楚伊尹去殷田饒去魯竝引此詩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云歌碩鼠也馬融傳注引說苑甯戚擊車輻而歌碩鼠（今說苑善說篇作歌顧見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自是碩鼠之譌）葢相傳以此爲賢人去國之詩承珙案鹽鐵論取下篇周末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潛夫論班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此詩正意自因重斂民不堪命甘心流亡其引以證賢人去國者緣詩中有適彼樂土云云耳未必爲此詩所由作也至史記集解引應劭所稱南山矸白石爛者以爲甯戚之歌其詞氣似是後人擬作藝文類聚別載甯戚歌一首末云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亦僞託之詞

劉向高誘以所歌爲碩鼠必有所據碩鼠在齊桓時已有亦可證魏詩之不作於晉世矣

碩鼠碩鼠箋云碩大也案碩鼠卽爾雅之鼫鼠亦卽易之鼫鼠鄭氏箋詩但以大鼠釋之其注易晉九四卽引此詩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是以碩鼫爲一也易釋文鼫子夏傳作碩古字本只作碩可知又九家易曰鼫鼠喻貪謂四也翟元曰鼫鼠晝伏夜行貪猥無已皆足爲詩序之證詩正義云舍人樊光注爾雅同引此詩亦卽以鼫鼠爲碩鼠葢爾雅所列十三鼠惟此鼠最大故謂之碩鼠（玉篇鼫鼠也鼫亦大義）說文以鼫鼠爲五技之鼠此則荀子之所謂梧鼠雖不妨

有鼯鼠之名然荀許皆未嘗以爲詩之碩鼠自孫炎注爾雅以鼫鼠爲五技鼠詩正義遂云舍人樊光亦同此應說也陸氏詩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此又於鼫鼠之外別有所謂大鼠者而所云或謂之雀鼠郭注爾雅鼫鼠郎云關西呼鼩音雀鼠是郭氏已不從其說孔疏猶泥於碩鼫字殊當從陸說誤矣王崔豹古今注云螻蛄亦名鼫鼠有五能而不成技此更與詩無涉無論螻蛄不得有五技亦豈能食禾

黍者乎

三歲貫女傳貫事也惠氏古義曰貫魯詩作宦外傳云入宦于吳韋昭曰宦爲臣隸也貫當讀爲宦釋文徐音官此宦字之誤傳云貫事也葢本爾雅而與宦義亦通承珙案說文宦仕也大雅文王有聲云武王豈不仕傳訓仕爲事然則宦訓爲仕亦有事義魯詩作宦仍當同毛義爲事耳婁壽碑謂宦卽貫字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韓詩外傳引此詩首章疊適彼樂土二句次章同新序節士篇引三章亦同宋氏綿初曰今毛詩作樂土樂土按文從韓詩爲得承珙案嚴緝云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也今謂古人疊句乃長言嗟歎之意衹疊樂土二字尢見悲歌促節不必改毛從韓

爰得我直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戴氏詩考正曰箋與傳相足其說是也論語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其性不遂生人之正道或謂什而取一取民正道得我直謂不重斂也說亦可通集傳訓直爲宜未知所本

莫我肯勞箋云不肯勞來我集傳云勞勞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案釋文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是當讀爲勞還師之勞若謂不以我爲勤勞則於肯字不可通矣

毛詩後箋卷九終

毛詩後箋卷十

涇　胡承珙

唐

蟋蟀

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陳氏稽古編曰漢傅毅舞賦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局促之義正與序儉不中禮同哀之傷之卽序所謂閔之也傅毅明帝時人古詩亦名雜詩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乘景帝時人文選十九首昭明列於蘇李前則亦以爲西京時人作也此時毛學未

行而詩說已如此序義有本可知矣承珙案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此皆以儉爲美德漢書地理志曰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可見諸詩皆欲其奢儉得中原非專爲刺儉後漢書馬融上廣成頌云臣聞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顏師古注言僖公以大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馬融傳毛詩者其言與班志合蓋此詩因刺僖公儉不中禮故全篇皆言中禮之事中禮則樂而無荒仍不害其爲儉不中禮則不可謂儉祇見其不樂而已經之大旨如此每章前四句似爲荒樂者代述其言後四句又似戒其耽於逸樂其實不然前謂吾君亦姑行樂毋、於儉後則謂樂自有節乃是奢儉得中耳所云憂深思遠者正在於此鹽鐵論通有篇引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此尤足見序說之古不止如稽古編所引枚乘傅毅之言也

歲聿其莫正義云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九月在戶此言

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爲莫而云歲聿其莫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莫耳謂十月以後爲歲莫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莫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云歲聿云莫其意與此同也陸堂詩學曰据豳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聿其莫可證晉用夏正夢溪筆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云据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平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文可以互證余謂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

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何氏義門讀書記則據傳四年十二月左傳稱申生縊於新城而經書其事於五年春傳自注云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蓋經必來告乃書左氏特發此爲例以後傳載於前經書於後皆準諸此豈可云晉用夏正且告有遲速亦有卽告於當時者僖五年經書冬晉人執虞公傳亦言是年冬十二月也二十八年經書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城濮之戰經云四月己巳傳年月日無不同知晉自叔虞以至春秋之末皆用周正因以闕竹書之說及羅泌所云傳據晉史經據周歷之謬承珙案莫者晚也九月以後自秋徂冬歲事已晚不必定謂

歲終似可無泥於周正夏正之異卽以晉詩而論綢繆之三星在天毛以三星爲參在天爲始見東方謂秋冬爲昏姻正時此亦據夏正言之蓋三正通於民俗十五國風皆然非必由莊伯改用夏正之故也

職思其居傳職主也稽古編曰十月之交篇云職競由人左傳鄭子駟引逸詩云職競作羅晉范宣子責戎云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職皆訓主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職也語本渾成集傳旣訓職爲主復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又以爲職任之義自相戾矣承珙案歐陽本義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餘氏詩傳云旣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蓋皆以職爲職事爲集傳之所本然經言職思其外不言思其職外若以職爲職事則經文爲不辭矣

山有樞

序云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呂記曰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所以激發之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末章尤可見胡氏允嘉曰是時昭公弱不自豎桓叔強且漸逼若朝生之菌夕而卽落識者傷之以甚愚之主至急之

勢百務積廢不舉之時而欲告之以保身甯家之道則其說也長而其入也無緒故喟然曰與其齷齪以待亾何如快樂以永日所以發其傷心之痛而振其欲死之氣詩人語苦而意促迫矣朱氏通義曰唐俗儉嗇不應此詩忽作曠達語是時曲沃成師勢盛昭公不能制日就危亾故詩人作此以諷之其詞不直斥昭公託爲同儕相告語者憂危之情最爲迫切朱子乃以爲苔蟋蟀之詩相勸行樂若然不過如後世將進酒箜篌引來日大難之類此何關於理亂者而夫子錄之乎承珙案蟋蟀本非行樂之詩若又以此爲苔前篇之意則前篇尙以好樂無荒爲戒而勸之

者乃逷怵以𠬢期將至他人且來是欲相率而入于流蕩放曠之域倘得為陶唐之遺風哉

山有樞釋文樞本或作蓲烏矦反爾雅蓲荎郭氏引詩作山有蓲漢地理志山樞師古曰樞音甌段氏詩小學曰石經魯詩作蓲毛詩當作樞亦作蓲唐石經譌為戶樞字而俗本因之挍勘記云說文蓲下云草也不以為樞荎字是毛氏詩作樞也爾雅加艸於首所以別戶樞字耳漢志山樞亦然其實毛詩不作蓲釋文或作本非也亦不作樞故說文艸部木部皆無樞字承珙案挍勘說是也隸釋載魯詩作蓲者亦字之借蓲本草名非木類說文蓲艸也爾雅

音義引說文烏蓲艸也廣韻烏蓲草名本說文郭璞注爾雅炎亂云江東呼為烏蓲此不得言山有明矣爾雅作樞者其从艸是後人所加然則此字毛詩本用戶樞之字但其讀則烏矦反此以音為別者耳

弗曳弗婁傳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婁牽也盧氏召弓曰孟子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劉熙注摟牽也玉篇手部引詩弗曳弗摟摟馬融訓牽則毛詩蓋本作摟承珙案曳者說文云臾曳也臾曳卽牽引之意說文又云摟曳聚也是摟有曳義故傳云婁亦曳也

宛其𠬢矣傳宛𠬢貌案宛與蘊與鬱聲義皆通宛有蘊結之意又近鬱幽之稱故傳以為𠬢貌釋文云本亦作苑淮南本經訓百節若苑注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又俶眞訓形苑而神壯注云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此尤足為毛傳𠬢貌之證秦風宛在水中央箋云宛坐見貌此為思見其人而言之集傳乃用以釋此篇之宛於義疏矣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漢書地理志引詩它人是媮文選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薛綜注引詩同說文愉薄也恌愉也鹿鳴傳亦云恌愉也定本作偷是愉為偷之本字說文媮巧黠也義稍別而國語晉語媮居幸生賈山至言媮合取容及漢志

張賦皆以媮為偷蓋康成時以愉為愉樂字恌薄字則作偷或作媮故鄭隨俗改愉為偷使人易曉猶召閔不云自頻卽水頻字之省而鄭依俗改為濱也承珙案說文心部愉薄也人部佻愉也無恌字臧引作恌愉也誤又媮訓巧黠當為偷之本字臧以愉為偷之本字亦誤考說文憪愉也愉薄也憪本閑靜之意則愉薄也當如段注作薄樂也故愉下引論語私覿愉愉如也愉愉者和氣之薄發於色也引申之為凡淺薄之稱故佻又訓愉如鹿鳴示民不恌之訓愉周禮則民不愉皆是若女部媮為巧黠故引申為偷盜古無偷字當卽作媮毛於此詩訓愉為樂是用其本

義鄭自以三家詩有作媮者遂讀愉爲偷然毛於首章言
樂次章言安語有次第鄭以是愉爲偷取是保爲居則次
章與末章入室意義無別故應從毛爲正
山有栲傳栲山樗稽古編曰案栲山樗也樗臭櫄也櫄乃
杶之或體書禹貢作杶左傳作櫄俗書爲椿見莊子別一木又名櫄式
閏切椿樗栲三木同類而微分本草綱目云椿皮細肌實而
赤嫩葉香甘可茹樗皮粗肌虛而白其葉臭栲生山中亦
虛大爪之如腐朽陸謂山樗不名栲然栲之爲山樗爾雅
說文毛傳皆同不誤也又案說文栲作㮲云从木尻聲苦
浩切陸疏云許愼栲讀爲糗則徐鉉此切非許意矣詩栲

字叶杻陸語應不謬承珙案栲名山樗而實非樗類郭注
爾雅云似樗者或謂其葉及皮色之似耳幽風小雅毛傳
皆云樗惡木也此詩取興於山隰之木可爲材用不應及
樗且此及小雅皆以栲杻竝舉杻既彊韌中爲車輞則陸
疏以栲爲栲櫟皮厚數寸可爲車輻者近之陸氏又言許
愼栲讀爲糗今人言栲者失其聲不知㮲从尻苦刀切聲未
嘗不可讀栲亦未嘗不與杻叶也
隰有杻傳杻檍也說文無杻字檍說文作楮云梓屬大者
可爲棺槨小者可爲弓材與考工記取榦之道七柘爲上
檍次之合先鄭注周禮檍讀爲億萬之億與陸疏官圜種

之正名曰萬歲者合或謂說文自有檍字云杶也从木意
聲杶下云木也从木屯聲夏書曰杶榦栝柏或从熏作櫄
又云杻古文杶檍既爲杶杶又作杻故爾雅毛傳皆云杻
檍段懋堂曰玉篇杶下無杻字依汗簡所載當卽杶之變
體屯旁側書作丑非从手丑之丑韻會云說文作楮今文
作檍可知楮檍爲一不必別有檍字許無杻字豈其字正
作紐俗作杻與承珙案爾雅毛詩之杻古人蓋卽借手械
之杻字爲之後人始寫作杻然郭注爾雅云關西呼杻子
是詩人所詠至晉尚有其名郭又云杻似棣細葉材中車
輞一名土橿考山海經西山經英山其上多杻橿大時之

山下多杻橿每以杻與橿連言說文橿枋也枋木可作車
然則杻與栲亦同爲彊韌有用之木可知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曰
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竝通據此是
陸據定本孔據或作本今注疏本乃以陸改孔耳盧氏召
弓曰文選二十六李善注引詩弗擊弗考承珙案御覽五百八十
二引山有樞曰子有鐘鼓不擊不考此皆同或作本毛傳
考亦擊也與上文婁亦曳也同例陸必以或作本爲非恐
未然也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承珙案詩所謂刺其君者非徒刺之已也必實有愛君憂國之心而事有不容顯言者故其慮深其情切而其詞轉隱或且有詭詞以託意反言以著事者如此詩託爲叛者之辭云既見桓叔而樂又反言聞命而不敢告乃正所以告之此所謂主文譎諫風人之旨也鄭風之叔于田大叔于田皆刺鄭莊而詩詞反似言叔段之美與此揚之水椒聊皆刺晉昭而詩反似言桓叔之美者同意蓋其美者非眞美也彼以大都耦國孽子傾宗而爲人所歸附如此爲之上者任其包藏禍心而不早

爲之所其可刺孰甚焉故此序云刺昭公是國史推見至隱之語其下云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乃是據事直書鄭箋泥於此文遂有桓叔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之說嚴緝云昭公時晉人之心尙未渙散其樂從沃者沃之黨耳作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其說最爲當理後儒多從之者今考毛於國風三揚之水惟鄭風有傳此及王風皆不明興意然其於白石鑿鑿云鑿鑿然鮮明貌次章云皓皓潔白也三章云粼粼清澈也皆不過謂激揚之水微弱無轉石之力徒使之鮮明潔白以與昭公微弱無制桓叔之權徒坐視其彊盛而已鄭箋以揚水喻桓叔白石喻民既與王風所云激揚之水喻平王政教煩急鄭風喻忽政教亂促者自相乖異卽案之本詩亦多不合固未必得毛旨也至傳於末章云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所謂善政命者當如齊陳氏厚施之類潛通逆黨收拾人心詩人見微知著故曰聞之而不以告人者正所以告之也

秦氏詩測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褚炤所云不知汝家司空以一家物復與一家亦復何謂也云何不樂云何其憂則如徐廣所云君爲宋朝佐命身爲晉朝元老悲歡故是

不同前二章已有微詞不特末二語爲發潘父之邪謀也凌氏濛初云素衣朱襮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虞敗乃公事耶謬意此陽雖爲沃陰實黨晉猶斯養卒所云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承珙案以上數說似頗得詩人微婉之旨集傳以爲叛者所自作天下有欲叛之人而乃爲此以自彰其事乎且叛人之詩又何錄焉此不煩言而破者也

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案傳似當作襮黼領也用爾雅文說文襮黼領也从衣暴聲詩曰素衣朱

襮即全用毛義毛既訓襮爲黼領故下即引郊特牲之繡黼丹朱中衣而於次章之素衣朱繡但云繡黼也其義已明釋文云繡音秀衆家申毛竝依字正義云傳意繡得爲黼者繪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綃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此疏申傳甚諦鄭據魯詩素衣朱綃破繡爲綃正義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五采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

故破繡爲綃承珙案繡既爲刺繡自不妨與黼連文漢書郊祀歌黼繡周張賈誼傳美者黼繡皆以二字連稱故不必破繡爲綃也

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游戲皋沃

黃氏生義府據呂覽高誘注訓襮爲表遂謂朱襮非領不知郊特牲繡黼丹朱是二事繡黼爲黼領之襮丹朱當從鄭注爲中衣之純經傳未有言中衣以朱爲表者詩之朱襮亦祇謂中衣以朱爲緣以黼刺領首章之襮次章之繡其義一也至黼領爲襮亦自有表暴之義鄭注士昏禮鄉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賈疏未詳其制孫炎作襮領方言衱謂之褗郭注即衣領也衱即玉藻深衣之袷袷者交領也鄭注深衣云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說文褗褗領也褗下云一曰次裹衣方言緊袼謂之褗彼注云即小兒次衣也漢書廣川惠王傳曰姬榮愛爲廣川王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據此知黼領之制如小兒次衣蓋別以綺繒爲之加於領上故謂之褗領又謂之襮亦取義於表襮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穎黼注云穎禪也士妻始嫁被禪黼於領上言被明非常服此可見婦人黼領亦別施於衣上與男子同也說文糸部𦃇頸連也玉篇作領連謂與襮同字領連者聯領於衣即偃領之義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承珙案此說微誤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左邑莽曰兆兆當作兆亭聞喜故曲沃晉武公武公當作成矦自晉陽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考武帝本紀云將幸緱氏行至左邑桐鄉聞南粵破以爲聞喜縣今左邑在聞喜縣東三十里桐鄉在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四十里酈注以左邑爲詩之鵠則是以爲即故曲沃非也但二地相去不遠故傳祇以鵠爲曲沃邑正義謂都在曲沃旁更有邑者得之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段氏詩經小學云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按所引即此詩異文前二章皆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左氏定十年傳晉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者恐漢初相傳有脫誤臧氏在東曰杜注左傳云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是杜以一字爲一言也承珙案關雎正義云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此又與杜注異且以四言爲第四句非謂一字一言似較杜注爲合然傳箋皆云不敢以告

人此所引無以字不知傳寫脫誤抑別有此本歟

椒聊

序云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嚴緝云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爲美桓叔可矣

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阮氏揅經室集曰椒聊聊字舊訓爲語助謬矣毛傳云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脫梂字鄭箋云一梂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稼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梂也之訓矣爾雅云椒樧醜荥荥即梂也又云朻者聊朻亦即梂也詩兕觥其觩觩再作觓斗求通也是爾雅此句專爲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爲語助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段氏詩經小學曰傳不以聊爲語辭椒聊疊韻單呼曰椒絫呼曰椒聊毛詩明辨錄云爾雅朻者聊郭注未詳又曰櫟大椒又曰椒樧醜荥合觀之大椒名樧小椒名朻朻一名聊朻與荥同可以爲聊字非語助之證承珙案此以小椒名朻雖未有據然固知椒聊之即朻者聊矣今考本草經蔓椒一名家椒名豬別錄陶注云俗呼爲樛樛即朻字（毛詩南有樛木韓詩作朻）朻亦即梂字鄭箋之梂自是釋經之聊亦必毛傳已作椒梂也故

但云今一梂之實耳楚辭九歎云懷椒聊之蔎蔎兮王逸注云椒聊香草也詩曰叔聊且蔎蔎香貌據此益可見聊非語助至王逸以爲香草者猶說文以茮入艸部並草木散文得通耳

虞東學詩云馮復京曰椒樹種不一秦椒色黃黑似蜀椒而大即爾雅樧也蜀椒則陸疏所謂似茱萸有刺者皮紫赤色晉地近秦當指秦椒聊爲語助集傳本陸疏然聊旣語助且又語助恐難成句按爾雅朻者聊說文朻高木也疑即椒之高大者承珙案山海經北山經云景山其草多秦椒郭注子似椒而細葉草也考水經注涑水又與景水

合水出景山太平寰宇記云景山在聞喜縣東南十八里據此則馮疏以此椒爲秦椒說似可通秦椒本經列木中品而山海經以爲草亦散文則通耳庚東引枓爲高木以此椒爲椴則不知枓即梂字無庸泥於高木之說至何氏古義云槃梅名杌其枓者名聊聊即杌之高者與椒爲二物此說尤爲肊撰

蕃衍盈升文選景福殿賦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李善注並引詩作蔓延盈升此所引疑三家詩蔓延與蕃衍聲同字通耳又李注兩引詩下皆有美其繁興四字疑亦三家詩傳之語古人取於椒者祇以其蕃衍如後漢紀注引漢官

儀云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又第五倫傳注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皆是鄭箋欲合沃盛反常之喻轉謂椒性少實蕃衍者非其常恐非詩意

箋云今一梂之實蕃衍盈升正義云知蕃衍盈升謂一梂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驗今椒實一裹之內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梂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承珙案爾雅茮椴醜荥與櫟其實梂之梂義同而微異櫟之梂彙自裹者一梂祇一實若椒椴之荥則郭注云荥萸子聚生成房貌說文荥茮椴裹如裘也皆謂其實叢生攢簇爲荥耳鄭樵注爾雅云此類結子成毬朶是也箋云一梂者乃借櫟實之梂爲之孔疏誤以一梂即今椒之一粒故云一裹之內惟有一實則所謂實者乃椒目矣夫椒之一粒焉得言荥今椒與茱萸皆多實結聚成荥詩人正因其蕃衍故以取興何得云假多爲喻非實事乎

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云無朋平均不朋黨釋文云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鄭云不朋黨則申毛作毗至反正義引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篡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斯不

然矣承珙案孫氏之論極爲正大傳以朋爲比無比者即陳敬仲占辭莫之與京之意次章碩大且篤傳云篤厚即鄭子封謂叔段厚將得衆之意箋以無朋爲不朋黨乃易傳非申傳也陸氏謂鄭申毛作毗至反孔述傳朋比謂無朋比之行誤以鄭義爲毛義乃駁孫毓云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別封於沃自是鄭國不得以傾宗阻邑爲罪此眞悖理傷敎之言豈可爲訓

椒聊且遠條且傳條長也挍勘記云案正義云向書稱厥木維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其說非是此傳以長訓條乃謂條爲脩之假借古字條脩相通如漢書脩矦之比

考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之不以枝言之也下章同考文本改經二條字皆作脩及依長也之訓而爲之耳非有所本此經自正義及唐石經以下各本俱作條也

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稽古編曰宋董氏引崔集注謂匊大於升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祥道呂氏大臨亦言二升曰匊周禮考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陳呂之說應本於此承珙案埤雅云先盈升後盈匊則古者匊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故是詩先言

升後言匊相備而已考今廣雅無兩手謂匊語當即小爾雅文然賈疏所據二升爲匊必當不誤自御覽諸書引孔叢子兩手爲匊蓋宋以後已誤二升爲兩手此傳及小雅采綠傳皆當本作二升後人改爲兩手耳

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阮氏揅經室集曰目得者可槪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槪以聲聞故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古文磬又曰𦖞聲也从只甹聲讀如馨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馨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衡方碑亦借聲爲馨矣段氏詩經小學云一章曰遠脩且傳曰脩長也二章遠條且傳曰言聲之遠聞也今本前後章皆作條則毛不應別爲傳矣而足利古本尚可證經言脩者枝條之長條者芬香條鬯之謂傳馨字今譌聲按勘記云考此條與上章同皆訓長爲脩字之假借非有異也不宜更爲之訓此傳言聲之遠聞也乃篇末總發一篇之傳謂此椒聊詩乃言桓叔聲之遠聞也篇末總發傳毛氏每有此例如采蘋木瓜之屬是矣此傳毛當有所案據自作正義時已無文以言之後遂專繫諸第二章遠條且一句而疑其不可通也承珙案挍勘說是傳於上章云條長也是總兩章條字釋之次章云言聲之遠聞也是總兩章遠字釋之且上章解言椒氣之

長次章解喻桓叔聲聞之遠此訓詁互相足之例不嫌於經同而傳異也至衡方碑爗此聲香聲自是馨字之借漢志郊祀歌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鴹此歌上文多言樂聲則聲氣必非馨氣遠條二字又與詩同則此傳聲字似不必改作馨鳧鷖傳馨香之遠聞也此經文本馨字傳自作馨與此不同

綢繆

綢繆束薪傳綢繆猶纏緜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與義明白不可改易穎濱詩傳放齋詩說皆能發明毛說鄭箋乃謂束薪於野爲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故云不得其時則以束薪爲賦矣集傳既

從毛爲興而又云詩人叙其婦語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似此夫婦自爲束薪之事無論昏夕負薪不合情理且束薪既爲實事則所謂興者又何指也

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毛以秋冬爲昏姻正時十月參見東方自此至正月皆可嫁娶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亂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爲心心爲大火三月火始見則時已晚矣疏家於毛鄭昏期異說往往兩存之承珙案經傳以星紀候自堯典夏小正以至春秋內外傳無不指其見者言之從

無既指某星爲候而又取其將見未見之時以言之者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夫既不見矣何以爲候古人觀象授時所以明民民所不見何以示之孔疏曲爲申釋云左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說過於紆回故知毛義不可易矣

見此良人傳良人美室也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諸家皆以古無稱女子爲良人者儀禮良席在東孟子其良人出鄭注婦人稱夫曰良是也承珙案良既訓善則良人男女皆可通稱戰國策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此婦人稱良之證漢書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師古曰良善也）此良人當即因詩而有此稱可見毛公以前經師已有訓此良人爲美室者矣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嗟茲即嗟嗞說文嗞嗟也廣韻嗞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嗞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

嗟茲乎我窮必矣揚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嗞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嗞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茲鄭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承珙案說文言部⿱差言咨也段注謂咨當作嗞今考爾雅釋詁嗟咨⿱差言也此嗟咨亦當作嗟嗞鄭箋以子斥娶者固誤然猶謂詩人子此娶者集傳言男女自謂曰子兮子兮則從古無自稱爲子者矣

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稽古編曰鄭野有蔓草傳不期而會曰邂逅此云解說之貌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鄭風釋文云逅本亦作遘此釋文邂本亦作解逅本亦作覯此字形互異略可見者也案說文不期而會是邂逅本訓鄭詩正當此訓唐詩邂逅指昏姻言昏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乎宐毛公之別爲釋也傳解說釋文音蟹悅其義則箋疏俱無發明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雖與毛義殊亦足證此邂逅與鄭詩別矣承珙案說文邂逅係新附字陳誤以爲許氏本文非也陳意謂鄭風爲君臣遇合與此詩言男女昏姻者不同其實邂逅字只當作解構但爲會合之意淮南俶眞訓孰肯解構人閒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蓋凡君臣朋友男女之遇合皆可言之魏志崔季珪傳注大丈夫爲有邂逅耳亦是遇合之意傳云解說之貌卽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詩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書閻后紀安帝幸章陵崩于葉閻后與兄弟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遘會與韓詩不固義近總之解覯大旨是會合無分期與不期皆可稱也

杕杜

序云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稽古編云綢繆杕杜羔裘三詩序不言刺何君疏以其在椒聊鴇羽之閒槩判爲昭公詩殆非也鴇羽序云刺時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後始作鴇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承珙案序但云刺時自以非一君之世故不能定指某公總之爲昭公以後曲沃日盛晉國日衰詩人憂時感事之作明白無疑郝氏仲輿曰晉自昭公被弒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詩人以杕杜特生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爲泛泛行道之語乎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傳興也杕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此傳杕特貌宋本作特生貌釋文引傳但云特貌無生字顏氏家訓引傳云杕獨貌亦無生字說文木部杕樹貌樹當作特卽用毛傳然家訓引說文已作樹貌其誤久矣釋文湑湑下云不相比次也是傳文比下有次字疑卽取經文胡不比焉胡不佽焉之義朱氏道行曰詩以獨生之杜猶葉茂起獨行之人終無與此反興也虞東學詩曰毛取正與當從集傳取反興承珙案正義云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

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此疏申傳甚諦蓋傳意湑湑菁菁皆爲葉盛其云枝葉不相比次者則以杕爲特貌凡樹木必枝葉相兼始見扶疏茂盛之狀特生之杜有幹無枝雖其葉綦密而枝條稀疏不相比次其幹之孤特自若也猶獨行之人宗族雖多而離心離德不相親附其身之孤立自若也故傳仍以湑湑菁菁就經文言葉之盛而以不相比次形容有杕卽以影合興意可謂善於體物且亦是反興非正興也箋以菁菁爲希少之貌則與綠竹菁菁及菁菁者莪諸言盛者訓義乖異疏曲爲申之云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菁菁實是茂

盛而得爲希少者葉密則同一色由希少故見其枝不取葉爲興耳語多牽強於文義殊不順也

胡不佽焉傳佽助也箋云何不相推佽而助之正義曰佽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承珙案呂記引崔靈恩集注云佽作次車攻決拾既佽箋云謂手指相次比也亦是以佽爲次次與比本互相轉注辟綜注東京賦云次比也鄭注周禮云比次也此胡不佽與上胡不比同義比訓輔次亦非不可訓助也焦里堂曰次且一聲之轉佽之爲助猶趦之與趄箋以推佽竝言儒行注推舉也舉猶與也與猶助也以推明佽正是以助明佽耳

獨行睘睘傳睘睘無所依也釋文睘本亦作煢又作惸書洪範正義引此詩作煢王逸注楚辭九思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皆作惸毛於此傳訓無所依於小雅正月哀此惸獨周頌閔予小子嬛嬛在疚皆無傳蓋以睘惸嬛爲一字矣正月之惸獨孟子引作煢獨閔予小子之嬛嬛釋文引崔集注本作煢似毛詩本皆作煢說文煢回疾也段注云回轉之疾飛也引申爲煢獨取褱回無所依之意其說亦通又說文睘下云目驚視也引詩獨行睘睘字同今詩而訓與毛微異然無依之人獨行多懼義亦未始不相通耳

不如我同姓傳同姓同祖也案古稱同姓有親疏之別周官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庶姓無親者

異姓昏姻也則此同姓乃統宗族言之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注云所出王之廟此同姓亦統言之禮記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疏云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相報緦麻是服盡于此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其庶姓別于上者五世以後庶姓別異于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爲宗是別于上也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也據此則以其承高祖者爲同姓高祖以上爲

庶姓此詩對他人言之則同姓當謂其始祖者上章同父
舉其至親下章同姓舉其至疏所謂以兩頭該中間也傳
以同姓爲同祖乃統宗族言之非卽以祖爲祖父正義云上云同父故云同姓爲同祖非是若謂曲沃亦晉同姓服屬未遠爲疑則虞東
學詩云桓莊武三世弒逆律以春秋之義絕不爲親詩人
所言同父同姓義別有屬不得疑此謂非爲沃事也

羔裘

序云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案呂記引
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
豹袪之人是朱子初說本從序也及著集傳以居居究究

義未詳不敢強解夫爾雅爲釋詩之祖又興於中古在毛
鄭之前此而不信是古書無可證據者矣毛詩寫官記乃
又以居居究究爲美其大夫苟虔秉雅訓而徒憑肊決
亦復何所底止乎

羔裘豹袪傳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挍勘記云
釋文袪下云袂末也正義云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袂
末與禮合釋文本與定本同下傳云本末不同正義云以
裘身爲本裘袂爲末無取於袂爲本袪爲袂末當以正義
本爲長承珙案遵大路傳已云袪袂也散文得通此可無
庸復傳自因取喻本末故以袪爲袂末別之仍當從定本
爲是

自我人居居傳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其
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
正義曰釋詁云由用也案左傳昭八年疏亦引爾雅由用也今爾雅無此語自由也
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大雅緜自土漆沮傳云自用也正
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此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承珙
案毛於執競自彼成康傳亦云用彼成康之道鄭箋大雅
江漢自召祖命及注尚書自服于土中皆云自用也蓋此
訓雖不見爾雅實爲經傳通義但此詩毛祇訓自爲用而
我人二字無釋箋旣云役使我之民人又云不恤我之困

苦上我似詩人自我下我又民自言我語意不順今謂自
者詞之用也我人對下句他人言之乃指其在位者云此
羔裘而豹袪者我人也乃用是居居然懷惡不相親比何
也自我人居居猶言我人自居居倒裝句耳下乃云豈無
他人能恤我者乎念子故舊之人而不去如此似於文義
較順

正義引李巡注爾雅云居居不狎習之惡與毛義合案說
文居處字作尻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云今居字乃箕
居字故居又與倨通說文倨不遜也倨敖無禮故爲惡也
漢書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爲倨荀子子道篇云子路盛服見孔子

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汝服旣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裾裾與居居同亦謂其有倨敖之色也魯頌駉以車祛祛唐石經作祛祛傳云祛祛彊健也方言袪謂之裾郭注云裾或作袪是古字裾袪同祛祛爲彊健亦於裾裾聲義相近

豈無他人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正義曰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承珙案疏申箋義是也後儒有謂他人指曲沃者姜氏廣義曰曲沃之君民已嚮之屢世豈以上不見恤而萌事讐之心箋泛指他國是也故者謂祖父以來已相服屬一旦去之誠所不忍且子爲舊君之臣猶足以繫人心好者言子在故國而無異志亦足爲人所親愛皆忠義感發語聖人存羔裘見唐民有不渝之忠義亦見君臣無

立國之經猷也

自我人究究傳究究猶居居也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究究窮極人之惡承珙案王逸楚辭九歎章句曰究究不止貌也其訓與孫炎窮極義相通傳以究亦爲惡故云究究猶居居是於雙聲取義嚴緝以究爲久嚴緝以究爲察皆可不必

鴇羽

序云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政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稽古編曰鄭箋以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爲五世此非也序旣云昭公之後不得併數昭公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承珙案以孝侯至緡爲五世孝氏集解范氏補傳已云然況詩中明言王事左傳隱五年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桓八年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皆所謂王事也然則此詩云刺時者當作於小子侯及緡爲最後一二君之世孔疏以爲追刺昭公謬矣

集于苞栩傳栩杼也稽古編曰此詩苞栩及秦風之苞櫟皆有柞櫟之名說詩者不明言其爲兩木惟嚴緝云詩有二柞櫟爾雅栩杼唐風之苞栩是也又櫟其實梂秦風之苞櫟是也今案草木疏二風之柞櫟各有釋藝文類聚於柞引爾雅栩杼及草韋采菽旱麓緜諸詩於櫟引爾雅櫟其實梂及秦風苞櫟之陸疏則嚴說非無據矣承珙案陸疏於苞栩苞櫟雖各爲說然其說苞栩云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

語也其說芑欒云秦人以柞欒爲欒河內人謂木蓼爲欒
椒樧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林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
柞欒或曰木蓼璣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欒
是也據此陸雖以柞欒與木蓼之欒爲二木然於唐秦之
芑栩芑欒皆爲柞欒仍一木也說文栩柔也其實皁一曰
樣从木羽聲柔栩也从木予聲讀若杼樣栩實也从木兼
聲艸部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从艸早聲此則栩柔樣欒
竝爲一木樣卽今之橡字惟木部欒下云木也林下云欒
實段注云許欒林二篆連屬正與陸疏云木蓼子房生爲
林者合然則許意謂欒爲木蓼也艸部草斗櫟實也當作

柞欒實損柞字耳草下之欒非木部之欒許意栩柔樣草
爲一物是名柞欒亦名欒而非柞也亦非子林生之欒也
柞與棫爲類欒似樧椒艸部以茮系諸樧椒矣此則以茮
系諸欒也今案段說分析甚細詩單言柞或連言柞棫者
自與柞欒不同若芑栩芑欒則同爲柞欒卽說文所以木
蓼爲欒然本非詩所有也
王事靡盬傳盬不攻致也箋云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
力焉正義曰此云盬不攻致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
也經義述聞云如毛鄭所解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
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蓺稷黍云云殆失之迂爾雅棲

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王事靡盬者王事靡
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蓺稷黍也所解似較直截承
珙案正義以盬與蠱同於義爲近周易山風蠱正義引褚
氏曰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序卦云蠱者事也謂
物蠱必有事非訓蠱爲事此解甚晰他若周禮之苦盬儀
禮之沽功皆卽此盬字方言盬雜猝也郭注皆倉卒也又
盬且也亦苟且之意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盬惡卽不堅固
之謂王事無不堅固已含有勞苦不息意原不必更作一
折且四牡云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傳云盬不堅固也思歸
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此則語本各關

義尤正大若以爲王事靡有止息則近於怨懟以說鴇羽
北山尙可施之四牡杕杜則文王方率諸侯以朝聘伐狄
戎以敵愾而於勞使臣勞還役之詩乃致憾於王事靡息
則是相市以恩而歸過於上恐非有二服事之心且將不
免陰行善事之譏矣靡息之言似非詩旨不如從毛鄭爲
正也左傳襄二十九年晉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此謂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卽王事無不堅固之意傳箋所解確合古義不可易矣
肅肅鴇行傳行翮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行翮求諸雙聲合
韻詁訓之法如此羽翼翮以類相從不釋爲行列也承珙

案訓行爲翮疑謂行爲猴之假借說文猴羽本也翮羽莖也二象相次雖似微別然爾雅云羽本謂之翮鄭注地官亦云翮羽本也是翮與猴析言之則別統言之則同也猴行雙聲之轉且詩以鴇羽鴇翼鴇行皆連肅肅言之行自當爲翮此及鴻雁肅肅其羽傳皆云肅肅羽聲也鴻雁釋文云肅本又作翿廣雅翿翿飛也總之不當舍羽翼而別求解埤雅鴇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之說非詩意也

無衣

序云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美字注疏本有作刺者此疑武

公非所當美而唐譜正義有無衣有杕之杜皆刺武公語故據以改此序美爲刺耳然序下正義屢言美武公則序本作美可知至不當美而美則正義明云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此可謂善於讀序張氏詩貫曰此詩人述其賂王請命之意似恭而實倨以著其無王之心也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衙何其與此詩語氣如出一轍也許氏詩深曰此詩之美晉武作者美之非序者美之也凡里巷淫邪之詩皆愚夫愚婦之所爲故正其失而書刺此所謂美者正如符命美新九錫美魏作史者但據事直書而其惡自昭揭于萬世而不可揜此序之書法亦如是而已韓氏讀詩傳謂曰此詩作自曲沃之大夫當其作之之始亦止據事直陳初不知其爲美爲刺也而序詩者特以爲美武公正以著曲沃大夫黨惡之情刺意不言自見聖人錄其詩所以傷王靈之不振欲使後世亂賊知所懼也序首國史所題其下推說意深且遠空爲淺近者所訾議矣案諸說皆足以發明序義

不如子之衣子字毛鄭皆未明言所指正義曰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曰子之衣語意亦未明晰集傳以子爲天子則古無斥天子爲子者且武公雖有無王之心然方

其請命必且謬爲恭敬何敢爲此倨傲之詞公然指斥或又以子指武公如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諸侯之臣亦呼君爲子以此爲作於晉大夫美其君始得王命之時然使果謂武公服其命服安且吉兮則命服章數有定次章何復以衣六爲言故惟嚴緝以子爲指王使者得之但謂言六者變文成章則又非是孔氏經學巵言曰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初無變七言六爲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則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卽天子之使也因使者有六命之衣愧已未受服于王不如其衣安燠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

使者之衣也大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卽得加命然則此天子之卿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矣故兩言子之衣一其加服一其本服承珙案孔說是也此述其請命之辭若曰子之衣乃王命之服也今晉君未得王命則雖有衣六衣七而不如子服命服之安且吉安且燠也所以要之令爲請命于王而賜服耳如此兩子字乃爲親切言之旣非傲慢之言而六兮亦非徒變文成章之謂至鄭箋云變六言七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

猶愈乎不觀左傳（莊十八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注云小國故一軍疏云晉地雖大以初幷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蓋春秋之初周禮猶在如曲沃之傾宗弒逆事所罕見故雖釐王受賂尙不敢違以大國之禮待武公則當武公請命或不敢必爲侯伯亦情事之常但於子之衣三字總少著落耳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正義曰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三公毳冕則孤卿絺冕絺冕衣一章裳二章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竝不云章周禮司服賈疏云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承珙案毛於首章七兮云冕服七章此但依典命文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不言六是章數當以正義所申爲是賈疏小章之說似非毛意

有杕之杜

序云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姜氏廣義曰武公以篡弒得國國人以王命無貳心而超然于塵俗之表泥而不滓如後世申屠蟠管幼安之徒固自有人也豈以武公之飮食爲義而就之歟故采一刺武公無以得賢人之詩列于無衣之後以見鴻飛冥冥天子亂命不得而奪亂臣賊子不得而汙易曰肥遯其始斯人歟此竊詩之意也田間詩學云三國時賈詡謂袁紹使者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相容焉能用天下國士乎卽此詩意承珙案戴氏續詩記已有此說謂武公翦滅宗國孤立無助猶杕杜也當時賢者必有不義其事相

率而去之者故詩人以爲刺近人乃有以此詩美武公能好賢者試思有杕之杜是杜不皆杕凡言有杕者皆取興於特貌若果美其好賢則當如菁莪棫樸舉其盛者言之何故以特生之杜起興乎此不待辨而明者矣

虞東學詩曰此刺武公不能求賢自輔耳諸儒解義各出謂教武公求賢之法何但飲食而已此疏申箋義也謂使武公誠有好賢之心惟恐無以飲食賢者此呂記用陳氏說也謂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無自而飲食之此集傳說也謂君不能養賢國人自致其意曰何以飲食之此嚴緝說也餘說雖多要不出四者之域今案詩言君子適我而

來遊若果中心好之何不飲食之病其不能飲食所謂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以杜之孤生道左與武公之不求自輔事非切類不得爲比爾雅曷盍也郭注盍何不諸家皆據說文以曷爲何似不如爾雅注之曉達承珙案蘇氏詩傳云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我乎是已以曷爲曷不矣蓋緩言之曰曷不如曷不肅雍是也急言之則曰盍亦曰曷聲近義通故爾雅曰曷盍也

噬肯適我傳噬逮也毛於邶日月逝不古處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爲逮訓逮爲及此訓噬爲逮蓋以噬爲逝之假借（爾雅作遾方言云北燕曰噬）釋文引韓詩作逝云逝及也則毛韓義同噬肯適我謂及今可以適我乎箋云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來之我君所正義曰逮又別訓爲至此則與適我來遊語意重複不如訓及爲善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孔氏詩聲類云好在幽部食在之部杕杜好與食韻乃之幽之通食音飤好讀近海去聲今歙縣方音有之九章姤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讒妬入以自代承珙案王氏總聞已謂好音耜似切食音象齒切與好相叶然不如以兩之字爲韻之說爲正且好與好食與食二章亦可自爲韻也

生于道周傳周曲也案王氏詩考引韓詩云道周周右也是訓周爲右非以周爲右字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誤矣周右以疊韻爲訓毛則取周旋之義故云周曲也

葛生

序云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云喪棄亡也承珙案此棄如猶來無棄之棄亡如說文云亡逃也故云夫從征役棄亡不反非卽謂其死亡車鄰逝者其亡傳云亡喪棄也亦非死亡之謂此詩三章傳明有夫不在語則必不以爲嫠婦之作故箋讀予美亡此之亡爲無能

得傳意季氏詩解頤曰程子以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而華谷則直以爲悼亡今觀詩意角枕錦衾之粲爛夏日冬夜之懷思豈悼亡者之所宜言乎但曰予美亡此則知其或已喪亡而心猶冀其歸也其情亦可哀矣范氏詩瀋曰晉自武公以後用兵之多未有過於獻公者序以爲刺獻是也古注及程朱皆不作悼夫之亡而嚴華谷獨主以爲說今玩詩文意尙和緩似異於寡婦之噍殺然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則唐人所謂其存其沒家莫聞知者殆彷彿似之矣世說裒羊當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裒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尙

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裒以刺劉故主不平耳何氏古義據此以爲悼亡之詩然傳箋竝無此說公主之不平殆以其言褻慢孝標注引小序不過以肊解之未必六朝說詩者果有此義也

子美亡此誰與獨處箋云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毛鄭詩考正曰漢書云不以在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旣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不歸生死未可知婦雖無所依託故以葛蘞之必得所依爲興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而誰獨處哉反覆歎傷之辭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承珙案毛詩寫官記亦引檀弓以證此誰與爲婦人自問之辭是也若田間詩學陸堂詩學又謂此四字兩韻如易之匪寇婚媾則下二章獨息獨旦又非韻矣

蘞蔓于域傳域營域也嚴緝云變野言域知爲征夫所死之地今我所美之人死於此地不得卒於牖下故何氏古義引詩翼云讀葛生蒙棘蘞蔓于域宛然荒塚纍纍祭埽悲哀之景承珙案三章言角枕錦衾而亦曰予美亡此則一二章此字不當指野與域而亡亦不當作死亡解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後儒多疑齊用角枕錦衾未見所出則王風正義有云毛時書籍尙多必有所據此語可爲讀毛傳者之通例周禮玉府大喪其角枕喪大記小斂君錦衾此皆天子諸侯斂時所用疑生時則齊日用之如斂有明衣而論語齊必有明衣是也然天子諸侯之所服用而此國人亦有之者豈庶人不嫌上同如碩人傳云夫人嫁則衣錦加褧襜而丰詩又以衣錦褧衣爲庶人之妻嫁服乎至正義釋傳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旣不

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物故親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己意以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則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又釋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爲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而增思是也此疏申釋語皆明暢孔氏經學卮言云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齊時所用而詩言之者婦人以夫不在韣其常所與其寢之衾以禮自防有若齊然故亦用角枕錦衾耳箋疏以爲攝夫齊祭乃演傳義而失之者今案此說過于迂曲仍從箋疏爲得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後漢書蔡邕傳百歲之久歸乎其居注云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承珙案今注疏各本居墳墓也四字是箋非傳此殆傳寫脫誤當從章懷所引作傳蓋傳於居訓墳墓故下章云室猶居也箋乃更申之曰室猶冢壙則以居爲兆域室爲窟穴別之若毛於居無訓而下忽云室猶居也不應僻突至此

采苓

序云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案此序語備意明後儒從之皆無異義范氏補傳王氏總聞并引申生事以實之呂記引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及作集傳則第以爲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於獻公時郝氏仲輿曰事之可據孰有如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傳巔異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埤雅云苓生于隰對生于圓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也不必有苦其東也不必有對則理可以無信矣爾雅翼云苓甘（此說以苓爲甘草故云然辨已見邶風）而苦若讒者之入人必先甘而後苦而對則甘苦相半所謂采對采葑無以下體下體惡而

上體美者也則譏人之所以嘗試其君者無所不用矣此與（范氏補傳略同）承珙案諸說過於穿鑿不如毛傳所云細事小行幽辟無徵其取譬爲切且於好聽讒義尤合故呂記曰孔疏引申毛傳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難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段氏詩小學曰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楊雄反離騷颺燁燁之芳苓曹植七啟擊芳苓之巢龜皆借苓爲蓮漢人益讀蓮如鄰故假借苓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假借是又借領爲蓮也顏師古注漢書楊雄傳但云苓香草名不知爲蓮之假借字李善

注文遻於七發直聽斷曰古遻字於七啓又曰與遻同皆不指爲假借以致朱彝尊引李注證唐風苓卽遻其說曰水華而采於山顚喩人言之不足信若然豈首陽之下必無苦首陽之東必無葑乎由六書之假借不明也苓本大苦不得爲遻承珙案義門讀書記亦誤以詩采苓爲遻其說與朱氏同爾雅翼知舌字苓遻通借乃以史記龜游遻葉之上卽此苓若水中之遻則凡龜皆可游不足爲奇不知龜策傳又云常巢於芳遻之上故曹植七啓用之若苓爲大苦不得言芳漢人多言芳苓故當爲遻之假借若詩自言苓本無庸改爲遻也

人之爲言箋云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釋文云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陸意因箋言爲人故讀經爲言如相爲之爲以詐僞之義爲非正義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作僞言正義從定本故皆作僞言然又用箋義述毛云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不知箋云爲人爲善言則鄭意爲言是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疏說旣非鄭意而又以箋義通爲傳義承珙案詩以采苓首陽興人言之不可信傳以采苓細事喩小行首陽幽辟喩無徵夫無徵之言必僞言也則毛意似當作僞言與鄭義異孔疏合而一之殊誤王氏經義述聞曰白帖詐僞類引此作僞言晉語曰僞言誤衆是其義也

舍旃舍旃箋云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歐陽本義曰人之爲言四句以文意考之本是述一事而鄭分爲二其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舉舍旃舍旃知非二事承珙案此說是也人之爲言只當作人之僞言箋云稱薦人之言則序本刺聽讒讒者言人之不善何反云爲善言以稱薦之鄭於爲言旣誤解而於舍旃又云謗訕人與爲言分爲二事末句人之爲言乃云人以此言來則又總稱薦謗訕爲一揆之文義皆屬不合

苟亦無信苟亦無然傳苟誠也毛意以苟爲決詞蓋然者是也無然者無是也皇矣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凡經言無然皆是解如上言人之僞言誠亦無可信矣當舍之當舍之陟岵傳云旃之此不復訓辰彝引釋文曰旃之也誠亦無是事理也首章無信者不信其言次章無與者不用其言三章無從者不聽從其言而皆繼之以無然者則直斷其無是如此則人之僞言何得施其伎倆此眞止讒之法也鄭箋訓苟爲且訓然爲苔謂且無信受之且無苔然後傳因謂人言當舍亦且無遽舍之而徐以待其審察則是猶豫狐疑聽讒之根尙伏幾何不復爲讒人之所中哉故知訓苟爲誠傳義確不可易

毛詩後箋卷十終

毛詩後箋卷十一

涇　胡承珙

秦

車鄰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虞東學詩曰附庸雖未爵命而自君其國則車馬禮樂侍御所宜有也而秦僻在西陲因仍舊俗至仲入仕王朝初備其制故序下言秦仲始大劉瑾何楷錢天錫及近日陸奎勳俱以秦仲時未必得備寺人之官因謂此詩作於秦襄之世愚謂仲初溺於戎俗及為大夫得見周京聲物之盛效而為之亦情理所有諸家泥於襄公始為諸侯鑿空改序不可訓也承珙案許氏名物鈔又云秦仲雖當為附庸之君自宣王命為大夫蓋日與戎戰六年而死非可樂時也詩語不類姜氏廣義因之謂秦仲以初造之秦當猖獗之戎適以滋禍故以飲食燕樂告之蓋勸之以養晦之意此說尤為支離鄭語史伯謂秦仲齊侯姜嬴之雋圖大將興即其世保而垂入仕王室豈遂無一日之樂而以為與詩不類乎至下二章逝者云云不過及時行樂之意古人言樂者每及於日月易逝壽命無常樂府詩辭中多有之不必疑其於頌美之詞無端作此不祥語也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稽古編曰閹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嚴緝謂三代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令秦用寺人爲失夫侍御僕從豈給使令賤役者邪楊用修因其語遂極論之又牽合穆公學著人事以爲後世刑餘爲周召法律爲詩書皆始於此故聖人錄車鄰以冠秦風議論雖美然本非詩旨承珙案郝仲輿引月令以奄爲尹內宮之事無有不禁此秦作法之獘趙高所以專制也秦風首章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次章乃云既見君子見由寺人也司馬騶奏事七日不得見之兆形矣此亦因嚴說而附會秦事以快其議論耳其實序但

美秦仲有侍御之好不過見其先僻處西陲百事苟簡至秦仲始大能具傳宣命令之儀飲食燕樂之禮所以爲美傳云寺人內小臣也疏以爲在內細小之臣此則奔走使令乃其常事何得謂望夷之禍遂肇於此乎宋明人經說往往借端發議不獨此詩也

正義引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儀禮燕禮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明天子諸侯皆內小臣與寺人別官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與寺人之官相近彼巷伯卽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者非內小臣之官承珙案傳云內小臣者猶文王世子之內豎耳不必以周禮官名相例左傳晉有寺人孟張成十七年齊有寺人賈舉襄二十五年魯公果公賁使寺人僚柤告公昭二十五年尤足爲寺人傳言之證齊崔杼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襄二十七年則大夫得有寺人又可見諸家謂秦仲大夫不宜有寺人之非又寺或作侍者自由近侍通稱顏師古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亦非也

既見君子竝坐鼓瑟傳又見其禮樂焉又者對經既字言之箋云竝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正義云檀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

亦與焉承珙案燕禮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竝坐猶云皆坐非竝坐不橫肱之竝呂記及戴氏續記謂竝坐爲簡易相親未有禮節之繁何氏古義又云是伶工之輩與其儕侶竝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臣竝坐此皆泥於竝字之誤耳

駟驖

序云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范氏詩瀋曰秦之爲大夫始於仲故上篇稱君子其爲諸侯始於襄故此篇稱公承珙案陳氏禮書云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

焉故鄭豊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然則前篇但言車馬
禮樂侍御祇爲大夫所有此篇盛稱其田獵囿自是諸
侯之事序一以屬秦仲一以屬襄公當必有所受之矣
駟驖孔阜傳驖驪阜大也案傳云驖驪渾言之也魯頌傳云純黑
曰驪說文驖馬深黑色驖馬赤黑色析言之也月令孟冬駕
鐵驪注云鐵驪色如鐵考爾雅釋畜無驖是驖本謂馬色
卽因以爲馬名如驪與黃亦皆馬色而詩有四驪四黃卽
用之爲馬名是巳又說文引詩四驖孔阜今詩四作駟段
注云詩言四牡四騏四駱四黃皆作四下一字皆馬名也
言駟介俊駟皆作駟謂有所以加乎駟者駟謂一乘也故

言馬四則但謂之四言施乎四馬者乃謂之駟今詩作駟
驖駟騵而干旄疏引異義及公羊隱元年疏說文驖字下
皆作四不誤
奉時辰牡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
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正義曰冬獻狼以下皆天
官獸人文按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
虞人奉之者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驅時節之
獸以待射此合傳箋釋之其義已諦王氏經義述聞謂虞
人驅禽以待射斷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辰當讀爲
慎周禮大司農注五歲爲慎是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
牡孔碩馬元伯又引後鄭注周禮慎讀爲麎及吉日其祁
孔有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此辰牡當作麎牡與麌牝句法
相似承珙案周禮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注謂以网搏
所當田之獸是獸人亦能取獸非但獻以供膳但下文舍
拔則獲言射禽之事故箋以爲虞人驅禽所以待射騶虞
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若泥於無冬但驅狼夏但
驅麋之理則騶虞之虞人何以豝豵必五也風人之詞不
必膠執如此古人田獵自有因時擇物之道如春蒐索取
不孕者夏苗除害苗稼者未嘗無所辨擇驅時牡以待射
容當有之無容疑於獵非一獸以駁傳義也

公曰左之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毛詩明辨錄曰
逐禽左者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尚右何
以射獸必左乃爲中殺蓋射必有傷以實鼎俎近於不虔
殺其左而右體俱整仍是尚右之意古之逐禽射於車上
與今騎射不同騎射弃馬可以逐獸故有順驅而殺者車
上射獸亦必有步騎合圍驅獸逆來然後左向射之能以
中左若車順驅雖在獸左人不能射其左也公之有命使
御左車者非爲中殺以獸逆車而來必在車左而去車遠
者矢不能貫獸故命媥子微左以迎獸耳承珙案此解極
細何休公羊傳注解第一殺第二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

於右髀以朳之遲速爲言但考儀禮特牲少牢凡牲升鼎者皆用右胖載俎者亦皆右體鄉飲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惟旣夕士虞以凶禮反吉乃用左胖士虞記云升腊左胖腊爲田獸之肉可見吉禮之腊亦用右胖射必中左自以尙右之故至驅禽待射者卽係驅逆之車田僕掌之虞人乘之吉日傳云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皆是正義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誤會箋語箋云從禽之左射之者謂當禽之左射之若逐禽而出其左轉不便於射矣車攻正義亦云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亦誤但獸之來未必定在車左設出於車右而旋車向左則相背故公

曰左之者蓋獸自遠奔突而來公命御者旋當其左以便於射耳

輶車鸞鑣傳輶輕也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正義云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承珙案小雅庭燎鸞聲將將傳亦云將將鸞鑣聲異義載禮戴詩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駮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爲兩解今考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載白虎通義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與韓內傳同高誘注呂覽薛綜注東京賦皆與韓同服虔注左傳及文選思元賦舊注則與毛同左傳正義云鸞和所在舊說不同然考工記輈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此疏主申毛義其辨甚明說文金部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段注云四鑣八鑾此破鸞在衡之說專宗毛氏是許晚年定論承珙又案輿服志注

引許愼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此主謂鸞在鑣與異義兩存韓毛者不同當亦造說文時定論也詩言八鸞者四采芑烝民韓奕烈祖烝民而以八鸞與四牡對文明係一馬二鸞尤足爲在鑣曰鸞之證

載獫歇驕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游於北園時所爲也稽古編曰後儒謂以輶車載犬其說始於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說不可取信集傳又引韓愈畫記爲據後世事恐難以證古嚴氏詩緝引補傳謂歇驕非犬名以車載犬所以歇其驕逸爾雅改歇驕從犬

以合毛氏耳此尢謬妄惠氏古義曰西京賦屬車之造載獫猲獢甯得謂以副車載犬耶葢文似相連而意不屬耳承珙案西京賦載獫猲獢語本在將獵之前正與詩箋謂北園調習說合後儒謂田事已畢游于北園以車載犬休其足力夫田畢而游事所恆有但不必更載田犬以從耳或疑先言田獵後言調習文義不順李氏集解曰此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國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

小戎

序云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姜氏廣義曰或以秦有天下二世而亡因歸咎此詩此不識時務者之言也西戎殺秦仲盡滅犬邱大駱之族夫且弒幽王虜褒姒周轍遂東凡爲臣子不反戈而鬬孰無是心秦自莊襄以來歷世不懈其志綫山脈水以耕以牧卒致富强襄公奄有鎬京通大國其子文公盡有豐岐之地至德公徙於雍德公之子宣公成公讓國以及穆公遂霸西戎其始盛則由襄公也葢攘外所以安內非威武無以爲功駟鐵一篇卽車攻吉日之旨也小戎卽采薇六月之義也特規模有廣狹則王霸有異音不可謂周則是而秦則非秦之失在有國以後不在造邦以前也

小戎俴收傳小戎兵車也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惠氏古義曰案齊語及管子云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韋昭曰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棟謂韋昭所據乃司馬法所云六月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人爲大戎五十人爲小戎其周之制歟承珙案釋文引王肅云小戎駕兩馬者然下二章竝未別言車名而曰四牡曰俴駟則王說非矣箋雅謂首章駕我騏馵故王言兩馬不知首章之五楘梁輈所以馭兩服也游環二句所以馭兩驂也若止兩馬則游環脅驅何所用之

傳俴淺收軫也虞東學詩曰收謂之軫戴東原謂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者考工記注謂輿後橫木葢據一面言之詩疏兼及前後則其旁可知陳祥道據注駁孔非也阮氏車制圖解曰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明之據考工記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又曰輪人爲蓋弓四尺謂之庇軫又曰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使軫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以象地且軫之兩旁木加于軸故加軫與轐爲四尺若輿後橫木安得加轐軸之上乎且庇軫庇輿庇軹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

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軫閒若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
閒矣康成于軫圍既謂輿後橫木于加軫與轐則又通謂
之輿未免自岐其說蓋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
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軫爲輿後橫木也元案史
記天官書曰軫爲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軫四星居中又
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爲軫之明證蓋軫
所以收眾材者故又謂之收中庸振河海而不洩注振收
也軫振音義同晏子春秋棧軫之車而牝馬即小戎義也
承珙案考工記又云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
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此亦車兩旁爲軫之

明證易井收勿幕釋文引陸績注云收井幹也是井闌謂
之收收有遮闌之義軫爲輿下四面材亦有闌義故亦謂
之收歟姚氏姬傳曰記云軫之方以象地蓋軫六尺六寸
記曰三分車廣以其一爲隧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
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毛公曰收軫
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軫矣非謂軫名收也承珙謂此
傳明是以軫訓收姚說似非毛意

五楘梁輈傳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
五束束有歷錄王氏稗疏曰傳言束有歷錄則歷錄自爲
一物集傳云歷錄然文章之貌增一然字削一有字文意
遂成差異古未聞以歷錄狀文章者或因歷錄陸離聲相
近而附會耳說文楘車歷錄束交也束交者束之互相交
如釁卦交爻作乂也廣雅曰維車謂之厤鹿厤鹿即歷錄
也許慎說著絲於筟車爲維筟車者紡車也紡車相維之
繩上下轉相縈則是歷錄者紡車交縈之名而借以言車
之楘也輈之束有五蓋輈體不可柄鑿恐致脆折故皆用
束其束之或金或革未詳其制而於束之上更以絲交縈
如紡車之左右交縈務爲纏固此之謂歷錄何文章之有
耶承珙案王說是也廣雅本方言維車趙魏之閒謂之轣
轆車墨子備高臨篇說連弩車之法亦云以磿鹿卷收蓋

皆圜繞纏束之名說文束交字仍當作交爲是韻會引交
作文恐誤革部鞻下云曲轅鞻縛讀若論語鑽燧改火之
鑽字或作鞼此即所謂五楘鄭司農云騶車之轅率尺所
一縛是也然則梁輈以革縛之又纏束以爲固謂之歷錄
故毛云束有歷錄錄當本作彔說文彔刻木彔彔也徐楚金說文繫傳彔彔猶歷歷也許云
楘車歷錄束交也許又云鞏車軸束也㡛車衡上衣軸束
謂之鞏衡衣謂之㡛輿輈束謂之楘其義一耳集傳以歷
錄爲文章貌語本孔疏漢儒無此解也

游環脅驅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
駕具所以止入也釋文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靷沈云舊本

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驂當作服釋名云在服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據左傳釋文無有字居覲反無取於靷也承珙案靷環當從陸氏作靳環爲正說文靳當膺也鄭司農注巾車云纓謂當胷當胷卽當膺也旣夕注云纓今馬鞅說文鞅頸靼也是靳纓鞅爲一物葢鞅壓服馬之頸所以負軛而上繫于衡其下則當服馬之胷故謂之頸靼又謂之當膺其上有環可以貫驂馬之外轡以禁其出驂馬之首齊服馬之胷胷上有靳故左傳定九年王猛曰吾從子如驂之靳其環又謂之游環者以其游動於服馬胷背之閒而能制驂馬之外出故也正義

云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然游環所以貫轡非以貫靷也轡以御馬靷以引車非可混爲一事傳又云脅驅慎駕具者說文駕馬在軛中轅車駕具也國語兩轅將絕韋注以轅爲靷考駕具所包者廣原不止於靷但脅驅所以止驂馬之內入而傳云慎駕具則駕具當指駕中馬之具葢驂馮頸不當衡若任其內入恐傷駕具故正義云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

陰靷鋈續傳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箋云揜軌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戴氏考工記圖曰車旁曰輢式前曰軓皆揜輿板也軓以揜式前故漢人亦呼曰揜軓詩謂之陰式前揜板直曰軓衆呼之曰揜軓如約轂革直曰軝衆呼之曰約軝阮氏車制圖解曰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軓之爲物葢在輿前軫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輈身輈與輿之力在後軫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軫則有軓以衡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此陰板掩乎輈前空處下垂至輈上幷軓亦揜之使不見故陰卽名揜軓且爲輿前容飾也或直命揜軓爲軓者誤矣程氏通藝錄曰輈矦起處正當前軫自於前軫下與輈矦起處牙錯相嵌而函之如是則範圍此輈全繫乎此故

謂此處爲軓實非別有一物軫圍尺一寸輈圍較大相函不能齊平正當輿前不可無以飾之此揜軓之所由設與承珙案阮程二說是也軓在輿下陰在軾前陰高於軓是名揜軓箋云揜軓在軾前垂輈上所言祇有一面正義謂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則似車左右亦有陰板恐非至陰靷者謂陰下之靷正義謂靷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亦非也說文靷引軸也楊倞注荀子引說文靷所以引軸者也詩傳不言軸許云軸以著明之哀二年左傳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驂在旁挽靷助之詩所謂陰靷鋈續是也葢靷從輿下而出於軓前以

繫於衡其革不能如此之長必須爲環以接續之故曰鋈續其後則繫於車軸故說文以靷爲引軸廣雅陰靷伏兎也此語雖誤然伏兎本在軸上正以靷繫於軸故張揖致有此誤若靷繫於陰板之上陰板非挽輿得力之處何以引車詩以陰靷連言者殆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軓之前故曰陰靷耳

王氏穉疏曰廣雅白銅謂之鋈鋈乃白銅之名從無沃灌之義以鋈飾續環蓋卽今之嵌銅事件作者必鑿鐵作竅而以鍊成銅片嵌入之若以銅液傾沃則生熟不相沾洽其上之漫出者施以錯鑢必動搖而不固矣釋名乃云鋈

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也集傳惑於其說更云鋈白銅沃灌其環又改劉熙冶字爲銷則尤誤矣世豈有已成之鐵可用他金沃灌而得相黏合者哉承珙案傳但云鋈白金也本不以爲沃灌箋云白金飾續靷之環又云軜之觼以白金爲飾說者遂以爲嵌銅或又以爲鍍金塗銀之類其實毛意鋈爲白金鋈續者卽以白金爲續靷之環鋈以觼軜者以白金爲繫軜之觼鋈錞者以白金爲矛下之錞疏泥於爾雅白金無鋈名遂誤以爲沃灌勢不得不沿爲嵌銅塗銀之說古人質樸未必作此工巧但靷環等似非白金之柔者所宜則正義云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是也

文茵暢轂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虎上脫文字爾雅厈山文皮謂虎豹之皮說文虨虎文彪也彪虎文也此皆虎皮爲文之證傳不釋茵者以人所易知也許愼則云茵車中重席汪氏梧鳳曰釋名文茵車中所坐也古者婦入及高年乘安車餘皆立乘竊謂大路越席大車簀戎車文茵皆車中之飾非所以坐也承珙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文虎伏軾則段云虎上有文字者爲是至大雅淺幭卽以虎皮蒙軾原不盡爲坐具然成二年左傳云丑父寢於轏中又襄二十四年傳張骼輔躒皆踞轉而

鼓琴服虔曰轉軫也是兵車亦有可箕踞坐臥之處固未必無茵以藉之耳暢轂長轂者正義云大車轂長尺五寸兵車轂長三尺二寸或謂大車轂長謂徑二尺五寸其圍一柯有半是古筭法徑一圍三也兵車轂長謂圍三尺二寸依古筭法則兵車轂徑一尺六寸有奇未可謂之長轂也柯長三尺柏車轂長一柯是行山之車其轂乃長耳不知考工記明言以其長爲之圍是轂長卽轂圍也何得以徑度爲轂長司馬法曰成方一里出長轂一乘卽此所謂暢轂也毛詩明辨錄云車之廣僅六尺六寸兩輪離車箱各七寸故軌以八尺爲度軸末出於轂外以轄鈐之是軸

約長八尺五六寸足矣轂之菑輻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
輻注云輻外長一尺九寸輻內長九寸五分暢轂之軸勢
必兩末各長尺許出於軌外統計軸長非一丈以外不可
然細考車人之制未有直言轂長三尺二寸者乃是漢儒
以柯度故知其爲三尺二寸耳然恐無此暢法承珙又案
考工記云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
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轂長則轂長之度未可
謂經無明文至鄭注考工云轂當入輿下七寸程氏通藝
錄反覆考之皆不能合是轂限輿外轂長者軸亦當隨之
而長故記云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五分其軫

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衡任者軸也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
之一則所謂軸之長度但指横輿下者言之而出輿外至
轂末之長度不見殆以隨轂之長度故歟程氏曰轂長則
軸當置輻處較轂短者而加長故乘之而安若三等之車
其軸之用力處均視徹廣以爲之度則彼轂雖長而軸力
均限以八尺何以能安故程氏疑徹廣八尺鄭注不詳所
出恐難概定因謂經涂九軌必爲三等之徹廣分別由之
無不合轍其說自通

騏駵是中騧驪是驂箋云赤身黑鬣曰駵中中服也驂兩
騑也陸氏埤雅曰騏駵中騧驪上駟故服以騏駵驂以
騧驪淮南子曰驂欲馳服欲步何氏古義因之謂此章之
騏駵即上章之騏馵乃爾雅之所謂駵白駁者也葢馬兼
駵白色者名之曰駁特上章因其白之在足而題之以馵
此章則因其駵之在體而題之以駵耳羅願云古者駵非
所貴故淮南子曰菊光不升俎駵駁不入牲以其犖也用
此附合埤雅之說承珙案此妄說也爾雅釋畜無單言駵
者有駵馬白腹騵駵馬黃脊騝則此詩單名駵者自以箋
赤身黑鬣之解爲正箋本魯頌駉傳說文駵赤身黑毛尾與傳箋畧同且駵白駁
與左白馵爾雅明列二名何得牽合爲一至駕車以服馬
任重爲主今車猶以轅馬爲貴何得云服用中駟驂用上駟列女傳

趙津女言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武王伐商左驂牝
騏右驂牝黃此可見古人驂或用牝若服則必用牡未聞
服可劣于驂也

鋈以觼軜傳軜驂內轡也箋云軜繫於軾前正義曰四馬
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
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入意驂馬欲入則偪於服馬內
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
白金爲觼也大戴禮盛德篇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
軜盧注軜在軾前斂六轡之餘詩曰鋈以觼軜王氏稗疏
因此謂以轡比六官則轡止於六而無八以軜比司會之

均入則六轡皆納于軜中而非但二也故疑驂馬有兩轡以左右使而服馬僅一轡當項上其左右旋也聽命於驂馬耳承珙案此說非也說文軜驂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沃以觼軜荀子正論篇三公奉軛持納楊注納與軜同軜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盧注大戴云斂六轡之餘正指驂內二轡爲餘若車止六轡則但云斂六轡足矣何必言其餘不得據此爲四馬六轡之證也

俴駟孔羣傳俴駟四介馬也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釋文引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此與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二

俴字相近然清人明言駟介成二年左傳鞌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甲之備豈反以不介爲詞可知韓義之不如毛矣

厹矛鋈錞傳厹三隅矛也正義曰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書顧命疏引鄭注戣瞿蓋今三鋒矛三鋒卽三隅鋒謂棱也戣瞿與厹聲亦相轉釋名用器兵器兩言仇矛兵器篇云仇矛頭有三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其下卽言夷矛云云劉意蓋以仇矛當考工記之酋矛亦卽毛詩之厹矛案仇厹字固可通如國策厹由呂覽韓非史記淮南皆作仇由是已而以爲頭有三义則與三隅不合曲禮孔疏云矛如鋋而三廉是亦但謂其鋒作三棱形耳

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承珙案蒙與翿同訓覆說文翿从壽聲人部儔翳也从人𠷎聲羽部翿翳也从羽殹聲攴部敱从攴𠷎聲周書以爲討此數字聲皆相近然則傳訓蒙爲討者猶訓蒙爲翿討羽者猶言翿羽也蒙亦有雜義易雜卦傳曰蒙雜而著儔翳等義亦可通於雜儀禮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注云此翻旌也糅者雜也又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注云今文糅爲縚據此知翻爲雜羽之名討與

翻聲相近故箋申討爲雜釋討羽爲雜羽也

竹閉緄縢傳閉紲緄繩縢約也正義云說文紲繫也謂置弓䩛裏案當作置䩛弓裏傳寫弓䩛誤倒以繩紲之因名䩛爲紲承珙案鄭注周禮考工引詩竹䩛注儀禮既夕記又引詩竹柲儀禮經文作柲者說文柲欑也欑積竹杖蓋凡戈矛柄皆積竹而謂之柲弓檠殆亦積竹爲之故亦得名柲毛詩作閉者閉猶欑也說文欑一曰叢木喪大記君殯欑至於上注云欑猶菆也鄭意謂與檀弓菆塗義同也左氏哀六年傳楚昭王卒于城父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史記楚世家索隱曰閉塗卽欑塗也欑與欑同是閉柲皆有欑義

故毛詩作閉儀禮作柲其實一也傳云閉紲者卽訓閉爲紲非謂以繩紲韔考工記恆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恆角者謂竟其角達者謂長於淵榦若達於簫頭如此則其弓不利於引絃送矢其張之也如弛弓之常用紲然故曰譬如終紲是記所謂紲者卽弓韔也鄭注云紲弓韔此語不誤又云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若見紲於韔則似以紲爲繫故詩正義云紲爲繫名然於縢約義複矣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盖檠者藏弓定體之器檠紲同物以其能持弓謂之檠以其能縛弓謂之紲紲又名閉以竹爲之故曰竹閉紲字又作枻荀子非相接人則用枻注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今人以枻爲舟楫之楫者楫輔船舷如枻輔弓弩猶榜所以輔弓弩而船舷亦謂之榜也角弓正義以紲爲緄縢亦泥於紲繫之解誤與此同緄說文云織帶也（段氏據文選注帶上補成字）帶亦繩之類耳縢說文云緘也周書金縢鄭注云縢束也是縢本約物之名因而所用以約者亦謂之縢魯頌朱英綠縢傳云縢繩也是也

此詩之韻首章當以江氏愼修所分爲是古韻標準曰首三句收騁驅爲一韻下則五入一去爲一韻（郝氏敬已有此說）載馳首章驅字袪尤反則此處亦當音邱舊誤以驅字連下爲韻驅續轂馵皆有去入二叶音未安顧氏亦誤以驅字連下而轉續玉屋曲皆爲平聲尤誤顧氏不知十虞韻有一支通十八九十九矦而矦韻字皆轉入模於是不得驅字之音又不知入聲別有轉紐意屋卽爲烏之入聲於是悉轉續玉屋曲爲平以叶驅此顧氏之蔽承珙案續字自當從釋文如字讀其引徐邈作辭屨反似巳欲叶上驅字然不如江氏以驅韻收轉下七句六韻去入通用爲正段氏音均表引東京賦以驅燭屬爲韻又謂集韻三燭內有馵字孔氏詩聲類又引詩中屋燭二韻讀去聲者如楚茨之具奏祿角弓之木附屬桑柔之谷穀垢等爲證不知此

皆去入通用古人原無四聲之別也次章孔氏分首二句爲一韻三四句中驂爲韻中讀如斟易比象傳中禽韻恆象傳深中韻可證五六七八句合軜邑爲韻末二句轉韻期之自爲韻此所分是也（七月沖與陰韻蕩諶與終韻雲漢臨與躬韻）古韻標準曰中與驂韻此方音稍轉似陟林切舊叶諸仍反未的顧氏謂中字不入韻而轉下文合軜邑念爲平聲以韻驂不知合與軜邑自爲韻末二句期之自爲韻顧氏蔽於入聲通轉平上去之說其實驂何能與合軜邑韻末二句韻本分明乃讀念字爲韻誤甚三章亦首三句羣錞苑爲韻與首章同苑本在二十阮而與羣錞韻則轉入十八吻猶

都人士我心苑結之轉蘊結也此平上爲韻也下七句以膺弓縢興音五字一韻亦與首章略同江氏謂此以蒸登韻侵如大明之興林心爲韻從方音偶借段氏曰凡古曾之爲朁與之爲欺堋之爲芝朋之爲鳳戴勝亦爲戴鵀仍叔亦爲任叔皆蒸登與侵鹽添關通之證錢氏潛研堂荅問曰小戎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案興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器注云興之言歆也儀禮旣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興一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緜予侯興與林心爲韻此亦以興與音爲韻也承珙謂此不獨興與音爲

韻魯頌閟宮乘縢弓增膺懲承與稜爲韻說文雁从瘖省聲瘖从雁聲故小戎膺弓縢與皆與音爲韻也

蒹葭

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案首序但云刺襄而其下乃有用周禮之說自必有所受之毛傳最簡此首章傳云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如此委曲發明序意亦足見序在傳前未可謂毛公未見詩序也趙氏文哲曰詩序辨說謂此詩不詳所謂而序序之鑿於是後之說詩者如朱氏公遷朱氏善黃氏佐唐氏順之或以爲朋友相念之辭或以爲賢人肥遯之作都無確指試思作序者如果鑿空妄說則必依附詩詞若近世僞爲申公詩者謂此乃秦之君子隱於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於以欺天下萬世豈不易易必不憑虛而創一襄公不用周禮之說與詩詞絕不相比附以自納敗闕也是可知其必遠有傳授矣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正義云毛以爲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此用王肅說申毛非毛意也小雅白駒所謂伊人與此正同毛

不復訓伊字自以已見此篇然其上文傳云宣王之時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毛意伊人卽指賢人可知彼箋亦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蓋所以申毛意也此伊人毛訓維者大雅無競維人彼箋云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是維人與伊人皆指賢人此箋破伊爲繄轉繄爲是雖不以爲語辭然其以人爲賢人亦所以申毛非與毛異也

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案傳言逆禮則莫能以至是本以經文道爲

道路下文云順禮求濟（此從定本作求正義本作未濟）道來迎之此道卽指道阻之道謂順禮則其道路漸移而近由一方而至中央蓋此岸對彼岸爲遠至中央則較近矣是雖人往覩道實不啻道來迎人耳因其文義古奧猝難通曉自王肅誤認傳中道字爲理道呂記因之以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古人文詞質實斷無以人爲理者且此詩不過言逆禮則遠而難順禮則近而易雖求道求賢理本一貫然經云伊人云道阻自當爲求賢之路不得泛以理道言也

傳箋以遡洄二句爲逆禮則難而遠遡游二句爲順禮則

易而近按之經文最爲脗合歐陽本義乃以伊人指襄公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嚴緝從之謂逆流則道阻且長喻襄公僻處一隅狃於功利以道爲遠而難致必不能勉强行之順流則惟在水中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於夷狄而已此無論伊人非斥君之詞且經上云在下云宛在明是冀幸之意而以爲不足之詞亦於語氣不合戴氏續詩記則謂在水一方言其迴遡洄遡游皆逆也在水際則可從在水中如何可從何氏古義又謂狃于功利必無見伊人之理初言在水中央或猶可以縱一葦凌波然而改途以求至焉過此遡游不已則登岸何從將有小於沚之坻爲之礙矣又有大於坻之沚爲之礙矣此皆各逞肊說以求勝於傳箋試尋繹經文而可以知其未有當矣

在水之湄傳湄水隒也小雅巧言居河之麋傳云水草交謂之麋此用爾雅文以麋爲湄之假借也說文釋名湄義皆同爾雅此傳獨以湄爲水隒者案說文隒崖也崖高邊也下文道阻且躋躋爲升義故此以水隒見其高意若從水草交之訓則近於言平故不用爾雅傳義之精如此

宛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段氏詩經小學曰小渚當作小

沚乃與爾雅合坻沚同訓不可通聲之誤也說文坻小渚也引詩宛在水中坻渚亦沚之誤承珙案上文湄爲水隒故言且躋箋云言其難至如升阪坻爲水中小沚對上且躋言之甫田箋雖云坻爲水中高地不過高於水耳較之水湄則易升矣

在水之涘傳涘厓也案說文涘水厓也厓山邊也蓋山邊水邊皆得名厓王風葛藟傳亦云涘厓也魏風伐檀傳云漘厓也葛藟傳又云漘水隒也段氏懋堂云爾雅厓夷上洒下漘夷上謂上平洒下謂側水邊者斗峭蓋平者曰厓高起者曰隒承珙謂厓乃總名漘是厓之別名葛藟以涘

與漘分言故傳別涘為厓漘為水隒伐檀經但言漘故漘亦訓厓皆對別散通之例此傳以上章湄為水隒與漘同訓則此章涘厓也者殆亦指其平者歟

道阻且右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涘沚為韻承珙案此言且右者疑亦有逆順之意謂右逆而左順也故禮皆袒左薾罪乃袒右吉禮交相左凶禮交相右亦其義也此言道阻且右亦謂逆禮則莫能以濟下文宛在水中沚則言順禮而求乃不在右而在左矣何以明之傳云小渚曰沚釋名水出其右曰沚邱沚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然則小渚曰

沚或亦因水出其右而名夫水出其右則沚已在左此雖云水中之沚然已自右而左矣亦卽所謂道來迎之者故此章以沚與右相承為義不當但謂其取韻也

沈氏清瑞韓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歸雁映蘭洔李善注引韓詩章句大渚曰洔以證之俗本改詩中洔作時改注中所引作沚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褰裳順蘭沚注引潘安仁詩歸雁映蘭洔沚與詩同據此知潘詩實作洔也詩既作洔則注亦作洔矣若仍作沚字是與毛同李善何不徑引毛詩證乎穆天子傳曰飲于枝洔之中郭璞注水岐成洔洔小渚也音沚卽此學者罕見洔字但知據今改古竝及潘詩王氏詩攷引亦未及校正其誤世不復知韓詩有洔字矣承珙案沈校是也郭注穆天子傳云洔卽沚爾雅釋文亦云沚本作洔然果洔沚同字則薛君所引亦爾雅文不應大渚小渚與毛相反若是考說文洔水暫溢且止未減也此義雖不見他書要可識洔非卽沚字薛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迥異歟

終南

序云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案詩文似美非戒而序言戒者蓋於頌美之中寓有規戒之意耳毛於首章傳云宜以戒不

宜也毛雖不注序然此等傳文似皆為序而發不然經文竝無宜字傳語何從而來但傳箋止於兩章首二句起興語略見戒意以下則皆頌美之詞觀其君也哉箋云儀貌尊嚴也可見韓詩外傳云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宜為人君者詩曰顒如遏諸其君也哉此與箋意略同嚴緝乃謂其者將然之詞哉者疑而未定之詞恐非詩旨至壽考不忘與小雅蓼蕭句同後儒於此語或謂戒襄公無忘周賜范氏補傳或謂願襄公不忘其初戴氏續詩記惟李氏集解云言衣服佩玉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之道至於壽考而民不忘也此說與蓼蕭正義云四海稱頌之不忘同當為正解中論爵祿篇曰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

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此亦足證序受顯服而大夫美之之說

終南何有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蓋大壹山爲終南主峯故班志注於武功下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則不專指武功可知蓋終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縣亙至廣平王以岐西之地賜襄岐周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北歐陽本義駁蒹葭序

箋據史記言終襄之世不能取岐豐李黄集解亦疑此詩序與史記相戾不知岐之東西皆有終南不必定至岐東之地朱子謂襄公雖未能遽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史記載平王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故秦襄公冢中鼎銘曰天王遷洛岐豐錫公見通鑑前編其言正與詩序相應此大夫美其君能取周地始爲諸侯首舉周之名山舍終南將何所舉不必泥於襄地之未至終南且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是則襄公救周之後受服而歸道經終南大夫因以起興亦未爲不可也

有條有梅傳條槄何氏古義曰爾雅槄山榎又云柚條是則條自名柚無緣以槄爲條段氏詩小學謂毛傳條槄與爾雅柚條異此皆不知傳非訓條爲槄蓋以槄爲條之假借字也馬元伯曰爾雅柚條卽槄條之異文故傳知條卽爲槄以說文引詩右抽作右搯證由舀古字通用且斥郭注以柚條爲橘柚之非承珙案郭景純柚條之注原本說文不誤毛以條爲槄借必知非柚條之條者自以橘柚非終南所宜耳古字攸聲舀聲同音假借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是其證例正義引孫炎注爾雅於槄山榎下引詩有條有梅可謂深通毛義矣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案采色正義作采衣爲是據傳文則錦衣加於狐裘之上卽是在朝禮服箋引玉藻錦衣以裼之者錦衣卽是裼衣其上更無他服正義引玉藻注謂君衣白毛之裘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此鄭氏注禮之說凡袒而有衣曰裼謂裼衣之外更有上服如皮弁祭服之等此在經文竝未明言且傳以錦衣爲采衣而玉藻注云素錦已屬不合又引詩衣錦褧衣明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有皮弁服不知衣錦褧衣婦人之服非以裼裘不當引以爲證皮弁服白布之衣古人不以帛裹布而謂可以錦

裘布乎然則古人裘外止一禮服裼襲之說當以五禮通
考蔡氏德晉之辨爲允至傳以狐裘爲朝廷之服正義謂
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引曾子問以證諸侯受天子
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故視朔受聘
服麑裘此雖臆度義或近之陳氏禮書乃以狐白裘爲人
君燕服云終南之詩始之以錦衣狐裘終之以黻衣繡裳
蓋先言燕服而繼之以祭服也案下文顏如渥丹其君也
哉方言儀貌尊嚴而獨舉其燕服有是理乎且先燕服而
後祭服又何義也馮氏名物疏云古人之裘最重狐白天
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之難得可知故天

子以爲朝服諸侯以爲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惟卿大夫
得衣之又別其裼衣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素蓋禮服
之重者也陳氏以爲燕服戾矣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
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按
勘記云正義曰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
無平字故下文云因解傳畢道如堂段氏詩小學曰定本
非也此自爾崖言之故爾雅云畢堂牆若云平如堂則自
道言之矣又箋畢也堂也段云畢也當作基也正義云今
箋唯云畢也堂也祇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云云是正義本

已誤遂爲之還就其說耳承珙案畢與邊雙聲大戴禮保
傅篇注坐不邊蹕列女傳作坐不邊立不蹕蹕與畢同是
畢卽邊也故箋以畢爲終南山道名邊如堂之牆然焦里
堂曰爾雅畢堂牆謂畢爲堂之牆堂爲畢中閒之道中閒
道平如堂兩畔崖高如牆毛云畢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
經之堂也箋因傳言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互
相發明兩無不足堂本平定本作平如堂正義云畢道如
堂有平字與否一也元和郡縣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詩注云畢終南之道名也書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是也
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正義云鄭於

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
異其文耳陳氏禮書云爾雅衮黻也舉其章之末者則餘
章著矣何氏古義曰九章盡于黻故以黻該之黻衣繡裳
猶言此有黻之衣其繡之則在裳也承珙案傳但引考工
記黑與青謂之黻是本不以此黻衣爲九章之黻鄭注考
工記云文章黼黻繡五者言刺繡采所用也故爾雅黼黻
彰也謂黼黻者文章之事原非十二章之黼黻又云衮黻
也則直訓衮爲黻是黻衣猶言衮衣論語而致美乎黻冕
黻冕猶言衮冕故鄭注云黻祭服之衣也詩黻衣與繡裳
對言必非謂刺裳之黻傳但引績人而不言章次可謂善

於解經諸家泥於九章之次必謂黼在裳之數以該衣誤
矣

黃鳥

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案左傳以三良之死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且以死而棄
民專責穆公序說皆與之合正義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
者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此說未
允此非末減康公自以康公之罪不待言耳史記蒙恬傳
曰昔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此亦但
以三良之死歸咎穆公漢書敘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

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言今田橫不要而有
從者故曰過之即此可見三良之死由于逼迫而然初非
願以身殉也自匡衡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注秦
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
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衡學齊詩者此或齊詩之
說楊雄法言遂責三良復言而不近於義安得為信其後
李德裕謂三良之死殉榮樂非殉仁義與梁邱據安陵君
同譏焉得為百夫之特（東坡和陶詩即用此說）是且以詩言為假矣
今考左傳及詩序於三良則哀之於穆公則刺之其為穆
公之要以死而非三子之樂從可知況經云殲我良人云

如可贖兮足見其殉有甚不得已者若果許公以死何得
云殲我又何必云可贖乎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
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興者喻穆公使臣從死刺其
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康東學詩曰黃鳥止棘毛鄭以
為得所龜山駁之謂與出谷遷喬者異其說然也夫枳棘
之棲昔人所歎以為得所可乎蓋以黃鳥之失所止與三
良之不得其死也承珙案此亦誤以黃鳥為黃鸝故謂止
棘為失所而不知詩凡黃鳥皆即今之黃雀鳥之至小者
故此傳云交交小貌小雅傳云緜蠻小鳥貌小鳥性宜叢

木故棘桑楚皆為得所禮記大學引詩緜蠻黃鳥止于邱
隅注云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疏云岑謂嚴險蔚謂
草木薈蔚棘與楚亦所謂草木薈蔚者故知傳箋得所之
興為正戴氏續詩記曰宋劉景素在藩有鵲集于承塵上
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於風烟之上止
則隱於林木之下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于心一何樂
哉詩人覩物而有感亦此意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箋云秦人哀傷此奄息之
死臨視其壙皆為之悼慄焦里堂曰箋謂三良自殺從死
故以惴惴為秦人臨視其壙者為之悼慄然序稱穆公以

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公毛訓惴惴爲懼自謂三良若秦人臨三良之壙止宜哀不必懼誄是三人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欲百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秦蒙穀對使臣云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三子非自殺審矣王仲宣曹子建均有詩曹以臨穴爲登三良墓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爲三子之妻子兄弟皆從箋而推之耳承珙案序下箋云三良自殺以從死故不得不以臨穴惴慄爲他人然於章首取興之意又云黃鳥止棘求安喻臣之事君亦然則又與三良自殺之旨不甚相合故不如從左傳詩序以黃鳥爲

秦之殺三良而惴惴卽爲三良之臨穴悼慄也

晨風

鴥彼晨風傳鴥疾飛貌晨風鸇也案此鴥與鴥彼飛隼同韓詩外傳作鴪乃古字通用如回遹作回鴥（釋文引韓詩）潏水作泬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之類故鴪亦訓疾海賦鴪如驚鳧之失侶是也晨依字當爲鷐說文鳥部鷐鷐風也又羽部翰一名鷐風毛詩作晨古文假借耳戴侗六書故云晨風朝風也猶云朝雲夜雨鴥言風之孔也風孔而林木披靡故曰鬱彼北林若晨風爲鸇則當言集彼北林不得言鬱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古詩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翔曹丕詩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若非鸇何以言鳥言翼何以與蟋蟀竝稱乎姚氏識名解曰李陵詩願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此晨風亦指鸇言發如朱玉言鯤魚朝發之發以鸇飛急疾故云願因晨風之發託賤軀以相隨耳不得以晨風爲朝風也承珙案易林小畜之革云晨風之翰又豫之咸云晨風文翰隨時就溫雄雌相和不憂危殆亦足爲鳥名之證

鬱彼北林傳鬱積也案鄭司農注周禮函人惌讀爲宛彼北林之宛此葢三家詩有作宛者但今韓詩外傳及說苑引詩仍作鬱此作宛未知於三家何屬說文宛屈艸自覆

也鬱木叢生者古宛鬱字通毛作鬱者正字三家作宛借字耳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傳文兩之字相承明指賢者而言思謂穆公思之忘謂康公忘之箋以憂心爲思賢與傳同至忘我實多則謂假穆公之意責康公之忘己此泥於序文忘字之故其實序言忘穆公之業乃作詩大旨非卽指詩中忘字也箋釋經忘字本與傳異正義强以鄭說述毛殊失毛旨韓詩外傳云魏文侯封大子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趙倉唐爲大子使於文侯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

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云云至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此句依文選注引）於是文侯大悅（說苑奉使篇略同）據此必此詩爲君忘其臣故倉唐引以爲諷（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若如箋說以爲子之忘父而乃誦之以諷文侯之忘其子雖曰斷章亦言之不順矣程傳呂記嚴緝皆從毛義是也

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疏以駮爲梓榆據下章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近人又據爾雅之駮赤李及朗九葉樊光本朗作駮者以易陸

疏之駮馬總由泥於櫟木與駮獸之不類耳段氏詩小學曰案鵲巢旨苕甓旨鷊之等不必駮與櫟不爲類也承珙案詩中言山有隰有者固多舉草木爲言然風人之興亦未可盡拘其在一章者如召南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據毛義似二文對舉與他詩言山有隰有者略同其在兩章者終南首章條梅次章乃言紀堂不必以苞棣樹檖皆木爲疑至傳不解六字正義引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恐未必然六字當爲犖之聲借六駮卽犖駮疊韻爲名犖駮者言其文采李九平樂觀賦禽鹿六駮白鳥朱首亦是狀其毛色此獸因狀得名故廣韻直云六駮獸名易林无妄之稅云三羖六牂相隨俱行迷入空澤循谷直北經涉六駮爲所傷賊吳都賦叢六駮劉淵林注卽引此詩一切經音義九云魏初三年六駮再見於野亦引此詩北史張華原傳爲兗州刺史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此皆以六駮爲獸名豈得謂諸言六駮者皆以所見有六而云然歟

隰有樹檖傳檖赤羅也說文作椽羅也爾雅云檖蘿字亦當作羅詩正義引爾雅檖赤羅多赤字邵氏以爲連引舊注之文耳何氏古義曰樹檖謂成樹之檖姚氏識名解曰

此但增字成文以樹字代上苞字順言之則檖樹耳鶴鳴詩爰有樹檀文亦同此承珙案姚說是也

無衣

序云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案此詩自宋以來諸家異議紛紜金氏前編何氏古義以爲秦莊公時許氏名物鈔季氏解頤則以爲襄公時惠氏詩說陸堂詩學又以爲穆公時此皆泥詩中王于興師一語以爲衰周之世列國無有奉王命征伐者耳不知莊公襄公之奉王命伐西戎皆以敵王所愾穆公會晉納王事見史記亦勤王之事皆可美而何以云刺觀王

于與師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可見此經王字乃思古之詞所以刺康公非王法而興師故蘇傳呂解嚴緝皆以爲陳古刺今之作可謂善讀毛傳者或謂定四年左傳秦哀公爲申包胥賦無衣似非刺用兵者然哀公之賦祇取與子同仇之意不關本詩之美刺乃王氏稗疏卽以爲秦哀公時詩夫三百篇豈有下至東周百年以後者乎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正義曰傳旣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

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承珙案毛以上二句爲興者謂以同袍與同仇耳不必定以朋友與君上也王肅云云恐非毛意至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考唐風豈曰無衣六兮彼文正與此同豈曰無衣者言有衣也彼非無衣但以請命爲重猶之此亦非無衣但以同袍爲親耳故以經證經足知箋說之不合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毛鄭於詩仇字義皆各異此傳以仇爲匹者蓋謂同仇卽同伍首章同仇謂聯

爲軍伍次章與子偕作傳云作起也作如田與追胥竭作之作謂振起師旅末章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此則結隊前行也三章詞意相承篳興次第如此箋以仇爲讎怨之讎吳越春秋引詩亦作讎義自可通但與下二章偕作偕行語意不相類耳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汙垢阮氏挍勘記云小字本箋襗作澤案澤字是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襗云絝也可作毛鄭異義而經字則同之證正義云故易傳作襗乃依鄭義易字以曉人非謂經傳字作澤箋字作襗也相臺本依之改箋者誤承珙

案挍勘記謂箋字亦當作澤是也釋文所據箋本自作澤正義則云易傳爲襗是孔所見箋本與陸不同周禮玉府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賈疏引詩與子同襗則并經字亦改爲襗矣然箋不云澤當爲襗說文襗下不引詩可知許鄭皆未嘗以澤爲襗也李黃集解呂記嚴緝引箋皆作澤不作襗知宋時本尚多未誤者傳云澤潤澤也蓋本以澤爲衣名其曰潤澤者猶釋名云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傳文簡質耳箋云澤褻衣近汙垢正申傳潤澤之意挍勘記以爲毛鄭字同而義異亦非也汪起潛曰箋云近汙垢其解澤與曲禮共飯不澤手之澤同

渭陽

序云渭陽康公念母也案詩皆送舅之辭而序云念母則以經文悠悠我思一語斷之送舅而有深長之思非念母乎序每求作詩之意於言外所以不可廢也後漢書馬援傳建初八年有司奏防兄弟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謂馬光封許陽侯）思愆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北齊書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倍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歔欷此皆見舅思母之意序下云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念母之不見謂母已前卒不可復見故繼之云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正義以不見爲不見文公之反國則與下二句文意不貫矣

列女傳云穆姬賢而有義㚏後其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君子曰慈母生孝子何氏古義曰孔疏以即位爲康公即位案左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即位無緣此時復述其事而著之詩詳味序意或祇謂重耳返國即位後而康公思之耳如此則與列女傳所記猶相仿佛孔疏誤也承珙案戴氏續詩記亦疑即位爲晉文復國其說已開何氏之先姜氏廣義又云秦穆濟河焚舟晉師不出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志得意滿康公即位秦晉交絕迴思母氏劬勞欲報無由而當年送舅歸國宛如昨日故從此抒寫其情其後趙盾有立雍之請而多與徒衛未嘗非此悠悠之思爲之激發也此則斷以爲康公即位後所作亦自可通總之令狐之役曲不在秦呂記嚴緝皆引張南軒之說謂康公怨欲害乎良心故說詩者疑其即位後無復因舅思母之意惟朱氏道行曰讀渭陽便見晉伯中原皆西秦羽翼春秋於秦晉交戰每主晉客秦多抑揚焉即錄詩渭陽之意此論尤爲平允

權輿

序云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姜氏廣義曰謝疊山責詩人禮貌衰而不去而說者因視爲彈鋏無魚之類不知居食但指一節不忍斥言其大者而但責其奉養之小者亦忠厚之意歟且爲穆公舊臣與君共休戚諫不行言不聽禮意漸衰而後翻然決去之乃知從前惓惓君國之意正未忍遽絕也承珙案姜說是也後儒好爲議論而多失其實如以無衣爲秦民強悍樂於戰鬬者平居相謂以權輿爲游士食客之所爲試思果如其說亦復何關勸懲而國史編之入樂聖人錄之爲經

乎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王肅述毛以夏屋爲所居之屋孔疏申鄭以全詩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故知爲禮物大具至以夏屋爲大俎其說出於元人陰幼達而楊升菴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須之大房惠氏詩說戴氏考正皆用之何氏古義則歷引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楚辭大招夏屋廣大崔駰七依夏屋渠渠此據正義文選注引七依作蘧蘧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以證古人言夏屋卽爲大

屋楊說雖辨然不敢信承珙案毛於屋字無傳自以屋室常語不煩故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惟鄭箋大具之訓似於經文更合蓋大具對下章每食四簋言之彼謂常日授粲此謂有時盛設故上章繼之以無餘下章繼之以不飽謂待賢之意寖薄雖禮食不足爲大烹至常食則鮮可以飽矣夏大屋具既有爾雅正訓不必援房俎大房以爲證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孔疏申毛引公食大夫禮注及秋官掌客注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承珙案鄭注二禮分簋爲黍稷器簠爲稻粱器此對文則別之例統言之則簋亦可盛稻粱如玉藻朔月四簋注云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疏卽引此詩爲簋盛稻粱之證馮氏名物疏云以諸侯朔月少牢四簋推之則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盛則陳八簋更加以稻粱此章四簋伐木八簋皆以天子諸侯朔月之盛食禮賢者及諸舅也承珙謂小雅陳饋八簋箋但云陳其黍稷不及稻粱蓋自用其禮注分別之例此則仍傳不易

者鄭知毛意言簋可以該簠如說文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則又以黍稷該稻粱亦由統舉則然耳

毛詩後箋卷十一終

毛詩後箋卷十二

涇　胡承珙

陳

宛丘

序云宛丘刺幽公也正義曰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承珙案序刺幽公而傳以經文子字斥大夫後儒因疑毛公不見詩序然詩中就事指陳而序則推求原本者往往有之如此及東門之枌皆言士大夫之淫荒而實幽公

風化之所行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未可謂傳與序異集傳以子爲泛指游蕩之人則擊鼓舞羽至于無冬無夏似非閭巷細民之所爲且爾雅陳有宛丘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括地志以宛丘縣在陳城中卽古陳國考說文云陳宛丘也舜後嬀滿之所封則宛丘爲陳國都可知劉氏克詩說曰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僅一方之風土所可言序以爲刺幽公者非無自矣

子之湯兮傳湯蕩也惠氏古義曰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古文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魯論作坦湯湯是古皆以湯爲蕩或音他郎反者非承珙案莊子天地篇數如泆湯釋文引司馬本作佚蕩其實放蕩之蕩依字當作愓說文愓放也又像放也華嚴經音義則以像爲愓古文方言婬愓游也江沅之閒謂戲爲婬或謂之愓經典多通作蕩古文或又借湯字爲之此傳正謂經借湯爲蕩初非以蕩訓湯呂記云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稍急不同誤矣

宛丘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正義曰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矣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

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臧玉林經義雜記曰爾雅釋文宛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蘊聚隆高也下同元和郡縣志載爾雅舊注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與毛傳同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粉反讀爲菀音蘊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邢疏云郭氏以爲中央高者以其四方高中央下卽是上文水潦所止泥丘又下云丘上有丘爲宛丘作者嫌人不了故重曉之旣言丘上有丘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案水潦所

止之邱但頂上汙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廣雅釋言偃仰也）　承珙案臧說是也邵氏爾雅正義又引釋山宛中隆以證宛中當爲中央隆峻考漢晉春秋云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凡地必四方高阻中央窊下始可謂之中如祖中涂中皆是若中央隆峻何以謂之隆中乎又爾雅邱背有邱爲負邱郭氏謂與宛中宛邱同不知邱背有邱者謂邱後別有一邱如背負然非中央隆峻之謂至釋名中央宛宛如偃器者正形

容中央下貌其又云涇上有一泉水者涇或爲陘字之誤說文陘絕坎亦謂中有坎窞也邵氏謂釋名與郭義同亦誤

坎其擊鼓傳坎坎擊鼓聲何氏古義曰坎通作竷說文竷舞也如舊說以坎爲擊鼓聲然則後章坎其擊缶又將爲擊缶聲乎按舞必應節擊鼓所以爲舞節故曰竷其擊鼓後章放此　承珙案說文訓竷爲舞引詩竷竷舞我（段注據韻會引說文仍作鼓我又士部引詩壿壿舞我則此處自應同今詩作鼓爲是）此或用三家詩與毛異毛於伐木坎坎鼓我無傳自應與陳風同訓坎是擊鼓聲故傳以重文形容之下章缶爲瓦器凡革木瓦石聲多相近故魏風傳又云坎坎伐檀聲此又豈得以坎爲舞邵

値其鷺羽傳値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末章値其鷺翿傳翿翳也是傳意以鷺羽卽下鷺翿故箋申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承珙案說文羽部云翌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此與鄭司農注周禮樂師云翌舞者以羽冒覆頭上義同說文又云翳翳也所以舞也此皆謂執羽而舞翳者舞人所以自蔽之義古者舞人用翟故簡兮右手秉翟此用鷺羽者周禮舞師教羽舞鄭注羽析白羽爲之豈卽鷺羽歟爾雅纛翳也當本作翿翳也毛傳所引葢古本不誤（說見王風）鄭注周禮引匠人執翿雜記作執羽葆故

郭注爾雅云翿今之羽葆幢此殆帥舞者所持以指麾之具或謂翳爲舞者之蔽翿爲舞者之導然大要皆舞時所用故傳以翳翿爲一而王風箋云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與此箋正互見其義竝非兩岐傳訓値爲持說文値持也卽同毛訓（今說文作値措也段注云措者置也非其義依韻會所據正之韻會雖譌爲待然轉刻之失耳）顏注漢書以値爲立葢疑値爲植之借字李解引王安石說訓値爲遭遇謂是百姓厭苦之言然王風明云執翿自以訓持爲正不必更求別解也

東門之枌

序云東門之枌疾亂也許氏詩深曰前篇刺邦君此篇則

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者男女無別則末章所陳是也
序之以疾書者二萇楚疾恣讀之悽婉而知其音之哀以
思此篇疾亂讀之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政乖民
困之故可想矣
嚴緝云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
經可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時非國史題其事于
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并首序去之不可也古說相
傳猶不之信千載之下一一以胷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
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爲男女聚會而賦其
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

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爲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
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爲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耶
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績其麻
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承珙案嚴
氏此條專指集傳蓋集傳以末章視爾遺我（今毛詩各本作貽我握椒據箋當作遺）似兩相親愛之語故以爲男女自賦其事不知所
云爾我者正由會聚之時而二人自通情好不以爲恥詩
人疾其如此故即其言而爾我之以爲刺非必全詩皆男
女之自述也
讀詩質疑曰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駁毛鄭以子仲
之子莫可知其爲男女南方之原爲國南原野非陳大夫
原氏朱子因之故集傳云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蓋其
意不欲以南方之原從毛鄭作原氏之女而次章不績其
麻絕無所承故不得不以子仲之子爲女但兩章皆言女
而末章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又爲男女相說則於上下文
之脈絡亦未見其爲妥帖也又首章婆娑其下次章市也
婆娑皆指女言語亦煩贅又首章言東門之枌次章言南
方之原既往東門復往南方之原於理不順又上言南方
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娑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在國門之
外一在國門之內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娑於國中之

市揆之情事俱未爲合案首章之婆娑子仲之男也次章
之婆娑原氏之女也末章越以鬷邁乃道其男女之相說
贈物以結好則三章文意俱明曉通達而無錯亂複疊之
病矣集傳又云此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亦未必然
玩子仲之子明是他人之言不績其麻直是刺其廢業未
有男女賦詩相樂而自言不績其麻者也承珙案嚴氏此
條一準經文以申毛鄭其說甚確
何氏古義曰王符潛夫論（案此見浮侈篇）云詩刺不績其麻女也
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
欺誣細民熒惑百姓云云此詩所言婆娑正巫覡之事未

有㫐家子女而婆然歌舞于市中者況不績其麻二句譏
夫之解更自明晰乎承珙案自匡衡有陳夫人好巫而民
淫祀之語班固地理志亦云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
巫故其俗巫鬼引陳風坎其擊鼓東門之枌二詩為證鄭
譜因之此皆推本之論蓋上有好之漸漬國俗酣歌恆舞
成為巫風耳然必以此二詩即為巫覡事鬼之作且以子
仲為男巫原氏為女覡則又因事附會經無明文未可據
信
子仲之子南方之原傳皆以為陳大夫氏箋則申之以為
之子是男原氏是女正義引莊二十七年左傳季友如陳

葬原仲為陳大夫姓原之證路史注云子仲氏陳宣公子
即詩子仲之子馮氏名物疏云此詩作於幽公時在宣公
前此說非是承珙案新唐書世系表胡公滿後有仲牛甫
仲爾金甫子仲氏豈即其後歟總之傳箋於此類必有憑
依斷非嚮壁虛造范氏補傳曰舉二氏之男女則下此者
可知古人姓氏幸而畱於經者不得而廢如邱中有麻之
畱氏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
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釋文旦
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
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
字宜從鄭讀承珙案韓詩作嗟或古字差通作嗟非必即
為嗟義王肅直以且為苟且差音吁嗟則經文穀旦于嗟
殊不成語徐邈讀且為士曰既且之且讀差為七何反疑
即以為屢舞傞傞之傞然於文義亦殊費解自不如箋訓
旦明差擇為是但箋以擇為相擇正義云發意相擇則是
男子擇女是也後儒誤以為擇日黃氏日鈔云果擇吉日
當曰差于穀旦不當曰穀旦于差差之言觀也與下章穀
旦于逝詞意一同約以㫐辰而往游觀也承珙又案差之
言觀古無此訓箋以差為相擇本謂擇人並非擇日不煩

改訓
正義云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
承珙案此似非箋義原氏之女居在南方何以見其必為
一國最上之處邶風在前上處箋云在前列上頭也疏以
為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竊意此箋上處亦是謂舞列
之上頭蓋以南方原氏之女容美藝媚可以居舞列之上
頭耳陳氏稽古編云陰晴未可預期豈容人擇箋謂擇善
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也承珙又案箋謂擇人亦
非擇地此說亦未合
集傳於南方之原下云無韻未詳顧氏詩本音亦不入韻

孔氏詩聲類曰戈韻爲寒原之陰聲二部每互相轉詩皇矣度其鮮原與上阿池韻生民時維姜嫄與下何韻與此原字與麻娑韻同他如左傳殷民綮氏之綮步何反漢沛鄭縣之鄭才何反說文引嘽嘽駱馬字作痑周官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漢書音義如淳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其餘偏旁尤多出入若㮝从般裸从果驒鼉从單皤嶓从番之類承珙案王氏詩總聞云原今人猶呼御靴切未嘗不叶也蓋已見及於此但僅據方音未能旁引曲證今更考得鄘風瑳兮瑳兮釋文七我反亦與下展絆顏媛爲韻史記曲沃桓叔子鱓索隱音善又音陀高祖功

臣矦表鄲矦蘇林鄲音多說文翟讀若和水經注云鑾麻聲相近司馬相如子虛賦馬融廣成頌並以鼉與鼊韻此皆元桓與戈歌通轉之證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傳逝往鬷數邁行也正義曰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承珙案布八十縷爲稯王肅之意謂傳以鬷爲稯之假借耳然上文既云不績其麻矣何又以麻總而行竊疑毛意訓鬷爲數蓋讀爲數罟之數豳風九罭傳稯罟小雅魚麗傳作數罟知稯有數義數者促數爲攢湊總會之意故商頌鬷假傳又云鬷總中庸作奏假奏猶湊也會聚之義然則此傳鬷數邁行者本謂男女促數會聚而行鄭以數義難明故以總訓申之非與毛異玉篇⿰彳叟數也詩曰越以⿰彳叟邁此或據三家詩从彳作⿰彳叟必非麻縷可知其字雖與毛異義亦當同耳

視爾如荍傳荍芘芣也爾雅荍蚍衃郭注今荊葵也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承珙案廣雅陸疏皆以荍爲荊葵爲郭所本惟崔豹古今注以芘芣一名戎葵一名荊葵一曰蜀葵然爾雅本有肩戎葵郭云今蜀葵也自是別草與芘芣異崔氏混荊葵蜀葵爲一羅願爾雅翼駁之極是羅氏又云荍荊葵蓋戎葵之類比戎葵葉小故謝氏云

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也華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紋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菔華故陸氏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其文采相錯故陳風男子悅女比之曰視爾如荍言如戎葵之華小而可愛也此說近之馮氏名物疏引濮氏說以爲紫荊毛詩明辨錄又以爲蕎麥皆無稽不足信

衡門

序云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范氏補傳曰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

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姜氏廣義曰此篇與小雅鶴鳴篇同純用比體而正意宛然言下惟鶴鳴如易之取象詞氣莊重故序曰誨此則極淺近極風致而至理躍然使人入耳情怡而感發興起序之所以爲誘也承珙案序於十五國風曰美曰刺曰勸曰惡曰思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曰憂其旨多矣而言誘者獨見於此篇序言僖公愿而無立志實與詩意脗合歐陽本義云詩人以僖公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首章言小國亦可以有爲下二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說善申序意朱子謂序詩者因

僖公之謚而配以此詩故改爲隱居無求者之詞然三百篇之作吟咏情性以風其上若徒爲詩人自適亦復何關政教且作詩時世雖不可盡知然序所指者必皆有所依據決無以謚法强配欺天下後世者

衡門之下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言其淺也經義述聞曰門之爲象縱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爲門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因疑衡門爲城門之名承珙案此說非是藝文類聚引劉禎毛詩義問曰橫一木而上無屋謂之衡門此解最明晰若城門乃

往來之衝安得云可以棲遲乎

可以棲遲傳棲遲遊息也惠氏古義曰嚴發碑作西遲衡門說文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或作棲從木妻是西爲古文棲也承珙案此特書碑者偶用古文西字耳非必詩本有作西者至婁壽碑徲𢓭衡門則更與棲遲異字異義說文徲久也𢓭行平易也漢人以音近借用王伯厚詩考補遺幷引之以爲三家異文恐未必然

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案邶風毖彼泉水傳云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此云泌泉水也二傳正相應邶毖字亦當作泌從說文駜流之義說見邶風嚴緝云毛以彼毖與此泌字異義

同亦當爲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爲泉水也王氏詩總聞云泌在南陽泌陽縣今考漢志南陽郡有比陽縣應劭曰比水所出水經亦作比呂氏春秋作沘皆不作泌酈注水經瀙水篇又云有泌水出潕陰縣旱山然竝不引詩則衡門之泌非水名審矣寰宇記唐州泌陽縣漢舞陰地後魏立爲上馬縣天寶元年改爲泌陽以地有泌水經其陽故以名之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在邑界案此係後人附會恐未可信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𤻲飢釋文樂本又作𤻲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呂記引釋文逸作曉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𤻲字當從疒下作尞

案說文云𤻲治也療或𤻲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𤻲下注放此盧召弓曰自案說文以下陸語也韓詩外傳二引詩可以療飢臧生鏞堂云鄭作𤻲飢不云樂當爲𤻲是經本作𤻲也據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本作𤻲飢矣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唐石經後改刻足利古本樂皆作𤻲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飢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肅所私撰而孫毓從之也阮氏挍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經文皆作樂唐石經初刻同後加疒作𤻲用鄭義也沈云舊皆作樂字陸意不從沈而不云檢舊本不如沈言則作樂審矣正義云定本作

樂是正義本即作𤻲標起止云至樂飢或後改耳釋文又作本及正義本皆沈所謂晚本也沈但當如正義所云觀此傳亦作樂以證毛氏詩是樂字不當誤論形聲以致陸駁然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𤻲斯不然矣鄭非於毛外別有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陸欲調停晚本失之考文古本作𤻲采正義釋文也此箋不云樂讀爲𤻲者以樂爲𤻲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惟傳中樂道字不容改近盧文弨遂以傳中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一句屬之王肅而議刪之矣其誤實由於晚本惑之且不得鄭箋改字之例

故也承珙案挍勘說是也列女傳老萊妻傳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李注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皆作可以療飢或三家容有作療字者鄭據之以爲訓釋然未必輒改經字臧玉林以此列於後人據鄭箋改經字之條當矣吾友洪筠軒讀書叢錄云隸釋繁陽令楊君碑徲侶樂志蔡邕焦君贊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皆本於此盧召弓說非是承珙又案唐風蟋蟀傳云休休樂道之心亦足證樂道之言爲毛公常語又韓外傳二子夏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

以療飢此引詩雖作療而其云有人亦樂無人亦樂則與毛傳樂道忘飢義合疑外傳引詩亦本作樂飢療字後人所改耳

東門之池

序云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與邶靜女齊雞鳴小雅車舝諸詩大旨略同集傳以爲男女會遇之詞張氏次仲曰淑姬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混笑傲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善入承珙案列女傳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引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又晉文

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引詩曰彼美孟姜可與晤言此謂晉文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之事尤與此詩賢女切化意合淑姬作孟姜者或傳寫之誤或因齊姜氏牽引有女同車之詩耳總之皆非淫詩可知且既云男女會遇而經文曰彼美豈是覿面之辭即以詞意而言亦可見其不類矣

東門之池傳池城池也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承珙案水經渠水注陳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元和郡縣志亦云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此皆後代遷徙已非故跡若毛云城池故當在城外也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呂記引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承珙案孔疏引左傳姬姜之言最爲確據董氏反譏其無考而謂陳女稱姬以大姬之故天下豈有女子冒母姓以爲稱者乎妄陋甚矣

東門之楊

序云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案此與鄭之丰略同彼云刺亂此云刺時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其故似非一端鄭箋於丰云時不迭則爲異人之色於此云女留他色不肎時行此莫須有之事未必盡由於此毛傳於二詩皆無此語箋所言似未合序意姜氏廣義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時已莫春失婚姻之候久矣而女不至者非既奠雁而猶不至也納吉納徵之後女家復有異志不許其迎而婿待之也此亦未即是淫女或以勢利寒盟以他故爽約則父母之命難憑媒妁之言

莫據弃信不顧風俗之敗壞視唐之綢繆風愈下矣故詩人述其言以刺時也承珙案姜氏以不至未必即是淫女其說甚是云非奠雁而不至則不信序親迎之說若毛傳但云期而不至未嘗云迎而不至語本渾融范氏補傳云當時婚姻以有故而失時則男女多失禮不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已有成約而女復有異志而不至云云蓋已不信序之說然序與坊記同乃極言其敝謂親迎而猶不至則不親迎者可知矣總以見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辠多所以可刺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

逮秋冬正義曰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與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與晚於正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待秋冬也承珙案楊葉秋冬焉得生而云初生爲正時乃鄭義非毛義也毛意但云楊葉既盛已非秋冬嫁娶之時耳李解引程氏曰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八反不及時又引陸氏曰楊之發拆首於眾木昏姻失時則木之不如二說略同只此發明興意已足范氏補傳乃云楊葉雖盛漸至凋落喻男女失時正如東門之楊竟至衰落惠氏詩說因之據易大過枯楊生稊枯陽生華二五皆陽以楊象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

于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牂繼而肺肺終則至於枯落故曰後時也今案經文並無衰落之意此說殊可不必

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正義申之曰鄭以婚姻之月惟在仲春其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李解駁之云據詩言歸妻則實已迎女安得以爲請期承珙案李說是也邶風請期以旭日之旦歸妻在冰泮之前明係二事鄭箋乃合而一之此又以牂牂爲三月中者皆自圖其仲春之說然即二月楊葉亦未始不盛何得沾沾于此數日閒而遂以爲失時乎

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牂也案易林萃之大有南山之陽華葉鏘鏘陽一本作楊鏘鏘一本作將將與此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正同禮記內則注云將當爲牂疏云將牂聲相近詩椮木破斧正月等傳並云將大也北山傳將壯也此傳牂牂然盛貌正與壯大義近爾雅釋天在午曰敦牂開元占經引李巡曰言萬物皆茂壯阿那其枝故曰敦牂敦茂也牂壯也又引孫炎注曰敦盛也牂壯也將牂壯並以聲近故義同肺疑爲𣎵之假借說文𣎵部云𣎵艸木盛𣎵𣎵然象形八聲讀若輩又艸部茷艸葉多茷字又作旆此

亦與肺聲相近故肺肺亦爲盛義生民荏菽旆旆傳旆旆然長也音義亦同何氏古義謂牂羊爲赤羊肺石爲赤石言霜降後則楊葉赤以附會秋冬昏期之義殊爲穿鑿無謂

墓門

序云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承珙案序云無良師傅傳於夫也不良云夫謂傅相正依序說則序在傳前明甚程蘇詩傳及呂記皆從序說而蘇呂則以夫指陳佗不用毛義不知此詩乃作於桓公之時自以佗傅不良恐陷於惡故豫告桓公欲令早爲諭教此詩八忠厚之意觀左傳佗能勸桓公親仁善鄰似

非昏愚之質及至如鄭涖盟而歃如忘洩父知其不免數年之閒情性變易如此則其無良師傅可知經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與論語三已之孟子王曰已之已字同謂黜退也正指師傅而言若指陳佗則當桓公在時佗惡竝未彰著而遽勸之黜去其弟爲手足以安子孫恐無此理末章顚倒思予乃詩人先見之言逆料其必至於此猶云後君噬臍他日請念之類序云至於不義惡加萬民則作序時要其終而言之非此詩作於陳佗弑逆之後也若在桓公卒後則佗已身爲大逆而尙𢇁𢇁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縱罪魁而誅黨惡無此斷獄之法尙得謂與春秋

相表裏乎

虔東學詩曰詩末三句舊主告佗愚謂佗何足告范逸齋謂冀佗之悔悟則詩人爲黨逆矣承珙案佗既爲弑君之賊矣則其師傅必皆同惡相濟如商臣之有潘崇何以尙望其知而去之且卽去之亦不過如司馬之於成濟耳於佗之惡能解免乎作歌用許其非用之於佗明矣但傳箋之意止言陳佗無良師傅以陷於惡竝未嘗以知而不已爲欲佗之去其惡師也惟孔疏誤會經義一則曰陳佗既立爲君此師傅猶在仍用其言必將至誅絕再則曰欲令佗誅退惡師殊不思箋云陳佗由不親賢師良傅之訓道

至陷於誅絕之罪疏既云弑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絕其祀則佗既弑君已當誅絕何以云仍用惡師將至誅絕乎豈於弑君之賊而猶望其晚蓋也故蘇傳以後說詩者多因墓門興刺以爲追咎先君較疏義爲勝然云告佗者乃疏誤傳箋原未嘗誤也至墓門傳止云幽閒希行用生此荆棘竝不指桓之墓門下章明云歌以訊之訊毛云告也韓云諫也此卽謂告諫桓公耳下文又云顚倒思予皆非追刺之語

墓門有棘傳墓門墓道之門王氏經義述聞云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曰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

陳之城門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云過陳之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承珙案王氏質詩總聞已據左傳鄭之墓門謂此亦是陳城門然城門豈可行淫泆之地況天問上文云昏微遵跡有狄不甯王注云人循闇微之道爲淫泆夷狄之行是亦以墓門爲幽僻之所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師入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賈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甚冢

閉可以避兵此墓門亦即其地故傳以爲幽閉希行也

誰昔然矣傳昔久也段懋堂曰夕誤作久誰夕猶今人言不記是何日也記云嚋昔之夜嚋誰正同承珙案此說非是箋云誰昔昔也用爾雅文禮記檀弓曰予疇昔之夜注云疇發聲也昔猶前也郭注爾雅以誰爲發語辭即本鄭注鄭訓昔爲前者與此傳訓昔爲久同久者古也故箋云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諸儒以爲追刺先君者皆泥於此語不知誰昔然矣者謂蔽於聰明而忽於禍亂自昔皆然乃感慨之詞非指桓公之時爲昔至檀弓疇昔之夜不過謂前日之夜若訓昔

爲夕則旣言夕又言夜於文贅矣宣二年左傳疇昔之羊子爲政杜注亦以昔爲前日正與下文今日之事相對若必以昔爲夕安見華元殺羊食士必在於夕乎

有鴞萃止傳鴞惡聲之鳥也正義曰鴞一名鵩與梟異梟二字從校勘記補一名鴟瞻卬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鴞即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陳氏稽古編曰梟鴞字異物亦異說文鴞从号胡到切得聲梟從鳥頭在木上是字異也鴞云鴟鴞鸋鴂梟云不孝鳥是物異也其在詩則梟者旄邱之流離也所謂少美長醜食母而飛者也鴞者墓門之鴞也所謂惡聲之鳥如班鳩綠色者也爾雅之鴟鴞郭注既不從巧婦之說而以爲鴟類當卽此禽矣今據爾雅以合之詩則流離及瞻卬之梟卽爾雅之梟鴟鵄也墓門之鴞幽風之鴟鴞瞻卬之鴟泮水之飛鴞卽爾雅之鴟鴞也承珙案此說分析梟鴞之異語甚簡當惟爾雅鶹鷅乃凡鳥少美長醜者之通名詩之流離不當爲梟說見旄邱若鴟鴞則郭注以爲鴟類不誤說文鴞鴟鴞鸋鴂也是鴟鴞可單稱鴞卽陳風之有鴞魯頌之飛鴞皆爲惡聲之鳥幽風傳以鴟鴞爲鸋鴂亦係惡鳥與巧婦名同而實異說見幽風詩或言鴟或言鴞或言鴟鴞皆

一物也陸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莊子天地篇云鳩鴞之在於籠太平御覽引廣志云鴞楚鳩所生此鴞大如鳩之證郭璞西山經注云鴞似鳩而青色亦與陸說合內則云鵠鴞胖莊子齊物論見彈而求鴞炙故陸云其肉甚美周禮硩蔟氏夭鳥注云惡鳴之鳥若鴞鵩賈疏雖以鴞鵩爲二鳥然史記賈生傳云楚人命鴞曰服故陸以爲惡聲之鳥卽賈誼所賦鵩鳥也

歌以訊之釋文訊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廣韻六至引詩歌以誶止王逸注離騷引詩誶予不顧江氏古韻標準戴氏詩考正錢氏養新錄段氏詩小學皆據此以訊爲誶之

誤顧氏詩本音則謂古人以訊誶二字通用歷引詩皇矣禮記樂記及莊子文選後漢書等訊一作誶誶一作訊又荀子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與倡寒忌置爲韻張衡思元賦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訊與匱粹等爲韻王氏經義述聞本之謂訊誶同聲故二字互通引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或爲誶訊字古讀若誶聲與訾相近故通又引吳語乃訊申胥說文引作誶申胥莊子徐無鬼篇察士無淩誶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誶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誶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漢書訊作誶又賈誼傳立而誶語賈子時變篇誶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

王注一本作誶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誶爾以吉象兮文選誶作訊凡此者或義爲誶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用誶未必盡爲譌字續列女傳引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承珙案謂訊當爲誶始於詩總聞據龍龕手鑑引詩誶止爲證江氏戴氏始暢其說然如墓門釋文引徐邈息悴反此在詩本有作誶者或即爲誶字作音若小雅莫肎用訊竝無一本作誶而釋文亦載徐息悴反是徐邈已讀訊如誶不始於陸也古人於訊迅等字每書作誶逹者似从卂之字本可讀若卒音未必盡由草書偏旁卒卂相似之誤臧氏毛詩證讀曰說文丨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可證訊得讀誶爲一音之轉非字誤今又考得說文囟或从肉宰作脺是囟有宰聲且囟息進切而恖息酒細皆从囟得聲此亦可爲訊誶聲通之例成伯璵毛詩指說引梁簡文云作好歌以訊之當即用此詩亦作訊不作誶

防有鵲巢

序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王氏總聞據史記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以此爲宣公信讒之證集傳乃以子美指所與私而定爲男女有私憂或間之之詞陸堂詩學曰宣公之殺太子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

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顚末賴此一詩猶存豈可指忠良爲淫慝乎黃氏元吉曰男女有私聖人何取其無朋而於鄭錄揚之水於陳又錄此詩乎承珙案爾雅釋訓怟怟惕惕愛也郭註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故曰愛也集傳蓋據此疑爲男女之詞毛詩於甫田傳云忉忉憂勞也此詩忉忉無訓次章傳云惕惕猶忉忉也此固以惕惕爲憂讒之意韓詩以爲說人者蓋因子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此詩首二句毛傳以爲興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旨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李氏集解歷引程氏蘇氏之說以爲皆不如歐陽氏說考本義曰讒言惑人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又如苕饒蔓引將及於我中唐有甓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綴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呂記嚴緝及戴氏續詩記皆從其說然此說亦近鑿而以邛爲邛訓我尤非庾東學詩云范逸齋補傳謂如宋苓首陽之意善矣而謂中唐無甓其理不行補傳云防以止水必無鵲邛高卬之地必無苕鷊堂塗之閒人所埽除必無瓴甓近方望溪說詩卽用此義　承珙

案此詩之爲憂讒卽誰侜予美一語可爲明證毛傳用爾雅侜張誑也說文侜有廱蔽也誑惑壅蔽義本相因此葢云邑中之樹有鵲巢則仰而可見者也邛上之草有旨苕則俯而可見者也中庭之甓有令適則近而易見者也邱中之地有旨鷊又遠而易見者也俯仰遠近苟無所蔽則皆能見之誰敢誑惑壅蔽我所美之人令其多所不見而我憂讒畏害之心能不忉忉惕惕乎漢書中山靖王云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斯言其卽此意與

防有鵲巢傳防邑也續漢書郡國志陳縣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集傳用王安石說以防爲捍水之隄夫隄防非鳥巢之所何氏古義引爾雅翼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之說曲爲附會其實古書祇云鵲知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枝不聞有水小巢卑之事也

邛有旨苕傳邛邱也從來說詩者皆不言邛之所在釋文邛其恭反竊意邛與鄧古字通漢志山陽郡鄧成侯國莽曰告成外戚侯表有邛成侯邛成卽鄧成墨子堯葬蛩山之陰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檀弓齊穀王姬之喪注云穀當爲告是邛鄧穀三字皆聲相近太平寰宇記固陵在宛

邱縣西北三十里高一丈二尺今俗呼爲穀陵此與博物記所云邛地在縣北者合邱陵義同穀陵其卽邛邱歟

邛有旨苕傳苕草也正義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邱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形如勞承珙案勞疑當作鷊類篇鷊郞刀切野豆謂之鷊豆或作鷯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承珙案說文苕艸也卽本毛傳毛既以此苕與苕之華異訓自當以陸疏所言苕饒爲是廣韻云苕菜引詩邛有旨苕與陸說可生食合何氏古義曰四句既皆比讒人則苕鷊二物不應以旨稱之不知經文

四有字皆舉卽目可見之物絕無可眩惑壅蔽者以反輿誰侜予美句竝非以比讒人何不可言旨之有

邛有旨鷊傳鷊綬草也爾雅釋草作虉毛詩作鷊者假借字呂記引董氏曰鷊舊作鷏說文引詩亦爲鷏承珙案類篇引詩又作旨虉鷊鷏三字聲同邵氏正義曰上文旨者陸疏以爲苕可生食此云旨鷊亦當爲可食之草今案旨訓美不必定是味美卽文采可觀亦得爲美據陸疏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或以其文采之美曰旨鷊歟

月出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

關而東河濟之閒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嫽同音了唐石經佼作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九皆引詩姣人嫽兮承珙案毛詩佼爲姣之借字說文姣好也小徐引史記長姣美人是也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作姣成相篇君子由之佼以好又作佼是二字本多通借說文人部僚好也从人尞聲此其本義也女部嫽女字也與僚異義方言好青徐海岱之閒曰釥或謂之嫽葢假嫽爲僚耳

舒窈糾兮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案此詩每章第三句皆有舒字又皆以疊韻字形容舒之狀貌史記司馬相如傳青虬蚴蟉於東箱正義云蚴蟉行動之貌也又驂赤螭青虬之蛐蟉蜿蜒蚴蟉蛐蟉皆與窈糾同卽洛神賦所謂婉若游龍者也末章舒夭紹兮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麗服颺菁注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蠱要紹便娟又靈光殿賦曲枅要紹而環句注云要紹曲貌此諸言要紹者皆與夭紹同合上下觀之則第二章舒懮受兮文例正同釋文云懮於久切舒貌玉篇心部云懮受舒遲之貌廣韻同集韻類篇亦同竝引詩舒懮受兮凡此疊字形容卽梁冀傳所謂愁眉啼裝折腰齲齒以善爲妖態者也虞東學詩曰集傳謂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似於

語外添綴成文稽古編曰三詩皆兩字連緜幷爲一義集傳以窈糾二字分爲兩釋尤屬臆見

佼人懰兮釋文懰本又作劉同力久反好貌埤蒼作嬼嬼妖也挍勘記云考釋文原本作嫺嫺妖二字連文相如賦所謂妖冶嫺都也承珙案此釋文原本誤耳玉篇嬼姣嬼也廣韻嬼妖美皆本埤蒼若彼文嬼作嫺則於詩韻不協釋文何爲引之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戴氏詩考正曰慘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懆字轉寫譌爲慘耳懆千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懆愁不安也引詩念子懆懆段注云

白華作懆見於許書月出正月抑皆作懆入韻而陸氏三者皆云七感反其憒亂有如此者承珙案隷書偏旁參或作叅與喿相似易溷故六朝人往往互書致舛如說文操掺本有二字由後人以參喿不分而脫其一（說見鄭風）但詩以韻爲辨故惟北山之慘慘劬勞慘慘畏咎可作七感反耳毛晃陳第以後遞加辨正足救陸氏之失然五經文字云懆千到反見詩風是陸氏以後本尙有作懆不誤者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匪非也言

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辭稽古編曰首章上二句胡爲乎是問辭下二句匪字是諱辭各二句爲一意適株林卽是從夏南非以株林目其母夏南目其子也疏云婦人夫死從子故主夏南言之是已朱傳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匪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夫夏南本在株林旣從夏南矣尙以爲非適株林乎文義殊有礙承珙案據箋首章每二句作一氣讀曰胡爲乎適株林而從夏南乎曰非適株林而從夏南也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荅前人故假爲觝拒之辭非是面爭此說是也又曰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爲長詳王肅以爲反覆言之者不作問荅之辭若云君胡爲乎適株林豈爲從夏南乎乃匪適株林實是從夏南也此則將首章每二句頓斷讀之蘇傳李解皆本此爲說而集傳因之然適株林卽是從夏南旣曰非適株林則不得云從夏南陳氏駁之當矣呂記又云鄭不當以爲靈公觝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觝拒之有故以爲詩人代爲隱諱之辭嚴緝亦從其說今案衷祖之戲洩冶一諫而卽殺之當時有所忌諱亦情事之常況詩本設辭卽以刺其飾非拒諫不必改鄭也

胡爲乎株林傳株林夏氏邑也承珙案國語單襄公假道于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民將築臺于夏氏其下乃言及陳可證夏氏之邑在國都外韓氏怡曰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此言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序言朝夕而往似不宜若是之遠承珙又案寰宇記夏亭城在陳州西華（詩地理考引作南頓誤）縣西南三十里陳詩株林刺靈公也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注云夏南夏徵舒也今此城北五里有株林卽夏氏邑一名華亭考陳州本古陳國西華縣在州西八十里夏亭在縣西南三十里是夏氏之邑去陳國本遠若元和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

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柘城在甯陵縣南七十里此又在陳之東北前漢志淮陽國有柘續志同然劉昭補注但於陳縣下云陳有株邑葢朱襄之地於柘下不言卽株寰宇記以柘城縣爲春秋時陳之株野而於下邑縣又云或以爲陳之株林此雖傳疑不定要可見株野株林必非一處故靈公稅其乘馬於株野而後變易車乘以至株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臧氏經義雜記曰釋文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據此知此及小雅皇皇者華竝作驕其作駒者後人所改陸氏於此從沈作驕於皇皇者華云

維駒作駒本亦作驕以驕爲亦作正義則竝作駒誤矣說文馬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維驕則沈說當矣鄭箋與說文合尤可爲本作驕之證鏞堂案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畧同當出古傳記駒必驕之譌徐疏引詩皎皎白駒則唐時本已誤矣又說文引詩馬二歲曰駒則知二詩作駒非也段楙堂曰驕株合韻也鄭云馬六尺以下曰驕卽南有喬木之五尺以上曰駒也然則喬木亦當作驕矣承珙案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此乘字當依經作駕觀正義云君何爲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可知箋本作駕字葢駕者馬在轅中容有駕而不乘者此言靈公但駕之而往至株野卽說焉而其所自乘者乃驕也故二文駕乘不同君乘馬乘君乘驕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驕葢株林卽株乃夏氏邑在株野之外魯頌傳郊外曰野野外曰林說文同是由國中至株林必先經株野然則駕我乘馬者謂靈公本以諸侯車騎出至株野託言他適乃舍之而乘大夫所乘之驕以至于株林則已永夕永朝淫蕩忘返國語云南冠以如夏氏是靈公當日實有易服微行之事故箋云變易車乘者實得經傳微旨王肅見傳云大夫乘駒遂以爲乘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不知序但云刺靈公竝未嘗及孔儀也

澤陂

序云澤陂刺時也案首章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葢刺者刺男女相說之私傷者傷時世淫泆之變傳意正與序相應如之何者猶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也下二章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言其有美容而無貞性亦傷之也惟其爲刺淫之詩而非淫者所自作故聖人存之以立教自鄭箋以傷爲思謂思此美人如之何而得見正義謂孫毓以箋義爲長此已開後儒說詩者視同玉臺香奩之漸然郭注爾雅引魯詩陽如之何證陽爲予詩考以爲卽此篇傷字異文然則魯詩亦似有思而不見之意又爲鄭箋之所本要皆不如毛義之正大也

有蒲與荷傳荷夫渠也正義云傳正解荷爲夫渠不言與
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
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
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
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承珙案章首言二物而下文
云一人自卽以二物與一人疏申傳意是也箋云興者蒲
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則有美一人莫
知其爲男爲女其說不可通矣箋又云正以陂中二物興
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正義不言同姓之故案箋意葢因序
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靈公乃宣公曾孫御叔爲宣公之

孫於靈公爲從祖父靈公淫於夏姬是爲瀆倫孔甯亦稱
公孫甯是靈公同姓故箋有同姓之說然於興意終鑿未
必果合經旨

箋又云蒲柔滑之物夫渠之莖曰荷生而佼大正義云如
爾雅則夫渠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
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云有蒲與茄然則詩
本有作茄字者也承珙案屈原云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
以爲裳楊雄則云衿芰茄之緑衣被芙蓉之朱裳漢書注
引張揖字詁云茄亦荷字是也但說文茄夫渠莖荷夫渠
葉本屬二字爾雅以荷芙渠建首當以芙渠惟葉最先見
故以荷爲大名而後分莖華實根之異（爾雅別有其葉蕸釋文云衆家並無此句案無者是也）傳云荷夫渠也正同爾雅箋以荷爲莖則以茄
荷字通詩荷卽茄耳

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承珙案爾雅呬息也說
文東夷謂息爲呬从口四聲又云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
聲又云自鼻也象鼻形據此泗爲鼻液與呬爲鼻息音同
義近滂沱者易離云出涕沱若是也

虞東學詩曰許白雲謂月出男子思婦人澤陂婦人思男
子錢天錫亦謂是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
見承珙案嚴緝云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舝稱辰彼碩女

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何氏古義又疑儼爲矜莊非淫
泆之婦人所宜稱不知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一
本作婘廣雅婘好也卽用傳義檀弓執女手之卷然正義
云卷卷然柔弱是非女子而何碩大且儼傳云儼矜莊貌
以上傳例之亦不過謂其儀狀端好耳太平御覽引韓詩
且儼作且嬙薛君章句曰嬙重頤也淮南子脩務訓靨輔
搖高誘注靨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靨輔在頰則
好注靨輔者頰上窐也曹子建洛神賦明眸善睞靨輔承
權王粲神女賦曰美姿巧笑靨輔奇牙此皆與韓詩嬙義
相近說文嬙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嬙此引詩

者以證其字爲經典所有不謂詩有含怒難知二義也女部又云娶好也此亦與媕音近而義同廣雅云媕美也總之皆謂婦人之貌也

有蒲與蕳傳蕳蘭也箋云蕳當作蓮蓮夫渠實也段懋堂曰鄭欲改蕳爲蓮意在三章一律蓮與荷菡萏皆屬夫渠其實詩人不必然也承珙案此箋是謂傳蕳字當作蓮非改經蕳字爲蓮觀正義可見疏申箋義謂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蕳當作蓮此由誤認蕳爲山蘭故云陸草不知神農本經蘭名水香別錄又名蘭澤草且鄭風秉蕳卽在溱洧之閒不得謂非澤中物也或又疑蕳與夫渠不同

時亦由不知爲澤蘭故耳蘭說詳見鄭風

碩大且儼釋文儼本又作曮魚檢反承珙案曮字當作嬮玉篇嬮女好貌魚檢切釋文一本所作卽此字無疑傳寫誤作曮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作婘末本釋文有誤作晻者是也

毛詩後箋卷十二終

毛詩後箋卷十三

涇　胡承珙

檜

羔裘

序云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黃氏櫄曰好絜其衣服亦非大惡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檜君必有大不可正救者不止於此大夫不忍言其君之過而特曰逍遙遊燕此其微意也作序者謂大夫以道去其君可謂深于詩矣姜氏廣義曰檜國褊小迫于強大王室衰

微漸相幷吞覩鄭桓公之欲逃死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逍遙遊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時般樂怠傲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以冀君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虞東學詩曰此篇序下之言有功於序者甚大序稱大夫以道去其君而詩言其君服御之美而已非有大無道之事不能一朝居之勢也何以忉忉然憂傷是悼哉讀後序云云乃知檜君直安樂公之流其後人恃險驕侈蓋其家法使然大夫有心能無去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

思氏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虞東學詩曰箋據玉藻狐裘注謂檜君以祭服爲朝服蘇氏以狐白爲諸矦朝天子之服檜君用以視朝案鄭注狐白止言天子其謂諸矦朝天子亦然者乃是孔推鄭意如此非鄭說也陳祥道方愨則皆以狐白爲燕服經既不著所用而論語言狐貉之厚以居陳方說固未可廢承珙案此說非是秦風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毛傳明云狐裘朝廷之服箋引玉藻以爲狐白亦云諸矦狐裘竝非止言天子此箋則以爲黃衣狐裘者疏云諸矦之服狐白裘惟在天子之

朝耳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而已故鄭氏以朝服燕祭服朝之說自不可易蘇氏以此狐裘爲狐白固非至終南錦衣狐裘與黻衣繡裳竝言黻爲冕服則狐裘之非燕服可知陳方說尤非是

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正義曰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承珙案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此似諸矦之朝亦得衣狐白者然未必爲禮之正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案如膏猶鄭風之如濡彼傳云如濡言潤澤也此亦謂其裘色鮮美故曰光照之如脂膏之潤澤然即此已可見其服以逍遙故不加禮服之裼衣而裘毛乃得與日光相照曜矣何氏古義曰上言以朝次言在堂則游燕之後尚有視朝適寢之時今并其以朝在堂者而亦無之則自辨色而起以至竟日皆游燕也劉氏詩益曰末章但言羔裘不及狐裘者見其逍遙游燕之日多而視朝之日少耳或曰狐裘視朝雖非正服然尚爲政事而設若羔裘逍遙其失益甚故末章惟舉其重者言之

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承珙案詩躬自悼矣傳

云悼傷也方言廣雅皆有此訓此傳云悼動也則從雙聲爲訓鼓鐘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妯亦與悼聲義相近此傳訓悼爲動疏謂心神震動似與說文悼訓懼有合然箋以哀傷申之似非懼意竊謂古慟字只作動論語子哭之慟釋文引鄭注云變動容貌周禮大祝九𢷬四曰振動杜子春云動讀爲哀慟之慟（葉鈔周禮本二慟字俱作動）然則悼動也即慟字故鄭申之以哀傷歟（莊子山木篇振動悼栗）

素冠

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此詩毛鄭異說毛以首章素冠爲棘冠次章以素冠故素衣末章素韠則無傳鄭以三章

皆言大祥於素冠引玉藻縞冠素紕於素衣引閒傳朝服縞冠朝服素裳故通稱素衣於素韠云韠從裳色孔疏申鄭有三布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謂全不見練冠是朞即釋服違禮之甚序不應止於刺不能三年三也王肅孫毓皆以箋爲長宋儒呂記從毛嚴緝從鄭承珙案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又云士之齊服有元端素端以素與元對即是白素之素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素服與素車連文更不得謂經傳言素皆是白絹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是則喪

服稱素明矣且朞而小祥乃服練冠練衣至大祥始除詩人不見此服自是當時不復行再期之禮故云不能三年呂記引曹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朞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若以素冠爲大祥之後則呂記云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必謂刺不能三年者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殊不知近尚不能何論於遠若以素冠非練冠而素衣專指祥祭之朝服素裳無論轉裳爲衣近於迂就即此不能三年者豈其既祥而練已及再期而獨不行大祥之祭乎至朞而釋服即是不能三年何必定是三年將終僅少月日郝氏敬曰素冠主練冠爲是能練冠則能三年矣疏

釋傳云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而申鄭又云朞即釋服違禮已甚今玩詩言傷悲蘊結其感甚深若果三年將終僅少月日則魯人朝祥莫歌夫子亦但曰踰月則善詩人顧見之意亦何至如此其急急乎又案毛於素韠無傳者自與素冠素衣同例皆爲練後所有不得以禮文不備疑爲練服之所無孔疏謂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此未必果得傳旨即如所云亦以首言既練終言大祥從初嚮末爲順若箋說素冠在大祥之後素裳素韠當祥祭之時疏謂先思祥後卻思祥時殊於文義不順

勞心慱慱兮傳慱慱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虞東學詩曰舊以慱慱屬詩人然三句文勢直下正言素冠之人思慕專一有終身之痛也傷悲蘊結乃詩人自言故以我字別之承珙案勞心傳不明所指鄭箋乃屬之詩人然傳以素冠爲練冠則欒欒慱慱者正所謂練而慨然也毛意似當以憂勞指素冠之人孔疏乃誤以鄭義爲毛義耳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案歸當讀如吾誰與歸之歸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詩蓋言欲得行三年之人與之同歸於厚下文聊與子如一猶言與之一志

同心行此禮以救敝俗耳箋以爲歸其人之家固泥正義釋傳又謂同歸己家觀末章傳引子夏閔子騫事以過不及者皆當一之以禮知上文同歸必非歸家之謂箋以如一爲與之居處觀其行亦非

願與子如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

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正義曰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竝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檀弓疏云家語及詩傳與此不同當以家語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熊氏以爲子夏居父之喪異故不同也承珙案淮南繆稱訓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正與毛傳合詩疏所云父母異時則熊氏說也說苑修文篇引此事亦與毛傳略同但又以子路爲子貢許氏名物鈔云夫子於門人未有稱其字者恐毛公所傳或誤不知此由記事者便文敢然耳古書經秦火後傳聞異辭不必執此以非彼

隰有萇楚

序云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正義曰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承珙案序下箋以狡狘淫戲解恣字首章箋亦但云疾君之恣則似鄭所見序本無淫字但詩以無家無室爲言故序謂思無情慾者自困學紀聞云檜有疾恣之訓引周語富辰曰檜之

亾由叔妘何氏古義陸堂詩學遂據此立說欲求所疾之人以實之鑿矣

此篇傳語甚簡詩旨難以遽明惟以首二句爲興訓夭爲少沃沃爲壯佼則子字自當指人不指萇楚可見者如此而已鄭箋申之興意自瞭但以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妄尋蔓草木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則全篇皆屬正興取義稍迂惟呂記謂萇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爲所牽蔓則於文義較順戴氏續詩記曰隰有萇楚疾其君

態欲至于弱不自持也漢成帝欲老於溫柔之鄉委身釋命莫知所主若萇楚之類是也語有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㤅然無知（此訓知不依爾雅非是說見後）室家未立童心可樂也萇楚始生其光沃若及其有枝有華牽蔓輭弱不能扶持但見困苦憔悴爾夫亦何樂之有此與呂記略同而尤為融浹集傳謂政煩賦重似與王風兔爰小雅苕華意近但以為賦體而謂民歎不如草木之無知則以子指萇楚而無家無室語意難通黃氏日鈔已辨之矣（嚴氏質疑曰有狐之之子集傳亦卽指狐狐無衣裳萇楚無室家說皆未可通）

隰有萇楚傳萇楚銚弋也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

名銚弋本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嚴緝引陸疏葉字下多如桃而光尖五字）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承珙案中山經豐山其木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可以為皮張郭注云一名鬼桃治皮腫起神農本草經羊桃一名鬼桃一名羊腸名醫別錄云一名萇楚一名御弋一名銚弋陶注云山野多有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詩云隰有萇楚者卽此也蓋萇楚之為羊桃固無岐說惟陸氏云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與鄭箋不妥尋蔓正相反陸氏又云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陸所言甚詳當得其實鄭箋取喻迂闊且與所言其枝猗儺而柔順者又自相戾矣

猗儺其枝傳猗儺柔順也經義述聞曰萇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並以猗儺為柔順但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為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詩也承珙案猗儺固可以美盛

言而亦未嘗無柔順之義高唐賦東西施翼猗狔豐沛此固近於美盛若上林賦之紛溶箾蔘猗狔從風（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考工記鄭司農注兩引皆作倚移從風說文移禾相倚移也此倚移亦與柔順義近）南都賦阿那蓊茸風靡雲披漢人詞賦多本詩騷此皆狀草木之柔靡則不得以猗儺為專指美盛又司馬相如大人賦又旖旎以招搖（張揖曰旖旎下垂貌）楊雄甘泉賦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王褒洞簫賦形旖旎以順吹兮又云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注云阿那腲腇舒遲貌）此則幷非草木更不得泥於美盛之訓蓋隰桑之阿難為美盛萇楚之猗儺為柔順言各有當傳義不可易也至華實皆附於枝枝既柔

順則華與實亦必從風而靡雖概稱猗儺不妨

桀子之無知箋云知匹也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亦爲匹也陳氏稽古編曰爾雅知匹語始專爲此詩注鄭故康成用之宋儒以其驚俗仍解爲知識義承珙案釋詁知儀爲匹皆以疊韻取訓如流求干扞之例皆見於詩爾雅本釋詩書故傳箋依用之後人以義非習見而蔑棄古訓者多矣

匪風

序云匪風思周道也首章傳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詩序辨說從歐陽本義謂詩言周道但

謂適周之路如四牡之周道倭遲耳序蓋不達此意李氏集解曰據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不應爲道路之道此語足以斷之何氏古義曰此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至潛夫論云匪風冀君先教也古義云所謂先教未詳其旨承珙案王符此論誤以逸周書所云高辛氏有鄶之君當國風之檜其本已謬尚何足信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師古曰怛古怛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傳之也此所引說蓋卽內傳之說與毛義合一以爲非古一以爲非有道皆傷今而思古也李解謂毛氏強增有道二字非詩本意不知傳有道卽指周道言之何云強增乎宋人於此詩各自立說張子曰人之不安如風中車上歐陽謂顧瞻周道非是爲風之飄發車之嘌偈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甯藕氏曰匪風也而乃至發發匪車也而乃至偈偈董氏以爲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然毛韓師說相承其誼甚古不宜妄改又韓詩外傳云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

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古義引此作揚字此據誤本檢影鈔元刻本仍作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可見此詩言風言車皆與周道關係非泛言不安之狀或又謂古字匪彼通用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意義殊淺不如從傳爲得

何氏古義曰說文無偈字當依前漢書作揭云高舉也車升高則在車上者必震盪而不安此亦車中卽事之語承珙案廣雅亦云偈疾也衛風伯兮朅兮韓詩作偈文選注引韓詩曰偈桀侹也疾驅貌與毛此訓正同白帖十一引此詩又作匪車揭兮可知揭偈古同字說文揭去也疾驅者有去義則此偈字或當爲揭之借字卽從漢書作揭而以

爲高舉亦謂其疾驅揚起耳非有異義也
誰能亨魚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
矣稽古編曰周自文武以來以優柔寬簡爲治此周道也
厲王時變爲嚴急監謗崇利民焦然不安生故詩人思得
一仕於西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亨魚之法爲治民
之道也老子云治大國若亨小鮮意與毛傳正同後儒言
詩略於訓義亨魚之說箋疏俱無發明遂無有過而問者
翁氏附記曰陳氏此說甚暢然疏中明言亨魚治民俱不
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此固已
發明傳義矣玩末章首句者意亨魚則前二章匪風匪車
二句俱空重讀若如集傳之說則皆不著重首句矣

溉之釜鬵傳溉滌也鬵釜屬釋文溉本又作摡古愛反案
溉乃水名非滌義說文手部摡滌也引詩摡之釜鬵是毛
詩本當作摡正義曰釋器云䰙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
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
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
故連言耳釋文引說文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
曰鬵陸意從許以合毛傳鬵爲釜屬之訓即說文一說爲
鼎亦曰若甑而非即甑不必如孔疏亨魚用釜不用甑之
疑楚辭九歎云爨土鬵於中宇王逸注云鬵釜也亦與毛
許義同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
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
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承珙案
說苑善說篇蘧伯玉使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及見楚王
曰楚最多士而不能用云云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車二
乘追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
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能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此
亦謂求賢輔治之意與傳箋義合

毛詩後箋卷十三終

毛詩後箋卷十四

　　　　　　　　　　涇　胡承珙

曹

蜉蝣

序云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云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註本有未詳其正也挍勘記云集注是也觀前譜正義蜉蝣序云昭公昭

公詩也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因此而去此序昭公字耳翁氏附記曰朱子改刺昭公爲刺時人義亦相通第詩本詠歎之辭非如史傳之文得所指實安能必於本篇中確有可考而後信乎序既云昭公則卽是可考凡讀詩序皆如此

何氏古義曰范蔚宗云葛屨履霜儆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賒與奢通范氏補傳曰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蜉蝣羔裘刺絜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政治序詩者以其逍遥游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強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強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蜉蝣之羽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

段氏懋堂曰猶當作獨承珙案此傳言蜉蝣朝生莫死而猶美其羽與曹君危亡將至而猶務於奢耳作猶義本可通不必改獨嚴氏質疑謂毛傳似反以昭公不能修飾衣服爲不如蜉蝣失詩意此可謂不善讀傳者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說文黼會五采鮮色引詩曰衣裳黼黼段注云黼其正字楚其假借字也葢三家詩有作

黼黼者如毛革韓翱之比陳氏稽古編曰每章第一句以蜉蝣起興第二句卽指昭公若作比體以全章皆指蜉蝣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複乎且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愈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遂用之者也黃黑色而云如雪可乎承珙案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高誘注楚服盛服此卽用詩楚楚之義次章采采衣服傳云采采衆多也文選鸚鵡賦注引韓詩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沈氏清瑞曰詩考以此條入大東改粲粲衣服以就之非是夫曰衆多曰盛貌亦必非指蜉蝣之羽可知葢集傳於此以興爲比誤與周南螽斯篇同

於我歸處翁氏附記曰毎章末句諸家皆未明白箋疏云君將於何依歸此於我字竟拋荒矣且以我字指我君言文義未順呂記嚴緝皆云其於我歸處乎竟似欲以作詩者自任爲君所倚尤未安矣朱氏鶴齡引鄧元錫說謂末句是約奢之義鄧云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詩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於語意更不協惟蘇潁濱曰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此說得之承珙案此但將二句連讀自明謂心之所憂者於我乎不知所歸處也表記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正義云此詩言曹君好潔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人之心憂矣說舍

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解詩於我二字文義最合詩疏乃依箋爲說耳至三章於我歸說箋云說舍息也釋文說音稅此鄭義也又云協韻如字則讀爲言說之說故黃氏佐淩氏濛初皆謂欲其人之依歸於我而敎誨開諭之夫在朝者旣皆小人矣尙何誨諭之有至表記引此詩注云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釋文說音悅正義以爲引詩斷章承珙案表記引詩之意承上問寒問飢之類言有口惠者必有其實故云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猶言生於我乎館歿於我乎殯也所引詩歸說仍當作稅舍解康成注禮似不如箋詩之當毛傳但於卒章訓息爲止而歸處歸說皆無傳必以其義大同舉中以該上下耳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埤雅蜉蝣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掘閱得玉王氏總聞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虞東學詩曰箋云掘地解閱者蛣蜣生土中掘地而出鬭解其穴如闢戶然故云掘閱小正續注引此詩閱猶門也詩故云讀管子掘閱得玉始知閱與穴通稽古編曰今管子並無掘閱得玉語惟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房注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豈掘閱得玉別見他篇而近本逸之乎詩小學云古閱穴通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

穴來風枳句空穴皆重疊字空穴卽孔穴善注引莊子空閱來風司馬彪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卽閱之省假借字也說文堀下引浮游堀閱堀閱是雙字猶孔穴言蜉蝣出孔穴中也傳云容閱卽史所謂容頭過身孟子事是君則爲容悅容悅卽傳之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二掘字皆堀之譌鄭意謂出於堀中而解脫變化說閱與毛異承珙案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是孔所見他本箋有作鮮閱者故釋傳容閱爲形容鮮閱但傳云掘閱容閱則容乃解經掘字何得謂爲形容段以容閱爲容悅與正義閱者悅懌之意

相近亦非是鄭箋掘地解閱掘當訓穿閱當讀脫謂穿地解脫而出卽說文引作堀云突也亦謂穿地突起若如段說掘閱但作孔穴解則蜉蝣孔穴殊不成語葢解閱猶言解蛻說文蛻它蟬所解皮也廣雅釋詁蛻解也山海經中山經峽山多空奪注云空奪卽蛇皮脫也然則傳云容閱者容疑作空閱亦讀脫掘空閱脫以聲爲訓傳箋義同非有異也

麻衣如雪傳如雪言鮮絜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何氏古義曰諸侯夕深衣所以言麻衣者蜉蝣朝生莫死君服麻衣則薄莫之時而蜉蝣之生亦不

久矣甚危之至也承珙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葢古者布衣皆謂之麻衣諸侯朝元端夕深衣此本禮之定制未見其奢箋以朝夕變易衣服爲奢非是惟深衣以十五升布而鍛濯灰治之詩言如雪者見其功之至精猶檜風刺好絜衣服而云羔裘如膏羔裘亦人君所宜服但狀以如膏則見其君不留意政治而惟於衣服之閒力求精粹侈心之萌卽在於是若非所當服而服之是僭而不徒奢矣

候人

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陸堂詩學曰石林葉氏言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葢衞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若以國語參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案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共雖爲同時然豈有曹之新詩而楚君已成誦在口者候人之刺共與蜉蝣之刺昭序說似皆未可從承珙案葉氏之說與六經奧論詩序辨語同陸氏更據國

語以疑刺共之說不知風謠之作列國流傳曹詩偶傳於楚而成王誦之亦事所恆有僖二十四年左傳鄭子臧好聚鷸冠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記當時君子之語亦正與曹共公同時又何疑於楚王之成誦乎至宋儒據范氏謂詩序出於衞宏遂疑此序乃宏附會左傳爲之不知毛傳於三百赤芾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經文惟言赤芾而傳益以乘軒與左傳合足見毛以前經師相承爲刺共之詩必非衞宏之所能附會矣

彼候人兮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言賢者之官不過候

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正義曰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諸矦候人亦應是士此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承珙案此因周官候人職云治其禁令以設候人鄭注謂選士卒以爲之卽引此詩故以此候人非其官長然傳明云賢者之官則卽以爲候人之官長率其徒屬以防備姦宄是亦屈于下僚未嘗不是遠君子也李解引程蘇之說謂候人秪守疆埸而共公寵之使服卿大夫之服集傳本之似以彼其之子卽指候人此於三百赤芾語不可通豈此三百者皆由候人而升服大夫之服曾之候人不應如此其多也玩經文兩彼字正相對照傳於

彼其之子云彼彼曹朝也則上彼字專指候人言一則奔走道涂一則委蛇朝宁或遠或近彼此相形語意分明無庸歧解

何戈與祋傳何揭祋殳也馬融廣成頌祋殳狂擊章懷注云祋亦殳也說文祋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詩曰何戈與祋禮記樂記行其綴兆注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疏以爲齊魯韓詩呂記引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亦作綴承珙案祋字从殳祋之爲殳其本義也許氏以其从示聲故又有高縣羊皮一義縣羊皮者葢卽用殳懸之以爲揭示揭示卽表也祋有表綴之義三家詩或有借綴爲祋者而鄭氏注禮卽用以證綴之爲表耳實則其器爲殳其名爲祋其義爲綴非祋與綴有二物也國語單襄公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則是何戈與祋者卽負弩矢先驅之意然曰爲導則戈祋不獨以防姦亦并用以表道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禮記表記注云鵜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

子以稱其服爲有德正義云詩注言鵜鳥在梁必濡其翼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所注不同也承珙案經文不濡不稱語意相應以鵜在梁則當濡其翼而乃不濡之子在位則當稱其服而乃不稱葢用物理反常爲興也禮注似非詩旨傳云梁水中之梁見鵜旣在水中無不濡其翼味者與意重在不濡不必更於梁求解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丏詩說云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歐陽本義卽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從之然就梁竊魚亦非詩中本旨不如傳箋取與爲合又案表記注

以鶂之不濡其翼爲善似以不濡反興不稱故李氏詩所云水鳥而在梁則能不濡其翼設他鳥居之則濡矣以興不稱其服者此亦非是漢書五行志云鵜鶘卽汙澤也或曰禿鶖小雅白華有鶖在梁箋謂鶖性貪惡北史魏明帝獲鶖於宮中養之崔光諫云貪惡之鳥埜澤所有黃初中鵜暫集而去猶以爲戒云云可知鵜與禿鶖同爲惡鳥此詩取興必非以鵜爲善楚辭九思云鵜集兮帷幄章句言小人在尊位亦是以鵜喻小人也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李氏集解曰歐陽破毛鄭以謂徧考前世詁訓無

久厚之訓然歐氏之說則以爲婚媾之義貴賤匹耦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從羣小居卑賤而越高位是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說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珙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媾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二引白虎通義云媾厚也重婚曰媾也故詩疏以重昏媾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旣饗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效鄭又甚矣效鄭非義也章註云媾厚於其寵也鄭過也詳楚子引詩之意蓋謂九獻庭實是厚也而又殺之是不終其厚與曹詩所云不遂其媾者其過同矣故其下云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是則所謂終其厚矣據此則此詩之解自以毛鄭爲正言小人竊祿高位可謂厚寵然而無德以居之將不能久厚於其寵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傳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稽古編曰詩兩言朝隮蝃蝀之朝隮虹也爲將雨之徵候人之朝隮雲也爲小雨

之驗木華海賦薈蔚雲霧正用曹詩語張子厚解朝隮爲登山伐木誤矣至薈蔚正指朝隮婉孌正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薈蔚爲草木朝隮爲雲氣亦未當承珙案末章四句自傳箋外諸家之說多以上二句喻小人之繁盛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但於薈蔚必取草木鬱盛爲義蓋因二字皆從艸故云然耳說文薈艸多皃从艸會聲詩曰薈兮蔚兮此字與毛同而義仍異毛以薈蔚爲雲興者謂南山朝隮如草木蒙茸朱氏通義引呂覽山雲草莽爲證是也說文女部云嬒女黑色也从女會聲詩曰嬒兮蔚兮此或三家詩本有作嬒者或本作讀若詩曰薈兮蔚兮而

今說文有脫誤要之於詩義無當也

鳲鳩

序云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張氏詩貫曰凡詩稱君子者單言已足淑人與君子並稱惟小雅鼓鍾與此篇耳蓋非實指其人故連舉淑人君子以寓其懷念之情則當定爲思古人之作而非現在也稽古編曰援古刺今詩之常體不獨鳲鳩然也晦翁以爲是美非刺徒以詞而已況末章曰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何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傳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

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承珙案鵲巢序亦云德如鳲鳩蓋鳲鳩均一之德經師相承其說甚古此傳朝莫上下之說亦必目驗而知如鵓性不樹止桑扈不啄粟之類古人博明物理究極羣書非可據所不見妄生疑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此毛詩所出也說苑反質篇引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此蓋出三家詩傳列女魏芒慈母傳引詩首章云云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語與說苑略同韓詩外傳云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繇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摶摶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淮南詮言訓買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于一乎後漢書鮑宣傳云天子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據此則三家詩及諸儒之說皆與毛同眞古義也歐陽本義乃謂子之七及在梅在棘在榛皆爲鳲鳩用心之不一謬矣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段懋堂曰上箋執義當如一下箋執義不疑此言執義一文句相承當亦箋語非傳語今本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承珙案段說是也儀之爲義毛時通用故不更爲儀字作訓後漢時則禮義之義與威儀之儀截然各異故鄭於人而無儀則云儀威儀也於此儀則云儀義也悉爲分別如此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作其義一兮此始因箋說而改然惟言執義一則所包者廣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

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歿則不可奪名其末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有明證後儒多以容儀解之隘矣且在文章其帶其弁乃言其容儀服飾耳

其儀不忒傳忒疑也案忒之訓疑他無所見惟爾雅釋詁有貣疑也古忒字多借貣爲之或轉譌爲貳亦譌爲貸說文貝部貳副益也貸施也貣从人求物也皆於疑義不相近心部忒更也忕失常也忒忕葢本一字故釋詁貣疑也字當作忒或以聲近借貣又以形近譌貳郭註釋詁遂謂有貳心者皆疑惟毛所據爾雅本作忒故直訓忒爲疑陸

氏於釋言爽忒也始爲忒字作音則所見釋詁必作貳疑也可知詩正義以忒疑爲釋言文者言乃詁字之譌但又云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則不獨所見爾雅作貳疑也即所據毛鄭詩本亦必有借貳爲忒而轉譌作貳者（禮記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云忒本作貳）然詩中如士貳其行無貳爾心傳皆不訓疑又忒與棘國爲韻古韻皆之部入聲與貳字爲脂部去聲者本不相通也緇衣云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尤足見毛傳以忒爲疑誠確詁矣

正是四國傳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按勘記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傳正是也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段云正是也不誤鄭乃易爲正長也下章箋正長也三字葢本在執義不疑上承珙案段說是也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訓（當作釋詁）文則孔所見本已誤矣呂覽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荀子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注云或曰按然後也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據此引詩皆謂正身以正國與毛傳訓正爲是義同說文正是也从止一以止是直也从日正故左傳曰正直爲正毛義甚精不必改訓爲長

下泉

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詩序辨說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承珙案此非通論也共公寵任小人羣邪用事則其侵刻下民勢所必至獻狀之討固由自取然晉人執其君分其田以其私

慽敗國殄民虐亦甚矣詩人憂之而思明王賢伯者所謂
㦈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何得云天下大勢非曹公之
罪邪呂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檜曹何也曰
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
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瞻懷宗周爲
獨切也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
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洌彼下泉傳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
日栗洌字從仌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段云大東傳洌寒
意也唐石經誤作冽詩本音從之考易井洌字从水列聲

清也詩洌彼下泉有洌氿泉字从仌列聲寒也東京賦元
泉洌清薛注澄清貌善注引洌彼下泉誤承珙案詩取與
之意重在寒泉之浸物故大東亦曰有洌無浸許氏名物
鈔云泉以潤物然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
適於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著草而又傷之耳於以見王澤
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此說頗合詩旨嚴緝乃謂此
冽字當從水與大東異誤矣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說文蓈
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蕫蓈段注云當作禾粟之莠
詩爾雅音義皆引說文采作莠當據以訂正生而不成謂
不成莠也不成謂之蕫蓈已成謂之莠此蓈莠二字連屬
之義云禾粟之莠者惡其類禾而別之也陸璣疏云禾莠
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本莠作秀誤承珙案段
說是也說文莠下又云禾粟下揚生莠也蓈與莠皆連禾
粟言之正以其似禾粟而非禾粟耳大田不稂不莠傳云
稂童粱也莠似苗也若分爲二物然諸書多言莠能亂苗
不及蓈者正以蓈并不成爲莠也陸疏云禾莠爲穗而不
成者禾莠亦謂禾中之莠李氏集解引陸疏正作禾莠郭
注稂童粱以爲莠類是已邵氏正義云稂爲穀之有稃而
無米者南方農諺謂之扁子禾不能成實則爲稂豐年則

無之大田所以言不稂也稂雖無米亦稍有米皮今南方
用以飼鶩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也至於下
泉之詩則舉童粱之得水而病以見嘉禾之不殖并及蕭
蓍以見庶草之盡卒章言黍苗之盛陰雨之膏嘉穀自無
稂莠此詩人追思盛治所由寤歎而不能忘也今案稂爲
莠類左傳伯有之門上生莠其爲陸草可知故毛云非溉
草得水而病也邵氏云農家穫稻簸而揚之以去其根則
誤稂爲稻種若本係稻種正與水相宜不當取爲民困之
喻總由誤以稂爲禾之秀而不實因又誤爲稻種耳

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正義謂下章蕭蓍皆是野

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稽古編曰孔申鄭義何有未盡下泉浸物本喻虐政困民蕭以祭蓍以筮皆草之可貴故恐其傷稂爲害苗之草鋤而去之唯恐不盡何反以見傷爲虐乎鄭意或因此故破稂爲涼涼爲草名無他典可證康成當別有據耳承珙案陳氏以蕭蓍爲可貴之草故疑稂非稂莠之稂嚴緝則謂泉流不灌稂苗而所浸乃稂莠蕭蓍之野草詩所詩貫遂皆以爲惠及小人之喻不知經文但以下泉曰冽則不如陰雨之膏芃稂曰浸則異於黍苗之芃兩相比照其義自明稂蕭蓍黍皆以喻民政異而民非有異也至箋破稂爲涼正義

毛詩後箋 卷十四 七

曰釋草未見草名涼者不知鄭何所據考釋文稂徐又音良說文莨艸也从艸良聲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莨莨尾艸也索隱引郭璞云莨尾似茅爾雅孟狼尾注云似茅今人亦以覆屋然則莨尾卽狼尾矣陸疏云蕭一名牛尾蒿狼尾牛尾二草蓋形相似者說文云蓍蒿屬陸疏云蓍似藾蕭則蓍與蕭莨亦同類相似鄭云涼草蕭蓍之屬者豈卽爾雅之狼尾歟四國有王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承珙案傳釋有王云諸侯有事

是四國有王言四國有勤王之事凡會盟征伐皆是而朝聘亦在其中商頌莫敢不來王左傳宋公不王國語荒服者王此謂朝覲也襄十九年左傳云以蕃王室王事無曠則凡勤王之事所包者廣矣惠氏詩說曰風之言王者五衛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詩曰王事靡盬秦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皆稱詩之微旨也下泉序謂共公共公於魯僖九年卽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郇伯也

毛詩後箋 卷十四 六

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曰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鄭云州伯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惟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承珙案經傳亦未有郇侯爲州伯之文惟竹書昭王六年錫郇伯命此或郇侯之後世爲方伯者毛以爲東西二伯當時亦必有所據此詩末章四語與小雅黍苗首章略同彼云召伯卽召穆公觀大雅江漢所言召穆公在宣王時受九命圭瓚秬鬯之錫明是

穡其祖召康公為東西大伯故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正義曰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伯以兼卿士耳以彼證此彼召伯為大伯此郇伯亦當為大伯矣況一州一牧二伯佐之祇各治其當州諸侯左傳桓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水經注汾水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又云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葢其故國也是則郇侯封國在冀州之境若為州伯祇治其當州諸侯未必遠及兗州之曹曹人何為思之此必為東西大伯曹國在其所轄如召南之思召伯云爾

毛詩後箋卷十四終

毛詩後箋卷十五

涇　胡承珙

豳

七月

序云七月陳王業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承珙案此因言周秦風俗而連類及之非以七月一篇兼有文武時事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此實周公上述豳俗以明農桑為王業之本與大雅公劉尚書無逸

同義而其後創制周禮遂以播之籥章專官守之若非追陳豳俗何以名之為豳若非周公所作又何以鴟鴞以下六篇皆周公之詩而附於其後邪

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注以七月之詩當之其箋詩即自用其說而集傳非之以為風中不得有雅頌又一詩之中首尾相應割其一節而用之恐無此理於是備割三說謂本有是詩而亾之者王氏安石也謂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者饒氏魯也謂楚茨諸篇為豳

雅噫嘻諸篇爲豳頌者或說也王氏詩總聞又謂本七月一詩而和器之聲有不同陳氏稽古編一一取而駁之而於王雪山雜引笙師眡瞭以釋豳雅豳頌之說攻詰尤力謂宋人諸說無一可通然陳氏猶沿疏家謂鄭氏三分七月以當之之說以爲雖屬臆度於義無礙承珙案詩疏謂周禮注以七月首章流火觱發之類爲豳詩于耜舉趾之類爲豳雅其後章穫稻釀酒躋堂稱觥之事爲豳頌與詩箋小異詩箋則謂始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信如所言則割裂穿鑿誠爲無理今反覆禮注詩箋乃知所謂三分七月者皆疏家之誤而鄭氏實未嘗有是也鄭氏於周禮具有師承必非無本籥章首言掌土鼓豳籥可見此一官專掌以籥歛豳別無他詩亦別無他器（鄭注籥章引明堂位曰土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秋官伊耆氏注云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蓋八蜡皆爲農事此歛豳亦多爲農事故爲伊耆氏之樂耳）其所謂豳詩豳雅豳頌者舍七月一詩更將誰屬鄭注歛豳詩云豳風七月也歛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

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細繹注意蓋籥章於每祭皆歛七月全詩而其取義各異取迎寒暑則曰豳詩取言耕作則曰豳雅故注云謂之者言因此義而謂之雅因彼義而謂之頌耳又曰歌其類者卽左傳歌詩必類之義鄭撮舉詩詞正指類以曉人則凡篇中言鑿冰肅霜類乎寒暑之氣者皆謂之風言婦子入室類乎男女之正者皆謂之雅其餘所不言者以類推之而已至箋詩於始及公子同歸以下繫云是謂豳風以介眉壽以下繫云是謂豳雅萬壽無疆以下繫云是謂豳頌是謂者猶禮注云謂之雅謂之頌也蓋以七月全篇備風雅頌之義籥章歛之以一時而其三用如二南爲房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爲鄉樂用之邦國則爲燕樂皆比類以取義並非截然分首二章爲風六章以上爲雅八章以上爲頌也孔氏不善讀箋注妄爲分別致後人以三分七月之說歸咎鄭君夫籥章所掌豳籥明是總括之辭在當日如何采詩入樂以成節奏後人已不能知又安能判某章爲風某章爲雅爲頌邪惟明乎鄭氏歌其類之義則知籥章止言歛豳必不當求諸七月之外籥章言豳詩者正謂豳風以其詩固風體也其曰豳雅豳頌者則又以詩入樂各歌其類合乎雅頌故也此可見詩與樂各有取義亦非於一詩之中隨事

而變其音節且風詩義兼雅頌猶雅詩亦兼風與頌大雅崧高云其風肆好又云吉甫作頌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此惟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已亾餘皆國風而謂之雅又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而伐檀騶虞皆風詩則不得謂別有豳雅豳頌而亾之矣

歐陽本義謂齊魯韓詩無七月後之作六經輿論者因之案齊魯詩宋時久亾即韓詩在宋儒已有見有不見者故歐公謂祇存外傳則何由知三家之無七月此不過傳聞謬說未檢釋文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所引韓詩明明有七月耳明人豐坊僞為魯詩世學妄改七月名邠風而不知昭四年左傳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篇名顯然此真所謂眯目而道黑白者矣

潛夫論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案大小者謂上自朝廷纘武鑿冰下及閭閻衣食瑣屑之事終始者謂卒歲改歲終始循環無有休息也范氏補傳曰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為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時以農為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蓋其意欲使之預備無後時之悔此說本之程子於七月名篇之意言之頗諦而篇中四序錯陳彼此先後從無言及者惟虞東學詩引桼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即承二月言之承珙案何氏古義曰春日孔以為建辰之月案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二月采蘩則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也三章即繼三月言之承珙案春秋考異郵曰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四章以四月為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為始而推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為始而推至九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言之八章空繼以一之日矣舍一言二者豈當膺發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論雖無關大義而推索極細故錄存之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劉氏瑾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周公時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

而後日在鶉火七月日在鶉首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此詩上述豳俗而言七月流火者據周公所見而言也承珙案豳詩皆用夏正不應據周時之星象以述夏初之豳風堯典中夏日永星火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皆在五月午位則六月尚在未位巳午位俱屬南方直至七月而火在申位始流於西耳況傳以火為大火或即以大火之次言之孟秋之月初昏在申位故為西流正義引鄭志荅孫皓問以堯典星火謂大火之次與七月之火為心星別此亦但謂心為季夏中星初非以七月所言必是周初之星宿也

戴氏詩考正曰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以言月言日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觱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

月若云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也承珙案此說本宋張氏謂言日又言月別無義例只是文順然三百篇固多用夏正而此篇設文獨異未必全無意義如但以隨文便稱則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以不辭而改爲一之日二之日可也若云正月于耜四月舉趾未爲不辭也而何以必曰三之日四之日乎蓋以周公而陳豳公之事若用周正而以子爲正月則非追述夏時之義如以寅月爲正月則又礙於周王之正朔故不得不變其文例於子丑之月以數紀之然使言一月二月則仍混於周正且與下四月五月等稱夏時者不合故又變月言日謂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也至於寅卯之月既不可云正月二月又不得再言一之二之故遂因乘上數稱爲三四雖云便文亦卽所以避周正夏正之名而因見其義也傳云一之日十之餘也蓋以十者數之終十月之後當復起數連十言之則爲十有一除十言之則直謂之一耳可見傳先言此者正欲人知經文但以數紀之意並非以此爲周正所自起其下又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正月也

不過指類以曉人亦非謂豳詩通用三正也或謂尚書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劉歆三統歷見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是子月可稱一月不知史文據事直書自當稱月詩則因詞託事其體不同故可變月言日況泰誓武成專以周正起數豳風以周公而述夏時焉可比例但必如正義陽生稱日陰生稱月之說則誠未免穿鑿耳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傳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段氏詩小學曰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凓冽字從冰是過寒之意文選長笛賦注引毛傳凓寒也今本訛凓風賦注引毛

傳慄冽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注引毛詩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說文㮚寒也玉篇㮚冽寒貌冽寒氣也按五經文字仌部有凓字知七月作栗也今說文無冽字有冽沆泉正義引說文冽寒貌高唐賦注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引字林冽寒貌是唐時說文字林均有冽字今說文冽訛爲賴釋文云栗烈說文作颲颲考風部不引此詩又按畢冹栗冽皆疊韻字以說文爲正畢冹字在第十二部冹冽字在第十五部如氤氳壹鬱之類觱發栗冽皆音之譌小雅觱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滭沸一作滭浡疊古文詩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熚𤏲火皃上字十二部下字

十五部正與畢冹滭沸同觱从角𤽄聲當爲冹沸字之假借且其字不古雅當從說文所引作畢冹爲正承珙案段說是矣然毛詩字多假借觱發疊韻栗烈雙聲說文畢風寒也毛詩即借吹角之觱爲之猶觱篥亦通作篳篥也發釋文云如字詩中如匪風之發兮四月之飄風發發皆以發爲風是也栗烈釋文亦云並如字下泉大東正義雖俱引七月作凓冽然四月箋又云烈烈猶栗烈也則毛本未必非如字呂記引董氏云栗烈集注作凓冽烈從火不得爲寒氣泥矣釋文又云栗烈說文作颲颲今說文颲讀若栗颲讀若烈而不引詩或陸所據本有之總之許書畢冹等字或所見毛詩不同或兼采三家詩皆未可定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傳幽土晚寒案毛言晚寒者唯此一條箋則於七月鳴鵙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於二之日其同云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也正義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由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

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承珙案釋文於毛傳晚寒云謂節晚（今本作晚節誤倒）而氣寒也此語最當嚴緝本之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遲孫毓申毛以爲雖晚猶寒實勝鄭箋寒氣晚至之說七月鳴鵙或非舉其始鳴載纘武功亦可行於丑月皆不足爲寒晚溫晚之驗至正義於傳箋外以月令校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又有六事然如倉庚之鳴草木之落非一鳴而輒止一落而遽盡紀其始則早詠其繼則遲何必盡同季秋入室乃言出令之初未必限於本月嘗稻嘗麻

乃屬天子之制豈必同於農夫季冬取冰卽是二之日鑿
冰藏之或遲一月且月令亦未明言藏於何月也以上多本稽古
編故當但如傳意雖晚猶寒則地氣物候皆屬可通正義
又以稷稻晚於中國爲寒氣晚至然四章又言八月其穫
自是穀穜不同非由於寒來晚也
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
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勤毛本作勤
誤其事又愛其吏也正義曰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
字之理不得以爲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
承珙案釋文云王肅申毛如字毛於小雅天保大雅泂酌

始訓饎爲酒食則此自當如王肅所申鄭箋破喜爲饎或
因古本爾雅饎有作喜者釋文引舍人本如是然此箋云爲田畯設
食而於甫田大田兩言田畯至喜又以爲曾孫設饋以勸
農人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三詩文同而義異宜其竝
爲孫毓所短孔疏皆曲爲回護非也
有鳴倉庚傳倉庚離黃也正義謂卽葛覃之黃鳥非是辨見
葛覃姚氏識名解曰舊謂關西呼倉庚爲黃鳥按豳土屬雍
州爲關中之域與關西接壤而此詩及東山出車何以皆
不言黃鳥而言倉庚則當爲兩物明矣承珙案倉庚與黃
鳥固爲二物而爾雅之倉庚鶬黃鵹黃楚雀倉庚商庚則

同爲一物但毛傳作離黃月令注又作驪黃惟說文離黃
倉庚也與毛字同說文䳘下又云䳘黃也从隹黎聲一曰
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亦用爾雅與離黃倉庚竝指一
物段注以篆不類廁而疑之非也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傳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
祁祁衆多也案小雅出車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
喈采蘩祁祁毛傳更無所釋以與七月文同則義可知此
言南仲旣平玁狁其成役歸者喜見時物以及其事正義
卽引七月之篇以采蘩爲蠶生所用而范氏補傳則謂蘩
乃婦人采爲祭祀之用夫召南之采蘩本爲豆實而集傳

引或說謂所以生蠶七月之采蘩祇爲洗蠶而范氏又疑
爲祭祀之用其好爲立異有如此者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
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
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
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輔
氏廣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爲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
以殆及公子同歸爲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失之僭且於下
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有礙承珙案傳但以傷悲爲感事苦
其又云物化者亦祇謂見時物之變而動其勤苦之心耳

所云豳公子者卽指豳公之子雖男女通稱公子其見於
春秋傳者桓三年左傳公子則下卿送之莊三十二年傳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昭三年傳公孫蠆以其女更公子而嫁公子昭三十一年公羊傳顏淫九公子於宮中注云女公子也何不僅如正義
所云然傳意似非指女公子鄭箋所言恐非毛指至集傳
云是時公子娶於國中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
歸而遠其父母爲悲稽古編謂于歸止是女子不得言同
歸且古國君不臣妻父往往娶於鄰邦卽如周之大姜有
逢氏女大任摯國女大姒莘國女安得豳國大家連姻公
室乎徐位山曰此治蠶之女果卽豳公之婦乎且采蘩祁
祁旣曰衆多而女心傷悲止同歸之一人乎方氏苞曰若

謂當嫁於男公子不惟非女子所宜自忖於始及同歸文
義亦不協以上三說所辨皆是總之此章求桑采蘩專言
春日蠶事之勤故傷悲者言勞者之作歌同歸者見貴人
之習苦如此則於經文傳意皆合而亦別無窒礙矣王氏
詩總聞曰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
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
也毛詩寫官記曰言歸妻者惟之子之歸之也未聞曰同
歸者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泮而婚禮殺未聞公子而
失時焉者蓋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而公子之來游者又將
歸矣夫以遲遲之日祁祁之采蘩而暮歸之又將及也是

可悲也甚矣夫春日之難留也故傳曰春女悲
蠶月條桑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段氏詩小學曰條
桑箋各本不同今本云枝落之采其葉焉應龍本無之字
惟初學記引作支落其葉桑柳醜條鄭云枝落其葉者落
如我落其實之落僮約云落桑皮椶毛於條桑無傳於遠
揚曰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強者爲枝弱者爲條此云條桑
者條其下垂不揚起之條采其葉也斧斨伐遠揚者伐其
遠人之枝揚起之條也毛意條桑伐遠揚爲二事鄭箋則
取彼斧斨二句爲條桑之實要之皆不改經條字爲挑也
玉篇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此最爲俗本承珙案釋文云

條桑枝落也不備取耳此亦謂條爲挑撥而取之故云不
備取蓋條有挑義字或作挑玉篇所據亦未必定俗本也
總之條桑若以爲落其枝則下不應復言伐若謂不落其
枝而采其葉則又與猗女桑同竊意蠶月條桑一語乃總
下文伐遠揚猗女桑二事皆爲條桑條者取也釋文條沈
暢遙反此蓋讀條爲鈔說文鈔叉取也蓋條桑者取桑之
大名曰伐曰猗正條桑之事當以沈重所讀爲正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正義本作柔桑非是當從定本作荑
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襄十四
年左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爲證承珙案說文云掎偏引

也毛詩字雖作猗義當與掎同小弁伐木掎矣傳云伐木者掎其巔國語掎止晏萊韋注從後曰掎皆偏引之義此傳云角而束之者廣雅釋言捔掎也角與捔同束疑本作剌說文剌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剌之也戾曲也蓋女桑枝弱不伐其條但牽引使曲而采之箋云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亦謂戾曲其枝然後可采左傳疏云掎之言戾其足也蓋捕獸者戾曲其足而後擒之是掎但訓剌戾不兼束縛詩疏以束之為束縛乃望文生義采桑者何用束縛而後采乎蘇傳訓猗為長則用節南山有實其猗傳云猗長也然此詩言采桑之事不當僅言桑條之狀嚴緝又云猗倚

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考文選七發注引詩倚彼女桑嚴說似有所本然伐木正義云掎者倚也謂以物掎其峰巔此言伐木者以物引而踣之雖以倚訓掎要不得為倚樹之倚惟呂記引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掎蓋掎而束也可見毛義與三家同但其字借猗為之齊詩則用其本字耳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毛訓本爾雅正義引樊光注即春秋傳之伯趙司至者也夏小正作伯鷯趙注孟子作博勞皆以音近而變郭璞注爾雅云似鶷鶡而大釋文引字林云鶷鶡似伯勞而小初學記引通俗文云白頭鳥謂之鶷鶡禽經注謂形似鴝鵒鴝鵒喙黃伯勞喙黑方言謂為鶡旦遯齋閑覽謂為梟國史補謂為布穀丹鉛錄謂為架犁諸說不一至顏注漢書以為子規不知子規一名秭鳺史記之秭鳺乃子規歷書秭鳺先滜索隱云秭鳺鳥春氣發動先出埜澤而鳴是也離騷之鶗鴂則伯勞文選思元賦鶗鴂鳴而不芳李善注引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通雅又謂鵙即苦鳥不知正義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鵙鵙之與苦苦不相類矣若月令仲夏鵙始鳴夏小正五月鴂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鵙始鳴及呂覽淮南等注皆

云五月夏至後鵙應陰而鳴與左傳伯趙司至悉合此詩云七月者或據周正言之然詩文皆用夏正不應於此獨用周正王肅以古五字如七經文七月乃五月之誤然趙注孟子引詩亦作七月未必經文果誤王氏經義述聞曰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必轉韻以別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為韻四月秀葽與五月鳴蜩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蘀為韻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閒甚遠故必轉韻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鵙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例為不倫矣肅說非是總之月令諸書言五月者紀其始鳴詩則但言其鳴為將寒之候以起下文載績故以七月八月連言

之不必定指始鳴況鳥物之候容有不同鄭箋說亦可通如藝文類聚引通卦驗云伯勞夏至鳴而今本通卦驗云小暑伯勞鳴則又爲六月葢伯勞以夏至鳴冬至去五月以後皆其鳴時其去也葢化爲鼠說文鼢地行鼠伯勞所化是也鵙字當作鶪作鴂者字之借作鶪者字之譌耳

四月秀葽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正義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

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葽與否未能審之說文葽艸也卽用毛傳故引詩曰四月秀葽又云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此必劉向說詩之語故引以爲證爾雅葽繞蕀蒬郭注今遠志也廣雅蕀苑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嚴緝引曹氏詩說以葽爲遠志又云今遠志苦澀之甚醫家以甘草熟之乃可用承珙案爾雅既有葽繞之號劉向又有苦葽之稱許愼已宗劉說張揖復同雅訓詩之秀葽可爲定論鄭箋以王萯當之孔疏已不謂然今考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茅萯蒹葽萯與葽竝列則王萯非葽可知他如邱光庭則以秀葽爲苦菜秀毛氏詩札用之陳鶚則以爲卽夏小正之秀幽戴氏詩考正用之且引戰國魏策幽莠之幼也似禾爲證夫小正云四月秀幽謂幽爲葽之轉則可而謂葽卽莠則程氏九穀考云莠秀於六月而非四月且莠試之而味甘亦與苦葽不合至馮氏名物鈔據漢書唐山夫人歌豐草葽注云葽盛貌以爲詩汎言草之盛秀夫詩紀物成專取秀之最早者爲言豈有汎言草盛之理故歷觀諸說皆不如曹氏據說文爾雅定爲遠志者爲近古也

五月鳴蜩傳蜩螗也嚴緝云蕩詩如蜩如螗不得爲一物毛於彼傳云蜩蟬也螗蝘也其說是矣此云蜩螗也恐字

有誤承珙案夏小正五月良蜩鳴又螗蜩鳴爾雅蜩蜋蜩螗蜩方言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閒謂之蜋蜩宋衞之閒謂之螗蜩是蟬可名蜩螗亦可名蜩蕩傳以對文則別此以散文通稱小雅鳴蜩嘒嘒傳又云蜩蟬也亦散文通稱之例不必執彼以非此

十月隕蘀傳隕墜蘀落也黃氏日鈔曰說文乾葉爲蘀此約說文意非本文如是當從之注云蘀落也與隕字何別承珙案鶴鳴其下維蘀傳亦云蘀落也廣雅釋木蘀落也正用毛傳鶴鳴傳又云尚有樹檀而下其蘀是明以蘀爲乾葉葢落者爲蘀卽訓蘀爲落猶葛覃傳云濩煑也原本煑下有之字盧校據釋文正義

刪之是也以責之於湊卽訓湊爲責古訓詁多有此類鄭風蘀兮傳蘀槁也彼槁謂槁葉猶此落謂落木毛語簡質無庸更加木葉字鄭箋於蘀槁也申之云槁木葉落也此訓詁繁簡因時之變荀子王霸篇議兵篇皆云若振槁然振槁卽漢書汲黯傳之振落然亦但言槁言落此可以悟毛傳之訓蘀爲落非零落之落矣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稽古篇曰傳語簡貴讀者多誤于貉二字當讀音逗謂取二字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狐狸二字當讀皮也二字當句經

狐狸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爲釋也且狐狸言皮明貉之爲皮可知矣康成善會毛意故不更解但分別用裘之不同耳仲達誤讀謂取狐狸皮爲一句故其申毛詞多牽合幸不失鄭意耳呂記解貉爲狐狸之居因強合北狄貉字爲一義埤雅以于貉爲周禮祭表貉之事皆誤讀毛傳者也承珙案陳說是也篇中言于者如上文于耜下文于茅皆實有其物則于貉爲往取貉無疑正義云于貉言往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語意瞭然況傳引狐貉之厚以居則貉與狐狸爲三物明矣集傳誤以爲一物猶之下章誤以斯螽莎雞蟋蟀爲一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傳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斯螽卽螽斯解見周南爾雅翼云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小兒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莧之屬崔豹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案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孫炎解翰天雞以爲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據正義引此爲樊光注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

亦曰樊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馮氏名物疏云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朱子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其誤起於程正叔而正叔之誤又起於崔正熊正熊混莎雞蟋蟀爲一正叔又混入斯螽可謂誤中之誤羅氏辨之精矣承珙案月令疏引蔡氏說亦以蟋蟀爲斯螽其誤不始於程氏然斯螽莎雞蟋蟀之當爲三物卽以經文核之已明一曰動股一曰振羽豈有一蟲而先以股鳴繼以翼鳴者卽謂隨時變化則斯螽一月而變爲莎雞莎雞一月而變爲蟋蟀蟋蟀又何以歷八月九月十月

而不變邪又羅氏云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而說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爲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爾此申箋說是也而涉雜條下又云豳風七月在野三句皆謂涉難寒則近人一卷之中自相矛盾殊不可解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傳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承珙案穹窒謂窮極室中之穴隙而塞之以禦寒氣所謂風雨攸除也其穴有鼠者更熏而去之則所謂鳥鼠攸去也與塞向墐戶自爲四事說文穹窮也窒窒也二字訓義皆同毛傳鄭東山箋亦

云穹窮窒塞而又云穹窒鼠穴也似卽謂窮塞鼠之窟穴則與此箋四事之言相謬戾矣

六月食鬱及薁傳鬱棣屬薁蘡薁也案傳云鬱棣屬是以鬱爲唐棣之屬蓋惟唐棣得專名棣故秦風山有苞棣但言棣而傳卽訓爲唐棣七月正義引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此疏是也鬱本棣屬故陸疏唐棣有雀李車下李之名而廣雅卽以爵梅爵李爲鬱齊民要術引廣雅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又名棣亦名薁李古人多以鬱與棣

竝言史記司馬相如傳隱夫鬱棣漢書作薁棣太平御覽引曹毗魏都賦若榴郁棣此所謂棣皆唐棣薁郁皆鬱之通轉唐棣單稱棣而鬱乃棣之類一種之中又微有別故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一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此薁李卽鬱與蘡薁之薁不同正義乃謂車下李卽鬱薁李卽薁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則誤矣

傳薁蘡薁說文作蘡薁字不作蘡玉篇始有蘡字但云草也廣韻則云蘡薁藤也廣雅燕薁蘡舌也王氏疏證云卽蘡薁蘡燕聲之轉詩正義以薁爲樹名今案薁李樹不名

蘡薁蘡薁自是蒲萄之屬蔓生結子者耳齊民要術引陸璣詩義疏云櫻薁實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又引疏云槼似燕薁連蔓生御覽引毛詩提綱云藟一名燕薁藤郭璞上林賦注云蒲萄似燕蘡可作酒是蘡薁有藤蒲萄之屬故謝靈運山居賦云野有蔓草獵涉蘡薁也段注說文云說文李棣皆在木部薁在草部毛公但云鬱棣屬未嘗云薁鬱屬晉宮閣銘所謂車下李薁李皆非毛許之蘡薁也承珙案王氏段氏說是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疏言蘡薁甚明稽古編謂陸疏釋鬱而不及薁誤矣孔疏以薁李字偶同遂以薁李卽薁說詩者言之多不能瞭馮氏名

物疏謂萸與鬱俱爲棣屬故同得車下李之名所言尤欠分曉總由不知萸李係木生蘡萸係蔓生耳山海經中山經云泰室之山有草焉白華黑實狀如蘡薁亦與詩義疏實大如龍眼黑色者合然則蘡萸之爲草而非木信矣

說文藿草也詩曰食鬱及藿段氏詩小學曰掌禹錫等本草蘇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鬱及藿而韓詩訓以爲爾雅藿山韭承珙案韓詩藿山韭之說見爾雅邢疏此葢邢昺見藿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杲有此說說文於藿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韱山韭也可見許所據爾雅本不作藿而所引詩又未嘗以爲山韭不得合

爾雅韓詩爲一也宋書謝靈運傳注引詩作食鬱及萸乃萸字之壞耳

八月剝棗傳剝擊也段氏曰此謂剝即攴之假借也故釋文普木切攴今字作朴承珙案夏小正八月剝棗傳云剝也者取也此渾言之也毛云剝擊也此切言之也莊子人閒世夫柤棃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剝亦爲擊義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則收收法搖而落之爲上

采茶薪樗箋云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案茶爲苦菜春夏已成此采茶雖承九月之下非謂至是始采謂所采之茶所薪之樗於是時皆可爲助養農夫之用故箋云乾茶之菜也或疑苦菜非九月所采此茶即王肅所云茶陸穢者如左傳蘊之薪蒸與樗爲一類非也

十月納禾稼案此禾稼者統言之也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葢禾雖專名嘉穀引申之亦爲凡穀之通稱下文黍稷重穋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穋亦指凡穀言之非以後熟先熟專承黍稷如閟宮之穉穉菽麥亦非以先種後種指菽麥也至禾麻菽麥正義云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

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此說是也下文我稼既同又但言稼不言禾者箋云既同言已聚也葢納之囷倉爲已聚說文稼下云一曰稼家事也此其義矣

上入執宮功傳入爲上出爲下案傳云云者即漢志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于邑也而宮功無傳箋以執宮功爲民自治宮中之事則與上塞向墐戶意複故不如范氏董氏以爲宮室官府之役者是也下文于茅索綯乃又計及于野廬之事所謂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

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經義

述聞曰索者糾繩之名綯卽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
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
箋云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爲繩索之索爾雅訓綯爲絞而
郭注曰糾絞繩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胥失之矣承珙
案正義引李巡注爾雅釋言綯繩之絞也蓋謂繩之絞者
爲綯郭璞注方言亦云綯亦繩名儀禮喪服傳絞帶者繩
帶也是絞卽繩傳云綯絞也猶綯繩也索本亦繩名而此
詩則是索之爲綯猶繩本物名而爾雅釋器云繩之謂之
縮之是也但鄭云夜作絞索乃以絞釋索以索釋綯義與
趙岐正同非是以索爲繩索也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乘治也承珙案乘之爲升常訓
也箋訓治者所以申成毛義荀子大畧篇引詩亟其乘屋
楊倞注云升屋治其敝漏卽兼二義言之疏云鄭以乘爲
治與毛異非也乘之訓治古書不多見惟漢書魏相傳云
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顏注訓乘爲治
其始播百穀箋云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承珙案毛無傳
者自不過謂經冬入春農事方興故當急治其屋耳荀子
大畧篇子貢曰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此亦第以播
百穀爲耕事耳毛詩出於荀卿當與之同正義曰毛以爲

豳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
故豫修廬舍此亦以鄭義述毛未必得毛意也趙注孟子
引詩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云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
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其說亦與鄭異
二之日鑿冰沖沖傳沖沖鑿冰之意正義曰沖沖非貌非
聲故云鑿冰之意說文沖涌繇也从水中聲讀若動承珙
案繇與搖同涌搖者狀水之動此鑿冰沖沖亦是狀冰凌
被鑿動搖之意正義以爲非貌非聲是也小雅蓼蕭鞗革
沖沖傳云沖沖垂飾貌亦是謂垂飾動搖七月釋文沖沖
聲也初學記亦云聲也專以聲言於義爲偏枯矣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兩樽曰朋饗
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
正義曰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
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段氏懋堂
曰細繹正義知傳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
加以羔羊凶兩鄉人複而脫落數字古書類然承珙案段
說是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卽本毛傳蓋七月詩歷言豳
民農桑之事於其畢也終歲勤動乃得斗酒相勞故此饗
斷爲民自飲酒正義又引周禮黨正注云正齒位者爲民
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

之道也故謂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公堂即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之序謂黨之序學也卷耳正義亦云鄉飲酒大夫之饗禮饗未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此皆善申毛義而其申鄭又據月令大飲烝注引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知此斯饗爲國君饗羣臣之事則與上文滌場不相屬矣或謂萬壽無疆當爲人臣祝君之詞不知舉觴稱壽乃古人飲酒之常禮士冠禮祝詞有曰眉壽萬年亦不盡爲祝君之語況月令注又引作受福無疆此或據三家詩本幷不作萬壽亦可見斯饗不必爲國君之饗臣矣劉瑾曰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

鴟鴞

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序悉與金縢合則全詩大旨必當以金縢爲據金縢我之弗辟鄭注本馬融以辟爲避史記亦以辟爲避然是謂武王崩成王幼故弗避攝政之嫌與鄭異義東晉孔傳以辟爲法釋文引傳作治說文作法今本說文辟部云𨐨治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𨐨王氏尚書後案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段氏尚書撰異謂釋文以治繫孔以法繫許不誤今本說文作治非是承珙案尚書弗辟之辟義當作治即說文𨐨訓法亦謂以法治之耳蓋周公初聞流言自不容遽與周

罪之師而宗親大臣受遺輔政又不可引嫌退避不顧社稷之安危故辟者謂當體察虛實推究主名所以出而鎮撫東方就近控制越絕書云周公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而譏之成王周公辭位出巡狩于邊此語與當日情事最合蓋辟非誅殺之名亦非退避之義尚書史臣之文據事直書曰居東必非東征曰罪人必指叛者曰得必尚未伏誅斷無出師東征而書之曰居東周公之屬本無罪因成王意而書之曰罪人管叔武庚既誅之後不曰誅曰殺而書之曰得者此尚書文義之灼然者也鄭氏注禮箋詩每多異同獨鴟鴞箋與其所注金縢最相脗合核之毛傳

惟以此詩爲作於管蔡武庚未誅之前義與毛同其以稚子爲成王雖亦同毛而以閔斯爲成王宜哀閔其屬黨之先臣則殊非毛義其餘非惟與毛殊旨亦幷與序不符序言救亂自是謂羣叔流言王室將亂恐成王不知故作此詩以救之若如箋說則全詩皆爲周公自救其屬黨耳何以謂之救亂鄭於他詩往往依序立義獨此篇皆自用其說王肅駁難已見正義歐陽本義更立辨其非然以毛鄭竝議尚欠分曉毛於首章傳曰甯亾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曰甯亾曰不可皆預計之詞非事後之語傳意以鴟鴞喻武庚子指管蔡室謂王朝蓋周公居東二年深知流言

之來實由管蔡武庚煽誘爲亂所謂罪人斯得也旣取我子者管蔡爲武庚所陷也無毀我室者社稷爲重將以大義滅親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所以殷殷愛惜於王室者爲主少國疑遭三監之變足以病我孺子王故也毛意悉與鄭殊而實合經旨經文曰迨天之未陰雨曰或敢侮予皆所以防於未然而憂其或然詞意明白若在旣誅之後必不作此語矣王肅注詩亦誤以爲旣誅武庚而作正義又引肅注或敢侮予云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傳意或然其實傳意未必如是也集傳亦以此詩在武庚誅後而又以鴟鴞比武庚夫其人旣从而猶呼而告

之有是理乎

鴟鴞鴟鴞傳鴟鴞鸋鴂也正義引陸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嬴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稽古編曰韓詩謂鴟鴞之愛養其子適以病之不託於大樹茂枝而託於葦苕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合趙岐注孟子亦以鴟鴞爲小鳥與陸疏說皆同惟王叔師楚辭注云鴟鴞鸋鴂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郭注爾雅以爲鴟類始祖王說而埤雅力證其是今用之承珙案爾雅以鴟鴞爲鸋鴂而方言之桑飛廣雅之鷦䳄雖有鸋鴂之名然竝無鴟鴞之目毛傳用爾雅說文同毛又竝未明言鴟鴞是小鳥然則鴟鴞名鸋鴂與巧婦名鸋鴂者實爲二物陸疏乃因韓詩之說誤合爲一耳郭注方言鸋鴂云爾雅鸋鴂非此小雀區別甚明一切經音義佛本行集經標目梟鴞注云古堯反土梟也下爲驕反字林鸋鴂也形似鴞而青白出于山卽惡聲鳥也楚人謂之鵩鳥亦鴟類也山東名鸋鴂俗名巧婦此注形似鴟鴞當作梟上文旣以土梟釋梟其下所引字林鸋鴂之訓自是釋鴞故當云形似梟不得云似鴞（任氏字林考逸引此條於梟字下又隨誤本作形似鴞皆非）字林

所言鸋鴂之狀甚晰其以鸋鴂單名鴞與說文鴞下訓鴟鴞鸋鴂者合又以爲鴟類與郭注爾雅合又云俗名巧婦可見此鳥因鸋鴂名同遂致溷于桑飛大小善惡之不辨耳楚辭九歎云葛藟虆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其上文云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駑嬴與乘駔兮雜班駮與闒茸其下文云偓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此皆有美有惡之辭故王叔師謂鴟鴞貪鳥而集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顯位貪佞升爲公卿也史記賈誼列傳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漢書作鴟鴞翺翔蔡邕弔屈原文云鸋鴂軒翥鸞鳳挫翮然則爾雅之鴟鴞鸋鴂漢儒亦多以

爲梟鴟之屬郭注可謂有據箋於末章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是卽用韓詩之義後儒輒謂毛鄭皆以鴟鴞爲小鳥而不知毛義實與鄭不同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經中竝無大鳥字則所謂大鳥卽指鴟鴞難卽指取子毀室可見鴟鴞確是呼而告之與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穀文例正同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甯之也直以旣取我子以下爲鴟鴞之言非毛意也埤雅謂詩章首三句似戒鴟鴞之詞卽非鴟鴞自道昔賢云鴟鴞恤功愛子及室誤矣呂記嚴緝皆從陸佃力主郭說

何氏古義曰次章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望成王早圖之也舊說謂周公自述其締造周密則於末章予室翹翹句難通且汲汲自多其功于忠淺矣前以毀室屬鴟鴞而此以侮予屬下民者葢室一毀則探鷇取卵之事必有起而乘之者所以武庚蠢動而四國亦洶洶不靖也姜氏廣義曰詩通篇予我俱指鳥俱周公自比非前則喻先王而後忽自況也方氏苞曰二章與末章意正相應自言所以獨操國事畧不自嫌欲及陰雨之未至而綢繆牖戶耳不謂牖戶未完而風雨已至大懼室家之漂搖而王心不悟屛身在外無所施其力則唯音嘵嘵自鳴其哀厲而已承珙案詩次章有孟子所引孔子之言爲證綢繆牖戶自爲及閑暇而治其國家之喻周公旣以自喻卽以諷王箋說以爲喻其屬黨之先臣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土地而於末章又云今子孫不肖使家道危夫尙書注旣言閔其屬黨無罪將死而此云不肖則又不得謂無罪眞自相矛盾矣

予手拮据傳拮据撠挶也案拮据撠挶皆雙聲字撠當本作戟哀二十五年左傳褚師出公戟其手杜注戟徒手屈肘如戟形是也挶音與臼同說文臼叉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臼然則戟挶者謂屈兩肘如戟形以捧物也說文挶

戟持也据戟挶也而拮下則云手口共有所作也許於釋据用毛義釋拮又用韓義詩釋文引韓詩口足爲事曰拮据然經文本以拮据屬手二字又皆从手則當如毛義但以撠挶訓拮据也

予所蓄租傳租爲何氏古義曰租通作蒩說文蒩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蒩以白茅周禮音義蒩亦作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于窠中以爲之藉葢作窠之始事也承珙案傳以爲訓租者爲疑蔫字之誤篆文爲作𤔲蔫作蔿字形相近說文引禮蒩以白茅白虎通義獨斷皆作苴以白茅鄭注士虞禮云苴猶藉也毛訓租爲

薦者猶說文之且薦也韓詩訓租爲積積聚所以爲薦藉
義亦相近釋文租又作祖者乃古字通借正義謂祖訓始
物之初始必有爲之者故云租爲解釋迂迴蓋薦之誤爲
其來久矣
曰予未有室家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云傳以曰者稱他
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也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
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
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
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
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承珙案上文四予字皆爲

周公自我以鳥之作巢勤苦爲喻而繼以曰予未有室家
則曰字正自明其作苦之由不應忽接以侮之者之語小
雅雨無正曰予未有室家傳云賢者不肯遷於王都也彼
文是自言其無室家故不肯遷則此亦當是自言所以手
口俱病者爲我前此未有室家之故如此承上四句文義
直截正義本王肅以述毛恐未必得毛意也
予羽譙譙傳譙譙殺也釋文譙字或作燋同在消反殺色
界反又所例反承珙案譙譙即噍殺之義故傳訓爲殺樂
記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注噍踧也釋文噍子遥反
徐在堯反沈子堯反踧也謂急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又

志微噍殺之音作正義曰噍殺謂樂聲噍蹙殺小此噍殺
字說苑修文篇作燋悴漢書禮樂志作𤼸瘁顏注𤼸瘁謂
減縮也左傳成九年無棄蕉萃後漢書應劭傳注云蕉萃
憔悴古通字國語吳語而日以憔悴韋注憔悴瘦病也一
切經音義引三蒼憔悴作顦顇說文顇顦顇也又醮丁焦
枯小也此皆譙譙訓殺之聲義也釋文字或作燋者淮南
汎論訓燋而不謳高注燋悴也毛傳殺也之殺又與鎩同
淮南俶真訓覽冥訓俱云飛鳥鎩翼李善注文選蜀都賦
引許慎曰鎩殘也高注俶真訓以鎩翼爲折翼亦其義也
予尾翛翛傳翛翛敝也段氏詩小學曰唐定本宋監本越

本蜀本皆作修修唐石經宋集韻光堯石經皆作脩脩蓋
毛詩本用合韻淺人改爲消又或改爲翛今本釋文亦是
淺人所改集韻所據釋文未誤阮氏校勘記云考此經相
傳有作脩作翛二本沿革例云監蜀越本皆作脩脩以疏
爲據與國本及建甯諸本皆作翛翛以釋文爲據也又引
疏云定本作脩脩又正義云予尾消消而敝乃正義所易
之字如易令令爲鈴鈴易遂遂爲璲璲非其本經傳作消
消也以定本作脩脩推之正義本當作翛翛矣承珙案沿
革例引正義云定本作修修呂氏讀詩記引正義云定本
作脩脩修與脩同字若釋文正義之本則似皆作翛翛說

文無脩字當以脩爲正王風嘆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此脩脩訓敝者敝亦謂乾敝也

東山

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案鴟鴞序云救亂也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周公於親迎還周以後必有所以綢繆牖戸者故書傳云救亂與鴟鴞序合其攝政之年卽奉命東征豳譜正義云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是書傳所言三年踐奄者亦是合居攝之初年數之首尾共三年與此序亦合葢居東與

東征本非一地二年與三年亦非一時鄭注金縢惟以弗辟爲弗避及罪人爲周公屬黨二者於義不合其謂武王崩後免喪周公始遭流言出居於東成王感風雷之變迎還攝政乃作大誥東征殺武庚管叔三年而歸所敘歷歷不誤王肅注金縢以居東卽東征以書之二年合於詩之三年謂武王崩後明年改元周公卽攝政遭流言遂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東晉尚書孔傳卽同肅說書正義曲爲迴護謂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書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曰二年皆與鄭說異案之金縢若居東已誅三監則鴟鴞可以不作成王雖至愚何至叛人已誅尚未能悟而猶曰王亦未敢誚公必待風雷之變金縢之啟始釋然乎書又曰惟朕小子其親迎及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云云夫風雷一時之事若東征班師而歸則商奄去鎬京不啻千里安能立刻迎還令王出郊相見乎情事種種不合其不足信明矣

我徂來山傳箋皆不言其地嚴緝云屯軍必依山爲固故以東山言之王氏詩考曰商故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爲山東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卽商地季氏詩說解頤云東山卽魯之東山魯葢古之奄國書所謂

王來自奄卽東征而歸之事也承珙案詩考所言究是山東非東山惟季氏說近之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尚書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左傳（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又（定四年）因商奄之民說文䣊周公所誅䣊國在魯鄭注多方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趙岐孟子注云奄東方國據此可知孟子登東山而小魯卽詩之東山宏明集引宗炳明佛論云孟子登蒙山而小魯閻氏四書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

然則東征踐奄已入魯境東山當是師行所至之地故曰
我徂東山
慆慆不歸傳慆慆言久也案慆疑滔之假借說文滔水漫
漫大貌江漢武夫滔滔傳滔滔廣大貌大與久義相成故
楚辭謬諫云年滔滔而日遠兮正言久也此慆慆不歸太
平御覽三十二引作滔滔不歸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
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
悲正義曰箋以此爲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孫
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

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承珙案鴟鴞東山二
詩皆未嘗明言其事蓋周公於骨肉之變有不忍言者故
鴟鴞但託鳥言以述其艱難危急之情而不及流言之故
惟於既取我子一句微露其詞東山但爲軍士歷敘其勞
苦思念之事而不及定亂之由惟於我心西悲一句畧致
其意傳引文王世子解經西悲呂記謂其能知周公之心
箋以爲軍士在東念西而悲說固可通於義淺矣孫毓申
之謂踰年不必西悲拘滯尤甚李氏集解謂首四句言征
夫在道遇雨濛濛而下言制彼裳衣不應以周公之西悲
閒于其中不知章首二我字乃周公自我見得振旅言旋

身在行閒零雨沾溼故深知士卒甘苦下文二我字仍自
述其心曲語氣一貫以後制彼敦彼乃指軍士而言耳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
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
兵者不陳釋文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無行戶剛
反正義曰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
之事定本是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案正義知孔本經作勿
士銜枚箋作無銜枚之事定本經作勿士行枚箋作初無
行陳銜枚之事陸德明與定本同閒嘗反覆參訂知孔本
爲是釋文定本皆非銜行字異鄭箋卽欲改行爲銜應有

行當爲銜四字而正義釋經傳亦當別爲毛說今皆不然
故知經本作銜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詩勿士銜枚
與孔合自王肅改銜爲行定本誤從之遂以箋行陳爲釋
經之行銜枚爲釋經之枚釋文既同定本音箋行爲戶剛
反則經亦當同乃以經行字戶剛反爲王肅音而別爲鄭
音銜則經注乖違上下難通矣挍勘記前一說云考釋文
鄭音銜者謂箋之銜枚卽經之行枚鄭以行爲銜之假借
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箋例每如此釋文
得之其箋之行陳是說銜枚所用非經中之行如殷其靁
傳箋之此非經中之斯菁菁者莪傳箋之載非經中之載

其比也故釋文云無行戸剛反明非經中之行也正義定本讀經讀箋皆爾絕無異說正義所云定本勿士行枚無衘字者必當時或本經於勿士行枚之閒更有衘字故也若但爲衘行二字互異祇得云不作衘字不得云無衘字箋云以下乃正義自引箋以證謂箋中衘枚卽經中行枚其閒更無衘字如雞鳴正義在定本下自引箋以證予字也非箋云以下載定本之箋經義雜記欲改此經作衘及去箋行陳字皆於釋文正義未得其理又釋文云王戸剛反乃難箋衘字於箋行陳則迥不相涉也太平御覽引作衘以破引之也後一說云案舊校姝誤鄭箋行陳衘枚之

事以釋經之行枚猶傳以樂道忘飢釋經之樂飢也此何容疑惑而必云鄭讀行爲衘乎行古音如杭衘从行金聲絕不在古人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之例此釋文云鄭音衘者自是陸氏之誤承珙案校勘後說是也箋以行陳釋經之行故下又引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以自足其初無行陳之語若非釋經行字則箋中行陳乃是閒文何用復引他經作證乎臧氏雜記謂經作衘枚箋無行陳字其說自誤釋文毛音衡者行衡聲同衡卽橫也此或六朝以前說詩者相傳之古音古義不然行字毛無傳何由知其音衡其云鄭音衘者則誤認箋以衘釋行卽王肅音戸剛反亦是誤認箋讀行如衘故別爲之音以異於鄭校勘前說謂鄭以行爲衘借釋文得之者非也盧氏考證又云鄭就行讀爲衘亦非也

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正義云枚微者其物微細也此解殊不成文義段懋堂云周南傳枚曰條榦曰枚是本義此枚微也與閟宮傳枚枚礱密也皆是假借謂枚爲微之假借也謂之微者兵事神密也一章言其完故曰勿士行微承珙案以行枚爲行微語殊費解竊謂傳云枚微者葢訓枚爲徽也鄭注周官大司馬云枚如箸衘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又注衘枚氏云衘枚止言語囂讙

也枚狀如箸橫衘之爲之繣結於項賈疏云繣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顏注漢書高帝紀引作繣絜於項云繣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紐而繞項也考說文無繣字攴部𢾊戾也玉篇㦤乖戾也合言之則爲𢾊㦤廣雅釋訓𢾊㦤乖剌也又作緯繣離騷忽緯繣其難遷王注緯繣乖戾也又作徽嫿馬融廣成頌徽嫿霍奕別鶩分奔是則衘枚於口組繫兩頭分紐於項有違戾結礙之意傳讀行爲衘訓枚爲徽行枚者謂衘徽徽取徽嫿亦取止義爾雅釋詁徽止也枚所以止言語囂讙者故亦可訓徽今本傳作微者徽微字通廣韻二十一麥云徽嫿乖違也而十五

封又云𧝓微乖違集韻𧝓有古賣胡封胡麥三切竝云𧝓也類篇則皆云微也是已巹制彼裳衣謂其時釋介胄不用更制在途及歸家之服而亦無事於行枚矣箋以裳衣爲兵服非是

蜎蜎者蠋傳蜎蜎蠋貌蠋桑蟲也正義曰釋蟲云蚅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爾雅翼云說文蜀葵中蠶也古人有言葵蟲不知徙乎葵菜葵茱之甘者也今蜀食葵之甘故其體肥大亦食於藿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乃桑野之地也承珙案諸家皆執今本說文蜀葵中蠶之說疑蜀非桑蟲然爾雅釋文引說文本作桑中蟲也與毛傳合今本說文葵乃桑字之誤玉篇蜀桑蟲也似所見說文不誤廣韻引說文已同今本毛公必非因桑野之文望而生義莊子庚桑楚篇奔蜂不能化藿蠋釋文引司馬彪云藿蠋豆葉中小青蟲也考韓非內儲說云蠶似蠋淮南說林訓亦云蠶之與蠋狀相類若小青蟲則與蠶不類今桑樹中有蟲色白大如指者乃眞似蠶其在葵與藿中者色皆青且小謂其亦有蠋名則可必謂蠋不得爲桑蟲則非也

町畽鹿場傳町畽鹿迹也諸家多以町畽爲泛言舍旁畦隴惟說文町下云田踐處曰町疃下云禽獸所踐處也詩曰町疃鹿場段注町字云踐處之踐疑淺人所增廣韻青韻町但曰田處諸書町字多謂平坦於踐義不相涉又注疃字云獸足蹂地曰厹其所蹂之處曰疃本不專謂鹿詩則言鹿而已毛傳町疃鹿迹也謂鹿迹所在也楚辭九思鹿蹊兮斸斸與疃葢一字足部又有蹈字云蹤處也集韻作躔疃亦作暖郡國志廣陵郡東陽劉昭注云縣多麋引博物志十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暖今後漢書譌爲畯埤雅引此又譌暖然因埤雅可以校正也承珙案町雖義爲平坦然亦可爲踐處踐字未必後增若祗云田處似不成文義埤雅又引小爾雅云鹿之所息謂之場葢其所踐者乃其所息之處故曰町畽鹿場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曰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愼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竝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段懋堂曰毛云熒火與列子天瑞淮南氾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皆合謂鬼

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熒火卽炤當之又改其字從虫其誤葢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異承珙案段說非是廣雅景天螢火燐也字作燐與釋文燐又作蟒者合爾雅螢火卽炤字又從火者燐與熒皆火光傳於熠燿燐也下必增燐熒火也正以燐爲鬼火恐人誤會故以熒火明之猶小弁之鸒卑居卑居雅烏也一例以熒火之蟲雅烏之鳥人所易知耳不然經文但言熠燿與鸒斯以燐卑居釋之足矣毛傳本簡冐如此辭費乎王氏廣雅疏證云鬼火有光謂之燐螢火有光亦得謂之燐說文熒鐙燭之光鐙燭有光謂之熒

螢火有光亦謂之熒若謂螢火與鬼火不得同名爲燐則螢火與鐙燭之光亦不得同名熒乎若陳王作論乃駁熠燿之爲鬼火而非難螢火之名燐辨韓詩章句之疏而非救毛公詁訓之失此說是也螢火爲燐毛公必有所據若詩熠燿之爲螢火自陳思王論外如文選張華勵志詩涼風振落熠燿宵流（今本作熠熠誤）潘岳秋興賦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此皆義本毛詩李善引崔豹古今注曰熠燿燐也一曰燿夜腐草爲之食蚊蚋蓋魏晉人皆知熠燿爲螢火又皆知毛傳之燐與熒卽螢火竝不以爲鬼火也集傳以燿爲明不定貌蓋欲與四章熠燿其羽字義畫一楊氏愼曰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非爲鶯卽桑扈也承珙又案集傳以宵行爲蟲名其所言形狀本於董逌陸佃然董陸祇云熠燿別一種蟲非螢火初未嘗以其名爲宵行也（廣韻十八藥熠爚螢火又二十六緝熠燿螢火熠熠爚燿字竝同）

鸛鳴于垤釋文鸛本又作雚說文雈部雚小爵也从雈吅聲詩曰雚鳴于垤段注雚今字作鸛小爵二字誤當作雚雀也依太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鸛鸛雀也亦可證莊子作觀雀承珙案玉篇雚水鳥說文小爵小疑水之誤正與毛傳鸛好水之說合也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辦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也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溧力菊反衆薪也段氏云廣韻溧同蓼蕭蓼莪之蓼毛意此二句於六詩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衆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之意鄭箋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失毛意而非詩意矣承珙案傳於烝在桑野云烝寘也此又云烝衆也語同而訓異者葢彼當獨宿車下之時蠋爲在野之所見故當念其

久此承我征聿至之後瓜爲在家之所見故不言久而言衆婦人見衆瓜之繫綴於栗薪猶征人之繫屬於軍旅瓜辦之苦既似征人之心苦繫綴之形又似從軍之事苦傳意如此已足正義以事苦爲析薪乃誤以鄭釋毛耳韓詩謂蓼薪爲衆薪（單行釋文本衆又作聚）薪衆則在薪者必非一瓜是韓詩亦當以烝爲衆也

陳氏稽古編曰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注如此既合序意又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程呂諸儒皆遵用斯義今槩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征聿至言我之行者當遂至也瓜苦在栗薪喻君子留滯於外也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言久不見君子也感陰雨而興歎因灑埽以待其來又指瓜苦爲喻而自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今既以爲行者之語遂謂三年不見是不見瓜苦思致纖巧恐非古人文義承珙案陳說是也序以三章爲室家之望女故婦歎于室以下六句皆敘婦人歎辭兩我字皆代婦人自我若以我爲征人之言則與二章言其思者複矣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周禮媒氏賈疏引孔晁申毛義以熠燿其羽爲喻嫁娶之盛非紀時承珙案此說是也東山一篇所紀時物如伊威蠨蛸熠燿及果臝苦瓜之類多是夏秋皆非春日則此倉庚亦斷非紀仲春之時毛於其新孔嘉二句傳云言久長之道也蓋謂歸士有新昏者初來甚善當更思所以久長之道耳箋以倉庚爲紀時而礙於全詩皆非春令故又推本於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迂矣

親結其縭傳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正義曰釋器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褘爲帨巾失之也（以上皆郭氏說今爾雅郭注至緌繫也止無此女子以下四十五字疑有脫佚）母戒女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縭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縭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縭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按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承珙案此疏說是陳氏禮

書云纓帶曰衿昏禮所謂施衿是也帶結而垂曰褵爾雅所謂褵緌是也士昏禮毋戒女施衿結帨爾雅衿謂之袸郭璞解袸爲衣小帶也然則衿者纓之帶褵者衿之緌先施衿而後結其褵總是一事而孫炎孔穎達泥禮文以結褵爲結帨誤矣虞東學詩主此說今考列女傳云母譙房之中結其衿褵後漢書馬融傳云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離虔恭中饋注離與褵古字通此皆用士昏禮文皆以褵字代帨字然則褵之爲帨明矣禮書之說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顧蔓麟謂首章歸字隔二句與下歸悲衣

枚叶如生民三章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古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有獨韻起者李氏因篤曰二章之實室三章之垤室窒至四章之飛歸皆與歸字相應是未嘗無韻也承珙案此詩本屬變調一章之蠋宿二章之實室四章之飛歸皆隔韻則章首歸字卽如李說各與下文隔韻相協亦未始不可也

破斧

序云破斧美周公也白虎通義巡狩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云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楊雄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其斁矣夫法言蓋用公羊之義何休注言黜陟之時與白虎通義合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注引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爲不來也南征北國怨曰何爲後我也此出荀子王制篇與公羊同皆先儒舊義然東征西征如孟子言湯事亦第大概言之非專以釋詩乃引詩爲證耳毛詩出於荀卿傳爲釋詩而作故必

切合詩辭其於章首云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見周公東征乃因四國破毁禮義而正其罪大旨亦與言黜陟相近孫疏從毛駁鄭孔疏又從鄭駁孫然四國叛逆以破缺斧斨比其破毁禮義傳意固自正大鄭箋以破斧喻破毁周公缺斨喻損傷成王則何以二章言缺錡三章言缺銶喻周公者不變而喻成王者屢變歟箋不如傳明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銎曰斧段云七月正義引此傳有方銎曰斨四字稽古編曰二者皆斧耳豳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集傳謂爲征伐所用殆不然承珙案嚴緝已有此說謂詩人言兵器

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然則破斧缺斨非爲戰也若以爲殺戮之多至於如此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與下文哀我人斯及吪嘉遒休之意皆不相類總之斧斨錡銶毛鄭祇以爲興本不必定屬軍中所用若謂經言東征不應別有取與則嚴氏云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所用爲多義亦近之

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李氏毛詩集解曰書

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孔傳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則是奄者遠於中國亦不得爲諸夏之國蓋淮本即奄也王氏尚書後案曰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者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注成王政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據此則奄與淮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奄與淮夷皆附屬故說文邑部云𨛫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即是一處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未可信書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踐奄奄似遠于淮夷亦未可信也何氏古義曰集傳以四國爲四方之國然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之非泛指四方明矣朱氏通義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奄爲四國之一明矣毛解與尚書合當從之承珙案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其下云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然則當時東方之國畔者尚多周公所征不止管蔡商奄言四國者舉其重者耳

傳皇匡也正義曰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爲匡鄭箋又轉爲正段氏云此謂皇爲匡之假借承珙案爾雅皇匡竝有正義故皇又可訓匡古人於字義同者得轉相爲訓此

類甚多不必以皇爲匡借呂記引董氏曰皇齊詩作匡賈公彥引以爲據考周禮大司馬疏引詩四國是遑與今詩異與董氏所見疏本亦異即古本齊詩作匡者亦是與毛義同字異非齊用正字毛用借字也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說文錡鉏䥏也从金奇聲又䥏鉏䥏也从金御聲鋙䥏或从吾段注云齒部齟齬齒不相值也鉏䥏蓋亦器之能相抵拒錯摩者故廣韻以不相當釋鉏鋙豳風又缺我錡蓋即所謂鉏䥏者與承珙案段說是也考工記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注云射其外鉏牙疏云言其外八角鋒是則器之有鋒稜錯互謂之鉏牙鉏

牙猶鉏鋙也徐鍇注說文云鉏鋙猶犬牙也爾雅釋樂注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亦取如齒不相值之意傳以錡爲鑿屬者高誘注淮南本經訓云鑿齒獸名齒長三尺狀如鑿郭璞注海外南經亦同此云獸齒如鑿當亦取其鋒棱鉏鋙錡爲鉏鋙故曰鑿屬許與毛合也

四國是吪傳吪化也段氏曰此謂假借蓋以吪爲化之假借耳承珙案王風兔爰小雅無羊傳竝云吪動也說文吪字即用此義吪訓化者乃動引申之義似非借吪爲化至釋文云吪又作訛郭注釋言訛化也引詩四國是訛此則以訛爲吪之假借耳

又缺我銶傳木屬曰銶說文梂一曰鑿首段注云詩釋文引韓詩曰銶鑿屬許蓋用韓說也鑿所以穿木也鑿首謂鑿柄鑿柄必以木爲之今木工尚然矣故字从木金部無銶許所據詩然也承珙案器之以木爲者多矣要不得云木屬韓以銶爲鑿屬毛以銶爲木屬此師承各異然木屬二字殊不成語竊疑木爲苿字之誤說文苿兩刃臿也从木丫象形宋魏曰苿也釫苿或从亏方言臿宋魏之閒謂之鏵苿鏵蓋古今字今人猶謂之鏵鍫釋名臿插也掘地起土也銶蓋亦起土之物故大雅捄之陑陑箋云捄捊也說文捊引取土也捄與銶皆從求得聲所以取土者謂之銶因而取土亦謂之捄管子輕重乙云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爲車周禮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版二築賈疏云梩或解爲臿或解爲鍬鍬臿亦不殊然則司馬法之一梩或即管子之一銶皆鍬臿之類故傳以銶爲苿屬歟

四國是遒傳遒固也箋云遒斂也正義曰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故爲固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承珙案商頌百祿是遒傳

訓遒聚也彼遒說文引作揫此四國是遒董氏引崔集注本亦作揫說文遒迫也揫束也迫與束義畧同堅固斂聚皆迫束引申之義箋申傳非易傳也

伐柯

序云伐柯美周公也鄭譜正義云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顚倒不次者張融此曹魏博士見唐書元行沖傳非六朝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承珙案張說是也尚書大誥次金

滕後其次不誤以後亦有倒亂鄭注書序作成王政云此
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
是鄭意亦以爲簡編失次矣正義又引王肅說以爲周公
東征既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又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
而作破斧伐柯九罭其說非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傳柯斧柄也禮
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
案此及破斧傳皆以禮義爲國家之用則毛意二詩祇以
美周公之禮教與序首句合序言刺朝廷之不知乃作詩
者言外之意耳箋泥於言刺遂以伐柯用斧爲以類求類

喻迎公當使賢者先往取妻用媒喻當使曉王與公意者
又先往孫毓駮之當矣孫評見正義 蘇氏詩傳曰伐柯而不用
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
召亦不可得也此解頗合經傳之意易文言地道也臣道
也妻道也古人多以夫婦爲君臣之喻若如集傳謂是東
人欲見周公則豈得以取妻爲比乎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
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案此傳與中庸引詩義合又韓詩
外傳云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四者
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諸己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是則毛韓之說畧同蓋古義之僅存者此詩乃美周公
能用禮義以人治人猶破斧云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也籩
豆有踐正以禮治國之事箋以我覯之子文與九罭同遂
以籩豆爲王迎周公有饗燕之禮殊與伐柯取則詞意不
相聯貫集傳更因取妻之文而以籩豆爲同牢之禮陋矣
況昏禮所載夫席婦席饋舅姑皆有豆無籩安得云籩豆
有踐邪

九罭

序云九罭美周公也何氏古義曰金縢予小子其親迎我
國家禮亦宜之孔穎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

袞衣籩豆是也伐柯言以饗禮迎公九罭言以冕服迎公
也周公歸王室安危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承珙
案伐柯但美周公經中未見迎公之意此詩首尾皆言袞
衣是欲王以上公之禮迎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傳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
也正義曰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
然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
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箋解網之與魚大小
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承珙案此疏非是玩箋意
是謂鱒魴大魚當以大網故言物各有器非小網大魚之

謂意實與毛異也

歐陽本義云九罭之義以文理考之毛說爲是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緵罟謂之罭前儒解爲囊謂緵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罭之多少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九罭自爲小網則毛說得矣承珙案爾雅但云九罭其百囊之名郭璞自取時驗然緵罟卽數罟魚麗傳集注作緵罟定本卽作數罟爾雅緵罟專指九罭之罟不得以爲大網歐陽從毛固是以爾雅爲謬則非也說文無罭字古字當只作域文選西京賦布九罭注云罭與緎同益域緎皆有界畫之義網之界畫祇九

其爲促目小網可知孔疏云以其緵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此第泥於百囊之說耳其實既是小魚之網卽網目網身皆當小也疏又言鱒魴非大魚不知此自對小網言之則爲大矣張衡賦布九罭操鯤鮞九罭但取鯤鮞則以鱒魴處之當爲大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韓詩章句曰九罭取蝦芘也然則韓詩亦以九罭爲魚具之小者其取與當與毛同也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段氏云說文曰鴻者鴻鵠也鴻鵠卽黃鵠也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圜方見楚辭惜誓

最爲大鳥鄭箋祇云鴻大鳥不言何鳥學者多云雁之大者夫鴻雁遵渚遵陸乃其常耳何以傳云鴻不宜循渚陸非鴻所宜止則鴻非大雁也正謂一舉千里之大鳥常集高山茂林之上不當循小洲之渚高平之陸也經傳鴻字有謂大雁者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易鴻漸于磐是也有謂黃鵠者此詩是也單呼鵠絫呼黃鵠鴻鵠黃言其色鴻之言琟言其大也小雅傳云大曰鴻小曰雁此因下言雁決上言大雁字當作琟假鴻爲之而今人遂失鴻本義承珙案段說是也陸疏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此亦以鴻鵠連言與說文合其云色白又

與莊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司馬相如賦弋白鵠皆合說文言黃鵠者疑歲久而黃耳史記索隱引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則爲大鳥可知陸但云肉美如雁是亦不以鴻鵠與鴻雁爲一也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正義述傳云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又述箋云卒章言無以公西

歸是東人畱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為誠承珙案箋蓋因詩有二女字而為此解耳其實傳云周公未得禮也與末章傳云無與公歸之道也皆直指未迎周公時事並非既歸攝政後設為追刺之辭故云鴻不宜遵渚稱公不宜居東也不宜居則公應歸矣而未有所也故猶於東信處耳公歸二字畧逗無所猶孟子云無處於女猶言於東不必定與東人相爾汝也

公歸不復於汝信宿正義曰箋以為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

為言也當訓復為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承珙案毛傳並未嘗以居東即為東征此孔疏之誤其引王肅訓復為反蓋用小雅言歸斯復傳云復反也但訓反則公歸二字亦須讀斷謂公本應歸而不得所以反之道乃與上無所一例否則既曰歸又曰不反不可通矣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詩首尾兩言袞衣毛於袞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末章傳云無與公歸之道也二語正相應言袞衣固為見公之服然周公以道事君者也使無所以迎之之道而徒以其服是以有此袞衣而終無與公歸之道能無使我心悲乎蓋即首章袞衣之語又推進一層傳文雖簡質然讀無以之以為與又於公歸增之道二字其意已明毛蓋謂是以二字緊承上二章公歸無所公歸不復來無所不復正言無與公歸之道故以是以二字直接言雖有其服而無其道也鄭箋以末章為東人畱公之辭集傳則謂全詩皆東人語然二三章既云於女則必非出自東人之口即末章亦不必為東人之言也

狼跋

序云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傳言進退有難明四

國流言為進有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承珙案首章傳云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此正與序一一相應自當專指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時事蓋其時疑謗忽起王室傾危二叔不咸沖人未悟周公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正跋前疐後之狀若如箋以畱為太師當退有難於理不順亦與序不符抱朴子良規篇云周公之攝王位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此謂居東為放逐固非然以狼跋屬流言則是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傳跋躐疐跲也說文疐礙不行也从

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冂此字段氏補此與牽同足意詩曰載疐其尾段注曰釋言云疐跲也豳風毛傳同足部躓跲也跲躓也以大學懥亦作懫推之則疐卽躓字音義皆同許不謂一字殊其義者依字形而爲之說也如許說則爾雅毛傳假疐爲躓足部引詩載躓其尾必三家詩之異也或同一毛詩而異字如同一周禮故書儀禮古文而或有異文承珙案正義引說文跋躓丁千反跲躓竹二反躓卽疐也此謂躓義同疐耳邶風願言則疐傳訓於此同㚇疐爲礙躓亦爲礙列子說符其行足躓株陷注云躓礙也故傳卽以跲訓疐三家詩或有作躓者毛詩當卽作疐不必爲躓之假借也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正義曰傳以小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豳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成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鄭箋讀孫如公孫于齊之孫言周公旣致太平乃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承珙案古人質樸本不嫌以天子爲公孫鄭譜云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風焉夫周之追王祇及大王王季大王以上皆稱先公豳風推本於后稷公劉則稱成王爲公孫正其宜也且商頌烈祖祀中宗而稱湯孫魯頌閟宮稱僖公爲周公之孫其去湯與周公亦遠矣周公輔成王者美成王卽所以美周公也孫毓所評皆不當理

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承珙案泉水二子乘舟皆言不瑕有害傳竝訓瑕爲遠箋竝易傳訓過此傳疑亦當作瑕遠也葢以瑕爲遐之借說文無瑕字大徐云古通作假箋云不可疵瑕者用瑕之本義亦易傳非申毛也小爾雅廣訓云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此

以公孫爲成王碩膚爲大美毛傳皆與之合德音不瑕爲聲稱遠亦必古訓如是毛義不應獨異但邶風之不瑕言不遠不與弗同此不瑕言瑕不爲發聲與大雅不遐有佐同他如車攻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王不顯顯也不時時也毛傳最多此例

毛詩後箋卷十五終

毛詩後箋卷十六

涇　胡承珙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

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呂記引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禮云仕而未受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承珙案經文但有嘉賓故序以羣臣言之明詩所謂嘉賓卽羣臣之爲賓者也正義曰序云盡心傳曰竭力

是己之臣子可知此言得之矣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引公食大夫禮公授宰夫束帛以侑又聘禮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明親食有侑幣親饗有酬幣故此箋以飲爲饗禮食爲食禮承珙案此特對文言之耳古酬侑義通左傳莊十八僖二十五云王饗醴命之侑是饗食皆名侑也且箋於此亦因序言幣帛筐篚故通言饗食之大法其實序首云燕羣臣則全篇皆止言燕禮以經文證之一則曰嘉賓式燕以敖一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明不兼言饗食至和樂且湛傳云湛樂之久蓋燕以示慈惠湛露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故云樂之久卽此亦可見是燕非饗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考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亦未嘗不用酬幣也

陳氏稽古編曰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此言作詩之本意與四牡之勞使臣皇華之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而言非作詩之本意也朱子見儀禮學記之文而改訓之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承珙案集傳又云此詩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

推而用之鄉人語本圓通陳氏抨彈毋乃太過古人歌鹿鳴者不獨鄉飲燕禮及始入學卽大戴禮投壺所云八篇可歌者而鹿鳴在焉是投壺亦用之矣總之古人作詩與用樂不同而讀詩亦與作詩有異如北史裴駿傳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豈得又以爲兄弟之詩耶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興也苹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正義引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飲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疏此駁必是許稱經師舊說如疏

所云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爲羣臣相呼以成君禮者與毛異義實不如毛義之長姚氏識名解曰野有苹必相呼而共食與君有承筐必笙簧以相將詞旨瞭然舊以鹿呼同類如君呼臣子嫌於鳥獸爲比然古人無所拘忌也若魚藻明以魚在王在相對言之豈如後世必以稱譽美鳳爲頌禱邪

箋云苹藾蕭也正義曰易傳者爾雅云苹蓱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爾雅翼云古人以水草之交爲麋鹿亦食水草今鹿豕亦就水旁食又人家養豕皆以萍食之何嫌於鹿不

食乎下章食蒿自陸草耳姚氏識名解以爲曲通傳說究屬強解承珙案說文云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漢書景帝紀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如淳注引莊子麋鹿食曰薦是麋鹿未嘗不食水草黃山谷帖云胡居士言鹿食九草其中卽有水芹羅氏之說似非無據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熊朋來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正如車鄰以鼓瑟鼓簧對言之古者堂上樂受笙均瑟與笙有相關者鄉飲未合樂之前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其初工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此時所用樂器惟瑟與笙而已至合樂歌周南召南始衆聲俱作故鹿鳴惟言瑟與笙歌鹿鳴時未有他樂也承珙案儀禮所歌諸詩必皆作之在先制禮在後鹿鳴爲周初燕羣臣之詩其後乃用之於鄉飲燕射熊氏之說轉似因制禮而後作鹿鳴誤矣鹿鳴爲周初燕禮葢其時堂上兼有琴瑟如益稷篇之搏拊琴瑟以詠謂以琴瑟協比歌聲也固與儀禮堂上之樂有瑟無琴者不同堂下有笙則如儀禮之笙入立于縣中也豈古禮本先歌後吹故周公作儀禮遂因之爲定制歟至次章獨不言樂自以旅語乞言樂音當止故曰德音孔昭末

章復言作樂而又變笙言琴或是堂下之樂不作獨鼓琴瑟以盡賓主之歡耳此但可略依燕禮不得泥後制之禮以釋先有之詩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正義曰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爲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宏深非直燕曰話言

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祿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故易傳也承珙案此疏申箋實多牽強言賓言人便文無義而謂有異豈以寘之列位者非嘉賓乎示視古今字篇中互見者聲義皆通故可兩用周頌示我顯德行與此正同無容改字至周行毛傳三處不同言各有當說見周南鄭注禮記緇衣引詩以爲示我忠信之道注鄉飲酒燕禮云嘉賓示我以善道此皆在箋詩之先當是用三家詩說正與毛合至作箋時乃泥於卷耳之訓槪以周行爲列位不知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乃導情通款冀聞善言之

意與次章相應德音孔昭則所示周行之實也必謂本其所用皆賢故當饗食取義迂曲似非詩旨

視民不恌傳恌愉也箋云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黃氏元吉云杜預注左傳曰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林堯叟因謂君子德聲孔甚昭明視民如傷不敢偷薄則視作以目視物之視言嘉賓之視民甚厚蓋不敢薄待斯民之意雖不破字而義未優矣承珙案嚴緝引曹粹中說亦謂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黃實夫亦云視民不恌言其視民之不薄也如薄己以厚民之意皆與杜解略同然此句止當言君子之德音可以使民歸厚故當爲人所則效若如杜解則於詩上下文義皆不順左傳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服注見本詩正義示民不愉薄與鄭義合勝杜解多矣

君子是則是傚傳言可法傚也箋云是乃君子所法傚承珙案君子卽嘉賓傳云可法傚者謂君子可爲民所法傚鄭注鄉飲酒燕禮皆以爲嘉賓有明德可則效而箋詩乃謂嘉賓爲君子所法傚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

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此引詩意亦謂君子可爲人則效非君子之則效人呂記引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此與左傳義合朱子集傳從箋誤矣

食野之芩傳芩草也正義曰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貞俗誤作眞今依挍勘記牛馬亦喜食之承珙案芩釋草無文惟廣雅菦蓍黃文內虛黃芩也或卽以爲此詩之芩然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黃芩二月生赤黃葉兩兩四四相值莖空中或方員高三四尺四月花紫紅

赤與陸疏所言不合說文以荃爲黃荃而芩則云草也與毛同并引詩食野之芩明與今之黃芩別草矣詩釋文則引說文芩蒿也與今本異段注云詩若訓蒿則與第二章不別且說文當以芩與蒿篆類廁今不然者恐是一本作蒿屬釋文也字或屬字之誤耳

經義雜記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潛夫論班祿云忽養賢而鹿鳴思文選琴賦注引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風俗通窮通云伐木有鳥鳴之刺蔡中郎集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本有鳥鳴之刺漢書匈

奴傳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鹽鐵論繇役云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憂愁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是以鹿鳴伐木采薇杕杜皆爲刺詩困學紀聞云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承珙案左傳穆叔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即此一語決非刺詩陸賈新語道基篇鹿鳴以仁求其羣淮南泰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此皆與毛義有合者且即三家亦不過謂陳古以諷非謂鹿鳴出於衰周大周正樂云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詠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此明是周衰無復鹿鳴養賢之風大臣援琴而彈古詩以風耳詞旨明白無可疑者其他伐木采薇以爲刺詩者皆同六月序云自鹿鳴廢以下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亦即此意也

經義雜記曰漢書蓺文志樂家雅歌詩四篇即晉書杜夔

傳所云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者也魏武時尚存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荀勖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而鹿鳴亦亡矣又宋書樂志曰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

鹿鳴其餘俱非古歌則漢雖存四篇疑亦特用鹿鳴一篇耳禁邕琴賦亦曰鹿鳴三章是兩漢魏晉以來惟鹿鳴最顯承珙案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太平御覽引蔡邕琴操曰琴有詩歌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據此則漢時於大戴八篇之中尚存其五而杜夔所傳文王又在八篇之外似不得因漢樂食舉但有鹿鳴遂謂祇用此一篇也

四牡

四牡騑騑傳騑騑行不止之貌正義引少儀曰車馬之容

騑騑翼翼承珙案少儀本作匪匪翼翼鄭注匪讀如四牡騑騑桓三年左傳注驂騑馬正義云名騑者以騑馬有騑騑之容故少儀曰騑騑翼翼此所引少儀皆從鄭讀易字非禮記本有作騑騑者總之匪匪翼翼皆取飛義猶文翼字從飛作𩙺考工記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故書匪作飛詩騑騑即匪匪與飛同聲同義故傳以爲行不止之貌也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正義曰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或疑使臣越國所歷非一此既爲文王率諸侯使朝聘之詩何爲僅言其本國之道且文王以百里不得爲遠故程氏以爲通途朱傳以爲大道承珙案呂記云使臣初發蓋自岐周往故以周道言之其義已了況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則此勞使臣之事屬文王而詩作於周公故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法當武王周公之時普天下莫非周道矣

倭遲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薛君章句曰威夷險也與毛傳歷遠義近說文倭順皃引詩周道倭遲又辵部逶下云逶迤衺去見文選謝莊宣貴妃誄注引毛詩作周道倭遲白帖三十五引同倭訓順逶訓衺去似與險遠不同其實義亦可通楚辭遵曲江之逶移文選登樓賦路逶迤而修迥皆即詩倭遲之義而變其字耳廣雅釋訓委蛇逶衺也甘泉賦

躡不周之委蛇此則并召南之委蛇鄘風之委蛇皆與倭遲相近蓋古人凡雙聲疊韻形容之語字多不同義每相近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周道郁夷此或三家詩有作郁夷者倭威郁皆一聲之轉後人以此名縣耳非詩之周道定在於此

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稽古編曰傳訓騑騑爲行不止貌嘽嘽爲喘息貌駸駸爲驟貌皆取疲苦之義故又云馬勞則喘息蓋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也朱子見采芑嘽嘽毛云衆也常武嘽嘽毛訓盛貌遂合彼兩傳以訓此詩曰嘽嘽衆盛之貌與勞使臣義不相蒙矣此

第19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24　版反内

爲勞使彼皆出軍義各有當訓解亦殊始知古人釋經用意精密也又案嘽嘽字原從口旁說文嘽喘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承珙案通篇詞旨皆勞苦之言自不當於此獨誇其衆盛說文疒部痑馬病也引詩痑痑駱馬此葢據三家詩字雖異而義實與毛同廣雅釋訓亦云嘽嘽疲也漢書敘傳注又引作驒驒駱馬說文手部撣讀若行遲驒驒此亦即詩之嘽嘽駱馬其曰行遲義亦與疲勞喘息通也

不遑啟處傳遑暇啟跪處居也案采薇出車皆作不遑啟居采薇又有不遑啟處是處與居義略同故傳以居釋處啟跪釋言文左傳疏引李巡啟小跪也釋名跪危也兩厀

隱地體危陧也啟起也啟一舉體也此析言之其實啟即是跪居本當作尻說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大約古人有危坐如今之跪詩所謂啟也有安坐乃說文之尻詩所謂處也若居則今人之蹲說文居蹲也足部蹲踞也段云踞當作居段懋堂曰古人有坐有跪有蹲有箕踞跪與坐皆厀箸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脾詩所謂啟處若蹲則足底箸地而下其脾聳其厀曰蹲若箕踞則脾箸席而伸其脚於前爲大不敬三代所無此解分別甚析廣雅釋訓啟踞也恐非其義

翩翩者鵻傳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爾雅鵻其夫不陸云鵻其今小鳩也一名鵓鳩幽州人或謂之鷱鷎梁宋之閒謂之鵻揚州人亦然又云斑鳩項有繡文斑然鶻鳩一名斑鳩似鵶鳩而大鵶今本作鴉誤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此疏以鵓鳩爲鵻是鳩之小者即此詩之夫不以斑鳩爲鶻鳩是鳩之大者即小宛之鳴鳩說文鶌鳩鶻鵃也鵻祝鳩也雖不言大小當亦如陸所分廣雅鶻鳩鶌鳩也鷦鳩鳻鳩鷑鶝鵶鳩鵴鳩也此本方言云鵴鳩謂之鸊鷎自關而西秦漢之閒謂之鵴鳩其大者謂之鳻鳩其小者謂之鴓鳩或謂之鵶鳩或謂之鶻鳩梁宋之閒謂之鷦郭

注云鵴音班鵴鳩今荊鳩也方言惟以鶻鳩亦爲鳩之小者與陸疏異其餘則陸疏廣雅皆與之合毛傳以鵻爲夫不衞風之鳩爲鶻鳩小宛之鳴鳩爲鶻鵰則其分別當以陸氏所疏爲合毛義嚴緝謂鵻有十四名馮嗣宗譏其忽陸疏之鵓鳩方言之鸊鷎十四名中鵓鳩乃鵓之俗字乳鳩亦鵓之譌字荊鳩即楚鳩皆不當分而分者也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諗念也箋云諗告也正義述毛云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是以作歌爲上之所作也鄭箋云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

告於君也正義曰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明爲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爲念也承珙案毛訓本爾雅鄭本左傳皆有依據國語魯莊公因里革斷罟命有司藏之曰使吾無忘諗韋注雖訓諗爲告然卽謂念此不忘義亦可通且勞者歌其事養母來念猶云念來養母詩中多有此倒裝文例不必因作歌之文謂當訓告至箋云人之思恆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解經已爲了當後儒或言告君獨曰將母者

父或能自通母則不能或又以來諗爲告於其母父猶知大義母不免牽於私情凡此皆贅說也

皇皇者華

序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稽古編曰詩之次第雖閒有倒置者然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見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序其先後不可易矣李氏集解以爲先遣後勞皇華當在四牡前眞謬說承珙案譜下正義云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有勞而見知則雖勞不怨其事重故先之此曲說也又云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此則圓通無閡蓋先後本無定例不必深求穎濱詩傳據儀禮工歌先四牡以爲聲有先後虞東學詩云編爲樂章鹿鳴三詩同歌堂上先恤其情後勸以義燕示慈惠故也二說皆可不必

駪駪征夫傳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說文駪馬衆多貌焱部又云燊盛貌讀若詩曰莘莘征夫國語說苑引詩皆作莘莘韋注國語莘莘衆多也此蓋三家詩與毛字異而義同者王逸注招魂引作侁侁征夫云侁侁行聲也亦以行者衆多故有聲耳毛以駪駪爲衆多貌者以文連每懷懷者和也和非一人之事必以衆見每懷靡及則謂衆

人雖和猶恐知有不及故必周爰咨諏文義相承一貫集傳於衆多下增疾行二字此雖本國語夙夜征行猶懼不及之意然首章靡及正起下四章諏謀度詢墨子尚同中云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其下引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可見靡及當爲知有不及皇皇求助之義若但以爲道路征行之不及其見淺矣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

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旣以每爲雖懷爲和而卒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又云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

及乎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旣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葢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定本亦有每雖陳碩甫曰釋訓每雖也毛所本也今本爾雅作每有雖也衍一有字莊子庚桑楚篇每發而不當釋文引爾雅每雖也不誤玉篇廣雅皆曰每雖也常棣曰每有良朋又曰雖有兄弟是每有卽雖有也彼箋云每有雖也有亦衍字可據此傳訂正承珙案陳說是也常棣箋各本皆作每有雖也惟相臺本每下無有字當係古本此疏云下篇有每雖之訓是所見常棣箋亦但作每雖彼箋又卽用此傳也

稽古編曰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爲每懷韋注引鄭後司農云和當作私是則魯語原文本作和其作私者亦卽鄭說耳惟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

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懷私恐非毛旨又末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正首章每雖懷和之解王肅卽用以述毛於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旣破和爲私又強解中和爲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說也陳碩甫曰懷和雙聲得義外傳以懷和釋懷毛傳卽以和釋懷是本之外傳也鄭箋改和爲私烝民箋同葢鄭誤耳毛曰雖和若作雖私文不可通孔疏疑每雖後人所加曲爲鄭諱又據晉語姜氏引此詩以證懷私不知姜語義取征夫無及不可懷安故復取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以戒重耳與詩每懷本

不干涉王孫申毛謂雖有中和卽毋雖懷和之義得其旨矣中謂禮和謂樂必達夫禮樂之原乃能通中和之德傳曰中和與序曰禮樂意正合言使臣雖有中和之德猶自謂靡及必將周咨之承珙案烝民征夫捷捷毋懷靡及傳云捷捷樂事也據此則傳意亦必以懷爲和雖和而猶恐無及正見其樂事之實故下句無傳者以與皇皇者華同也箋云衆征夫捷捷然至而於毋懷句仍自用其說則上句方言征夫樂事而忽戒之以毋人懷私而相稽留殊於詞義不順故以經證經足知箋不如傳說苑奉使篇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

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邪王曰天有燥溼弦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曰莘莘征夫毋懷靡及此本韓詩外傳其引詩大旨謂使者因時制宜不可豫定卽此雖有中和自謂無及更當咨諏之意要與懷私涉不相涉也

末章傳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

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稽古編曰六德之說毛義誠勝但孔疏之言猶未盡也外傳之六德本文亦自明矣云懷和爲毋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卽上六語是矣忠信爲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卽內傳之訪問於善爲咨耳周咨一義韋分爲兩德是其誤也懷和爲毋懷在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及傳以備六德之一與外傳義正相符不可易矣且穆叔以懷和爲一德而康成破和爲私懷私可謂德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而指爲六德之一

其誤與韋等孔疏雖曲爲回護然不能掩其失也承珙案傳於篇末總發全詩之旨謂使臣兼咨諏謀度詢之五善由其雖和而自謂無及故能成於六德乃總括內外傳而用之王肅孫毓皆以毛傳雖有中和者卽上毋雖懷和是也鄭箋以傳之中和爲周而又謂雖得此五者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不知經文首章言靡及下四章乃言咨諏謀度詢惟靡及所以必兼此五者非得此五者而又自謂靡及也其荅張逸云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則又以咨諏謀度詢五者爲己之德其解愈四愈晦孔疏謂其贊成毛義其實毛義未必然也

常棣

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引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明此爲周公所作以親兄弟又引左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注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

言亦云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承珙案此疏融會內外傳以常棣爲周公之詩其說甚當杜注左傳以二叔爲夏殷之世蓋用馬融說與鄭志答張逸所云周仲文說同左傳疏謂封建之中方有管蔡不得云傷其作亂始封建之不知下文所敘十六國有管蔡者特推本封建之全局而言之耳不當因此別生夏殷之說箋以鄭眾賈逵皆指二叔爲管蔡故以注此序似不可易藝文類聚引韓詩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董氏以爲此韓詩序文則毛韓義同其來古矣或疑左傳召穆公亦云乃承上文又云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杜注云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此則尤爲周公作詩之明證可見內外傳本無異同也後儒又以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常棣爲周公在成王時所作不應入天保以上不知鹿鳴以下皆文武之事而周公作樂以歌詠之毛於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此爲正小雅鹿鳴至魚麗之總例范氏補傳曰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故作是詩蓋閔之也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於理亦可信呂記

引朱子初說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二說皆爲得之

常棣之華傳興也常棣棣也釋文本或作常棣栘案爾雅唐棣栘常棣棣作栘者非承珙案傳文正當以作栘者爲是陸氏轉以爲非誤矣常棣一名夫栘故晁氏詩說王氏詩考竝據韓詩序云夫栘燕兄弟也（詳見召南）陸疏釋常棣以許慎謂爲白棣樹雖誤然其云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

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所言與郭注爾雅常棣正合陳長發云棣小如櫻桃是以常棣可單稱棣則誤其云先儒釋常棣竝無言其名與李者則是也至注本草諸家言常棣者皆祇言其子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萼其實似櫻桃薁李麥時熟食美北人呼之相思也又蘇頌本草圖經云今汴洛人家園圃植一種枝莖作長條華極繁密而多葉者亦謂之郁李據此所言郎常棣而云亦謂之郁李則可見其本非郁李矣今京師西山中有白櫻桃其形狀與朱櫻同郎此詩之常棣朱櫻春初開華繁盛如雪而此樹亦如之所以云鄂不韡韡也

鄂不韡韡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鄂字从卩咢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鄂者誤也馬融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善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鄂直言也从卩咢聲之字與从邑咢聲迥別坊記注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郊特牲注沂鄂典瑞注鄭司農云圻鄂瑑起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萼字韡下引萼不韡韡鄂之誤也段注說文云各本作萼俗字也今詩作鄂亦非毛云咢猶咢咢然言外發也鄭云承華者曰咢皆取咢布之意承珙案二說以後說爲是鄂萼皆俗借之字但藝文類聚及文選注引詩皆作萼與今本說文同葢詩本作咢後人加草說文諸書皆由後改耳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亦作承華者曰萼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歐陽本義曰毛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爲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誦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郎爲今爾此義雖不解亦可毛鄭皆衍說也承珙案歐說非也此詩首章方以常棣起興而郎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前此後此之人皆不必厚於兄弟乎毛葢以此詩閔管蔡之事而不欲明言故特著此語見痛定思痛聖人之心有不

能不抱憾於終身者而作詩以爲世法則勸戒之道存焉故傳曲會詩意以聞常棣之言爲今言外有追傷既往作戒將來之意鄭箋亦善申傳旨而正義引王肅述毛曰管蔡之事已鈌二字諸本作以次從校勘記改而聞常棣之歌爲來今語意尤爲明晰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傳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案經求字在兄弟下而傳倒之者正其善於解經葢謂人雖聚於原隰之中而其所求者惟自求其兄弟此爲平常之時與上死喪爲二事何氏古義云上章所謂莫如兄弟於此兩者驗之是也鄭箋以原隰與兄弟孔疏幷衍其說以爲毛

義誤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嚴緝謂脊令非水中之鳥以箋說爲非承珙案說文雝石鳥一名雝渠一曰精列廣雅鵖鳥精列鶺鴒雝也雝渠與爾雅同精列實脊令之轉聲上林賦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庸渠亦卽雝渠則其爲水鳥明甚漢書東方朔傳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辟若鶺鴒飛且鳴矣顏注云鶺鴒雍渠小青雀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毛傳不能自舍亦祇狀其勤苦之意鄭箋乃因經文在原更推其飛鳴求類之故二義實相成也

況也永嘆傳況茲永長也段懋堂曰出車況瘁箋云茲益憔瘁戴氏云茲今通用滋說文茲艸木多益也滋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嘆而已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玉裁謂此與桑柔召閔傳及今文尙書毋兄曰則兄自正同作兄是作況非承珙案古書中凡言而況者爲更進之詞又貺賜之貺古字只作況皆茲益義之引申也此蓋本無其字依聲託義其字或作況或作兄又作皇不得定以何者爲是也

烝也無戎顧氏詩本音曰考戎字詩凡四見旄邱三章與東同韻出車五章與蟲螽忡韻此章則與務韻常武首章與父祖韻疑古戎字有汝音故又訓爲汝民勞崧高烝民韓奕箋竝云戎猶汝也此說本之元熊朋來五經說曰此詩外禦其務當以左傳侮字爲據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竝當音汝崧高戎有良翰卽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卽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吳氏改務爲蒙而不顧左傳引詩之文失之矣江氏古韻標準曰案戎有汝義遂有汝音此音韻之變非可以例求者陳氏疑戎爲武字之誤姑存一說段氏音均表以戎韻務爲合韻孔氏詩聲類則以常棣之戎讀爲仍以與朋韻而常武之以修我戎爲無韻江氏有誥詩經韻讀曰考全詩通例第三句與第四句韻者數章竝見恆在前章皇華之載馳載驅與二章韻不與三四五章韻宛邱之無冬無夏與二章韻不與三章韻此詩每有良朋句既見於三章不應四章反與末句爲韻且詩中四句成章從未有三句起韻者此必是武字傳寫誤耳常武之以修我戎亦當作武承珙案諸說當以熊氏顧氏爲是但戎字古人當自有汝音非以訓汝而讀爲汝毛傳戎相也本爾雅集韻引爾雅作㧨相也廣雅㧨推也推挽者相助之意說文軵反推車令有所付也案付與附

同謂依坿也今人卸空車者亦反推之令依坿轍壁卽此義也段注云付與也本可不與而故欲與之至於逆推車以與之而不顧云云恐非是从車付讀若茸淮南氾論訓相戲以刃者大祖軵其肘高注云軵擠也讀近茸急察言之玉篇搣如勇切推車也是軵與搣聲義竝同而淮南說林訓注軵讀軵濟之軵覽冥訓注又云軵推也讀楫拊之拊則卽以付爲聲覯於軵之讀茸可無疑於戎務之協矣孔氏讀戎如仍以與朋協考爾雅釋文引沈旋音戎如升反類篇以扔搣戎三字竝如蒸切似非無據但以讀常武則不可通耳至劉原父欲改戎爲戍陳第欲改戎爲武尢未免強經以就我矣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段懋堂曰傳當作飫燕私也脫屨升堂謂之飫燕私見楚茨湛露脫屨升堂惟燕私爲然飫韓詩作饇其說曰脫屨升席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饇宴饇是一事毛公渾言之毛謂飫乃醧之假借也左思賦曰愔愔醧讌以古韻訂之从酉區聲乃與豆具孺叶韓用正字毛用假借說文㱃部𩛥燕食也引詩飲酒之𩛥此引詩說假借也燕食者安食也𩛥爲厭𩛥與飽餇饒餘諸篆相屬非毛傳脫屨升堂之𩛥酉部醧私宴飲也私宴當作宴私徐堅初學記引韓詩說最詳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此句禮當作飫）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醧許云醧宴私本韓詩爲說而毛詩常棣醧作飫爲音近假借字爾雅釋言飫私也葢作爾雅時常棣詩已作飫矣毛公知詩飫非國語之飫也故足之曰脫屨升堂謂之飫卽韓之脫屨升坐謂之宴也宴醧是一事言宴而醧在其中言脫屨升堂而能者飲不能者已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飫別國語之飫以脫屨升堂說爾雅之私此毛義也承珙案段氏諸說可謂明辨晳矣毛於下文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云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尙毛可見傳意謂飫卽是燕經文四句相承必非上二句言飫下二句言燕

鄭箋牽於國語之文而以圖非常議大疑爲飫是謂飫別於燕孔疏因之遂謂此詩飫燕雜陳不特非經義亦非毛旨也

樂爾妻帑傳帑子也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呂記引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女妻奴奴卽子葢唐人猶作奴字承珙案古妻奴字皆借帑爲之葢古帑字只讀若奴聲同故借廣韻引李虔通俗文庫藏曰帑徂浪切始以別於妻帑之乃都切耳

伐木

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案經首章但言求其友聲則知朋友足該故舊二三章諸父諸舅兄弟似言故舊其實皆朋友也故六月序但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序下正義以二章卒章上二句爲燕故舊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爲燕朋友非是二章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定本無宗字族之仁者亦祗言朋友而故舊自在其中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若此序之朋友故舊則幷兼宗族兄弟言之但其所謂兄弟乃儀禮所云小功以下爲兄弟者固與常棣之兄弟不同耳

序又言自天子至庶人乃泛論求友之道通乎上下非以此詩亦用於庶人也傳於陳饋八簋云天子八簋明以此爲天子燕朋友故舊之詩矣其又言國君大夫士之友者亦因天子而推言之猶序義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不過借庶人之事以見燕樂友朋貴賤一致耳文選閑居賦注引韓詩序云勞者歌其事又謝混游西池詩注引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此則似以伐木爲庶人之事鄭箋云言昔日未在位居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其說蓋本於韓詩然以伐木爲賦於義淺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歐陽本義曰是詩主以鳥鳴求友爲喻爾至其下章則不及鳥鳴之意但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相類蓋失其本義矣當闕其所未詳以俟深於詩者承珙案首章因伐木而感鳥鳴正義謂如葛覃因以黃鳥爲興是也二三章但言伐木不及鳥鳴猶葛覃次章不言黃鳥也呂記引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稽古編曰此鳥鳴先儒莫著爲何鳥宋羅願以鶯當之引禽經鶯鳴嚶嚶爲證又言鶯是蟄鳥冬以泥自裹至春破

土而出此正出谷遷喬之事案禽經僞書不足據信惟玉篇云鶯有友鳥始指詩求友語則以伐木之鳥爲鶯其來古矣承珙案李綽尙書故實曰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人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别無證據豈非誤歟王楙野客叢書引東皐雜錄曰詩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鸎門中洪駒父稱禽經鸎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張平子東京賦雎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鸝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葉大慶考古質疑曰緗素雜記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

喜遷鶯皆循唐人之誤惟漢梁鴻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梁劉標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眞得詩意大慶按詩嚶嚶雖非指鶯然漢張衡歸田賦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又東京賦雎鳩麗黃關關嚶嚶蓋倉庚鸝黃卽所謂鶯也張衡皆以嚶嚶言之則唐人以嚶嚶爲鶯又未必不本於此又梁元帝言志賦聞鶯而懷友陳楊譓從祀麓山廟詩窗幽細網合階靜落花明簷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自梁陳已用遷鶯事而曰承襲唐人之誤非也承珙謂漢賦言關關嚶嚶者似是泛舉鳥聲未必分屬二鳥且如羽獵賦又

云鴻雁嚶嚶矣郎玉篇鶯字注云鳥有文此本桑扈毛傳稽古編作有友鳥友恐文字之誤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云亂嚶聲于緜羽李善注雖引詩鳥鳴嚶嚶又引詩緜蠻黃鳥然本文究無鶯字惟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姑洗二月啟曰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始明出鶯字唐人殆沿此而誤耳

伐木許許傳許許柹貌承珙案柹字當作柿說文柹削木札樸也字又借作胏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序云諸侯子弟若胏附索隱曰胏音柿胕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之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漢書劉向傳臣幸得託胏附師古曰一說胏謂斫木之胏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胏札附大材木也又田蚡傳蚡以胏胕爲相注略同史記正義雖詆顏說爲非然太元親次八曰柿附乾餱注云削曰柿此正用毛詩義疑古說詩家或有以伐木之柿喻親舊之依附者故太元用之也許許者削柿衆多之貌如晉書所謂木柿蔽江而下也後漢書朱穆傳注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詩皆作滸滸唐石經初刻亦作滸此蓋本無其字依聲託義猶韓奕傳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之類說文所伐木聲也引詩伐木所所惠氏古義曰許所古通字禮說曰所者削柿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從斤說

文依毛詩而曰所所伐木聲尋詩意毛說爲長承珙又案許說蓋出三家許許固柿貌而削柿亦當有聲義本相足正義曰伐之爲聲而有柿是也惠半農云朱傳引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然邪許者舉木之聲一作邪軤見文子一作嘘喚見劉子一作輿謣見呂氏春秋挽車者呼邪軤牽石拖舟者歌嘑喚舉大木者呼輿謣皆勸力之歌前呼後應非伐木聲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明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

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姜
氏廣義曰人君無買酒之禮至孔子時乃有酤酒市脯有
酒當湑之無酒當釀之此命有司之詞總不可以有無爲
酤而況乎其已湑也嚴緝云末句仍言飲此湑矣知不待
酤也承珙案漢書食貨志王莽時羲和魯匡言詩曰無酒
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
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
酒酤在民薄惡弗誠是以疑而弗食此雖亦訓酤爲買然
正爲莽時榷酤而設所謂文六藝以飾姦者其言豈足爲
據說文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以買酒爲別一義蓋以

其非古耳說文醴酒一宿孰也周禮酒正注曰醴猶體也
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蓋上傳云以藪曰湑湑莤之
也埤蒼曰湑滑美也是有酒湑我謂久釀之酒已經泲莤
則清滑而美此無酒酤我謂始釀之酒未經澄漉所以應
倉卒之求而已小徐注說文云一宿酒謂造之一夜而熟
若今雞鳴酒是也尋文考義當以毛說爲長
稽古編曰此詩毛分爲六章章六句呂記朱傳從劉氏說
分爲三章章十二句劉氏以三伐木爲章首故分爲三章
其說良然然此不自劉氏始也案凡傳箋下疏語統釋一
章者恆置每章之末此詩若從毛當六句一疏分爲六條
今乃總十二句爲一疏作三次申述又序下疏指伐木許
許爲二章上二句伐木于阪爲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
舅爲二章兄弟無遠爲卒章是此詩三章章十二句孔疏
已然不始於劉氏也但孔疏釋詩專遵毛鄭何此詩分章
忽有異同又不明言其故劉欲改毛公章句當援孔疏爲
說而竟以己意斷之朱呂亦止云從劉俱若未見孔疏者
此皆不可解阮氏挍勘記云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
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
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
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

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
耳

天保

序云天保下報上也鄒忠允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
未定逸周書王云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遷於伊汭云云
遂疑此詩爲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
義即用其說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者不過謂天之保周
與詩篇名偶同耳序云下報上自是祝頌之辭前三章皆
稱天保者如召誥所云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韓詩外
傳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

甚固也此雖與經無當然其義自精若潛夫論愼微篇以
天保定爾作天祿定爾此不過轉寫字誤何氏古義刻爲
異文誤矣
俾爾單厚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翁氏詩附記曰說
文單大也从吅甲吅亦聲闕按此从甲非尊卑之卑今所
行說文板本於中閒橫畫左旁加點謬也辛紹業曰此卽
𣆪之隸體驗覃字从𣆪小篆省从𣆪今覃隸皆作覃可證
也愚按𣆪卽厚也此於訓大義尤切單厚二字相連猶敦
厚博厚之相連耳毛恐專主此說致後人易啟複疊之疑
故刋此於第二條而先訓以信耳單亦與亶同故以大爲

訓般庚誕告用亶馬融本亶作單爾雅亶字兩見一云亶
誠也一云亶厚也注云見詩疏云小雅俾爾單厚周頌單
厥心皆厚也則單訓厚義無疑承珙案釋詁訓信訓厚二
者皆作亶潛夫論愼微篇引詩作俾爾亶厚爾雅疏引某
氏注亦稱詩亶厚故說詩者疑毛兩釋皆以單爲亶之假
借考說文亶訓多穀單訓大引申之皆得有信厚之義故
桑柔逢天僤怒傳亦云僤厚也至單旣爲厚而經以單厚
連文卽如正義謂以厚德厚天下亦不嫌於文義複疊耳
何福不除傳除開也呂記嚴緝諸家多從除舊生新之解
毛詩寫官記曰除而又生則何以但言除不言生乎除者

開而與之也福事不一故逐逐開與猶所謂發除者矣孔
穎達云除者如開藏蓄積令開出之承珙案蟋蟀日月其
除傳云除去也小明日月方除傳云除除陳生新也二傳
略同此云何福不除自不當用除去之義故以爲開如開
通道路謂之除耳此皆因文立義言各有當也
俾爾戩穀傳戩福穀祿稽古編曰集傳取閭人滋之說謂
戩與翦同而訓爲盡呂記嚴緝皆從此解案閭人氏之說
祇因說文戩字引頌實始戩商爲證故合戩翦爲一耳然
說文戩字注云滅也轉滅義爲盡義迂矣況福義本可通
何必求新段注說文云天保俾爾戩穀朱子曰戩盡也穀

善也此注甚合古義爾雅履戩祓福也此謂樛木之福履
天保之戩穀卷阿之祓祿（郭注引卷阿茀作祓）皆得訓福履本不訓
福與福連文則可訓福矣戩祓本不訓福與穀祿連文則
亦可訓福矣皆於兩字摘一字以釋兩字之義毛公仍之
曰戩福也而履祿也茀小也則不相襲矣古人之文貴善
讀之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許於戩不襲爾雅斯
善讀爾雅毛傳者也承珙案說文戩滅也乃戩字本訓若
爾雅之戩福當時自有此訓生民疏引孫炎云祓除之福
爾雅釋文又引孫炎云戩音箭此從晉轉聲祓旣爲祓除
之福則戩當爲薦進之福古人本有此故訓之法毛傳之

用爾雅多因詩文立義如樛木福履連文則用釋言之履祿而不用釋詁之履福卷阿訓茀爲小則用釋言茀小也以茀爲芾之借而不以爲祓之借獨於此戩訓爲福者嘗由下文罄無不宜罄乃訓盡不應戩亦訓盡故以戩穀爲福祿而下文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正承此二字申言之耳方言云福祿謂之祓戩此似又以戩爲祿可見戩字本兼福祿之義漢人尙有此方言不得以說文滅字一訓盡之也

于公先王傳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稽古編曰周之追王雖止大王王季然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

書武成稱后稷爲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皆稱先王外傳不窋稱先王又數后稷至文爲十五王此詩言先王足兼諸盩以上傳義不必易承珙案上文禴祠烝嘗時享止及親廟本非偏及先公周初親廟雖有先公在焉然祭以天子之禮自可概稱先王故毛傳謂以四時之祭事其先王何等直截若如鄭箋以公爲先公無論時祭不盡及先公且必如正義云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尙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完句此於經文殊費周折當以傳義爲長

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毛鄭詩考正曰韋昭注國語云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凡經傳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梅賾奏上之古文尙書謂庶民爲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承珙案古者族姓之始皆由於有官爵者如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姓者百世不改族即氏也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楚語子期對昭王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故鄭注堯典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此傳以百姓爲百官族姓者亦以族姓出于

官縱其後亦有無官爵者然庶民不得有姓故言此以別於上文日用飲食之民耳

如月之恆傳恆弦箋云月上弦而就盈釋文恆本亦作縆同古鄧反沈古恆反稽古編曰恆字據釋文反切似本與訓常之恆音義各別嚴緝謂恆無弦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爲常盈而不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乃以稱願其君乎按恆本作恆說文云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閒胡登切天保恆訓弦古恆切生民恆訓徧古鄧切其皆借乎然說文又云古文恆从月作𠄨因引詩如月之恆則恆字原以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段注說文云此篆轉寫訛舛既

云从月則左當作月不當作夕按門部之古文閒作閒蓋古文月字略似外字古文恆直是二中月耳引詩者說从月之意非謂毛詩作亙也傳曰恆弦也詩之恆本亦作緪謂張弦也月上弦而就盈於是有恆久之義故古文从月承珙案正義云緪字集注定本作恆是正義同釋文亦作本也白帖一引詩亦作緪然說文引詩作恆則毛詩字本作恆而傳訓爲弦自以恆爲緪之假借耳又下傳云升出也言俱進也以此例之則經謂如日之方出月之將盈皆喻方盛之象恆久非其義矣

采薇

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稽古編曰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序自有取義不以作詩時世爲斷如小雅文王詩九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義各有當非苟而已常棣詩雖作於成王時既在治內之列則不得不先又詩譜推其故以爲周公閔管蔡被誅若在成王詩中則明彰其罪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王肅亦以爲然二子所見良不妄也朱子因常棣一篇是周公作遂謂以後諸詩皆非文王事左矣采薇詩序云云

朱子力詆其說不知序之昆夷即詩之西戎緜詩之混夷孟子之昆夷也史記言文王伐犬戎書大傳言西伯伐犬夷顏師古注漢書以犬夷畎夷昆夷爲一帝王世紀亦言文王時有混夷此伐西戎爲文王事歷歷有據者也獫狁不見他典獨見於逸周書序其言曰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非伐獫狁之一證歟姜氏廣義曰采薇出車杕杜序傳皆云文王所作而周公定爲樂歌荀子云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云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然未明言殷爲天子文爲諸侯也史記漢書匈奴傳皆言文王伐昆夷而史記混出

車六月兩篇爲一詩又入周襄王紀漢書以采薇爲刺懿王詩出車爲美宣王詩人物表以南宮中爲南中蔡邕諫伐鮮卑議亦以南仲吉甫同爲宣王時人何氏楷據竹書以一月三捷爲實事而爲季歷之詩郢書燕說何所適從按周世居戎狄之閒其西爲昆夷即西戎也後此伐周弒幽王者也其北爲玁狁顏師古曰薰鬻玁狁皆匈奴別號即前此追逐大王以遷岐者也文王伐昆夷大雅孟子皆言之但無伐獫狁之文後人遂疑文王無此事因以此爲宣王詩然以經證之六月篇宣王時之大將爲吉甫非南仲也豈同一事而南仲吉甫並爲大師作一詩美南仲又

一詩美吉甫乎若以爲武王後詩考武王伐殷如西之羌蜀髳微北之纑彭南之庸濮皆至牧野成王通道于九夷八蠻康王以後蠻夷賓服至厲宣而復熾皆不得以此三詩屬之可知傳以南仲爲文王之屬不可易矣孟子大王事獯鬻卽玁狁也緜之詩混夷駾矣則玁狁之服可知伐玁狁曰于襄于夷而不言平西戎者程子曰用師專在玁狁而西戎不兵自服著手在此收效在彼兩事不煩再舉也然則采薇三詩是言當日之事故重玁狁緜之篇專言德化故止及昆夷義各有當也況玁狁叛商文王奉天子之命遣將伐之臣道無成周公頌德安得以商王之功爲

文功也哉此大雅詳言伐密伐崇而不及伐玁狁也承珙案史記匈奴傳云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子帶爲天子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是不獨混六月出車爲一幷魯頌亦牽引及之蓋其時詩始萌芽經師抱殘守闕太史公雜采衆家每多牴牾本不足怪漢書以采薇爲懿王時詩此或三家之說然其云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或以傷今思古如關雎刺時作諷之類耳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蓋亦以二詩爲傷今思古之作其又云宣王出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鹽鐵論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亦引此四句則皆同史記混六月出車爲一此皆沿元朔元年封衛青等爲侯詔書引此二詩然引詩爲美者漢詔之常並無宣王襄王明文史漢又誤從而實之耳後漢書西羌傳云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無余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范蔚宗此

傳亦必本華嶠謝承等書所言周初戎狄之患與孟子逸周書竹書紀年皆合蓋毛詩序傳至後漢時始大著明其事蹟不概見他書者卽當以此爲據無庸復惑於史記漢書之互異者矣

歲亦陽止傳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述毛謂歷陽月者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莫止則不得歷過十月

明義爲然又云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十月爲陽承珙案此皆誤也傳云歷陽月者正謂歸期須經十月故首章云歲亦莫止雖九月亦得爲歲晚然末章雨雪霏霏傳云霏霏甚也若未歷十月雪不至甚矣如必謂去年十一月以來歷過有陽之月凡十有一月則經中薇作柲依道戍已在仲春何嘗偏歷有陽之月乎然則陽月正指當年之十月鄭箋乃承毛義而申之曰十月爲陽竝非與毛異義陳氏稽古編專宗毛者而於此亦誤沿孔疏謂毛鄭異義鄭說爲長此可見善讀書者之難也

彼路斯何正義以路爲路車歷引左傳晉賜鄭子蟜王賜

叔孫豹大路以爲卿車稱路之證承珙案上文彼爾維何傳云爾華盛貌說文引詩作薾亦云華盛貌彼爾爲華盛之貌而非即華名則彼路亦當爲車大之貌而非即車名可知爾雅釋詁路大也書疏引舍人注云輅車之大也此詩之路以爲車之大則可若實以爲車名則與彼爾之文不相稱矣

小人所腓傳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正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爲芘稽古編曰腓字三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於彼兩詩皆從毛獨此詩破字夫以辟爲避患王之述毛然耳其實毛意未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何嘗非避戎車乎案腓亦作萉音肥又房未反班固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萉文選注曹大家訓萉爲避漢書注鄧展亦訓避義正與毛合至程子隨動之說呂記嚴緝皆用之不知腓乃躁動之物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卦注疏及本義皆取躁動之義程傳則於咸訓躁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承珙案陳氏謂腓通作萉說本顏注漢書（顏師古漢書敘傳注萉字本作腓及集韻萉通作腓）

又駁程傳腓隨足動之說皆是惟解辟字以爲辟不敢乘則詳玩經文兩所字正當言戎車爲君子小人同其利賴此時無暇及等威之義傳訓腓爲辟者辟爲隱避之意何氏古義曰腓即厞字厞說文爾雅皆云隱也楚辭隱思君兮厞側禮記取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皆訓爲隱此曰小人所腓者言庶士亦藉是車以自隱蔽也今案何氏此解甚確文選東京賦設三乏厞司旌旃綜注亦引爾雅厞隱也隱與避義本同蓋兵凶戰危兩軍相當士卒之受患最甚惟戎車戰則馳突止則營衛司馬法一車有步卒炊家子固守衣裝諸人皆倚此車以爲隱蔽

故王肅避患之解啻得毛旨鄭箋訿倚亦所以申傳辟字訿訾與隱蔽義同鄭雖破字意實相成也至腓爲㕟腨蔑氏適亦有此解然以文義論之上句依字未嘗取喻此句何獨取喻於㕟腨乎

象弭魚服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箋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骨宋本作滑爲是）也說文云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承珙案說文此語合爾雅毛傳爲訓最爲明晰詩正義引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云緣謂繫束而漆之又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孫炎此注較勝李巡郭璞葢繫兩頭

而漆者得弓之大名則謂之弓骨飾兩頭者爲弭卽指弓兩頭之名非以弭爲弓之名亦非謂此弓皆用骨也其下文云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亦皆因其飾以名之儀禮既夕禮有弭飾焉弭非弓名可知矣左傳疏引李巡云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此葢以爾雅之緣爲骨飾然弭既不以骨飾矣詩何爲而以象弭連文也郭注爾雅無緣者謂之弭云今之角弓也藝文類聚（六十）引郭璞毛詩拾遺云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葢俗說之誤也御覽（三百四十七）又引拾遺云左傳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弓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此自用其雅注之說皆由不善讀爾雅以弭與上文弓對誤以爲亦弓名耳王氏詩稗疏謂弭者角弓不纏之名亦承郭氏之誤者也

又魚服傳魚服魚皮也箋云服矢服也姚氏識名解曰魚獸書不概見故傳亦但訓爲魚皮不言獸也惟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注云魚獸名而陸璣以爲魚獸似豬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雖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與博物志所載東海牛體魚狀如牛之說合又周益公言周麟之使北塞得鯢牛魚歸皮應潮當卽是此則疑仍是魚屬或江豚

類也羅端良以魚爲鮫魚謂其皮有珠文而堅勁可飾物從古以然按今刀鞘諸飾多以其皮爲之斑駁如沙石最堅緻世所稱沙魚是也不聞有用魚獸皮者故陳祥道云所謂魚服者魚皮之堅者皆可爲之不必定魚獸也又釋名云矢其所受之器以皮曰箙謂柔服用之也初學記云織竹曰進以皮曰箙今傳直訓魚服爲魚皮則似以皮訓服矣承珙案傳云魚服魚皮也魚皮專釋魚字傳語簡奧不言以魚皮爲服耳箋故以服爲矢服申明之矢房本當作箙字从竹經傳特借服爲之耳姚氏謂傳以皮訓服非也

豈不日戒箋云戒警勅軍事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釋文云日戒音越又人栗反挍勘記云唐石經初刻曰後改日釋文音越是也後一音馹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曰字承珙案此挍非是玩箋意正當作日若作曰不必言相矣漢書匈奴傳引詩豈不日戒顏師古注豈不日日相警戒乎一切經音義六亦引詩豈不日戒知作日是作曰非也

楊柳依依傳楊柳蒲柳也姚氏識名解曰釋木柳類甚多有河柳澤柳蒲柳諸名而楊僅列柳之一則楊為柳屬柳不可言楊屬明矣舊說或以柳為水楊又以楊為柳之揚

起者並誤此傳專釋楊柳為蒲柳甚當以其為柳屬故亦得稱為楊柳非兼言楊與柳也承珙案姚說是也爾雅祇以柳為大名曰檉曰旄曰楊其種各異古人言楊柳者謂名楊之柳猶云檉柳也其通稱柳為楊柳者乃後世辭章家之言耳傳於折柳樊圃菀彼柳斯有菀者柳皆無傳以柳為大名不容專指何種於隰有楊東門之楊北山有楊等亦無傳以楊為蒲柳專名人所易曉耳獨此楊柳連文恐學者疑詩人之並舉二木也故以楊蒲柳釋之其故訓一依爾雅不容稍溷有如此者

出車

序云出車勞還率也田間詩學曰舊謂此詩與采薇同時之作玩篇中述其往也黍稷方華正當仲夏與楊柳依依既不同月序其來也雨雪載塗正當早春與雨雪霏霏又不同時當文王之時豈止一出師乎二篇非一時之作後王勞還師者皆以為宴勞之詩因其詩而分別用之耳承珙案采薇三言玁狁而不及西戎且有一月三捷之文似乎專為征伐玁狁而作出車則玁狁西戎並言而玁狁曰于襄于夷西戎曰薄伐似與前篇不同故後儒或疑二詩非一時之作不知采薇序止云遣戍役也戍者守也古人之禦夷狄但以自守為上故采薇亦祇曰我戍未定其曰

一月三捷不過其偶有侵軼自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耳出車曰往城于方亦第為戍守之計其曰薄伐西戎者乃因戍守之師移而用之故采薇序但言遣戍其下卽合出車杕杜而總言之可見三詩本無不同不必疑非一時之事至其往來時月似有參差其實則一經曰往城于方卽下文昔我往矣之往蓋前三章但言出車城方不明何時故四章溯其所自而言之凡始行及在道皆可曰往采薇之昔我往矣謂始行之時此昔我往矣謂在道之時范氏補傳云黍稷方華在道所見是也箋以方華為六月時則黍稷種植有早晚此云方華方者甫也似言其早不必

定在六月至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亦是謂歸而在道之時惟采薇遣戍之時期以歲莫言歸而今至首春凍釋猶然在道者則以城方之後別有戒命故四章又云王事多難乃爲移伐西戎起語謂築城旣畢即已懷歸復被簡書西戎助虐受命徂征自北而西歸計轉緩故五章即接言西戎諸侯之嚮往末章乃結言春晚還歸之時物五章之末云薄伐西戎者以終四章簡書之言六章之末云玁狁于夷又以終三章城方之命而首章二章之出車建旄則北城西伐皆在其中矣如此似於本詩敘次分明而與采薇亦無不合箋以昔往爲出壘而伐玁狁今來爲平戎而反

朔方按之經文殊爲不順孔疏依之義甚迂曲嚴緝亦見及此而於昔往仍言自朔方往西戎雖稍變箋疏之說然亦與經不合

我出我車何氏古義曰此詩言我者不一首二章言我者文王之辭中二章言我者代爲南仲之辭承珙案首章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箋云此我我戍役也詳采薇序云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則此詩首二章之我當我文王葢文王得專征伐旣承王命出師因復自命其屬帥以勤王觀毛傳於首章云出車就馬於牧地合之荀子大略云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據此則出車就馬當指文王我者非我文王而何三章王命南仲毛以下文又云天子命我恐人疑王爲文王故特著之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葢王命南仲謂文王以王命命之猶尙書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也其下天子命我乃代南仲自我言其受命於方伯猶受命於天子也至四章之昔我亦我南仲五章旣見君子是斥南仲我心則降自是我西戎之諸侯此則傳箋雖未明言其意當同耳

王命南仲楷古編曰南仲之名見出車常武二詩此傳云

文王之屬未詳其譜系也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均爭權而國分南仲即其後泌語本周書史記解其以爲禹後則見史記夏本紀贊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是也泌子苹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赤龍孫仲爲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不知出何典始妄也又曰南仲之名不見他典惟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詠事也又據紀年文王以文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書序言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則亦爲初年事二書語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如春秋所

書王人會伐之事歟玩詩云自天子所又王命南仲又天
子命我云云則紀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
文王之屬矣一年而平二寇在卽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
四年矣皆與毛鄭相左姑記以備考承珙案紀年所云卽
尙書大傳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
年昆夷氏侵周之事但所紀年歲參差耳其云王命南仲
正同詩文因其爲王事出師卽文王之臣亦奉殷天子之
命不必因此疑南仲爲殷王之臣也若鄭箋以出車之南
仲爲文王之臣而常武在宣王時已爲大師皇父之大祖
毛傳則文王宣王時各有南仲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

南仲傳無聞焉考文王時本有南宮氏國語云諏于南宮
是也逸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史記忽作括）振鹿臺之財巨橋
之粟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與論語八士名合則
文武之時本有南宮氏爲臣博古圖之南宮中與今焦山
鼎銘之司徒南仲皆周之南宮氏安知非卽仲突仲忽之
流蓋南宮氏世臣于周故書君奭有南宮适顧命有南宮
毛至春秋時尚有南宮嚚（昭二十三年）南宮極（昭二十六年）則宣王
時復有南仲亦如雲漢仍叔美宣王而春秋有仍叔之子
來聘節南山家父刺幽王而春秋有家父來求車之類南
宮氏或單稱南亦猶南宮縚之稱南容隱九年天王使南

季來聘杜注謂南氏季字當亦南宮氏也漢書古今人表
以南仲列于方叔召虎諸人之閒而文王時無南仲者則
以成叔武霍叔處之前載周八士在中上或者南仲卽在
其中歟至蔡邕諫伐鮮卑議書戒伐夏易伐鬼方周宣王
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荆蠻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闞
如虓虎此皆謂宣王時有南仲爲將與毛傳同惟後漢書
龐參傳馬融上書曰昔周宣玁狁侵鎬及方是以南仲赫
赫列在周詩此則似以出車六月誤合爲一不知宣王之
時伐玁狁者乃吉甫非南仲常武之南仲又係征伐淮夷
與玁狁無涉故知毛傳以文王宣王時各有南仲當時必

有所據先秦圖籍至東漢之末已多不存如箋意但以文
王時有南仲而宣王時無南仲他家又多言宣王時之南
仲而罕及文王之臣或卽以出車之南仲誤指爲宣王時
田閒詩學曰竹書紀年宣王三年命大夫仲伐西戎後儒
謬以爲南仲而謂此詩爲宣王世之詩考史記彼乃秦仲
也與此無涉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又城彼朔方傳朔方
北方也正義云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宅朔方爾雅朔
北方也皆其廣號稽古編曰傳與疏皆不指朔方爲何地
朱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宋靈夏今甯夏衞在漢爲朔方

郡似矣然漢自借詩語以名郡耳豈可援漢郡以釋周詩
哉又靈夏為陝之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
地皆淪於戎狄南仲雖良將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到北
陲連平二寇乎朔方之為靈夏吾未敢信也漢置朔方郡
在武帝時賈鄭孫王諸儒豈不知其事而不用以釋詩良
有見矣承珙案史記衛青傳元朔元年蘇建築朔方城其
時詔書即引詩城彼朔方水經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
城東北注云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是其說不始於朱傳惟
班志於朔方縣下並未明言即詩之朔方知詩所云朔方
大略指周之北界接於玁狁者故傳以方為朔方近玁狁

之國又云朔方北方也其地要在今之榆林甯夏一帶自
此以北即戰國時雲中九原之地正玁狁之所出沒文王
奉殷王之命命將率往城當在於此至宣王時玁狁孔熾
侵鎬及方亦即謂此朔方漢詔所引豈盡無稽傳箋不言
者古人釋經謹慎不欲以後證前耳

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
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
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
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
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
傳曰子重奔命是也集傳簡書載二說前說同毛氏後說
云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本於長樂劉氏門人潘
時舉疑之答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據左氏然
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承珙案簡書仍當以左
傳為據說文簡牒也牒札也翻譯名義十一引文選注大竹
名策小竹名簡蓋古者編竹為策不編為簡字多書之於
策字少者書於簡簡以單札為之國有急難不暇聯簡為
策但以單札相告故謂之簡書若策字本當作册說文册
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者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
之形後人多假策字為之此詩簡書正指鄰國告急蓋上

文王命祇有城朔方一事薄伐西戎確是城畢移師雖亦
由于王命而義取奔命救鄰故但云簡書若謂是臨遣之
策命則經文何以但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乎故知毛義
為長無庸別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
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
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呂記曰喓喓草蟲以
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
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
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

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嚴氏讀詩質疑曰杕杜女心傷止乃勞還役之辭以此施於將率則不莊矣當仍主舊說承珙案後漢書東平憲王傳肅宗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蒙又云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怏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據此是以君子爲賢臣可知鄭箋謂君子斥南仲草蟲阜螽喻西方諸侯之嚮望其說有所自來章懷注以所引詩爲草蟲而不知草蟲乃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文句不同誤矣鹽鐵論論誹篇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此引詩亦以君子爲賢臣也

執訊獲醜傳訊辭也箋云訊言醜衆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陳碩甫曰釋言云訊言也正月傳曰訊問也此釋訊爲辭辭者謂所生得敵人而聽其辭小司寇曰附于刑用情訊之又曰求民情一曰辭聽辭聽者聽其辭以獎其罪此傳義也皇矣執訊連連無傳義與此同此篇獲字無傳葢義見於皇矣也皇矣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彼傳釋馘爲獲則此詩獲字卽爲馘之假借字生者訊之殺者馘之執訊獲醜言訊馘者衆也此箋及采芑箋竝以獲爲得者失之

杕杜

稽古編曰首章日月陽止卽采薇之歲亦陽止謂遣戍年之歲莫也次章卉木萋止卽出車之卉木萋萋謂遣戍明年之春莫也三詩一遣二勞語意相應出師之初告以歲莫卽歸至期而望之情也此陽止之時女心所以傷也然莫卽歸至期而望之情也此陽止之時女心所以傷也然連乎二殼未獲遽歸踰期至春莫則卉木萋矣勞還兩詩皆實紀歸時之景色也故首章云征夫遑止僅言可以歸耳次章云征夫歸止則實欲歸矣前雖望之明知其未歸

後則知其將歸而望之益切也一傷一悲情同而事異矣次章傳云室家踰時則思正謂踰曰歸之時耳孔疏申之以萋止爲時未黃落在歲莫之前此於文義未順恐非毛意承珙案末章之匪載匪來憂心孔疚亦與采薇之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相應彼戍役自憂其从亾而不反此室家念其不至而甚憂也又首章有杕之杜有睆據釋文睆字從白作目邊者非其實傳云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然則次章之其葉萋萋亦卽杜葉蕃盛之貌以爲興耳卽謂因所見而爲言亦當以實在去年之秋葉在次年之春呂記引邱氏以萋萋爲新葉者是也范氏補傳

以有睆其實近于十月其葉萋萋在十月以後實已落惟有葉耳此與孔疏釋卉木萋止同意不知杕杜之生先有葉而後有實不當於言實之後始言其葉之盛也

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田間詩學曰繼續也嗣者續之無已也自闓人之屆指歸期日復一日而言也蓋往役之始其日爲王家之日及期以後其日則我之日也故曰繼嗣我日承珙案下文日月陽止卽承此謂積日爲月而至於陽也十月爲陽月而兼言日者謂陽月之日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

有事以望君子嚴緝曰箋疏皆不明言杞爲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呂氏朱氏以爲春莫杞可食杞之可食者惟枸杞也姚氏識名解曰集傳有春莫杞可食之語說詩者遂謂采杞又過於木萋之時或辨之云采杞當卽在卉木萋止之日特期而未至故借此以致其想望耳愚謂采杞託言原不當泥時爲說蘇頌謂枸杞春夏采葉秋采莖實冬采根彼雖爲藥籠之須然亦足見其隨時可采不必拘於春初春莫作時物之變觀也

憂我父母傳箋皆無文正義云此實夫也謂之父母已尊之又親之也日月云父兮母兮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此同也李氏集解以爲曲說後人多謂此婦人稱夫之父母爲父母嚴緝云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其說當矣姚氏識名解曰此當爲遙想征夫在役之事念其陟山采杞而以父母爲憂耳與北山詞旨正合故上云女心傷止我心傷悲而此獨云憂我父母也承珙案此說亦通

檀車幝幝傳幝幝敝貌稽古編曰說文幝車敝貌引詩檀車幝幝昌善切繟偏緩也尺善切音正同釋文幝韓詩作

繟然則偏緩者其車敝之狀歟廣雅繟繟緩也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癹癹音同恐誤段注說文云按古本當是巾敝貌故從巾詩以爲車敝者則其引申之義也釋文引說文巾敝也從巾單今本釋文乃巾譌車殊失陸意承珙案段說是也幝爲巾敝之名詩之車敝蓋本無其字假幝爲之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詩作檀車嘽嘽則又假嘽爲之矣徐楚金繫傳謂車敝若敗巾故從巾殊屬附會

四牡痯痯傳痯痯罷貌何氏古義曰爾雅痯痯病也說文無痯字當通作蹇跛也承珙案大雅板云靡聖管管傳云管管無所依也廣韻十四緩引詩傳作悹悹無所依也是

毛詩管字乃𡧢之借此痯字當亦𡧢之借說文𡧢憂也引申之爲無所依又引申之爲罷𢚧其義皆相因耳廣雅管浴也浴字於義不可通竊疑爲御或㑷字之誤說文𠆢部御徼御受詘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作徼㳦郭璞注㳦疲極也司馬彪云㳦倦也方言㑶㑲也㳦卽御字㑲卽倦字說文心部㑷勞也亦與御同義蓋寫廣雅者或御省爲俗或㑷省爲㑷〈集韻㑷或作㑷〉輾轉遂譌爲浴然則張揖訓管管爲御正與毛傳痯痯罷貌有合矣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云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于繇爲近正義曰傳以會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于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孔㬚軒曰按會合之字皆从亼說文亼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之若但以爲卜與筮會於文似便於訓未精

魚麗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嚴緝引或說云始於憂勤言其心終於逸樂言其效此說是也其云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以終於逸樂爲後序衍說開後世人主怠政之漸案此則過泥序云始憂勤終逸樂者不過如書傳所言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耳乃序者推本作詩之意美其治化之盛何容以文害辭疑其開逸樂之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在西京之初已用此序嚴氏以爲後人衍說過矣

魚麗于罶傳麗歷也承珙案麗歷疊韻爲訓爾雅歷傅也傅與附同謂附箸也周禮大司寇注麗附也麗歷皆有附箸之義故以爲訓詩總聞曰鄭有魚麗陳前後左右中各五陳每一陳具五陳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器相小道錯綜横布之常使試之於地頗類陳形承珙謂桓五年左傳爲魚麗之陳注家未明言其法後人以先偏後伍之言故爲五陳以效之耳未必取於詩之魚麗也然淮南兵略訓云羊腸道發笱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高注云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則軍中行陳自有布置如魚笱者但不必用以釋詩耳

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爲罶是罶曲梁也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爲罶也釋

器注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承珙案釋訓凡曲者爲罶此似非專指魚器謂凡以曲薄爲之者通得罶名如說文簍竹籠也亦是以曲爲之者婁罶聲同字通故罶字亦或作簍惟釋訓以罶爲凡曲者之大名故釋器寡婦之笱謂之罶由其亦以曲爲故亦得罶名耳毛傳罶曲梁則分別以曲爲梁者專屬之寡婦之笱非用釋訓凡曲者爲罶之罶也說文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畱也廣雅曲梁謂之罶皆本毛傳邶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傳云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先鄭注周禮獻人云梁

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以絕水遏魚使入笱者笱以承梁而取魚者但梁與笱不皆以曲爲之故衛風傳云石絕水曰梁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惟以薄爲梁以笱承之者則謂之寡婦之笱段注說文云曲梁以別於凡梁寡婦之笱以別於凡笱是也笱與罶本非一物以其相爲用故爾雅云寡婦之笱謂之罶耳

鱨鯊傳鱨揚也鯊鮀也正義曰鱨揚者釋魚無文惟陸疏云鱨一名黃頰魚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鯊鮀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鱨鯊之大魚是衆多也承珙案山海經之鰄郭注以爲黃頰魚鰄魚魚之健者似與陸疏有力說合稽古編引孟詵食療本草有黃顙魚一名䱀䰲以爲卽此詩之鱨考廣雅有鰐䰲也廣韻䰲䱀䰲魚名李時珍云身尾俱似小鮎無鱗腹下黃背上青黃腮下有二橫骨兩鬚有胃羣游作聲然此魚似卽今所謂參鰷者所在有之長不盈尺與陸疏大而有力之說不合鯊鮀則陸疏郭注皆以爲吹沙小魚者不誤後漢書注亦引郭義恭廣志曰吹沙大如指沙中行說文魦出樂浪潘國者此別一種非詩之鯊鮀也又正義以爲鱨鯊大魚者此特對寡婦之笱言之耳嚴緝云孔氏以鱨鯊皆爲大

魚陸璣以鱨爲大魚鯊爲小魚山陰陸氏又云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又有黃青元白赤及方圓俯仰浮沈諸說（俱見埤雅）然詩人言此不過如潛頌言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必一一爲之說則潛六魚又豈皆有說乎鱨鯊大小猶未有定說不必泥可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釋文云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則似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

矣下二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稽古編曰集傳於酒字斷句句法較渾成但旨多多旨旨有六字皆承酒言下三章文義未順陳櫟言多旨有三字上言酒而下言物者見物與酒稱不知此篇言萬物盛多酒成於人雖多有限物僅與之稱安在其盛多乎源謂有酒斷句多旨有三字仍可說魚三章各末句結上三句耳酒既旨多旨魚又多旨有中俱用且字關兩意下三章遂承魚而言句法與文義皆無礙也虞東學詩曰此詩義解新舊不一惟李迂仲之說爲善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爲句以就箋

訓其實康成未嘗作此句讀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明以下三字爲句矣以多屬魚者其意以下章物字當爲魚也頴濱則以旨多皆屬酒而朱子從之呂記嚴緝范傳皆用其說者以下三字承酒爲文也然如鄭說則此詩但言魚酒非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之意而說亦破碎如蘇說則接入下三章又多費周折李氏謂君子爲酒醴以宴賓而其物旨且多不必言酒與魚也承珙案虞東謂鄭箋本以旨且多爲句陸氏誤讀此解甚精其從李氏集傳以物不專指魚酒所見亦確序云萬物盛多傳於首句下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因遂陳古者畋漁山澤之制故鳥獸魚鼈皆得其所傳所引者似有成文要在王制之前其書最古且此爲全篇大義極言物之衆多可見序傳皆以經文物字卽爲衆物鄭箋專屬之魚似非序傳之意

魴鱧傳鱧鮦也正義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云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鱯或作鱧鯇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鰈者定本鱧鮦鮦與鱧音同挍勘記云考此正義引舍人曰鱧名鯇下正義引孫炎鱧鯇一魚釋文鮎下云毛及前儒鱧爲鯇是傳正取爾雅爲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鯇爲是作鮦者乃

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鱧鯇各爲一魚也作鰈者依說文鰈鱧也所改皆非傳意承珙案據正義是定本始依郭璞改作鮦陸孔皆誤同定本耳說文以鱧爲鱯以鰈爲鱧與毛師承不同然竝不以鮦爲鱧其云鮦一曰鱶也鱶鮦也鱶與鱧異物異字鱶本草經作蠡陶隱居云蠡今皆作鱧字此由郭璞誤以鱧爲鮦後人遂皆以鱧蠡爲一魚而不知爾雅鱧自名鯇若鮦則下文有大鰹小鮵之目而與鱧絕不相涉也鱶卽今俗所謂烏魚頭有七星者一名鱺廣雅鱺鮦也韓詩外傳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然則詩之所詠必非鮦魚傳必不訓

鱧爲鯛可知矣

鰋鯉傳鰋鮎也釋文鰋音偃郭云今鰋額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鮎爲鮧鮧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爲鯇鱧爲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騐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稽古編曰爾雅鰋鮎孫炎以爲一魚說文鮎亦訓鰕而鰋即鰕之重文惟郭璞分爲二云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埤雅既引郭注又涸孫炎注爲一彊郭以從孫而不明斷其是非將焉適從乎詩詁及韻會皆勦襲陸說且言鮎腹平著地豈得鰋名亦非郭氏鰋額本義本草綱目列鮧魚之名曰鯷魚曰鰋魚曰

鮎魚注云古曰鰋今曰鮎北人曰鰋南人曰鮎是鰋鮎直爲一魚矣承珙案郭云鰋今鰋額白魚鰋額當作偃額偃者仰也此即鮎魚之狀爾雅翼云鯷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是也別錄有鮧魚鯇魚陶隱居以爲皆鮎之屬今目騐此類皆偃額而色白蓋以其仰額故名鰋以其身滑無鱗故名鮎鮎猶黏謂其黏滑也郭氏分其所不當分而陸德明乃謂目騐與毛不合何邪

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詩經通解曰有者無一不備而多不足言戴氏詩考正用之謂有猶備也多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羞承珙案以有爲備仍與多同稱謂多者謂一時之多有者謂時時之有多橫言之有豎言之也或謂末章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若常有不當言時不知下三章每上一句皆承上三章末一字而言多旨有皆指物其下一句嘉偕時若再指物文義殊複豈皆指政而言鄭箋似非經旨詳見下條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善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經義述聞云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此

詩維其嘉矣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偕是偕與嘉同義承珙案荀子以偕爲時宜是末章維其時矣時亦與偕嘉同義嘉善也頍弁爾酒既旨爾肴既嘉爾酒既旨爾殽既時傳云時善也此時與嘉同義之證也且此時嘉偕時皆謂政之善即首章傳所云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也故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且經文維其二字確是推本萬物盛多之由猶言維其如是所以如是裳裳者華維其有章矣

是以有慶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凡言維其者如此此詩文法倒裝耳說苑辨物篇曰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此解有爲常有時爲用之以時最合經旨左傳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正義曰物其有矣者謂言魚有鱨鯊魴鯉并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此可以補詩疏所未及而物不專指魚時謂取之有時皆較詩疏爲勝

笙詩

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亾其辭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亾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案儀禮鄉飲酒燕禮鄭注以笙詩亾於孔子之前其時未習毛詩故有此語至作箋時遂改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然禮注固云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其後陸孔諸家皆無異說至劉原父乃云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亾其辭非亾失之亾乃本無也李解引鄭漁仲曰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朱子本之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詩明其有聲無辭且云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亾之耳當時呂記嚴緝仍從古說而近來郝仲輿朱長孺陳長發徐位山諸人皆力主有辭之說而郝氏之辨尤悉此外可采者范氏詩瀋曰儀禮明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之爲言比音而樂之也是禮文顯以爲有辭矣讀詩質疑曰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各三終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謂之歌而可云六

詩有聲無辭乎姜氏詩序廣義曰朱子注論語詩三百曰詩三百十一篇兼此六詩則六詩有辭可知如謂笙必無詩則當云笙譜如謂亾於刪詩之前宜名亦不存矣如謂毛公據儀禮姑畱其目則禮有貍首又有九夏何不竝畱之潘晉臺謂詩三百篇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因題敷衍以補之也竊謂不然南陔南隴也白華見於變雅爲刺幽王何以知爲孝子之詩庚有更償續三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道可想見作序者已誦全文不然卽鑿空杜撰豈能至是序最簡樸閒與詩中字面偶同如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之廣非卽漢廣之廣旄邱云

刺衛伯衛伯之伯非即叔兮伯兮之伯安見孝子絜白即爲白華之白也三百篇亦有即其篇名已見詩旨者如螽斯多子以美子孫衆多葛屨涼薄以刺儉北風疾厲以刺虐碩鼠刺貪此類不可更僕如以序與篇名相合疑其不見全文將謂作螽斯序者祇見螽斯二字乎且序與篇名相戾既以爲無理序與篇名相合又以爲順文爲詩序者難矣束晳之前補此六詩有夏侯湛昭明不入文選遂致無傳耳承珙案劉原父七經小傳有曰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夫禮文王世子祭統皆以象與武爲下管之樂是

曰管曰奏者劉氏既知其有辭矣何於笙詩獨主本無其辭之說以有辭者爲歌無辭者曰笙曰奏豈不自相乖戾乎六經奥論相傳以爲鄭漁仲作其於笙詩引商份之說而申之謂閒歌之聲有義無辭而其言管新宮則云管與笙一類皆竹吹之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葢未有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吹豳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既知管籥有辭而何以獨謂笙詩無辭亦可見不能自圓其說矣若集傳所引魯鼓薛鼓之節則陳氏稽古編曰魯鼓薛鼓有譜無辭則僅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若笙詩有聲無辭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案孔疏已云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承珙又案投壺云命弦者曰奏貍首閒若一注云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然則下文魯鼓薛鼓亦必隨所弦之貍首以爲節是徒譜者尙必有取節之詩而謂禮經之笙奏乃無詩而徒器乎王王雪山以唐樂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曲有聲無辭黃東發又引琴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辭有義不知有辭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或以習其辭者其辭易

存習其聲者其辭易亡理容有之要其初未有有聲而無辭者即如俗樂工尺先亦必用曲詞譜出後習之者但畱工尺耳又毛西河荅李恕谷書曰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笙詩邪抑亦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邪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葢笙與箾管籥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總必有詩如鄉射禮之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

卽鄉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卽鄉飲酒禮之笙入閒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鍾卽須鍾須磬所以應歌尙書有笙鏞周禮有鍾笙卽笙鍾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卽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竝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回思悲翁等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詞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無字音耳非謂有其字而不歌也然而歌工必在上卽笙管鍾磬皆刻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

雎則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然舊注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注鄉飲酒義謂上歌關雎下笙鵲巢以應之則世無有以張家之聲合李家響者但世有過爲分別者謂歌工必堂上堂上之瑟必不如堂下之以器器詩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遷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亦不歌而但瑟騶虞之詩以主鼓節所云魯鼓薛鼓者是歌工亦居下琴瑟亦器詩上下有尊卑八音無貴賤也承珙案毛說是也笙詩乃不歌而笙之詩卽鄭注儀禮所云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惟其專以笙吹故其辭易亾不然他詩具在而獨亾此六篇亦屬可疑得此乃更無疑義矣

鄭箋於南陔白華華黍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亾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亾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又於由庚崇邱由儀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

亾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亾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朱子詩序辨說云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六月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尙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稽古編曰小雅次什之首至宋儒而兩更不數六亾詩而以南有嘉魚爲什首者毛公之舊也蘇子由嫌其非孔子之舊仍數六詩於什中而更以南陔爲什首朱子又據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於鹿鳴什末抑魚麗於華黍詩下更以白華爲什首夫子由之更什祖六月序及康成之說於詩之篇第元無改也

至朱子之據儀禮則奏樂之次非編詩之次夫奏樂南陔在笙入之列則不得不先魚麗在閒歌之列則不得不後各以類相從耳若必據此以定詩之先後則閒歌之後尚有合樂三終所奏者關雎之三鵲巢之三也亦當遂置二南於小雅後乎朱子既憑儀禮之文定詩篇之先後又謂六月序魚麗句本在華黍下而鄭氏遂置於南陔之上夫鄭未遂之詩序遠在千餘年前朱子何自見之哉嚴坦叔詩緝一依毛傳之舊仍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良爲有見承珙案小雅篇什宋儒尚不止兩更呂記據蘇傳以南陔爲次什首而又謂其由庚崇邱尚依毛氏之舊復據儀

禮相閒之次以釐定之則又與蘇傳朱傳互異矣今考鄭箋云孔子時南陔等篇第當在於此是謂南陔三篇在魚麗後足見魚麗殿鹿鳴之什非毛公所移而六月序魚麗一句在南陔之上亦必非鄭氏所移可知且六月序列次小雅二十二篇自鹿鳴至華黍皆言缺自由庚以下則變其文孔疏以此爲別謂華黍以上爲文武之詩由庚以下爲周公成王之詩言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雖近穿鑿然亦可見序文原本如此非出鄭氏移魚麗一句於南陔上也又六月序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本相連正義云毛公爲詁訓傳分別衆篇之義各置篇端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此由不知三詩本當在此非毛所連聚也惟所云據六月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下而與崇邱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此則不誤由庚三篇連聚一處當由毛公所置然孔說尙不如陸氏釋文云以其俱亾使相從者爲當耳又箋云闕其亾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正義謂毛公不數亾詩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什是也據此是孔子時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陔至湛露爲一什以下凡小雅入什什各十篇毛傳則闕六笙詩不入什數以南有嘉魚至吉日爲次

什以下毎相差者六篇凡小雅七什末什爲十四篇奇零之數歸於末什大雅及頌皆然稽古編謂毛公置六詩於什外此本正義之說翁氏附記謂當從蘇呂所定收入什中殊不知分什者止因篇數既多簡札煩重不得不分六詩既亾自無庸分篇數而入什目必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取彼虛名當其實數亦可以不必矣

毛詩後箋卷十六終

毛詩後箋卷十七

涇　胡承珙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稽古編曰序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序更推其與賢之心非必於詩詞有專指也康成釋烝然爲久如以合序至誠之意固矣承珙案陳說是也烝然罩罩釋文引王肅述毛云烝衆也鄭箋以烝爲塵以塵爲久然其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

久如而俱罩之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竝致之於朝曰俱曰竝仍不出衆義葢經文重言罩罩正承烝然而來則訓烝爲衆似合經旨正義乃云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非也

烝然罩罩傳罩罩篧也段云當作罩篧也下當云汕樔也不當疊字罩罩者以罩罩魚也汕汕者以汕汕魚也承珙案經言罩罩汕汕自是取魚之名傳以取魚由魚具得名故釋罩爲篧釋汕爲樔經言其用傳言其體義相成也傳於單文者每以疊字形容之如洸洸武也潰潰怒也之類此則重文者又以單字釋其實義訓詁之精如此若說文水部云汕魚游水貌引詩烝然汕汕此或本之三家魚部鯙下云烝然鯙鯙从魚卓聲既不言其義又不稱詩故段氏以爲疑今考李氏集解引說文汕字注而不及鯙王氏總聞雖云罩胡角切魚回斡水聲也非籠然亦不及說文可見宋時說文尚未必有鯙字也

釋文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篧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承珙案說文罩捕魚器也籱罩魚者也从竹靃聲或从隺作篧許沈重所以音穫音護者當是從說文作籱故有此音但說其形非罩雖未知所說云何要失爾雅篧謂之罩之

義凡自上籠下謂之罩故淮南子說林訓云罩者抑之說文罩字雖不言其狀隹部云翟覆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玉篇音竹教切一切經音義十一罩古文作箌是罩翟音義略同矣

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釋文字或作罺同釋器云樔謂之汕案爾雅毛傳皆以汕爲樔此古名也鄭箋云今之撩罟乃以今曉古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御覽引舍人云以薄汕魚曰罺正義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皆未詳著其狀惟陸氏埤雅云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 版反内

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葢謂汕卽罶矣說文廣雅但以罶爲网不著汕名然古者橧巢同義禮運夏則居橧巢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廣雅橧巢也大戴禮鷹隼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皆是說文橾澤中守艸樓也此當謂澤中守魚之處楚辭九歌罾何爲兮木上御覽引風土記云罾樹四木而張網於水車轆之上下形如蜘蛛之網方而不圓葢罾者樹木爲之其高如巢故得橾名說文艸樓藝文類聚引作竹樓亦卽謂其張網守魚之處樓與巢義同耳類濱詩傳竝用傳箋其欒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簀沈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卽詩所

謂汕也此言結木挽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簀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罶也罶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罩鶴蝦云罩抑魚之器也誤矣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正義曰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此疏深明傳例後儒因毛於三章始言興遂謂上二章言魚者乃因所薦之物以達意然則末章言雖亦曰烝然與上二章文同豈雖亦所薦之物邪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傳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此箋申傳壹宿是矣但傳不過以壹宿狀其慤謹非以此見有久義來者謂鵻之來集則烝然自是羣然天下無言鳥集而曰久如其來者箋又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既以鵻喻賢者而烝然來思又似指君子兩句之中詞意隔絕正義既云此我謂君子又云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則於箋語一句之中文義亦不相貫矣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據正義惟定本有此箋當時本多無此語承珙案又疑侑之假借楚茨傳侑勸也儀禮注古文侑皆作宥今文侑書宥作有論衡引有作又禮記王制亦云王三又

賓之初筵室人入又傳以爲又射自是訓又爲復若箋以賓載手仇仇讀曰斟謂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則不如讀又爲侑謂室人入而勸侑也末章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亦訓又爲復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皆於經文增字成義不如云侑不知其能飲三爵與否況敢多勸乎語較直截此嘉賓式燕又思卽謂燕時勸侑殷勤序所謂至誠也上章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考燕禮又云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然則此云又者其卽所謂無不醉歟

南山有臺

序云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姜氏廣義曰前篇樂與賢者是賢者初至燕飲之日有以灼見人君之心與猶交也親也樂者賢人樂之也此篇則賢人已列於位無不稱職人君有以灼見賢人之心而知其功業之所就序云樂者人君樂之也不曰嘉賓而曰君子益已用之爲臣也承珙案二樂字不必如此分別俱當就求賢者說范氏補傳云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爲用也語極平正惟前章君子指在位者嘉賓指賢者此章君子即指賢者鄭箋以只爲是以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爲得賢之效按之經文無不脗合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于韓宣子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又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戍之聘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穆天子傳天子西游乃宿于祭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闓古昊字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𦰩古臺字此皆以詩之君子指所美之賢者呂記嚴緝皆以君子指人君朱傳又以萬壽無期爲祝賢者之壽皆非是

南山有臺傳臺夫須也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此所引都人士傳作臺禦雨則笠爲禦暑可知文選謝元暉臥病詩李注亦引毛傳臺所以禦雨今本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自是傳寫之誤毛於都人士析言之而周頌其笠伊糾又云笠所以禦暑雨也則渾言之合之無羊傳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止可爲蓑而不可爲笠衹以備雨而非以禦暑可知稽古編以郭氏雅注陸氏詩疏皆承鄭箋都人士臺皮爲笠之誤是也其又引爾雅薃侯莎與夫須爲一艸則因本草別錄謂莎一名夫須御覽引廣志云莎可以爲雨衣而誤不知爾雅之薃侯說文鎬侯莎也與郭注異讀即夏小正之緹縞羅端良以爲其根即香附子者爲是要與臺絕不相涉草木之名固多同者臺不妨亦有莎名御覽引毛詩提綱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究不得以夫須爲薃侯也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

上下觀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承珙案此正義乃誤會傳意而然傳本當作萊萊草也凡傳言某某草也者固以爾雅無明文亦或因其草爲當時人所共知故但云某某草足矣如召南蓬草名也王風揚之水蒲草也之類皆與此萊草也同例傳竝非以萊爲草之總名也何氏古義引爾雅釐蔓華以當之邵氏正義并據說文作萊蔓華徐鍇以爲釐萊同音似矣然蔓華非習見之名果萊即此釐毛氏無容不注齊民要術引陸疏萊藜也莖葉皆似菉王芻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譙沛人謂雞蘇爲萊玉篇廣韻竝云萊藜草也黎來亦一聲之轉春秋時來公羊作郲

黎大戴禮聚橡栗藜藿而食之莊子藜羹不糝韓非子藜藿之羹是古人以此爲貧者之常食段注說文云藜初生可食故曰烝藜不熟萊烝蓋即烝藜是也

南山有杞稽古編曰易姤卦以杞包瓜一杞也而釋者各異張曰大木馬曰枸杞鄭曰杞桺凡三木焉小雅之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嚴坦叔以爲山木王伯厚以爲杞梓則所謂大木也左傳楚聲子以杞梓比卿材孔叢子載子思之言以杞梓比干城之將又稱其連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草木疏云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爲函樗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殆僅取其形似乎何氏古義曰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則此杞當即是枸檵也姚氏識名解曰嚴華谷斷此詩之杞爲山木蓋據陸璣之說云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蝨可合藥按此數語乃釋枸竝非釋杞嚴殆誤據云爾承珙案姚說是也釋文有杞下引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此即陸釋四牡苞杞之語彼云一名地骨不言狗骨者或今本有脫佚耳釋文於此引之則固以此杞亦爲枸檵矣若嚴緝所引陸疏正在南山有枸之條首云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云云與嚴所引微異不知嚴據何本稽古編從之誤矣陳氏所引易姤釋文當作馬曰大木張

曰枸杞亦彼此互誤或又因將仲子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趙注孟子杞桺云杞桺柜桺也一曰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案北山當作南山邵卿始誤記邵武士人作疏亦未言及遂疑此杞即樹杞之杞不知趙注既以柜桺釋杞桺一曰木名者別說謂杞與桺爲二木非杞桺連稱之比於此下乃引詩則必不以南山之杞爲杞桺矣陳大章名物集覽據通雅以枸榾爲貓刺又以爲綵綿樹此等皆不足信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稽古編曰孔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毛說嚴緝譏之以爲風賦枳句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

草木疏已引此語證枸矣云古語曰枳枸來巢句枸古字本通用李善注文選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爲證訓枳句爲木名而妄以枳爲橘變之枳句爲詘曲之鉤是李之謬也孔李俱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據李而非孔哉枳枸雖南產而詠於周詩其在禮則婦人以爲贄見曲禮字作椇人君燕食以爲庶羞見內則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其甘美如飴見陸疏故遠致之邪承珙案說文禾古兮切部積積椒二字依段注增補多小意而止也从禾从支只聲一曰木也椒積椒也从禾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盍積椒二字以雙聲爲其名義多小意而止者與下稽部稽字云稽椒而止也同

義在人在物皆爲詘曲不得申之意段注說文云明堂位注作枳椇莊子山木篇作枳枸宋玉風賦作枳句淮南王書作枝拘其入聲爲迟曲據此則風賦之枳句卽謂是樹枝句曲原屬可通但其本義當以枳枸之木多枝句曲而名說文以積椒爲木名雖別一說然禾部祇此二字禾爲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疑積椒木名乃其本義多小意而止尙其引申之義玉篇云賛曲支果今作枳椒木曲支也果名也今作椇是也陸疏云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椇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崔豹古今注云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所言與陸疏合姚氏識名解謂陸疏可爲函板云云正嚴華谷所引說南山有杞者其誤據無疑又木蜜嚴引作木蝨尤誤中之誤此辨可謂諦矣李時珍移唐本草木部之枳椇於果部而木部別出枸骨一條引陳藏器以爲卽詩南山有枸非也

蓼蕭

序云蓼蕭澤及四海也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

海正義曰李巡云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也雒師謀我應中候篇名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

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稽古編曰爾雅有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今本無下文同明堂位而無九夷周禮賈疏謂詩及爾雅與禮異是傳寫之譌豈未見上文歟承珙案箋以四海爲四裔乃

古人訓詁定例內爲九州外爲四海不容相溷故云國在九州之外大者爵不過子並引虞書外薄四海其所援據確矣至夷蠻戎狄九八七六五之數正義據李巡兩注不同知爾雅有兩文因知鄭氏注禮箋詩互異者所讀爾雅與巡同故亦據兩文是也臧在東謂李巡既有八蠻在南方三句則上文九夷在東方四句必非李注考郭璞注有此四句郭多本孫炎則九夷在東方云云當爲孫注不知正義明引李巡九夷在東方云云然後引孫炎曰海之言晦云云若李巡無兩注何由知爾雅有兩文不當執此以疑彼

虞東學詩曰章內燕字舊作燕饗按序本不言燕而注家以孔燕爲甚燕義亦支離嚴華谷改甚爲盛又非孔字正訓竊意兩燕字皆作安字解文義差爲明直承珙案以詩篇次第觀之此詩並未見飲酒之事則此篇爲諸侯朝見天子下篇湛露乃與之燕飲彤弓乃加之錫賚序次井然此詩兩燕字自當皆訓安左傳襄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正義引沈氏曰賦

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此所謂安當卽燕笑孔燕之義

既見君子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箋疏皆以君子指天子集傳始創爲天子美諸侯之說嚴緝云湛露彤弓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稱諸侯之美則爲燕饗諸侯無疑也蓼蕭之詩以零露喻王澤以既見君子稱天子其下皆稱贊天子之辭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應自稱己之美而不稱諸侯之美也承珙案左傳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杜注云賦蓼蕭義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杜蓋謂賦詩之意是主人用以頌賓集傳卽本於此然經文爲龍爲光明是諸侯以得見天子爲遇恩寵而被光耀君子自當指天子非諸侯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蘇氏詩傳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經義述聞曰蘇氏之說是也爾雅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車舝曰式燕

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姞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鄭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承珙案裳裳者華首章云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與此篇文意略同箋於蓼蕭云聲譽常處天子正義申以王有聲譽常處天子之位裳裳者華箋云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正義云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兩譽處文同而解異非是且是以者承上之文蓼蕭言既見君子而燕笑是以有此譽處裳華言我覯之子而寫憂是以有此譽處兩譽處皆當言有此安樂處耳

李氏集解以此詩末一句皆爲諸侯頌天子之辭黃實夫非之以爲諸侯朝而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此諸侯之榮是亦爲龍爲光之意也王氏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承珙案二章壽考不忘與終南文同當從正義謂四海稱頌之不忘三章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傳云爲兄亦宜爲弟亦宜是指君子宜爲人兄人弟末章萬福攸同與采菽文同皆謂天子爲萬福之所聚而下與諸侯同之王雪山謂二章以下皆頌天子者是也

鞗革沖沖傳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詩經小學曰

說文無鞗字有鋚字鋚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田車既安之下有鋚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薛尙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簋有鋚勒字疑詩經文鞗革皆鋚勒之譌鋚勒猶唐宋人所云金勒古鐘鼎鋚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鋚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蓼蕭毛傳鋚轡也轡下葢落首飾二字鋚所以飾轡首下文云沖沖垂飾貌正謂此飾也革者勒字之省轡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轡首唐孔氏釋轡首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甚誤載見鋚勒有鶬毛傳有鶬謂有法度也鄭箋於采芑

云鞗革轡首垂也於韓奕云鞗革謂轡也於載見云鞗革轡首也而釆芑尤誤轡可言垂轡首不可言垂矣承珙案古文以攸革爲鋚勒毛詩多古文當是本作攸革轉寫誤合二字爲鞗因復加革字於下經文遂成鞗革耳惟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革即言沖沖故知垂飾貌據此疑傳文本作攸革轡首垂也轡首垂謂飾之垂者故繼之曰沖沖垂飾貌釆芑箋正用此傳載馳傳云垂轡轡之垂者謂人所靶之轡有餘而垂此云轡首垂者則以轡首之繫於絡銜者謂之勒以銅

飾勒之垂者謂之鋚故云鋚勒轡首垂也孔氏誤以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又云鞗皮爲之由不知鞗爲鋚之誤革爲勒之省耳

湛露

序云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此皆統言諸侯不分同姓異姓六月序云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尤可見此兼同異姓言之惟次章有在宗載考之文或其中有同姓諸侯爲之加厚而夜飲亦事理之常特鄭箋分三章爲庶姓四章爲二王之後經文所無無以見其必然耳

厭厭夜飲傳厭厭安也說文懕安也从心厭聲詩曰懕懕夜飲段注云小戎傳曰厭厭安靜也湛露傳曰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愔愔和悅之貌按愔見左傳祈昭之詩蓋愔即懕之或體厭乃懕之假借承珙案小戎厭厭良人列女傳作愔愔所據當亦韓詩此厭厭夜飲訓安者即儀禮燕禮君曰以我安下文不醉無歸即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也

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承珙案經言宗者古人謂同姓爲宗如左傳肸之宗十一族

及宗不余辟之類在者於也在宗猶言於同姓也傳云夜飲必於宗室者宗室即謂同宗於者於其人非於其地言必於同姓乃有夜飲之禮正以明異姓則否耳故箋申之云夜飲之禮句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句於庶姓讓之則止正義云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爲箋疏皆善讀傳文後人泥傳宗室爲夜飲之地其說多不可通有謂釆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此稽古編之說夫諸侯燕在路寢儀禮有明文天子當亦同之此燕朝正諸侯非祭畢之燕豈晝燕在路寢至夜飲而忽移於廟後

之寢室乎且采蘋本言宗室此詩但云在宗毛據當時同姓有宗室之稱用以釋經非可以采蘋爲比也或又謂首章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此傳云宗室者謂宗子之室天子同姓諸侯燕之於宗子之廟以宗子爲主人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也詩稗疏說案傳引宗子與族人燕者箋謂天子燕諸侯之禮亾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周禮王燕則膳夫爲主人未嘗分同異姓也若燕同姓諸侯於宗子之廟將天子就之而爲此夜飲乎抑惟使宗子主之而天子弗與乎於古無徵姝爲臆說

在彼杞棘姚氏識名解曰何元子以此杞爲枸杞云詩以

杞棘竝言棘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知且以後章例之桐椅相類杞棘亦當相類愚按木之叢生者被露獨厚杞莖幹叢生與棘竝有苞稱故以杞棘竝言自不應爲杞梓大木然杞與棘要是二種若何氏絛枸杞通枸棘爲同類諸侯之喻則武斷矣

彤弓

序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正義云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承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櫜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說樂而賜之故舉之爲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疇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總也鄭亦首章爲總但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爲異耳承珙案此序與文四年左傳甯武子之言合故鄭氏取以爲箋又襄八年左傳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卽此詩受言藏之也然則王肅述毛以藏爲藏示子孫當得毛旨尚書文侯之命東晉孔傳亦云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講德習射卽同毛傳藏示子孫亦本詩義若鄭箋謂受出藏之乃反入也則是藏之車中與下櫜之義複正義引左傳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彼注以出入爲去來

云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與此不同似不當以爲證總之此詩以首章爲綱下二章申明其事賜弓所以爲諸侯之寶藏由藏而推及於載傳云載以歸也由載而推及於櫜傳云櫜韜也說文櫜車上大櫜則知載之謂載於車明矣至於貺之饗之皆實指其事喜好乃所以貺之之心右疇乃所以饗之之禮如此則全詩條理井然矣

彤弓弨兮傳彤弓朱弓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文云嬰弓見司馬法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所言與司馬法合毛學出於荀卿行葦敦弓既堅傳云敦弓畫弓也

天子敦弓蓋卽本諸師說此不言諸侯彤弓者以序文自明也山海經海内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管子輕重丁篇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漢書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彤弓斯征撫甯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是則三代皆以彤弓爲諸侯之制正義謂色以赤者周之所尙非是如果時王所尙則不應天子以彤而諸侯轉用彤矣疑古器物彫與彤以精粗爲等差如周禮司几筵諸侯祭祀右彫几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後鄭注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彤几亦其差次也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何氏古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食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是饗禮亦兼燕與食矣但燕或於寢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於待賓賞不踰時如此承珙案經言鐘鼓既設已見鄭重之意則一朝二字亦鄭重言之非徒取速成之意天子饗禮雖亾然大饗用鐘鼓見於周官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眡瞭鐘師鎛師典庸器者皆有其文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詩但言其樂之盛卽可以知其禮之隆矣

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一朝醻之傳醻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正義申傳以爲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爲醻酒瓠葉箋曰醻導引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此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其申

箋則皆用燕禮承珙案此二章竝承上章饗之爲言而以燕禮爲解似非爵盈不飲之義且箋云一朝猶早朝正義謂燕或至夜饗則禮成而罷故以朝言而經文右之醻之皆云一朝則不得以爲燕禮明矣但上言鐘鼓既設則右醻明是饗時之事亦不當泛以勸報有功釋之楚茨傳云侑勸也與此正同則此自是以右爲侑之假借爾雅酬酢侑報也然則右亦爲報醻亦爲勸右之醻之當主侑幣酬幣爲義

何氏古義曰禮于食有侑賓勸飽之幣上章言右是也于飲有酬賓送酒之幣下章言醻是也饗爲飲禮兼言右醻

者以饗亦兼食故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授宰夫束帛以侑注謂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注謂君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侑幣公食大夫禮用束帛其酬幣則無文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酒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禮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琥璜

將之承珙案何氏以右爲侑幣醻爲酬幣甚是然尙牽合於食禮之侑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王之覲羣后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燕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皆賜玉五瑴馬三匹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加之以幣帛以助懽也又僖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是則饗禮本有侑幣王禮或更有玉與馬不必以兼食禮之故至酬幣既見於儀禮春秋時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展莊叔執幣皆饗有酬幣之證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君專序而酢有酢必有酬此所以用酬幣也儀禮覲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疏云以此文爲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云即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節注疏最爲明晰饗禮既有侑酬則此詩右之醻之即饗時之侑幣酬幣不必牽及於食燕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莪蘿句蒿也句此傳上二字用爾雅文以蘿釋詩之莪下二字乃毛自爲文以釋爾雅之莪蘿自陸疏云莪一名蘿蒿是讀傳蘿蒿也三字爲句正義因之云言

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不知爾雅以疊韻爲訓猶釋蟲之蛬蘿耳毛傳既引爾雅而後明莪爲蒿類不當讀爲蘿蒿也陸疏云生澤田漸洳之處本草拾遺云廩蒿生高岡一名莪蒿馮氏名物疏云以詩文證之陵阿則高地也沚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

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稽古編曰據箋是樂主見者言有儀主君子言也歐陽本義全主君子嚴華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詩中既見君子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雨唐揚之水車鄰出車車舝菁菁者莪頍弁隰桑其接句皆述喜

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源謂
樂字卽下章喜字休字歐陽以屬君子實爲無理鄭以有
儀指君子原是見者自幸之詞無妨文義但一句分屬兩
人終未渾成且以儀爲相接之儀趣味亦短嚴緝云見善
教之作成是有儀主賢才言得之矣惜語未明暢東萊詩
記載呂氏之說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
儀禮儀者内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
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旨哉斯言嚴說應本此承
珙案序云君子能長育人材毛傳亦同則既見君子自應
主育材者樂且有儀當主賢才言之左傳文三年公如晉

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
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
之惠也詳晉侯賦詩之意本以樂且有儀指魯君莊叔所
言皆依詩詞爲說固明以有儀及樂屬之一人但傳謂君
子之樂且有儀詩言見君子者之樂且有儀微不同耳至
育材以禮儀爲要術呂氏之說亦有所本中論藝紀篇曰
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
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
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
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
春入學舍菜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
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
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
體全然後可登乎淸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
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
矣據此是詩意以禮儀育人材其義深遠矣

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正義曰五貝者漢書
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
者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
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

爲一朋也季氏詩說解頤曰百朋者元龜之直至重者也
元龜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蓋二貝爲
朋凡言朋者皆以貝言也至於十朋以上則爲龜矣此班
固食貨志龜貝之品也況百朋又十倍於十朋者乎說文
古者貨貝而寶龜段注云食貨志王莽貨貝五品皆二枚
爲一朋不成貝不得爲朋龜貨四品元龜當大貝十朋公
龜當壯貝十朋侯龜當幺貝十朋子龜當小貝十朋此自
莽法鄭箋詩云古者五貝爲朋注易十朋以爾雅之十龜
未嘗用莽歆法也承珙案段說是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

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正義云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亦為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稽古編曰疏語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是常服之類何必專訓為則承珙案疏說本非是若詩之載即則字則沈浮指舟而言舟豈可以沈言之傳蓋以載為任載以沈浮為所載之物亦浮之浮字非經中浮字箋申傳意最明沈物浮物猶言重物輕物耳傳固善讀經箋亦善讀傳矣韓昌黎上宰相書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說者曰

毛詩後箋　卷十七　圭

載者舟也浮沈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此文一依傳箋解經直截不必如正義之言轉生轇轕

六月

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正義云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中夏之國微弱矣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承珙案此序甚古自在毛公之前即以六笙詩言之後儒多謂笙詩序皆依仿篇名為之試思南陔之陔據束晳補亾詩義祇作陔隴即謂陔有戒義鄉飲酒禮注陔之言戒也然何以定知為孝子相戒以養白華與刺幽后者同名何以必知為孝子之潔白且本序但云潔白而此序又何以推及於廉恥由庚序但言萬物得由其道此序又何以推及於陰陽此等必皆及見詩辭者所為否則必不能憑空臆撰可知其他所推廢缺之言亦無不與本序相應劉氏詩益謂序者博采異聞非也

孔氏經學巵言曰正雅二十二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鹿鳴之什終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為次與儀禮樂

毛詩後箋　卷十七　兲

次亦不甚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三家竟無笙詩六篇故王式云詩三百五篇張揖云小雅之材七十四計毛所多於三家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傳仍併為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三十卷二十八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邪抑邶鄘衛本共卷而傳分之邪藉非此序幾不見小雅八什之舊就此一端足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

卽今小序豈誤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之知乎

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稽古編曰親征之說毛傳並無明文王肅孔晁述毛故云耳不知毛傳原不言佐已其云佐其爲天子指吉甫言義亦明順至王建大常雖周官有明文然玩傳語未嘗謂建此以行也傳云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夫簡閱者將出師先選練其士衆車馬如周禮大司馬四時敎蒐田教民坐作之法是也乎時簡閱王猶親涖之況命將出師乎大常之建只應在此時耳二章傳又云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可見首二章毛皆

指簡閱言章末兩出征則明簡閱之故何嘗以爲親征哉故末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斯語與己矛盾復爲宣王先歸之說鑿矣孔欲證成王說乃云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非也承珙案此詩王不親征文義本明毛意以首章及次章首二句皆敎練之事既成我服以下乃言出師蓋載是常服者簡閱之戎服既成我服者出師之戎服也經文兩言戎服明是兩事不然無先言載服而後言成服者左傳僖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此傳文出征以佐其爲天子語之所本佐天子者言爲天子征伐耳不必從王而後爲佐也此序云宣王北伐采芑序云宣王南征也皆以征伐繫之王而采芑詩但稱方叔並無一語及王又豈得泥序文而謂王爲親征哉

我是用急鹽鐵論繇役篇作我是用戒毛鄭詩考正曰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於音亦不協段氏詩小學云謝靈運述征賦宣王用棘於獫狁是六朝時詩本有作棘者釋言悈褊急也釋文悈本或作極又作亟詩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禮器匪革其猶注云革急也正義亦曰釋言文素冠傳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悈今本作戒譌音義同然則悈極亟棘

革戒六字同音義皆急也此詩作急作戒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承珙案此與杕杜之豈不日戒不同彼上文正言軍中之事故以戒備爲詞此詩方言簡閱不應遽及備禦經文兩言六月明有非時舉事之意故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然則我是用急正承六月二句而言稽古編謂當以周正紀月非也

王于出征箋云于曰正義云鄭以王不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稽古編曰于字有三訓於也往也曰也詩具有之今莫識曰義六月詩兩王于出征若不訓于爲曰文義終不

可通鄭箋得其解矣承珙案陳說非是此與秦風之王于興師文法正同彼疏云王法於是興師可知王于不必要是王言凡奉王命勤王事皆可如此言之若王于必爲王曰則次章以佐天子亦爲王言於文不順王氏釋詞曰爾雅于曰也曰古讀聿字本作欥或作曰或作聿王于興師王聿興師也王于出征王聿出征也聿曰古字通故爾雅訓于爲曰箋每以爾雅之于曰爲論語子曰之曰失其指矣

以奏膚公傳膚大公功也承珙案狼跋公孫碩膚傳云膚美也大雅文王殷士膚敏傳同而趙注孟子殷士膚敏又

云膚大蓋大與美義略同隱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之辭也故此傳又以膚爲大爾雅公事也毛詩天保靈臺江漢酌傳竝同事與功義相近七月上入執宮公正義云定本作執宮功江漢肇敏戎公後漢書宋閔傳作戎功故此傳公功也者當卽以公爲功之假借也漢書劉歆傳引此詩正作功字

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稽古編曰斯言殆未然也焦穫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涇陽縣卽漢池陽縣也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縣城東二十五里爲古鎬京焦穫去之僅數十里耳何得便與玁狁爲鄰況吉甫逐之尚行千里而玁狁巢穴反在百里內殊不可信承珙案此陳氏自誤非傳誤也以焦穫爲池陽瓠中者郭璞注爾雅云然耳毛公此傳竝不用爾雅周有焦穫之文卽爾雅所云周有焦穫者亦與周禮職方雍州之藪不合呂覽淮南所載九藪皆無焦穫說文言九州之藪不及焦穫漢書溝洫志有瓠口而地理志池陽下竝不及焦穫則傳所云焦穫周地者必不指池陽之瓠中可知陳氏謂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其卽焦穫乎焦穫最近京玁狁犯周當至是而止詩數玁狁之惡故先言焦穫見其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

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外侵所經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案此言尤爲曲說詩先言整居然後曰侵曰及曰至於文勢一順自是由遠而近正義亦泥於爾雅郭注之說故云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於玁狁又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陳氏本之爲說誤矣易林未濟之睽云玁狁匪度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彊夫曰治兵則必非至周之近郊而後治兵曰爭彊則鎬與方必皆周之邊境可知故王基據劉向言千里之鎬以爲當去周京千里正義據出車傳云朔方近玁狁之國此鎬方連文則傳意鎬亦北方地是也戴氏詩考

正曰孔氏以郭注爾雅之池中當此詩焦穫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大原涇陽之閒王師逐之至大原後仍軍於鎬平定然後歸也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段氏詩小學曰織文毛無傳葢讀與禹貢厥篚織文同鳥章帛旆皆織帛爲之鄭箋易爲徽識則其字作識周禮注左傳注及說文解字皆作徽識承珙案鄭注禹貢織貝云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玉藻士不衣織注云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據此知織與繒爲二物染而後織者功多色重謂之織素絲所織謂之繒者帛也詩織與帛對織文鳥章者說旗之全體織爲鳥隼於旗上故傳云錯革鳥爲章呂記所謂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今案月令以爲旗章是凡旗之文皆謂之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管子兵法篇有日章月章龍章而五曰舉鳥章則行陂是也白旆央央者則指旗之下尾白當依孫炎注爾雅引作帛見公羊疏帛者織而後染此正義云言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

爲旆亦是絳也傳雖用爾雅繼旐爲旆其實九旗皆當有旆觀上文用爾雅錯革鳥之文明是言旟即繼之以白旆繼旐者也必非以旐末之旆設於革鳥之旟又不應上句言旟下句言旐故正義曰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也然則織貴於帛故爲旗身帛次於織僅爲旗尾織以爲文故曰鳥章帛但有色故曰央央鮮明者謂帛色之鮮明耳凡此皆毛義也箋以織爲徽識者乃因旌旗而推及於衣服呂記云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是也墨子旗幟篇云守城之法有旗有幟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有大寇鼓三舉一幟鼓四舉二幟云云其下又云吏卒民男女皆衖異衣章衣章者卽箋所謂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者也葢徽識者爲旗則大在衣則小鄭特推廣言之非以織文二句專指在衣之徽識也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史記三王世家集解引韓詩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此訓詁與傳箋略同

而言其制較悉鄭曰先前啟突辟曰冒突先啟則啟有開義行讀戶郎反几軍陳在前曰啟義與此同矣詩稗疏云馬融注論語曰前曰啟後曰殿左傳齊莊公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胠商子車御侯朝杜預解曰左翼曰啟右翼曰胠非也胠者兩翼之總名猶人之有兩腋皆名胠也兩翼而一將者為游軍或左或右也承珙案逸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注云皆陳名開卽啟也敦者殿聲之轉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故書屯或為臀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敦之為殿猶屯之為殿矣胠與閭聲亦相近然則稗疏之說

似非無據左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為啟者據此是啟卽前驅之車稗疏又因左傳有先驅申驅謂以先啟行者乃先啟而行卽所謂先驅此則用王介甫之說見呂記讀行如字非矣

如輕如軒傳輕摯惠氏古義云摯當作蟄高誘注淮南蟄音志从車不从手段懋堂曰軒輕卽軒輖也既夕禮鄭注輖蟄也作蟄考工記大車之轅摯作摯說文輖重也謂車重也士喪禮軒輖中鄭曰輖蟄也摯蟄輕同字輖雙聲許書有輖摯而已摯者依聲託事字也軒言車輕輖言車重引申為凡物之輕重故禮經以之言矢摯說文云抵也與車重之摯蟄輕輖本各義與輖又殊音而集韻總合為一字誤矣小徐引潘岳賦如蟄如軒今按射雉賦作輖不作蟄也承珙案輕軒者低昂之謂樂記武坐致右憲左鄭云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也此亦與輕軒同義淮南人閒訓道者置之前而不蟄錯之後而不軒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皆謂平均調適無所輕重低昂之意凡車輕前者必軒後軒起也前重則後輕故後有軒勢若後重則前輕其前仰起亦可曰軒集韻分前頓曰輕後頓曰軒非是然使從後視之不見有輕狀則前必過於輕從前視之不見有軒狀則後必

過於重故曰如輕如軒非眞有輕軒而不啻其輕軒則一低一昂自然調適箋云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可謂善於形容者矣通俗文亦云前重曰輕後重曰軒案前後偏則不平經當云不輕不軒不當云如輕如軒故鄭說最精

四牡既佶傳佶正也說文佶正也卽用毛傳並引詩既佶且閑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彼疏云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出車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卽此傳所謂正鄭於此箋又云佶壯健之貌者蓋以壯健乃可狀馬然此詩上二句言車之善下二句言馬之善車以平均調適為善馬以整齊馴習為善佶者

整齊閑者馴習不必言其壯健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箋疏皆不詳其地自集傳以爲太原府陽曲縣仁山金氏疑之謂當在原州明周斯盛山西通志趙時春平涼志皆以爲詩之大原當爲平涼之原州非冀州之太原顧氏日知錄謂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胡氏禹貢

錐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今固原州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承珙案大原當以顧胡二說爲正何氏古義以鎬爲光武即位鄗南之鄗今高邑縣屬眞定府謂其地正與山西太原相近以方爲漢之朔方郡且云自周穆王遷戎于大原而大原鄰近遂爲玁狁出沒之地故始而侵鄗遂還而行以及於大原等處將以內犯京畿久駐焦穫而時復鈔掠及于涇陽去周都三十餘里而近陸堂詩學謂焦即左傳許君焦瑕之焦濩澤在析城山西北此謂玁狁別部盤踞於晉地者鎬即鎬京謂玁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此則玁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案何說謂始而侵鄗漸及大原而仍以焦穫在近畿究無以解於詩之先言焦穫陸說以焦穫在晉地而又以鎬爲鎬京則是玁狁自東而西直越周都而至于涇陽矣於是不得不創爲兩部之說按之經文及地形道里皆有不合者知其不足據也
飲御諸友炰鼈膾鯉說詩者多以吉甫燕喜是王燕飲御諸友是私燕王燕祇有牲牢無炰鼈膾鯉承珙案下文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云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明是以飲御諸友謂王於燕飲而進傳云御進也吉甫之諸友其諸友中有張仲者具孝友之德本王所與處內者也炰鼈膾鯉鄭箋以爲加其珍美之饌大射儀羞庶羞注有炰鼈膾鯉古者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然則此詩所言其即燕禮之庶羞歟詩稗疏曰禮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鄭莊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燕主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燕卿大夫膳夫爲主而別命賓則君與所燕者皆尊安矣天子之大夫稱字張仲大夫也燕

吉甫而命仲爲賓此與卿飲大夫爲賓之禮也

采芑

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虞東學詩云王半山曰前三章詳敘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衆荊人自服也蘇氏同　案詩無舉征伐事而言試者此詩前三章兩言師干之試明是先期練治以習號令信賞罰故三章以後遂以明信稱方叔也左傳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玉復治兵於蔿蓋古人用兵原有此法而箋釋第三章以將戰罷戰言之則舛矣末章方言威蠻荊事豈有未至其地而先戰者又豈有已經罷戰而乃言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者乎蓋以宿望之將率練治之兵往而擒治其黨耳未嘗戰也若何黃如謂宣王命方叔行三年大閱之禮事畢而忽有蠻荊蠢動卽命征之此殊不然詩意是因南征而治兵非因治兵而南征也

薄言采芑傳芑菜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稽古編曰宋嘉祐本草謂芑爲白苣王楨農書謂之石苣食療本草云白苣似萵苣葉有白毛李氏綱目云葉色白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然則荼是苦苣芑是白苣同類而小別故陸疏以爲似苦菜也承珙案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蘧似苦菜近本菜誤葵　青州謂之芑近本芑誤苞　此所據陸疏語較明晰詩蓋以芑爲蘧之假借說文蘧菜也廣雅蕒蘧也王氏疏證曰蘧或作蘧或作苣玉篇云蘧今之苦蘧江東呼爲苦蕒苦蕒菜也廣韻蕒吳人呼苦蘧顏氏家訓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是苦苣卽苦菜之屬也承珙謂詩邶風之荼苦唐風之采苦豳風之采荼大雅之堇荼皆今之苦蕒菜古人謂之苦菜者也此詩之芑毛傳云菜陸疏以爲似苦菜者自當爲苦苣今北人所謂蘧蕒菜者也嘉祐本草謂苦

苣野生者名褊苣今人家常食爲白苣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苣常植野苣以供廚饌齊民要術白蘧尤宜糞種與蘧別言曹憲廣雅音義云白蘧與苦蕒大異然則稽古編以荼是苦苣芑是白苣者非是大約苦蕒苦蘧種類略同南人謂之苦蕒北人謂之蘧蕒耳程氏通藝錄云苦蕒蘧蕒有二種惟結子不結子爲異此或由地產之殊其花黃如菊莖有白汁則一也此詩之芑當以陸疏爲據必非生民白苗嘉穀之芑亦非豐水有芑之芑管子五壖之土其種蓼杞以杞與蓼竝言亦卽此似苦菜之芑內則所以謂包苦實蓼也今本管子杞從木注以爲木名段懋堂以杞字

從禾謂卽白苗之芑皆誤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正義曰一歲曰菑云云釋地文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承珙案馬融董遇注易皆用爾雅郭璞注雅卽引此于彼新田爲證惟易釋文引說文畬二歲治田與坊記注合許白雲又據韻會之說以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爲是然臣工云如何新畬明是由新而畬則不當以畬爲

三歲新爲二歲矣正義又云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于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菑也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此則非是經文兩言新田自是專以新田爲中興之喻故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菑畝中鄉皆對新田而言中鄉傳云鄉所也不過泛言處所並不以爲六鄉之鄉箋云美地名恐未必然當從黃實夫謂中鄉至狹之地蓋謂采芑者既于彼新田矣亦于此始災之畝中處之鄉而皆有可采所以起下文其車三千之衆也

其車三千箋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引小司徒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與追胥竭作今以敵强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上中下地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惟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王介甫又以爲會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後儒多疑詩不過極言其盛本非實數或又謂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三言之必紀實之詞非虛張之數何氏古義又據尚書孔疏謂出車一乘則有兩車輕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

二十五人合兩車總百人其車三千內兵車一千五百乘計甲士步卒共得十一萬二千五百人重車一千五百乘計炊家子等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爲十五萬人天子六鄉六遂之衆也承珙案詩雖詠歌之文不同紀事之史然必無鑿空妄語者其車三千自是實數惟依鄭孔之說三千乘當有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三代用兵必不若此之多且以方叔克壯其猶而伐蠢爾之荆蠻安用士卒之衆如此又六鄉地居四同合上中下地正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共十八萬七千五百人乃空國而投之方叔使百里之內曠然無

人此尤必無之事何氏以此詩前三章爲大閱之事而又謂合兵車重車爲三千夫大閱究非出師但當陳兵車以習戰陳何必幷重車而徵發之則其說亦未可信竊謂說經當先以經文爲據經無明文者取之傳注然當觀其會通不宜執一周禮大司馬云王六軍詩亦三言六師然則六軍者王國之大法矣注家因小司徒之伍兩卒旅軍師與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相應極似家出一人爲兵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亦七萬五千人故謂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而六遂之鄰里酇鄙縣遂又與比閭族黨州鄉同亦七萬五千人故又謂六遂亦出六軍而天子乃有十二軍

矣然而經文無此也夫鄉遂出軍之制亦約計其可任者耳人有死生戶有登耗必無六鄉六遂截然各七萬五千家之理卽令足七萬五千家亦斷無每家必出一人爲兵之理再加以甸稍縣都皆各有兵是王畿千里幾數十軍安所用之竊意王之六軍出於鄉遂非鄉遂各爲六軍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可知大國三軍亦鄉遂所同出疏云出於三鄉非是其計家出卒之數不可詳知大約合數家而出一人爲正卒選其精壯汰其老弱截長補短舍紬取贏其尺籍伍符必有通融調劑之法居則用以守衛王國有事則用之巡狩師田其用之也亦必有番休更調之制

以砥遠邇而均勞逸斷非如疏家所云出軍之賦先六鄉賦不止然後次六遂者雖都鄙邦國皆可徵兵然天子所常用者惟六軍耳故經但言六軍六師也至以士卒配車乘則司馬法有二數一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三十人鄭引以注小司徒者也一云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用以箋此詩及注論語者也賈孔皆以七十五人爲畿外邦國法三十人爲畿內采地法然七十五人之法按之經文實多不合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若一乘七十五人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以止言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第

舉成數則當以少言多不當以多言少閟宮方侈僖公之盛何爲反從其減故鄭荅臨碩又以爲二軍然二軍二萬五千人每乘七十五人止用三百三十餘乘又與公車千乘不合周官伍兩卒旅師軍配偶均齊人有卒伍車亦有卒伍故小司徒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步卒七十二人不成伍兩之數若合甲士三人則似以三兩爲一乘而謂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是甲士與步卒爲伍一甲士而與二十四步卒爲伍則伍兩卒旅師軍之法皆亂矣且人之卒伍卽車之卒伍一車七十五人惟王六軍

用千乘大國三軍用五百乘尚可配割若次國二軍用三百三十二乘尚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用一百六十六乘尚餘五十人如此奇零成何車人之卒伍近時江愼修謂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且云左傳諸言戰處雖曰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聞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齊語云有革車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亦止用三萬人耳戴東原據閟宮之文謂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乘虎

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孔㢲軒云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詩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閟宮之頌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兩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矣金誠齋云一乘七十五人必非用之于戰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爲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雜

也凡用兵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一乘也五乘凡百五十人馬二十匹其糗糧芻茭宜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駕牛將重車者大抵皆老弱之人江氏謂四兩爲卒以一兩之人將重車不

知伍兩卒旅皆戰士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夫惟以二十五人爲乘則技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閟宮言公徒三萬僖公時止二軍也二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重車每乘亦二十五人兵車千乘當有重車二百乘爲五千人合之二軍二萬五千人適三萬也孟子言虎賁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管子云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

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卽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承珙案孟子虎賁三千人書序作三百國策蘇秦說趙魏皆云車三百兩卒三千人呂氏春秋簡選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貴因篇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此皆與孟子合知書序爲誤呂氏春秋又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淮南泰族訓亦云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則近儒謂虎賁三千卽甲士爲一車士十人之證是也孔晁注逸周書克殷解云戎車三百五十乘

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亦是以虎賁爲一車士十人至一乘士徒二十五人則伍兩卒旅配合整齊於詩禮之文皆合可爲定論矣惟出車之制經無明文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極似兩法不同然信南山箋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疏家謂成方十里據旁加一里治洫者而言甸方八里據實出稅者而言則兩法實卽一法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注謂十井出一乘本何休公羊初稅畝注何氏古義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過於邱甲釋經者多據古甸乘字通宜從甸出一乘之法此在天子畿方千里

提封百萬井可備萬乘六軍七萬五千人每乘二十五人止需三千乘固無不足若大國百里開方萬里以方里而井計之則有萬井除山林城郭等三分去一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則百乘耳於是班固漢志及馬融論語注皆爲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之說以求合於大國之千乘然以一乘二十五人計之大國三軍用一千五百乘尙不足者五百乘何以明之竊意古者寓兵於農士卒固計地所出而車乘未必皆責民之供禮記坊記正義云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

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春秋成元年正義云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此二條雖皆言諸侯之事而天子之制亦從可知司馬法甸爲一乘乃以甸起數而推之稍縣都三等采地其出車之制皆同出車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爾雅郊外謂之牧周禮牧田任遠郊之地正在六鄉而曰出車以就之則鄉遂之不出車尤爲明證其甸稍縣都之兵本非

常用故使共其車馬甲兵之屬儻猶不足則官自作之如此可無疑車之不足用矣然六月之元戎啟行止言十乘采芑即用多車亦何至三千之衆此則後儒以爲治兵之禮陳其六軍者於義爲近也

簟茀魚服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王氏稗疏曰茀車之後蔽也爾雅輿革前謂之靷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以竹簟蔽後輿而謂之茀者竹外有革也服牝服也箱也音房富切讀若負以魚皮輓車旁如大車之服然魚鮫魚也一謂之沙魚所以知非矢箙者此皆言車不當及矢箙也承珙案王說簟茀非是

茀即蔽也爾雅對文故別他經散文則通碩人翟茀以朝傳云茀蔽也載驅簟茀朱鞹傳云車之蔽曰茀葢茀爲車蔽之通稱故碩人翟茀巾車注引作翟蔽若泥爾雅革後爲茀則翟茀將翟外有革翟蔽又將翟外有竹乎至魚服說與何氏古義同何云荀子蛟鞈注云鞈馬服之革（此楊倞注）以鮫魚皮爲之（此楊引史記徐廣注）左傳閔二年齊桓歸衛夫人魚軒注亦云車以魚皮爲飾也以上下皆言車馬之飾不宜攙一矢箙於中今案載驅簟茀朱鞹韓奕簟茀錯衡一句中竝言車飾則此以簟茀魚服皆車飾亦通然詩文不必如此拘板虎韔鏤膺即以弓衣與馬飾竝言矣

鉤膺鞶革傳鉤膺樊纓也何氏古義曰鉤即馬腹帶之飾帶必有鉤以拘之以金爲鉤施之於膺所謂鞶也孔以馬婁頷解鉤以樊與纓解膺按婁頷之鉤惟金路有之非革路所有鉤膺二字連言則是在膺之鉤非婁頷之鉤也承珙案何說是也崧高鉤膺濯濯傳與此傳同韓奕鉤膺鏤錫箋亦用此傳毛意葢以鉤膺與小戎鏤膺同彼傳云膺馬帶也以帶在馬膺即謂之膺猶巾車錫面彫面亦以當馬面飾即謂之面箋云鏤膺有刻金飾傳亦以樊纓有刻金飾即爲鉤膺與婁頷之鉤別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亦云鉤膺當胸也）

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

皆備何氏古義據大司馬中秋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而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都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據此惟常旂二物與大司馬文同其他各異者彼爲四時講武之禮此爲三年大閱之禮故所建不同此詩亦三年大閱然王不自行特命方叔往涖其事九旗中如大常旞旌三者以皆王旗非人臣所敢建其餘六旗始于旂終于旐旂或方叔所建所謂天子之卿視侯也自方叔

而下如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則孤卿大夫之類及師都州里縣鄙莫不畢至則盡乎六鄉六遂之衆舉首尾可以該中故但言旂旐也承珙案大司馬大閱教于中冬則司馬贊頒旗物當即是仲冬大閱何以必知爲三年之禮至司常所言建旗與司馬治兵所言不同者江愼修謂司常所贊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旜旗互易孤卿之旜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旟互易大夫士之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旟百官載之惟旐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

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一軍心變法以異師目不畫異物之旜物師都鄉遂之隔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旟百官之不隔行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尙變也今案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旗物變易恐非行軍之法且四時之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而禮備其鼓鐸號名未聞變於春夏何獨旗物必變於治兵金輔之禮箋曰司常所云王建大常至縣都建旐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用也其曰旞曰旌則以有羽爲異道車謂象路斿車謂革路木路變路言車闕孤卿大夫士也旞旌皆張縿幅屬旒焉畫於縿如日月爲常已下旜與物不畫全羽爲旞道車以朝夕燕出入者載旞夏采以乘車建繸復於四郊繸當爲旞說文旞亦作[illegible]因訛而爲繸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建旞以復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旞之訛言其旞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旜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之於生失之矣析羽爲旌亦有用犛牛尾者故爾雅曰注旄首曰旌左氏春秋傳又謂之羽旄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兵車之旌也車攻建旐設旄田車之旌也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自王載大常至百官載旟此指師田

所用者凡七旗即所謂斿車載旌者司馬辨於治兵司常贊於大閱胥此物也司馬所頒旗物與司常互異禮尙相變載旞者設旗宜從司常之序載旌者設旗宜從司馬之序大閱禮備事煩故司常贊之其所頒固即治兵之旗物也王建大常以下文與下經皆畫其象爲緣起而與上贊司馬頒旗物文不相屬案以上皆金說於周官互異之處辨析最當此詩所以獨言旂旐者自以除王大常之外言旂旐而旜物旗旟皆在其中故箋云軍衆將帥之車皆備也

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戴氏詩考正曰軝

說文亦作䩕从革孔沖遠以軝爲長轂名非也軝即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軝程氏通藝錄云考工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此言飾轂之法軹本當爲軝詩云約軝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軝軝在轂置輻之外明矣注釋篆爲轂約其約軝之謂歟段懋堂曰兵車田車乘車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其長一爲賢得六寸四分三爲軹得尺九寸二分虛其一者畱以置輻也取此尺九寸二分者以革約之而朱其革詩

所謂約軝也考工記作軹者同音假借字也容轂必直者容如製甲必先爲容之容先爲容轂之範盛轂於中以治之飾之陳篆者刻畫其文而以革纏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幬之以渾革而丸漆之而摩之革色青白而後朱畫之容轂以下渾轂所同也幬而朱之軝所獨也承珙案程以軹爲軝在轂置輻之外其說甚確段釋陳篆次輪人序次言之其實輪人亦概言治轂之法有此數者耳若以陳篆在幬革之先則通轂皆幬以革而漆之矣其先之刻畫而以革纏嵌約之者何爲乎考工記欲其幬之廉也注云縵轂之革也又云幬必負幹注云幬負幹者革轂

相應無贏不足此謂通轂皆以革裹之者也既幬而後加以朱漆幬者轂之所同朱則軝之所獨第朱其軝而無他飾者謂之縵巾車卿乘夏縵晉語乘縵不舉注云縵車無文也既朱而復約束之以爲文者謂之篆巾車孤乘夏篆先鄭云夏赤色後鄭云畫轂約也詩釋文引廣雅以軝爲轂篆鄭注考工篆轂約也葢轂有約者謂之篆約施于軝謂之約軝傳云朱而約之明是既朱其革復加約束說文軝長轂之軝也以朱約之雖與毛小異大致則同

傳又云錯衡文衡也正義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爲不知何所用也朱氏通義曰說文

錯金涂也葢車軛曰衡塗金于衡所以爲文鄭解商頌錯衡亦曰金飾商頌烈祖詩乃言助祭諸侯亦乘約軝錯衡之車則此不必言兵車矣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案此詩三句皆指方叔言之朱芾葱珩即所謂命服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今斯干此二句誤作箋語辨見彼篇）此傳云朱芾黃朱芾也則爲諸侯之服可知傳又云三命葱珩正義謂玉藻是據諸侯而言雖至九命皆葱珩然則此爲方叔以天子之卿視諸侯故服

諸侯之命服傳意未必以爲戎事之韋弁服也箋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韋弁服朱衣裳也此似謂韋弁朱衣裳惟天子則然者然此詩是言方叔之服何爲專指天子之衣裳鄭雜問志又云韋弁素裳故賈孔諸疏皆爲兩解不定然左傳云均服振振則戎事尊卑上下同服當以周禮司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者爲正或據六月正義引此注又以爲衣無裳字遂疑采芑正義引有裳字者爲衍然賈氏疏屨人及聘禮孔氏疏左傳及王制所引皆有裳字豈盡屬衍文乎司服賈疏又云鄭志素裳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異是鄭實有兩解不

必曲爲回護

傳又云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正義曰必言其强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强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各本正義皆如此或疑而字有誤惟李迂仲集解引疏云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矣字作美是所見疏本與今不同又云此說爲善蓋以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顯言宣王師徒之盛所以明前此之不然也承珙案六月采芑車攻吉日諸序皆無不足宣王之語傳云劣者非必以宣王爲劣蓋劣與僅同說文僅才能也何注公羊韋注國語皆云僅猶劣也傳蓋謂宣王承厲王之亂乃有此强美亦僅而能之見中興之難詩所以美之也正義猶識此意當以李解所引美而言之者爲是顧氏日知錄言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事劣而文侈矣李氏詩所云觀東山采薇出車皆眷眷于征人道路之艱辛室家之離別杕杜則幷探其父母之憂思皆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心也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而此意微矣二家所論雖精然似非序傳之意

鴥彼飛隼箋云隼急疾之鳥也說文䳌祝鳩也从鳥隹聲

隼䳌或从隹一一曰鶉字段云按此鶉字卽鷻字轉寫混之四月之鶉陸德明釋文云字或作鷻可證毛詩兩言隼俱無傳四月匪鷻匪鳶傳云鷻鵰也葢隼人所習知故不詳其名物隼與鷻同音同字此一曰鶉字謂隼亦卽鷻字也與䖵部蠠下一曰螟字大部奰下或曰拳勇字同例承珙案說文本以隼爲䳌之或體其下一曰鶉字則又隼之別義與上䳌祝鳩也文不相屬稽古編以祝鳩與隼不類疑其有誤由不明說文之例耳說文準从隼聲埻从土从𦎫而讀若準此隼爲鷻字之證也今本說文作一曰鶉子莊氏述祖據西京賦薛注隼小鷹也爲證今考舍人爾雅

注以隼爲鶉屬陸疏鴥彼飛隼卽本之又云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鄭注禮正鵠云謂之鵠者取名于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又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古人射的謂之準而畫正其上當卽此隼葢鷹之小者最爲急疾之鳥然則鶉子之說似亦非無據也

鉦人伐鼓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卽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

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此下疑脫小鉦二字）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承珙案孔疏特據大司馬敎大閱鼓退鳴鐃之文以爲鉦以靜之專謂鐃耳不知鐲鐸鐃皆以鉦爲大名故周禮分別鐲鐃之用不復言鉦說文鉦鐲鐃等訓皆互相通葢軍中凡金皆謂之鉦故詩人但言鉦耳周禮鼓人雖云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似鐲與鐸非所用以止軍者然金之爲物實則進止俱用故鄭注鼓人云鐲鉦也賈疏謂詩有鉦人伐鼓彼注鉦以靜之此解以爲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卽如金鐸通鼓疏云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卽擊鼓故云通鼓然大司馬職言振鐸則羣吏作旗車徒皆作又撫鐸則羣吏弊旗車徒皆坐鄭注撫掩上振之是則鐸有坐作兩用以此例之知軍中鳴金動靜俱用然則靜之不必專指謂鐃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十二年左傳陳子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鳴金則退是其大較故傳云鉦以靜之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案爾雅引詩振旅闐闐而釋之曰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

爲振旅反尊卑也毛云復長幼者或所據爾雅異文或是以意釋之何休注公羊亦云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與毛同周禮中春敎振旅中秋敎治兵本皆習戰之名故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何氏古義曰舊說以爲詠方叔南征還師則盡爾雅判一章不應言於還師之後且治兵振旅皆古禮習戰之名也

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案說文口部嗔盛气也引詩振旅嗔嗔郭注爾雅云闐闐羣行聲說文門部闐盛皃廣雅闐闐盛也是嗔闐皆爲衆盛之意文選魏都賦振旅輷輷劉淵林注引史

記蘇秦曰輷輷殷殷若三軍之衆李善注引蒼頡篇曰輷輷衆車聲也皆不以爲伐鼓之聲惟趙注孟子以塡爲鼓音但傳祇訓淵淵爲鼓聲自是以闐闐系振旅之下則不爲鼓聲可知王氏詩稗疏曰夫有功而入宜奏愷樂樂師典之大司馬執律以齊之安得鼓聲獨振邪且鼓聲旣曰淵淵又曰闐闐詞不贅乎是知闐闐以形容羣行之盛而非言鼓聲也

蠢爾蠻荆傳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段氏詩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荆蠻來威然則詩固作荆蠻故傳云荆蠻荆州之蠻傳寫誤倒之也晉語叔向曰楚爲荆蠻韋注荆

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文選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尚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幷精坰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毛詩蠢爾蠻荆亦誤倒臧禮堂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承珙案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竹書紀年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此亦可爲詩作荆蠻之證葢荆州之地禹貢所分其建國非皆蠻也若作蠻荆則是以蠻槪一州矣史記成王封熊繹於荆蠻爲楚子王氏懷祖曰漢書嚴朱吾邱等列傳引詩蠢爾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蠻揚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爲韻後魏肅宗詔亦曰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傳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車攻

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正義曰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承珙案此疏是也序又云復會諸侯於東都此與復古復字同成康之時本

有會諸侯於東都之事逸周書王會解首云成周之會孔晁注云王城旣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竹書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皆其明證宣王中興重舉是禮故曰復會正義乃云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誤矣箋言徂東傳東洛邑也序下箋云東都王城也承珙案漢書地理志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傳箋似各言一處然王城成周相去不過數十里周人通謂之東都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休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據此始以宣王復

會諸侯於東都故存其廟歟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曰毛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箋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甫田之草承珙案此箋乃申傳非易傳也經但言甫草故傳祇訓甫爲大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注竝引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葢圃甫古字通薛注義與毛同然博大茂草之處必係藪澤周語云藪有圃草韋注亦云圃大也故箋引爾雅鄭有甫田以申成傳義意以鄭之甫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其

不破甫爲圃則是申傳而非易傳明矣甫田在東都畿內職方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故詩云東有自是指甫田而言若水經渠水注謂圃田澤多麻黃草并引述征記以爲甫草之證則鑿矣
駕言行狩嚴緝曰此行以會同爲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後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承珙案詩首章但言車馬次章乃指言田車首章但言徂東次章乃指言行狩車馬者卽會同之車馬徂東者爲會同而徂東序下正義云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是也嚴氏謂詩先言行狩非是呂記云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葢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此說得之
搏獸于敖箋云獸田獵搏獸也臧氏玉林曰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狩作獸是後人據今本毛詩改又水經濟水篇注引詩薄狩于敖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辭古狩獸通段氏詩經小學云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冊府元龜王氏詩考引同惠氏九經古義引初學記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注漢石門頌證狩卽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也若經作

搏獸箋不已贅乎考初學記意主對偶故以薄狩大蒐爲儷猶上文三驅一面下文晉鼓虞旗皆是也今本作搏狩乃後人妄改承珙案臧氏段氏謂經搏當作薄是也而謂獸當作狩箋上獸字亦當作狩則似是而實非也此經疑本作薄獸于敖猶豳風言一之日于貉也彼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往訓于搏貉訓貉故此箋亦以搏獸訓獸然則經當作薄獸箋當作獸田獵搏獸也若經作狩而箋云狩田獵搏獸也則上文已有駕言行狩何不於次章箋之釋文無狩字音而云搏獸音博此或爲鄭箋作音非必經文作搏正義釋經云往搏取禽獸於敖地此則經文

已誤薄爲搏矣至他書引此多作薄狩者由不知古人搏貉即謂之貉搏獸即謂之獸故疑薄獸爲不辭而易之爲狩耳要鄭所見毛詩自作獸不作狩也

傳云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陳氏稽古篇曰嚴緝謂此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圃田然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廿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互見其所在義亦可通承珙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滎陽縣有敖亭劉昭補注云周宣王狩于敖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閒呂氏讀詩記并引左傳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

曠可以屯兵縣畜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謂此也今案敖鄗圃田地本相近周語杜伯射王于鄗韋注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囿杜伯自道左射王云云此囿字當作圃墨子明鬼篇言杜伯事與此略同而云宣王合諸侯田於圃蓋圃即圃田鄗即敖鄗韋昭以鄗爲鄗京誤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也下文會同有繹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正義云會同其禮各別不得竝行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承珙案定四年左傳云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可見周制王之巡守必有田獵以教習兵士則一方之諸侯皆會故傳云諸侯來會也其下時見曰會云云者乃就經文泛釋其名義非以此舉兼有會同也

赤芾金舄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陳氏稽古編曰爾舄字中閒疑脫一金字承珙案毛傳本以諸侯赤芾絕句下云金舄達屨也恭衍一舄字非脫一金字觀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舄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傳文句讀此其明證正義又曰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

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段懋堂云達舀古字通單下曰屨複下曰舄達屨取重沓之義案正義引傳明言金舄達屨不得援複下之文以達屨專屬舄義且若爲舄字作解何不於狼跋赤舄下言之乎孔羿軒云王服赤舄后服黑舄皆有二等赤絇繶純爲上黃絇繶純次之案古人文義質實謂之金舄必是以金爲飾詩中如金罍金卮皆然若以絇繶色黃即稱金舄乃後人侔色揣稱之詞非古義矣稽古編曰小爾雅屨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舄（此舄字今本脫）而金絇也絇者舄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爲成人之飾（玉藻童子不屨絇）金舄之飾直達于

約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名也承珙謂達猶孟子達尊之義自當以疏說爲是幽風傳云赤舄人君之盛屨盛屨猶達屨也或疑約在屨頭如刀衣鼻似難飾之以金考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是古人本有以金飾屨之制又晏子對曰古者人君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趙注孟子一鈞金謂一帶鉤之金則此所謂大帶之重者亦是帶鉤鄭注周禮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劉向校書云晏子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則此云大帶重半鈞者當是一帶鉤之金重三分兩之一舄履倍重者當是謂兩舄之金重一鈞爲大半兩此古人金舄之制可爲明證者也

決拾既佽傳決（段云決下當有所以二字）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正義曰傳以佽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爲利也承珙案疏說非是佽利疊韻爲訓利者便利之謂說文佽便利也引詩決拾既佽用毛義也決以象骨爲之鉤弦以利發拾韝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然則既佽者謂決拾皆便利也先鄭注周官繕人引詩決拾既次是所據本作次與佽異此箋亦以佽爲次乃與毛異義非申毛也但手指次比祇可言決於拾著左臂者不合故不如傳訓便利爲賅括也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云既同巳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正義曰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射夫卽諸侯也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承珙案經云助我則射夫雖不必專指諸侯自是謂諸侯之入能助王人之射獵但舉柴似不必謂澤宮積禽凡原野所獲亦當助而舉之且下章方言射獵正文而此章先言田畢之事於次不順正義謂田無射禮故以射夫云云爲既田須餘獲射於澤宮

今考賓之初筵射夫既同固是指禮射而言然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奪舉𢱭其徒旰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語與此詩文義大同而以射夫舉𢱭與悉率左右連言則明是田獵之時非澤宮之射矣葢助我舉柴者猶言助我田獵耳柴當本作骴西京賦收禽舉胔胔與骴同毛詩作柴者借字說文引詩作𢱭或出三家亦借字也傳云柴積也者積與漬同曲禮四足曰漬注云漬謂相瀸汙而死也公羊莊十七年傳瀸積也釋文積又作漬傳葢以柴爲禽獸死骨之骴故以瀸積釋之若但爲積聚之積則必如鄭箋增禽字以足義矣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趙注孟子云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能必中之此與昭八年穀梁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語意略同皆似所重在御然孟子述王良之言範我馳驅不獲一爲之詭遇則獲十因引此詩正見御良射善相需而成故謂嬖奚小人不貫與乘自當以箋解御者射者竝美爲是趙注又云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順毛卽所謂不踐毛貫臧卽所謂中心疾死爲上殺者此解如破義較箋爲詳

吉日

吉日維戊傳維戊順類乘牡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正義曰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故禱用剛日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次章吉日庚午傳云外事以剛日正義曰言此者上章乘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承珙案毛於首章馬祭以乘牡解用剛日之故而次章又特言外事以剛日則外事不指擇馬明矣擇馬與乘牡豈有二義而分一爲順類一爲外事乎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皆謂祭事惟正義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觀傳於次章言外事殆亦以差馬從禽近於兵戎之事故與首章馬祭非外事而用剛日者則以乘牡之故而乘其類耳然則崔說正與毛合也

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承珙案周禮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讀貉爲禡又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惠氏古義因之謂百與伯字異音義同貉與禡皆卽此詩之既伯以說文引詩既禡既禂爲證此說非也先鄭注大司馬云貉讀爲禡禡師祭也本之爾雅杜子春注甸祝讀貉爲百當亦以貉爲禡祭而別其音義爲百耳甸祝既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又云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於

禂牲禂馬下乃引詩既伯既禂然則周禮之貉乃皇矣之禡而非吉日之伯明矣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分別皇矣吉日二詩甚明此傳云伯馬祖也皇矣傳云於野曰禡亦絕不相涉說文禂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小徐本引詩有既禡既禂語大徐本誤入正文觀釋文既禱云說文作禂而不云伯作禡可知說文禂下竝不引詩後儒乃誤以伯爲禡并牽合於周禮之貉耳段注說文云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此許說所本杜引詩者以伯證禂馬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

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此周禮之禂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
釋旣禱周禮之禂牲也杜葢又本毛說承珙謂禂牲禂馬
杜子春雖分爲二義然只是一祭傳以伯爲馬祖又云必
先爲之禱其祖似本以伯與禱爲一事葢經文旣伯旣禱
四字作一氣讀猶云旣伯而禱也詩中如此例者小雅式
夷式已大雅爰始爰謀迺宣迺畝矦作矦祝皆其比也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案禹貢漆沮有二雍
州漆沮旣從正義以爲扶風漆沮導渭又東過漆沮正義
以爲馮翊漆沮故云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
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此漆沮不同此云會於涇又

東過漆沮則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
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
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
于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
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李
迂仲據此謂吉日之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卽職方
雍州之浸呂記朱傳皆祖其說馮氏名物疏更以馮翊之
水爲吉日及潛之漆沮扶風之水爲緜之沮漆又云馮翊
漆沮地近焦穫其山多獸水多魚漁獵宜於此地陳氏稽
古編旣是其說而又云扶風之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

其水經由岐下而岐陽之地實周家蒐獵之場楚椒舉言
成有岐陽之蒐(昭四年左傳) 世傳石鼓文十篇記宣王田獵之
事地亦在岐陽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風之水乎承珙案
諸家分別馮翊扶風之漆沮者宜用以說禹貢而不必以
釋詩葢禹貢導渭東會于灃又東會於涇然後東過漆沮
若指扶風之水則在灃之上流與經文次序不合故尚書
某氏傳云漆沮一(今本一作二誤)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
以爲與毛詩自土沮漆別者是也若毛詩之漆沮則大雅
緜傳云沮沮水漆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閒也周頌潛
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毛以漆沮爲二水皆在岐周

吉日傳不言有異則三詩之漆沮皆爲一地可知漢志漆
水出扶風漆縣西此大雅所謂自土沮漆者也箋云公劉
遷豳居沮漆之地傳則云周原沮漆之閒是豳岐皆此漆
沮箋言其源傳舉其委耳潛正義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
至豐鎬故潛之漁吉日之獵皆在於此不必求諸馮翊之
漆沮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
正義曰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
言者皆獸名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
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麎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承珙案

此承上章獸之所同而言故但言其形體祁大又甚多有而其爲獸自明不必改祁爲麎以見獸名也或疑詩中無此文例者正月瞻彼阪田有菀其特箋云有菀然茂特之苗然經文並不言特者何物與此其祁孔有文法正相似也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稽古編曰箋語釋經文最順而申傳義猶紆傳驅字下更須補出循義方可通耳玩傳意竟似訓率爲驅而傳之字應解爲往文義始明然以釋經不如箋之優也箋殆易傳孔以爲申

傳未必然矣又案文選注李善引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成然玩孔疏則於王二字乃李所益也承珙案東京賦悉率百禽鳩諸靈囿悉率二字即本毛詩而下系以百禽則率不可以訓循故薛注云率斂也其實率亦有驅義論衡率性篇云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此率字正作驅字解故六朝人每以驅率連文梁武帝紀驅率貔貅抑揚霆電北史麥鐵杖傳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承天安邊論疆場之民難可驅率易在振蕩並皆以率與驅同義然則此傳云驅禽之左右正以經文悉率左右者謂盡驅而之左之右文義亦明不必增字完句也或疑次章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既云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此傳又云驅禽之左右文義似複今案此詩首章田車既好四句當從嚴緝以爲禱祝之辭所謂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尙非實陳田事車攻疏述傳義以田法芟草爲防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敎示戰法敎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大夫士發然則此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者謂驅禽而納諸防中也言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者謂焚燒防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也敘次分明無嫌於複

毛詩後箋卷十七終

毛詩後箋卷十八

涇　胡承珙

小雅鴻雁之什

鴻雁

此詩自傳箋後諸家解多互異毛鄭以每章首二句皆以鴻雁喻流民以之子爲侯伯卿士之安集衆民者鄭箋解末章雖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文義皆明豪無窒礙歐陽本義亦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而於每章首二語皆謂以喻使臣然玩卒章曰哀鳴嗸嗸則非可以指使臣也集傳以之子爲流民自謂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然首章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則又不可爲流民自謂矣嚴緝又云此詩皆流民美使臣之辭哲人卽指使臣謂使臣明哲故能知我之劬勞若彼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悉其驕求索無厭也然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故此序云美宣王者言宣王能遣侯伯卿士勞來安集其民而使臣又能宣布上意實劬勞而非宣驕末章乃代使臣自我亦所以美使臣也美使臣卽所以美宣王也范氏補傳云鴻雁爲使臣之詩先儒之說是也然不必以鴻雁比使臣葢詩有哀鳴嗷嗷之語使臣豈至是哉之子謂使臣也車攻以有司爲之子亦此類也末章離散之民喜使者之來皆合詞告訴如鴻雁之哀鳴嗷嗷使者於是告之曰凡爾庶民有哲而知人者有愚而無知者我被命而出哲人則知我劬勞於國事愚人則以我宣示其驕耳此解善讀經文亦不背傳箋之意似較勝於諸家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雁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雁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案正義標起止云傳大曰鴻至寒暑是知辟云云本傳文興者以下乃箋語今本皆誤以傳爲箋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傳以鴻雁喻流民之子指侯伯卿士鄭同毛義稽古編引漢書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以爲望之治齊詩解亦同毛鄭矣承珙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杜注鳩集也正義曰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此可爲鴻雁喻流民之證文十三年左傳鄭伯宴公于棐子家賦鴻雁注云詩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苦此又可爲之子指侯伯卿士之證也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稽古編曰案毛鄭所云

五板枲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枲言其高接言其長板廣二尺枲之則一堵之牆高一丈其板之長則毛以爲一丈鄭以爲六尺而堵雉之長亦從而異公羊後於毛未足深信然雉長三丈語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爲說於義較優詳見孔疏承珙案左傳隱元年正義云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

度爲長者用其長以度爲高者用其高也據此知古人以板爲橫數堵爲直數板廣二尺五板爲堵板長八尺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仍八尺也板長一丈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亦一丈也故戴禮韓詩以五堵之雉長四丈周禮左氏以三堵之雉長三丈說文栽下但云築牆長板也不言其度是於今說八尺古說一丈之數尚未能定耳若何注公羊五板而堵云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此誤以五板爲長數詩正義謂其取韓詩傳其實何氏所據韓詩惟八尺曰板之文耳其所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者乃自用春秋緯之說與五經異義所引韓詩說絕異自來輯韓詩者皆誤據詩正義以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爲韓詩傳文知

其不足信也詩正義又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此正與古周禮左氏說合勝何注多矣毛公說板以長言說堵以高言雖不明雉數亦必以三丈爲雉可知左傳正義云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然則韓詩雉長四丈之說亦不足信也惟傳箋板數不同毛詩明辨錄云六尺之板築土乃堅於理爲近若板長一丈雖立木以束板多虞其潰似乎鄭說爲是不知古尺一丈祇當今六尺有奇今之築牆者正用五六尺之板夾束之而實以土築之登登未嘗見其潰也葢鄭駁異義時本用古周禮左氏說其

注考工記亦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是皆謂一丈爲板並無板長六尺之說至箋詩時牽於公羊五堵爲雉以五板爲高一丈五堵爲廣三丈故云板長六尺然不如堵方一丈三堵而雉之爲定論也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稽古編曰鴻雁詩三言劬勞皆謂矦伯卿士也鄭箋獨以次章劬勞屬流民言與首尾二劬勞異誤矣承珙案劬勞指使臣言尤足見當時矦伯卿士不恤勞瘁計圖安集萬民故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卽君雖瘠民必肥之意所以爲可美也但以爲勸民之辭其義淺矣

謂我宣驕傳宣示也經義述聞曰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鄭箋曰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於義爲長承珙案首章傳云劬勞病苦也病非疾病之病觀次章箋云女今雖病勞可見病勞者猶言不勝其勞也釋文引韓詩云劬數也(廣雅訓同)此以劬勞爲數勞尤可見劬勞非疊字爲義蓋病於勞示其驕正相對爲文不必以宣驕爲驕奢乃爲相對也稽古編曰呂記引

王氏說云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掩爲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驕字與驕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於姑息則疑爲驕巷伯詩驕人謂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此吾驕灌夫罪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今案嚴緝亦用王氏之說戴氏續詩記云明識治體之人謂我劬勞其愚蒙者必且謂姑息示百姓以驕使之求多於上也語尤明晰

庭燎

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翁氏附記曰此二句義極該備美之自是正義箴則寓於其中耳箋釋箴義謂不正雞人之官固非而後來諸家求其說而不得又云箴其太早箴其過勤箴其始勤終怠此皆自生枝節詩中無此意也古人立言未有美而不寓箴者此詩本是極意形容問夜之勤則美其能勤在此箴其能勤亦卽在此故云因以箴之竝非兩義田閒詩學云周自康王而後王室漸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時荒服者不至及懿王王室漸衰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至于厲王不享終流于彘非宣王中興諸侯誰復以時來朝使重覩周官威儀乎是可美也序謂因以箴者蓋欲王之勤政始終如一諸侯無有二心使朝

廷常覩此儀也後篇卽繼以沔水則謂諸侯不朝而憂亂之作詩人見之早矣承珙案二說皆以箴字只大概言之語甚圓通詩中似此者如終南序云大夫美之又云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常武序云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又云因以爲戒然皆與此序同意然列女傳宣王晏起姜后脫簪未可謂無其事則序箴字亦未必竟爲泛設也

夜未央傳央且也釋文且又音旦經本作旦盧召弓云經當作今此四字是後人據注疏以校釋文故云今本作旦正義引王肅云央旦則知王肅妄改毛傳且也爲旦也而正義注疏本皆誤從之段懋堂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

二曆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嚮晨爲次第若作旦字
則與嚮晨不別矣承珙案釋文且七也反又子徐反鄭風
士曰既且釋文且音徂往也詳此傳訓央爲且亦當音徂
凡歲月日時過去者皆謂之往夜未央者言夜未往也離
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此未央亦當言時未
往也又案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說文無已也一訓
惟廣雅釋詁云央已也疑卽本之說文楚辭雲中君爛昭
昭兮未央王逸注亦云未央未已古訓且與已有相近者
墨子經上且言然也說云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此謂且
與已皆言然但自前謂之且然自後謂之已然耳據此疑

毛詩未央者猶言未然傳云央且也者亦自前曰且之義
訓央爲且猶訓央爲已歟
箋云未央者猶言夜未渠央也匡謬正俗云庭燎篇夜未
央傳云央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秦詩蒹葭篇
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
字云央中央也今本說文中下脫央字一曰久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說文無已也一訓陳長發疑謂逸之然觀顏氏所引則唐初已無此訓矣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
也未久也今閩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
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
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
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卽是
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如
傳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承珙案顏氏據秦風禮記
說文釋央爲中不誤而云康成不能明未渠央之義則非
是箋云猶言者正以俗語釋古語未渠央卽未央急言之
曰未央緩言之曰未渠央耳史記尉佗傳曰使佗居中國
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康成豈尚不知渠卽爲
遽乎又案未遽央卽未央亦可作未遽文選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晣晣注卽引毛詩夜未央爲證說文虘且往也从且虍聲且讀姑且虍聲亦兼匆遽之義然則詩未央傳以央爲且箋以爲未遽央其意正相近也廣雅虘央也王氏疏證云集韻巨央也通作虘廣雅釋詁云虘久也說文央久也故此又以虘爲央矣

庭燎之光傳庭燎大燭也正義云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
供蕡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
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
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承珙案燕
禮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是大燭本有在
庭者故傳以庭燎爲大燭正義以司烜燭燎別文爲對異
散通之例是也郊特牲庭燎之百正義引皇氏云作百炬
列於庭或云百炬共一束此當以皇說爲正詩正義祇云
以物百枚并百纏束之乃專用或說非是或謂傳於下文
君子專指諸侯蓋卽以詩言庭燎知之五禮通考秦氏曰

左傳諸矦賓至甸設庭燎國語敵國賓至火師監燎周官閽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矦來朝乃設之而常朝不用也今案諸書言賓至設燎尙未必定是諸矦傳蓋以末章言覲其旂與覲禮矦氏載龍旂弧韣者合故知君子謂諸矦也

夜未艾傳艾久也箋云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正義曰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箋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爲喻承珙案傳以艾爲久者久之爲言究也如說文彌久長也生民卷阿

傳皆云彌終也則此傳艾久也久亦有終義夜未久猶云夜未終耳鄭箋芟末曰艾正以艾爲將終申明傳義孔疏以爲易傳且云夜未久是初昏之辭誤矣

鸞聲噦噦傳噦噦徐行有節也釆菽作鸞聲嘒嘒傳云中節魯頌泮水亦作鸞聲噦噦傳云言其聲也是嘒與噦義同此傳以爲時尙早來朝者得徐行故曰徐行有節耳曹放齋詩說云噦噦者聲之微嚴緝云將將來者多而其聲揚噦噦來者希而其聲漸殺欲以見兩章之次第此則不然說文鉞車鑾聲也詩曰鑾聲鉞鉞徐鼎臣謂今俗作鐬段注據玉篇廣韻皆有鐬字注呼會切鈴聲也疑古本有作鐬鐬者篇韻猶存其說承珙案廣雅鐬鐬盛也謂聲之盛疑張揖所據詩本亦有作鐬鐬者毛詩或借噦借嘒傳雖祇言其聲要於盛義爲近大雅卷阿翽翽其羽說苑奉使篇作噦噦其羽傳云翽翽眾多也眾多亦盛義然則鑾聲噦噦不得以爲聲之殺明矣

沔水

序云沔水規宣王也嚴緝云規其聽讒而諸矦攜貳也楷古編曰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矦從是而不睦不睦則朝宗之典缺矣沔水詩其作於三十二年之後乎承珙案序言規宣王者是詩人見微知著先事獻規觀

經云讒言其興其興者蓋思患而豫防非必定作於聽讒之後王伯厚曰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次章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而首章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無傳詳傳無定止正對上載飛載止而言是毛意當以首章爲水知所向鳥知所止反興諸矦之莫肎念亂次章以水之放縱隼之飛揚正興諸矦之不循法度文理甚明鄭

箋於首章流水爲反興飛隼又爲正興忽反忽正義例殊不畫一虞東學詩云一章言沔然流滿之水必歸於海猷然疾飛之隼必止於林興諸侯皆敬事天子則長享大平而亂萌不作矣乃今同異姓之諸侯無有恐其亂而念之者莫念亂卽不敬也諸侯莫肎念則王當念矣二章言水之朝宗者今且湯湯而無所歸隼之載止者今且飛揚而不知止彼不循其蹟者亦有湯湯飛揚之意而載起載行焉下經所謂譌言興也我心憂則王更當憂矣三章言所以致亂者匪他譌言而已今之諸侯誠如飛隼之率中陵焉彼造爲詐僞之言者甯不少爲懲止乎葢譌言之興始

於訛言訛言非卽譌言故以民別之當時檿弧箕服之謠卽訛言也而實由我友不敬致之誠能各謹侯度譌言何自興乎但勖我友之敬而所以規王者切矣按宣王承積衰之後赫然中興意其鋭於求治所以責諸侯者太峻而胥小喜事之徒爲之構造釁端如魯嫡之廢杜伯之殺皆譌言興而諸侯攜貳之證也首章之兄弟邦人諸友末章之我友傳箋皆以諸侯言之當矣不斥王而責諸侯所謂規也此解融會全詩善達序傳之意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正義曰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承珙案牧誓稱友邦冢君尙是武王未爲天子之辭大誥云肆予告我友邦君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此尤天子以諸侯諸臣爲友之證也

莫肎念亂誰無父母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不朝無肎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正義曰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承珙案此疏申述傳箋甚曲而暢潛夫論愛

日篇云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至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肎念亂誰無父母此謂公卿不肎憂國引詩之意與傳箋合又釋難篇云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其下云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肎念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此亦謂臣之憂君當如憂父母皆足以發明傳意

鶴鳴

序云鶴鳴誨宣王也此及上篇沔水序但曰規曰誨而不言其事然沔水經文猶有莫肎念亂譌言其興等語此詩

則全不見所指故說者多異范氏補傳曰詩人寓意甚微視他詩爲特異又偶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舉賢用滯可以治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在衆說之先必有師承呂記嚴緝亦云然陳氏稽古編曰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設喻者四而不及正意此與秦之蒹葭陳之衡門體製相似非古注則其旨茫無可測識矣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傳皐澤也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惠氏易說云鶴鳴于九臭臭古澤字澤爲陰故曰鳴鶴在陰毛傳鄭箋皆當作臭後人

誤爲皐失其義矣水經注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城皐亭古皐澤字相似故名臭字乖學者但知皐不知臭皐臭二字相似而相亂也久矣何氏古義歷引史記歷書秭鴂先滜索隱以滜爲野澤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滜滜亦音澤荀子側載睪芷睪芷卽澤芷列子望其壙睪如荀子又作皐如後漢書郡國志以成皐爲成睪皆足爲皐澤睪相混之證承珙案古書皐澤睪等字訛亂之迹甚多尙不止何氏所引然毛傳訓皐爲澤鄭箋申之以皐爲澤水溢出之坎則似不以皐爲澤之訛字葢皐澤對文則別左傳鳩藪澤牧隰皐是也散文則通故此傳云皐澤也史記孝武記聞者河溢皐陸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平皐之廣衍此皆謂水旁地爲皐故賈山傳江皐河瀕對言注引李奇以皐爲水邊淤地正與鄭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者合箋又云自外數至九卽韓詩所云九折之澤也至說文云臭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爲澤字考臭與澤聲義皆不相近當是古文以爲皐字本部云皐气皐白之進也从本从白皐臭聲旣相近義皆爲白字或可通要非幷通於澤顏氏家訓云皐分澤片此乃俗書傳寫之譌不當以爲通借也

聲聞于野傳言聲隱而名著也箋云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荀子儒效篇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

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親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承珙案毛云身隱名著葢卽用其師荀卿之說論衡藝增篇曰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名猶達于朝廷也此云九折之澤似用韓詩而其解亦同毛鄭可知其說之古矣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

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艮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艮也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承珙案此疏非是經言或在者自是立賢無方之意故以艮魚小魚釋之謂有當求之深者有當求之淺者初非以小魚爲小人若如正義謂教王求賢不當橫陳小人則下文爰有樹檀其下維蘀箋何以云喻賢者而下小人乎數句之閒其說已自不通矣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說文作厝云厲石也从厂昝聲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爲厝段注云厲石當作厝石小雅毛傳亦當云錯錯石也今本少一錯字錯古作厝厝石謂石之可以攻玉者爾雅玉曰琢之玉至堅厝石如今之金剛鑽之類非厲石也假令是厲石則當次底厲二篆之下矣承珙案釋文亦引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是本作厲石其來已久傳次章云攻錯也卽謂以錯石攻之玉雖至堅亦須以石磨礲故法言云不礱不錯焉攸用說文金部又云鑢厝銅鐵也是錯本摩錯之義與厲相同禹貢錫貢磬錯傳亦云治玉石曰錯蓋錯爲通名不止於治玉說文之厝未必不爲厲石厎下云厎諸治玉石也厎諸卽淮南之礛諸說林訓璧瑗成器礛諸之功高誘注云礛諸治玉之石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而廣韻云礛䃴青礪則治玉之石未嘗不可名厲若必專指石之攻玉者爲厝則說文厝字又何以不與厎篆類廁耶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文選東方朔荅客難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李善注引毛萇曰有諸中必見于外也又曰皋澤也承珙案今毛詩傳無有諸中八字陳氏稽古編輯他注引傳者十一條而不及此又陳氏於諸條多疑引者之誤未必皆毛傳逸文若此條則云又曰皋

澤也上文毛萇曰云云似非誤引或李所據毛詩實有此傳歟

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釋文引說文云楮也從木㱿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蘀類之故知穀惡木也承珙案楮木葉粗枝細同于灌莽故毛公以爲惡木黃鳥以穀與桑栩竝列亦以其皆叢木故耳正義引陸璣疏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據此以桑穀爲一木共讀拱把之拱然漢書五行志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書大傳及說苑君道篇敬愼篇論衡異虛篇皆以其生爲俱生是漢儒多謂桑穀二木則

陸說非也陸又云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或據此以爲其用甚廣似非惡木不知穀之利用乃後世所爲作詩者及毛公時固無所謂穀皮紙也

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箋云予我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承珙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杜注云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注與鄭箋異玉篇牙下引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此亦以爪牙即

指祈父與杜解同當時必別有所據或三家本不作予字以經文例之三章亶不聰仍指祈父而言則爪牙爪士當亦指祈父之詞王之爪牙猶曰公矦腹心耳漢書曰武帝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將軍宣元以後雜錯更置雖不出征猶有其官在諸卿上爲國爪牙是爪牙不必定指勇力之士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云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正義引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稽古編謂據正義則傳箋羌戎當作姜戎承珙案羌戎種類甚蘇姜氏之戎特其一耳韋注國語云姜戎西方之種四嶽後後漢書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下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大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困學紀聞又據通鑑外紀宣王三十三年伐大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竹書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此皆傳所謂宣王之末羌戎爲敗者也傳意不專指千畝之戰似不必改羌爲姜蓋經云轉予于恤謂兵興不巳輾轉憂困若僅千畝一戰不必云轉矣

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孰食曰饔箋云巳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曰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疑當作恐）養不及親彼爲論饔飧生人不爭此文故不駮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承珙案異義所據或是三家詩箋不從者蓋謂母陳祭則必從軍者爲無父之人古未有無父不從征役之制惟如箋說母爲父陳饌飲食則是獨子從軍不得供養可恤孰甚焉國語吳語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史記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故呂記曰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則免其征役在古必有成法

故責其不聽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此說申箋甚當嚴緝云言有母則無父固非蘇傳從異義以爲使母獨主祭亦未是也

白駒

於焉逍遥箋云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逍遥乎思之甚也翁氏附記曰釋文焉於虔反又如字於虔反即玉篇之於連切安也疑也又如字即玉篇之矣連切廣韻之有乾切語助也陳氏啟源曰箋疏俱不用後音案顔氏家訓音辭篇云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遥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

類是也此條最爲明白後人詩文皆沿訛用於焉二字作直叙之詞此字音義遂無證明之者承珙案嚴緝云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覿面之稱也舊說以於焉爲於此非是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承珙案倉頡篇云苗者禾之未秀者也說文藿尗之少也少讀如幼少之少苗爲禾始生藿爲豆始生故傳云藿猶苗也嚴緝云穀之始生曰苗草之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場即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亦菜茹之類或又據說文苗艸生於田者集韻藿草名爲說此皆泥於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禾苗豆藿非秋冬之所有耳然正義明云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繫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傳於首章場苗今朝俱無釋而此章云藿猶苗也夕猶朝也者蓋以此爲愛賢而欲留之之意人所共知但言其秣飼之美則藿與苗同言其款戀之誠則夕與朝同耳黄泰泉曰猶者重其意之相同焉耳非謂其義亦同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正義曰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

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段懋堂曰據正義傳爾公下當增一邪字承珙案李氏集解引毛傳正作爾公邪爾侯邪與段說合惟正義述傳以公侯爲可逸豫非公侯不宜逸豫其解甚繆由誤認傳邪字與乎字同故云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顔氏家訓音辭篇曰邪北人呼爲也王氏釋詞謂邪與也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莊子德充符篇曰我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邪與也同猶言曰遷善而不自知也）天地篇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運篇曰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此邪字皆即也字耳據此知毛傳邪亦與也

同謂爾宜爲公也爾宜爲矦也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如此於愛賢留賢之意乃合下文愼爾優游傳云愼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蓋爲其有公才公望而深惜其去故猶望其優游以待時而又曰勉爾遁思者猶云行矣自愛箋所謂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也後之說詩者其解不一范氏補傳云賢者儻能來貢朝廷爲公爲矦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耶此雖與孔疏說異其陋則同呂記言爾公爾矦責當時在位者之悠悠嚴緝駁之謂與下文爾字不畫一是也而嚴自爲說則云爾賢者若爲公爲矦將勤勞國事無逸豫之期不如肥遯之優游自

樂詩方刺不用賢而乃勸其速去殊非經旨集傳云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矦則作詩者非宣王無自言爵人以公矦之事王氏總聞云此必舊爲公矦而今遁山林者尤屬肊測無據惟李氏集解云詩人之意蓋謂賢者爲公矦以其有王佐之才逸樂於山野之中而無還期也雖誤以毛傳爲非而所解於詩頗合東萊文集一說曰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爲公爲矦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此說較讀詩記爲勝亦勝於諸家多矣

在彼空谷傳空大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文選西都賦陸士衡樂府詩李善注俱引韓詩在彼穹谷薛君章句曰穹谷深谷也考工記韗人爲皐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耶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薛夫子以穹谷爲深谷說文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空當讀爲穹傳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段氏詩小學云爾雅釋詁穹大也毛詩空字卽穹字之誤承珙案二說皆泥於空無大訓然古者空與孔同義說文孔通也老子孔德之容王注孔空也河上公章句孔大也是空亦未嘗不可訓大且傳空大也上當疊一空字謂其谷空大非訓空爲大如芣苢傳捋取也大叔于田傳揚揚光故訓本有此例孔疏引桑柔有空大谷是謂空大之谷以述毛旨當矣說文穵空大也

廣韻引同廣雅釋詁穵深也是空大卽深之義故韓詩作穹毛詩作空字雖殊而義則一不必改毛從韓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案此箋義近迂曲後來說詩者皆以空谷爲寂寞之濱生芻爲淡薄之物其人如玉卽指賢人之德而言語較直截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

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雜記依託之書或出鄭後林宗與鄭同時其稱詩之意已不同於箋義矣

黃鳥

序云黃鳥刺宣王也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正義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彼注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今本列女傳作報反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承珙案周禮賈疏云兄弟昏姻嫁娶也者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故爾雅又云婦之

黨爲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爲兄弟故曾子問曰不得嗣爲兄弟是以知兄弟是昏姻也據此則鄭注周禮聯兄弟不專指夫婦葢兼外親言之穀梁宣十年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注云齊由以婚族故還魯田此詩有復我邦族復我諸兄之文箋所謂聯兄弟而不至者亦當幷指外親婦人與夫相棄則外親之不固可知孔疏專指兄弟爲夫婦尙未必盡合箋意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阮氏挍勘記云案喻天下以下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興者四字因者字複出而誤脫也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應上已有此傳又箋例言喻見叢斯正義各本皆誤今正之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此詩自傳箋以後人人說殊王氏蘇氏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呂記嚴緝以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之詩然以經文證之此言復我邦族與我行其野之復我邦家正同彼明言昏姻之故而與此詩相次則此詩自亦爲室家相棄而作毛鄭之說不可易矣易林乾之坎云黃鳥采蓤（今本易林作黃鳥來集此據宋本）既嫁不荅念我父母思復邦國焦氏正用毛義也

我行其野

序云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此詩鄭箋大旨謂男棄其婦而求外來無勝之女葢以詩言昏姻之故據爾雅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故以不思舊姻爲不思其老父之命而棄我毛傳簡質不明所指惟末章新特外昏也若依婦氏稱昏自亦當謂外來之女然首章注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此數語或以爲是傳非箋（陳氏說見下）則傳意此時男女皆有棄舊求新之事新特之特祇如鄘柏舟之我特爲匹義外昏謂外來之昏姻匹配耳考爾雅雖分別壻氏稱姻婦氏稱昏然如士昏禮婦入三月

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又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是壻家婦家皆可統稱昏姻故傳謂男女失道則不專指男之棄婦可知白虎通義嫁娶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此則似謂婦棄其夫者王雪山郎本此爲說詩(總聞云言逐夫而適夫也此皆壻辭)蓋巳與鄭箋異義矣

蔽芾其樗傳樗惡木也正義引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己適人遇惡人也承珙案如王說則與下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文義不相承接蓋方就其居何得遽謂之惡至爾不我畜乃可爲惡耳詩意當云樗雖惡木尚可依以芘蔭況以昏

姻之故豈不可就而居處而孰知其不我畜也觀下二章蓫葍並訓惡菜而經皆言采自當謂雖惡菜尚有可采則昏姻更若可恃三章文義一例不應首章直以惡木斥惡人也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傳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陳碩甫曰傳宣王之末以下十九字乃合下末章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而總釋其義如此此傳例也今各本以此十九字攙入箋語者非祈父白駒黃鳥傳皆云宣王之末彼三詩與此詩之序皆謂刺宣王而作傳乃總釋全詩大旨以申補序意也篇義皆同此

其男豎承珙案陳說是也末章不思舊姻箋云壻之父曰姻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是鄭意據爾雅專指舊姻爲壻父此云以求外昏卽下傳所謂新特外昏者而云棄其舊姻則姻似統指外親卽周禮大司徒注婣親於外親之義蓋上云男女失道則舊姻不得專指壻父明與末章箋意不同可知十九字是傳文非箋語也

言采其蓫傳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也正義曰此釋草無文承珙案釋草蕢牛蘈蕢吐回反蓫勑六反又有它六反是蕢蓫一聲之轉鄭所見爾雅當作蓫牛蘈唐時爾雅本蓫作蕢故疏以爲釋草無文耳說文無蓫字但有堇艸也

讀若釐而廣韻堇有許竹丑六二切集韻則云堇或作苗通作蓫羊蹄也此本廣雅以堇爲羊蹏蓋苗音與笛同笛周禮笙師職作篴故堇轉爲苗苗又爲蓫皆謂羊蹄實一物也正義引陸疏云蓫今人謂之羊蹄齊民要術引義疏云今羊蹄似蘆菔莖赤煑爲茹滑而不美(汲古閣刻陸疏作滑而美也誤)多噉令人下痢(汲古本作下氣亦誤)幽州謂之羊蹄揚州謂之蓫一名蓨據此羊蹄有蓫名正與詩合多噉下痢又與傳云惡菜合可爲定論矣其云一名蓨者乃爾雅之苗蓨釋文蓨顧他迪反聲亦與蓫相近(易其欲逐逐漢書叙傳作其欲攸攸)惟郭注爾雅牛蘈形狀與陸疏言羊蹄者微異考名醫別錄羊蹄一名

蓄陶隱居引詩言采其蓄又云今人呼爲禿菜卽是蓄音之訛不知蓄遂聲既相近禿又爾雅蕢牛蘈之轉則牛蘈卽羊蹄非二物也或又據文選七啟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詩采遂而云遂與蓄音義同則遂似非惡菜稽古編引張銑注文選云蓄菜與葵宜於霜露之時意其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歟

言采其葍傳葍惡菜也箋云葍䔰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葍一名䔰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稽古編曰爾雅有二葍葉細而花赤者葍藑茅也葉大而花白復香者葍䔰也此詩采葍箋

以爲葍陸疏亦同然陸又云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莖赤者有臭氣是葍䔰之葉復有細大之分傳以葍爲惡菜應指細葉者承珙案邶谷風采葑采菲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據此則葍根可啖或亦有惡時且陸疏云荒歲可禦饑則知豐年人所不食故傳以爲惡菜歟

斯干

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稽古編曰斯干之爲宣王詩見劉子政昌陵疏非小序一家之說也徐位山曰案竹書紀年宣王八年初考室晉荀勖曰按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當毛公之時竹書未出而宣王考室詩序暗與之合其必非無本明矣稽古編又云新宮之名見儀禮左傳鄭杜兩注及詩箋疏見由儀序下皆以爲逸篇而朱子引李氏迂仲之說以爲卽斯干詩意在立異而已承珙案何氏古義謂永平二年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是新宮詩至後漢尚在不知此詔所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皆不過以經語文飾詔詞觀續禮儀志具言永平養老之儀天子袒割執爵而酳

及祝鯁祝饐等皆與此詔文同而不及升歌下管前書禮樂志云顯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廱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云云此可見當時未必實有升歌下管之樂不得據永平詔書爲新宮非逸詩之證也

姚姬傳九經說曰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鄭懿王居廢丘遭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蓋廢丘宮室之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宣王更宜擇都邑建宮廟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漢右扶風之邑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

鄗門也大史公云雍旁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晚周嘗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石鼓出于陳倉方周未東遷之時而都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詩人以傷今而思古焉則未知其在鄭歟在廢邱歟抑宣幽之世歟劉子政說斯干之詩以爲上章言宮室之如制意厲王以前宮室奢侈矣宣王立都改而從儉故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宮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爲大也承珙案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而右扶風槐里下班固自注云周曰大邱懿王都之索隱引宋衷注世本云懿王自鎬徙都之夫懿王爲穆王之孫若

穆王已都西鄭又不應言懿王自鎬矣此皆矛盾不合故顏師古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詩譜正義云魚藻序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邱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據此宣王承厲王之亂改建宮室事當有之不必以遷都始然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傳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稽古編曰斯干首章傳箋皆以爲興體今則釋爲賦體徑指宮室言源謂以詞則今說爲近以義則古注爲優宣王承亂何得遽興土功必先布德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繕之事故詩人發此興爲全篇引端耳況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首章遽以竹苞松茂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第承珙案劉向諫起昌陵疏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此義始本之魯韓詩毛鄭雖未明言儉意然毛既以首章爲興箋申之以德行國富乃營宮室

則其不從奢侈亦可概見翼奉傳元帝時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無累年之畜請徙都成周其疏有曰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歲必有五年之餘畜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以加此據此言國富而後考室以周之盛時爲證當卽指斯干考室之事翼奉學齊詩者而所述與毛鄭合知其說不可易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

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詠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承珙案方言由輔也（郭注云由正謂輔持也）又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閒相正謂之由迪玉篇青州之閒相正謂之迪是由與迪皆有正義爾雅迪繇訓道也亦謂相正以道耳古猶繇由皆通傳云猶道也者猶云由也迪也皆相正之義故正義謂相責以善也其又云相責以道未至傷義賊恩者不知責善朋友之道自非兄弟所宜常棣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云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意正與此相發明傳義未可非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承珙案此及裳裳者華卷阿江漢凡四傳皆云似嗣也段氏詩小學謂似爲嗣之假借然說文似訓象廣雅子㠯似也似之義當本通於嗣續不必以爲假借或疑似爲嗣與續複不知嗣續連文猶杕杜之繼嗣我日古人自有此文例箋讀爲巳午之巳者古人於巳午之巳本訓爲已然之義故亦讀爲已然之音史記律書巳者言萬物之已盡也漢律歷志已成于巳說文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此皆訓巳爲已然卽讀爲已然之音者也㠯从反巳似从人㠯聲故似亦讀如巳周頌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是也鄭旣讀似如巳卽釋爲已成宮廟因音見義語甚明晰唐人蓋讀已然爲羊里切讀似及巳午之巳爲詳里切故孔疏誤會箋語以巳午當南方之位謂在巳地續立妣祖之廟支離穿鑿殊失鄭旨惟周頌良耜以似以續傳云嗣前歲續往事箋依傳爲解而於此似字改讀文同義異不如從毛爲優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正義曰王肅云宣

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竝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承珙案毛訓似爲嗣但謂宣王繼承先業營築宮室耳經文先妣後祖者或如鄭箋之意以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所由故美中興者必推本言之非卽以是爲八祧之制也載芟烝畀祖妣又先祖後妣則於文法亦不必過拘箋以似續妣祖爲已成宮廟則此語祇爲過文以下皆言燕寢蓋以居處笑語非可於廟中言之故箋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而又以四五兩章分屬廟寢文意散雜實有未安至西南其

戶箋以爲燕寢之制焦里堂宮室圖考曰房室之戶皆在南何得有西若謂東房之戶在西則西房及室戶皆宜云在東而不可言在南據云西其戶者異于一房之室戶南其戶者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竊謂卽以大夫士爲一房其戶亦在西非必兩房始西其戶然則何爲西南其戶也傳曰西鄉戶南鄉戶不可易也路寢制如明堂其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也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詩言西南其戶固不謂燕寢矣今案焦說有誤箋釋西其戶指室戶正義謂一房之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有左右房者室戶正中比之一房者爲西

其戶此申箋義自明焦云一房者戶亦在西是指房戶而言誤矣又謂傳西鄉南鄉是指路寢大室四面之戶不知此西南其戶承上築室百堵而言若專指大室則是以百堵爲一室堵方一丈環百堵爲四面每面計二十五丈卽大室亦無此制度然則言百堵者必非一室言西南必非專指一室之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此疏申傳得之

約之閣閣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正義曰毛以爲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束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承珙案周禮匠人注引詩作約之格格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亦作格格方言絡謂之格郭注所以轉篗絡車也又維車謂之轣轆車此皆謂絡絲之物格與轣轆皆著絲纏束之貌詩或作閣或作格皆當讀如絡集韻格或作落史記酷吏傳集解古村落字亦作格絡歷一聲之轉傳云閣閣猶歷歷者說文秝稀疏適也玉篇云稀疏歷歷然歷歷卽秦風小戎傳之歷錄謂以繩束板疏落適均匠人云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後鄭注云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此所言乃與詩約之閣閣相反者故疏云繩均板直則牆

端正也

椓之橐橐傳橐橐用力也案兔罝椓之丁丁傳云丁丁椓杙聲也大雅緜築之登登傳云登登用力也兔罝傳不言用力此及緜傳不言聲者義互相備釋文橐本或作柝說文引易重門擊柝字作欜廣雅欜欜聲也當卽釋此詩或三家字作欜毛詩又省作橐耳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周禮大司徒美宮室注云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賈疏宇居也王氏經義述聞云此注約舉詩辭攸宇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承珙案作宇訓居與五章

君子攸甯意複毛詩潒洧生民抑傳訏皆訓大此芋與訏同方言亦訏芋竝云大也疏引孫毓云宮室旣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其申毛當矣鄭箋改芋爲幠正義曰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今案鄭注儀禮尋名出于幠幠覆也此箋詩乃自用其注禮之說然其注周禮腊人云膴者魚之反覆膴又詁曰大二者同矣是卽以膴爲爾雅幠大也之幠葢兼覆大二義此箋殆以毛旣訓大故以覆義申成之雖破字而實非易傳也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竦翼爾正義曰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承珙案此疏牽於翼字以爲人手似鳥然則下文如鳥斯革傳訓革爲翼文義不已複乎其實詩但言如跂傳但云翼爾竝無似鳥之意毛於六月文王有聲行葦卷阿傳竝言翼敬也則此翼爾正謂如人之跂竦爲敬葢敬則容狀端嚴故以喻牆壁之正直也

如矢斯棘傳棘棱廉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承珙案正義曰言棱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葢古有此名夫棘爲外刺則言棘卽具棱廉之義棘多枝亦物之棱廉者故箋通棘於戟可也而云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則經祇言如矢不言如人祇言矢棘不及於弓增語成文義近

迂滯疏雖云射者戟肘亦喻室之廉隅要爲曲說釋文棘韓詩作朸朸隅也說文朸木之理也段注云毛作棘韓作朸毛云棱廉韓云隅學者皆不解及觀抑詩維德之隅毛云隅廉也箋申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韓朸爲正字毛棘爲假借字如矢之直則得其理而廉隅整飭矣毛韓辭異而意一也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釋文革韓詩作勒云翅也段氏詩小學云釋文勒字乃⿰革羽字之譌王伯厚詩考所引不誤張揖廣雅兼採四家之詩釋器云⿰革羽⿰羽氏翼也此用韓詩韓作⿰革羽與毛作革異字而同音同訓毛時故有⿰革羽字以假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廣韻⿰革羽翅也古核切木韓詩也阮氏挍勘記云小字本所附釋文正作⿰革羽承珙案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亦作⿰革羽段氏謂韓毛異字同訓是矣考說文⿰革羽翅也卽本韓詩玉篇廣韻乃本說文耳廣雅⿰革羽翼也字同韓詩訓用毛詩豈所見毛詩本亦作⿰革羽歟

君子攸躋傳躋升也箋云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正義曰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承珙案正義申鄭以升者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升爲祭祀究屬經外贅設不如孫毓中毛爲得葢上章約椓攻堅

主言垣墉故云君子攸芋爲居之以自廣大此章廉隅形貌則自其外而言之下章高明深廣又自其內而言之呂記曰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巳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旣處也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

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稺者冥昧也稽古編曰此疏申鄭易毛之意允矣但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各異據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源謂正長冥幼俱用崔音述毛義亦可通毛傳字訓皆有師承不必一本爾雅爾雅正長自爲長幼之長傳正長自爲長短之長長言其堂廡之彌亙窈言其奧窔之邃深意正相當矣承珙案疏云正長於義不允者葢謂宮室不可以長幼言耳然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左氏哀二十六年傳盟于少寢之庭逸周書酆保解王在酆昧爽立於少庭少卽幼也準此言之則室自可有長幼之名如儀禮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穀梁隱四年傳云諸矦與正注云正謂適長也正寢之室旣謂之適當亦可謂之長然則毛傳正長之長卽音丁丈反冥幼之幼卽如字讀亦無不可正長冥幼以室言猶文王世子之貴宮貴室下宮下室何休公羊注之高寢小寢也王肅述毛以長幼屬人言恐非毛旨箋以噲噲爲快快者說文噲讀若快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三蒼皆云噲亦快字方言逞苦了快也郭注今江東人呼快爲愃說文愃寬閒心腹皃箋以快

快爲寬明貌義亦同矣盧召弓鍾山札記云淮南訓會然得臥宋書樂志西吳鼓吹曲寬往以察今我皇多喻事是喻與快同又云噦噦猶煟煟者釋文引字林煟火光貌廣雅亦云煟煟光也王肅以噦噦爲閑習殆因鸞聲噦噦爲徐行有節故引申其義爲閑習耳然噦又與嘒通詩嘒彼小星有嘒其星皆言星貌則鄭以噦噦爲光明亦勝王解但卽以鄭義述毛謂正長之室寬博而噲噲冥幼之室光明而噦噦說自可通不必以正爲晝冥爲夜也

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釋文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承珙案陸氏此言是不用鄭箋小蒲之說矣鄭注周官司几筵

以繅席爲削蒲蒻又云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則明以莞與蒲爲二物與此箋不同詩疏謂司几筵諸侯祭祀之席蒲筵加莞席明莞細而用小蒲以曲附箋說非是疏又引釋草莞苻蘺某氏曰本草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一名蒲用爲席考說文莞草也可以爲席蒲水草也或以作席萀蒲亦席草而非苻蘺爾雅之莞苻蘺其上蒚據郭云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則是方俗稱名且以莞蒲連呼若單言莞則非蒲可知矣郭又云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句）用之

爲席正義乃引云西方一名蒲用爲席竟係刪節注文誤作句讀上已云西方人呼蒲爲莞蒲矣何又云西方一名蒲邪玉篇云萀夫蘺蒚謂今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中出黃卽蒲黃是郭謂蒚可爲席者誤也顧命正義引釋草蒚鼠莞樊光注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據此詩之莞乃爾雅之鼠莞疏不引此而專引莞苻蘺之注非也

箋云竹葦曰簟王氏詩稗疏曰此詩之簟蓋桃枝竹爲之而鄭氏謂爲竹葦葦席今之蘆席粗惡殊甚惟喪禮設之承珙案正義曰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據此疏兩言竹簟而不及葦疑箋本是竹曰簟葦乃衍字正義所見箋本無葦字今疏中有竹葦曰簟者當由轉寫因箋文之衍亦從而誤耳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承珙案采芑正義引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玉藻一命緼韍正義云按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據此疑皇猶煌煌也以下十五字皆傳文其下室家一家之內云云乃箋語耳今

毛詩本此處無傳正義標起止云芾者至黃朱皆作述箋之詞恐有脫誤然各本皆然從來無人是正采菽傳云諸侯赤芾亦與此諸侯黃朱相應（朱深於赤故赤爲黃朱）然則此爲傳文誤攙入箋明矣

載衣之裼傳裼褓也箋云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釋文裼韓詩作禘承珙案禘當從衣作褅說文褅緥也引詩載衣之褅蓋用韓詩段注以毛詩裼爲褅之假借是也釋文又云齊人名小兒被爲褯考高誘注呂覽（明理篇）史記趙世家集解引徐廣孟康注漢書宣帝紀皆以褓爲小兒被此箋云夜衣者蓋亦從被義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

禨裸裸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又引矦苞云示之方也明裸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道此當出韓詩翼要言其制方似亦以裸爲被然古者衣被通稱廣雅禂謂之裸王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爲寢衣月令措之參保介之御閒注云保猶衣也焦里堂云裸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注漢書云裸小兒大藉是也覆則月令正義云保謂小被所以衣被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裸若今小兒腹衣腹衣葢今俗兠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

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箋云紡塼習其一所有事也釋文

塼本又作專考說文土部無塼字寸部專下云一曰專紡專則釋文又作本爲是阮氏挍勘記云正義曰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箋亦作習其所有事段玉裁云當作一所有事一同壹謂壹於所有事也以壹訓專此詁訓之法是也正義又曰以璋是全(全疑當作玉)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黃氏日鈔云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爲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爲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豈亦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歟承珙案黃氏所言似止爲緝麻之物紡絲無所用之說文紡網絲也段懋堂云網絲者以塼爲錘廣韻䥥紡錘集韻䥥一曰紡軸然則婦人撚線錘頭古用塼爲之說文甎瓦器也渾言之未及詳說耳承珙又案說苑雜言篇西閭過曰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閒紡曾不如瓦塼閒紡者當是絡絲以瓦塼爲錘則閒廁而不亂朱子語錄載潘時問詩載弄之瓦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銀子樣者意爲紡塼也此所言亦與紡錘相合

正義曰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葢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

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裼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承珙案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女誡云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此釋詩義與傳箋合三日之期必有所本可以補箋疏之所未及

無羊

序云無羊宣王考牧也箋云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與而復之何氏古義云孔叢子載孔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按列子(黃帝篇)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

者能養野禽獸委食于園庭之內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王令毛邱園傳其術梁鴦曰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列子之書大都詼譎不足信然彼生於周末而以此事屬之宣王則當日宣王之留意牧事可知已承珙案斯干無羊二詩與定之方中正相類彼序云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但定之方中一詩而首言營室終言畜牧此則分爲二篇風雅體自別耳然其爲遭亂中興之事則同不屬之宣

王而誰屬歟

九十其犉傳黃牛黑脣曰犉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犉承珙案爾雅又云牛七尺爲犉郭注亦引詩九十其犉後儒多以無羊之犉當指七尺者不知牛以七尺爲極若云七尺者九十則其餘將以次而減不足見畜牧之盛惟舉黑脣之犉則爾雅尙有黑皆牰黑耳犚黑腹牧黑腳犈之屬焉知非皆七尺乎詩舉黑脣之九十以見其餘則其多可知易屢言黃牛知牛以黃爲正色傳言黃牛黑脣當是爾雅舊詁其牰犚牧犈蓋皆言黃牛特別其黑色所在之名耳又案爾雅白馬黑脣駩釋文云孫炎本作犉言與牛同稱據此知孫所見爾雅蓋作黃馬黑脣犉其下黑喙騧卽蒙黃馬言之故小戎傳曰黃馬黑喙曰騧說文玉篇皆同此傳云黃牛黑脣犉孫炎爾雅本黃馬黑脣犉殆犉爲黃牛黑脣之名而借以名黃馬之黑脣者歟

其角濈濈傳聚其角而息濈濈然釋文本又作𩐢亦作戢玉篇𩐢多角又角堅貌廣韻𩐢角多貌此或字書因詩傳而爲之宋本詩釋文𩐢又作湒承珙案𩐢字說文不載水部湒雨下也濈和也皆未引詩毛詩濈字蓋依聲託義湒

爲雨下有衆意濈爲和傳云聚其角而息兼衆與和二義猶戢之訓聚兼訓和也

其耳溼溼傳呞而動其耳溼溼然箋疏無說玉篇廣韻別有䎽字玉篇云䎽耳動搖之貌廣韻䎽牛耳動也此亦因毛傳而造爲之非詩本有作䎽者埤雅溼溼言潤澤也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董廣川曰牛臥則耳下垂溼溼者其垂也承珙案此皆望文生義耳爾雅牛曰齝注云食已復出嚼之今本郭注作食之已久復出嚼此從詩釋文引齝字亦作齝毛傳作呞凡獸之嚼物則頰車用力故耳爲之動傳體物可稱微眇牛言溼溼與羊言濈濈

同濈濈謂聚其角溼溼謂羣牛皆呞而動耳亦和聚之意蓋濈濈溼溼與螽斯揖揖蟄蟄略同彼傳云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古蟄溼同音釋名隰蟄也蟄溼意也說文㬎和也讀若溼此溼溼與蟄蟄同爲和集之意也

矜矜兢兢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虞東學詩云賈思勰曰羊性護前陵兢不讓今皆健舉前向則知其舉羣無病而不虧耗矣毛曰以言堅彊則矜兢固非堅彊之謂承珙案傳注之例有云之言者以彼擬此之詞或比擬以通其訓詁或比擬以明其意義有云以言者亦指彼擬此之詞或指擬以明其意義如小弁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云毛

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靜女俟我於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是也有指擬以通其訓詁者此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是也矜兢本無堅彊之訓以雙聲得義故云以言堅彊耳顧氏引賈思勰羊性護前云云檢今齊民要術無此二語

不騫不崩傳騫虧也崩羣疾也正義曰集注虧作曜段氏詩小學云此當從集注後人不解曜字因改之耳考工記大胷燿後鄭注云燿讀爲哨哨頃小也（今頃字作頎誤）燿曜古通用惠氏禮說云廣成頌亦有大胷哨後之語鄭讀爲哨本之燿一作臞細小之貌與哨通臞一作臞（音衢）爾雅臞脙瘠也瘠則細小音殊而義同承珙案騫謂羊不肥崩則謂羊有疾齊民要術羊有疥者間別之不別相染污或能合羣致死故傳以崩爲羣疾埤雅曰羊之爲物以瘦爲病而又善死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也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翁氏詩附記曰此章占夢之說朱子云未詳至附或說則用橫渠張子義引周官大司馬郊野建旐司常州里建旟之文但大司馬云郊野載旐則仲冬教治兵時旗物之用也司常云州里建

旟縣鄙建旐則所謂掌九旗之物以待國事者也而朱子錯引之似以郊野爲人數少州里爲人數多也陳氏啟源謂司馬司常二處文義本不相倫不應各取其一以相配其辨甚當然陳氏謂衆維魚猶言衆哉魚旐維旟猶言旐與旟此說義極通而語焉未詳也漢書藝文志云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顏師古注云斯干無羊之詩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則爲豐年之應旐旟則爲多盛之象據此衆維魚旐維旟特語助之文與上章熊羆虺蛇四維字相同耳則衆魚二字皆以占豐旐旟二字皆以占衆也詩人自言魚之衆

耳非以眾字指人鄭箋乃云眾人相與捕魚其說過迂朱傳從而正之至有人變爲魚旐變爲旟之說其實毛傳義已極簡括矣眾維魚矣眾卽指魚之繇庶豈必其上下句排比對偶之相配乎稽古編云上專言魚下竝言旐旟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既無羊之旐旟二物也而止一言維各從文便耳承珙案維字義或爲有或爲與薛綜東京賦注云維有也此眾維魚猶言多有魚也旐維旟則謂旐與旟故箋云夢見旐與旟此明以與釋維字矣大雅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傳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板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

鏞大鐘也虡業維樅者謂虡業有崇牙之飾猶此眾維魚爲眾有魚也賁鼓維鏞者謂大鼓與鏞猶此旐維旟爲旐與旟也兩維字一言有一言與所謂文同義異者如此戴氏詩考正亦曰二字雖皆以維字爲辭助不拘於對文蓋言夢而見魚之眾有又見旐與旟耳

盧召弓鍾山札記云丁希曾解詩眾維魚矣謂眾乃螺字之省說文作𧑄與螽同春秋桓五年螽公羊作螺螺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嘴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蟠蟠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余案此說昔人未曾道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旐維旟矣旐旟相爲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爲室家溱溱義順而文顯若云眾人化而爲魚則大怪甚矣今釋爲螺則事皆目驗義竝貫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以釋千古之疑矣承珙案陸佃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據此陸氏已見及之特未明言眾爲螺字耳然依此解螺變爲魚則下句必當云旐變爲旟而旐統人少旟統人多之說實由張橫

渠不考周禮而集傳誤因之稽古編云司常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謂州里縣鄙鄉遂之官大司馬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以司常所領而言則五職建旐五職建旟所統鄉遂之民數略相等也以大司馬所領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於六鄉六遂及四等八邑之羨卒乎若執朱子所錯舉之文而較論之則建旟之州里止當建旐之郊之半而野猶未與焉是旐統人甚多而旟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於典乎案此辨甚諦知下句之不當以旐變爲旟則上句

螺變爲魚說雖巧而未必得詩意故不如毛傳義爲平正
也

毛詩後箋卷十八終

毛詩後箋卷十九

涇　胡承珙

小雅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呂記云左傳昭二年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注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此詩在古止名節陸堂詩學據此謂孔叢子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其編輯已在毛公之後承珙案孔叢此章所載孔子讀詩之言已先見於毛傳幷說苑諸書亦多引之其言必有所自大抵古詩篇名亦有異同不必疑序

稱節南山爲與左氏不合十月之交箋云節刺師尹不平亦單稱節祇是便文無關義例也

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此疏辨求車之家父非作詩之家父甚明且核劉瑾以隱三年尹氏卒即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稽古編駁之當矣陸堂詩學乃謂孔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爲例余謂伯爵可以通稱家父爲字當有

專屬孔疏又云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因舉孔父爲例然正考木金其名亦絕殊矣韋昭定爲平王時作古人有先得我心者張氏詩貫亦云古人賜姓別族雖以王父之字爲氏然曰某氏者爲子孫之通稱曰某父者爲本人之自稱則皇父家父俱非前後兩人矣承珙案二說皆非是左傳文十一年魯有富父終甥哀三年又有富父槐杜注槐終甥之後此以某父爲字先後不嫌相同之明證也

何氏古義曰董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觀篇中絕無一

語及爭田事惟天方薦瘥說文作薦嗟云殘歲田也豈卽爭田說邪然卽如所言義亦小矣承珙案五章降此鞫凶傳云訩訟也箋以爲下此多訟之俗則董氏所謂無推讓之風者毛詩似亦有此義但爭田及薦嗟字異則當出於三家耳高誘淮南注云訟閒田者虞桓公蘇信公是也董仲舒所云似卽其事則何人斯篇所言也或其時卿士爭訟而尹氏爲政有所偏私故節南山刺之然據此可見江都亦以節南山爲幽王時詩矣

許白雲詩鈔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爲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慼二章言爲政不平而不顧天怒民怨三章言大師爲國根本爲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四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五章言君子可消天變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不能弭天變抑且生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遁逃之意七章言欲遁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狀九章言尹氏自用拒諫十章歸之於王承珙案此所釋前九章皆是惟以末章歸本王心葢用東萊詩記之說然玩全詩首章民具爾瞻末章式訛爾心起結兩爾字相應必皆指尹氏而言末章之爾心卽九章之其心不懲式訛反正言之刺其不懲而冀以式訛乃詩人忠厚之意惟不平者尹氏而任尹氏者

則王也篇中一則曰天子是毗再則曰我王不甯而終之以究王訩故序者推其本而以爲刺幽王耳其實詩詞專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詩中直言其事而序或溯其由來或究其終極往往有之鄒忠胤曰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自稱其字是也

憂心如惔傳惔燔也釋文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𤆍字才廉反小熱也段懋堂云說文𤆍小爇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𤆍𤆍羊聲羊讀如飪今誤作天干聲非也小爇一作小熱或作小熟皆非也詩曰憂心如𤆍今本說文誤爲憂心𤆍𤆍尤非也釋文正義於此句皆云說文作𤆍

若依今本陸孔未由定爲此句之異文葢毛詩本作如炎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加心作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六字而說文之眞没矣此傳曰炎燔也瓠葉傳曰加火曰燔說文燔爇也炎小爇也爇加火也與毛詩合而今詩譌炎改惔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惔矣承珙案韓詩字皆作炎雲漢如惔如焚後漢章帝紀注引韓詩亦作如炎說文惔下引詩當是憂心如炎葢用韓詩以明惔字從炎之意後人從誤本毛詩改作惔耳毛傳於節南山訓燔於雲漢訓燎當如段說經文一作炎一作炎也

不敢戲談箋云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以刑辟也宋儒皆從箋義惟李迂仲曰其言非戲實其國之將亾也此似謂正言莊論以救之之意承珙案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惻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據此亦有不敢不以正告之意是漢儒已有此解較箋義爲長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矦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正義云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虞東學詩曰既者已然之辭疑舉其和以前爲鑒此章葢總叙作誦之由以爲東遷後詩固無所據若虛擬將來文義不當如是承珙案此泥於國既卒斬一語以爲驪山未禍以前不應作此語耳潛夫論賢難篇云夫胥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夘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所引詩亦似以監爲宜監于殷之監然國既卒斬原不必謂國已盡滅亦不必偏指諸矦但其君失道大臣專恣即是國脉將絕言既者猶祖伊所

稱天既訖我殷命也監者謂當察視其亂之所由生也潛夫論愛日篇曰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肎察民之盡瘁也此又同傳箋以監爲察視釋文引韓詩云監領也葢監者臨也臨莅有治義華嚴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云臨治也領亦治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注竝云領猶治然則韓詩訓監爲領猶訓監爲臨義取理治其旨亦與傳箋相近也

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正義曰傳以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

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承珙案據王肅說是讀長爲長養之長釋文於長字無音則似如字讀然長茂與高長義亦相因如毛義則此有實其猗與正月有菀其特文例正同彼言阪田之中而有菀然茂特者不言苗而可知其爲苗此謂南山之上而有實然長茂者不言草木而可知其爲草木又如載芟之有厭其傑有實其積文法皆與此同不足怪也鄭箋云猗倚也者疑當讀倚如阿釋文倚於綺反非是長發實維阿衡箋云阿倚隸釋載外黃令高彪碑猗衡篤禮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爲倚平偏旁假借倚與猗近是阿猗倚三字皆通箋旁倚卽旁阿阿

者衺也曲也畎谷言阿猶韓外傳所云阿谷之隧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傳氐本正義曰毛讀從邸如四圭有邸故爲本黃氏元吉曰氐字毛鄭異訓鄭固破字孔謂毛讀從邸豈亦破字乎李氏光型曰爾雅氐爲天根謂角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本謂氐是氐本同義毛義爲長承珙案李說是也說文氐至也小徐本又有本也一訓此卽用毛傳也木部柢根也广部底下也凡从氐者皆有本義不必讀氐從邸

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釋文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或作手旁至者誤也稽古編曰案字書桎字止有之實一切但康成破字多取音同則丁履反當是古音而字書不收亦屬疏漏承珙案丁履反不當爲桎字之音挍勘記曰當是抵字誤桎別體字抵作扺與桎字形近是也

正義曰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承珙案此說非是君相皆爲國本猶後人言中書爲政本也常武王謂尹氏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逸周書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士又云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則尹氏自周初以來已爲大族故公羊於尹氏卒有譏世卿之說夫以貴族世秉國政豈非所謂國本故潛夫論志氏姓云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大師楚有令尹

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續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

天子是毗傳毗厚也箋云毗輔也釋文王作埤埤厚也承珙案依毛義當同王本作埤北門傳云埤厚也此正字也此傳毗厚也采菽傳膍厚也皆假借字荀子宥坐引詩作庳民不迷庳亦埤字之借爲毛義之所從出楊倞注云庳讀爲毗轉同鄭義作輔非也隋書律歷志引作天子是裨裨亦厚義也

荀子宥坐篇曰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

不從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承珙案韓詩外傳說苑及家語始誅篇所載孔子之言與荀子互有異同而皆引此詩蓋詩大旨皆言爲國者當持刑政之平與緇衣大學言愼好惡而引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釋詩旨趣一也

不弔昊天傳弔至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稽古編曰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爲至箋又轉至爲善後儒據成七年襄十三年左傳引此詩改爲愍恤之義然玩左氏兩傳善義自通其訓爲愍恤者杜注之說耳未必邱明本意承珙案陳說是也書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某氏傳曰言周道不至天降凶害於我家又多士弗弔閔天大降喪于殷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此皆與詩不弔同弔卽至弗弔言不善也曰降割曰降喪故先以不善言之王莽擬大誥云不弔天降喪于趙傳丁董此正謂趙傳丁董皆爲天所不善不應言不爲天所弔閔卽多士君奭言降喪于殷亦不必言天不愍恤近儒又以弗弔天三字爲句言此不祥善之天亦非語氣總不如從毛鄭義爲當杜注左傳於成七年引詩謂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襄十三年引詩又注云言不爲皇天所恤隨文改誼殊非的解至哀十六年傳閔天不弔注云弔至也仍用善義亦可知其無定詁矣又左傳閔天不弔周禮大祝司農注引作閔天不淑漢書五行志注應劭曰閔天不善於魯家此釋不弔皆與毛傳訓至者合蓋此詩不弔昊天猶言昊天不弔謂天不善於尹氏也與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義同但文法倒裝耳箋順文解釋以爲呼天而愬之義亦可通正義述之云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此則似以不弔絕句昊天屬下爲句於經文失句讀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正義曰易傳者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承珙案襄七年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諫曰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德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是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

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據
此內外傳引詩之意皆謂民不信上而箋與之合故當以
箋說爲長淮南繆稱訓身苟正則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
弗親庶民弗信說苑桓公問管仲以羣臣衣服輿馬甚汰
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
之胡不自親乎此皆與箋說合至下句箋云仕察也用釋
詁文（正義失引）又云勿當作未釋文鄭音未正義云未略欺罔
其上其實鄭破勿爲未不爲末焦里堂曰淮南子天文訓
未昧也未罔謂蒙昧欺罔其上是也但此詩皆責尹氏五

章君子如居箋云君子斥在位者此君子義亦當同郎指
尹氏謂其勿問勿察而任用小人則小人必昧罔其上箋
於此君子指王言尚有未合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
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
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正義曰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
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
殆故易之也承珙案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學以
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
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

險即危殆不險謂子夏交友必慎不因小人以至危殆由
此觀之毛義爲優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傳傭均鞠盈訩
訟也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案師氏當作尹氏正義演經文三言尹氏可證各本皆誤今正）爲政不均平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
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傚爲之愬之於天承珙
案箋以不傭不惠屬尹氏與上昊天文義不貫此當謂昊
天以尹氏爲不均不順故降此鞠訩大戾耳與大雅瞻卬
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甯降此大厲文意正同多訟乖爭
雖由民俗然戾氣所致有似天降箋以爲由尹氏而降亦

非是傭釋文引韓詩作庸云庸易也易者平易與九章昊
天不平同亦謂昊天以尹氏爲不平也
君子如屆傳屆極箋云屆至也案瞻卬痡有夷屆箋云屆
極也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
亦無止息據彼箋訓屆爲極義取止息則此傳屆極亦爲
止息與下句闋息義更協言君子如息其爭心則民鞠訩
之心亦息矣箋於此又訓屆爲至而云如行至誠之道恐
非傳意
誰秉國成禮記緇衣引詩誰能秉國成釋文云毛詩無能
字承珙案箋云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據

一五一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版反內

此是鄭所見毛詩本有能字與禮記同正義既云君臣不能持國平又云君臣已竝言不能疑正義本亦當有能字與陸德明所據毛詩本異也歐陽本義以詩無能字爲句刪其字尤非是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肎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新序雜事五云宋玉事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元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世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趦趄此之謂也易林履否噬嗑未濟等卦竝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潛夫論三式篇曰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其下卽言列侯闒內矦宜試補吏以信其志旌其能云云中論爵祿篇云艮農不患疆埸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詳此四書引詩之意皆謂士不見用如四牡久駕不行至于項領然則項領之項不爲大義觀新序并引易臀無膚可見矣此傳既訓項爲大自當如箋所申以爲養大其領新序等所據或三家詩義與毛不同然全詩皆言大臣專恣致亂竝無感士不遇之意項領之喻仍當以毛鄭爲長後漢書呂強傳羣邪項領膏脣拭舌劉肅大唐新語載神龍中監察御史崔琬劾奏宗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艮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此用傳箋之解最爲明晰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案此爾心傳箋皆不明所指新語衛事篇云季孫貪顓臾之地而釁起于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刑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亾詩云或或當是式之譌訛爾心以畜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闕一字一國治此之謂也詳此言季孫顓臾之事則引詩爾心當指臣心陸賈在漢初當四家未出之先猶是周秦遺說尤可見後儒以末章歸本王心者非古義也

正月

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陳氏稽古編曰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二語爲據夫

此何害爲西周未亾時語邪國語幽王三年山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亾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爲周司徒謀逃死之所史伯引檿弧之謠龍漦之讖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然則周之必亾而亾周之必爲褒姒當時有識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褒姒威周之語獨不可著之於詩乎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傳將大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訓將爲大與毛同衆謂訛言之民民猶人也對天言之則皆爲民非專指草野之

民也小人訛言者衆羣邪害正故下文曰念我獨兮我對上民而言人衆則我獨矣第十二章念我獨兮亦對上昏姻孔云言小人姻黨會聚而已孤獨無與離騷經曰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一篇之中亦屢曰我獨曰余獨此離騷所以爲三百篇之遺也

癙憂以痒傳癙痒皆病也爾雅釋詁癙病也舍人注云癙心憂憊之病也孫炎曰畏之病也呂大臨曰此與兩無正鼠思泣血文小異而義同承珙案說文無癙字據釋文則字林乃有之蓋古祇借鼠爲癙後人乃加疒旁淮南子說山訓貍頭已鼠山海經中山經脫扈之山有草焉名曰植楮可以已癙郭注癙病也竝引淮南之言是癙卽鼠矣舍人以癙爲憂憊之病是癙兼病憂二義毛以此癙憂連文故從爾雅訓病正義演經文云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始以癙痒皆訓病爲複故易爲痛不知癙憂以痒者謂既病於憂又以憂而愈病文義自有次第不嫌其複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武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念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入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承

珙案傳以父母爲文武者言自文武以來深仁厚澤休養涵濡之久何以至今日而遭此暴虐正與下文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相接若如箋說爲己之父母則所謂先後者正義以爲非父祖卽子孫既曰我之父母生我而謂不自我之父祖及子孫語意不順小宛念昔先人傳云先人文武也此等訓義毛必有所受之瞻卬亦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下卽曰無忝皇祖遭時亂而呼先王何謂非人情乎焦里堂毛詩補疏曰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疊韻如子孳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直指其事者如此傳瘉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

猶字有指擬之詞則加謂字猶之云者如盈猶多也至猶善也以其非雙聲疊韻之假借亦非直指其事則於其相近者而指擬之也如云衆謂羣臣也衆不定是羣臣也此云父母謂文武父母不定是謂文武也傳擬度之以爲詩人所云父母指文武非謂文武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豈父母又使天生我邪正義失之

憂心愈愈傳愈愈憂懼也爾雅瘐瘐病也郭注賢人失志懷憂病也邢疏引詩憂心愈愈何氏古義曰愈當作悆說文云忘也嘾也嘾者含深也蓋含憂之深而至於善忘也承珙案何說近之廣雅悇憛懷憂也楚辭七諫心悇憛而懷寃兮王逸注云悇憛憂愁貌大抵此傳及下傳惸惸憂意也之類必皆經師相傳古訓王氏蘇氏或以愈愈爲益甚或以惸惸爲獨憂皆就後世文義以改古人之訓詁不足據矣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案此傳意以屋卽末章佌佌者所有之屋則富人卽哿矣之富人末章言民今無祿惟佌佌蔌蔌者爲富人此章上云念我無祿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故傳云富人之屋烏所集者言祿之所在皆歸於小人試瞻烏之爰止于誰之屋夫非彼佌佌者所有之屋乎箋以烏集富人之屋喻民當求明君

而歸之似非傳意後漢書建甯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郭林宗哭之慟旣而歎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但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此則與箋意相同耳

旣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云王旣能有所定尙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旣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幾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幾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承珙案此疏引王肅述毛及孫毓所評義皆迂曲毛於此傳雖略然合上文觀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云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此謂小人在朝似賢而實非與韓詩外傳引此二語而曰言朝廷皆小人者合又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傳云王者爲亂夢夢然則此定字正對殆字言之謂今在朝者皆小人助王爲虐民之切齒久矣今方危殆之時視王之所爲夢夢然誠無如此小人何矣倘其旣定將無人不起而乘其敝蓋以此戒小人而怵以必敗故繼之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上帝非小人之是憎而誰憎乎如此似於通章詞意較爲明貫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田間詩學

曰此言王之信訛言而弃老成史伯所謂弃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去和而取同是也夫山非不高也謂之爲卑別求所謂岡陵猶謂舊人不足用而以新進之小人爲賢也周語衛彪傒曰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弃德而即慆淫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正謂此也焦里堂曰毛以爲此在當前者若以爲山蓋又卑小卑小則非山乃岡陵耳與箋義異承珙案自傳箋後各家之說皆以此二句爲訛言故以高爲卑似於下文爲順然傳義本自貫通如云謂之爲山而其實則卑乃爲岡爲陵而已猶謂之爲君子其實

乃小人而已小人在位徒好爲詐僞之言王曾莫之禁止即有故老但訊以不急之務而實則君臣皆自以爲聖也箋解謂山蓋卑二語既詰鞫難通而以民之訛言爲衆民尤誤說見下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爲僞言相陷害也承珙案此二語與沔水正同彼箋云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是訛言即下文之讒言唐風采苓刺聽讒而曰人之僞言此依定本毛義本作僞言則訛言與讒言本無二義民猶人也本不指無位之衆民此詩義亦相同而箋乃云小人在位不止衆民之僞言夫小人在位其害甚多何僅以懲訛相責望且箋於首章云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次章云疾此訛言之人好惡同出其口我心憂政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是訛言即指在位之小人又民之無辜并其臣僕箋云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是此民亦不指衆民皆與此章箋意矛盾毛詩曰箋云觀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則所謂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非思亂之民也姚舜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僞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此說得之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理脊道也箋云維民號呼而發

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後儒皆用箋義惟戴岷隱以爲小人無忌憚號此訛言其造作有次第有由來承珙案斯言緊承上兩謂字說苑敬慎篇載孔子論詩至于正月惕然如懼曰彼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繇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家語好生篇遇下有天字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皆其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蓋天高地厚其詞危急鄭以號爲號呼於義允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

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號凡而晵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得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董氏以號爲名號或出三家詩然其解有倫有脊爲理道意正與毛鄭合也

胡爲虺蜴傳蜴螈也案毛於斯干維虺維蛇無傳此亦但以螈釋蜴而不及虺蓋古人以虺卽蛇虺小蛇大故吳語云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斯干虺蛇連言自無庸傳此亦不及虺者以斯干明之可知爾雅本不釋虺其釋魚云蝮

虺者此別一種蛇蝮其正名虺乃蛇之通名蝮虺猶言螣蛇蟒蛇蝮可連稱虺虺不得單稱蝮也爾雅無文者毛多不釋始虺爲小蛇通名當時所共知與（呂記引董氏謂崔集注虺蜴之虺作蝮非是）自舍人孫炎注爾雅以蝮一名虺詩疏引郭氏音義又云蝮蛇一名反鼻如虺類後人遂專以虺爲毒蛇然顏氏家訓云螝古虺字見古今字詁疑後人所謂毒蛇之虺字古只借螝字爲之（說文螝蛹也）而虺則蛇之通名說文虺以注鳴者引詩胡爲虺蜥與蜥蝘蜓蚖諸篆類廁初未詳其形狀蓋蜥蜴似蛇而有足虺爲似蜥蜴之小蛇故相廁耳至虫下云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蝮下云

虫也段注疑此二篆轉注非許書之舊許它下注云虫也从（从疑當作似）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虫下注云象其臥形然則虫乃不垂尾之它它乃垂尾之虫此二篆實一物也承珙謂段說是也說文虫下博三寸首大如擘指八字當本是蝮下注文而誤置於虫下後人因於其上加一名蝮三字又於蝮下綴虫也二字以爲轉注實則許書虫下當如段說但云它也象其臥形其下卽云物之細微或行或飛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爲象蓋統論虫篆之用而終之曰凡虫之屬皆從虫此則它虫皆蛇而虺又小蛇之似蜥易者其蝮則蛇之一種非如虫虺之通名也至爾雅蠑螈

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李巡孫炎皆以爲一物四名說文易下云蜥易蝘蜓蝘蜓守宮而不及蠑螈虫部蜥蜥易也蝘在壁曰蝘蜓在艸曰蜥易蜓蝘蜓也一曰螾蜓蚖蠑蚖它醫以注名者雖分別言之然本爲一類特以所在別其稱名故方言有守宮蜥蜴蠑螈蛇醫等名而不及蝘蜓皆方俗稱有異同耳毛傳更簡故但云蜴螈也而已詩虺蜴之蜴經傳皆當同說文作蜥（鹽鐵論周秦篇亦作蜴爲虺蜥）蓋蜴卽蜥之或體因其亦名蜥易或又誤易爲蜴而以蜥蜴爲連稱則非是釋文當云蜥星歷反字又作蜴今本蜥蜴二字誤倒致爲嚴緝所譏稽古編辨之當矣陸璣疏云虺蜴一名

蠑螈水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緑色大如指云云此後人見蜴有水陸故加虺於蜴以别之本草唐本注有蛇師生山谷蝘蜓似蛇師不生山谷在人家壁間名守宮等語或謂蛇師即蛇醫之義不知蛇師乃蛇斯之誤斯析同聲蛇斯猶陸疏之虺析但毛傳衹以螈訓蜴而不連虺明是二物陸疏合而一之非毛義也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傳仇仇猶警警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經義述聞曰仇仇或作执执廣雅曰执执緩也集韻曰执执緩持也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

毛詩後箋　卷十九　圭

堅固即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葢本於三家承珙案執者荀子堯問篇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楊注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有餘人也然則執我猶言待我矣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仇疑當爲厹之借說文厹高气也从口九聲厹字與仇通國策西周策注厹（與厹同）由或作仇首史記厹由作仇猶呂覽注作仇酋韓非子作仇由高氣與傲義近大戴禮文王官人篇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謂傲慢也傲慢即有緩意爾雅傲慢也廣雅慢緩也禮記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云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此所謂慢者兼傲與緩二義葢傲則不固左傳舉趾高心不固矣然則鄭緇衣注以仇仇爲不堅固與此傳猶警警者義相成也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甯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經義述聞曰甯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與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閒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甯

毛詩後箋　卷十九　圭

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甯能與甯亦一聲之轉而同訓爲乃故甯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又作能或滅之承珙案王說是也傳云滅之以水下傳云威滅也即以滅訓威謂褒姒之威周猶水之滅火二文自皆正說疏謂傳曰滅之以水爲反語非是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威滅也阮氏揅經室集曰說文滅盡也盡爲器中空从皿㶳聲㶳火餘也威與滅義相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分二韻則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說文威字下引褒姒威之解曰从火戌聲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此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直曰褒姒威

之者豫決其必滅也承珙案滅威本非同字似不得爲義同字變之例釋文云威本或作滅者乃後人所爲耳左傳昭元年呂覽疑似篇注列女傳漢書外戚傳皆引作滅者由轉寫之誤未必當時即有作滅之本漢書五行志引仍作威此其未經誤寫者耳釋文威呼說反齊人語也此雖不著所本然可見古人讀威字并與滅異音矣

又窘陰雨傳窘困也箋云窘仍也案窘之爲困此常訓也呂記引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迫此與毛義同也箋云窘仍也者郤二雲爾雅正義於釋詁郡乃也云郡通作窘即引此箋爲證承珙案謂爾雅郡仍既皆訓乃故郡亦訓

仍王氏經傳釋詞云法言郡勞王師郡者仍也仍者重也數也言數勞王師是也此箋以窘爲仍謂又將仍憂於陰雨仍憂言頻憂也漢書淮南衡山濟北叙傳云敢行稱亂窘世薦亾謂父子相仍再亾其國也

員于爾輻傳員益也說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案凡物之數多然後見僖十五年左傳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滋者益也員爲物數故有益義益于爾輻者謂輔能利益其輻中論貴驗篇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昏姻孔云傳云旋也箋云云猶友也案云本古文雲說文以雲象回轉之形又有古文雲作[illegible]埤雅引詩昏姻孔云傳以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訓云爲旋是也箋以云爲友乃從雙聲得義似不如傳訓之古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釋文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段氏詩小學云佌佌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於朝民今之無祿煢獨者也而又君夭之在位椓之故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佌佌二句非以屋穀爲儷也揅經室集曰陸本作蔌蔌方穀陸本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佌佌彼有屋五字與民今之無祿相諧蔌蔌方穀四字與天夭是椓相諧其無有字明矣承珙案正義云其蔌蔌

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是正義本明與釋文本不同經中如此者甚多不能決其皆孔非而陸是後漢書蔡邕釋誨速速方轂夭夭是加彼保對文自不得用有字且以穀爲轂注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中閒自無有字若毛鄭本作穀有屋有穀當爲疊句如上章旨酒嘉肴之疊二有字即章懷注引小雅速速方穀無有字不過順史傳成文非所見詩本如是觀其引鄭元注云穀祿也夭殺也椓破之也又繼之曰韓詩亦同然後言轂字之異可見上文引速速方轂夭夭是椓皆便順史文非別徵詩本不得據此謂詩無有字也

天夭是椓傳君夭之在位椓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爲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段氏云蔡邕傳穀作斅天作夭皆是譌字錢唐張賓鶴云親見蜀石經作夭夭是蜀本誤耳焦里堂曰傳以天爲君是爲在位是字指上有屋有穀之人也蔌蔌方穀則小人在位故民之無祿既由君害之又卽是蔌蔌方穀之人椓之毛於大雅昏椓靡共解云椓夭椓也以天明椓則此椓字亦與箋同耳正義於大雅述毛義云傳義以正月云夭夭是椓夭謂夭殺椓謂椓破是也而述正月傳義則云在位又椓譖之是以椓爲諑諑之諑與大雅正義相歧葢正義非一人之筆

宜其異耳椓通於豖椓之剢擊猶豖之雕刻在位椓之謂此蔌蔌者刻剢之在位之於小民無所謂譖也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此文上下俱用駢對則夭夭自對速速乃屬文裁翦之法毛旣以夭訓椓（謂大雅召閔傳）則椓亦是夭故以天椓爲夭夭旣以椓爲夭則不云是椓而云是加夭夭是加猶云夭椓是加不得依毛詩謂蔡爲譌亦不得依蔡而改詩爲夭夭蜀石經作夭夭是椓非也或以蔡文夭夭是加爲天天是加之譌亦非也承珙案蔡文速轂之異據章懷云韓詩同毛則當出魯齊詩速速與爾雅同猶說文引詩佌佌彼有屋皆與毛字異郭注爾雅速速蹙蹙

惟逑鞫也云陋人專祿國侵削賢者求哀念窮迫說文佌小也則又皆與毛同義矣至夭夭是加加當以韻枯辜邪牙家等字夭夭乃儷上句爲修辭之故并非詩本有異同說苑敬愼篇孔子之周觀于大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妖卽天也此正同詩天夭字雖不必同傳以天爲君然其爲天天則一也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傳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相臺本七經孟子考文猶作已爲是）惸獨將困也經義述聞曰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

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惸獨也兩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哿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近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哿嘉也鄭注禮運嘉樂也毛訓哿爲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故鄭箋曰富人已可惸獨將困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承珙案趙注孟子梁惠王篇云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獨羸弱者耳似亦以上句爲樂矣富人也

十月之交

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承珙案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鄭分主幽厲正義雖言各從其家然意實右鄭王肅皇甫謐申毛之說佚而不存後儒既據大衍術義虞劇之說推得幽王六年辛卯朔入食限此係實測確有可憑則此詩之爲幽王已無疑義其他正義申鄭各條皆有可辨者如節刺師尹此篇譏皇父專權不得竝時而有二人案節之尹氏爲大師此皇父

則卿士明係二官如常武之卿士爲南仲其大師則皇父此毛義也彼同爲宣王之將帥此同爲幽王之大臣雖賢奸不同何害一時有兩且節與十月之作亦未必即在一時也又云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案天子八十一御妻不必正后乃得名妻況幽王既黜申后固嘗立褒姒爲后耶又云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不知此正著其以色升而非以德選也若如所疑則瞻卬之哲婦傾城又可謂之婦耶又據鄭語桓公初爲司徒褒姒尚未爲后詩以番爲

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司徒一官不得有二人桓公又非代番爲之此最爲鄭箋所據之孤證然國語言幽王八年桓公始爲司徒而史記言幽王三年已嬖褒姒番爲司徒自在桓公之先褒姒未爲后以前怙寵專房豈不得爲煽處乎又引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及剡者配姬以放賢以剡對姬則剡爲其姓故知非褒姒夫既云厲嬖而詩曰豔妻是與所言褒姒爲幽嬖不得言妻之說已自相矛盾若剡姓爲后之說則稽古編云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得姓剡其辨當矣至孫毓評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無有私黨皇甫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

若此之盛此又不然正月傳云褒國姒姓彼既爲褒人所獻冒其國姓安見必無姻黨如後世賀蘭敏之之冒武氏楊次山之冒宗者乎又云下篇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肎夙夜莫肎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此尤非是雨無正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王都爲彘謂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夫厲王流彘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然則厲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總之十月篇中川沸山崩爲幽王時事證之外傳史記而皆合褒姒之事又屢見於正月車舝白華及瞻卬諸詩雖皇父等

七子無他書傳可考然厲王臣子之見於經傳者亦絕無
七子其人而山川之變女戎之禍在厲王時更無影響可
尋豈皆書缺有閒邪故鄭箋以爲厲王竝未能質言所據
正義始援緯書爲證耳其云魯詩以爲厲王者出顏師古
漢書注魯詩亾於西晉不知顏氏何據云然考谷永傳建
始三年日食地震上書有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
驕煽日以不臧又云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亾又云絕驕
嫚之端抑褒閻之亂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又云遠皇
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此書前後屢用十月詩中語而惟言
幽王竝不及厲則其以褒姒閻妻對舉者祇是一人一事

相儷爲詞古人多此文例初非以幽厲竝言顏注引魯詩
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祇就鄭箋約
其文義耳申公魯詩本無傳顏氏何從得此言歟又外戚
傳班婕妤賦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亦以褒閻
連稱閻豔古字通褒閻猶褒豔耳何氏古義曰使厲王時
別有閻妻則當敘閻於褒之前不應皆先褒而後閻也顏
注班賦又但云小雅刺幽王曰褒姒滅之閻妻煽方處亦
足見其注谷永傳之全無依據矣若漢書劉向上封事云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其下歷引角弓小閔十月
之交正月四詩而繼之以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似四篇

中有厲王之詩者然其所引密勿從事譏口嗸嗸皆從韓
詩則向於十月之交篇用韓義而韓詩篇次在正月後固
與毛同屬幽王者其竝舉幽厲亦如後漢左雄傳上疏言
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
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
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此所云褒豔雖使分屬幽厲而
二王之時又豈皆有七子可見幽厲之稱乃連類而及向
雄之意皆未嘗以十月之詩爲厲王而顏注向傳四詩竝
言刺幽王尤足見谷永傳注之妄也吾友魏默深曰劉向
列女傳孽嬖類中於妹喜妲己後即次以褒姒而無厲之

閻妻向撰此傳以規成帝其于是門特所用意豈有事關
三代詠列六經且係魯詩之傳而遺略若此又班固論贊
漢書皆用魯說而古今人表有褒姒無閻妻其餘皇父等
七子竝列於幽王下品之次則魯詩之爲刺幽明如星日
與厲王風馬牛不相及矣
朔月辛卯毛氏汲古閣本月誤作日明監本以上皆作月
段氏詩小學引劉向封事後漢丁鴻傳據明汪文盛本李賢注章
帝紀呂氏讀詩記皆作月承珙案范氏補傳嚴氏詩緝劉
氏克詩說亦皆作月范氏以朔月證詩人於夏正皆言月
爲稽古編之所駁然其作朔月固不誤也劉氏云其日爲

朔日而曰朔月者日之食在此月朔是宋人詩本皆作朔月集傳作朔日自傳寫之誤耳考朔望字皆從月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古人朔日稱朔月儀禮禮記皆有朔月之文尙書或稱元日上日而不曰朔日卽望亦但曰月幾望或既望而不曰望日故知經文定當以朔月爲是也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漢書五行志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此所引傳不知於三家何屬正義云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所解與此傳略同然以月食爲常似非經旨上文言日月告

凶當時必亦有月食之事步算家言日食前後月必當食故云彼月而食則既視爲常事矣此日而又食則一何不臧之甚維常者詩人所以刺時非其自以爲常也下章震電及川沸山崩亦皆實有其事但不必在同時耳

不甯不令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正義云震雷之電其聲駭駭過常令使天下不安祇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焦里堂曰天下不安解不甯政教不善解不令非以天下不安爲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義入傳而箋義亦失承珙案初學記太平御覽皆引詩含神霧曰煜煜震電不甯不令此應刑法之太暴故震雷驚

人故天下不安箋義當卽本此下箋以百川相乘陵由貴小人山頂崩爲君道壞與此一例正義釋箋不誤但幷以述傳則未知其必然否耳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傳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案左傳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晉史墨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以高下變遷爲尊卑易位之象毛傳正與之合鄭箋謂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乃用推度災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之說義自可通然非左氏

及毛公之意也

皇父卿士箋云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正義曰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爲之卿士承珙案周禮六卿分職三公不過兼官都官之制非經所有經典言卿士者甚多大率六卿中執政者謂之卿士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注王卿之執政者是也此章首言皇父卿士下二章又專責皇父則此卿士當是六卿之長洪範卿士維月下王一等常武王命卿士在大師皇父之前可知王朝卿士爲

最尊之位江愼修云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盖卿士秉政殷時巳然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今案商頌長發降予卿士卽指阿衡則江氏謂卿士秉政爲殷制者是也竹書紀年周穆王時有王命卿士祭公誅父之文江氏謂周官制後來改從殷制者亦非無據大約卿士一職卽以六卿爲之如鄭桓莊以司徒王子虎以大宰之類韋昭注國語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初非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也

家伯維宰箋云冢宰掌建邦之六典正義曰周禮有大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

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朱氏通義謂當以先鄭爲是若是冢宰不當在司徒之下承珙案正義謂此詩大宰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考雲漢冢宰亦在庶正之下或由取韻若此詩則當如周禮賈疏謂太宰在司徒下者彼以權寵爲次不以尊卑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大宰家伯知鄭箋有本矣

仲允膳夫漢書人表作膳夫中術案術與遂古同音通用說文旞導車所載全羽以爲允是允與旞亦雙聲故仲允又作中術

潛夫論本政篇云皇父厥蹻聚而致災異案此詩以卿士司徒冢宰與膳夫趣馬等驟敘一處者欲見皇父等勾通宮禁必有膳夫趣馬一輩人爲之交關如齊之雍巫宋平公夫人之步馬者皆其類也

楀維師氏漢書人表作萬承珙案漢游俠萬章長安人急就篇有萬段卿路史成王封夏公有萬氏王僧孺百家譜云蘭陵蕭道游娶萬氏女元和姓纂引風俗通禹姓夏禹之後支庶以謚爲姓夾際氏族略云禹氏姒姓此則楀當

爲褒姒之族箋云番聚蹶楀皆氏而蹶爲姞姓見於韓奕或褒姒之姻婭故鄭統以七子爲妻黨盛女謁行之甚歟

豔妻煽方處傳煽熾也釋文云煽說文作傓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案小徐本說文引詩作豔妻傓方熾是與釋文一本同不知處與上馬夫徒爲韻不得作熾且傳訓煽爲熾經必非又作方熾可知一作本殆因箋方熾之文而誤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此以方熾釋經煽字以並處釋經方處其文明甚非以方熾訓方處也詩歷敘七子而終以豔妻所以見七子皆由豔妻而進正義以方處爲七人並處大位是也終以豔妻

者乃歸重亂本之義七子自爲其親黨故李尋災異對引詩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稍抑外親大臣孟康注漢書亦云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後漢書楊賜傳熹平元年上封事有云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外內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此語與李尋略同）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釋文抑如字韓詩云意也案陸引韓詩者非謂以意訓抑言抑韓詩作意也古抑意字通九經古義已詳論云抑之言噫即本韓詩蓋以意爲噫之省耳下章不慭遺一老釋文慭韓詩云閒也此亦謂慭韓詩作閒如春秋厭慭公羊作屈銀皆

字之假借非訓詁也

曰予不戕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戕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臧在東曰上文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此曰予不臧箋云戕殘也臧字戕字最有區別如鄭改字宜云臧當作戕必不遽易本經也蓋三家詩本有作臧者故肅據之以改毛氏而與鄭爲異陸氏謂孫毓朋於王故反誣鄭也承珙案曰予不戕正與上豈曰不時曰字相應惟其自以爲時故不以徹屋妨農爲戕害而謂下之供上禮則宜然通章詞意聯貫釋文但言王肅作臧而不存其說然作曰予不善則予乃邑人自予謂皇父反以予爲不善不知下供上役之禮於文勢多一轉折不如箋義之順也

作都于向傳向邑也正義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承珙案春秋時向地名凡四見一爲隱二年莒人入向寰宇記所云向城在密州莒縣南二十五里者也一爲襄十四年會吳于向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者也二地相近恰非一處然皆不在東都畿內一爲隱十一年桓王與鄭之邑寰宇記

云向城在孟州河陽縣二十五里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者也一爲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會於北林師于向杜預曰向城在長社東北水經渠水注沙水首受洧水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即鄭之向鄉也長明溝又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左傳諸侯伐鄭師於向者也方輿紀要云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南五十里此二向皆在周東都畿內後皆爲鄭地皇父所居之向當有一於此但未詳孰是路史以爲沛國龍亢即莒人入向之向此周之國非邑名也詩地理考引九域志同州有向城詩作都于向謂此（今九域志無此語）此又出於春秋所有之外然於古無徵恐

不足據
擇三有事傳有司國之三卿稽古編云司當作同是也正
義曰箋云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大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
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
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
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
增一卿以比列國也承珙案此疏雖係釋箋然曰自同畿
外曰以比列國卽依傳義爲文若傳作有司國之三卿則
語不可解矣（大雅三事就緒疏引此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與今本異不知何故然箋疏之意皆謂皇父立卿不應三而三則傳文自當作有同國之三卿常武疏蓋脫誤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　兲

噂沓背憎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
語釋文引說文作僔云聚也承珙案左傳僖十五年引詩
亦作僔廣雅亦云僔僔衆也說文口部又有噂字云聚語
也引詩噂沓背憎據箋云相對談語則毛詩當作噂或三
家有作僔者歟沓猶沓沓者大雅板傳云泄泄猶沓沓也
蕩箋云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故此箋亦以
沓爲相對談語也
職競由人傳職主也箋云逐爲此者主由人也承珙案逐
釋競主釋職便文解義故於經爲倒耳凡主相爭逐爲其
事者古語蓋謂之職競襄八年左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杜注謂旣卜且謀多但主相競逐爲綱羅之事無成功也
哀二十三年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
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此謂
國事方殷主爲奔走無暇赴弔故杜於此注云競遽也其
實義皆相近桑柔職競用力亦同此義（詳說大雅）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里
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釋文里如字本或作
瘇後人改也陳氏稽古編曰呂記引董氏曰里顧野王作
瘇爾雅以瘇爲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毛作傳
時字爲瘇也爾雅瘇病也邢疏引悠悠我里爲證而云里

毛詩後箋《卷十九　芜

瘇音義同總觀諸說方知傳文有誤也凡箋義與傳同者
例不重訓毛果云里居鄭不應複出矣孔述毛云爲此而
病指里也亦甚困病指孔痗又言鄭里居與毛異合之呂
記邢疏則毛傳里字訓病不訓居明甚源謂傳文當云里
病也中閒居也痗三字乃昧者妄增耳伯兮心痗傳已有
釋故此詩祇訓里字俗儒怪病義非里字常訓因增入痗
字以當之見里字無釋則謨箋文居也以實之耳但呂謂
毛作傳時字當作瘇此未必然古字多通用當借里耳毛
義由師授不必望文生訓後儒據爾雅改爲瘇容有之釋
文所云叚是也承珙案爾雅釋訓儵儵嘒嘒罹禍毒也釋

文傳樊本作攸引詩攸攸我里釋訓此條雖當屬小弁然可見樊所據十月之交字本作里玉篇引詩作𤵸者乃所謂後改之本陳氏之言可謂洞中癥結

雨無正

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集傳引劉元城云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范氏補傳曰凡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爲何詩也然則詩之有序庸可少哉說者多取韓詩爲證謂名雨無

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是詩七章前二章今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刺幽王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爲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爲政之語相應不必立異也承珙案呂記引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劉董俱稱韓詩而所見殊異劉氏謂篇首多二句朱子亦以章句參差疑其不合若董氏並見薛君章句讀無爲蕪似非盡妄雨蕪政者蓋謂政亂如雨之蕪薛君以衆訓無則韓義與毛序略近惟謂正大夫之刺則篇中明有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之語對彼言我其不作於正大夫明矣至歐陽本義謂詩人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承珙謂蘇傳嚴緝及劉克詩說皆於詩詞求所以命篇之意其實詩篇名有但原作詩之由而詩中並無其語者即如周頌酌謂酌先祖之道賚謂錫予善人求之詩中詞旨實渺不相涉可見古詩自有此例不得執篇名以疑詩序也稽古編曰使序果出漢儒何難依傍經文爲明白易曉之語而故艱晦其詞開後世以疑端乎觀此序愈信其來之古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傳駿長也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釋文於長字無音下章正長也始云長張丈反是讀長如字承珙案傳意謂皇天無親不能長施德惠於人長與常同即天命靡常之意箋謂王不能繼長天德則經文但言昊天不駿其德似不當如箋所云也

閔天疾威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閔天誤也承珙案定本出於顏師古等故顏注漢書敘傳亦引此詩作昊天釋文則以本作昊天者爲

非近人陳長發戴東原是孔臧玉林段懋堂又是陸陳氏據唐石經作昊戴氏又據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文相避以孔說爲得承珙謂但觀箋語曰既曰又則毛鄭古本必皆作昊本證自明無煩辭費矣

淪胥以鋪傳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晉灼注漢書叙傳引齊魯韓詩淪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章懷注後漢書蔡邕傳引詩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惠氏九經古義據易厲薰心虞翻本作閽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

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淪胥以鋪云胥靡刑名也是薰爲閽胥爲胥靡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王氏述聞曰韓詩作痛本字也毛詩作鋪借字也江漢淮夷來鋪傳曰鋪病也是痛鋪古字通又淪薰聲相近薰帥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入於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痛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晉灼注楚元王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此以胥靡爲刑名非以胥爲刑名應劭以淪胥之胥爲刑名於義未安）惠氏讀薰爲閽而以薰胥爲刑名則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亾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同訓爲率惠以三家爲是毛爲非竊所未喻承珙案王說是也爾雅淪率也率者類也實之初筵箋云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釋文率音類正義曰言率者非一之辭考上記梓人注是取象率焉釋文率本又作類胥者相也皆也淪胥猶言類相皆是一概之辭亦即有牽率之義此必當時成語故毛詩三言淪胥淪胥以鋪謂類相與受其病淪胥以敗淪胥以亾謂類相與入于敗亾也三家淪作薰者或謂以同韻假借其實淪薰二字古讀雙聲如綸與淪同侖聲而讀古還反薰亦作葷作焄然則淪之爲薰猶鯀之爲鯤瑱之爲琨薰亦訓率者又如鍰之爲率皆由

聲轉而字變者也

周宗既滅稽古編曰周宗宗周見於經傳者不一在西周則指鎬京在東周則指王城爲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爲族姓而謂將有易姓之變殆是臆說承珙案朱傳之說本於蘇氏昭十六年左傳引此詩又作宗周是二字顛倒皆通正義云文雖異而義同是也既滅者王肅以爲其道已滅是與國既卒斬同意先儒引祖伊言天既訖我殷命爲證不必因此疑爲東遷後詩也

三事大夫箋云三公正義曰鄭以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

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則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肎夙夜也承珙案上言正大夫爲長官之大夫當指六卿之長其中卽兼三公不得又以三事爲三公下文邦君諸侯是統言此亦不當以三公與大夫分爲二三事大夫疑爲在內卿大夫之總稱對下邦君句爲在外諸侯之統稱尚書立政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其上文云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下文云立事準人牧夫又曰三宅曰三有宅皆謂有此三等官職任人謂任事之官準夫謂平法之官牧謂養民之官作三事者言作此三

事其下虎賁綴衣至司徒司馬司空亞旅皆有此三事之責者詩三事大夫當亦是統言之大夫者丈夫之成名故公卿以下皆可通稱也

曾我暬御傳暬御侍御也箋云曾但侍御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承珙案此詩自是暬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刺幽王則暬御未必是小臣之稱楚語居寢則有褻御之箴韋注褻近也（褻與暬同）崧高王命傳御傳云御治事之官也然則此暬御當是近臣之治事者說文暬字雖訓日狎習相嫚然第言暬字本義耳毛以侍御訓暬御則當爲左右親近之臣故章末傳云遭亂世義不得去則其非小臣可知後世侍中常侍何嘗非尊官乎箋泥於暬字之解以爲左右小臣恐非毛旨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承珙案此傳以進釋荅字荅本當作對大雅桑柔聽言則對與此正同彼流言以對傳云對遂也遂之義爲進謂彊禦多懟之人爲流言以進於王月令遂賢良注云遂進也易大壯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爾雅對遂也郭注引詩對揚王休對揚謂進揚故江漢傳亦云對遂（孔疏於蕩傳對遂謂遂成其惡於江漢傳對遂云遂稱揚王之德美皆以爲因事之詞昧失毛公訓對爲遂之旨）皇矣以對于天下傳云對遂者亦謂文王整師遏寇以篤周家之福以進於天下乃無敵於

天下之意趙注孟子以對于天下云以揚名於天下卽毛傳對遂義也（孔疏於此對遂又謂遂天下之心則經文于字爲贅設）此詩傳意蓋謂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者有時聽淺近之言則進用其人有時受讒譖之言則排退其人季布所謂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及王尊傳云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皆其類也此二語所以申上文凡百君子莫肎用誶（今本作訊誶）言由其輕信好讒故衆在位者無肎用危亡之事相告語者下章能言不能言亦卽承此章而反復明之惟聽言之不善故拙者病而巧者安也漢書賈山傳言秦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巳潰而莫之

告也其下引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新序雜事篇齊宣王謂閭邱卬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雜豚譁璈則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二條皆與傳義相近鄭箋於此云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於桑柔聽言則對又云對荅也見道聽之言則應荅之文同義異固非而此箋以荅爲距尤不合孔疏雖云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然經但言荅何知其必爲距而不受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稽古編曰夫曰世所謂則僅見許於俗人決非賢者箋疏申之謂賢者之中有此巧拙二種恐失毛旨古未有以巧言爲善者表記辭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得於傳聞耳仲達引以爲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不能言證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此特斷章耳杜注謂叔向時詩義如此亦未必然承珙案陳說是也潛夫論本政篇曰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此最得毛傳之意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傳賢者不肯遷於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此傳文義甚明宋儒有疑爲東遷後詩者毛西河以遷爲遷易無退歸之義遂以王都爲洛夫使遷爲遷洛則其初本在西都竝非自洛而往何以云昔爾出居乎蓋遷者移徙之名其先自王都而出固可謂之遷卽其自他處而還亦可謂之遷曲禮坐而遷屨注云遷或爲還是遷與還字亦通也上篇末章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傳云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此篇末章傳云思其友而不肯反可見二篇

實一時之事此不肯遷于王都之賢者卽上篇之我友亦卽此篇之朋友也幽王之時亂形孔亟羣臣離散鄭桓公尙寄孥虢鄶爲逃死之計其不去者必實有義不得去之故此等傳義毛公當有師承斷非望文衍說也

鼠思泣血箋云鼠憂也案毛意鼠卽癙憂以痒之癙故於此無傳憂病義本相近故字亦多通爾雅釋文引舍人注云癙癙痤痒皆心憂憊之病十月之交悠悠我里傳云里病也漢云如何里箋云里憂爾雅悝憂也說文悝一曰病也爾雅瘨閔皆訓病而說文悴憂也左傳注閔憂也皆其比例管子侈靡篇鼠應廣之實注云鼠憂也蓋本此箋

小閔

序云小閔大夫刺幽王也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閔正義曰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别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案此云四篇者合下小宛然彼疏又云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則又當篇取義不關比校立名二篇相連而彼此參差姝爲穿鑿若宋儒謂小閔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别其爲小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閔大明獨宛弁闕焉者孔子所刪郝仲輿駁之曰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且小雅詩多矣何獨别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至謂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須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此辨甚快然則名篇之義竟從闕疑爲是

謀猶回遹傳回邪遹辟案說文遹回避也避當依韻會作辟辟謂邪僻大雅抑桑柔皆有回遹箋皆訓爲邪維邪維回聲之轉邪僻義相成耳釋文引韓詩遹作鴥文選西征賦注引作泬幽通賦注引作穴皆假借字也西征賦注又引薛君章句曰回邪僻也回下當脫泬字蓋亦以邪訓回以僻訓泬故釋文云韓詩作鴥義同

潝潝訿訿傳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陳碩甫曰潝潝說文作翕翕爾雅翕翕詩正義釋文皆作潝潝訿訿說文作呰呰傳曰思不稱乎上正義曰不思稱於上案作不思者是也說文曰呰呰不思稱意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訿訿不思稱乎上之意皆用毛傳此其證潝潝有彊禦之義潝讀爲是謂脅君之脅傳云患其上者言與上爲患也訿訿有病弱之義史記貨殖傳呰窳偷生晉灼曰呰病也漢地理志注應劭曰呰弱也呰與訿同傳曰不思稱乎上者言不思報稱乎上意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之事召閔傳訿訿窳不供事也二傳意同韓詩云潝潝訿訿不善之貌承珙案荀子脩身篇云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漢書劉向封事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宋儒王氏蘇氏皆本此以潝潝爲苟相合同訿訿爲苟相詆

毛詩後箋 卷十九 晃

毀以異於毛其實毛義與荀劉二說本相引申惟其黨同
伐異背公徇私故足以爲上之患而不思勤其職事以報
稱乎上荀劉推其原毛傳指其實耳郭注爾雅云賢者陵
替奸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二語於雅傳及荀劉義皆有
合也
是用不集王氏詩考引韓詩外傳集作就影元鈔本外傳亦作就呂
記引董氏則云韓詩集注俱作就顧氏詩本音以改就與
上猶下咎協爲是江愼修謂左傳引詩亦作集則就字似
是韓詩所改此四句之韻蓋第一句與第四句韻猶決拾
既佽與助我舉柴韻民之未戾與覆背善詈韻也我龜既

猒猒字雖在蟄韻而集韻亦有猒字於集切集韻本與緝
通故猒與集可爲韻孔㽙軒則謂大明有命既集與文王
初載爲韻而合字陽字俱無韻之句下涘止子乃連用三
韻如是則集字可改歸志職一韻則小閔之集與猶協爲
古通韻承珙案江孔二說皆牽強不合小閔毛傳集就也
則毛本經文自當作集與韓不同但毛云集就也者乃謂
集爲就之假借非以就訓集顧命用克達殷集大命漢石
經集作就蓋二字聲轉義同字相假借古人并假以與猶
咎爲韻如文王無遏爾躬與天韻躬義爲身卽讀如身以
與天韻此其例也惟集字本韻仍當如大明之與合韻爲

緝合通用毛於彼傳云集就也者則是以就訓集與此異
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
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左氏襄八年傳子駟引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杜注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也
近顧氏杜解補正惠氏九經古義王氏經義述聞皆本杜
說謂古匪彼通用兩無正如彼行邁及此詩下章如彼築
室于道謀語意相同則匪卽彼也承珙案如彼行邁則靡
所臻直言行而無所至故可云如彼築室道謀理宜不成

故亦可云如彼若此句行邁謀行爲行路邁亦訓行又訓
遠行說文邁遠行也又訓往廣雅如此而已若云如彼行而遠謀行
而往謀則正宜得道故箋以匪爲非謂不行而坐圖乃與
下句承接杜注以匪爲彼雖字本可通然以行邁謀爲謀
於路人祇與下章于道謀同意而行路究與築室不同間
塗於路旁之人未見其必不得道左傳正義申之云如者
如似他物故以匪爲彼不知如匪辭衣亦是如似他物又
豈得以匪爲彼乎詳玩二句文義仍當從鄭以非訓匪爲
長左疏又云鄭以行爲道邁爲行言道上行人杜亦當然案此乃黍離行邁靡靡箋義此箋不行而坐圖遠近直
言不行必非以行爲道坐圖遠近釋邁謀二字似是以邁爲遠謂不行而欲遠謀也近者便文連言之耳左傳疏亦

誤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今本無此近字從岳本增）言之異者承珙案傳云爭爲近言是謂上之人惟邇言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迎之邇爲近者所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也鹽鐵論復古篇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此釋邇言甚明箋謂爭近言之異者乃與毛別義孔疏卽用以述毛誤矣

民雖靡膴箋云膴法也正義曰鄭訓膴音模爲法王肅讀爲幠（喜吳反）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承珙案毛以靡止爲小蓋訓止爲基止國無基止故言小則靡膴不當同鄭說釋文引韓詩作靡腜云猶無幾何王肅以靡膴言少義本韓詩大雅緜周原膴膴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膴亦作腜僖二十八年左傳原田每每亦與腜同每之義爲艸盛上出是膴腜每皆盛多之義靡膴言少王氏述毛爲是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正義曰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稽古編曰毛傳釋小閔卒章用不敬小人則亦危殆之意本於荀子抑虎語（見臣道篇）華谷非之謂此篇諸章止言不能聽謀竝無畏小人之說荀子引詩是斷章取義毛乃荀之弟子故祖其師說非詩之正旨也斯言似之而實非詳玩經文前五章皆刺時之語末一章獨爲自警之詞何必全篇皆言聽謀乎荀毛師弟同堂其詩說應得之面受非若異世徒據成書也荀果斷章毛豈不知而用爲正解乎承珙案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衞晉樂王鮒曰小閔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謂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

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可見此章毛傳義實本於左氏不止荀卿也輔漢卿謂荀子左傳皆以此章爲畏小人而發是古之傳經者已有此說而集解不取者蓋此詩初不爲小人而賦此說與華谷同其實非是淮南本經訓引此詩高注云言小人而爲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脊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此語亦與傳箋合若鹽鐵論詔聖篇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憑河爲其無益也以比刑法峻則民不犯此或斷章取義耳

小宛

序云小宛大夫刺幽王也今本作宣王誤唐石經相臺本俱作幽王國語晉語秦伯宴公子重耳秦伯賦鳩飛韋注云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及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案詩序二字必有脫誤然宋本韋注已然殊不可解鳩飛自是逸詩韋附會以爲小宛耳昭元年左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則鳩飛之不得爲小宛亦明矣

宛彼鳴鳩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案毛於氓吁嗟鳩兮

傳云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此固以目驗知之實亦據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二語本爲蠶事紀候則桑閒之鳩自當爲鶻鳩此詩言鳴鳩又與月令鳴鳩同故傳以爲鶻鵰卽氓傳之鶻鳩也爾雅鶌鳩鶻鵃孫炎注云鶻鵃一名鳴鳩用毛傳也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亦以鳴鳩爲鶻鳩郭注爾雅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禮記疏引郭景純云鶻音九物反鵃音嘲今人俗名此鳥爲鶻嘲其形狀與郭注正合毛云宛小貌者方言鳩大者謂之須鳩小者或謂之鶻鳩釋文引字林骨鳩小種鳩也皆與毛合埤雅以爲卽莊子之鷽鳩鷽與鶻聲相轉莊子釋文引崔譔注鷽讀爲滑又引李注以爲滑雕知埤雅之說有本爾雅鷽山鵲而此鳩亦得鷽名又知郭注似山鵲之說亦非無因莊子言鷽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尤與毛傳取興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者意義爲合陸疏以爲班鳩者本舍人爾雅注然左傳鶻鳩司事樊光以爲春來冬去東京賦亦云鶻鳩春鳴若班鳩則四時皆有之宜郭景純以舊說爲非也

念昔先人傳先人文武也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

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正義曰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承珙案孔子閒居引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云云而曰此文武之德也引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曰此三代之德也引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曰此大王之德也凡皆取象其德而已此所謂斷章也若此云文王之詩則似文王當日之詩實有此明發不寐二語不當如孔疏以爲斷章小宛詩人始是稱述舊篇故以念昔

先人引起毛傳直指爲文武葢必有所受之觀正月父母生我傳偁云父母謂文武也此則并不言謂矣連稱文武者文王世子云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爲文武道同故可通稱耳毛於二人無傳者意以先人指文武則文武之所懷者必自懷其父母可知正義以二人亦卽文武則念昔有懷文義不應如是複沓也

明發不寐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承珙案呂記引董氏以此爲王基語詳基意以發亦是明故發明卽旦明發夕亦卽旦夕明發不寐者猶言達旦不寐也觀此益知傳文明發發夕

至明中閒衍一發字試思發爲旦明開發若謂開發之夕至明則於文爲不辭矣餘詳載驅下

壹醉日富傳醉而日富矣段氏懋堂曰宋本岳本作醉日而富矣謂當壹醉之日頓自富矣與箋小別承珙案此傳仍當依閩本作醉而日富葢壹者專壹富者盛也論語富哉言乎集解引孔注富盛也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彭山季氏曰壹醉專務酣飲也富益也飲酒至醉者多剛暴故以溫克爲良二說皆於經旨切合鄭箋以壹爲一富爲以財驕人近於望文生義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稽古編曰集傳釋小宛三章以庶民采菽興善道人皆可行螟蛉有子興不似者可教而似因以式穀終采菽意似之終負子意此亦強爲分配語耳采菽之與何自獨別爲善道乎況似之者正似其善道何得分爲兩義承珙案集傳釋中原二句義本歐蘇宋書武三王傳云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于貴賤是此解本不始於歐蘇但上章云天命不又此章正申言天命靡常之意故當以毛鄭之解爲正唐書蘇源明傳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諫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

邪此依毛鄭爲說者葢詩人興義乃如秦人失鹿之喻毛云力采則得者所謂力征經營也宋書以喻仁義者自是斷章取意陸機文賦云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則又以喻文學豈得爲詩本義邪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承珙案法言學行篇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說文蠕蠃蒲盧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蛉有子蠕蠃負之此說卽本揚雄亦與列子純雄其名

稺蜂莊子細要者化（司馬彪注云取青蟲于祝使似之也）淮南子貞蟲之動
以毒螫（高誘注貞蟲細要蜂果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諸說皆合然則傳箋之
解不可易矣陸疏亦無異說惟陶隱居注本草有細要蜂
捕青蟲以俟其子大爲糧之說其後掌禹錫本草注嚴有
翼藝苑雌黃董彥辰聞辨新錄葉大慶考古質疑范處義
解頤新語戴侗六書故楊愼丹鉛錄王廷相雅述篇皆用
其說且云剖蜾蠃之巢親見有細卵如粟寄螟蛉身上久
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果蠃之形穴竅而出然
李含光本草音義又云呪變成子近亦數有見者是不得
信彼而疑此今姑無庸悉辨第以經文證之若如後儒謂

蜾蠃寄子螟蛉身上則詩當云蜾蠃有子螟蛉負之矣此
固可一言而決者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
爾所生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也
案毛傳取節之義所包者廣日邁月征與周頌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大旨略同鄭箋以日視朝月視朔爲言
乃與序言刺王切合說經固當如此韓詩外傳云昨日何
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
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漢書東方朔傳曰士所以日夜孳
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潛夫論讚學篇
曰詩云顧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
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中論
貴驗篇云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邁善不懈之謂也此則所謂詩無達詁
者宋人最喜此種義非不通而非注經之體矣

交交桑扈傳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
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
能以自活案爾雅釋鳥有兩桑扈竊脂陸農師李迂仲謂
有二種一種盜竊脂膏者與鳭鷯剖葦對文皆指其性一

種淺白色如脂者與竊元竊藍竊黃等相厠乃指其色范
氏補傳則謂二者實一物耳謂一名有二義則可謂一物
有二種則不可邵氏爾雅正義獨據賈逵舍人樊光及說
文獨斷諸書所述九扈次第斷爲唐石經重出桑扈竊脂
四字於冬扈之下唐後諸儒皆沿其誤立七證以明之其
言甚核又云左傳疏謂竊脂爲淺白不信盜竊脂膏之說
非惟不達物性又不明於詩義今桑扈色青翠春晉常在
叢薈間孔疏定爲淺白當由未識此鳥以肊決之三百篇
善言物性前後互見方得其會通詩不云乎交交桑扈有
鶯其羽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毛傳云鶯然有文章是鶯者

指其色之青翠而言後世以黃離爲黃鶯亦言其文采也若如孔疏以桑扈爲淺白之鳥則白鷺白鷺亦可云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乎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卩人盡物之性以正其名至今可得之目驗豈得強所不知斷爲淺白哉承珙案邵說是也桑扈郭注陸疏及高誘注淮南皆以爲青雀則邵云青翠有文采與鶯羽之桑扈爲一物審矣中山經崌山有鳥赤身白首亦名竊脂則竊脂之非淺白色益信大抵竊脂肉食者非必盡盜竊脂膏凡蟲蟻亦脂膏肉食也傳言桑扈啄粟喻上爲亂政箋以失其天性申之可謂善於體物者

哀我塡寡傳塡盡箋云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釋文塡韓詩作疹疹苦也承珙案古从眞从㐱之字互相假借此傳訓塡爲盡者蓋以塡爲殄之假借瞻卬邦國殄瘁傳云殄盡也韓詩作疹者疹乃籀文胗字胗脣瘍也非其義韓蓋以疹爲瘨之假借說文瘨病也雲漢召閔箋竝云瘨病也雲漢釋文瘨韓詩亦作疹

宜岸宜獄傳岸訟也釋文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案毛詩以岸爲犴之假借說文豻胡地野狗从豸干聲或从犬作犴引詩宜犴宜獄蓋犴獄字皆从犬者取犬所以守之意鹽鐵論刑德篇周禮射人注引詩皆作犴從韓本也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注亦引詩宜犴宜獄傳訓岸爲訟者訟爲訟繫獄則讞成故韓詩以鄉亭朝廷分屬之若淮南說林訓云亾犴不可再後漢書皇后紀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此則散文通稱耳

小弁

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趙注孟子云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趙氏鹿泉四書溫故錄曰毛詩以小弁爲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

而後信遂爲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摽有梅之摽作𢯱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爲享與毛異趣以鴟鴞詩爲刺邠君竝違倘書孫氏音義閒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多放失也焦里堂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及曹植令禽惡鳥論皆以黍離爲伯奇之弟伯封所作而不言伯奇爲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所以流離比

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中乃閒以比干未必以小弁爲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篇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承珙案漢書馮參傳贊曰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沈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此似亦以小弁爲伯奇作者然究不知其所本近人或以爲出於琴操考琴操本無完書其見於文選長笛賦注世說言語篇注太平御覽宗親部郭茂倩樂府解題所引雖皆有伯奇事然文選注但

云伯奇作歌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樂府解題則有履霜操並載其辭絶無作小弁語若說苑載伯奇伯封事又以爲王國君之子并非吉甫明人僞撰詩傳詩說乃有伯奇被逐其鄰大夫閔之爲賦小弁之語此何元子所謂委巷傳譌不足取信者也

劉氏詩益曰孟子親之過大一語可斷其爲幽王太子宜臼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亾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已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朱氏通義曰詩言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是憂國家之將亾非宜臼作必無此語承珙案漢書杜欽傳言成帝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欽說大將軍王鳳歷陳女戒皆言后妃之事而未云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即此亦可見此詩必有關君國而非士大夫一家之事矣

弁彼鸒斯傳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正義曰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承珙案此鸒斯之斯自與本篇柳斯鹿斯一例與周南之螽斯不同（詳見周南）爾雅釋

文云毛詩傳鸒卑居雅烏也小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字林皆云楚烏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云雅烏本多無斯字是詩人協句之言後人因將添此字也而俗本遂斯旁作鳥謬甚據此合之詩正義可見爾雅鸒卑居本無斯字毛傳即用爾雅而陸氏詩釋文又云鸒斯音豫一云斯語辭轉似鸒斯二字本爲鳥名者何其無定見也或據法言頻頻之黨甚于鸒斯以爲斯非語辭不知此古人屬辭之法取便成句耳至師曠禽經本屬僞書玉篇廣韻皆依誤本爾雅而衍斯字說文隹部雅楚烏也一名鸒烏部鵯卑居也皆無斯字不此之信而別從誤

本僞書以立異亦見其惑矣

惄焉如擣傳惄思也擣心疾也正義曰惄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稽古編曰案釋文擣或作𤺄韓詩作疛𤺄疛皆从疒是毛韓直以爲心疾之名則擣字特借耳疏語恐非毛旨但說文無𤺄字而疛訓小腹痛與心疾不合疏姑據擣字本訓釋之亦非無見承珙案毛詩擣字自是假借說文疛雖訓腹痛然心腹義本可通玉篇云疛心腹疾也引呂氏春秋云身盡疛腫（內部別有𤺄字除有切小腹痛也）是疛不專訓腹疾矣毛殆以擣爲疛借故直訓心疾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正義曰定本無旁所二字承珙案韓詩外傳引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此似爲鄭箋所本亦無旁所二字說苑雜言篇引詩曰菀彼柳斯鳴條嘒嘒有漼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則又有旁所二字二書皆在鄭前但柳之喻蜩不必言旁固當以定本爲是

譬彼壞木傳壞瘣也謂傷病也案此傳非以瘣訓壞謂壞爲瘣之假借故復以傷病釋之爾雅瘣木正釋此詩作瘣者乃其本字說文及某氏注爾雅玉篇皆引詩譬彼瘣木者或出於三家中論藝紀篇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亦是用其本字毛不直云瘣木符婁者或如舍人注爾雅以符婁屬下讀或以符婁義難通俗故直釋以傷病歟

伐木掎矣析薪扡矣傳伐木者掎其巓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巓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大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承珙案掎與豳風猗彼女桑字異而義略同說文掎偏引也葢仆大木者以繩繫其巓徐而引之防其驟蹶也今之伐木者尙如是矣扡唐石經作杝玉篇引詩析薪杝矣謂隨其

理也今經文作扡者當是借字說文杝落也此謂離落與析薪義不合段氏謂詩取迆衺隨理之意當是假扡爲迆今案正義曰析薪而言扡明隨其理也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考大元元圖扡扡其緒注云扡謂施大之也則孔疏以扡爲施聲義亦近此二句卽上文舒究之喻凡伐木析薪者皆緩引其巓徐觀其理以言王之聽讒有來卽受不復舒謀所以舍彼譖人之罪而妄加於太子之身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嚴緝以爲讒人橫相離絕之喻不知此章但言聽讒之禍未及讒人若以伐木析薪比讒人則與上下文皆不相貫矣

予之佗矣傳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承珙案疏說非是說文佗負何也是加者佗之本義方言凡以驢馬橐駝載物者謂之負佗亦謂之賀儀禮士喪禮注云賀加也賀之爲加猶佗之爲加矣釋文佗吐賀反不誤正義乃謂是他人而以罪往加迂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傳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承珙案依箋則經文當作莫高于山莫浚于泉且似詩語未完必待注家以登巔入淵足成其意今謂此二句與

北風莫赤匪狐二句文例相似彼傳云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此言無高而非山無浚而非泉山高泉深莫能窮測也以喻人心之險猶夫山川君子茍輕易其言屬耳者必將迎合風旨而交構其閒矣戴氏讀詩記已作此解似較箋義爲長

君子無易由言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承珙案大雅抑無易由言箋云由於也此文與彼正同乃又訓由爲用夫既謂王易用讒言而又戒之以屬垣豈反代讒人者慮其言之不密邪韓詩外傳云孔子正假馬之言而

君臣之義定矣詩曰君子無易繇言名正也是韓詩正以此爲無易於言也此當是戒王無易於言致爲左右窺探意旨耳何氏古義曰宜臼奔申之時尙未見廢國語史伯所謂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也故此詩云然者惓惓慮王醉飽之昏或有溺愛輕許之語則羽翼伯服者愈多而媒孽宜臼者益甚人皆集于菀誰肎集于枯勢不至廢立不止矣呂記云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

巧言

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案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取五章之巧言名篇蓋讒人之言非巧不入詩人所深惡也大夫傷於讒者非獨一已傷困於讒謂大夫傷痛讒言之亂政故其詞屢言亂而深望君子之能察而止之秦氏詩測曰人主輕喜易怒人之所畏也然有時爲疾風迅雷亦有時爲和風甘雨雖不中節小人猶有所畏忌君子之言或尙可乘機而進更有一種不痛不癢之症牽裾流涕置若罔聞累牘連章留中不發而肘腋之閒近習之地有陰爲播弄於其中者外廷遂無可如何此詩所以深望君子之如怒如祉也始未嘗不知其爲譖言

也但欲兼聽並觀姑含容之以爲御下之術迨涵之既久遂爲譖言所化矣始未嘗不知其爲盜言也但欲調停中立姑盟約之以消朋黨之風迨盟之至屢遂爲盜言所奪矣蓋正言之苦不若盜言之甘故也是則輕信生于多疑多疑生於多欲詩人歷指亂源一一如越人之視病承珙謂此條於全詩大旨得之

亂如此憮唐石經作憮爲是 傳憮大也稽古編曰巧言首章兩憮字上憮毛訓大下憮無訓鄭兩憮皆訓敖必欲畫一則鄭義勝矣昊天大憮疏申毛云王甚虐大不成文義承珙案亂如此憮毛訓憮爲大者蓋謂天降喪亂如此其大本不

同鄭意以昊天爲呼天以亂憮爲斥王則下文昊天已威昊天大憮毛意當卽承上亂字言之謂天降喪亂可畏與甚大耳此詩前三章八言亂字末復結以亂階自是一篇綱領孔疏申毛大憮爲虐大既知不安又云易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憮爲甚大非類故爲傲慢然言亂如此傲慢究爲不辭不如從傳爲順也

予慎無罪傳慎誠也稽古編曰爾雅慎誠也詩毛鄭多用此訓宋儒以其不入俗悉改之案慎爾優游考慎其相猶可釋爲謹慎至巧言兩予慎非誠義莫通矣承珙案經典誠僞之誠無用眞字者惟諸子百家乃有眞字然觀爾雅慎誠之訓當卽以慎爲眞字之假借眞之本義爲變化說文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引申之則爲眞誠段云凡稹鎭瞋謓塡寘闐嗔滇鬒瑱𩓎慎字皆以眞爲聲多取充實之意慎從眞聲卽兼眞義韓非解老云眞者慎之固也傳箋於詩慎多訓誠者蓋深明爾雅假借之例韓詩外傳七引傳曰伯奇孝而弃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觀此知韓詩亦當以慎爲誠耳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釋文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承珙案毛意自以

僭爲譖之借古僭譖字本通抑不譖不賊桑柔朋友已譖瞻卬譖始既背釋文皆云譖本作僭一切經音義五引此詩作譖始既涵是也毛訓數者數與愬同說文譖愬也毛蓋謂亂之初生由於譖愬始入王既受而容之文義明順之至鄭箋以僭爲不信涵爲同義亦可通但又云不信與信盡同之則經文止言僭是惟有不信無所謂信也釋文引韓詩作減云減少也函咸字固可通然以減爲少當謂亂萌初起僭端尚少而合之下文則詞義不切矣呂氏讀詩記亦作譖始既涵此不過因釋文有側蔭反然其注仍用不信之訓音從毛義從鄭與集傳同其誤耳

君子如祉傳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案正義合上章如怒引洪範作福作威爲證是也但不必同鄭箋以君子斥在位耳此章君子皆當指王怒則有刑福由於喜義可互明魯語慶其喜而弔其憂韋注喜猶福也昭十七年左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是左氏正以喜釋祉何氏古義謂可爲此詩義疏若文二年傳君子謂狠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昭三年傳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皆借詞立義也

君子信盜傳盜逃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曰盜逃也承珙案漢書惠帝紀如淳注亦曰盜逃也傳意以讒人謂之盜者義取於逃謂隱匿其情而以言誘人下文盜言孔甘所謂以甘言誘之也凡誘人者必逃隱其情故說文羑字即誘相訹呼也一切經音義誘古文有誦設等形皆取逃逃廋匿之義即此傳訓盜爲逃意也

亂是用餤傳餤進也此用爾雅文龍龕手鑑引爾雅舊注曰餤甘之進也案爾雅餤羞皆訓進者自由進食之義而引申之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此於詩旨最爲切合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呂記引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承珙案釋文但云共本又作恭不言韓詩董氏殆據外傳之文王伯厚詩考云外傳作恭是也外傳兩引此詩一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特祿養者是謂國賊也其下引詩曰匪其止恭維王之邛又云詩曰匪其止恭維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字皆作恭禮記緇衣引詩曰匪其止

共維王之邛注云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注以共爲恭當本三家蓋詩言止共故云止於恭敬其義爲順若謂共其職事則止爲賸字矣正義衍之云非於其職廢此供俸而已似以廢釋止未免牽強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夫曰蔽主爲亂則不止於不供其職事而已故知恭敬之義爲長

奕奕寢廟一章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歐陽本義謂鄭以田犬之能擬聖人之能不惟四字不類又殊無指歸是已集傳以君子

聖人四句與他人有心二句於詞意輕重亦不倫呂記亦從箋疏嚴緝則略同歐義然皆不如戴氏續詩記曰四章言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君子之爲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之定也彼讒人者將有心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兎之躍遇犬則獲矣此說似於經旨尤合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案爾雅秩秩智也小戎秩秩德音傳秩秩有知也正用爾雅文此云進知也者益秩義爲積積有次第之意故爲進知謂遞進愈知之大道也說文大部戴大也讀若詩曰戴戴大猷此引詩第比方其音耳

字仍當作秩秩也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傳毚兔狡兔也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戰國秦策云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楚使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又云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高誘注云他人有毀害之心己忖度之躍躍跳走也毚狡也喻狡兔騰躍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史記春申君傳即取國策此文惟引詩躍躍作趯趯他人有心二句誤倒在下耳集解引韓嬰（當作韓詩）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據此薛君章句及高注國策皆以遇犬爲遇值之遇毛於遇犬無傳當與韓同正義引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跡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此正用韓說以述毛義鄭云遇犬犬之馴者自是以遇爲愚與上毚兔爲狡相對素問解精微論云請問有毚愚朴陋之問此毚與愚對之證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不知讀愚者雖非毛義固鄭義也

荏染柔木傳荏染柔意也案荏當作栠說文栠弱皃从木任聲此其本字也毛詩假桂荏之荏爲之耳何氏古義謂荏通作恁引說文下齎之訓借爲柔弱非是染釋文音冉

其實染即冄字之借說文冄毛冄冄也徐鍇云冄冄弱也王粲迷迭香賦挺冄冄之柔莖是也又通作姌說文姌弱長皃廣雅釋詁栠弱也釋訓栠栠姌姌弱也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案此箋義甚精數者計也行言者可行之言箋謂心數善言而出之正與下出自口矣相對故下箋云徒從口出非由心也宋儒以行言爲行路之言或讀爲於虔切謂不足計數或訓數爲辨謂心能辨之皆於上下文詞旨不合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傳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承珙案傳云淺意者合下句出自口矣為形容之詞言但出口而不從心淺孰甚為蛇蛇與孟子訑訑同孫氏音義云訑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夸大之貌此字當本作詑說文沇州謂欺曰詑今方言作詑孟子作訑皆一字也凡欺讁者雖為大言而其器量實淺故毛以蛇蛇為淺意鄭以碩言為大言也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案說文捲气勢也从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今齊語桓公問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

毛詩後箋卷十九

出於衆者韋注云大勇為拳 蓋假拳為捲與此詩同盧令其人美且鬈箋云鬈讀當為權權勇壯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李注云毛詩無拳無勇拳與權同段懋堂曰張參五經文字木部權字下注云从手作攉者古拳握字因知鄭箋及李文選注之權字皆當作攉為捲之異體此說是也莊子讓王
篇捲捲乎后之為人釋文捲捲用力貌字仍作捲

何人斯

序云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蘇氏詩傳曰何人斯為刺暴公而本詩主言何人蓋譖出于暴公而何人預焉刺何人正以刺暴公也虞東學詩曰何人必蘇公素所交好之人而新附暴公者故以從暴為疑反覆究詰至末章責以反側其義顯矣歐嚴竝以何人指暴公既與二人從行不合集傳謂不欲直斥暴公則詩中業已指名無容曲為之說承珙案正義云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已而未察故作是詩以窮之此疏是也蓋全詩但維暴之云一語微露本意而其餘皆指何人言之欲窮極何人之情乃所以實暴公之譖意在於此而文成於彼此詩人譎諫之義故序特據事直書曰刺暴公曰作是詩以絕之也

箋云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稽古編曰春秋文公八年公

毛詩後箋卷十九

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幽王時鄭尚未遷暴未為鄭有且與雒戎盟于此則暴必近雒意暴亦東都畿內國歟王氏詩稗疏曰春秋公子遂壬午及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及雒戎盟于暴相去三日就盟兩地暴與衡雍其近可知衡雍在今懷慶府蘇者蘇忿生之國今懷慶府溫縣蘇暴二國境土犬牙相入故嫌忌而相譖承珙案路史暴辛公采地鄭邑也一云隧隧上當脫一暴字成十七
年左傳云楚侵鄭及暴隧是暴一名暴隧春秋時鄭地也其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溫接壤高誘注淮南精神訓云訟閒田者暴桓公蘇信公也此語必有所本王志長謂蘇公被譖之事必有關於

一第19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32版反內

社稷安危若止同列得謗相詬厲之言何足登之于雅張氏詩貫遂謂平王之廢暴公實陰構其閒而蘇公乃因之得禍此眞無稽之說也君臣朋友皆人之大倫此詩雖止絶交而其詞反復推詳婉而不激所以爲温柔敦厚之教彼谷風亦朋友相怨之詩又得謂以國事起釁耶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傳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己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黄氏元吉曰孔疏申鄭謂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此意甚美然於首章即言欲與和

好無步驟矣承珙案傳以云爲言者蓋承上文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二句若曰是從誰之言而與我疏闊如此維其從暴公之言耳下章云不我可正與此章云字相應謂始者言我可今則言不我可也若譖言從暴公出則旣明知其事矣何以下文又云誰爲此禍耶且詩言微婉必不直斥暴公之譖故知箋說非傳旨也

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傳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陳碩甫曰塗當作涂周禮匠人堂涂注引爾雅釋宮堂涂皆其證今字作塗又作途釋宮曰堂涂謂之陳毛所本也孫炎郭璞注並云堂下至門徑堂涂在門內詩曰逝陳則入門矣而不入我室所以聞聲不見身也鄭以上章云不入我門不入唁我故謂堂塗爲公館之堂塗但公館在他處與我闊其聲文不相承箋失之承珙案聲不必專指言語聲音凡通問皆可謂之聲王氏總聞曰當是過門匿謠而去姜氏廣義曰天下豈有聞聲而不見其身者蓋通問而不請見也二說於情事爲近正義以公館爲舍客別館蓋其人至此通問而去故雖聲息相聞而面目不接無疑于逝陳之與不入門相戾矣戴氏續詩記以陳爲屋壁塗塈之側過陳而聞其聲但不見其身耳此泥於聲爲音聲其解陳字尤屬肊撰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黄氏元吉曰孔疏謂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所辨甚明上章由梁而至陳自遠而及近也此復以梁言者忽而在陳者又忽而在梁正見其蹤跡之詭祕也承珙案匪風傳用爾雅迴風爲飄文此但云暴起之風者惟狀其去來之疾不取迴旋此詩前四章三言逝梁一言逝陳則正義所云數過其國而不入者是也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正義曰毛云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
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
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
有罪病也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
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
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
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
是章次相成也承珙案毛於盱字無傳者當同卷耳訓吁
爲憂以吁盱皆忓之假借說詳卷耳不必同下章訓祇爲病但

毛詩後箋　卷十九　卅八

曰憂曰病皆承上文攪我心而言壹者之來卽指上文逝
梁逝陳之事壹者猶言乃者高誘注呂氏春秋知節篇云
一猶乃也漢書曹參傳乃者吾使諫君也注云乃者謂曩
日也蓋此章是言其過去之時謂爾若安行何以不暇舍
息爾若急行何以有暇脂車非徐非疾行蹤莫測而乃僅
逝我梁陳而來云何不使我有攪心之憂乎下章又言其
行反之時謂爾若還而入唁我則我心悅也今還而不入
則其與於譖我情事不難知也而乃猶逝我梁陳而來則
惟使我有攪心之病而已上來字對舍字言謂但來而不
舍息下來字對入字言謂但來而不入唁總之自蘇公言

來定當是來見蘇公正義述毛以壹者之來爲來見王夫
蘇公遣譖則已不在王所其於見王之人祇應言往不應
言來也且下章明云還矣而仍以來爲見王豈往返皆見
王乎正義申鄭以此章言何人不病下章言已得安但兩
章皆言壹者之來而下句又分屬兩人亦有未安

否難知也箋云否不通也釋文否方九反不通也一云鄭
符鄙反承珙案釋文此處疑有誤其方九反乃爲毛作音
不當釋以不通其不通也三字當在符鄙反之下說文否
不也从口不不亦聲方九切此詩否字讀方九反則當訓
不蓋章首其心孔艱言其心難知此則言其心不難知皆

毛詩後箋　卷十九　卅九

反覆窮究之意箋謂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此
乃讀符鄙切與易之泰否書之否德同音皆否字引申之
義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
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引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
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
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孟
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
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以上皆異義文駁是盟用牛也承珙
案曲禮正義云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

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是毛韓略同但韓言盟不言詛者以盟足該詛毛不及牛者自專指詛時所用之牲正義引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是也

有靦面目傳靦姡也箋云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正義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稽古編云釋文姡面醜也與孔疏異按韋昭國語注亦云靦面目之貌廣雅亦訓姡為靦皆不及醜義詩亦但言其與人相見無窮極耳並無可醜之意當以疏引說文為正承珙案毛用爾雅文說文姡面靦也正與爾雅相轉注

今本說文及詩釋文作面醜者字誤耳廣韻十三末姡下云靦也十五鎋又云姡面醜則其字誤已久然詩云有靦面目國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詳其詞意當謂面貌靦然猶云儼然人面也爾雅釋文引舍人注云靦擅也一曰面貌也謂自專擅之貌義亦相近後漢樂成王傳安帝詔曰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

巷伯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稽古編云周禮內小臣奄人而稱上士是奄官之長故箋疏以巷伯當之伯長也寺人無爵且屬於內小臣則奄人之卑者故不以當伯長之稱宋之說詩者謂寺人即巷伯已失據矣朱傳又謂寺人即內小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與寺人並列于周禮天官屬下明是二職豈未之見乎承珙案寺人內小臣本於車鄰毛傳詩主諷詠之文難以拘定官制彼傳以寺人為內小臣本不過謂小臣之在內者非專指王之正內五人也寺人非一而自稱曰孟子傳所謂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正義云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是也但詩為

寺人所作而名篇以巷伯故箋有寺人傷其將及巷伯之語然詩中未見此意末章言凡百君子則不止於將及巷伯矣故後儒以寺人即巷伯者亦非無理蓋詩篇名有作詩者自名亦有采詩者所名此詩或作者自稱寺人而采詩者名之以巷伯巷伯不見周官惟見於襄九年左傳宋災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即以巷伯為寺人意巷伯本內奄之通稱（後漢書宦者傳贊況通巷職遠參天機注云巷職即寺人之職也）故經言寺人序稱巷伯歟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後漢書宦者傳序云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詳其詞意似皆以此詩即巷伯所作然則以巷伯即

寺人其說不始於宋儒矣孔融傳駮復肉刑議有宼如巷
伯語尤足見是巷伯被讒而作禮記緇衣正義乃謂寺人
傷讒巷伯懼將及己故作此詩章懷注後漢書又謂巷伯
被讒將刑寺人傷而作詩其言又皆與鄭異然而皆非也
稽古編曰案序故作是詩也下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巷伯
下內小臣上衍奄官寺人四字疏申序謂經無巷伯字而
篇名巷伯故序解之曰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則知
序末脫此四字矣又申箋謂巷伯內官用奄上士四人內
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此官於宮中爲近是箋文內小臣
解巷伯非解寺人也不應云寺人內小臣下文云奄官不

應上文先出奄官則知箋文直當云巷伯內小臣也而中
閒奄官寺人四字皆衍文矣阮氏挍勘記段氏毛詩傳說
皆略同承珙案此明箋無奄官寺人四字其辨甚晰而必
謂序有巷伯奄官四字則終未敢信三百篇之序文例多
同從無於作是詩也之下贅以解釋篇名體同故訓者正
義雖言序有此四字而仍以定本無者爲是釋文云官本
或將此注爲序文是亦不以序有四字爲然唐石經序文
無此四字正從定本可見唐人以序有巷伯奄官者爲俗
本當時所不用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
也案尙書禹貢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幷引詩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此詩首次二章皆言成是蓋錦本非
貝以織作萋斐而成爲貝文下章星亦非箕以踵舌哆侈
而成爲箕象皆謂羅織細碎之故巧構形似之言以成其
罪爾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
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段氏詩小學云說文鉹
字注引詩侈兮哆兮王伯厚詩考引之而作鉹兮哆兮其
所據本侈譌作鉹也又引崔靈恩集注本作侈兮哆兮然
則毛詩古本上侈下哆唐後乃倒易之或云毛傳鄭箋皆

言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似今本爲是玉裁謂傳箋釋其
義耳經文謂所侈大者乃其本哆口者也侈大之而成是
南箕矣文意如此又按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此自鄭說
非毛說也詩緀斐哆侈皆一句中用韻緀斐爲重字則哆
侈亦重字也毛傳當云哆侈大貌猶上章云萋斐文章相
錯也又云哆侈之言是必有因也云云此釋成是南箕亦
卽釋成是貝錦也轉寫改竄遂不可讀說文今本譌舛崔
氏集注出於讀詩記者恐未可信不必從上侈下哆之本
也承珙案段氏後說是也今本毛傳先釋哆卽釋南箕然
後言侈倒亂經文傳無此例足知毛傳當以哆侈連文爲

雙聲疊韻之字鄭云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斷無經文上侈下哆箋不明其所以而遽反之者臧氏經義雜記謂箋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其說迂拙不可信

緝緝翩翩傳緝緝口舌聲說文咠聶語也从口耳詩曰咠咠幡幡聶附耳私小語也釋文引說文云咠咠語也承珙案詩緝字自當爲咠之假借釋文云咠諳者咠如今胸臆字亦謂小語無聲若在咠閉之意傳云口舌聲者曲盡咠語之狀後儒或云緝人之罪或云緝緝有條理皆望文生義耳至說文引詩緝緝幡幡則段氏云幡幡二字當云翩翩而誤舉下章之幡幡猶生民或舂或舀而誤云或簸或舀者是也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愼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承珙案此疏誤會箋意箋誠不誠三字誤倒上言誠心而言王將不信下當云欲其不誠者惡其誠也蓋讒人相教以不誠之言庶幾巧於取信若言過誠實則不能巧何以致王之信受文義自當如此疏說與箋不相應且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等語亦於理不順殆據誤本箋欲其誠者惡其不誠故云須誠實言之而不知與上文誠心而言王將不信之語相戾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釋文捷如字又音妾承珙案漢書揚雄傳蘇林注曰唼音詩唼唼幡幡之唼是讀詩捷字作唼古字捷接多通故亦通作唼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云唼喋鳧鴈之聲也彭越傳集解引徐廣曰喋一作唼匈奴列傳喋喋而佔佔索隱引服虔曰口舌爲喋蓋此無正字作唼作喋又假倢假捷爲之故集韻云捷捷譖言或从人亦作唼總之皆口舌多言之貌故傳云捷捷猶緝緝也毛傳故訓之祖凡言猶者皆

比假切合非泛爲擬上作解後儒望文生義以捷捷爲便利貌失傳旨矣幡者反也賓之初筵傳幡幡失威儀狐業傳幡幡狐業貌角弓翩其反矣逸詩偏其反而蓋偏反疊韻語皆形容反覆不定之貌故傳云幡幡猶翩翩也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承珙案遷去者讒人相戒以爲術不工恐無以堅王之信而或有遷心耳鄭以遷爲訕謂王將訕誹譖者實不如傳義明易正義乃云以遷去爲理不安故易之非是又此兩章爾字女字箋疏皆以爲譖人相戒敎之辭其義不易蓋兩章皆言謀欲故

當爲謀譖者自相爾女後儒多以爾爲詩人爾譖者且爾
是忠告之言迂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戴氏詩考
正曰爾雅旭旭蹻蹻也郭注云小人得志蹻蹇之貌讀旭爲
好承珙案鄭風旭日始旦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作讀若勖誤
字林呼老反是旭好聲同字通毛傳訓喜者自由好字
引申之意爾雅作旭或古本詩借旭爲好段氏說文注轉
謂今詩好好字爲旭旭之借非是至爾雅慅慅勞也邢疏
引詩勞人慅慅邢昺在北宋初或猶及見韓詩說文慅動
也此則三家詩用其正字毛詩又借草爲之耳

毛詩後箋　卷十九　尖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集傳云再言彼
譖人者甚疾之故重言之或曰衍文也承珙案此以爲衍
文者疑謀字不入韻耳顧氏詩本音以者與虎韻江氏古
韻標準謂首二句複次章以起下文爲無韻之句惟段氏
音均表云謀本音在之咍部巷伯以合韻者虎字猶母本
音亦在第一部蝃蝀以韻雨是也孔氏詩聲類云謀字詩
凡九見或讀爲媒或讀爲每唯小閔民雖靡膴或哲或謀
及巷伯六章似皆讀爲姥且巷伯一篇之中二章以謀協
箕六章以謀協虎是在當時固可兩讀矣今廣韻上聲有
楳字文甫切承珙謂皇皇者華周爰諮謀淮南脩務訓作

諮謨史記陳杞世家集解引徐廣曰謀一作謨是謀謨同
字亦當同音故可叶膴虎猶集讀爲就躬讀爲身之例也
一說禮記緇衣注後漢書朱勃上書訟馬援並引詩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若上文有彼譖人者二語下不應忽變稱讒人則似本無章首二句今本有者因次章誤衍今宋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上書引詩取彼譖人投畀豺虎仍同今本作譖不作讒則此說亦未可信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云
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先
從近小者始案猗與倚同字倚者依也凡因依者皆自此
加彼之意故傳云猗加也毛意當以楊園喻近小畝丘喻
高大謂譖人者由近而加遠由小而加大如楊園之道而

毛詩後箋　卷十九　全

積侵及畝丘也箋語似與傳相反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釋文二本云作爲作詩挍勘記云考
正義本是作爲作詩與一本同此二本之異在第三字正
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箋竝有作起也作爲也
二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
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
所謂乖者經字既是此矣不復有二作而箋訓有之是其
乖也正義之意據其箋有二訓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
謂不當有二訓也段氏云詩爲字誤當是一本云作而作
詩也正義曰當云作而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據此則孔

疏本原是作而作詩也承珙案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傳作此詩之作但就經文爲字言之故箋以起釋經作字然後繼之曰起而爲此詩詳毛鄭之文未必經有二作字且若經云作而作詩下作字文義易明何庸更釋以爲家父作誦作此好歌皆未嘗別訓作字知此箋有二訓之本亦未可從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

小雅谷風之什

涇　胡承珙

谷風

序云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案此序首句但云刺幽王詩中寘予弃予等語焉知非君臣道睽進若加膝退若墜淵之謂而序下及傳獨以爲朋友之詩自當有所受之韓詩外傳載宋玉讓其友引詩曰將安將樂弃予妰（疑古如字）遺是毛韓義略同此後則新序（雜事五）宋玉事與外傳同蔡邕正交論風俗通窮通篇竝云谷風有弃予之怨朱穆絕交論亦同兩漢儒者無不以此爲朋友之詩若後漢書陰皇后紀光武詔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其下引小雅曰將恐將懼維予維汝將安將樂汝轉弃予風人之戒可不愼乎此但取恐懼安樂爲義非詩本旨

維風及穨傳穨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稽古編曰風薄指穨風相扶指谷風也穨風力薄不能上升賴谷風扶之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此甚明嚴氏譏毛以猋釋穨誤矣傳語簡貴豈可以粗心讀之哉且猋從下而上穨從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

郭璞因之耳據爾雅正文未見其必然也扶搖謂之猋卽
南華之扶搖信從下而上矣焚輪謂之穨焚取象於火火
乃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注爾雅者止因穨是下墜
之名故爲此解然以字義考之穨从禿貴聲禿皃又暴風
也隤从𠂤貴聲下墜也說文玉篇諸書竝同俗通作頹是穨隤本各
一字不得援下墜之隤釋暴風之穨矣毛傳風薄相扶薄
當爲迫義谷風積風皆欲上升相迫則其升愈速喻朋友
相規切則德業益進也疏以風薄指積風相扶指谷風特
通毛鄭兩家之說毛意未必然也陸農師曰風之鋭而上
者爲猋風之旋而上者爲穨莊子曰摶扶搖羊角而上者

九萬里扶搖卽猋是也羊角卽穨是也今羊角旋轉而上
如𦦨焚輪之象也案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
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然謂之羊角陸義應本此合之爾
雅則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允協可正景純之誤承珙
案焚輪爲疊韻字文選海賦渭潰淪而滀漯注潰淪相糾
貌江賦神蜧蝹蜦以沉游注蝹蜦行貌又或混淪乎泥沙
注渾淪輪轉之貌封禪文紛綸葳蕤注引張揖云紛綸亂
貌此皆疊韻形容字與焚輪同積風曰焚輪者謂其回旋
糾亂之狀猶之乎紛綸混淪也陸氏𦦨焚車輪之說尚非
古義淮南原道訓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注云抮抱了戾

也扶搖如羊角轉曲縈行而上也案了戾卽紛綸糾錯之
謂亦卽所謂焚輪者也但旋風迴轉無定其力自薄且不
能久得當方應候之谷風助之而其升愈速故傳云風薄
相扶而上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崔嵬山巔也
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
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
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
能不時有小訟乎承珙案此章自傳箋後劉原父蘇潁濱
及呂記朱傳諸說皆以爲天地之功有所不足生物之恩

及於崔嵬是爲大德一草一木偶然死萎是爲小怨惟嚴
緝范傳獨以谷風爲暴風及雨及穨以喻事變草死木萎
則事變愈甚喻當大患之時必賴朋友以濟此蓋泥於經
文無不二字以爲草木盡死耳據正義引定本及集注云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則正義本不同可知今觀正義
云雖至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
木不有萎者可見傳文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當作無不有
死葉萎枝者無不有卽偶然有之之意非謂草木盡死也
中論脩本篇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
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

之應報乎此雖不爲朋友德怨之喻然其言草木猶有枯
落正與傳箋同也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王雪山曰怨字以聲取旁紐作越亦
可叶德陳氏毛詩古音考曰怨似宜音威與嵬萎爲韻然
獻玉歌以怨與汶分韻楊雄逐貧賦引忘我大德思我小
怨以怨與焉山韻諸如此類尙多讀者似宜以韻爲主此
則仍謂末二句無韻也顧氏江氏皆同段氏音均表云怨
本音在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類）詩谷風合韻嵬萎字讀如伊
此與北門之敦讀堆采芑之焞讀推碩人之頎讀幾新臺
之鮮讀斯正同孔氏詩聲類云此章嵬字連上章積懷遺

爲韻與正月之又有嘉肴召閔之不云自頻同例怨轉音
肥去聲與萎協萎古讀若倭去聲臧氏毛詩證讀云國語
人皆集於苑一本作萎萎苑古音近此怨得從萎叶承珙
案諸家以段說爲近又案詩鬱彼北林周禮注作宛疑古
怨字本有鬱音古韻物月爲脂微之入怨讀若鬱正與嵬
萎四聲同部不煩合音也

蓼莪

序云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
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釋文養餘亮
反注除鞠養也穀養也二字餘竝同承珙案陸氏從切韻
以養育之養爲餘兩切謂飲食之也以供養之養爲餘亮
切謂凡服事也蓋分爲上去二音漢魏以前未必有此區
別然此序言終養自兼服勞奉養言之儀禮既夕記養者
皆齊禮記文王世子齊元而養皆謂侍疾檀弓事親左右
就養注謂扶持故箋以親疾將亡不得見釋終養是也晉
王褒齊顧歡竝以孤露讀詩至蓼莪哀痛泣涕唐太宗生
日亦以生日承歡膝下永不可得因引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之詩是自漢至唐無不以此詩爲親亡後作者歐陽本
義乃謂鄭箋泥滯試思詩中無父無母銜恤靡至等語尙
得爲父母在之辭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傳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莪已蓼蓼
長大我（我各本作貌此從相臺本）視之以爲非莪反（反各本作故亦從相臺本）謂之
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此二句自箋疏
後各爲其說呂記謂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
能報父母之劬勞說本歐陽但於匪伊二字無著朱傳以
莪爲美菜蒿爲惡草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而今乃不
能終養本於蘇傳然莪與蒿本非二物菁菁者莪傳云莪
蘿蒿也是莪乃蒿之一種耳陳長發謂莪美蒿賤之說未
知何據是也嚴緝據爾雅蘩之醜秋爲蒿及彼注疏蘩蕭
莪蔚之類始生氣味各異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之

語以爲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則粗惡不可食喻子初生猶是美材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子此說於取喻甚合且與首句蓼蓼長大下文生我劬勞語意尤融貫陳長發又謂其於次章伊蔚終屬難通承珙案下傳云蔚牡菣也用爾雅文蔚既名牡菣自當以郭注無子者爲是陸疏云牡蒿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不知角蒿見本草唐注及蜀本皆云有子埤雅以爲角蒿卽藘蒿亦卽蘿蒿然則陸疏乃以莪爲蔚其誤明矣莪爲有子蔚爲無子草木自以有子者爲材匪莪伊蔚正與上句一例未見其難通也焦里堂曰毛傳之義每寓訓詁中其言雖略尋之可得

此訓蓼蓼爲長大若曰父母生之使長大者子也今則不能終養非子也而他人矣視莪而以爲蒿傳義不如是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傳缾小而罍大罄盡也箋云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恒寡正義申箋云言爲罍恥者是爲主罍者之恥卽酌者也承珙案此實事外添設經但言罍恥不言酌罍者之恥左傳昭二十四年鄭子大叔語范獻子云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正義曰缾是小器常稟受於罍今缾罄盡罍更無物以共缾惟是罍之恥也此疏釋詩不誤惟謂缾喻周罍喻晉則非是詳左傳上文云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其下卽引詩云云蓋以缾自喻以罍喻晉謂王室衰弱非小國之憂而大國之恥耳集傳以缾比父母罍比子語意倒置劉氏瑾謂但取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缾罍之大小究有未安嚴緝則據易羸其缾儀禮罍水在洗東謂缾以汲水罍以盛水缾罄竭則罍無所資爲罍之恥猶子窮困則詒親之羞此說雖勝集傳然序言刺王仍當以箋疏爲正但大旨謂民勞失養乃國家之恥猶所謂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者不必以罍喻富衆缾喻貧寡後漢陳忠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

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忠於安帝建光中上書在鄭箋之前其釋詩最合經旨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傳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承珙案此箋似非經意亦失傳旨傳以鮮爲寡者蓋鮮民猶言孤子卽下無父無母之謂經傳雖多以孤爲無父之稱然管子輕重己云民生而無父母者謂之孤子孤寡義同此鮮民所以訓寡也放齋詩說曰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言其薄德而寡怙也戴

氏東原曰春秋傳葬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福之意故無怙恃者曰鮮民二說義亦可通或據鮮斯字通謂鮮民如論語斯民之例然末章兩言民莫不穀皆對我獨而言是言斯民同處亂世而未至抱恨終天則猶勝於我不應此章乃統言斯民之生不如死也大戴禮用兵篇子曰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注以爲困於兵革之詩正謂民勞於戍役不得終養父母耳陸堂詩學乃謂蓼莪孝子其父母遭兵而死以附會王褒之事亦鑿甚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案怙恃傳箋無訓唐風鴇羽父母何怙傳云怙恃也本爾雅釋言說文亦云怙恃也恃賴也盖

怙恃皆依賴之義故此箋云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釋文引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雖分別釋之大旨亦同說文負恃也正與韓詩相轉注恃又通持小宛果臝負之傳云負持也是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傳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正義申釋以生我爲本流氣以生我鞠我爲懷妊以養我是也其又云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分疏皆不甚切當箋但云畜起不兼止義覆育爲覆近而愛育旋視爲去之而反顧語亦未晰承珙案首二句生我鞠我自指初生之時楊子所謂父母人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是也以下三句六我字皆相對爲義箋云畜起也自是讀畜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畜我謂有時作之使起則拊我乃撫之使止也後漢書梁竦傳作撫我畜我箋云育覆育也者謂覆芘而育之則長我當爲培植而長之如養草木者之或長遂其根或覆芘其顛也顧旋視者謂周旋視之復反覆者謂往來視之箋義似當如此分別羅以拊爲防其驚畜爲乳之長乃能就口會育爲哺之顧爲回首以顧復爲顧之又顧文例殊不相比附非其義也至出入腹我乃承上而總言之傳云腹厚也是統言愛厚箋以

懷抱申愛厚之義正義以爲易傳非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范氏補傳曰烈烈中律猶言栗烈謂其氣之凜發發弗弗猶言觱發謂其風之疾承珙案此申箋義是也箋寒且疾似不專承飄風言謂南山之氣烈烈然寒飄風發發然疾四月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可證若傳云烈烈然至難也似不得以爲寒義當如行路難蜀道難之類以烈烈爲險阻之狀說文巘危高也讀若厲

玉篇廣韻作㠞云巍也集韻類篇㠞力蘖切山高貌古有𡾊山氏禮記祭法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然則烈烈爲山之高峻故傳以爲至難下章南山律律王介甫以爲山之崒嵂說文無嵂字玉篇有硉字云硉矶危石文選七發上擊下律注云律當爲硉是律硉同字故傳云律律猶烈烈也

大東

序云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正義曰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

大東序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己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案次章小東大東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歐蘇多從之惟范氏補傳云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柚皆爲之空觀序下正義云言東以廣之則似以小東大東爲東方之小國大國者與序言東國義合商頌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此亦以小大言國者惠氏詩說引魯頌遂荒大東箋云極東周禮日東則景夕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以證此詩之大東是也若東人之子則仍當從傳指爲譚人耳但幽王虐取於民東西當皆被其害未必獨於輦轂之人所謂西人之子恐亦是指小人之在位者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傳興也饛滿簋貌飧孰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案傳意止當以首二句爲興箋謂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是也其下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此則正言周家貢賦賞罰之道是賦而非興矣韓詩外傳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鹽鐵論刑德篇亦有此語蓋皆與毛義合鄭箋以君子所履承有饛二句小人所視承如砥二句似非毛

旨墨子兼愛下篇引詩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王逸注楚辭招魂引詩其平如砥字句與毛詩異或出三家然今毛詩與孟子荀子（見宥坐篇）同知其源流尤確也

佻佻公子傳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嬥嬥往來貌王氏廣雅疏證云案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屨霜之貌則嬥嬥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說文嬥直好皃此句但言其直好下三句乃傷其困乏言此嬥嬥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嬥嬥爲好當是齊魯詩說毛韓皆緣辭生訓非詩人本意也承珙

案爾雅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此句明爲大東作釋下文契契寤歎傳云契契憂苦也爾雅以佻佻契契竝言自不得謂佻佻爲好貌爾雅釋文引詩云佻佻獨行歎息也詩下當脫傳字疑陸所見毛傳獨行下尙有歎息二字爾雅愈遐急者當是遠行急切之意乃就本詩大旨爲釋毛訓獨行則意重在獨不重在行葢佻本音苕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郭注云佻音葦苕又佻字亦作苕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苕苕公子西京賦狀亭亭以苕苕固爲高貌亦孤迥無依之意此佻佻亦謂其獨行無依非必毛傳因行彼周行而遂緣辭生訓也

薪是穫薪尙可載也傳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尙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承珙案上文無浸穫薪毛云穫艾也鄭云檴落木名也葢字本從禾作穫鄭依爾雅從木作檴毛謂是已刈之薪鄭謂析檴木以爲薪說文樺或作檴某氏爾雅注陸璣詩疏皆與鄭同實則毛鄭義竝可通至薪是穫薪上薪字卽棫樸薪之槱之之薪樊光孫炎注爾雅朶薪卽薪皆引此詩白華樵彼桑薪正義曰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惟傳云載載乎意也正義曰又言薪蓄是穫刈之薪者尙以爲可存載於意當餫而掌之以爲家用此解殊迂迴難通段懋堂云意當作車承珙謂彤弓箋言載之傳云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此傳意字或車字之誤載車如孟子與薪之謂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稽古編曰肙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翁氏詩附記曰上句只概言東人與西人相對說未嘗明說譚人則西人亦不明說某

地之人乃與東人詞順也此下則舟楫之人私家之人亦各就一事指陳之而鄭獨謂舟當作周此處忽明出周字是何文理承珙案若作周人仍與西人無別且經言人不言臣也舟人私人自卽於西人之中特舉其卑賤者以見官之師旅不勝其富耳或疑熊羆不可爲裘不知周禮穴氏掌攻蟄獸獻其皮革注卽以爲熊羆之屬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大雅韓奕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莊子豐狐文羆葢皆爲裘之用不必以後世無熊羆之裘爲疑卽如玉藻之虎裘又豈後世所有邪何氏古義云說苑見正諫篇載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

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此卽所謂舟人之子
能羆是裘者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正義曰毛以
爲言王政之偏蘇傳李解皆無異說歐陽本義云言當飲
漿者今飲酒矣此第就一人言之未見其偏意范氏補傳
云釀秫以爲味亦非薄也而人視之不以爲漿而無故輕
用之所謂無所愛惜也因此欲以五章首四句合東人之
子以下爲一章割裂章句尤爲無理承珙案韓詩外傳云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悲
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

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
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
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
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
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
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
有慚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
漿此引詩之意正與毛同其義甚古不可易也
鞙鞙佩璲不以其長傳鞙鞙玉貌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
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

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陳碩甫曰釋文鞙又作琄爾雅
作琄說文無琄字作鞙是也鞙鞙謂佩玉鞙鞙然非謂玉
也傳玉貌當作佩玉貌三字蓋脫一佩字耳續漢書輿服
志劉昭注鞙鞙佩玉貌又集韻四十一迥琄佩玉貌皆可
證承珙案一切經音義云鞙古文琄同是佩玉貌之琄字
古人只作鞙矣說文亦無璲字爾雅毛傳璲瑞也者蓋謂
璲卽瑞之假借崧高以作爾寶傳云寶瑞也是瑞與寶同
義故此箋以瑞玉爲佩者言以寶玉爲佩非必指桓躬蒲
璧之瑞芄蘭箋又云容容刀也遂瑞也亦謂遂爲瑞之假
借也爾雅又云緣綬也此則謂佩玉之組與此詩之璲專

言玉佩者無涉續漢志謂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
韍貴賤有殊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
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
佩璲此之謂也此誤以爾雅之緣當詩之璲不知詩言不
以其長刺美其佩而無其德夫玉以表德無關於組後儒
以鞙鞙爲長貌謂與之以鞙鞙之佩玉而西人曾不以爲
長亦由誤混璲緣爲一也
終日七襄傳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
（各本無至字此从岳本）莫七辰辰（各本少一辰字亦从岳本）一移因謂之七襄文
選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注引辥君章句曰襄反也是毛

韓義同正義述毛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又云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承珙案此疏非是經言日竝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葢反卽更也呂覽愼入篇返瑟而弦察微篇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其患又將反以自多高誘注竝以反爲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謂更其肆者乃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爲反下文不成報章傳云不能反報成章此反乃迴反之反兩反字義異疏一例釋之誤矣

睆彼牽牛傳睆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正義曰何鼓謂之

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承珙案郭注爾雅云今荆州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此當以郭注爲是鼓星在天漢之旁故名河鼓牽牛在河鼓之下故謂之何鼓天官書牽牛其北河鼓張守節正義謂河鼓三星在牽牛北爾雅當本作何鼓乃擔何之何謂何此鼓者爲牽牛非謂河鼓三星一名牽牛也李巡雖以河鼓牽牛爲二星而誤以河鼓爲二十八宿之名孫炎雖云河鼓在牽牛北而皆不知爾雅之何鼓非河鼓若邢疏則直以河鼓牽牛爲二矣詩釋文云何鼓胡可反是讀爲擔何不誤其又云音河星名則仍混而未別正義殆據誤本毛傳作河鼓遂誤會爾雅之文謂以河鼓牽牛爲一星非毛義矣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日且（各本作旦誤）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旣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正義曰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然則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何氏古義曰按太白名號甚多獨不見長庚之稱其廣如

一匹布著天者雖名長庚乃妖異之星非常見者不應與啟明對言鄭樵則以長庚爲水星謂金水二星附日而行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夫水星自名辰星古來載籍未嘗聞以長庚呼水星也且據史記稱大白出以辰戌入以丑未辰星出入亦常以辰戌丑未安得每日東西見乎及考張揖廣雅則云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大囂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韓詩（案此見史記天官書索隱）毛傳亦皆指爲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二字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然孟康有云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今

使每日皆東西兩見豈每日皆經天乎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承珙案夾漈分金水二星之妄前人已多言之陳長發駁之尤快稽古編曰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在日西行昏度則在日東耳如鄭言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矣豈不謬哉至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氏管城碩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賦衞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爲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

不能一日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嗣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

有捄天畢傳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正義云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承珙案此說非也史記天官書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後漢書蘇竟傳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是天官家言皆謂畢爲田器證一說文畢田网也又奉下云捕鳥畢也是畢之制字亦祇有田器一義證二盧令序襄公好田獵畢弋鴛鴦畢之羅之傳云畢掩而羅之是序及詩言畢者皆爲田具祭器之畢不見於詩證三漸漸之石月離于畢傳畢噣也此用爾雅濁謂之畢文史記律書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索隱引孫炎云掩兔之畢或呼爲濁郭注本之是田器濁畢兩名皆取星象若謂祭器取象在先則祭器之

畢更無濁名證四易繫辭佃漁始于包犧茹毛飲血之時未必卽有祭器自應以田獵之畢取象在先而助載鼎實者爲後證五且本經下句明言載施之行兔罝云施于中逵施于中林若非畢獵何得言施證六然則箋義雖亦可通究當以傳爲正也

維北有斗正義以爲南斗蘇傳李解呂記嚴緝皆以爲北斗集傳兩存其說王氏經義述聞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西向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古詩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明箕斗與牽牛不甚相遠承珙案王說是也箋謂自四章東人之子以下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正義謂自鞙鞙佩璲以下皆言衆官廢職韓詩外傳引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韓昌黎集注引嘉話拾遺施士丐毛詩說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意皆與毛鄭合歷舉諸星竝是虛名無用之意章末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卽承上四句申明所以不可之意故傳云翕合也正義以爲此星合聚相接其舌非是又言箕星踵狹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亦非是傳義蓋

謂箕舌雖張而不可以簸揚則如合其舌而已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聚玉篇引詩作吸云引也亦同箋義此解本句可通但箕之引舌未見其不可簸揚耳斗之挹物必平其柄乃能有所盛若高揭其柄則斗魁且傾仄而外寫故不可以挹酒漿亦徒揭其柄而已後儒或以箕引其舌斗揭其柄爲西人悉索東人之象非經意也

四月

序云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竝興焉稽古編曰四月篇當亂而行役之詩也韓詩祇以爲歎行役嚴緝譏其未盡詩意當矣毛傳質略不明王肅述其意以爲四月行役六月未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孔疏非之以爲序不言征役傳亦無此意因引孫毓語謂從征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釆薇而行歲莫乃歸又行役不親祭祀攝主修之亦未有闕豈有數月之闕而以爲刺孔又自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之忍復闕二祭彌應多怨何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源案序傳雖不言征役然詩人託興恆據目覩爲言六章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有斯語獨非征役之一證乎又左傳文十三年公自晉還鄭伯會公于棐欲其如晉請平季文子賦四月見征役踰時思

歸祭祀不欲如晉又孔叢子記孔子云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王氏之解歷有明徵仲達譏之過矣承珙案此詩第三章與蓼莪第五章文義皆同彼爲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則此亦當爲征役在外不得歸祭之詩卽鄭亦純用蓼莪箋語且蓼莪五六兩章亦竝不言父母則此詩首章言先祖已見思祭之意不必以秋日冬日之下不言先祖爲疑此序雖無大夫行役祭祀之事但作序者祇言全詩大旨此詩以構禍怨亂爲重而苦役特其一端思祭又苦役之一端故序不言耳傳於首章不言興則維夏徂暑及亥三章之秋日冬日皆爲紀時其意當不同鄭箋以

酷暑嚴寒與王之虐政當是歷舉行役之時先祖之言毛雖不及祭祀正當依左傳韓詩以申毛義孔疏乃使附之鄭說誤矣

先祖匪人胡甯忍予箋云匪非也甯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稽古編曰漢唐諸儒解此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乎忍使我遭此亂孔仲達旣以此說爲悖慢之言而復曲爲之說引正月詩怨父母爲比不知匪人二字非僅怨也直是詈矣源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昊天不傭昊天不平等句箋皆以昊天二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與王葢呼天而

愬之也此詩亦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亂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耳又此特依鄭義爲遇亂自傷當少易其說耳若以爲行役思祭之詩則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承珙案匪人二句諸家多有以害理而易之者王楙野客叢書云鄭箋詈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范氏補傳曰一章歎先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忍我受禍而不知卹乎何氏古義曰禮卿大夫宗廟四時有祭今以行役于外而此典缺焉不修我先祖獨非人情乎所望於後人之報本反始者謂何甯能姑舍忍予而無怨

恫否也諸說義皆可通但大雅雲漢云父母先祖胡甯忍予文句與此正同不應異解王肅以忍予屬王不如曰先祖獨非人情乎胡甯忍予之久役于外乎葢行役闕祭其咎在王而自呼其先祖者此詩人無可柰何之語也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稽古編曰詩腓字凡三見采薇生民傳皆訓避獨此傳訓病訓避之腓與芘通其訓病之腓則本作痱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曰百卉具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據李言則毛詩作痱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校勘記云釋文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

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承珙案文選謝靈運戲馬臺詩注[稽古編作謝瞻誤]引韓詩具又作俱[稽古編仍作具亦誤]玉篇疒部引詩百卉具痱雖未著毛韓然作具則當是毛詩玉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毛詩本有作痱者葢韓作俱腓毛作具痱陳氏之說未爲無據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傳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各本於皆作爲據校勘記改]亂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戴氏詩考正曰杜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

王介甫曰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承珙案免爰逢此百罹傳云罹憂也釋文罹本作離斯干釋文同說文無罹字古祇作離尹宙碑遭離寢疾離卽罹也此詩亂憂病三者連文正義以爲政亂害民國有憂病是也鄭箋解爰其適歸以爲亂有所歸與左氏合此古義也又案爰家語作奚此必本三家詩何以明之文選潘岳關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曰韓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詩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詳李善之意謂潘詩不曰瘼矣而曰斯瘼知其用韓詩故云宜爲莫字但李注所引韓詩爰

其適歸爰當本作奚寫文選者以形近致誤或毛詩口熟遂改爲爰耳葢薛君以莫爲散家語辨政說苑政理引此詩亂離斯瘼瘼皆當作莫皆云傷離散以爲亂是韓詩以離莫爲離散本與毛訓憂病異義夫上言政亂離散下文當云奚其適歸故家語作奚今說苑本作爰者亦傳寫誤耳任彥昇爲范尙書讓吏部封矦第一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李注亦引韓詩及薛注瘼字爰字雖傳寫誤同毛詩然任表云安歸正奚其適歸之意此亦足見韓當作奚與毛異字異義也段氏詩小學曰常璩華陽國志引亂離瘼矣奚其適歸疑三家詩有作奚者承珙案趙壹刺世疾邪賦曰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仲長統昌言法誡篇曰亂離斯瘼怨氣竝作凡此皆用韓詩依選注則瘼皆當作莫

廢爲殘賊傳廢忕也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忕於惡釋文云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恆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訓廢爲大與鄭不同稽古編曰忕當依王肅及定本改爲大爾雅釋詁廢大也傳以大爲忕當是後人傳寫增入心旁忕訓攢習箋語竝無攢習意其言大於惡則正是大爲殘賊也是箋詩時原據傳中大字爲說鄭王述毛本同孔陸皆以爲異誤矣洪筠軒曰列子楊朱篇廢虐之主張湛注廢大也列女傳引詩廢爲殘賊言忕於惡是三家詩義

鄭箋言忕於惡宋本可證俗本改作大於惡非是

曷云能穀傳曷逮也箋云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矦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正義述毛云我此諸矦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承珙案此疏非毛意也曷訓何者乃鄭義毛既用爾雅以曷爲遏卽不得復言何且如孔疏則經文云字無著竊謂毛傳善讀經文往往得其微婉之意如唐風噬肎適我及此詩曷云能穀用爾雅遏噬逮也之訓皆以逮爲及唐風葢謂彼君子兮及今而肎適我乎此詩則云我日構禍及此尙云能穀乎若如疏說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則經文曷能二字倒置

矣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案大雅棫樸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假樂云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云朋友羣臣也此傳蓋以江漢之神綱紀一方興王者當綱紀四方則凡臣下之勤勞職事無不周知何至盡瘁以仕曾莫我有哉蘇傳意同鄭箋見詩江漢字遂有吳楚之說孔疏曲爲申解實多背理歐陽本義所謂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吳楚僭叛之君以爲美者是也又盡瘁以仕與北山之盡瘁事國正同箋乃云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亦非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正義曰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說文又曰鳶鷙鳥也鶉鳶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釋文鶉字或作鷻鳶以專反鴟也說文鷻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鷻匪鳶段注云隹部曰雕鷻也小雅四月匪鶉毛曰鶉雕也隹部隼下曰一曰鶉字鶉者鷻之省鷻鶉字與隹部雕字別又說文鳶鷙鳥也从鳥屰聲段云說文自鷻至鷐九篆皆鷙鳥獨於鳶鷂言之者鳶鷂無他名則直謂鷙鳥而已矣詩匪鶉匪鳶正義鳶作鷻引孟康曰鶚大雕也又引說文鳶鷙鳥也是孔沖遠固知鳶卽鶚字陸德明乃作鳶云以專反今毛詩本因之又以與專反改說文鳶字之音誤之甚矣鳶卽鴟弋之字說文鷳雖也雖今之鵪鶉夏小正作弋字變爲鳶鳶行而弋廢矣鳶讀與專切者與鷳蠱韻而又雙聲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鳶卽鴟也然則倉頡有鳶字从鳥弋聲許無者謂鷳爲正字鳶爲俗字也大雅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語與四月相類鳶亦當爲鳶箋云鳶鴟之類言類則別於鴟經文字本爲鳶明矣正義又引說文云鳶鷙鳥也此亦引說文鳶鷙鳥而從俗寫爲鳶耳蓋唐初已認鳶爲鳶二字不分故正義不能質言錢獻之曰屰

鳶皆以屰爲聲所從同讀之亦同又別爲鴸轉從屰聲讀亦無異後世因鳶字艱于書寫趨易作鳶遂令諸經凡鳶悉改爲鳶四月傳鳶貪殘之鳥也旱麓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鳶鳴則將風皆鶚也又誣妄其音讀之爲悅宣切鳶从弋字亦不得有悅宣之音其謬首見於陸德明釋文一音悅宣切一音以專切而玉篇乃以鳶字爲正反云鳶字同上眞所不解者矣更有疑者爾雅鳶烏醜其飛也翔鷹隼醜其飛也翬翔回飛翬大飛力大則飛大力小則飛小翔之勢小于翬則鳶烏比鷹隼爲物亦滅若鳶既是鳶則當屬鷹隼醜不當與烏連

舉爲類疑鳶別爲一鳥又射鳥氏以弓矢敺烏鳶注烏鳶喜鈔盜便汙人二物亦竝舉穆天子傳烏鳶郭璞注鳶鴟也鴟雅之俗字郭意直以鳶爲雅是鳶烏之鳶必非鷙鳶之鳶可見或別爲一字本有悅宣之音俗乃溷于鳶遂一往而不能考正然實不識烏鳶之鳶當爲何物應爲何字也又鳶中庸釋文亦作鳶漢書梅福云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又與鵲竝舉是此鳶必非鷙鳥鳶與烏鵲連屬相稱者大半相近之物特難于究證存此疑以俟通儒可也承珙案錢氏段氏謂鳶與鳶不得爲一字是也必據說文作鳶謂詩鳶字皆當作鳶則未必然旱麓正義引倉頡解詁

謂鳶爲鴟則以爲今之鷂鷹者近之國語鳶肩而牛腹注鳶肩肩井升出後漢書梁冀傳亦云鳶肩今鷂鷹實竦肩善於摩空曲禮載鳴鳶卽古人所謂聲作鵝鴟叫者今鷂鷹鳴聲亦屬於他鳥此雖與鶚不同然同是貪惡之鳥故詩以鶉鳶竝言容可三家作鳶毛詩作鳶不必盡同許書無鳶者或偶有脫遺正義云雕大名鶚所以廣鶚之名下乃引說文鳶鷙鳥也以釋鳶字不得謂疏引說文鳶爲鳶之誤旱麓疏卽引倉頡以鳶卽鴟又引說文鳶鷙鳥也此鳶斷不可謂鳶字之誤六月正義引說文隼鷙鳥也亦今許書所無是可見矣姚氏秋農曰說文脫鳶字當據旱麓四月疏補四月鳶鷙鳥从戈聲左傳漢書偏旁皆如此或者从弋五經文字云俗作鳶以非戈非弋耳至鳶聲甚遠無緣相借鉉說非是至鳶之爲與專切在毛詩鳶字本非韻不定爲何音王氏廣雅疏證以諧聲之例求之謂當從鳥戈聲而書作鳶引說文閔从戈聲而讀若縣茂从戈聲而讀若環爲證又云鳶字上半與武字上半同體故隸書減之則譌爲鳶增之則又譌鳶引漢書五行志鳶焚其巢地理志朱鳶縣急就篇鳶鵲鴟梟皇象碑本鳶作鳶張公神碑鳶鴿勳兮乳俳佪爲證承珙謂潛夫論引旱麓鳶飛厲天尤可爲毛詩不作鳶字之證至取興之意王孫述毛與箋義皆可通耳

北山

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范氏詩瀋曰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已盡通篇之意後四章但言役使不均而失養之怨自明姜氏廣義曰二章言天下孰非臣而父母惟有子王無我非無可使之臣親無我更無可依之子何爲從事獨賢不容終養也三章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是報國日長之意故此篇孝子之悲思非勞臣之感憤也承珙

案二說以此詩通章意主不得養父母故可以怨足破李迂仲謂北山懷怨不及北門大夫之說呂覽慎人篇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焦里堂曰當時葢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以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承珙謂此當是不韋之時經師道絕六籍榛蕪門下食客因咸邱蒙事而遂誤託於舜耳毛公遭秦滅學而獨與孟子合其源流斷非三家所能及矣

率土之濱傳率循濱涯也正義曰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各本脫外字從挍勘記補）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或據漢書王莽傳白虎通義喪服引詩濱字作賓遂疑三家有作賓者爲率土賓服之義似與莫非王臣意更協承珙案濱賓乃古字通用此濱字除白虎通義王莽傳作賓外文選難蜀父老注亦云濱本或作賓其他如孟子萬章左氏昭七年傳國策東周策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荀子君子韓子忠孝呂覽慎人賈子匈奴諸篇字皆作濱可知當爲水涯必無賓服之義書皐陶謨云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與此詩正同不必作賓服始與王臣義合也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王氏廣雅疏證曰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矣段懋堂曰賢多財也引申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申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承珙案朱傳云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此從毛傳以賢爲勞其下又曰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此則又從鄭箋以賢爲賢才然毛鄭異義不容并爲一解也

王事傍傍傳傍傍然不得已承珙案廣雅旁旁盛也傍與旁通事多而不得已亦盛之義古人言旁皇仿偟皆促遽不能自已之意史記禮書旁皇周浹索隱云旁皇猶徘徊也莊子天運有上彷徨釋文引司馬注作旁皇飈風也吳語王親獨行屛營仿偟於山林之中玉篇引注云屛營猶

仿偟也楚辭九思遽偉遑兮驅林澤步屛營兮行邱阿注
云憂憒不知所爲徒經營奔走也葢㝊皇者疊韻形容語
單言之則曰㝊㝊曰皇皇義皆相似耳
旅力方剛傳旅衆也稽古編曰書秦誓旅力既愆孔傳亦
訓衆李氏（迂仲）疑此及北山兩旅力但指作詩者及良士是
一人之力不得云衆力故改訓爲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
注及後漢傳毅傳注爲證訓旅力爲陳力於義亦通嚴緝
云秦誓夏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爲
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案華谷斯言得之集傳曰旅與
膂同蔡沈書傳宗其說始非是古膂本作呂象形篆文始

作膂从肉从旅膂旅通用古未之有惟黃公紹韻會云然
此特因朱蔡而附會非典也說文呂脊骨也象形膂篆文
呂从肉旅聲段注云秦誓旅力既愆小雅旅力方剛古注
皆訓爲衆力不敢曰旅與膂同者知詩書倘以心膂爲義
則其字當從呂矣僞君牙襲國語云股肱心膂此未知古
文無膂秦文乃有膂也承珙案桑柔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箋云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正義曰旅
訓衆衆力非一人所能故總之而言靡有葢此旅力謂衆
人之力周語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義亦相同若秦誓及
北山則當如夏氏以爲一人耳目手足之力箋云王謂此

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意似以爲
衆人之力與上文嘉我鮮我二我字不順故集傳以膂易
之然方言廣雅雖云膂力也乃是以力訓膂非脊骨有力
之謂方言又云膂田力也郭注田力謂耕墾也明與詩書
之旅力異義不得援以爲證故知陳氏段氏之說是也
或不知叫號傳叫呼號召也稽古編曰叫號之義毛訓呼
召孔申之爲徵發呼召故釋文號字讀去聲協平聲夫徵
發呼召正劬勞之事不聞之所以爲安逸也今號字讀平
聲言深居安逸不聞叫呼之聲義亦可通承珙案匡謬正
俗引徐仙民號音呼到反乃從毛義作音顏師古謂此三

章上下句句相韻宜爲號呶之號以徐音爲非由不悟古
無四聲之別耳
或王事鞅掌傳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
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稽古編曰毛云失容鄭云促
遽語異而旨同也其釋鞅爲負何掌爲捧持正促遽之實
促遽必失容鄭乃以申毛耳孔云意異殆未然承珙案鞅
掌疊韻字猶之憔悴（或盡瘁事國昭八年左傳引作憔悴）棲遲憔悴爲雙聲
棲遲爲疊韻此類形容之詞義多即寓於聲毛以鞅掌爲
失容葢其時相傳故言有此訓義至鄭箋詩時已不行用
此語不得不逐字生解雖促遽失容大旨相近然馬鞅手

掌二物絕不相業且負何捧持未見促遽之意又必加以趨走二字殊爲迂曲此詩十二或字各兩兩相反棲遲偃仰爲從容自如之貌鞅掌反之義自可見莊子庚桑楚篇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釋文引崔云擁腫無知貌鞅掌不仁意向云擁腫鞅掌樸纍之謂司馬云皆醜貌也案不仁猶言手足不仁不仁則手容不能恭足容不能重卽是失容之意向以樸屬擁腫纍屬鞅掌纍者拘纍合之司馬云醜貌皆與失容義近至郭象注云鞅掌自得也此則古訓詁多相反爲義鞅掌不自如之貌故反之又爲自得然莊子與擁腫連稱則郭義非是

無將大車

序云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稽古編曰此序與荀子大略篇引詩合（大略篇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又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實秋得其刺焉辭此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亦同序義可見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承珙案易林井之大有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三國志趙王幹傳幹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璽書戒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此皆與序合者朱子詩序辨謂此序不識興體而誤以爲比因改爲勞苦而憂思者之作不知毛傳雖不言興然首章傳云大車者小人之所將也此小人謂小民與序小人不同故箋云鄙事賤者之所爲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據此傳箋本皆以爲興卽正義亦云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己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己文義明白如是而曰序不識興體何也且此詩首章與齊甫田首次二章文例大同彼傳箋皆以爲興集傳改爲比而於此又不爲比亦未免自亂其例

祇自疷兮傳疷病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釋詁疷病也說文

疷病也从疒氏聲毛詩三用此字爲韻白華與卑韻傳疷病也何人斯祇與易知韻傳祇病也此皆在十六部本音何人斯借地祇字爲之於六書爲假借若無將大車之疷毛傳亦云病也而與十二部之塵韻讀若眞此古合韻之例宋劉彝妄謂當作痻音民考爾雅說文五經文字玉篇廣韻皆無痻字集韻始有非古元戴侗謂卽痻字之省不知痻从疒昏聲昏聲在十三部民聲在十二部桑柔瘖與愍辰韻不得與塵韻也說文昏从日从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按昏从氐省爲會意字非民聲瘖字昏聲不得省爲疷也唐人避廟諱愍作愍珉作珉泯作泜緡作

蝨顧炎武以唐石經祇自疷兮爲諱民滅晝作氏由不知古合韻之例而附會劉彝聽說以求得其韻也張衡賦思百憂以自疢疢與疷音近禮記昣於鬼神鄭注昣或爲祇也又說文軝一作軧又古狋字讀如權精於此可求合韻之理釋文疷都禮反是陸氏誤作疧也江氏詩經韻讀則以疷麐相去甚遠不能合韻仍從六書故以爲瘠字之譌承珙案此字自當從脂眞互轉爲韻經典中如禮記祇見孺子注祇或作振書祇敬六德治民祇懼史記祇竝作振震動萬民漢石經作祇動吉日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易振恆凶說文作搘恆皆其例證也

小明

序云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虞東學詩曰此篇詩義說者紛錯箋以共人指君固屬迂曲後儒或謂大夫之友隱居不仕者邱氏或謂先時曾諫沮大夫之仕者陳少南皆無可據惟謝疊山謂共人卽靖共爾位之君子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其言通貫前後蓋仕亂世者惟敬恭可免故君子本共而又勉以靖共蓋卽沔水卒章之義

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傳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尙未得歸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傳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艽野以四月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傳奧煖也何氏古義曰按二月初吉文繫在至于艽野之下當是此時作詩之日非徂征初行之日玩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則知此大夫徂西在前歲之十二月中歷一歲至今歲之二月猶未得歸故云載離寒暑也陳氏稽古編曰此詩述毛者皆以二月爲始行之時昔我往矣卽指始行方除方奧卽是二月鄭以二月爲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奧爲四月釋昔我往矣爲初到艽野則與毛異今總兩家之義而較論之毛訓除爲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禪之時又

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奧述毛者未必得毛恉矣不如鄭讀除爲余用爾雅訓爲四月與下章方奧相應也但鄭謂二月始行四月至艽野則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時非旣到時訓往爲到不亦迂乎源謂詩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爾雅余月夏四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巳月始行至丑月尙未得歸而作詩耳二月初吉正指未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奧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時巳由暑迄寒矣暑卽方除方奧寒卽二月初吉也張氏以甯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于艽野之地其時十二月

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除者除舊布新之謂奧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民寒而聚居於隩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西以十二月至於艽野至明年九月尚未得歸經歷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爲除舊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九月肅霜而肇寒不得以爲離歷寒暑也戴氏詩考正云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

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至秋尚未歸故云爾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於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承珙案諸說皆有未安如何氏謂二月爲行役後年之卯月去啟行時已閱一年陳氏謂二月爲當年之丑月皆指二月爲作詩之時則篇中不當但以九月之采蕭穫菽爲久役未歸之詞矣張氏戴氏謂二月爲丑月與方除方奧皆追叙其始行之時然奧隩雖通而堯典厥民隩謂民避寒就煖則可究不

得謂日月方煖也惟姜氏廣義云此二月若云夏正卯月下不得言日月方除若云周正丑月又不得云日月方奧按本文二月初吉繫至于艽野之下則至艽野之日爲二月溯其啟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初以夏正言也下章日月方除傳云除陳生新正月之初日月始除之後也三章方奧傳云煖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又云方奧也由方除而方奧立言之序也作詩在今年之冬此初吉追憶至艽野之日也虞東學詩云二章言昔以歲除而往日望還歸而今又歲莫則經年矣前言二月至艽野則初行當在前歲之除孔疏乃以二月之朔爲除舊布新恐非其義三章

言以歲除啟行則冬去春來時方向煖故曰奧也孔疏疑于此章奧字故以除爲二月以就奧字之解不知歲除卽已向春春令固主奧也以上二說於經文全無窒礙又不悖傳義實勝諸家三百篇中兼用周正夏正但當順依經文不必偏執一解歲聿云莫與唐風歲聿其莫同彼傳謂蟋蟀九月在堂蓋九月而云歲莫者一歲之中已歷三時卽可云莫不必以周正建子之故又蟋蟀十月其除傳云除去也箋謂日月且過去與此傳除陳生新正同是傳意本未嘗以方除爲卯月也鹽鐵論執務篇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

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玆往而來歲還
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
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
此罪罟詳此引詩之意所以證行役經年若如箋說以卯
月始行至采蕭穫菽之時而未歸則是甫逾春行秋反之
期不當遽云其毒大苦矣
念彼共人箋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承珙案此
共人後儒多指在朝僚友言之其說實勝於箋小宛溫溫
恭人大雅抑釋文云恭人本亦作共然則此詩共人即指
下靖共爾位之人無疑矣但或謂行役之人以在朝供職

者爲美任稱其人羨之也（田間詩學）或謂大夫西征畏其在朝
同列之讒因作此詩詒之欲平其怨而彌其閒（秦氏詩測）此二
說皆非是幽王之時內外岌岌在朝者亦未必可羨若謂
恐僚友之不容則又與篇中共人君子不合輔漢卿曰僚
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處者互也己之征役固勞苦矣然
以其所謂罪罟譖怨蹙急反覆者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
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嚴華谷曰君子
仕於亂世凜凜畏罪然其勢不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
天命而已蓋以己之所自處者告其同志也二說似於經
旨有合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傳靖謀也正直
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
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神明若祐而聽
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各本任作乎從岳本改正）命不汲
汲求仕之辭正義曰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
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承珙案左傳
引詩之意承上文言韓起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是謂人
臣靖共其職求正直之人與之爲友毛既用左傳釋詩正
直則靖共句亦當同左義靖謀用釋詁文韓奕虔共爾位
傳訓共爲執而此無傳者自是以共爲恭之借所解皆未

必與鄭同鄭於表記曰君子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
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注訓穀
爲祿言敬治汝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則神
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此或本三家詩其義亦與左氏合
其箋詩以靖共屬明君乃別自爲說本非申毛禮記緇衣
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曰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此引詩意似於鄭箋爲近韓詩外傳兩引此詩
其一謂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管仲曰非天
子不出境桓公曰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
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似亦以靖共屬人君其一論舜之事云以人觀之卽是也以法量之卽未也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此則去詩義甚遠荀子勸學篇首章言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又云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敎使之然也其下卽引詩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亦於詩意不切漢書董仲舒傳武帝策賢良制曰詩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顏注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其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此雖與鄭義略同然其他典籍言靖共

者如宣元六王傳淮陽王欽與舅張博謀悖逆賜璽書曰詩不云虖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中論法象篇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隸釋苑鎭碑膺姿管蘇靖供衛上此皆與鄭異義者也

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箋云介助也朱氏通義曰若如毛訓則大爾大福成何語後篇報以介福又當訓大蓋介字本有二義當隨文取之承珙案毛訓介爲大亦本左氏襄七年傳云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此自當以介爲大

正義亦云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杜於上文引詩下注云介助也景大也正義引定本介景皆爲大此定本是也蓋謂君子當有大福而爲明神所順因其大福而益大之古人自有此種文法如天保俾爾單厚傳引或曰單厚也正義以單厚連文謂以厚德厚天下亦其例也

鼓鐘

序云鼓鐘刺幽王也正義曰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歐陽本義謂史無幽王東巡之文范逸齋嚴華谷皆云經旣有之不當舍經而徵史陳氏稽古編以爲篤論姜氏廣義范

氏詩瀋皆據左傳昭四年椒舉對楚靈有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之語以爲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大室皆豫州山杜注謂卽中嶽然則幽王因大室之盟遂遊桐柏以證幽王會諸侯於淮上之語可謂善於援據矣陸堂詩學疑之謂嵩山大室祠盛於漢武周時未列中嶽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古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是幽王所盟者乃鎬京明堂之大室承珙案此無庸疑也嵩高爲中嶽見於爾雅雖未必是唐虞之制要不得謂起於漢世詳見大雅嵩高篇中嶽之山禹貢曰外方左氏卽曰大室且椒舉所言其上文云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

東夷叛之皆舉其會諸侯於外地者安見大室必爲鎬京之大室乎故以左證詩可爲明據鄭注緯在前箋詩在後亦當以從毛爲定論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正義曰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衞桑閒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旣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閒濮上亾

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旣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閒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承珙案傳言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此正與三章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相對謂其用先王之樂而不知比于先王之德卽蘇氏詩傳所謂樂是人非者然則淫樂之解當以王肅爲是此詩毛鄭同義孫毓誤會毛旨而以箋說爲長孔疏從之謬矣

鼓鍾喈喈傳喈喈猶將將案毛於首章將將無傳葢有女同車佩玉將將傳云將將鳴玉而後行庭燎鸞聲將將傳云將將鸞鑣聲采芑八鸞瑲瑲傳云瑲瑲聲也烈祖八鸞鶬鶬傳云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將瑲鶬皆於聲見義各隨文解之則此鼓鍾將將不言鐘聲自可知耳葛覃其鳴喈喈傳云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王逸注楚辭云喈喈鳴之和大元鐘鼓喈喈范望注云喈喈和聲也此皆本毛義然則傳云喈喈猶將將則將將亦爲和聲可知烝民八鸞鏘鏘無傳而下章八鸞喈喈傳云喈喈猶鏘鏘也與此正同毛義之簡而可互見者大率類此且卽此傳以喈喈猶將將亦可知必以此鼓鍾爲正樂而非所謂桑閒濮上之淫

樂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雅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陳氏稽古編力主傳義謂鄭箋不釋笙磬意與毛同孔疏申鄭以笙磬爲二器未必得鄭意又歷考經傳凡言南者皆謂南

夷之樂未有指周南召南之南者承珙案陳說皆是也後人於此詩據以駁傳箋者有二一則據熊朋來堂上樂受笙均堂下樂受磬均之說謂此詩笙與磬爲二物與儀禮之笙磬不同不知堂下樂受磬均固可以商頌之依我磬聲爲證若以鹿鳴鼓瑟吹笙爲堂上樂受笙均之證則非是鹿鳴鼓瑟吹笙自是兩事儀禮笙詩竝不與瑟和卽合樂衆器竝作亦未有以琴瑟之貴而隨堂下匏笙之賤者熊說殊不足據傳以笙磬爲東方之樂者卽眡瞭之笙磬與頌磬東西相對笙頌皆磬名并非與笙鏞相應之謂此詩鼓瑟鼓琴擧堂上之樂而於堂下獨言笙磬者自以笙

磬在阼階東擧一方以包四面故又云同音四縣皆同也鄭注尚書皐陶謨周禮眡瞭儀禮大射皆云東方樂謂之笙與毛同義此箋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者亦卽四縣皆同之義八音金石爲重詩有琴瑟鐘磬已足賅八音不必更分笙與磬爲二器也又以南爲二南而非南夷之樂者則始于七經小傳謂南夷之樂曰任不曰南詩以雅以南及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左傳之象箾南籥皆文王之樂鄭漁仲本之并據儀禮作樂之次以解此詩謂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三終比歌以瑟次節笙入三終輔笙以磬三節閒歌三終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巳

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者稽古編駮之曰鄉飲酒燕禮歌笙閒合四節乃鄉國禮鼓鐘所詠天子作樂之事其所用之樂節與詩章未必與鄉國同區區以二篇之文附會而爲之說陋矣承珙謂笙入三終不過立於磬南而巳竝無輔笙以磬之語夾漈乃援以證笙磬同音直是杜譔禮經耳

稽古編曰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魏都賦注劉淵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德廣語毛傳亦云也又後漢陳忠引詩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引

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又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卽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旣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矣承珙案南卽任也旣云以南不必復言韎任陳忠特引傳文以足經句耳章懷謂見齊魯詩亦肊度之詞然詩以雅以南自是以雅爲王者之正樂南爲四夷之南樂其下以籥乃兼雅南言之雅舞固用籥而南舞亦用籥也不僭者傳謂和而不僭是與上琴瑟鐘磬節奏齊同鄭分雅南籥爲三舞以不僭爲舞之行列似非經傳之意正義引白虎通義四夷

之樂唯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然蔡邕獨斷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籥（原作管樂今以意改）爲之聲則夷樂亦未始無聲矣白虎通又載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此又似與薛君謂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雅者合故惟南方有歌要可見不僭總上樂器言之而不專爲舞者進退之旅矣

楚茨

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亾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辨說謂楚茨以下十篇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在此

序以爲傷今思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衰世之意集傳既定爲公卿力農奉祭之詩又引或說以楚茨以下四篇爲幽雅陳氏稽古編力申思古之義虞東學詩謂楚茨信南山二篇所陳祭祀節次與禮經纖悉皆合在幽公時不應如此明備若係周公追叙更不得以手定儀文誣其先世即甫田大田竝有田祖田畯之文康成亦援籥章爲說其實祈年歛幽雅未聞有琴瑟之用此幽雅之說未可信也至公卿力農奉祭則特牲少牢兩篇既無祭祊之節而送尸亦安得有金奏邪吳易堂云禮記大夫之臣不稽首此云小大稽首其非公卿之詩決矣竊考編詩限斷其在前王時者竝無竄入後王之篇而就一王之世或事在晚歲而詩反居前或事在初年而詩反居後從其義類爲次也今按刺幽之詩節南山以下十二篇皆小人女子構讒召禍之事大東以下則賦役不均而天下皆困故年雖順叙要在幽世之限斷畫如也涕泣之道至是已窮而心猶不已乃稱引古昔以動其深思故鼓鐘篇反復于君子之德而盛稱古樂之不僭愚謂思古之義當自鼓鐘始序特於楚茨著其說耳集傳信鼓鐘之思古而于楚茨以下盡改序說者以鼓鐘有憂心之語而餘詩無之也不知詩人感傷時事述古興懷其所指陳皆非無爲周家以稽事

開國而幽王政煩賦重田卒污萊故楚茨四詩反覆農事宣王以奮武中興而幽王荒于酒色朝會盡廢故瞻洛四詩鋪陳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動之至頍弁爲角弓之反車舝爲白華之反規切尤深矣承珙案虞東此辨融會貫通可爲確論集傳公卿之說不獨祊祭求神鼓鐘送尸非公卿所有即如絜牛騂牡之牲君婦諸宰之號奏寢之樂燕毛之禮千倉萬箱之入四方八蜡之祭皆非公卿所宜有也至於既曰思古則但爲想慕盛世之詞而傷今之意自在言外正詩人善於立言猶班固所云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也即如楚茨章首

言力農墾闢而繼之曰自昔何為則居今思古之意甚明曹風鳲鳩通篇皆贊美君子之辭而序云刺不壹正與此諸詩相似讀詩者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

稽古編曰采齊肆夏先鄭注周禮劉德文穎注漢書皆以為逸詩惟玉藻趨以采齊康成注云齊當為楚薺之薺葢謂齊音當讀如薺耳非謂采齊即楚薺詩也大全裁劉瑾語曰先儒以楚茨即采齊豈誤讀康成注乎何闇於文義至此承珙案呂記云說文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葦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薺其為茨者後人誤也今考說文薺下引詩牆有薺是鄘風及此詩皆當以薺為本字

毛詩作茨者其假借字鄭注禮作楚薺或三家詩有用本字者耳然鄭但言齊當為薺不言采亦為楚段氏詩小學并云采楚異部而音近非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傳楚楚茨棘貌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焦里堂曰毛言茨棘貌即謂茨之棘也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閒謂之棘然則棘為有束者之通名此棘則茨之棘也箋云茨與棘為兩物於經文其字為不達承珙案嚴緝已引方言此文并謂爾雅釋草之茦刺即此棘稽古編又據方言注引楚辭橘頌之曾枝剡棘即謂橘枝有刺以證此詩之棘泛指草木刺人者然猶分茨與棘為二而不悟此棘即蒺藜之刺由未詳玩經文其字語氣耳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萬萬曰億（今汲古本傳作十萬曰億與箋同此轉寫之誤）箋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王氏述聞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說文意滿也方言臆滿也並與億同此維億猶既盈也億字但取滿盈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承珙案傳云露積曰庾說文庾倉無屋者故正義云庾在於空非有可滿明露積者難言滿故當以數紀之又云言互辭者庾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是億雖紀數亦未嘗不與既盈相對傳箋之義不可易也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箋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肉（肉字從正義本）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將齊釋言文郭璞云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互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互就互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頻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易傳者以祭雖有互不施之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饗各以次第也既解剝

則當亨羹之於鑊既羹孰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孰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五禮通考曰毛所言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所言是饋食時事今案楚茨所述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牛羊下祇當言殺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食時事若方言絜牛羊遽及饋食則遺卻朝踐一節矣況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爲俎孔碩又相複則鄭義不如毛義之長承珙案秦說是也正義謂祭雖有互不施於既亨之後不知此經四或字本非相爲次第或者有也四者各有其事無妨先言亨後言肆也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傳祊門內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

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孰時也祭以孰爲正又曰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爲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爲正是亦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承珙案此詩傳箋皆以祊爲門內說文祊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然則祊祭雖有正祭繹祭之別要皆在門內禮家謂繹祭之祊在門外者非是何氏古義曰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葢對堂而言則門爲外非謂祊在門外也祝祭于祊爲行禮之始略如迎神之類雖其禮不傳然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爲行禮之始之明據也祭祊以前尙有灌地迎牲告幽全升臭等事不詳悉言之者與信南山互見故略之也五禮通考曰楚茨絜爾牛羊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禮器設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卽繼之曰爲祊乎

外祭統詔祝于室與郊特牲詔祝于室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而出于祊明一時事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祝祭于祊列于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非其序矣

執爨踖踖傳踖踖言爨竈有容也承珙案書大傳洛誥傳亦曰爨竈者有容爾雅釋訓踖踖敏也說文踖長脛行也从足昔聲一曰踧踖爾雅本釋此詩之踖踖合之說文長脛者自敏于行然則執爨踖踖當以敏爲本義說文一曰踧踖乃論語之踧踖馬融注所謂恭敬貌者與詩別義集傳踖踖爲敬非爾雅及毛意也

第10册 責参四庫全書第34 版反内

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傳燔取膟膋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膟膋燎之于鑪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承珙案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云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

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正義云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故知當饋孰之時也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膟膋燔燎故鄭注詔祝于室云取牲膟膋燎于鑪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孰之時又取膟膋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鄭注云以蕭合燒之謂饋孰時也據此是燔燎有二事毛於此或燔或炙以燔爲取膟膋炙爲炙肉生民取蕭祭脂傳云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此雖非宗廟祭事然毛意以生民之載燔載烈與此詩之燔炙皆卽郊特牲既奠焫蕭之事故楚茨言於執爨之下不嫌非次鄭注郊特牲亦引取蕭祭脂用毛義也至信南山取其血膋正承以啟其毛之下當是制祭時事毛不言者以本文自明彼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此亦據既奠焫蕭爲義若朝踐時制祭燎膟膋無所謂蕭合黍稷也此箋又以燔肉炙肝爲從獻之俎既本禮經且於爲俎之文尤相比附後儒多謂燔燎不容在執爨之後故以箋說爲長由不考郊特牲既奠焫蕭之文耳金氏輔之禮箋云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覸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覸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朝事主于報

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以二禮燔燎羶薌覸以蕭光爲饋食禮卽郊特牲之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者其時亦兼報氣覸以俠甒加以鬱鬯卽郊特牲之既灌然後迎牲司尊彝之朝踐用獻尊大尊者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所主言之故于報氣循序立文報魄逆陳見義覸之言襍也謂其報氣報魄更相襍廁孝子祭其親求諸陰陽者非一時一事曰覸曰加義取諸此注云燔燎羶薌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正義以朝踐取膟膋燎于鑪炭當之誤矣今案此解尤爲精細

爲豆孔庶爲賓爲客傳豆謂內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

客正義曰毛以豆言甚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承珙案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考少牢爲大夫正祭其羞於尸庶羞四豆至賓尸則尸侑主人主

婦內羞庶羞兼有之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亦有庶羞若不賓尸羞於尸亦庶羞四豆致爵後則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庶羞亦兼有之卒乃羞於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辨注謂乃羞者羞庶羞據此知大夫正祭尸祝以外別無羞豆況天子諸侯之尊正祭禮不及賓故賓長受酢後惟薦尸以羞豆羞籩必至繹祭而後及於主祭與助祭者此詩於爲豆之下專言賓客自以朝事饋食加羞諸豆所以事神事尸者本不待言特推廣豆之用於賓客者以見其孔庶毛善會經旨故言此豆及繹而賓尸之時并及於賓客耳傳繹而賓尸爲一句及賓客爲一句賓客即經文之爲賓爲客

非以賓尸釋爲賓以賓客釋爲客也正義以爲賓指繹祭之賓尸以爲客指正祭之賓獻又嫌繹祭在前而云尸尊於賓故先言爲賓皆誤會傳意箋於賓客句無解意當同毛正義申之謂既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蓋疑鄭以爲賓爲客屬下獻酬交錯爲義耳然旅酬但有舉觶而無羞豆不得牽合爲一是疏亦誤會鄭意也凌次仲禮經釋例謂楚茨第三章皆言儐尸之禮謂執爨爲俎即少牢下篇之執尸俎爲豆孔庶即宰夫房中之羞司士庶羞之豆獻酬交錯即主人主婦上賓獻尸及主人酬尸酬賓以至旅酬無算爵然全詩節次始終皆言正祭之

禮無緣第三章忽夾入繹祭此說恐未可據

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姜氏詩序廣義曰獻醻交錯蓋獻尸之後而賓主導飲疏云獻醻笑語當處祝告嘏辭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醻是賓客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按皇尸未起而遽行旅醻非祭典次第故以爲因助祭而類及之可謂能圓其說而張氏又引特牲禮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舉遂行旅醻無算爵則獻醻交錯又似應屬於此竊謂獻羞

籩羞豆之後諸臣進以酳尸獻醻者指酳尸言之交錯同異姓皆酳尸也非旅醻之謂醻者進酒亦非自卒爵而醻賓之謂且特牲非天子之禮儀禮殘闕或有錯簡未可據也承珙案王禮饋食三獻既畢固有酳尸三獻然亦在祝告嘏辭之後不得以進酳當此詩之獻醻何氏古義則謂祝嘏爲行禮終事引禮運孔子曰後聖有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據此所

言行禮次第與此詩雅相彷彿不必泥於特牲少牢之文耳案此雖善於立說然禮運祝以孝告二句究是總括上文之語如據此謂嘏爲祭末則不應連祝言之宋親祠儀注改皇帝飲福受胙於亞獻終獻行禮已訖之後陳祥道以爲非禮蓋自宋以前無祭末受嘏之事況楚茨一詩每章次序分明究不應於朝獻之後受嘏以前插入旅醻一節竊意此葢統言祭祀之獻醻皆有法度時宜以爲受福之本獻則統九獻皆可名之彤弓傳云醻報也此則尸酢王酢后酢諸臣皆所以報卽皆可言醻交錯者獻則有賓兄弟之從獻酬則有賓兄弟之旅醻其事皆交錯而行者

也祭祀之事不外獻酢醻三者具而禮成祭之始中終皆有獻醻前後難於位置故特於中閒言之所以該始終也卒者盡也自是統括祭事之辭不必泥於旅醻一節以爲不當在受嘏之前卽如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引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亦統言祀事得宜不專指旅醻時禮儀笑語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傳稷疾敕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嘏之禮祝偏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敕之釋文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

齊也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亟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其申箋則據少牢特牲大夫士受嘏之禮皆取黍而已此言偏取黍稷牢魚肉以爲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禮數有異又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卽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姜氏廣義疑之謂大夫猶命佐食授祝王尸何至親嘏主人且摶黍菹豆論者猶疑其瑣細而天子之禮乃偏取豆品以擩于醢其褻不已甚乎承珙案正義申箋僅據特牲少牢比附其事故後人多不能信然鄭作箋時所稱天子受嘏之禮自必別有所據如宰受以筐之類豈盡肊說亦必非僅準大夫

士之禮以爲說但以齊爲減取稷爲前就匡卽爲受物之筐勑又爲祝釋嘏辭文義破碎與經文四既字語意不順且上文徂賚孝孫既云以嘏之物往予主人而此又云孝孫前就尸受之亦微相矛盾惟毛傳以稷疾勑固爲訓稷當爲畟之借周頌畟畟良耜釋文畟本作稷說文畟治稼畟畟進也葢畟者疾入之意故稷有疾義勑與飭同說文飭致堅也讀若勑是也以傳意推之則既齊既匡與稷疾勑固義當一律王肅訓以整齊誠正者得之葢此承上文孔熯莫愆統言祭祀之得禮爲下文錫極之本正義謂亟疾固愼當指執事者不知此章唯說受嘏之禮不得有執

事於其閒也

鼓鐘送尸段氏詩小學云考鼓鐘將將傳云鼓其淫樂正義云鼓擊其鐘白華鼓鐘于宮正義亦云鼓擊其鐘此篇上文曰鐘鼓此不應變文宋書禮志四兩引皆曰鐘鼓送尸正義云鳴鐘鼓以送尸是唐初不作鼓鐘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承珙案段說是也北堂書鈔亦作鐘鼓送尸今本此下注係明人所補其引詩此句猶虞世南原文也何氏古義謂此以金奏肆夏故但言鼓鐘非是

信南山

序云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稽古編曰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詠曾孫傳箋指成王因信南山序有幽王不能脩成王之業語也東萊非之謂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稱然周之後王可當詩人追思者孰有如成王哉文武開剏時武功多于文治禮樂制度尙有未遑周公攝政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下始號太平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時所定康王以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武而下止有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其宜也承珙案此本長樂劉氏之說見嚴緝而推擴之更爲周至嚴緝又云楚茨信南山一體之詩楚茨先傷今而

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起卽所以傷今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嚴緝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不必破甸爲乘也韓奕亦云維禹甸之不必專言邱乘矣承珙案傳訓甸爲治者古甸田敶字皆通周禮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說文田敶也李巡注爾雅釋地田敶也謂敶列種穀之處夫敶列種穀固已含治義矣稍人注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賈疏以爲韓詩作敶考韓詩字雖作敶訓亦當同毛爲治爾雅神治也邵

二雲謂神爲𩃬之轉又說文㑴理也理卽爲治亦以聲近義同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乘亦可訓治豳風亟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乘者以下文疆理南畝皆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耳稍人疏謂鄭據韓詩爲說𩃬是軍陣故訓爲乘恐未必然

我疆我理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云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岐注云經亦界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稽古編曰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別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注云布殖之物各以土宜與此

詩傳疏同義縣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爲大界理爲溝涂劉氏以疆爲徑畛涂道路理爲遂溝洫澮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文義相接耳然非古義也承珙案大雅迺疆迺理之下繼以迺宣迺畝嚴緝謂宣是宣通溝洫則理不得爲治溝涂總之溝涂之事自在下文南東其畝中與疆理固不相涉也

南東其畝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馮氏名物疏曰畝卽田之身也古之治田者雖有溝洫井田二法不同然田之形體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爲之其在於東者謂之東田王制所云當今東田是也其在於南者謂之南畝詩屢云南畝鄭注遂人云以南畝圖之是也范氏補傳曰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故信南山云南東其畝也朱子信南山傳云畝壟也書傳云終竟壟畝左傳注云使壟畝東西行又云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是畝可以謂爲壟也漢書陳勝輟耕之壟上師古曰田中高處是正訓壟字朱子所云畝壟者只是今之田所謂若干畝非必其中之高處也長樂劉氏云遂東則畝南遂南則畝東正言順地勢及水所趨之事蓋于此方爲水道則於彼方爲地

畝南東交互其勢宜然雖溝洫之法遂縱溝橫井田之法遂橫溝縱而其爲畝之制則相仿也朱公遷疏義有畝以防水之說今之學者遂爲所惑不知古有遂溝洫澮川以通水之流大小淺深以次相注自不至于決溢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而卽在遂溝洫澮川之上初不聞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若然郤克欲使齊盡東其畝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無顧水防乎方氏注禮記引詩南東其畝而以廬之所向爲言可見古人並未以畝爲防水之具矣然范氏云田喜陽惡陰未爲通論如黍宜燥稌宜溼正古人所謂土宜而古人只云南東者乃人道

貴陽賤陰之義耳非地道固然也承珙案田中之畎所以行水其壟所以播穀亦謂之畝每一畎一壟相閒成列畎必順其畝之首尾而行水以入於遂地之大勢西北高東南下畎之行水多自西北而注於東南故詩云南東其畝范氏專主貴陽賤陰義猶未盡程氏易田通藝錄謂匠人之畎爲每畝閒行水之畎一畝一畎與播種之畎一畝三畎者不同此說似未確古人畎祇一名未聞又分爲二事說文𡿨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𡿨倍𡿨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凡𡿨之屬皆从𡿨甽古文𡿨从田川田之川也畎篆文𡿨从田犬聲六畎爲一畮蓋古者步百爲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據說文以畎爲田之川是所以行水者而漢書食貨志又云后稷始甽田以一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二說不同其實一也每畝之中畎壟相閒三畎者亦三壟壟卽田畝播種之處通言之則壟亦可稱畎故班云一畝三甽許云六畎者幷壟言之謂其地可容六畎耳許以畎爲田之川而班云播種於甽中者則以穀宜高燥者畏水當爲畎以行水而播種於壟金仁山所謂種豆麥者作田畍是也穀宜下溼畏旱當爲壟以培土而播種於甽卽班

志所謂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者也其事雖殊其法仍一耳程氏又據鄭遂人注以南畝圖之爲遂縱溝橫因謂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匠人賈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爲東畝之圖是自西視之畝橫於東且引左傳盡東其畝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云云今案古人制田始於一畝行水始於一畎姑以一畝之畎言之畎順水勢畝順畎勢畎縱則畝縱畎橫則畝橫此自然之理也南北曰縱東西曰橫畎自北而注南爲縱則畝之長亦隨畎而南曰南畝畎自西而注東畝之長亦隨畎而東曰東畝此詩云南東其畝當是指畝之直長所謂廣一步長百步者非橫陳於南東之謂惟其指水之所注以爲名而水勢趨東南者爲多故有南畝東畝若謂自北視之爲南則使改而自南視之不亦可曰北畝乎鄭注之遂縱溝橫賈疏之畎縱遂橫正劉氏所云遂南入溝則其畝東遂東入溝則其畝南者注疏之南畝東畝乃適相反程氏從之誤矣甫田禾易長畝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此以一畝之長爲竟尤可見南畝東畝指其直長者而言最爲本經之確證至左傳盡東其畝乃晉人逞忿於齊脅以必不能行之事如所云以蕭同叔子爲質者謂使

齊人畝皆向東則田閒道路皆東西直達晉人自西而來可以無溝渠之阻耳故杜注但云循壟東行不必泥於東畝則川橫謂晉人惟欲使川上路通東西以便戎車因以爲東畝乃橫陳於東之證試思東畝若果爲橫陳於東之法其川固橫矣而尚有縱溝縱澮又豈不可限戎車乎可見晉人是欲使齊之田畝皆向東耳賓媚人引詩乃以正言責之謂必無盡東其畝之理也姜氏廣義曰凡遂在田首攔截於田之起處使諸畎之水得以同注於此也遂之東入於溝者必橫截於畝之南諸畎之水皆直注於遂畎直畝亦直遂東則畝南矣遂之南入於溝者必縱截於畝之東遂南則畝東矣畝雖亦有西北而溝遂總在東南一縱一橫者溝洫之定制則畝但言南東可矣

雨雪雰雰傳雰雰雪貌何氏古義曰說文雰卽氛字云祥也與雪無涉當通作紛承珙案白帖二引詩固作雨雪紛紛然毛詩字多假借不必改雰爲紛楚辭怨思雪雰雰而薄木兮王逸注云雰雰雪霜貌卽用毛義也

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箋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正義曰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齊戒賜尸賓者此詩陳事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承珙案鄭氏以禮箋詩每不明言所出如此詩五章箋所云迎牲降神及告純告殺皆本三禮則此章齊戒畀尸賓亦必有所據但其書不存後人不能援以爲證耳然以經文核之此畀我尸賓不過言稼穡之爲酒食用於祭祀之尸賓乃統祭事始終用酒食言之不必泥前後次序專指爲齊戒之時卽如四章是剝是菹獻之皇祖亦第言其瓜可以爲菹可以共祭耳不然豈有未殺牲而先薦豆者乎

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案

大雅于時廬旅傳廬寄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與此箋農人作廬便田事者正合而於訓寄之義尤明伐檀傳又云一夫之居曰廛此卽遂人所謂上地夫一廛者說文廛二畝半也一家之居此一家卽謂一夫也但毛於廛廬竝不言國中野外之別卽鄭注周禮載師園廛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廛取此詩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以解園初不取何休公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故此箋田中作廬云云當是指私田之中各自爲廬以便作息耳周禮賈疏取趙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以園廛二地合成一五畝之宅不知五畝之宅自是民之恆居

非止取便田事必因山水樵汲之便陰陽向背之宜云在邑者民之所聚卽爲邑故十室千室皆曰邑猶今之村落然不必定在都邑孟子之言自以五畝爲一宅非二畝半之謂此宅雖亦可名廛要與國中市廛無涉更非中田之廬可比廬在田中者猶今人田閒草舍不必在公田中亦必無二畝半之廣甫田正義曰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旣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注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注樂

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承珙案一井八家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之說其誤實始於韓詩外傳並引詩中田有廬爲證班志特承韓而誤耳

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傳剝瓜爲菹也箋云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正義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者承珙案周禮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貢非卽稅乎何元子又疑七菹無瓜然天子庶羞百二十品七菹何足以盡之正義云場人祭祀共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籩人豆實無瓜菹文不具耳

祭以清酒箋云清謂元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何氏古義曰鄭以清酒爲元酒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蓋第設之而不用與此無涉也承珙案何

說非是禮運又云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與此詩祭以清酒在執其鸞刀之上正同彼注謂朝踐之時設此元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云云蓋元酒是水言以祭者卽周禮大祝所謂執明水火而祝號也亦未始非祭事所用不得謂與祭無涉箋分別清爲元酒酒爲鬱鬯五齊三酒皆據三禮爲言正義申之詳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涇　胡承珙

小雅甫田之什

甫田

序云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稽古編曰楚薺信南山甫田三詩序皆以爲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序思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耳朱子譏之以爲序專以此立說斯亦深文之論矣小序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適南畝對則指成王以前疏以信南山推之謂此古亦爲理或然矣序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哉承珙案傷今思古之說王雪山已疑之謂詩中援古及今者甚多卽以田事言之振古如玆積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剏以爲某王之歷時亦未敢卽以爲某王之亂世是其說不始於詩序辨也然荀子大略篇曰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注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注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據此則所謂傷今思古者其誼出於荀卿知毛序源流甚古不得疑其援詩以立說明矣

倬彼甫田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正義曰齊甫田傳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承珙案倬本兼明大二義故棫樸倬彼雲漢傳又云倬大也說文倬箸大也乃合二義言之桑柔倬彼昊天箋云倬明大貌亦與許同若雲漢倬彼雲漢箋云倬然天河水氣也韓奕有倬其道傳云有倬然之道者也此皆讀倬爲灼專用明義此傳以甫田是大田故倬亦但爲明貌蓋言明乎彼甫田猶之上篇云信乎彼南山也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

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正義曰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又引王肅孫毓申毛皆謂此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詩賦之作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秦氏毛詩日箋曰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爲萬取千爲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近於肊度又不若鄭言制度之有據矣正義申鄭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稅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

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五禮通考方氏曰九一什一句法文義一耳野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則貢之什一亦什中之一而已但以井田畫方而成則以八而包一故不得不以九一爲法貢法長連排去則以五十起數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以十相乘亦復整齊而易算耳烏有什一爲數而取其一反使奇零參差而難算也哉承珙案箋以歲取十千爲一成之數特舉井田之法爲九夫而取其一耳若於溝洫之法亦可爲十夫而取其一矣周法本兼貢助匠人注以貢助通率爲什一所以解徹

爲通義若孟子言三代稅法實皆什一則以貢法民田五十畝貢上五畝助法民田七十畝公田亦七十畝借民力以治之而上自收其公田之入貢爲什一助爲九一盈朒之數本不甚懸殊周則百畝而徹兼用貢助雖立法稍有變通而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故貢助通率爲什一以解孟子請野一節則可若其實皆什一之文在論三代田制之下夏但有貢法殷但有助法何得二代通率而云皆什一乎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箋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承珙案生民詩毛鄭皆以歆攸介攸止爲句文意本與此絕殊不得準彼爲訓此介止毛雖無傳然其訓烝爲進謂俊士以進則毛意當亦爲舍而止息葢必有所止舍而後可進髦士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曰介界也鄭以介爲舍凡廬舍必於界上是鄭義本之韓詩亦以申毛非易傳也

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許氏五經異義從左氏說共工有子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知社非地祇正義引鄭駁以社爲五土之神共工爲后土止爲配食又云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承珙案毛以方爲迎四方氣於郊考月令迎氣不言祀事據此傳知方祭卽迎氣之事與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注疏家皆以爲迎氣之祭者合但月令迎氣有中央土而毛祇云迎四方氣者豈以社爲后土而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上文以社已足當之歟何氏古義曰詩毎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土之神旣立爲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

禮止言四方承共謂方爲四方則毛意社爲后土指中央土神言之故疏云義與鄭同也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傳田祖先嗇也箋云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承珙案疏謂大司徒言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此言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不知毛

旣以后土屬社而於田祖但言先嗇則后土爲社神先嗇爲稷神漢書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此知田祖不兼后土明矣鄭箋分社方爲秋報祈雨爲大年郊後之祭其實此章是統言爲農禱祀致其誠敬祈報皆在其內如方爲迎氣於郊卽合一歲之方祭言之不止爲秋成報功而已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明於方社言祈何止於報以御田祖言祈不言報者互辭見義猶方社言齊明犧羊田祖言琴瑟擊鼓耳鄭以一章而晝爲兩年之報祈又以農夫之慶爲大蜡勞農皆迂拘非達詁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正義曰王肅云致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承珙案鄭箋之說已爲王肅孫毓所駁而王肅所自爲說尤謬自古無所謂嘗土之法者後儒各爲之解亦未盡安蘇傳云攘取也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夫奪取曰攘竊取曰攘施之於此已

爲不倫且左右字無著毛西河以攘爲攘臂左右爲左右手此本六書故攘爲捋袂出臂之說戴氏詩考正從之說文攘援臂也此卽攘臂之字然攘臂取食又何須左右竝舉也孔羿軒據曲禮注攘古讓字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左右鄰井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羮飯孰旨與否也但此承田畯至喜之下而專言農之讓食雖可知民俗之美不足見上意之勤惟嚴緝引曹氏曰攘卻也謂田畯之官卻除其左右之從者而親嘗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此說近之毛於此無傳者出車玁狁于襄傳襄除也釋文襄本或作攘毛意豈以攘與襄同左右爲從者之

稱其義易曉故無庸訓釋歟

大田

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案今方言無此文　承珙案鄭云俶讀爲熾者熾與植同聲鄉射禮古文熾爲載今文或作植是讀俶曰熾猶讀俶曰植也植又爲置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七錄穀梁名淑論衡作穀梁寘論衡見案書篇亦

其例也載本與栽通中庸上天之載注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又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此箋不言載讀爲栽者以栽亦植也與俶義複故云讀爲菑栗之菑正義引弓人菑栗謂鋸弓榦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是菑爲菑殺其草故又引方言反草曰菑皇矣釋文引韓詩亦云菑反草也此義於田事尤合故箋末復申之曰田一歲曰菑

既方既皁傳實未堅者曰皁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稽古編曰方皁堅好皆指穀實而言不比生民詩歷道苗稼生成之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萕生長之條茂已具於前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卽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以爲極畝鄭以爲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爲房謂孚甲而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乎然則此詩之方皁正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發管而秀出則先有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皁也毛云實未堅者曰皁故兩詩皆以堅好繼之承珙案皁字本當作草說文草下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杍櫟之實名曰草斗者謂其殼也俗書作皁引申之凡植物有孚甲者皆可稱皁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早物此草省作早

鄭司農云早物柞栗之屬今世間柞實爲皁斗其實栗亦爲皁物則賈疏以柞實染皁爲名非矣此詩既方爲孚甲始生而未合則既皁爲孚甲已成而未堅耳孔疏以皁音同造轉訓爲成非其義也

不稂不莠傳稂童粱也莠似苗也焦氏里堂曰說文蓈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蕫蓈重文作稂莠禾粟下生莠讀若酉采卽穗字爲禾成秀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蓈說文禾粟下生莠繫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

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粟之不成者尚曰下揚說
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承珙案說文禾粟之采當從
陸釋文作禾粟之莠若作采爲禾之秀而不實者則此經
上文既堅既好箋云盡堅熟盡齊好矣安得又有秀而不
實之稂乎說文莠訓當是禾粟下讀揚生者句段注謂禾
采下垂莠則采同而揚起不下垂故曰揚生者得之焦氏
孟子正義又云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荅問云甫田
維莠今何草荅曰今之狗尾也但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
自生不關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
狗尾異大田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粱稂莠一類惟稂

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承珙謂毛傳兩言稂童粱又
言莠似苗說文蓈莠二篆相次益蓈爲莠之未成者莠則
已成而揚起者又說文皆連禾粟爲言則蓈莠自是禾粟
閒一種相似之草惟其擇種不純雜以浮秕致生稂莠故
惟禾粟中有之國語馬餼不過稂莠亦對食粟之馬爲言
若爾雅孟狼尾本與稂童粱列爲二草又莠名狗尾隨處
有之不應獨惡其亂苗然則稂莠自是害苗之草之專名
其狼尾名荁狗尾名莠或因禾粟之稂莠以爲名而實非
一物要與詩言無涉耳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
氣贏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
炎火使自消亾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
陽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于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害
無由作而云田祖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李迂仲
曰唐明皇時天下大旱蝗姚崇爲相遣捕蝗使乃援此
以爲說其實與此詩異也承珙案姚崇捕蝗之事當時倪
若水已移書誚之然不害其爲善政但不必以之解詩耳
蓋詩以明君爲政能除蟲害而言田祖以神其事自不得
謂爲實火故毛以盛陽解之箋疏申述其義益明此先儒
解經之精與後世偷荒之政本不相涉若持此以證經則

捕蝗之法惟能打撲飛蟲且焚且瘞若螟本贏蟲爾雅翼
以爲無足小青蟲陸疏云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
細耳之二蟲者又豈可打捕而付之焚如者乎
秉畀炎火釋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段氏毛
詩傳曰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承珙案卜訓報
者白虎通義蓍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
服小記注竝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
赴卜畀炎火者謂亟取而畀之炎火也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
阮氏挍勘記據諸書訂正萋萋當作淒淒祈祈當作祁祁

是也又云傳雲興貌段玉裁從顔氏家訓定本集注作陰雲貌又云此經本作興雲顔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渰雨雲皃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渰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作興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呂氏春秋務本論漢書食貨志隸釋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興雲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當亦後人以顔說改之耳承珙案顔作興雨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本非無據李善文選注引毛詩亦作興雨卽鹽鐵論

水旱篇左雄傳之興雨亦未必盡由追改或原有兩本引者各從其家耳若以經文傳文核之則渰與淒淒已是雲貌誠如顔說何勞復言興雲且下文雨公及私正形容雨之徐若作興雲亦於文義不貫文選張景陽雜詩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此正用毛傳以渰爲雲興貌傳旣以渰爲雲興則其下經文必不作興雲可知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明以祁祁屬雨知鄭所見毛詩必作興雨卽呂覽本作興雨祁祁經義雜記據王氏詩考引呂覽作興雲然高誘注云陰陽和時雨祁祁不暴疾語與箋略同知其本亦當作興雨也盧召弓曰近人頗疑雨不當言興然楚辭天問云蓱號起雨起卽興也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承珙案此詩言公田周頌噫嘻言駿發爾私是周有公田之明證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者蓋承上文龍子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之言貢法民田五十畝而以五畝之入爲上貢故不制公田夏小正初服于公田解者以公田爲君田卽藉田也初服者謂庶人終于千畝此說近之故惟助爲有公田者對貢法言之若徹法制公田正與助同故孟子卽引大田之詩以證雖周亦助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據趙注孟子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

以爲賦又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不知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謂稅其一夫之地是明有公田百畝矣或謂殷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卽在私田中夫百畝之田雨澤均被何由區別而詩乃先公後私言之鑿鑿不幾成虛語乎

彼有不穫穉承珙案篇中二穉字不同大章無害我田穉此穉字當從韓詩幼稺見閟宮釋文及說文幼禾之訓謂禾之初生而未壯實者故蟲害倉之正義與穉對言則謂是晚

種之稱蟲不應專會晚種者故稱當兼早禾晚禾言之若此云不穫之稺則閟宮傳所云後種曰稺者葢以晚種後熟不暇收穫事或有之耳

此有不斂穧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定本集注穧作積稽古編云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筥亦音穧是同一集注孔以爲穧作積董以爲穧作筥矣集注一書唐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眞也承珙案鄭注聘禮以筥爲穧名不過比方其事本非謂筥字同穧又注周禮掌客云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穧也是筥穧同義不同音無由借筥爲穧阮氏技勘記云集注積或當作穧以齊資得通用而借積爲穧也此說近之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傳騂牛也黑羊豕也正義曰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篇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色不同者毛意葢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别承珙案正義述毛既以此方爲四方之神而又謂毛意以四方非望祀非五帝殊不能自圓其說卽如大宗伯靑圭禮東方之類其牲幣必各放其器之色亦不應錯舉騂黑無方色之别竊意毛本不以此方與甫田之方同毛詩寫官記曰曾孫之來本勸農也然饁倉之餘方且以禋祀爲事而或以騂或以黑焉禋祀或則祈或則報也故曰方言方有事於此耳此說近之

瞻彼洛矣

序云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承珙案序云思古明王則詩中君子當指明王毛於庭燎之君子至止采菽之君子來朝皆云君子謂諸侯也

而此不言者始以君子本指明王其義易曉歟箋以君子爲諸侯世子來受爵命者以韎韐爲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此葢本三家之說白虎通義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其下又云世子上受爵命服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此或卽係韓詩之說然鴛鴦亦云君子萬年與此詩二三章文同彼箋云君子謂明王也然則此君子亦當指明王爲是云至止者或因會同征伐所至而有爵命之事故曰福祿如茨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傳泱泱深廣

貌承珙案傳意明以洛水之漑浸喻明王之恩澤鄭箋所申不誤但下文君子卽明王福祿卽恩澤箋不當屬之諸侯世子耳此洛水正義引職方雍州其川涇洛證之是矣宋王安石始以爲豫州之熒雒呂記朱傳皆從之惟王伯厚詩地理考云此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淮南墬形訓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是也段懋堂說文注云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魏黄初元年詔稱漢以火德忌水去水爲雒魏爲土行又除佳加水變雒爲洛自後二字始多淆亂承珙謂禹貢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惟導水東過漆沮據水經

注引闞駰以爲卽洛水然禹時未必有洛名始見於周禮職方毛詩正月傳以宗周爲鎬京此云宗周漑浸水則其爲雍州之洛甚明漢書匈奴傳武王居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亦卽宗周之洛水也

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段氏儀禮漢讀考曰傳當云韎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句韐所以代韠也箋當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別義各本譌舛不可讀王氏經義述聞云毛傳原文當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茅蒐韎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戾且毛既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承珙案王說是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傳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承珙案傳意似當以韎韐爲天子之戎服侯人傳芾韠也此云韐所以代韠也蓋以芾韠爲朝祭之服戎事則以韎韐代之

不應專指士而言鄭箋泥於禮經士服韎韐之文遂謂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任爲軍將使將六軍而出夫世子未命卽使服士服而來然旣任出征之事豈尚不賜之爵命而仍服其士服以出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故後儒多據周禮兵事韋弁服及左傳韎韋之跗注以爲軍中上下同服天子至士皆服韎韐承珙謂次章鞞琫有珌毛傳通言天子至士琫珌之飾則此章當亦通言天子至士戎服之韠其義實與鄭箋不同鄭箋於次章云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案首章箋方云未遇爵命將六軍而出則次章之受爵加賜又在何時兩章經文皆承君子至止之下而一未受爵一又受爵殊相矛盾陳

氏稽古編以鄭注韋弁服及杜注靺韋之跗注皆非韠不得牽合靺韐爲一事然韠與裳同色鄭注司服以靺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韐旣所以代韠則以靺韋爲之可知司服注又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西京賦云武士赫怒緹衣靺韐此亦可見古人以靺韐爲戎服不當專爲士之祭服矣

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正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以公劉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阮氏挍勘記曰段玉裁云鞞刀室也即刀削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曰珌（承珙案琫當以釋名所言室口之飾爲正詩毎鞞琫連文若係刀把與鞞何涉小爾雅鞞珌鞞之飾也此解爲正）有讀爲又言有鞞有琫又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略舉上下之體而已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東原氏改此傳云琫上飾鞞下飾珌飾貌非也鞞不可言飾戴說據釋名也又陳氏稽古編與段說合承珙案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竝不言飾可見鞞爲刀室琫珌乃所以飾鞞此篇正義申之最得傳旨馮氏名物疏譏毛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之詞皆非是左傳藻率鞞鞛鞛即琫也（集韻琫或作鞛）此亦鞞琫連文而不及珌與公劉同杜注乃云鞞刀削上

飾鞛佩刀下飾殊誤劉炫故據詩傳以規杜過孔疏乃云鞞鞛或上或下俱是此則曲徇杜氏不及詩疏之諦當耳

傳又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鏐珌大夫鐐琫而鐐珌士珕琫而珕珌（此據正義本與釋文定本集注不同）正義曰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說文琫佩刀上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段注云毛傳天子以珧說文珧蜃甲天子玉琫而珧珌此當云天子以珧諸侯以玉淺人妄竄改之又說文珕蜃屬禮佩刀士珕琫而珧珌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禮佩刀諸侯璗琫而璆珌段云天子玉琫珧珌備物也諸侯璗琫璆珌讓於天子也璆美玉也天子玉上諸侯玉下故曰讓於天子也大夫鐐琫鏐珌銀上金下也士珕琫珧珌珧有玉珧之稱貴於珕自諸侯至士皆下美於上惟天子上美於下承珙案此傳所言雖不著所出然說文於珕珧璗下皆引禮云云則毛亦必據禮逸篇之文不應互異如此說文珌下云天子以玉者因珧有玉珧之稱以玉猶言以珧未必淺人妄改諸侯爲天子也然玉琫珧珌上下究有不同正義惟當言天子琫珌異物耳若諸侯璗琫鏐珌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是諸侯琫珌同以金爲之此所以別於天子也王荐

傳瑒琫瑒珌瑒與璗同亦上下皆用金之證孟康云瑒玉名非是大夫則皆以鐐爲之士皆以珕爲之說文諸矦璗珌士珧珌恐是傳寫之誤定本集注作諸矦璗珌大夫鏐珌皆非也

裳裳者華

序云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案全詩皆極言賢者德行才藝似其先人以見不可棄絕而刺幽王之意自在言外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葢經文祇有此意序小人以下乃推原所以援古刺今之由耳蘇氏詩傳謂小人讒諂詩之所無而釋首章云

君子內脩其身而發於外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以湑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善其發於外者儳然小人爾是以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樂處其朝也是仍不能外序以爲說矣

裳裳者華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朱氏通義曰董氏云裳古文作常案說文常下帬也从巾尚聲是裳本作常下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或疑卽常棣劉勰文心雕龍云雅詠常華或黃或白亦以裳作常然徧檢諸書竝無言常棣華黃者此詩旣以其華爲黃白色則非常棣明矣華谷竟解作常棣若果是常棣無疊言常常之理恐仍以毛訓堂堂爲正承珙案廣雅常常盛也似卽釋此詩之裳裳或所見詩本有作常常者耳

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傳湑盛貌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呂記引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李氏集解曰此詩只說賢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爲不類此但言賢者之昌盛如此承珙案細繹經文實不同鄭箋所說裳裳者華當喻功臣之美盛湑兮之葉當喻世

類之緜昌且凡詩言之子者皆見在之詞無有稱古人者況之子與君子詞氣自分輕重箋以末章君子爲其先人而之子乃斥明王非其義矣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何氏古義曰芸草名言如芸華之色黃也爾雅權黃華郭璞注今謂牛芸草爲黃華其華黃葉似苜蓿邢昺疏云牛芸者亦芸類也承珙案此說非是老子夫物芸芸注芸芸華葉盛貌是芸爲草木盛之通稱詩連黃言之故傳以芸爲黃盛若以經證經則苕之華亦云芸其黃矣彼傳云苕陵苕將落則黃爾雅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孫炎皆以黃白爲苕華色異之名此詩三

章云或黃或白則裳裳者華或即陵苕但毛以此芸爲黃盛而彼爲將落者芸爲黃之極盛盛極則落亦理勢所必然故此言其盛彼言其衰隨事取興義相成耳

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傳言世祿也大雅文王不顯亦世傳云士者世祿也彼正義引五經異義據公羊穀梁左氏說以周制世祿有大功德亦得世位宣十五年左傳正義又云鄭駁異義引尙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似爲許鄭義異其實世祿爲常世位非常許鄭之意略同故大雅又引鄭箴膏肓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有功特命則得世位

也毛傳但言世祿此箋云守先人之祿位則兼位言之正義謂士乘兩馬經云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馬故并位言之義自可通但此乘駱直承之子文來即謂之子當乘四馬耳箋以此之子爲明王乘駱爲賢者之子孫兩句之中文義隔絕非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案荀子不苟篇引此詩而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繇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捧持于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即荀子所稱屈信變應之說也說苑修文篇引詩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閒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

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據此所稱詩傳當出於三家左之右之亦明指朝祀喪戎之事與毛傳合不似後儒但以取諸左右爲說一味鑿空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似嗣也箋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稽古編曰以似爲嗣詩之恒訓集傳曰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維其有之正承上宜與有耳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乎承珙案潛夫論邊議篇云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即有

諸內形於外之意集傳之解似非無本然序言刺幽王廢世祿之法則似爲類其先人古說自不可易襄三年左傳言祁奚事引此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說者多以爲斷章今案祁奚擧其子午使代已爲中軍尉又擧羊舌赤爲佐亦是代其父羊舌職本皆似嗣之事雖與先稱解狐同爲建一官而三物成然解狐未命而卒傳云唯善故能擧其類類卽謂世類之類然則引詩或專就擧子言之亦無不可不必以爲斷章也

桑扈

序云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氏集解曰

此詩徒見稱美古人之德何以知其爲刺故李祭酒曰楚茨大田之什竝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德之惡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又云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見其君臣於宴飮之閒傲慢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之詩所以刺之也若先王之時則禮教素行如湛露燕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燕同姓如此則燕羣臣可知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范氏補傳曰此篇之序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于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觀之承珙案二條可作讀詩序者之總論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正義引孫毓述毛謂天子以王庶人皆有所樂是樂之大者承珙案賈誼新書禮篇云胥者相也祜大福也此釋樂胥與毛義同箋於大雅韓奕侯氏燕胥魯頌有駜于胥樂兮竝訓胥爲皆而獨于此讀胥爲諝以爲有才知之名義近迂曲且此詩樂胥卽有駜之

胥樂文法倒裝古人往往有之無容易傳

之屛之翰傳翰榦正義曰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榦者皆以築牆爲喻承珙案爾雅楨翰儀榦也此謂翰爲榦之假借毛傳與爾雅同皆所以明假借也正義標傳文翰榦當引釋詁楨翰榦也今本楨下脫翰字惟呂記引正義楨翰榦也不誤又正義引舍人注榦所以當牆兩邊榦當作翰左傳莊二十九宣十一成二正義引皆作翰邢疏引亦作翰詩疏作榦亦傳寫誤耳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

也不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亾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正義曰毛以爲言王者之德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不良難而順之乎承珙案疏以不難爲良難乃用鄭箋難字之解然良難而順義殊不安竊意毛傳不難難也未必如鄭以自難爲義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詩傳曰不戢戢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據此詩難字本作儺傳當讀如猗儺之儺隰有萇楚傳云猗儺柔順貌則此不戢者言民皆聚而歸之不儺者言民皆柔而順之民既歸順故受福多耳古字儺或作難周禮占夢始難故書難或爲儺鄭云

字當作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此箋亦以難爲戒懼之義然未必合毛意也或又據說文引詩受福不儺則上句必非儺字今案說文魌見鬼驚詞从鬼難省聲讀若詩受福不儺此當同今本毛詩作不那傳寫誤作不儺蓋那者柰何之合聲左傳弃甲則那正與見鬼驚詞義合故許書讀魌若那王氏詩考以受福不儺列爲異字亦據誤本說文耳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臧氏經義雜記謂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同一左傳同引一詩不應互異漢書五行志引傳作匪儌匪傲應邵曰言在位不儌訐不倨傲也論語惡儌以爲知者釋文云儌鄭本作絞是儌絞古通毛詩作交蓋絞之省借故漢書作儌毛公於此及采菽彼交匪紓皆無傳鄭箋依字訓爲交接恐非漢志所載左傳爲古文今本出之杜證成十四年傳作彼交杜注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是杜氏未足深信趙孟引詩作匪不作彼與漢書正同尤爲明從鄭箋所改漢志匪儌當從應仲援說爲不儌訐師古改爲儌倖非是承珙案臧說是也匪彼二字古雖通用此詩

義當作匪絲衣兕觵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與此詩四句文義相同此匪交匪敖當與彼不吳不敖一例耳

鴛鴦

序云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承珙案首章傳云大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有時正與序文相應由毛公作傳與序別行故有時用序語爲傳若謂序多毛公所爲則傳中所已言不應又襲之而爲序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

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毛西河續詩傳鳥名曰戢左翼不可解正義謂舉雄者言此襲爾雅辨雌雄法然此是戢非掩也且戢左翼非掩右翼也乃後人承其誤者如函史諸書且謂雄以右翼掩雌左翼謂之戢左翼則以掩雌翼而曰戢雌翼已自難通況雌翼而曰其翼可乎且未聞禽鳥之宿有以彼翼掩此翼者宋人張載有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右翼以防患于外世多稱之第鳥棲正倒在枝枒者不可見鴛鴦連蹠蹋地而宿皆首尾相並有何正倒況正倒亦安必左翼內而右翼外假使西

首者棲南東首者棲北則已右翼內而左翼外矣可曰右相依左防患乎惟韓詩所解稍可通證戢者捷也謂捷其噣於左也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噣於左翼此明可按者張蕙林曰廣雅戢插也原自明白承珙案戢捷雙聲捷有插訓毛氏引盧人注矜所捷也爲證是已今本釋文引韓詩捷其噣不誤稽古編謂當從玉海作揵其噣非是但韓謂鳥之棲息必捷其噣於左翼則不盡然古語云雞寒上距鴨寒下觜每見鳧鷖之屬亦有捷噣於右翼而息者當是詩人偶見鴛鴦戢翼在左因以興戚耳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挍勘記據釋文摧下云芻也是其本莝作芻與正義本不同考此傳當本云摧芻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摧今莝字所以申摧得訓爲芻之意非傳文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段氏詩經小學則謂傳當作摧挫也箋當作挫今莝字也挫者毛時莝字此毛謂摧即挫之假借鄭恐學者不解故釋曰挫今之莝字今本箋挫或作摧非陳碩甫曰正義本毛傳摧莝也釋文本作摧芻也引韓詩云莝委也是毛

詩作摧訓芻謂摧即芻之假借字韓詩作莝訓委委即萎字說文莝斬芻韓毛字異而義同箋云摧今莝字也鄭用韓說後人依箋改傳當依釋文作摧芻爲正承珙案細繹傳箋仍以正義爲是摧莝爲古今字毛詩古文作摧韓詩今文作莝毛傳摧莝者以今字釋古字所以明假借也鄭恐人誤爲訓詁故申之曰摧今莝字也韓詩莝委也乃以委訓莝耳釋文以毛本作芻所見不同未必果是

陳碩甫曰各本傳作秣粟也釋文本作秣穀馬也亦當依釋文本爲正漢廣言秣其馬傳曰秣養也又雲漢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凡言秣者皆謂以穀食馬不謂

秝爲栗矣箋云有事乃予之穀是鄭所據亦作穀馬毛傳推秝卽周禮之芻秣也承珙案秣說文作䬴云食馬穀也秣本以粟食馬之名因而食馬之粟卽謂之秣古訓詁本多此例韋昭注吳語云秣粟也正用毛傳釋文於大雅雲漢禮記少儀皆云秣穀馬也此殆陸氏自爲訓釋未必傳文作穀馬也

頍弁

序云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案鄭箋謂王服皮弁冝以宴而弗爲則經文明言樂酒明言維宴似不得謂王無宴同

姓之事盖此當與賓之初筵參看彼序云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而詩中陳燕射之禮鄭箋謂是王與族人燕則王非不燕同姓乃其所與沈酗昵近者皆小人而於宗族骨肉之閒或反多猜忌致有離心故頍弁序云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宴樂親睦所包者廣非止爲一宴而已不能宴樂亦非不宴之謂不然經曰維宴序刺不宴不幾相背謬乎五禮通考方氏曰詩曰爾酒爾肴曰君子維宴安在其非宴乎曰㸚嗟無日無幾相見安在其非刺乎一再讀之乃知詩固宴也宴而情不逮於棠棣文不備於行葦雖宴無以成懽故詩人傷心於集霰以著交癉之漸迨胥遠胥傚斯角弓興悲而葛藟有終遠之誚杕杜抱獨行之慼焉詩表其事序推其微文殊而義一也然則角弓之詩爲不合族者示戒頍弁之詩又爲合族而情文不具者示戒也

嚴緝云幽王之時亂亾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疎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亾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眞謂刺王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

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菽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椒聊全述沃之盛強而實刺晉昭之類）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此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如載驅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一二冷語使人默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頍弁刺危亾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承珙案此條亦可爲讀詩序者之通論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承珙案正義述毛取興之意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引左傳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穀梁傳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爲證是也鄭箋卽以皮弁爲王燕服近於賦矣亦未始不可因以爲興此在詩中別一興例如鴛鴦箋云此交萬物之實而言興者廣其義也亦別一例若竟以頍弁爲賦則弁之在首尚何待言而三章曰實維在首成何語乎正義申箋謂天子燕服有

二燕羣臣用元冠燕同姓用皮弁引賓之初筵箋謂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此詩三章言兄弟甥舅似不止於同姓然賓之初筵箋云王與族人以異姓爲賓此甥舅當亦指異姓之爲賓者是則二詩雖及異姓皆以族燕爲主故同用皮弁角弓之詩曰兄弟昏姻亦兼異姓爲言而序但言九族與此序正同集傳因甥舅句改爲燕兄弟親戚之詩而於角弓又從序專主九族未免自亂其例矣

呂記引董氏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頍弁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頍承珙案此用儀禮鄭注爲說毛傳但云頍弁貌初不以頍爲支弁之物說文頍舉頭也从頁支聲詩曰有頍者弁蓋頍爲舉頭貌弁著於首故亦可言頍義相因耳鄭注儀禮緇布冠缺項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此不過比方其音然其下文曰著頍曰固頍曰頍象則是以頍爲固冠之物而非爲弁貌段氏儀禮漢讀考疑其出三家詩然詩中如有芃者狐有菀者柳之類皆形容之詞則此有頍亦當以傳云弁貌者爲正張氏弨云許氏曰頍卽古規字規爲員者弁之貌也今案說文不云頍卽規字惟䫏下云小頭䫏䫏也从頁枝聲讀若規字又作頼隸釋載張表碑卽以頼爲規

榘字張氏始誤記耳但其以頍爲弁圍之貌則與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抃續漢志云皮弁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者形狀頗合自可存之以備一解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承珙案箋以至親明匪他之義乃謂其心無他所以別上文豈伊異人也正義述之旣云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又云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文義重複非鄭意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傳蔦寄生也案爾雅寓木宛童在釋木說文則云蔦寄生艸也或从木作樢蓋寄生雖生於木

其質則草故字從草亦從木廣雅釋草旣云寄屑寄生也
釋木又云宛童寄生樢也本草多言桑上寄生者以其入
藥故耳陶隱居云詩言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
隨其樹名之耳

傳女蘿菟絲松蘿也釋文云女蘿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
蘿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
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
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
菟絲殊異事或當然承珙案爾雅以女蘿爲菟絲而不言
松蘿廣雅以女蘿爲松蘿而別出菟絲惟毛公合菟絲松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亖

蘿以釋詩之女蘿則菟絲松蘿當爲一物自陸疏分析爲
二後儒多從其說者蓋以神農本草菟絲列上品松蘿列
中品故耳然本經松蘿一名女蘿御覽引吳普云菟絲一
名松蘿則輾轉通名仍爲一物可知呂氏春秋精通篇云
人或謂菟絲無根菟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淮
南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說林訓云茯
苓掘菟絲死然則菟絲爲茯苓之蔓施于松上故又謂之
松蘿王逸注楚辭九歌云女蘿菟絲也高誘注呂覽淮南
亦云菟絲一名女蘿皆用爾雅毛公因詩言女蘿施松柏
故又合松蘿以釋之陸璣乃云女蘿今菟絲非松蘿雖駮

傳文而實與經文相違戾正義反以爲當然誤矣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
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正
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
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段氏詩小學曰暴當作黍爾雅作
消雪說文作稷雪此暴字必黍之譌如黍如稷皆言其形
也消雪當作屑雪承珙案此泥於暴爲大義霰雪未可爲
大耳廣雅釋詁暴猝也說文猝犬从艸暴出逐人也猝通
作卒漢書杜欽傳注引鄭氏曰卒急也凡卒然者謂之暴
引申之凡初起者亦謂之暴此傳以霰爲暴雪正謂將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吉

大雪其初卒然而下者必霰也與經先集意合固非以暴
雪爲大雪亦不必改暴爲黍爾雅雨霓爲霄雪與說文同
霄通作消亦非屑字之誤宋書符瑞志引韓詩霰英也文選
雪賦注引同沈約云花葉謂之英然則霰爲花雪今案雪之成
花當在大雪之候與霰雪先集者不同韓義不如毛審矣
从衰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箋云王政旣衰
我無所依怙从亾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
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衰亾哀之也正
義曰以王必不燕己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承珙案王
逸注楚辭大招引詩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此

亦以樂酒爲自飮然繹箋意似不如此君子仍當斥幽王謂王不知孤危將亾且飮酒爲一夕之樂君子之宴如此而已疏謂以已酒當王燕禮非是嚴緝云上二章言族人以未見王爲憂既見王爲喜其辭猶緩也末章言國亾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飮酒相樂於今夕蓋王今雖宜宴而已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亾言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爲惟須飮耳其辭甚迫矣豈眞望王宴樂之哉見卽上章未見既見之見謂見王也君子卽上二章所指王也詩記以上二章君子爲幽王末章君子爲族人自相語非也郝仲輿云今夕何夕死喪近矣而君

子惟怡然宴樂長夜之懽不輟來朝之事未可知矣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飮亾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頖弁之謂乎案二說頗婉曲與詩旨合

車舝

序云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姜氏廣義曰朱氏解頤以此爲燕樂新昏上下通用之樂歌季氏解頤曰君子得賢妻而自慶之詞按章末曰覯爾新昏則知作詩之人非卽新昏之人也何氏古義曰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昏安得有燕有樂歌邪朱氏通義曰西亭王孫亦疑及此然戴記所云恐是士庶之禮天子納后其承宗廟社稷必與士庶家不同承珙案諸說反覆駁難皆過於坐實詩詞耳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首章卽云思孌季女逝兮是全篇皆虛擬之詞竝無其人其事正與陳風東門之池一例式燕且喜式燕且譽與韓姞燕譽同本非謂新昏燕飮式歌且舞與可以晤歌同亦非謂新昏樂歌至酒殽飮食乃是興詞總極言思賢女之切得賢女之樂所樂在此則所惡在彼矣詩人微婉之旨烏可以刻舟膠柱之

見言之哉

閒關車之舝兮傳與也閒關設舝也呂記引董氏曰說文舝鍵也故謂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爲聲又爲驅馳其說本此何氏古義曰橫木持門者爲關卽門牡也車之橫軸似之加鐵于軸使鐵與木相閉而不得脫是謂閒關下文言舝是也承珙案雜記云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正義云關穿也輠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杖關穿車轂而迴轉其輪是關義爲鍵亦爲穿舝者以鐵關穿軸端而制轂如鍵閉然行則設之有展轉艱澀之狀故曰閒關箋云嚴車設其舝嚴

謂鍵制其車正閉關之義也諸書言閉關者如王莽傳閉關至漸臺及後漢書鄧騭馬援等傳荀彧傳論所言閉關注皆以爲展轉崎嶇之意與設舝艱阻爲閉關義亦相近董氏以閉關爲車行聲古人無此語也

稽古編曰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舝（昭二十五年）以舝爲轄二字竝見說文舝入舛部云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从舛𥎨省聲𥎨古文偰字轄入車部云車聲也从車害聲然則轄既爲車聲又兼舝義故字亦作轄承珙案晉灼漢書注云舝古轄字然二字音義雖同在說文則軸端鍵爲舝之本義車聲爲轄之本義其云轄一曰鍵乃轄之別義毛於泉水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一　卅七

傳云脂舝其車此傳云設舝則但取軸耑著鍵以爲將行之意不必牽及車聲矣

朱氏通義云顧夢麟曰疏義大全舝介二反則依逝爲叶章當三轉韻六帖逝石列反音舌則依舝爲叶舝逝渴括俱入聲上四句一韻愚按此章逝字當與抑詩言不可逝同叶六帖說可從承珙案集韻逝亦有食列一切云往也然泉水載脂載舝與邁衞害去入爲韻與此詩舝與逝渴括去入爲韻正同不必改讀逝爲石列反也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承珙案思樂新昏無端而牽入朋友詞意迂緩不切范氏補傳曰好友謂左右季女之賢友也言賢女不可多得止得季女爲王之配亦可用以燕飲而喜樂見其難得不敢望其多也此說亦未必然關雎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卽此所云好友燕喜之義白虎通義嫁娶篇云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然則好友猶云嘉耦思賢女之切而爲王謙辭與三章雖無德與女一例文義甚明不煩曲說

依彼平林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案毛意謂依與猗同淇澳傳猗猗美盛貌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是猗與依聲義皆同單言疊言意亦相近故傳又以此依爲茂木貌也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一　卅八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箋云諸大夫覬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人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承珙案箋意以女爲諸大夫相爾汝然依其說則似以雖無德爲句下六字爲句按之經文及韻實不相合呂記從鄭嚴緝亦同而小變之謂賢女雖無恩德及汝說尤迂曲上文方言令德來教何忽云無德且賢女配王亦何用言無德及諸大夫邪李氏集解曰此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蓋言雖

無賢女以德及汝但得與王燕樂之猶勝於嬖后也此用
歐陽本義之說夫方思賢女何又云無且既無賢女則與
王燕樂者又是何等之女種種支離不可究詰惟姜氏廣
義曰此章正其令德之實言得此令德之碩女即如一飲
一食躬儉可風也吾君雖無絕大恩德與女女欣喜歌舞
不貳貞靜可風也以是主持陰教足以表率六宮而無媿
德以接遇之禮言左傳晏子云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歌舞感德之謂也承珙謂姜說
以女指季女無德屬王言是也但上四句不過與詞言碩
女之德如是不比褒姒之嫉妬讒巧雖王無德與女亦能

說樂君子無不和諧式歌且舞焉猶之無旨酒嘉殽而亦
式飲式食也姜氏釋上四句尚近於泥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
寫兮箋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
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
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善覯見也善
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呂記引陳氏曰
析薪者以喻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
憂矣范氏補傳曰詩人謂陟高岡以斧而析薪故能得薪
而併取其葉湑然而盛今王欲求賢女亦當有其道如斧
析薪然則賢女至矣承珙案詩中以析薪喻昏姻者不一
而足此說較箋去蔽之說爲勝至詩中爾字箋皆指王亦
以陳氏即指季女者爲順我者詩人自我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傳景大也箋云
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
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
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敎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
也歐陽本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
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騑
騑六轡如琴者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舝也承珙案

後儒多用此說以易箋疏今考禮記表記史記孔子世家
韓詩外傳南假子徐幹中論皆引此詩雖所喻不同然按
之詩詞高山景行自即以喻賢女仰止行止極致其思慕
之意若如箋疏謂賢女既進庶王能仰慕則法乎古人未
免多一轉折矣至四牡二句爲往迎賢女正與車舝爲首
尾之詞於上下皆順亦較箋疏之說爲優

孫奕示兒編云唐明皇孝經序曰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
哲按景行二字見於車舝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言皆取
喻之辭此序則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而謂明踐先聖之訓
則辭意曉然博考經傳景之爲言大也明也殊未聞有訓

慕者承珙案宋韋居安梅磵詩話山谷云俞淸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閒所謂景莊景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葉靖逸四朝聞見錄云眞文忠公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鑰嘗叩其義眞荅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樓公取詩景行行止示之眞遽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今人名字以景爲希者皆承襲之誤耳周密浩然齋雅談亦引黃山谷樓攻媿二事然攻媿文集從子瀷改字景劉說云瀷本字大之因閱南史劉瀷事命改字曰景劉欲其慕古人之用心此則又以景爲景慕矣盧召弓曰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

書稱愷景仰前修注景猶慕也又陳忠上書有百寮景式語注景慕以爲法式則景有景慕意自漢已然承珙謂此未可以證詩詩人自以高山明行作對三國志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太祖下詔稱畿功美有云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此語正用詩意其他以景爲慕者或景字古亦有此訓要於詩無涉耳

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正義曰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據此是正義本二止字俱作之釋文本仰止作止或作之下句不言者自本作行之耳表記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可證也此與史記引詩上作止下作之正合卽說文卬下引詩亦作卬止則正義所據兩止字俱作之者非古本也

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

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承珙案此詩陸從王義孔從馬義馬融作毛詩注康成作毛詩箋其所據皆作慰安則毛意新昏指季女自不當有怨義韓詩作以愠我心云愠恚也則新昏似指褒姒二者當各從其家說文慰安也卽本毛訓其一曰恚怒也乃別一義然揆之經文上章覯爾心寫此章覯爾慰心文義略同不應美惡頓殊樂恨相反如是由此言之韓毛之短長可見矣

青蠅

序云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虞東學詩曰此序下無衍文錢

歆光引國語史伯曰夫虢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從用讒慝也此詩刺王當爲大子宐白被讒而作按易林云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馬蹄躓車婦怨破家青蠅汙白恭子離居則焦氏早有是說矣承珙案田閒之說本於何氏古義何氏并引漢書戾太子之亂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引詩營營青蠅止于藩以爲事與詩合然讒人罔極內而父子夫婦外而君臣朋友皆受其害詩言固無所不該即謂刺幽王聽讒廢嫡亦無不可然必以棘爲九棘榛爲婦贄次章刺虢石父卒章刺褒姒此何氏之說則鑿矣

何氏又曰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正不知其所自出國風有魏而世系無考然魏詩何得入雅愚不敢信以爲然竊意毛傳篇次此詩與賓之初筵相屬彼爲衛武公所作遂以此并繫之武公而誤衛音爲魏耳承珙案困學紀聞已言及此何氏謂衛武之誤雖想當然亦似有理

營營青蠅傳興也營營往來貌說文言部謍小聲也从言熒省聲詩曰謍謍青蠅此所據與毛詩異或出三家若夊部黽部所引則又從毛作營毛不言聲者青蠅飛則有聲但言往來而其聲自見足知毛義之簡而精也

止于樊傳樊藩也箋云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嚴緝云青蠅集于在外之樊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承珙案詩中言止者如交交黃鳥止于棘緜蠻黃鳥止于邱阿之類毛傳皆以爲得所此首章傳云樊藩也三章傳榛所以爲藩也則止棘止榛猶言止藩耳蓋青蠅逐臭藩籬之閒穢惡所聚毛意但以此爲青蠅之所常集必有所以引之而後營營者漸至于迫近以興讒人卑賤之流所處汙下必信讒者有隙可乘而後能用其交構故首戒以無信讒言也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虞東學詩云陳鵬飛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願君子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田閒謂豈弟有優柔不斷之意猶齊子豈弟之稱今按左傳成凱悌也之文襄十四年則陳氏說長

賓之初筵

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後漢書孔融傳注引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集傳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宜從韓詩秦氏詩測曰玩既醉而出四句應是武公侍酒於王見同

列之人醉而失禮故作此諷之諷其既醉則宜出也若飲酒悔過則自為主不應轉咎賓之不出序說自不可易朱氏通義曰若衹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為類矣序云刺時者武公於幽王之時入為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氏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為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沈湎于酒也承珙案二說蓋欲通毛韓兩家之郵然使衛武公果止借悔過為諷諫之辭而作序者遂坐之曰飲酒悔過是近於癡人說夢矣且詩中所言舍坐遷舞號呶側弁諸狀將謂他人乎抑武公自謂乎若謂他人則猶是刺時也若其自謂則以借諷之詞亦不必如此形

容盡致玩繹全詩仍當以毛序為正

正義曰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為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矦既抗以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毎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下六句說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王介甫呂東萊皆用其說嚴緝又述之以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為大射次章言

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為燕射後儒則多因鄭箋烝衍烈祖其非祭歟之語故以鄭主大射為長承珙案毛云有燕射之禮竝非專指燕禮之射也考射禮見於周官者有大射賓射燕射若對文固自有別然三射皆有飲酒之禮禮記射義云古者諸矦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大射儀未射以前節次皆與燕禮略同而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是燕禮容有不射而射禮必無不燕者大射之先既有燕禮當亦可謂之燕射毛於大矦既抗弓矢斯張傳云大矦君矦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此謂大矦者凡人君以禮燕射皆設之非專指王以息燕之射蓋毛亦以首章前八

句爲大射之燕後六句爲既燕而射次章烝衎烈祖云云當如正義所申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籥舞笙鼓卽指射時之樂以此射爲祭擇士則樂奏既和當可以進樂其先祖洽百禮而受大福此如信南山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又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皆引而致之於祭非正言祭時之酒食菹豆也何氏古義曰烝衎烈祖以下六句皆預擬之詞非實祭也承上言大射之禮既畢凡射而中者皆得與於祭則今日能中之人卽後日助祭之人矣各奏爾能又起下文射事故賓載手仇以下毛以爲復射而於上文不發祭傳者以經本非實言祭事故也鄭

於次章皆以祭事釋之然各奏爾能謂是子孫獻尸疏申之以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殊不成語不如毛意指射而言與上章獻爾發功語意一例也至朱儒謂次章爲祭畢而燕燕而又射徧考經傳無祭後燕而復射之事若崔集注所分首章固爲大射次章明有烝衎烈祖之文何以決其必爲燕射也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歟正義申毛云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其申鄭云按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呂記云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

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三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何氏古義曰綱者持舌繩之名舌所以維持侯者侯上下各有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于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于植也侯以向堂爲面則左下綱以西畔而言初之不繫者事未至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廂向東束之故將射乃解之也脫其束遂繫左下綱于植事至故也大射儀于將射雖不言繫綱而前此張三侯之時亦有不繫左下綱之文及畢事又有量人解左下綱之文則於此時繫之可知所以不言及者互相見耳承珙案箋以舉爲棲鵠正申傳舉字之義蓋經言大侯

則旣抗之爲張矦本不待言必兼棲鵠其義乃備非謂大射前已張矦此時唯有棲鵠也下箋云大矦張而弓矢亦張則鄭意未嘗不以旣抗爲張矦矣孔疏欲分別毛爲燕射鄭爲大射故申毛以爲同鄉射之張矦申鄭以爲大射不更張矦而唯棲鵠殊不知大射之脫束繫綱本與鄉射同不言者略耳此疏誤非箋誤也

以祈爾爵傳祈求也箋云射者與其偶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稽古編曰爵女當作女爵文倒者傳寫之譌耳孔申鄭云以求不飮女養病之爵又云我以此求女爵謂求不飮也又引射義辭爵語證之

使仲達爲疏時箋文已作爵女則不應以求不飮釋之其引鄉射文又當較論其同異矣蘇氏釋此謂求勝以爵不勝者蓋所見鄭箋作爵女故爲此說朱傳全用箋語亦作爵女蓋二字誤倒久矣承珙案陳說是也若作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正義云求不飮女之爵固卽射義求中辭爵之意然必增字成句於經文語氣不合竊意此本罰爵而謂之祈者言欲射中以求爾之卒爵輔廣所謂借此以勸飮耳此詩人立言之妙也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

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禮從主人而起故云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承珙案此疏申毛固爲明暢然尚有未盡傳云手取也手本所以取物因而凡取卽謂之手訓詁每有此例古人謂手弓手劒者卽取弓取劒也呂記引王氏曰賓黨射則

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邱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戴氏續詩記曰手仇言射者各以其耦爲敵猶曰手搏手談之義其說皆通至射禮請射爲司射非主人自請耦者有司所比非賓自取豈有毛公大儒顧不知此而傳云云者考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屨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三射皆司射請射有司比耦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天子諸矦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或君不欲射主人膳宰之屬故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觀下文

酌彼康爵傳訓康爲安足知毛以此射指升坐安燕後之復射而言矣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正義曰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此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卽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承珙案上言以祈爾爵則射禮飲不勝者之事已畢何得次章又言飲彼不中王肅所

申似非經旨考大射儀坐燕復射之後亦如燕禮有無算爵酌以之公命所賜則非如前此射爵雖中者亦當與於飲矣故傳以康爲安以時爲中者固非勝飲不勝亦非投壺慶勝之謂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承珙案此詩首次兩章毛鄭雖皆爲陳古刺今然毛以兩章或燕或射皆一時之事鄭則首章爲祭前擇士之射次章爲正祭已非一時之事而三章刺今乃獨承次章而言祭後之燕於義不安正義以爲相爲首尾非是竊意兩初筵乃一古一今相對爲文其陳古事舉射禮者以其志於射略於飲酒故以祈爾爵以奏爾時所以見古人德將無醉未有無故而飲酒者再言賓之初筵絕不及所以飲酒之事則是有燕必醉醉則喪儀正序所謂飲酒無度者也謂與上章反對則可謂相爲首尾則未必然

屢舞僛僛說文㛤婦人小物也从女此聲詩曰屢舞㛤㛤段注云古此聲差聲最近庸風玼兮玼兮或作瑳兮瑳兮承珙案此許所據或三家詩借㛤爲僛㛤不得爲舞貌也人部引詩仍從毛作僛僛蓋毛用正字三家用借字耳晏子春秋雜篇引詩亦作屢舞僛僛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承珙案傳釋立監佐史似謂飲酒之正法未必如鄭言以監史督酒令醉鄭注鄉射禮謂立司正以察儀法卽引此詩乃詩之本義此言督令皆醉者因下文有不醉反恥句耳其實上言監史爲禮法所當然下乃言醉者之不臧反以不醉者爲恥文義自明無用別解疏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呂記引董氏曰立之監

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愼禮如此又引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飲酒大王之側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爲證嚴緝云今此飲酒或有醉者或有醒者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書其過政欲防失禮者也彼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爲恥非立監史之意也諸說似於經傳爲合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箋云式讀曰愿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顚仆至於怠慢也正義曰鄭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愿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

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承珙案上文明言彼醉不臧何得云未有醉惡之事式字當從王作用釋文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是王徐述毛皆同此承上文不醉反恥來設爲監史禁戒旁人之詞無俾大怠又卽承上句來言醉者以不醉爲恥若復從而謂之以飲不當醉則彼必更肆其號呶以至於大怠蓋凡醉人最惡人言其沈酗每至倚酒罵座古今情狀大抵相同詩人體物微至亦所以使旁觀者俟其醒而後規之則言之易入而其失或可以挽回尤足見詩人忠厚之意箋增防護一層以詩兩句爲二事似不合語意朱傳云安得從而告

之使勿至於大怠乎此解雖平易但經文式勿字無著呂記引邱氏曰此爲飲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無使過醉怠慢無禮戴氏續記云式勿從謂指未醉者言也彼已醉者幸勿從而與之言善自扶持無使爾身至于大怠戴氏詩考正又云勿有沒音沒勉聲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諸說皆詰屈難通經意未必如是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云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觀箋云亦無從而行之鄭本匪由

當作勿由後人妄改爲匪與上匪言勿言成偶句耳承珙案段據箋知經作勿由誠是正義云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此兩非字釋經兩匪字是孔所見本已作匪由然此疏實失箋旨箋云其所陳說其指醉者下無爲人說乃戒時人鄭意蓋謂醉者非所當言而言汝勿爲人述其言其所言多不可從者汝亦勿從亦勿以其事語人皆所以維持調護醉人使其惡不至於衆著耳疏以匪言亦屬旁人則不醉之人陳說有何不當而戒以勿爲人說哉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傳羖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

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胥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承珙案
上文勿言勿由勿語爲三事此獨承勿由者葢爲人述其
言語人以其事猶是不醉者之所爲若從行醉者之言則
是亦醉矣尤不可以不戒故箋云胥以無然之物使戒深
也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
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
也正義曰何知非己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
彼之狀亙以彼飲荅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
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算爵旅與

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
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
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
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承珙案箋言於
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則三爵自指一人所飲而又以獻
酢酬爲三則是賓主所共故疏以飲三爵禮之時通之然
經文多又明對一人三爵爲言故後儒多引玉藻三爵而
油油以退及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此皆經傳確證
似較箋疏爲優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涇　胡承珙

小雅魚藻之什

魚藻

序云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案此詩傳箋以在藻依蒲爲
魚之得所與武王之時民亦得所歐陽本義李黃集解及
埤雅爾雅翼皆從此義范氏補傳嚴氏詩緝乃以藻蒲水
淺爲魚之失所以興幽王之民失所然經文曰在曰依似
非失所之喻蘇傳又謂在藻之魚不知將爲人取與王飲

酒自樂不知危亾亦與經言豈樂言有那者不合惟從毛
鄭則詞旨與鴛鴦相類但陳古之美而刺意皆在言外文
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信凱燕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此取
其詩詞本言武王故可用爲頌美耳隋書煬帝見薛道衡
高祖頌以爲此魚藻之義劉知幾史通載文篇觀猶與之
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此皆正用
毛序之義者也

魚在在藻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
又云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
見承珙案傳於鴛鴦云興也箋申之曰此交萬物之實也

而言興者廣其義也正義謂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
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準此則此傳亦當言興而不
言者毛意以經魚在王在對文恐人誤以魚與王而不知
魚之在藻乃萬物得所之實爲王所以豈樂之由文義相
因故不言興箋謂以潛逃信著見深得傳未言之意後儒
多謂以魚興王誤矣
有頒其首傳頒大首貌釋文頒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
貌是毛韓字同義異正義引釋詁墳大也云頒與墳字異
音義同書正義云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賁其首此卽爾雅
墳大也注樊所據必齊魯詩又與毛字異而義同者說文

頒大頭正用毛義次章有莘其尾傳云莘長貌古樂府白
頭吟魚尾何蓰蓰當亦謂尾之長蓰莘一聲之轉毛於螽
斯之詵詵皇皇者華之駪駪桑柔之甡甡皆訓衆多獨以
此莘爲長尾者自依序言物得其性故當以大首長尾爲
魚充肥之狀高唐賦縰縰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曰
莘衆多也此李善之誤以韓詩訓頒爲衆推之或者彼莘
亦訓爲多字誤以韓爲毛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傳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
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
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羮故使采之
正義曰傳旣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
所以芼大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
大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
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其申鄭云以菽指
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
解傳言大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大牢也定
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承珙案大牢具三牲少牢兼羊
豕此注疏之大例然古人或以大牢先牛少牢先羊郎謂
牛爲大牢羊爲少牢唐人牛僧孺楊虞卿之譏亦有所本

傳旣別言羊苦豕薇而其上文曰菽所以芼大牢則大牢
之專指牛明矣箋云采其葉以爲藿段懋堂云藿當作芼
是也承珙謂正義引定本三牲下無牛羊豕字亦疑有誤
當是三牲下無羊豕芼三字箋葢云采之者采其葉以爲
芼三牲牛以藿正所以申明傳文菽芼大牢之說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正義曰
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
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
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
非毛旨必欲爲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承

珙案上章菽爲釧羹之芼此章芹爲加豆之菹而傳於首章言興乃卽事爲興之例正義以上類下則次章傳意自當爲興但所爲毛說仍是以興車服賞賜與上章重複今以魯頌泮水例之泮水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六句皆與此詩略同彼傳云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傳雖不明言興然自是以采芹興觀旂據彼申此則此傳意當亦言泉水有芹可采諸侯之來朝有文章法度可觀諸侯有禮如此而王乃侮慢之可乎王肅謂王者與諸侯作法失經文采其觀其相因爲

興之意疏以爲非毛旨也

載驂載駟鄭箋以驂爲驂乘駟爲四馬何氏古義云禮記注外騑曰驂謂服外兩馬此以驂駟竝言四馬爲駟則兩服兩騑兼舉不應重言兩騑當是驂乘之驂顏師古云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右是以戎車則曰車右餘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卽三人爲義承珙案經以載驂載駟竝言不應一指三人一指四馬且詩中兩驂如舞騧驪是驂之類皆言驂馬未有言驂乘者蘇傳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季氏詩解頤曰自其服外兩驂而言曰驂幷兩服而言曰駟如此文義自明無庸別解

君子所屆箋云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承珙案釋文云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據此陸孔所見箋本不同陸云皆以王字絕句是六朝鄭學善本箋意本以驂駟指諸侯而言觀上文旂鸞皆諸侯之物則驂駟自當屬諸侯箋云驂乘乘四馬而往言往亦必指諸侯往朝可知下箋又總云服飾爲君子法制之極則絕不以驂駟爲王所乘孔據箋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因有驂駟往

迎諸侯之說於經文箋旨皆失之蓼蕭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此因經言燕笑故準儀禮知天子有迎賓之道竝非謂朝時王迎諸侯惠氏禮說駁采菽正義因幷謂蓼蕭箋誤非也

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戴氏詩考正曰鄭注內則云偪行縢是偪與行縢爲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縢者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偪詩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亾姑就行縢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於是跣以爲歡失之爲不敬故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

怒罪其不跣韈也解韈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承珙案箋謂邪幅偪束其脛自足至膝釋名韈末也在腳末也據此疑古人幅下至脛韈上不至膝幅在韈上故見於外不必解韈始露行縢此詩並無燕飲之事何得云跣韈故見邪幅邪內則作偪者自以幅有偪義亦可名偪說文徽衺幅也此即謂詩之邪幅其名徽雖不見所出然爾雅徽止也行縢所以裹足故有止義亦即傳自偪束之意也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臧氏經義雜記曰

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審其文義交亦絞之省借未可與言而言近於絞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之隱楊注不審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爲彼交失荀子引詩之旨矣承珙案韓詩外傳四亦有此文與荀子略同其引詩作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而繼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是韓詩以交爲交接之意鄭箋葢本韓詩爲說然古人於通借之字往往隨意用之雖疊句連字亦或互用桑扈之匪交匪敖左傳

一引作匪交一引作彼交似非誤匪爲彼當時明於其義雖字作彼義仍作匪不相妨耳卽如此詩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其實便蕃亦當同平平爲訓觀服注左傳仍訓爲辨治可知便蕃猶平平耳古人文字參差變化不主故常毛公用其師說卽經字作彼傳意亦當從匪未必同鄭說也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稽古編曰襄十一年左傳晉魏絳引此詩亦取遠人服從之義承珙案荀子儒效篇云故明王譎德而序

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此毛訓平平爲辯治乃用其師說箋謂辯治屬國使得其所亦與荀子釋詩言上下之交者合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承珙案今尚書大傳無辯章百姓之文葢有脫佚服虔注左正用毛訓釋文引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訓雖與毛異其字則平便本通爾雅便便辯也疑古本自

作平平茍毛蓋皆用雅訓今本作便者同音假借耳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傳紼繂也纚綏也明王能維持諸侯
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
紼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引
孫炎注爾雅以繂爲大索李巡注謂繂竹爲索所以維持
舟者郭璞注綏繫也承珙案爾雅纚作縭紼縭皆繩索之
名說文紼亂系也繂素屬段注以系爲枲之訛素爲索之
訛然則紼繂也者當是以亂枲爲大索也李巡孫炎釋縭
綏之注不見然綏本冠纓之垂者引申之凡旌旗之垂者
以及升車之繩維舟之索皆得綏名箋云以紼繫綏則紼

纚二物繫以訓維甚明郭注以綏爲繫則是以紼而繫維
之似非古義李善注文選元皇后哀策文引韓詩纚繫也
然詩釋文所引韓詩自作纚筰也與李孫所云戾竹爲索
者雖釋紼釋纚不同其爲索則一文選注所引恐誤不如
陸氏之審

傳以維舟喻維持諸侯承珙案下文葵之謂明王揆度諸
侯之功德膍之謂明王厚賜諸侯之福祿則維之自當喻
明王能維持諸侯傳義爲允且序主刺王侮慢諸侯不能
錫命以禮箋增出諸侯以禮治民於經序皆無當正義以
下有樂只君子故言諸侯治人以禮殊爲曲說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
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申毛以爲明王之德至
美又云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亾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
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承珙案此與上亦是率從兩
亦字皆亦來朝之君子言不獨君子來朝其左右屬國見
明王之福祿優饒游縱亦旣率從而亦復來至蓋序以徵
會信義爲辭則所指本非一國故末二章又因君子來朝
而推廣言之箋訓戾爲止謂安止於是正申傳戾至之義
如疏說則易毛矣恐於傳箋意皆不合又案左傳所引自

保逸詩全與此篇無涉此篇承上文天子葵福祿膍必不
當繼之曰聊以卒歲杜注以爲小雅始是誤記彼疏以爲
師讀有異尤爲肊揣此疏又云鄭約彼義故與毛異皆非
也

角弓

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正義曰旣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
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當也李迂仲曰自古不親九族
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
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皁獻公所以棄其親者以好

用爵故周簡公所以棄其子弟者以好用遠人故也范氏補傳曰詩不顯言讒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豈能知其故哉承珙案疏順序文故言不親九族自好讒佞李解以好讒佞爲不親九族之由核之詩詞未嘗明言讒佞序蓋於詩外推原當以李解爲是

騂騂角弓傳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釋文騂說文作弲音火全反稽古編曰案說文弲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弲烏全反竝不引此詩又說文觲用角低卬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息營切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爲弲而誤引歟不然則唐本說文與今異也段氏說

文注云此陸氏之誤當云說文作觲弲自訓角弓不訓弓調利承珙案說文引詩數見而字不同者如桃夭彼姝之類往往多有蓋其時三家具存文字互異許博采而存之古本弲下或亦引詩陸氏舉弲遺觲是其疏也今詩作騂乃譌字耳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正義曰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頍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承珙案古人文詞寬緩因言兄弟而連及昏姻義自可通然第三章專言兄弟竝不及昏姻序曰九族曰骨肉亦絕不及戚黨襄八年昭二年左傳竝有賦角弓事皆取兄弟無遠漢書杜鄴因王音前與王譚有隙說音以棠棣角弓之詩三國魏文帝報曹植詔云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是此詩主言兄弟而連及昏姻者似非以兄弟昏姻竝宜無遠何氏古義以此爲刺幽王寵任昏姻而疏遠同姓之詩謂頍弁已爲幽王不親兄弟之明證而十月之交所言皇父七子皆褒姒姻黨正月又言昏姻孔云漢書谷永上書云抑褒閻之亂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皆可與此相證無胥遠矣言王者之視兄弟

不必與昏姻大相懸絕也此說以經證經似較孔疏爲切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愼正義曰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嚴緝云民猶人也指族人也詩書稱先民皆訓人承珙案嚴說是也此民若泛指天下之人與三章此令兄弟不貫如嚴說謂王疏遠族人故族人尤而效之其中有令善之兄弟尚能寬裕有容其不善者必至交相爲

病兩章文義相承又與序骨肉相怨意合四章民之無良後漢章帝紀及說苑建本篇民俱作人雖字本通用然此詩之民固不得泛指下民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案箋以一方爲居一處坊記引此詩鄭注亦云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此葢本之韓詩後漢章帝紀詔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注云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義見韓詩又韓詩外傳四引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

不亡者未之有也其實一方不必謂各居一處嚴緝引錢氏曰一方猶一隅也葢謂人各執其方隅之見不能量己恕人以致相怨下文所以言受爵不讓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顏注云言人各爲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詳劉向之意以詩相怨指朝廷之人非謂下民顏注一方爲方隅之意皆較箋說爲長

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案荀子儒效篇曰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此之謂也毛傳全取其說其義古矣若韓詩外傳所云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此似以亡爲忘謂至于己而忘之解雖與毛異義自可通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

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注云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己此注亦與毛合總之毛韓鄭皆讀詩已字爲人已之己朱人乃以爲已止之已如孟子云終亦必亡而已者夫以亡而已爲已斯亡則是經文爲不辭矣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傳饇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正義曰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知

二事也承珙案此饇與常棣飲酒之飫不同彼當作醧說文醧私宴飲也毛詩作飫者字之借此乃飫之别體說文飫燕食也燕食謂安燕之食安食則飽故傳云饇飽也許書飫下引詩飲酒之飫者段注以爲說假借是也宜饇與孔取對文箋以孔爲器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則宜亦有度意蓋食量所飽酌量所取乃言敬老之正禮杜鄴所謂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也釋文云宜字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案儀宜古字本通訓我則非是蘇氏詩傳說此章以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故告之以食必以

其宜爲飽之節酌必以其孔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後儒多從之以此爲終前章不讓斯亾之意然與序不親九族之義如風馬牛矣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正義曰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汪氏異義曰孫毓所難有理孫旣難鄭必有易箋之文而疏不載後儒詮釋此經皆以猱之升木塗之附物喻小人易於爲惡王毋得更教之孫意當同此解承珙案此章及上章語意皆一反一正相承每上二句刺王下二句告之以正上章見王之侮慢老人如以老馬爲駒不顧其後之年亦將老故下言族食族燕有宜饇孔取之正禮此章申第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毋字貫二句言毋教猱升木毋以塗附塗喻禁王毋以薄爲教使小人相傚而爲惡下二句承上言之徽猷承教字言君子有美道則非如教猱之爲與屬承附字言小人所順從則非如泥塗之附如此詮釋似稍明順姚氏識名解曰詩中如字

明是以下句喻上句蓋猱有升木之性教之則益縱其升子弟有不讓之心教之則愈陵其上其勢如塗泥相附著愈積愈厚不復可解故下二句正言在上者有美道則小人自以分相屬而不相陵矣此說於經文亦有理會但教猱已屬取喻又以附塗爲喻中之喻終有未協不知上言毋下言如乃互文之例上句亦含如義下句亦含毋義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傳晛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啟教之此箋以雨雪喻小人

葢本韓詩及劉向之說韓詩外傳四言范雎魏牟等十子
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仁人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
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則天下之害除聖人之跡著引詩
曰雨雪麃麃見晛聿消釋文見韓詩作曣云曣見日出也王海引韓詩作曣晛段氏詩小學
云說文曣姓無雲也晛日見也漢書劉向亦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段云
顏注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見字不得訓爲無雲依顏注則劉向引詩見字作曣正同韓詩師古時不誤後人妄改作
見耳此箋說所從出也承珙案頻升刺幽王不親九族以雨
雪喩王暴虐疑此詩亦以雨雪之盛喩王惡晛日氣者以
比人之善毛意葢言人之爲惡雖甚但欲爲善則惡自消

如雨雪得日氣而消也此似於經序義合孔疏以箋說述
毛未必果得毛旨
莫肎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
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肎謙虛以禮相卑下
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釋文遺王申
毛如字婁王力住反數也正義謂毛無改字之理婁之爲
數乃常訓因别爲毛說云小人皆爲惡行莫肎自卑下而
遺去其惡心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臧氏
經義雜記曰荀子非相篇莫肎下隧楊注隧讀爲隨莫肎
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
遺爲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毛異耳承珙案荀子云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肎事長賤而不肎事貴不肖而不肎
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
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
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
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
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肎下
隧式居屢驕段氏云宴然當作晏曣轉寫譌者耳晏同曣曣同晛廣雅釋詁曣曣煥也玉篇㬇韻皆云
晛曣二形同俗本荀子依詩改見晛宋本不誤此之謂也詳荀子所言皆驕慢之
行則引詩下隧正與屢驕相對隧通作隊儒效篇至共頭

山隊注云隊讀爲墜說文隊从高隊也隤下隊也文選歎
逝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廣雅遺隤也是隧隊隤
遺數字聲同皆降下之意此詩謂王不親九族其惡如雨
雪之盛但欲爲善則惡亦可消無如其莫肎謙卑下降惟
用此居之不疑數爲驕慢毛雖無破字之理然必用其師
說不當訓爲遺去若婁之爲數自可從王述毛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
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承珙案
韓詩外傳云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
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箋說似出於此蘇傳云王之視

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呂記嚴緝皆從之謂王視骨肉如夷狄然是詩人之所憂也此解似於經序尤合

菀柳

序云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案正義述毛鄭以此詩爲諸侯不朝王者所自作後儒謂王雖不道而臣子朝貢之禮自不可廢如疏所云疑于悖理傷教不知此爲幽王暴虐諸侯畏禍不敢朝王於是在王朝者作詩以著其事而原其情故得列之於雅其曰予者蓋代諸侯自予詩中言我言予多代述之辭疏泥於予爲自言故成語病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己所以不朝之意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焉云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承珙案此疏申傳甚當經文二句直下惟其王心變動故無得自往近之無得自取其病兩章詞旨皆極明順箋改蹈爲悼以上帝二字一讀音逗爲呼而愬之下甚蹈爲自言中心悼病與節南山昊天不傭昊天不惠同一讀法鄭箋慣用此例未免多作轉折且謂中心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自爲從語意亦不甚貫

國策楚策孫子謝春申君曰以旨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四所載略同其引詩作上帝甚慆蹈慆形聲相近是韓詩亦當爲變動意與毛同熊朋來經說云國策上帝甚神古篆申字回轉故譌爲舀字此刺時君之詩猶比之上帝末章比之天不忘敬上也承珙案荀子謂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則所引詩卽作甚神亦必非威靈可畏之

謂況外傳字又作慆三占從二當定神爲譌字熊說轉以神誤爲蹈非矣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正義述毛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易傳承珙案依傳極至之訓自當如疏所述次章邁雖無傳然黍離蟋蟀東門之枌傳皆訓邁爲行則此亦當同兩章俾予靖之皆代爲

設言王若使予治事後日予將至止予將行來謂朝王也末章曷予靖之乃正言以揭其畏禍之隱與上二靖之相應謂何嘗使予治事徒居以凶危之地而已此其所以不朝歟箋意凶矜與予極于邁同類則俾予曷予文義反正不同似不如傳義之協

都人士

序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箋服謂冠弁衣裳也承珙案據此箋是序當作周人刺服無常也故箋以冠弁衣裳總釋服字正義云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又云此刺當時之服無常皆可證序服上無衣字然各本皆有其誤

衍久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温裕而已稽古編曰箋疏以士爲庶民嚴緝辨其誤而謂士與女對舉是貴賤之通稱當矣但此詩所謂士大率主貴者言耳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注臺笠緇撮貴爲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而至貢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雖非貴者之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爲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女獨舉其貴不應士偏指其賤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序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卽以五章皆指長民者言何不可哉承珙案箋謂都人有士行者本不專指庶民覩下箋云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效之是明以士與民對正義曰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此本鄭注喪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賈疏云士下對野人上對大夫則此士所謂在朝之士幷在城郭士民知義禮者總謂之爲士也此解甚是詩疏泥於臺笠緇撮爲庶人之物又以箋取温裕謂非大蜡之服故同犬羊

之裘不裼不知箋言取温裕者謂其衣服有常無取華美非不裼之謂不得因是斷爲庶人至臺笠緇撮箋云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此言儉而合於禮節則陳氏據郊特牲玉藻以爲貴者亦有時而服之是也若庶人則臺笠等是其常服何爲美其儉且節哉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亾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承珙案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所引

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則三家無此首章或後漢時逸
之亦未必本無也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
髮之本末無隆殺也嚴緝引解頤新語曰其首飾綢直一
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髲髢爲高髻之類此郎逸齋詩補傳之說戴氏
續詩記謂綢所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方望溪本之
謂綢是以纚韜髮引檀弓綢練爾雅素錦綢杠證綢與韜
同言禮教盛時女無冶容故以纚韜髮直如其髮之本然
承珙案范逸齋謂髻如本髮則於經文當增髻字故戴岷
隱卽以綢爲束髮之物然古人用纚韜髮男女皆然不應

專屬之都人之女爾雅翼曰綢直如髮言髮甚綢直也黃
氏通解引或說云如字當作其皆近於改經從我毛詩寫
官記曰綢絲也綢之直有如此髮者倒句也夫一髮也而
直者如綢曲者如蠆無所不善故又曰卷髮如蠆承珙謂
傳但云密直如髮竝不言密直爲何事恐不同鄭箋以比
性行竊意經言其髮之密直如此古文倒裝故云其綢直
者有如此之髮也傳特順經文而釋之耳
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
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
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
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塡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承
珙案實雖非玉名然如王肅以爲塞實其耳則與充耳文
複不辭以淇奧傳準之此傳或當如俗本作琇實美石也
詩中如瓊華瓊英瓊瑩琇瑩之類皆於玉石名下連文以
狀其美疑此琇實正以狀琇非狀充耳也朱氏通義曰詩
詁云瑩猶榮也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榮也英謂一玉之
中最美者如草木之英華謂玉之方成如草木之華實謂
玉之旣成如草木之實皆可用之玉也此說有理可補注
疏所未及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
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其申
鄭云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
帶垂故云而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
鞶厲游纓也承珙案左傳以鞶厲游纓與帶裳幅舄竝言
則鞶與帶爲二物厲與鞶又爲二物此傳以厲爲帶之垂
者明厲是垂帶之名不得爲垂帶之貌惟厲是帶之垂者
故帶亦通名厲方言厲謂之帶廣雅厲帶也是也厲與紳
同玉藻注亦云紳帶之垂者也紳之義爲重爲束又名厲
者當從鄭爲裂字之借說文裂繒餘也大帶以繒爲之而

垂其餘故得裂名歟經文垂帶而厲與鞞琫有珌文法略同言垂其帶而爲厲也杜注左傳以帶爲革帶鞶爲大帶厲爲大帶之垂者孔疏以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惟鄭元獨異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縏袠袠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裹書之物爲袠言其施帶施囊耳其縏亦非囊也若以縏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此疏力駁鄭注與詩疏異葢各依注爲言耳但杜以厲爲大帶之垂者以鞶爲大帶則非古人衣服本有二帶儀禮賈

疏謂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韠及佩大帶以絲爲鳩其帶伊絲是也鞶字從革當爲革帶白虎通義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革帶雖揉皮極軟不能挽結而下垂故通典及三禮圖皆云革帶鉤䚢然則厲自是大帶之垂者不得以鞶厲連文謂鞶爲大帶若鄭注內則乃一家之說箋詩又因下言如蠆故以上爲如厲然毛意謂垂其帶而爲厲文義自順不必改而爲如也

髮則有旟傳旟揚也箋云旟枝旟揚起也爾雅翼云禮斂髮毋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皆斂之不使有餘鬢旁短者不可斂則因之以爲飾故曰匪伊卷之髮則有旟先儒以爲旟揚也非故卷之髮當自有揚起者爾淮南子言鄭舞者髮若結旌（承珙案淮南脩務訓本作鼓舞高誘云一作鄭舞）許氏曰屈而復舒也結旌則旟之義承珙案箋枝旟二字必有成文未見所出漢安世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文頴曰析羽爲旌翠羽爲之也據此疑枝與支同亦旌旗旒縿之屬枝旟猶言金支翠旗故云枝旟揚起謂髮之揚如枝旟也

采綠

序云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云怨曠者

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李氏集解曰此錯會作詩者之意夫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非刺怨曠雄雉之詩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說詩者皆知其爲刺宣公乃於此詩而強爲之說以爲譏刺婦人不當怨曠何也稽古編曰韔弓綸繩特設爲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眞謂欲從行哉況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興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以爲後世永鑑乃區區與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隘也承珙案箋泥於三章爲婦人欲從君子故云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然

四章其釣維何槩承上文而正義又云此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於文義殊窒閡其實此詩旣刺時多怨曠通篇皆代怨曠者之言首次敘其憂思之情三四述其宴昵之想或本其在家之時或設爲歸後之事皆可實不必如箋所言但其體近於風而列之雅者自以所刺者在致此怨曠之由耳

薄言歸沐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正義曰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承珙案末章薄言觀者箋云釣必得魴鱮魴鱮是

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此則以言爲云一篇之中兩用薄言不應異義故薄言歸沐似卽謂薄云歸沐薄云者語辭庶幾其君子之歸而沐以待之也箋訓言爲我恐非經旨然三章言韔其弓言綸之繩箋以言爲婦人自我則此章箋意亦當以言爲婦人自我謂我將待君子之歸而沐焉正義乃以爲我君子則岐之又岐抃失箋旨矣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承珙案箋說於經文增出月字且豳風有三之日四之日而不言五六之日此詩亦未言之日何得釋爲五月六月正義謂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怨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此申傳意甚明而又疑於五日一御爲諸侯御之其數非庶人之禮不知諸侯兩媵姪娣各有專稱不得統名爲妾則內則所云妾未滿五十者當通乎大夫以下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其說是也嚴緝亦疑五日六日爲時未久故以爲新昏者之怨辭郝仲輿本之謂古者公旬不過三日然卽令踰三日至五六日亦不應遽以怨曠興刺總之六日秖爲過期之喻孔疏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

以喻遠也此數語解經尤諦後漢書劉瑜上疏言女嬖充積因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抃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云云詳其引詩之意亦是以暫時況久遠也

黍苗

序云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困學紀聞曰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是韋昭已有是說承珙案左傳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范宣子賦黍苗杜

注亦云黍苗美召伯勞來諸侯則此說或出三家然述職勞諸侯祇可施於下泉之卒章此詩但言召伯營謝勞來徒役竝無述職勞諸侯之事韋杜之言實未可據至左傳賦詩多祇取其詞不盡拘作詩之旨如范宣子之賦黍苗意取晉侯憂勞魯國而季武子之拜卽專以陰雨膏黍爲詞又如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亦但取召伯之功以美趙武皆不復論作詩之本旨後儒必以爲此有美無刺亦徒以其詞而已韓氏怡曰十五國之風或以采得之先後爲先後容有作在先而采在後以致時世失次者雅在王朝國史隨時編錄世次必無

錯亂當與瞻彼洛矣之思古明王同若果美宣王則應次車攻吉日閒矣詩疑云行役無期則興嗟怨曠前列采綠次以黍苗則膏雨之義著矣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正義以車爲大車又引秋官罪隸及地官牧人證箋牽傍牛乃轅外輓牛人御之不與將車者同且云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別人承珙案傳下四者字則指人不指物之意已明荀子富國篇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爲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盍云歸哉此之謂也楊注云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然則荀意亦以任輦車牛皆指人言明矣

盍云歸哉箋云盍猶皆也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曰盍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盍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承珙案爾雅釋言弇同也弇蓋也弇既訓同又訓蓋是蓋與

同義亦相近又釋詁咸皆也閟宮箋咸同也彼疏云皆亦同之義故此箋又云盍猶皆也

隰桑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臧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證稽古編曰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竝及他詩

遐瑕二字呂記釋此以爲欲進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二十八年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此然玩詩語及鄭箋本無規誨意惟箋末引論語云云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此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不以誨證謂也又案孔疏申箋亦未得箋意鄭訓謂爲勤勤與勞同義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鄭意同孔注詩言愛之則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意在愛勞不在忠誨也承珙案爾雅勞來事謂竝訓爲勤此序云盡心以事之事卽勤也詩言心乎愛矣乃序所謂盡心遐不謂矣乃序所謂事之也至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卽引此詩孝經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引此詩此或三家有此解以謂爲忠告之義要非毛詩序意也

稽古編曰中心藏之鄭元王肅皆訓藏爲善王說見表記疏然此釋文云藏王才郎反則似肅不訓善與孔疏異詩釋文所謂王或非肅乎蓋古止有臧字後人始加艸故漢書藏皆作臧然臧字本兼藏義亦可訓匿觀孝經引此詩注云愛君之念恆藏心中晉孫秀擧此詩以荅潘岳亦作藏匿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承珙案韓詩外傳引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詩曰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又云道雖近不勤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亦引此詩二語此雖與詩中本旨無涉其藏之自作藏蓄之義疑韓詩字本作藏與毛異也

白華

序云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詩序辨說云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承珙案朱子以爲非詩意者蓋主此詩爲申后自言非周人作刺耳考漢書班倢伃傳云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顏注曰綠衣詩邶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此恐是小顏檃括序文言之序本有得褒姒而黜申后語非今本首句脫王黜申三字觀其引綠衣序亦非專取首句可見但序幽后二字究疑有誤下文明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何得又稱褒姒爲幽后十月之交疏云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寵妻非幽王之后而此疏又云箋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其說殊相矛盾箋惟泥於刺幽后之文故以碩人指褒姒其實不然詳見後詩端爲刺幽王而作似未指斥褒姒幽后字

嘗如程子說是幽王之誤故下繼之以取申女云云也歐陽本義曰據序意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承珙案正義云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此疏所論經與序詳略之故當矣若如歐說以之子爲棄妻斥其夫則次章天步艱難恐非下國之棄妻所得言耳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承珙案菅與茅統言之則爲一物析言之則爲二物故說文廣

雅及楚辭王逸注皆菅茅不分陸疏則云菅似茅郭注爾雅亦以菅爲茅屬此傳意亦以菅茅爲二物故用爾雅白華野菅而申之曰已漚爲菅是菅對野菅爲言陳風東門之池釋文及正義皆云已漚爲菅未漚爲茅殊非傳意但傳雖不以菅茅爲同物而其取興之意則似以菅茅皆喻申后而不及褒姒野有死麕傳云白茅取絜清其不以喻褒姒可知若如正義所引王肅之說菅茅與夫婦以端成潔白相申束則是兼喻王及后而次章露彼菅茅何以又專指申后不得覆養曾菅茅之不如乎田間詩學云菅茅皆况申后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則菅蒯乃蕉萃之比白者貴其潔白也束者稱其守禮也承珙又案次章露彼菅茅與後浸彼稻田樵彼桑薪正同箋以稻田桑薪皆喻申后而於菅茅又兼喻褒姒且首章言菅忍茅脆分別判然而次章箋乃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皆未免自相違戾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承珙案此疏

體物甚微歐陽本義黃氏日鈔皆以露爲覆露不信露亦有雲之說朱氏通義謂霧露非一物孔疏未的不知雲氣微則爲露重則爲雨所謂天無雲則有露者是雲已散而爲露有雲則無露者是露未成而尚爲雲也疏云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謂霧即是露之雲耳非以霧露爲一物也

滮池北流傳滮流貌水經渭水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水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曰滮流浸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鄭元曰豐鎬之間水北流也承珙案此以滮池爲水名又所引毛傳與今詩異然說文亦云滮水流貌从水彪省聲詩曰滮沱北流疑鄭注滮字誤左思

蜀都賦灑滮池而爲陸澤魏都賦時梗槪於滮池亦皆以滮爲池水之流者耳惟池乃水之所爲滮雖流貌亦或爲水名故括地志九域志寰宇記皆以滮池爲水名觀箋云豐鎬之閒水北流謂滮池在豐鎬之閒其水北流非泛言他水水經注云渭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與鄗水合盎豐鎬二水皆自南來而注于渭鎬又在豐之東豐鎬東西之閒滮池北注於鎬故箋云豐鎬之閒有水北流卽謂滮池也正義引文王有聲箋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邑之閒惟豐水耳而謂之池者此池在豐水之左右上引豐水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

流今案箋明云豐鎬之閒則必不指豐水且水經注明云滮池入鎬而疏以爲上引豐水復入於豐不知何據集傳又謂豐鎬之閒水多北流不知豐鎬之閒本無多水如謂渭南六川皆北流入渭則澇在豐西潏滈漨又在鎬東不得言豐鎬之閒也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爲之

傳意當與鄭同承珙案疏云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則上文浸彼稻田下文樵彼桑薪皆言彼何又以喻申后此碩人定當從王孫述毛以爲申后至呂記又從邱氏以碩人指幽王然詩中四言之子一言念子諸家皆以爲斥幽王可也若謂碩人亦斥幽王則非是嚴氏質疑曰衞風碩人其頎碩人指莊姜此詩碩人正指申后莊姜之失位與申后之見黜略同故皆以碩人稱之詩人既惡褒姒決不稱之爲碩人而一篇之中既斥王爲之子又稱王爲碩人於屬文亦無是體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

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弗聞亦不可止段氏詩經小學曰箋云鳴鼓鐘謂鼓與鐘二物也靈臺於論鼓鐘鄭云鼓與鐘也此詩正同孔云鼓擊其鐘誤承珙案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四僞詐不可長虛空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亾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此釋詩正與毛同又云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云云又云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其下皆引詩作鐘鼓于宮聲聞于外以此推之則毛詩之鼓鐘亦不當爲鼓擊其鐘矣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釋文云懆說文七倒反愁不申也邁韓詩及說文竝作怖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承珙案今說文懆愁不安也从心喿聲詩曰念子懆懆此當從釋文作不申爲長又忕恨怒也从心宂聲詩曰視我忕忕段注云恨宜依釋文作很今詩作邁邁者卽忕忕之叚借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見（見各本作也此從岳本）黜而卑賤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覩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爲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承珙案傳但言王乘車履石竝不及后則毛意未必以后亦履石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文選任彥昇進今上牋李善注引尸子淮南齊俗訓竝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此皆人君之事士昏禮婦人以几賈疏云王后則履石者亦用此詩鄭箋以意推之耳然履之卑兮卑字當屬石言經意似謂有扁之石可以履之而卑夫妻敵體不宜任意踐蹹卑字正與下文遠字

何氏古義云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時得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緣與王親近則是斯石之不如也此則以履石爲反興與二章言申后菅茅之不如四章桑薪之不如者文意一例其義亦通若如箋說則是賦而非興但申后黜遠尚在下文上二句秖言石卑未言后卑也歐陽本義又謂石卑喻妾宜在下蘇傳呂記嚴緝皆從之則是上二句言褒姒下二句言申后詞意不相承接矣

緜蠻

序云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箋云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虞東學詩曰本詩言道之云遠又言豈敢憚行則有征行之事可知言後車載之詩人自是登仕版者非徒役之庶人可知而車直言後則爲臣之微者亦可知集傳特託鳥言爲異耳大致亦從舊說也後之爲說者乃别生枝節總不可據承珙案荀子大略篇引詩曰飲之食之敎之誨之王道具矣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詩云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此皆言富教之事而借詩爲證於詩之本旨無涉至韓詩外傳載客見周公說以

誅管蔡事謂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其下
引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此則言時勢不可失之意更
非詩旨惟潛夫論班祿篇有行人定（定字疑有誤）而緜蠻諷語
是以此詩爲行役者諷刺之作與毛鄭解合
緜蠻黃鳥傳緜蠻小鳥貌案此傳與秦風黃鳥傳交交小
貌正同而此以小鳥與微臣其義尤切文選（何晏景福殿賦王融曲水
詩序）李注竝引韓詩章句以緜蠻爲文貌雖與毛異然皆不
以爲鳥聲惟長樂劉氏始有緜蠻鳥聲之說實無所本何
氏古義遂以聯緜不絕及南蠻鴃舌釋之不知凡雙聲字
不當分析爲訓詩中言黃鳥者惟葛覃以喈喈狀其聲耳

其睍睆交交緜蠻皆非聲蓋詩不以雙聲疊韻象聲也周
氏柄中曰古箕山歌甘瓜施兮葉緜蠻樹葉亦稱緜蠻則
非鳥聲可知矣

瓠葉

序云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
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范氏補傳曰
頍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
王謂媟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
當行乃棄而不用耳承珙案此說足破嚴緝所疑幽王是
過於燕飲非有牲牢而不肯用之謂蓋此詩主刺王棄禮

不行故舉飲酒之物至薄而有禮者以諷之詩中君子即
序所謂古之人言古人尚不以薄物而廢禮今王乃有盛
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以刺焉其義甚明無庸別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案傳以
瓠葉爲庶人之菜者不過極言其物之微薄以見雖其禮
不維其物如蘋蘩薀藻可以薦鬼神而羞王公之意未嘗
以全詩皆言庶人之禮也鄭箋泥於傳義遂歷言庶人之
事以君子爲庶人之有賢行者已與序思古意不合又云
熟瓠葉以爲飲酒之菹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然邶
風匏有苦葉傳云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箋以瓠葉

苦謂八月之時然則農功既畢瓠葉尚可亨乎左傳昭元
年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欲一獻則此詩當是一獻之禮
禮有獻有酢有酬而後一獻之禮終與詩中所言正合古
者士禮一獻士冠禮注雖云一獻之禮有薦（薦脯醢也）有俎（俎牲
體也）其牲未聞然既夕注云士腊用兎詩三章皆言兎首又
焉知非士禮而必以爲庶人之禮乎箋又云每酌言言者
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正義云若是禮
合當然不應每酌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此解尤
支離彤弓受言藏之傳云言我此亦每受言言又豈得謂
行用他法邪

有兔斯首釋文斯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正義曰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且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卽是不以微薄廢禮也承珙案此疏駁王孫唯有兔頭之說甚是但三章疏又云於一兔之上而經有炮燔炙三種不知所謂炮之燔之炙之者當是治此兔者或炮或燔取其事便皆略於物而詳於禮之意非一兔而有炮有燔有炙亦非三兔而一炮一燔一炙也至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此

李迂仲之說而集傳用之當矣後漢書儒林劉昆傳王莽世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此不過假詩以習禮東觀漢記作以素木刳瓠葉爲俎豆則非眞羹瓠葉射以菟首者當卽懸菟首而射之無非以示禮意桑弧蒿矢固非眞射具也章懷注謂以瓠葉爲俎實既誤又云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夫瓠葉篇名明見左傳何所據而改名菟首乎

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又燔之炙之傳炕火曰炙箋云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段懋堂云詩炮炰二字瓠葉閟宮當作炮瓠葉傳毛曰炮鄭注禮記裹燒曰炮蓋炮必連毛故閟宮曰毛炮傳曰毛炮豚也今詩閟宮作炰者誤字六月韓奕皆言炰鼈鼈無毛非可炮者炰乃蒸煮之名其異體作缹服虔通俗文燥煑曰缹毛詩作炰與炮異體蓋古本相傳如此乃缹之古字也說文有炮無缹當本兼有二字而逸其一韓奕正義引字書炮毛燒肉也缹蒸也所謂字書卽說文是說文本有缹字也又云說文鐇宗廟火孰肉今世經傳多作燔作膰火部燔下云爇也是詩作燔爲假借字他經作膰乃俗耳又云說文炙炙肉也从肉在火上炙肉各本作炮肉今依楚茨傳正楚茨傳曰炙炙肉也瓠葉傳曰炕火曰炙正義曰

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者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抗懸也是也瓠葉言炮言燔言炙燔炙不必毛也抗火不同加火之逼近也此毛意也箋云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此申毛意也然則鳧鷖楚茨行葦燔炙並言皆必異義生民傳曰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上曰烈貫之加于火卽抗火也生民之烈卽炙也禮運注曰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也炙貫之火上也三者正與瓠葉傳相合然則炙與炮之別異又可知矣承珙案段說炮炰之異其辨甚諦至燔與鐇許書雖分二字古文恐祇作燔卽說文亦曰燔爇也爇加火也正與此傳加火曰燔合

不必以燔爲借字又傳云炕火曰炙正義訓炕爲舉故段氏轉爲抗字且以炕爲俗字考說文炕乾也从火亢聲此傳云炕火曰炙者謂以火乾之今人用火乾物猶有此稱不必轉炕爲抗亦不得以爲俗字總之炮謂連毛之物以土包而燒之燔者爛去其毛而加於火上炙者貫之以物而逼火使乾楚茨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生民傳傳火曰燔瓠葉傳加火曰燔對遹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火其實燔亦炙非炮燒之也

漸漸之石

序云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稽古編曰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荊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爲戎狄叛之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爲荊舒不至每章下二句爲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爲戎狄叛之下二句爲荊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旨況經止言東征序本用兵之由故竝舉戎狄與荊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涂之險艱跋涉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承珙案序於戎狄則曰叛於荊舒但曰不至則似問罪之師宜先戎狄而乃命將率東征是巳失其輕重緩急之宜況役久病深恐致變生不測下國之所刺者疑在於此後儒有謂犬戎在西幽不備而征東故此詩三言東而末露一他字微見其意者此說似於情事有合

田閒詩學曰或謂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案四月篇有云我日構禍是出征事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東征之實紀乎承珙案左傳椒舉曰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序言固有徵矣鼓鍾傳云幽王會諸矦於淮水之上苕之華序云幽王之時東夷西戎交侵則當其會諸矦於淮或卽以東夷之叛而征之嚴緝謂史之所無詩卽史也無庸更求他據矣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

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曰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苦矣此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又云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承珙案勞遼字雖可通然遼闊與悠遠義複不如王孫所述祇作勞苦爲安又不皇朝矣箋訓皇爲正謂不能正荊舒

使之朝於王正義引王肅述毛以皇爲暇固勝於鄭而於朝仍謂不暇脩禮而相朝不若後儒以朝爲朝夕之朝者文義尤順何草不黄之三章曰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以經證經無煩別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汪氏異義曰傳對曷其沒矣爲義訓卒爲竟箋對上章維其高矣訓卒爲崔嵬各通承珙案據傳則下文不皇出矣當作出險之出謂石雖竟歷而山川長遠何時可盡則入險而不暇出險軍行跋地勢困可知如此則通

章詞意一貫正義云毛以爲東征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此仍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傳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姜氏廣義曰有豕涉波向無定說箋以豕之唐突喻敵之勇悍王氏詩總聞則云江豚兆雨或據宋黄子發相雨書云四方無雲惟河中有雲相連如浴豬二日大雨此皆不足據也嚴氏祖横渠之說云豕性負塗今涉水濯其塗而見白蹢是久雨停潦多故也然按之本文終不如傳言雨徵之妥天氣鬱蒸則衆豕涉波爲必雨之徵蓋與月離于畢作一類解承珙案豳風東山鸛鳴于垤傳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鸛好水長鳴而喜與此詩所言雨徵皆足見古人體物微妙且必有師說相承未可改易又箋云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釋文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豥古哀反考今說文無豥字鄭所見爾雅本當是駭字所云躁疾正駭字之義此豕蓋卽名駭爾雅釋文引字林豥下才反則豥字始於字林詩音義乃以爲說文誤矣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正義曰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卽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

範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承珙案鄭言五行以所克者爲妃卽從其妃之所好故畢爲西方金宿金克木以木爲妃木氣爲雨畢從其妃故好雨耳稽古編曰顧英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以陰陽爲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卽雨焉得謂由其陽則旱乎余驗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家語則未敢信也又嘗謂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者方雨遠之則否矣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

言乃後人妄託史記列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知其誤耳承珙又案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又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又云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據此則毛云月離陰星者謂畢爲陰道之星月離之則陰盛而雨耳論衡明雩篇云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此亦以離畢爲月出北道與毛傳

離陰星語合家語載孔子云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專指畢之陰陽爲言左顧氏以爲後人妄託也明雩篇所載亦與家語同則自漢以來已有此說

苕之華

苕之華芸其黃矣傳芸黃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名陵苕承珙案蘇頌云今本草無陵時之名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煑以沐髮卽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承珙案陸疏鼠尾之說自因吳普本草鼠尾有山陵翹之名而誤馮氏名物疏已力駁其非是惟本草經中品有紫葳名醫別錄一名陵苕一名茇華與爾雅毛傳皆合吳普又云一名瞿麥李當之云是瞿麥根不知本草別有瞿麥今本廣雅茈葳陵苕蘧麥也乃傳寫之誤爾雅釋文引廣雅本作茈葳麥句薑蘧麥也據此知蘧麥亦名紫葳要與陵苕不同不得牽合爲一陳氏稽古編謂張揖誤以爲瞿麥非是陳氏又云唐

顯慶中蘇恭脩本草始以陵霄爲紫葳其不類者有三然蘇恭本引郭注爾雅一名陵時又名陵霄今郭注脫此四字是其說不始於唐人也史記趙世家顏若苕之華集解引綦毋邃云陵苕之華其色紫與鄭箋紫赤而繁者合傳云將落則黃者蓋讀此芸爲其黃而隕之隕故釋文引沈重芸音運此必毛詩家舊讀如是左傳成二年隕子辱矣說文引作抎子此芸隕古通之證但裳裳者華以芸爲黃盛此言將落者謂黃至極盛則將落之候矣箋意以初華紫赤衰則萎黃與毛略同以經本言黃故但指其黃華者言之若爾雅之白華則唐注本草謂山中亦有白華者是也然則

茗卽陵茗陵茗卽陵霄今之陵霄花色赭黄詩明言黄華
而陳氏乃執孔疏之紫白陸疏之染皂以疑其不類不亦
傎乎
牂羊墳首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
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
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爾
雅翼據廣雅吳羊牝三歲曰牂不得爲小詩疏欲合墳大
首之義稱爲牝小羊非是因謂墳卽羒字爲牝羊而牡首
其說本於詩總聞何氏古義從之竝引易林墳首作羵爲
證承珙案王氏詩稗疏云吳羊牝牂夏羊牝羖吳羊緜羊

夏羊山羊也吳羊頭小角短山羊頭大角長此說分別甚
明是則吳羊之頭本小而貪獸之體牝更小於牡故傳以
牂羊無大首之道不必改墳爲羒也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
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
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
少乎所以易毛汪氏異義曰亂日多者師旅數起饑饉荐
臻也故箋語正申明亂日多之意疏以爲易傳恐不然承
珙案序云君子閔周室之將亾傷已逢之傳以治日少亂
日多爲言者卽王風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意非以幽王之時尚有治日也疏誤會傳語故以鄭爲
易毛耳

何草不黄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正義曰言萬民
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承珙案上箋以
何日不行指將率而言故正義以此何人不將爲將率之
所將然此乃鄭義耳毛傳多訓將爲行此言萬民無不從
役當亦訓將爲行呂記引邱氏曰將亦行也似合毛義李
迂仲曰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
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戰爭之苦也

何草不元箋云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元
於此時也兵猶復行正義曰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
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
必元也釋天云九月爲元孫炎曰物衰而色元也詩曰何
草不元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
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
寒之黑不由草元色孫炎之言謬矣承珙案易林蒙之蒙
云何草不黄至末盡元室家分離悲愁于心據此則焦氏
明以草元爲物衰之候非春初始生之謂以經文先黄次
元是經歷秋冬已足見踰時之久不必又及明年春生而

元也

有芃者狐傳芃小獸貌案芃本訓草盛故載馳下泉黍苗棫樸諸言芃芃者傳皆以美盛長大等語釋之此以芃爲小獸貌者葢取訓詁相反之例芃爲長大反之亦得爲小也箋云狐草行草止乃釋率彼幽草之意或據淮南子禽獸有芃人民有室注云芃蓐也以證鄭箋草行草止指有芃而言是則有草者狐率彼幽草經文爲不辭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涇　胡承珙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案序言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是爲受天之命而作周耳毛於其命維新傳云乃新在文王也絕無所謂改元稱王之事即其言虞芮質成事亦但曰西伯則文王未嘗稱王甚明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此不過言周之受命代商皆由於文王耳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

武功皆即此序受命之義詩中多追述之詞與康誥所言正同自鄭箋有受命王天下之語孔疏遂歷引讖緯以爲證唐梁肅已有受命稱王議力辨其誣然漢儒言文王受命者如尚書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論衡初稟篇亦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風俗通義皇霸篇云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然則序言受命亦不過如此而已孔疏雖援讖

緯申鄭然尙云文王受命毛無明說歐陽本義乃云毛以爲受命而王天下則眞眯目而道黑白者矣

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承珙案此明言文王不肎伐商故周公於後作詩所以稱述此事然則必無文王稱王之說可知矣至漢儒以此詩爲周公作者如翼奉疏言周公作詩深戒成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世說注載荀慈明云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道也此皆與呂覽

合然亦絕不及受命稱王之事葢當時說詩者不獨毛傳無此語卽三家當亦無之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稽古編曰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集傳則以首二句爲文王旣歿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右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承珙案朱氏通義引周頌桓於昭於天證此詩亦當以德言之此語可爲定論葢昭於天者言德之光明而見于天猶康誥云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也則毛以在上爲在民上者其義允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戴氏詩考正曰案詩之意以周德昭于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此不顯不時與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凡詩中言不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葢以不字爲發聲爾雅不濟卽詩所言河之濟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卽周禮之靈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承珙案不固爲發聲詩之不顯不承固卽書之丕顯丕承王氏經傳釋詞歷應詩書以不爲語辭者數十條其說暢矣然以不爲發聲是正言其如此

卽反言之以爲豈不如此亦未始不可今人言事如此尚有云不是者葢以豈不是爲不是乃詞氣有緩急輕重之殊耳毛傳於常棣之鄂不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於車攻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云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之類固皆就其文而正言之則不爲語詞自明然此詩次章不顯亦世傳卽云不世顯德乎則又反言以明之而於不之爲發聲仍無改也箋於詩言不者多加乎與等字爲反詞亦未嘗不合語氣耳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焦里堂曰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字在帝左右

即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箋則以觀知天意解在帝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察帝而左右之承珙案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此疏所言是左右仍屬上接天之事毛既以接天接人分釋陟降則下句未必單言接天經文左右恐當屬接人言謂察天之道以左右民何氏古義曰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即其義也

呂記引朱子曰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朱氏通義曰此朱子初說本用古

注集傳更之葢以昭七年左傳周王追命衞襄公語與在帝左右相似也然詩意不同此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爲全詩之綱不應以神之在天立說承珙案墨子明鬼篇引大雅此詩而曰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後儒說詩以文王之神在天者之所本然左傳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盟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此引詩不可謂斷章葢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故杜注云言文王所以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然則在帝左右兼順與信二義爲備且與末章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相合是左傳於此詩自有正解初無其神在天之說不必援叔父陟恪之傳以爲證也

亹亹文王傳亹亹勉也稽古編曰宋徐鉉以說文無亹字欲改亹作娓董氏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娓娓文王爲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承皆作亹字改之驚俗當矣鈕匪石說文新附考曰易定天下之亹亹釋文音亾偉反鄭云沒沒也王肅云勉也據玉篇亹爲斖之俗字知亹亹竝斖之俗字葢斖字一變爲亹見唐等慈寺碑再變爲亹以音近文史記夏本紀亹亹穆穆司

馬相如傳作旼旼穆穆俗又加文也承珙案鈕說是也古斖字本有勉義襄二十六年左傳夫小人之性斖於勇社注斖動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斖爲動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仡奮斖以軒鬐今文選斖字作亹是斖爲奮動之意奮動皆與勉義相近諸書斖多作亹史記高祖紀索隱引應劭云斖呼爲亹此形之所以又變爲亹也周禮天府邑人雞人注皆云斖讀爲徽此音之所以又變爲亾偉反也要其爲勉義則相承不變棫樸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我王知亹勉義同故此傳云亹亹勉也

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陳碩甫曰宣十五年昭十年

一与　10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扳反内

左傳皆引詩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芮良夫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詩作哉內外傳皆作載故傳以載釋哉也此傳曰哉載也載見傳曰載始也哉謂之載載又謂之始此一義之引申也序曰受命作周左傳曰文王所以造周作造皆始也箋云哉始也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傳箋意同疏謂義異失之承珙案傳箋皆以哉周爲始者承上章其命維新而言也或以古字哉栽載竝借用此詩當訓哉爲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其說亦通

思皇多士傳思辭也皇天箋云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

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正義申毛云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之士生於我周王之國思語辭不爲義其申鄭云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卽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承珙案一章之中兩言多士不應異解傳義優矣且詩中大例思爲語辭者固多在句末然魯頌思樂泮水禮器疏引作斯樂泮水是思卽斯借同爲語辭又未嘗不在句首也

維周之楨傳楨榦也嚴緝云釋詁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幹鄭以此爲榦事之臣失之矣承珙案舍人注爾雅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之兩邊障土者也是楨與榦爲二物爾雅毛傳葢以皆築牆所用之木故渾言之曰楨榦也木所立表曰榦因而人之立事亦曰榦此義之引申者故文言曰貞固足以榦事箋正所以申傳非易傳也

於緝熙敬止傳緝熙光明也承珙案爾雅釋詁緝熙光也國語周語引詩於緝熙亶厥心而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

毛於此用爾雅之訓而於光下增明字於昊天有成命則全用國語緝明熙廣爲訓於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又云光廣也立義似有參錯其實爾雅以緝熙與烈顯昭晧熲竝訓光者統言之也若析言之則熙又光之廣大者周語逐字爲訓故以熙爲廣韋昭注云熙光大也古光廣字聲同義通毛不第稱緝熙光也而云光明者葢已讀光如廣光釋熙緝釋明光明猶言廣明但以文便故不順經耳實則合爾雅國語而兼取之至昊天有成命遂專用國語之訓以文王篇已訓光明不嫌熙廣之非熙光也至敬之又云光廣也則二字通轉之例益明箋於維清敬之皆本此

傳云緝熙光明也載見俾緝熙于純嘏亦云使光明於大
嘏之意獨於昊天有成命傳熙廣也以廣爲光之誤此似
泥於爾雅緝熙祇有光訓而不知光與廣同訓熙爲廣猶
訓熙爲光耳以此言之箋不如傳之密矣
矦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
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
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引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
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毛於上章訓矦爲維則其意
如肅言也鄭惟以矦爲君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
爲君者承珙案傳用孟子仁不可爲衆語則服自當爲臣

服之義疏曲申箋說以矦爲君服爲九服而又云亦有不
爲君者是已不能自圓其說且此言君于周之九服尙可
若下文矦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辭矣趙岐注孟
子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是不獨王肅之解爲然也
殷士膚敏傳殷士殷矦也稽古編曰疏謂卽前商之孫子
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矦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
名集傳曰諸矦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
孫子之臣屬其說本漢書顏師古注然釋士字何其拘也
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
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邪承珙案漢書劉向上疏云
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
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
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亾也白
虎通義三正章引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
之冠助祭于周也趙岐注孟子云殷之美士執祼鬯之禮
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以上諸說或有出三家詩者其以
殷士爲殷矦皆與毛合固知不可易也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傳藎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
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稽古編曰夫多士周楨
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

忠藎之臣恐太迂藎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
進毛義得於師授當不誤也承珙案逸周書皇門解朕藎
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孔晁注藎進也言我進用之
臣夫明明之德助我憂天下者此釋藎字正用毛鄭之義
其解爲忠藎者始見於三國志董和傳注云胡濟爲亮主
簿有忠藎之效蓋亦從進義引申之者然此詩前四章皆
追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後三章乃戒成王當監殷而法
文王蓋第三章言文王得士之效故此章戒以念文王進
臣之法詞義前後一貫無緣中間忽呼王臣而告以念文
王之德卽謂不敢斥王故呼臣告之如敢告僕夫之義則

何以又序文王爲爾祖邪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稽古編曰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歟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承珙案鄭於詩言不易者多作不可改易如大明不易維王韓奕朕命不易皆是然韓奕言不可改易可也此詩及大明皆當作難易之易若此詩駿命不易以

爲不可改易則於上文天命靡常下文無遏爾躬皆不相融貫矣

大明

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姜氏廣義曰全詩歸重文王明德第三章言文王之德獨詳而王季以維德之行一語點過武王則但言伐商之事王季武王未嘗無明德而受天命則自文王始文王有此明德必有聖父聖母故推本於王季大任又有此明德必有聖配故詳言大姒德盛禮隆然後篤生聖子以有天下其敘武王伐商亦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發端詩固無處不歸重文王矣至末二章所謂復命武王也承珙案首章傳以明明之德專屬文王箋則兼言文武以首章爲詩總目正義云紂之正教不達四方是武王時理當兼文武然文王篇竝不及武王而殷士祼將亦非文王時事所謂從後追言之正見天命已歸事有必至況文王三分有二紂之政教已不達四方矣此詩當從毛意自六章長子維行以上皆說文王有德受天命之事篤生武王以下說天復命武王之事依序立義次第井然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嚴粲以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

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何氏古義謂如此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承珙案此說非是詩中言明明者皆爲美稱不當兼惡荀子正論篇言主道利明不利幽引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又解蔽篇云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據此可見明明專屬美稱毛以爲明德者義蓋本荀卿耳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忱信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承珙案箋意不易與下不挾爲反對言王位本不可改爲惡則教令不行所謂辭爲阻勸作與奪之勢也然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

難忱斯不易維王漢書貢禹傳言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皆以易爲難易詳經文上言難忱下言不易似當以難易之義爲長

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挍勘記曰閩本明監本毛本皆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孔陸本皆作之此總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之爲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即不得在任下

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承珙案段懋堂云此傳當以八字爲一句是既知傳文仲當作之矣其所訂毛傳乃云此當經作中傳作仲詩小學又云毛經傳皆當作中然下傳云大任仲任也則經文作仲甚明傳云任姓之中女是謂仲即中字耳其不作仲中女也亦甚明段氏二說皆誤摯虞思遊賦序云氏仲壬之洪裔亦可爲經文作仲之證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正義曰挾者周匝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即今之匝義同也承珙案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即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韓詩外傳云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矣詩曰天謂謂各本作位詩考引作謂殷適使不俠四方此亦以令不行釋詩不俠義與毛鄭同蓋俠挾浹古皆通也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正義曰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承珙案毛以此京字與文王

篇俱訓大自即以爲京師之京若拘於公羊謂京師天子之居則雖文王亦不得稱京若據追述之詞則王季既可稱王亦不害其稱京孫毓之說未爲不通即王肅以爲大國亦無不可但以曰嬪爲盡婦道則下文維德之行文義重複此蓋自母家言之爲來嫁自夫家言之爲曰嬪互文以儷句耳至箋以周是大名京是其地之小別無論岐周竝無此地名鄭已不能指實且大任爲嬪當在國都何獨言其小別之地名乎以此衡之傳義爲優矣思齊京室之婦傳云京室王室也明是追稱之詞箋亦以京爲周地名非是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合配也箋云於文王生適有

所識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正義曰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爲識也釋文不爲識字作音蓋亦以爲知識之識後儒疑其不安故或以載爲成藝傳李解皆謂文王始成人之時或以載爲年呂記嚴緝皆引朱氏曰載年也近人又據鄭注中庸栽者培之讀如此載遂謂初載爲初免懷抱能自立之時承珙案毛公此等故訓必確有師承鄭箋申毛若以識爲知識則列女傳謂文王生而明聖教之以一而識百何得言適有所識乎可知孔陸皆未悟與箋音訓此識似當讀爲記識之識國語晉語子犯授公子載璧韋注載記也記與識同毛以載爲識者謂文王生而

有所記驗如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之事此所謂天作之合也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疑卽當時記驗之徵故先憑空著此二語而後乃云大邦有子其下又云俔天之妹蓋極言其事之神奇故始終皆以天言之觀箋適有所識其必以爲記驗之徵兆明矣

俔天之妹傳俔磬也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正義曰此俔字韓詩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諭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諭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盧召弓鍾山札記曰說文俔譬喻一曰閒見也竊謂俔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古磬罄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俔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卽以磬解俔耳段懋堂曰磬玉篇廣韻皆作倶罄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云說文一曰閒見也閒當作閑釋言閑俔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閒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閒見之承珙案傳以磬釋俔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俔者古語磬者今語

二字雙聲是以毛作俔韓作磬毛以磬釋俔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俔是閒見盧氏又從閒見爲義諸說皆非是後漢書胡廣傳俔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閒見曰閒見則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俔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

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稽古編曰毛鄭意本各別孔疏申毛旣言大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解殊不畫一而以卜吉爲善

祥亦非毛訓祥爲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承珙案孔疏申傳牽於箋義陳氏非之當矣但毛以祥爲善者當是吉祥徵應之謂與上章文王初載相應言大姒有文德則其初徵應之祥於此益定故下文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所以終上章天作之合也

造舟爲梁傳箋皆未明何水嚴緝以爲渡渭稽古編曰岐周與莘皆在渭北親迎于渭當是循渭而行嚴說非是姚姬傳又謂造舟當在洛上承珙案川流迂曲卽循岸而行

者亦非必盡可直達況自周至莘約計六七百里中閒豈無山陵國邑之隔或須取道渭南始能至彼造舟而濟亦事之常經言親迎而繫以于渭于渭卽繼以造舟文義明白故傳箋不復言何水耳後儒疑郃水入河不入渭以上文在渭之涘乃文王所居非大姒之國親迎于渭文王自於境內迎之不必渡渭此皆疑其所不必疑者也

毛於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也於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傳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矦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據此可知毛公釋詩必無受命稱王之說觀其但言賢聖之配不過謂賢女配聖人所以重昏禮耳竝不以此爲天子親迎之證（正義引鄭駁異義左氏說王者不親迎以此詩親迎于渭爲證然禮記正義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義爲長此詩說不知何書要與鄭異義當是從毛說者）其又言王基所始尤可見受命卽是王基不必身自稱王又引天子造舟正如鄭意以造舟爲周制殷時未有等差蓋自文王創之後遂以爲天子之法耳疏申鄭既云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而其申傳乃云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前後自相矛盾殊不知傳凡云言者多就詩詞而推原其意此傳云言賢聖之配言受命之宜正述詩人之意見周家王

業之基始於文王親迎之時耳疏輒坐實以爲用天子之禮失毛旨矣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正義述毛云天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承珙案白虎通義號篇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云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據此明以周京二字連文爲義謂周國之京師也詩于周京三字不成文故中以于字助句耳二章疏謂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與此于周于京皆周京竝言明俱是地周是大名京是其中小別非也

纘女維莘傳莘大姒國也王氏詩稗疏曰地之以莘名者
非一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氏之
墟是也地在河汝之閒者荆敗蔡師于莘是也在河南函
谷之外者神降于虢之莘是也蔡虢之莘邑也城濮之莘
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姒姓之莘在郃陽渭涘非古有莘國
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啟封庶子於莘夏后故姒姓今
同州郃陽縣有故莘城是已姒姓之莘或作姺或作侁伊
尹耕於莘野或曰爲有侁氏之媵臣趙武曰商有姺邳竹
書河亶甲之世侁人叛入於班方彭伯韋伯伐侁侁人來
賓則侁當殷世爲強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姒姓之國爲

杞爲鄫則侁地入於周畿而改封於東國矣莘侁殆古字
通用此莘宜作侁以別於城濮之有莘承珙案王氏謂詩
莘非左傳國語之莘固也然以爲卽伊尹所耕之莘野亦
誤焦里堂孟子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氏之
女謂之女志氏漢書人表女志鯀妃有㜪氏女此唐虞以
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㜪者有㜪氏之女也
又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㜪姒氏之女於大姒別之曰
禹後姒氏而湯妃則曰有㜪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
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古莘國在汴
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
采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
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
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卽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
於是野者也閻氏四書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
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
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三十里道遙遠矣
維予矦興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而於矦字無傳箋
云天乃予諸矦有德者當起爲天子王肅曰其衆維叛殷
我興起而滅殷正義以王肅爲得傳意故曰此衆雖盛列
於牧野之地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也葢謂

毛於文王訓矦爲維此不言者當同上篇之訓鄭於文王
篇訓矦爲君此則以爲諸矦陳少南范逸齋皆據此以駁
文王稱王之說然此章前後皆稱武王此處不當又稱武
王爲矦毛意自以經言維予維與故矦字無訓其云天下
望周者卽孟子所稱徯我周王見休者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天護視女
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泰誓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
傳以爲衆人無敢懷貳心卽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閟
宮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彼無貳之
文在臨女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

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承珙案疏申傳箋不爲軒輊後儒如李解范傳從毛蘇傳呂記則從鄭今就正義引閟宮詩核之彼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是武王既致天之誅於商郊牧野固當灼知天意所在尚何待樂從之民勸以無貳無虞乎疏但以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當是戒武王實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何氏古義亦引閟宮之文證此爲牧野誓師之語幷云史記載武王誓師之言曰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即所謂無貳爾心者以此言之傳義爲優矣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正義曰釋言㝫肆也郭璞曰輕㝫者

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焦里堂曰爾雅釋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竝稱肆之爲疾即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即疾之證也承珙案皇矣是伐是肆傳亦與此同正義云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又引王肅云至疾乃服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意或然承珙謂大明傳以肆爲疾蓋承上文鷹揚言之鷹揚有疾速之意所謂征鳥厲疾也風俗通皇霸篇引詩亮彼武王襲伐大商襲者輕兵速至亦疾意也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正義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承珙案如王肅說以會兵甲子爲會甲則傳文近於不辭若如定本傳作會甲兵則箋不必復訓會爲合矣故惟惠氏古義云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幷引戰國策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

朝爲甲朝段氏毛詩傳云會古外切甲與會雙聲凡器之蓋曰會日之首曰甲二者演之爲居首之偁貨殖傳蓋一州漢書作甲一州是也以上二說皆善達毛意毛既以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者正申明甲朝猶一朝之意也武虛谷羣經義證云楚辭天問篇會鼂爭盟何踐吾期注爭一作請考鼂朝同字請清音相近盟明通用是屈子引詩會朝清明爲問蓋云以甲子日赴膠鬲請盟之期非如毛鄭所云也承珙案王逸注楚辭引膠鬲事今其事見呂覽貴因篇然竝無請盟語天問此言雖會鼂字偶合未必卽引此詩且若云甲朝請盟則詞與意皆未完經文不當竟

任矣

序下疏云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何氏古義曰注疏本以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冠下維此文王六句爲第三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二章之後按繫二章有韻冠三章無韻當從後定又注疏本以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冠下大邦有子六句爲第五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四章之後按繫四章有韻冠五章無韻當從後定承珙案此詩正義本所分章句實未必爲毛鄭之舊後人以韻定之可無疑義考文王篇每章首尾相承蟬聯而下爲三百篇別一格謂此篇雖不必每章皆然然如三章之維此文王卽承次章尾句五章之大邦有子卽承四章尾句以及七章殷商之旅承六章之燮伐大商八章牧野洋洋承七章之矢于牧野格調亦與文王篇相近且全詩以六句八句相閒成篇章法亦極整齊宜後人之從之也

緜

序云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虞東學詩曰前篇歌詠武王而先溯文王之德此篇追述大王而後及文王之興蓋作周者文王故四始皆以文王爲主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得其義矣承珙案周之王業興於文王而遷國開基則始於大王故此詩前七章皆述大王避狄居岐時事後二章乃正言文王興周之實序與經最相符合箋於首章溯及公劉後人又於八章之柞棫拔矣等添入王季皆可不必

緜緜瓜瓞傳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瓞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瓜紹謂之瓜瓞瓜紹何以謂之瓜瓞瓞者瓝也小瓜之稱也瓜紹之瓜必小如瓝故謂之瓜瓞也何言乎瓜紹繼先歲近本之實也爾雅其紹瓞當作瓜紹瓞焦氏里堂曰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毛恉以瓜紹明不絕之義

若曰所謂緜緜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瓞猶言蔕惟其初生象子孫之嗣續所以爲紹所以爲緜緜也箋以緜緜若將無長大時則以緜爲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瓞則不直以瓝爲瓞矣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不如是也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瓞二字亦非承珙案段說是也毛傳疊經文而繼以故訓往往爲後人刪去所疊之字遂致不可句讀者多矣爾雅釋草云瓞瓝其紹瓞此專爲一種小瓜言之謂瓞卽瓝也瓞何以名瓝瓝之近本繼先歲之實者爲

瓞也釋草又云瓝九葉釋文引舍人云瓝九葉九枚共一莖則其爲小瓜可知瓞蓋又小于瓝說文亦云瓞小瓜也瓞與瓝同瓞瓝也與爾雅正同爾雅其紹之其指瓞言之卽謂瓝之近本者詩以瓜瓞連言則不專主於瓝傳云瓜瓞瓜紹也者言瓜之近本者必小如瓝之近本者亦小故亦謂之瓞瓜紹不名瓞以瓝紹之名名之故曰瓜瓞又引瓞瓝者說其本義此以經言緜緜故據瓜生大小不紹爲義若生民瓜瓞唪唪爲多實之貌則但取瓜大瓞小並稱以見其多彼定本有瓜瓞瓝也四字之傳自是誤衍集注等無者是也焦說亦曲會傳文但按之爾雅則不能合毛傳固

用爾雅者也

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承珙案襄十七年左傳緜緜生之瓜杜注云言由小成大但此詩取興似祇爲周家歷世長久之喻故傳云緜緜不絕貌不必專以瓜喻盛大瓞喻衰微正義申箋謂瓜喻嚳瓞喻稷以下固非後儒又謂瓞喻大王之國甚小瓜喻文王始大則於經文又成倒置惟姚氏釋名解曰瓜生皆由小以至大始雖爲瓞繼漸成瓜瓜成又復生瓞此所謂緜緜不絕意耳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稽古編曰緜之沮漆是扶風之漆沮馮氏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窋徙居戎狄之閒在今慶陽府公劉遷邠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及大王自邠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邠之西南若沮漆在邠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陶

復陶穴云耳源當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良是也今以緜詩首章爲太王居邠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本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卽述太王避狄去邠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蓋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並言此章言家室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遙相首尾彼旣在岐此不應獨在邠矣又三章傳曰周原沮漆之閒合周原與沮漆爲一是明以首章之居沮漆卽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草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邠至大王已

經十世安得尙無家室乎則首章所言其爲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大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之序當如此也康成誤仞傳意故首章之述遷邠則解之曰爲二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毛恉孔又過執箋說曲爲解釋非也承珙案馮陳二說辨明首章是言古公初至岐下之事深合經義傳特釋民爲周民正以見爲大王時之民以太王時國始稱周也生猶造也何休公羊注自爲用土爲居者言用居此而遂民生以興王業傳義本自明白箋云太王德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以解上句不誤下又云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是以自爲從則兩句文義不相接矣

傳沮水漆水也當本作沮沮水漆漆水也亦是疊經文作訓爲後人所妄刪者葢毛公時岐周本有此二水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則又明以二水爲岐周之川矣但今岐周之地有漆無沮故尙書正義已云毛詩之漆卽扶風之漆沮則未聞今案漢志漆縣下云漆水在西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闞駰云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水經云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俞山卽岐山此爲周地之漆無疑元和志以此漆水注涇與諸書言入渭者異故疑非詩之漆惟闞駰又云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杜陽山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徐廣曰漆水出杜陽縣之岐山者也此卽隋志普潤縣之漆普潤爲今麟遊縣地近人或專據此以當緜詩之漆而沮則仍不知所在考今邠州爲漢漆縣地縣自以水得名古之漆水必當在此但漢縣地大或跨今邠州麟遊之界麟遊之東北卽邠州之西南疑二漆本出一原其水一流入涇一流入渭耳程大昌雍錄曰元和志務合鄭注遂分漢志一漆而著諸兩縣普潤新平新平卽漢漆縣地皆有漆水仍於新平立說曰漆水在縣西今麟遊亦有漆水此與異也不獨一漆分爲兩漆而意

之所嚮謂邠州漆水與緜詩合岐下漆水不合緜詩則信鄭之過也至沮水康對山武功志謂乾州有浴水土人呼浴爲于于沮聲相近胡朏明禹貢錐指謂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承珙謂水經渭水注所云出杜陽岐山之漆其所會有雍水橫水大巒水武甯水諸目意此數水中容當有古之沮水後世失其名歟

王氏經義述聞曰六書音均表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朕與生自爲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有作漆沮者傳寫顚倒耳

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
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
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
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刪去）文
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並作自土
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
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
改不誤之經文也又此章以瓞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
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
爲韻而隔絕上文之瓞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瓞與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三　廿八

生非韻而強以爲韻豈其然乎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
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大司徒注云壤亦土
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
種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
和緩則土堅而壤濡壤是息土之名復者地上爲之取土
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
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文云復累土於地上說
文作𡨦正義引說文𡨦覆於地也此正與箋說合今本說
文作𡨦地室也段注因謂古本說文言覆於地者謂㫄穿

之則地覆於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霤承珙案詩言陶復
自以覆於地上者爲是謂其土堅則於地上累土爲屋但
有戶牖而無棟宇故曰未有家室箋明言復於土上說文
覆於地亦當謂地上不得泥地室異文而謂地覆於上也
惟傳云陶其土陶其壤則陶爲埏埴之名箋則以爲窯竈
之窯謂復穴之形如之此爲異義耳
來朝走馬傳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
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何
氏古義引世紀云大王避狄循漆水此與鄭同者也戴氏
詩攷正曰豳値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三　廿九

山之下居焉此梁山與詩書春秋爾雅之梁山異在涇西
岐東正當豳之南然則率西水滸爲自東向西循水厓而
上水滸渭水北厓也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卽在梁山下之
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若璩曰自豳抵岐二百五十餘
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二說至精前人所未及
承珙案傳詳大王避狄事於首章之下而次章不言者正
見自土沮漆及陶復陶穴皆避狄初遷之事次章則畧地
相宅之事曰來朝者猶召誥太保朝至于洛周公朝至于
洛也曰走馬者見其跋涉艱難之意耳惟鄭箋以爲辟惡
早且疾不知大王避狄之時邠人從之者衆自必扶老攜

㓜而行劉先主之在荆州人多歸之尚不忍棄之速行致爲曹操所敗而詩人乃謂大王清朝疾驅獨與姜女聿來不幾似明皇之奔蜀乎此章定當爲避狄以後度地居民之故然則沮漆與渭皆由岐周之西而流入于東率西水滸者槪指岐周一帶之水故傳但云水厓似不必偏主沮漆及渭也

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正義引釋草芨堇草郭注以爲烏頭因謂此堇與內則堇荁枌榆不同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嚴緝駮之謂烏頭毒物縱肥美之地豈能變毒爲美

此堇定爲堇荁之堇稽古編力申其說允爲明暢承珙案毛傳於堇但云菜於荼則云苦菜是經文如飴明謂堇固如飴而荼亦如飴故箋云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各本箋脫皆字相臺本有以正義核之則有者是也）然則堇爲內則之堇荁及爾雅之齧說文所謂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者可爲定論矣釋文以堇爲藋引廣雅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然說文藋堇草也並非菜名不得以當此詩之堇也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汪氏毛詩異義曰杜子春菙氏注契謂契龜之鑿正訓契爲開與傳同疏以開出其兆中傳則於經文我龜不屬鄭於周禮不從杜注箋義自如疏說與傳異然以契爲契灼其龜及菙氏注謂楚焞卽契不若毛杜之解爲得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明燋爲灼龜之木矣鄭以燋爲炬其存火則經何爲言以明火爇燋也經云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謂以爇燋灼龜所契處然後授卜師開龜之兆卜師亦云揚火以作龜先鄭於大卜作龜注云謂鑿龜令可爇是也承珙案何氏古義云契之訓開當通作栔說文云刻也左定九年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爲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集傳引或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謂

楚焞卽契則此詩曰楚焞我龜有此文理否此說駁疏亦是然周禮言掌共燋契言龡其焌契燋與焌同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焌然火也契與燋焌並舉則契亦是一物葢卽鑿龜之器所以菙氏共之又龜甲須用熱器鑽之故云龡其焌契也契本開龜之物因而開龜卽謂之契詩之契龜自當作開龜解契開雙聲故傳訓契爲開考工記馬不契需鄭司農讀契爲爰契我龜之契謂不傷蹄是大鄭意明以詩契龜爲刻開矣班固幽通賦旦算祀于契龜亦足爲契龜卽開龜之證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

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正義曰鄭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豳地今為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承珙案既云豳岐不能為西東而又云據至時從水滸言之然上文率西水滸是謂循西來之水厓非謂循西至東也至疏引鄭志尤不明晰自豳至岐何用牽及於馮翊之沮及涇水若從涇水南行則當正西乃得周矣又云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驗之地理殊

為乖戾康成當不至此或志有脫誤總之自西徂東繼疆理宣畝之後當是指周原之西東戴氏詩考正曰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為者無不使民為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為該舉域中之辭此說是也

其繩則直傳言不失繩直也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太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承珙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引此傳云不失繩直之宐也上言不失下當有之宐二字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即申傳宐字今本脫去二字正義亦但云傳言不失繩直則其脫誤久矣

捄之陾陾傳捄虆也箋云捄捊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穉文虆劉熙云盛土籠也正義曰說文云捄盛土於器也（今說文作盛土於梩中也）捄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虆者盛土之器言捄虆者謂捄土於虆也箋以傳文略故申成之說文云捄引取也故以捄為捊言捊取壤土盛之以虆仍存虆字與傳不異也承珙案此傳文當疊捄字捄者捄虆也謂捄土於虆故箋云捊聚壤土盛之以虆正義所申不誤段氏詩傳云此謂捄即蘲之假借虆梩從土蘲也恐未必然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箋云度猶投也釋文引韓詩云度填

也承珙案度與宅同周禮釋文謂宅古文作厇與度相似因此而誤臣瓚注漢書韋元成傳則云古文宅度同此傳以度為居似以度為宅之假借正義謂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為居其解甚陋韓詩鄭箋二訓相近皆由聲得義然曰填曰投於傳訓居意亦相成也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段氏詩小學曰屢古作婁婁空也削屢謂削治牆空竅坳突處使平又云鍛屢者捶打空竅坳突處馮馮堅實聲也焦里堂曰以虆盛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之屢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鍤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屢

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鍛明屢鍛屢猶鍛斂鍛斂猶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縷斂挾少之意益削者平其土之堅處屢者鍛其土之不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正義解爲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是以屢爲數失毛義矣或以屢爲空穴亦非承珙案釋文屢力注反是亦以屢爲數與正義同但依此則經當曰屢削傳當曰屢鍛不得云削屢鍛屢矣釋文又有力朱一

反注同此音似讀爲離婁之婁段說頗與之近但揆之事理則焦氏之解爲長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引左傳皐門之晳爲諸侯之證何氏古義曰考左襄十七年宋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古文以澤爲皐爲其字形相混其實宋有澤門無皐門孔氏誤矣諸侯之有皐應于書無所經見明堂位所云乃謂魯以周公之故庫雉兼皐應之制耳然雖制兼皐應而名仍庫雉亦可見諸侯有庫雉無皐應也毛傳所言爲得其實戴氏詩考正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則皆三門天子謂之皐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考之經傳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皐應而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耳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耳承珙案天子諸侯皆三門之說始於宋劉原父戴氏本之其辨益明何氏申毛亦當下文乃立冢土疏謂冢土非諸侯之社是也其

又云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卽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然乃立冢土與上皐門應門文法一例殷代尙質必無皐應名目傳云致者乃自後推而言之與大明造舟正同皐應非諸侯之制則冢土亦不得爲諸侯之法何氏引今尙書泰誓有宜于冢土之文謂其時武王未爲天子故猶仍大王舊稱恐未足爲據證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傳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稽古編曰傳

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緜詩爲文王作而推本於大王
應以文王爲今也故承上章言大王立社有用衆之意故
今文王不絕恚惡敵人之心也朱傳肆字從毛解又以不
殄爲大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爲因上之詞卽非新故之
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既
爲故又爲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旨承珙案嚴緝
謂此章鄭氏以爲指文王因孟子借此說文王遂踵之以
爲文王耳此語非是下文混夷駾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
趙注卽引此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是此章之爲文王
孟子自有明徵不必援貉稽章爲據也思齊云肆戎疾不

殄烈假不瑕傳云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
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彼經文與此略同彼傳謂故
今不絕惡人而自絕則此傳亦當謂故今不絕惡惡人之
心與鄭同意惟訓隕爲墜聘問不得以墜言傳意或與鄭
異趙注孟子以問爲令聞其義較優似可用以述毛然此
章之爲文王則毛鄭固當無異義矣

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棫白桵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
梂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
名而言之棫白桵釋木文郭璞曰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
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棫卽柞也其材理全
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軸又可爲矛戟
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王氏
詩稗疏云案爾雅櫟其實梂廣雅櫟之實爲橡則其爲橡
子實無疑橡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則小小者樹庳而葉
大要其枝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枝長葉盛叢生
有刺者則今俗之所謂櫟木非柞也柞棫皆小樹故曰拔
矣若今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圍數尺榦彊葉甚堅重
多癭非易拔者也爾雅樸枹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爲枹詩
所謂棫樸枹櫟今考棫樸之詩毛傳曰樸枹木也爾雅又
云枹遒木魁瘣則今之所謂柞者葢枹也卽詩之所謂樸

也然則樸者今之柞而柞者今之櫟古今名實殽亂如此
類者衆矣李時珍謂今之柞木其木可爲鑿柄故名鑿子
木方言誤作柞木皆昧此義其說是也棫白桵者本草謂
之甤其仁曰甤仁韓保昇蘇頌之說皆與郭注爾雅相符
是甤仁之木與大葉結橡子之櫟皆庳小木梗塞道路故
以類舉若鑿子木則其生不叢而木高大非其倫也承珙
案小雅車舝析其柞薪則柞乃可薪之木采菽維柞之枝
其葉蓬蓬則柞爲叢生亦可概見詩每以柞棫並舉自是
二木三蒼謂棫卽柞非是旱麓又云瑟彼柞棫民所燎矣
則柞棫必皆爲叢生可薪之木王氏以柞爲橡櫟之一種

樹庳而葉大者與棄仁之棫皆小木其說諦矣
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其行
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焦里堂曰毛傳謂本無道路
至此柞棫拔去而下已成蹊皇矣三章柞棫斯拔松柏斯
兌傳云兌易直也柞棫拔矣與柞棫斯拔同惟兌字一屬
行道一屬松柏故傳互發明之兌與銳古通道有柞棫則
塞塞則猶夫鈍也柞棫拔去則通通則猶夫銳也松柏錯
於柞棫之中柞棫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商頌松柏丸
丸傳亦以易直訓之丸之義爲專爲完專則銳銳則易直
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兌然釋文作脫然云

一本作兌此與成蹊義異而正義以爲毛鄭不殊何哉承
珙案拔字毛無傳釋文拔蒲貝反又蒲蓋反乃據箋義爲
音耳爾雅釋詁拔盡也郭注以爲見詩今毛詩拔字傳箋
皆無此訓疑三家詩於此柞棫拔矣及皇矣柞棫斯拔或
有訓拔爲盡者毛以兌爲成蹊亦必謂盡去其柞棫而後
蹊徑之間兌然成路皇矣詩與此略同蓋柞棫叢木松柏
喬木言帝省其山柞棫之木已盡而松柏則皆兌然易直
緜縣之兌言路之易直皇矣言木之易直爲異其於拔義
無異若如箋說皆作拔然生柯葉解則彼文作之屛之以
下方言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下文

忽又言其山柞棫之茂盛文義殊不貫矣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傳駾突喙困也正義曰說文云駾馬
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
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承珙案稽古編據國語郤獻
子曰余病喙韋注喙短氣貌方言嫁偑傍也郭注今江東
呼極爲嫁又瘃極也注江東呼極爲瘃是喙嫁瘃三字通
用以證毛傳困義足補孔疏所未及惟說文口部呬東夷
謂息爲呬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呬矣若依馬部引詩混夷
駾矣則此引詩當作維其呬矣呬喙字異或出三家其曰
犬夷呬矣者犬夷即混夷古人引書自有此徑省之法段

注謂合兩句爲一句與日部東方昌矣相似承珙謂左傳
注引詩吠夷瘃矣亦是合兩句爲一句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稽古
編曰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
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
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耳正指相讓而退言始
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王之業乃
大故繼之曰蹶厥生蹶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
大王始之而衞與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
大王與序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詩恉承

珙案陳說是也毛傳所述爭田之事正義謂書傳家語皆有其事雖小有異同然皆言未履文王之庭而自然感化說苑君道篇載此事幷引孔子之言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己而虞芮自平然則質厥成三字祇屬虞芮言之猶王制云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傳訓質爲成成爲平言以所爭不平之事待成其平於文王耳或謂斷獄謂之成虞芮之獄文王成之其實文王竝未斷此獄也至文王蹶厥生蘇頌嚴粲皆謂動虞芮之君使其禮義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毛傳所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蹶厥生之實故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此善於申傳也若祇就虞芮一事謂有以動其心於義隘矣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三 四十

棫樸

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案大戴禮逸周書皆有文王官人篇荀子亦云文王以官人爲能竝與此序語合毛於首章傳即以山木茂盛爲賢人衆多之興全詩大旨已明故下四章但訓詁經文而已晏子春秋對曾昭公問引此詩首章即繼之曰此言古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賈誼新書連語篇容經篇竝引此詩首章皆繼之曰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葢謂人君當愼選左右之意雖似斷章然正與序官人義相發明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汪氏毛詩異義曰傳以棫樸薪槱興賢人衆多得爲國家之用箋不爲興以薪槱爲祀天左右趣之爲諸臣相助積薪疏引孫毓詩評以箋義爲長矣然首章若言祀天不當僅舉一槱燎即舉槱燎不必言棫樸言棫樸亦不必言芃芃也鄭特以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與下章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文同下章言祭此章亦當爲祭而大宗伯又有槱燎之文故易傳爲是解耳要以經言芃芃棫樸思之毛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三 四十一

公取興之義優也首章見衆賢之集於朝輔助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戎事之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舉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四章言文王作人之化紂之污俗咸與維新末章言文王聖德綱紀四方無不治理又總著政教之美官人之效經之設文葢有次第矣承珙案章首二句只依毛傳作反興爲是正義謂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然旱麓瑟彼柞棫民所燎矣亦祇以民之燎薪爲興說文槱積木（各本作積火從段注訂正）从木火酉聲詩曰薪之槱之其下乃引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又云槱或从示作禉柴祭天神也是許正用毛義詩之薪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三　五九九

槱但謂積木供燎與周官槱燎不同至从示之禋則專爲
燔柴祭天而設非詩正字亦非詩本旨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半珪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
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正義曰傳唯解璋
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
之行禮當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
大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
汪氏毛詩異義曰案臣之執璋行禮唯贊祼時其他無執
璋者顧命太保秉璋以酢亦是受冊命後祭事彼疏云祭
統君執圭瓚大宗伯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

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其言不誤也傳云半圭曰璋璋瓚
之璋亦半圭也傳特略不及瓚耳箋言諸臣亞祼以璋瓚
義實申傳不得從王氏述毛承珙案此傳半圭自指瓚柄
而言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亦是以璋瓚爲璋疏引王基
駁王肅據郊特牲灌以圭璋知古人稱璋卽爲璋瓚其說
當矣又引小宰注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
故知此章說宗廟之祭是也春秋繁露四祭篇謂文王受
命而王先郊後伐以此章爲文王郊天六師及之爲文王
伐崇此自漢初說詩者相傳有此後惟何休注公羊定八年
傳引此詩有用璋以郊語若毛鄭皆無此義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
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
有二千五百人正義曰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祼
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
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
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
定說此下歷引鄭志荅趙商臨碩問以詩三言六師皆謂
六軍之師又引鄭注易師卦及甘誓泰誓注公劉箋皆軍
師通稱以見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不當於
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承珙案白虎通

義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
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此似爲鄭箋所本孔疏往往
右鄭獨此疏以鄭他經傳注證之多不相合故不復曲爲
回護後儒尚以經稱周王傳言天子爲疑殊不知小大雅
所有文王之詩自皆是周公制作禮樂時所爲四牡傳云
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此言已足爲諸文王
詩之總義故大明及此傳直云天子造舟天子六軍皆以
追述之詞不嫌稱文王爲天子疏所云詩爲大雅莫非王
法者誠通論也孔巽軒疑商制生時稱王沒時稱帝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爲役而稱王猶下帝號一

等故得以帝號尊其父焉及旣有天下謙不敢自渝於文王於是没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序國爵以稱其君者乃棫樸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於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旣没殷王未滅之際者邪承珙案詩言周王猶末章稱我王耳非必對殷爲稱此詩或言辟王或言周王或言我王恐皆便文無義例也

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當作遠作人也不字衍鄭箋異義承珙案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傳云眉壽秀眉也於遐不無釋者當是以遐不爲遐亦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之例遐不眉壽謂遠有眉壽也經文不乃語詞耳箋則以遐不爲不遐故此云遠不作人者近如新作人南山有臺云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此蓋以

不爲豈不之不非語詞與毛異義然此言作人承上周王壽考是謂久道化成當以遠作人者爲是南山有臺祝君子之眉壽亦當言遠有眉壽不得如箋謂近於作人近於眉壽也旱麓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毛雖無傳自應與此同解成八年左傳引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杜注云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始卽緣棫樸傳爲說詩疏乃云毛以爲樂易之君子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此誤以鄭義爲毛義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卽追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爲質也承珙案箋引追師掌追衡笄以追亦爲治玉之名又訓相爲視謂萬民視文王政教如覩金玉然皆不如毛義之善爾雅雖分別玉彫金鏤然彫亦鏤也廣雅及韋注國語皆云彫鏤也疏謂散文則通是矣說苑脩文篇引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此或本魯韓詩說亦以章爲文相爲質與毛解合蓋毛解與經文相對成文意義尤愜當也至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瑋字偶作瑋不過如管子不瑋兩原假瑋爲章耳賈疏乃云瑋是

玉爲之則追與琢皆治玉石之名其實詩字並不作瑋毛鄭皆無此解也

旱麓

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郝仲輿曰文王以聖德承祖考纂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恭順養和平之福以啟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大序曰受祖也箋疏誤以君子卽大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義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

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
能官人五篇言祀神故序曰受祖又歷序祖德而于大王
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纘承祖德者
厚非以此詩爲大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幷以累序故讀
詩難讀序亦不易也承珙案郝說是也序不言文王受祖
者當以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之詩故不復贅耳詩
中言享祀介福言神所勞來其爲受祖甚明因推言周之
先祖上自后稷公劉以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而益大
凡皆爲文王之所受而詩中君子則皆當指文王三章遐
不作人與棫樸同文末章求福不回又與大明厥德不回

同義其爲指文王言可無疑矣箋以君子謂大王王季全
篇皆不及文王而雅譜列爲文王之詩豈有美文王受祖
而但稱祖德絕不及受之之人者疏謂光揚祖德即足爲
子孫之美故辭不復及曲申箋義非也
呂記云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益此篇詩傳以爲文
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之說於理雖無害
然百福干祿之語則不辭矣朱子詩序辨亦云百福干祿
不成文理承珙案干祿百福出假樂之篇彼謂求祿而得
百福此序即用其語言百福干祿者謂得天之百福與所
求之祿耳疏云福言百明祿亦數多祿言干明福亦求得

葢古人自有此種互文何得謂其不辭段氏詩傳云此序
干字是千字之誤引假樂箋子孫得祿千億爲證案此說
亦可不必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傳旱山名也麓
山足也濟濟衆多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
以干祿樂易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
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君子謂大王王
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正義曰毛
傳依周語文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
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

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
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外傳引其本
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
稽古編曰此詩之指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藪殖
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
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唯論草木乎古人引詩雖多斷章
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承珙案此章毛不言興箋疏
以後皆從鄭孔爲興而義各不同呂記以榛楛喻君子榛
楛得麓而滋茂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嚴緝本程氏之說
以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與文王承先祖積累

之厚故其福祿盛大二說似皆可通然觀畢穆公引此章而反復申明其意則旱麓榛楛自是當時所見之實而鄭箋以爲興者亦如鳶鸞箋云此交萬物之實而言興者廣其義焉耳

王伯厚詩地理考引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又引曹氏曰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嚴緝謂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之閒高山多矣不當遠取漢中之旱山也承珙案劉昭注郡國志引華陽國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

有祠此池水皆卽班志之沱水也水經又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涔水篇云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考南鄭故城在今漢中南鄭縣東二里旱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安陽爲今興元府安康縣地興元之西卽漢中之東是水經池水涔水所出之旱山同一山耳故元豐九域志又云興元府有旱山矣至漢中興元雖去豐岐稍遠然岐山在今鳳翔府漢中興元之北卽鳳翔之南況此詩本詠文王其時土宇已擴不得謂旱山非境內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瑟絜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正義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箋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釋文謂傳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則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氏詩小學從正義本以黃金所以飾爲句流鬯也爲句陳碩甫謂當作黃金所以爲飾以釋經之黃字

釋文一本有爲字者是也流鬯也當作流流鬯也轉寫脫一流字耳承珙案此傳當如釋文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其義已足不必改讀蓋玉瓚者言其柄以大圭爲之黃流者言以黃金爲勺而有鼻以流鬯故曰黃金所以流鬯也鼻所以流鬯因而鼻卽謂之流故鄭注玉人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是直以流爲勺鼻之名此箋泥於在中二字又以黃流爲秬鬯疏申之謂秬鬯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不知黃流在中卽謂黃金爲勺而流鬯於其中文義自明不必泥朱中央之文謂瓚中赤而不黃也

陳碩甫曰瑟彼玉瓚周禮典瑞注鄭司農引詩作邲又作

邲案郘乃邲之誤司農治毛詩其所據詩作邲後鄭作瑟云潔鮮貌說文作瑟云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許與後鄭本三家詩今詩作瑟者依箋改也故毛無傳下文瑟彼始有傳當依司農所據作邲爲正巷邲者流皀之貌也泌之洋洋傳曰邲泉水也毖彼泉水傳曰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邲與泌毖並聲同而義近承珙案瑟彼直指玉瓚而言不得以爲流皀之貌說文引孔子曰美哉璠與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又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瑮猛也則瑟自是狀玉之辭司農引作郘邲者乃古字假借爲之未必毛本作邲毛無傳者豈以瑟爲玉狀當時所共

曉歟至五章瑟彼柞棫傳訓瑟爲衆貌當由瑟郘同聲郘與謐又同字（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謐左傳引詩何以恤我說文作誐以謐我）謐卽密也言柞棫之叢密是有衆義故傳以爲衆貌歟

傳九命然後錫以秬皀圭瓚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引孔叢子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謂毛意當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引鄭注尚書西伯戡黎謂文王爲雍州之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楚辭天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大宗伯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爲九命也承珙案毛但言九命錫圭瓚未分別王季文王自以此詩言文王受祖則錫圭瓚者卽爲文王可知鄭以君子斥大王王季故以受賜屬之王季正義力申鄭意以伯爲州伯謂王季爲州伯文王亦祇爲州伯不知鄭注尚書云文王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其不止爲雍州之伯可知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其後囚於羑里既又赦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是文王未囚羑里之先已爲殷三公矣至赦出之後乃專征伐自是上公九命作伯毛意本指文王受圭瓚秬皀之錫故直言九命王肅尚書注正從毛以文王爲二伯書疏亦云文王率諸侯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言西伯者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

伯此正與詩疏相反其游移有如此者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稽古編曰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之以爲變惡爲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也承珙案潛夫論德化篇云國有傷聽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

政變易況乎心氣精微不可眷哉其下引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悌君子胡不作人此亦似以道被飛潛見作人德化之盛與傳義相近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傳言年豐畜碩也以事以祀以介景福傳言祀所以得福也正義曰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牡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承珙案此章言祭祀得福正序所云受祖之實則以享以祀當指

文王之祭祀言之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詩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當本三家詩義亦以此享祀爲文王正義仍屬之大王王季誤矣

思齊

序云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箋云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正義因謂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此但能釋首章之意嚴緝駁之當矣歐陽本義又謂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亦失立言輕重之宜惟范氏補傳云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內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指內助特以首章有姜任大姒之言耳二章言文王事神治人兩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彊不息（此解不顯亦臨二句與傳箋異）四章言文王德盛無闕從容中道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謂皆由于內助也承珙案諸家惟范說爲長

思齊大任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承珙案毛傳於不可休思云思辭也思皇多士亦云思辭也風雅各舉其一以見三百篇思字多爲語助在句尾者如不可度思鋪時繹思之類在句中者如旨酒思柔無思不服之類在句首者如思孌季女逝兮思樂泮水之類皆是鄭箋於思字多訓思願似失毛旨經傳釋詞辨之詳矣王氏詩總聞以此思

齊思媚爲思願以思皇多祜爲詞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正義曰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甯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

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汪氏異義曰大王王季追王在後於文王時祇稱公惠于宗公據文王當日事神言不從後稱則以爲公未爲不可箋於京必爲地名其義不容少假疏旣是之矣而於宗公又謂當稱王始有心予奪歟左傳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對不務民義而瀆事鬼神者言外傳引詩或係斷章取義內外傳釋詩毛多據爲義此倘不然必知斷章皆未可據以難毛又疏引書序班宗彝中庸陳其宗器申傳宗神之義亦未盡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云大廟后稷

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蓋當時宗廟固有以宗名者矣承珙案以宗公爲大臣實與下二句文義不貫疏引國語胥臣之言以爲順大臣之證然旱麓首章傳用國語疏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三章傳用中庸語疏又謂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則何以知胥臣之引詩果取本義而非斷章乎周禮甸師用牲於社宗杜子春以宗爲宗廟然則宗公爲宗廟之先公明矣疏謂經傳無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不知經傳亦未嘗有以大臣爲宗公者也

刑于寡妻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陳碩甫曰箋以寡妻爲寡有之妻孟子趙岐注曰寡少也鄭趙語皆非毛公傳義傳上云大姒文王之妃此云寡妻適妻也者寡之爲言特也適之爲言正也主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餘八爲妾元妃殁則次妃攝治內事曰繼室不得稱夫人此傳釋寡爲適之義也詩寡妻曰適妻則尚書寡兄曰適兄顧命篇無壞我高祖寡命鴻雁篇偏喪曰寡亦與寡特義相近禮記坊記篇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猶言乎主君也主卑於賓也玉藻篇其於敵以下曰寡人曲禮篇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猶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諸侯自稱曰孤也大夫曰寡君之老猶言乎正卿也夫人曰寡小君猶言乎正夫人也衞莊姜自

稱曰寡人猶自言其正妻也解者竝以寡有寡德當之于是寡適無敵之義微矣此皆名之必正者也曲禮下篇庶人曰妻此析言之也妻其通稱也承珙案陳說是也適與庶對稱庶爲衆則適爲寡矣後漢書仲長統傳載其昌言損益篇曰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此亦可明寡妻對衆妾爲言之意傳上言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此以寡妻對衆妾言故曰適妻趙注孟子云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此正與毛義同鄭箋以寡爲寡有則此詩美文王能儀刑之無庸稱美寡妻後儒又多以爲寡德者詩人述周室之事亦不必代爲謙辭二者皆非詩意也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
正義曰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
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讀御爲馭
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於義
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
也承珙案王肅以迎治申傳固是橫益治字但御之爲治
毛豈不知崧高王命傳御傳訓御爲治事之官矣而此必
訓御爲迎者皇矣以對于天下傳云對遂也此以遂有進
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詩以御于家邦與皇矣
以對于天下文同此訓御爲迎猶彼訓對爲遂御之訓爲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三　五六

迎迎之義爲進謂由刑寡妻化兄弟以進及于家邦耳趙
注孟子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此亦橫益之福二字非
經旨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正義曰言
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
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
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稽古編曰大雅周頌多言不
顯皆反訓爲顯惟抑詩無曰不顯連莫予云覯成文明是
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別不可以例此詩也王氏釋
詞謂不顯之不爲語詞與他處訓爲弗者不同傳云以顯

臨之則不爲語詞可知又案亦爲語詞與亦旣見止亦汎
其流之亦同非謂顯固臨不顯亦臨也例以下句之無射
亦保文王之不顯亦世而文義自明承珙案不顯之不以
爲語詞固可卽以爲豈不義亦可通說見文王篇亦爲語詞與
而字同不顯亦臨謂上以顯而臨之無射亦保謂民無厭
而保安之傳釋下句取便文故與經倒耳釋文射毛音亦厭也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考正義則釋文所謂一本者乃定本也陸氏旣以爲非則所云毛音亦者是但爲毛作音其下云厭也者乃其自申毛義非毛本有此訓若毛訓保安射厭則不當先保後射矣知釋文較定本爲長　至下章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云言性與天合也正義曰言文王
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三　五七

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王氏釋詞亦以不爲語詞謂不
聞聞也不諫諫也式用也入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
則納之亦字亦語詞非謂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
亦入也此解固可使上下文義一律然傳謂性與天合其
義甚精尤足見文王生安之聖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
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正以亦爲語助與而字同不字則
當作弗字解若但云聞而用諫而入其義淺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
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
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

為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正義述毛云民既安文王之德故今大為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承珙案此二句毛鄭異義自潁濱詩傳以後呂記嚴緝范氏補傳等皆從毛說但或以不瑕為無瑕玷耳今謂此二句與緜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義正同以彼準此傳說似長於箋

稽古編曰鄭取雝雝在宮三章并為二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為養老於辟雝在廟為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

句總結上二句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為辟廱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承珙案毛氏故言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是以雝雝在宮四句為第三章下兩句皆以肆字起肆為故今雖是緣上之辭不必定緣本章即緣上章亦可緜肆不殄厥愠即其例也且以韻求之顧氏詩本音江氏古韻標準以思齊四章五章無韻段氏音均表曰入本音在第七部詩思齊合韻瑕字孔氏詩聲類以殄疾假瑕為句中韻入古音即當在二十四職思齊式與入協為古本音江氏詩經韻讀曰假瑕可協而疾殄究不可協且三百篇中未有一句一轉韻者承珙謂改入歸職亦無他證不如依段氏謂入合韻瑕蓋瑕本音胡入可轉音乳也（今北人讀入字如此）王末章造士為韻則段氏所云之與尤幽合韻知古合韻即音轉之權與其說諦矣然則此詩章句但從故言所分則四五章音韻相諧可無疑義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斁毛音亦厭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

破之挍勘記云考此經字自作斁箋以斁為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為療既匡既勑箋中竟改為筐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竊取鄭箋是也其以釋文別為毛作音為過又以為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則非是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此下更有云云觀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斁厭也髦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為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承珙案正義述毛云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

士則孔所據毛詩正陸氏所稱一本誤以王肅語爲傳義者其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特因箋不破字遂意經有作擇之本非眞見有作擇者也其實本篇𤇾假箋卽改爲厲假而並不言𤇾當爲厲疏亦但言鄭讀𤇾假爲厲瘕何以不言本有作厲者乎然則經文自當作斁傳但有斁厭髦俊二訓而無古之人以下語陸本較孔爲長或謂髦俊也見上棫樸傳射厭也卽見本篇三章傳未必此又出傳例簡嚴複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迹毛者爲之訓耳此又不然葛覃服之無斁傳斁厭也鄭注禮記緇衣王逸注楚辭引詩皆作服之無射或毛詩古本作射傳以射爲斁借而訓爲厭故此詩無射亦保但訓以保安無厭矣至髦俊之訓雖見棫樸然如肆故今也已見於緜而此篇仍復作訓古人訓詁或複出或不複出固未必有定例也

皇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黃氏元吉曰王肅申毛以殷夏指桀紂孫毓則泛指夏殷之後孔疏又駮孫謂是以桀配紂爲言引崧高美申伯而及甫侯爲證說固紛矣今覩召誥曰不敢不監于有夏不敢不監于有殷而卽曰維茲二國此殷夏爲二國之明證也汪氏異義曰傳釋二國爲殷夏正本召誥之義言紂之惡與桀同其政所以不得於民心也紂之政教不得於民心而尊居天位四方之國爰從之謀爰從之居而紂得用大位行大政肆其暴虐上帝於是惡之愲其殘害下民乃睠然回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去殷而歸就文王也傳義葢如此箋釋二國謂殷及崇於義姝有未安以政爲正似改字訓度爲謀與究義複又疏引王肅語中傳解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云彼四方之國往從之謀往從之居是矣又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則失傳以彼爲有道之義從紂謀爲非道乃箋說非傳義承珙案書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又云天維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承天云云此亦言代殷而幷及于夏傳不曰二國夏殷而曰殷夏卽此可見是由殷及夏孫毓以爲先察王者之後義自可通至爰究爰度王肅以爲四方之國往從紂謀從紂居究於傳以彼爲彼有道者不合毛意當是謂殷夏之政不得民心於是四方有道之國乃懼而各謀其所居爰究爰度非對文與緜詩爰始爰謀曰止曰時等句同文四年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杜注云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此解可用以申毛

臧氏經義雜記謂箋訓正爲長毛詩當亦作正王肅乃改
爲政又度居也三字亦肅所增歷引傳箋凡宅居字皆作
宅度謀字皆作度初未嘗溷知毛度字亦必訓謀如爲居
義則經必作爰究爰宅而後可承珙謂此說不然其政不
獲左傳字亦作政訓度爲居又見於緜五章傳不得皆爲
王肅所增改也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
政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耆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
所用爲惡者浸大也汪氏異義曰經上言其政不獲則殷
已見絕於天下言憎其式廓正指惡之之故惡與憎雖一

義要下自申上耳傳義於經語氣脗合也承珙案傳意蓋
謂夏殷之政不得民心致使四國懼而各謀所居於是上
帝惡之惡其爲惡甚大此所以西顧而與周宅也後儒據
周頌耆定爾功傳以耆爲致解此上帝耆之爲上帝所欲
致者又與下句憎字不合遂并改憎爲增以式廓爲規模
然則此二句已明言上帝之與宅矣何以下文始云乃眷
西顧乎經義雜記謂耆惡也三字謂王肅所私加又加憎
其用大位行大政八字承珙謂此亦不然耆之爲惡韓詩
本有是訓（見周頌釋文）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上帝指之今詩耆
字疑即指之借字（釋名耆指也）美服患人指高明遏神惡是指

有惡義謂上帝指目而惡之也至憎其式廓潛夫論引作
式惡且云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
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此惟
解爰度微與毛異其餘皆同傳義蓋傳云用大位行大政
者正指上經不獲之政而言似不得以此爲王肅所加也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顧（段云顧上當有西字）顧西土也宅居也箋
云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
文王所稽古編曰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
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此箋意與匡同下章
帝遷卽此義承珙案漢書谷永傳亦引詩乃眷西顧此維

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此釋與宅亦與下章帝遷明德同意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今爾雅作
木自斃神立死甾蔽者翳詩疏引爾雅作立死菑蔽者翳
邵氏爾雅正義曰案孔疏似所見爾雅無自斃神一句劉
昭注補續志引爾雅木立死曰菑與孔氏所據本同詩釋
文引爾雅木自斃神蔽者爲翳又似無立死菑三字皆所
見異本也承珙案爾雅此文是先以木自斃神總釋自死
之木此斃字當訓死下立死甾謂其死而猶植立者甾當
讀身如斵菑之菑李巡以菑害釋之非是蔽者翳謂其死

而覆蔽於地者李巡以蔽爲䕌訓死也亦非是此乃分别
木之自斃者有此二種耳傳以經無神文故但引下二句
自斃爲翳斃當從釋文一本作蔽謂自仆而蔽地者爲翳
自字乃毛用爾雅而增成其義非所見本異也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
也汪氏異義曰疏引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
王明德以其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稽古編謂以載
路爲居大位文義未安帝遷明德言天去殷卽周徙就文
王之德與上章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言周家習行此
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所以徙就之此解較王說爲勝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三　五十四
承珙案後儒釋此句謂民之歸周者滿路而不絕或又從
箋讀串爲患以患夷卽昆夷載路謂昆夷滿路而去夫旣
以此章爲大王之時而昆夷駾矣又屬文王之事已未免
自相矛盾且載之爲滿古無此訓王氏詩稗疏曰傳訓串
習夷常路大於帝遷明德之義相承鄭箋集傳之釋不如
毛說之允爾雅路大也串習也郭注串厭習也與毛傳脗
合載語詞見於詩中者不一如謂載路爲充滿道路則徒
云載路何以見昆夷之滿路而去非滿路而來邪生民之
詩曰厥聲載路義與此同覃長訏大而復云載大者重言
厥聲以足上文不嫌複也自當以爾雅毛傳之訓爲長承

珙謂生民實覃實訏傳訓覃長訏大者乃言后稷年歲長
大其聲則亦大異於呱呱之時故云厥聲載路非以覃訏
爲聲之長大不得云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也
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
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應作瘠云詩本皆
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正義曰路之爲
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
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阮氏挍勘記云考路露古
同字如露寢爲路寢華露爲華路之類凡物之瘠者多露
見故箋云路瘠也謂告俏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三　五十五
伐混夷以應之應者總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
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瘠
爲誤失之矣承珙案此說是也經文但言串夷載路並未
言文王侵伐若以路爲應是謂昆夷應天不成文義孫毓
以瘠字駭俗臆改爲應而不悟經文之不可通耳
天立厥配傳配媲也箋云天旣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
大姒也正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
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媲案妃正字毛詩作配
者假借字某氏注爾雅引天立厥妃或本三家詩用正字
耳然妃之爲媲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爲媲止當爲

配天之義下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文王有聲作豐伊匹傳云匹配也此皆假配爲妃而其義皆爲兩相輩偶而已詩書中如其自時配皇天克配上帝皆此義箋以配爲妃釋爲大姒于上下文義不合恐非毛旨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正義曰此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稽古編曰案此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

爲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鄭以王季追王爲說殊費迴護陳碩甫曰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引此作唯此文王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樂記鄭注言文王之德皆此詩作文王之證至鄭君箋詩始改作王季故王此大邦傳不謂王季也而箋以王季稱王爲追王比于文王傳不謂文王也而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鄭謂比于文王爲周之文王乃以維此文王爲王季或古本此句有涉上章維此王季而誤者鄭君乃從其誤也蓋皇矣詩皆美文王三章涉大伯王季者但連類及之耳承珙案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維此文王此所據詩亦作文王至于實晉紀總論云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則從鄭箋然三占從二既左傳韓詩皆作文王毛傳又全用左氏正義本誤以德正應和曰貊至賞慶刑威曰君三十三字爲箋文遂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非是則毛詩本作文王亦可決矣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稽古編曰箋語殊傎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朱傳訓比于爲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但左傳釋此文爲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文爲一德與八德同例則此文字乃美德

之泛稱不專指諡號所謂文王非西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較爲優矣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炫同箋疏之申毛恐未得其意承珙案左傳雖以文爲九德之一然似以文總上八德故復釋之曰近文德矣此文雖非諡號然比于古之文德正可見文王之所以爲文乃與章首維此文王相應疏用鄭申毛乃云文王之德不爲人所恨而王季可以比之不獨失毛旨亦非鄭意蓋鄭箋承傳經緯天地曰文之語而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猶言比于經緯天地之文王初非指西伯昌之文王也疏不善讀箋語耳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汪氏異義曰傳以阮共爲周地密人往侵之箋據魯詩以密阮徂共爲四國謂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案經上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謂不畔道而妄取人國邑貪求而羨樂人土地也此云密人不恭明是密人犯順故下言王赫斯怒若如箋說則經當先言阮徂共三國犯周之事不當先言密人不恭又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訓上旅爲師下旅爲地名謂文王整其師旅以止密人往旅地之寇箋訓旅皆爲兵衆謂文王整其軍旅以遏止徂國之兵衆上言三國犯周而此止言按止徂國之

兵衆於經不若傳爲完足也承珙案孟子引詩以遏徂莒趙注云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是亦同毛以莒爲地名古字旅莒同音故毛詩借旅爲之韓非子言文王侵孟克莒則毛傳地名之說確矣但上云徂共此云徂旅者益恐其由共又及於旅故出師以遏之徂共是已往侵共徂旅是將往侵旅故云以按孟子作遏詩作按者古按閼遏字皆通左傳虔閼父漢陳球碑作遏父國語董安于韓非子作閼于是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正義引王肅語述毛謂此追本密人來侵之時依其京阜陟我高岡無矢我陵以下乃周人怒密之詞承珙案王說非是上章已言整旅按止何用復述來侵此章當是按密之後移師問罪依其在京者所以整軍經武也然後自阮邑之疆而侵之陟我高岡以下言升高而望師行無阻蓋呂覽說苑皆言伐密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本未嘗重煩攻戰故但言其莫我敢當而已或疑文王伐密不當言侵不知孟子引太誓即曰侵于之疆周禮大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侵本九伐之一穀梁傳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侵與伐有難易輕重之別故下文言伐崇而此但曰侵

耳箋謂此文王伐阮阮兵無敢當者言我者據後得有阮地而言但上箋言三國犯周密人距義何以上章經文止言按徂國之旅此章經文又止言侵阮國之疆而密共二國絕無一語及之乎且未嘗得其地而遽目之爲我是近於畔援歆羨矣箋說非經意也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度謀鮮善也近儒多據逸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鮮原爲地名承珙案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師始伐殷秋次于鮮原則此鮮原必商周相接之地若即指爲詩之鮮原則下文岐陽渭將傳將側也與商地不相涉似

不得以彼證此此傳釋鮮與公劉陟則在巘傳同月令鮮羔開冰鄭注鮮當爲獻是其例公劉疏謂彼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彼傳云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是鮮巘同字公劉以陟巘與降原對舉此亦鮮與原對舉非以鮮原連稱爲地名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承珙案經文此數語是爲伐崇張本猶五章無然畔援數語之爲伐密張本

也然則不大聲以色謂不大其聲色以加人禮記中庸引此句鄭注云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此與傳解略同卽不陵弱暴寡之意不長夏以革若但謂天性自然少長若一則與上不大聲色語意不相配似非經旨毛云長大者似是雄長擴大之謂言文王雖三分有二然不恃此以紛更由己皆所以起下文伐崇之舉乃順天行誅而非有陵暴紛更之意墨子天志上篇反復于三代聖王愛人利人而歸於順天意者爲義政政疑與征同反天意者爲力征其義政柰何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其中篇曰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據此知此詩不大聲色二句是不屬威嚴不事變亂之謂墨子之意正與傳同其義古矣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僖九年襄三十一年左傳皆引此二語杜注一則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一則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墨子天志下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此皆與箋意略同要總爲伐崇張本非徒形容其明德已也

詢爾仇方傳仇匹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稽古編曰毛訓仇爲匹孔疏申之甚當疏云當詢謀于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遂以崇侯諸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何足爲聖人哉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因引此詩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承珙案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是鄭意仇如葛伯仇餉之仇本非謂以其譖己而爲仇也後儒特附會史記之說并誤解鄭箋耳今詩作詢爾仇方與爾兄弟顧麟士謂二句無韻此亦當據伏湛傳作同爾弟兄兄與方韻也

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衝衝車也釋文臨韓詩作隆段氏詩經小學云隆衝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承珙案正義云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此疏申傳以臨衝爲二證據甚明說文轈陷陳車也㳄之以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爲櫓宣十五年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杜云樓車車上望櫓巢車樓車殆即詩之臨車故說文以轈次轒陳氏禮書云孫武曰攻城之法脩其轒轀轒轀四輪車

蓋衝車之類承珙謂轒與櫓同亦臨車之類也後漢書光武紀衝輣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愼曰輣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輣閑閑卽以輣當詩之臨衝爲衝車輣爲樓車然則毛以臨衝爲二車不可易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臨衝茀茀崇墉仡仡傳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正義曰傳唯云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致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距者故有訊馘箋以言言猶孽孽爲將壞貌釋文於崇墉仡仡引韓詩仡搖也鄭義蓋本於此疏申之曰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爲將壞之貌承珙案傳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衛北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漢書伏湛傳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

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大訓如爾雅大簫謂之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此其明證鄭意欲見崇無堅城故訓言言爲孽孽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訓詁

之有本矣卽如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簫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此亦可證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

靈臺

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正義曰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承珙案箋疏泥於始字語多迂曲貌附之說尤爲礙理此篇之序乃彖上篇言之皇矣序云天

監代殷莫若周故其詩歷言天命此篇首述民之樂事勸功並美其靈德之徧及於鳥獸昆蟲蓋一則言天與之一則言人歸之序云民始附者謂大雅諸詩至此始明言民心之歸附耳郝仲輿曰詩人作此以見文王造周功成雖民心歸附不自今始而文王之求甯今始觀成焉故序曰民始附也承珙又案大雅文王之詩止於此篇故序云受命與文王序言受命語相首尾疏引乾鑿度云文王伐崇作靈臺考易緯是類謀亦同然則此篇之繼皇矣殆猶是相傳舊次歟

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云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承珙案傳云神之精明稱靈者猶尚書大傳云心之精神是謂聖也曰神曰靈非鬼神靈異之謂書盤庚弔由靈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爲爾雅釋詁文是爾雅令善也古本作靈故書多士丕靈承帝事多方不克靈承于旅呂刑苗民弗用靈皆訓靈爲善鄘風靈雨既零箋亦云靈善也蓋此詩三言靈皆以文王德行之善言之故傳於靈囿云言靈道行於囿靈沼云言靈道行於沼靈道卽善道靈臺靈囿卽謂善臺善囿也說苑脩文篇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序傳合然則詩意以靈臺

爲文王所創造因其德善而稱之爲靈固非以速成詑其靈異亦非以觀象而謂之神靈自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疏家遂附會文王受命以爲是天子之制不知靈臺辟雍皆文王創制而周家因以爲世法如皐應冢土及造舟之類卽如白虎通義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云云亦周家因斯臺以望而書雲物故有是語非必文王時遂有其事若漢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謂卽慶都之陵（此本漢成陽靈臺碑見隸釋）此更與觀象無涉亦不得據此爲天子靈臺之證也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忌已勞也稽古編曰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恐不然承珙案賈誼新書君道篇云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麕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是漢儒說此皆同無所謂不終日也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曰此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

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臧氏經義雜記云袁宏後漢紀樂松曰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小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蓋據孟子稱文王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當有百里二字)諸侯三十里耳案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當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今詩傳作諸侯四十里蓋後人所改毛傳既云諸侯五十里則孔氏言諸侯亦當作五十里也焦氏孟子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

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注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歟承珙案孟子上云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下文又云則是方四十里不應皆係五十之誤毛傳言天子百里未嘗明言文王之囿百里未必即據孟子分天子諸侯之制楊雄羽獵賦言文王囿百里齊宣王囿四十里李善注文選但引孟子七十里四十里之文不言異同蓋知爲詞賦家約言之辭耳王楙野客叢書云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王囿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於五下脫一十字(此謂范史)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此說得之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承珙案文王有聲常武傳皆云濯大也崧高鉤膺濯濯傳濯濯光明也大與光明義正與肥澤近而此傳訓濯濯爲娛遊者自是與翯翯肥澤互文見義大東佻佻公子韓詩作嬥嬥此與濯濯音義相近娛遊亦往來意也趙注孟子云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此以肥飽爲濯濯之由非即以濯濯爲肥飽趙謂鶴鶴爲澤

好與毛傳同則濯濯亦當爲娛遊文不備耳廣雅濯濯肥也乃專以肥訓濯濯司馬相如封禪文濯濯之麟游彼靈畤漢書注引文穎曰濯濯肥也史記索隱則從毛傳云濯濯嬉游也然彼文下有游字則從文穎訓肥爲是詩箋以鳥獸肥盛喜樂總言之正申傳兩句互足之義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正義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又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段氏云定本及集注釋文皆有論思也三

字論同侖思同䚡理之䚡箋申毛耳說文亼部曰侖思也侖部曰侖理也思如角有䚡理毛謂論爲侖之假借鼓與鐘合其思理書所謂無相奪倫記所謂論倫無患也承珙案段說是也釋文於音烏鄭如字陸氏習於後人以於爲於是之於故云然不知於本古文烏字不必言音烏毛於文王於昭于天云於歎辭矣故此不復傳鄭云於得其倫理乎於喜樂乎正作歎辭亦申毛也陸氏於音烏下別鄭爲如字似以鄭作於是而正義述毛又作於是皆誤也上文於牣魚躍釋文無音周頌雝於薦廣牡箋云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故釋文云於鄭如字王音烏正義述毛亦云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則非是

於樂辟廱傳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戴氏詩攷正云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畢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畢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後允協矣承珙案周禮天官閽人囿游鄭注以囿爲御苑游爲離宮賈疏卽引詩靈囿爲證詩疏引鄭駮異義謂三靈辟廱同處在郊則辟廱似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卽繼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邱以節觀者是辟廱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爲泮宮不得

同於天子而辟廱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廱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廱同義卽如古器銘宰辟父敎王在辟宮冊周厖敎王在雝位格廟冊厖是辟廱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家彌文之制而推其原始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廱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者似非無據至辟廱卽周頌之西雝彼傳云雝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

澤郊祭聽誓命于此則辟廱在郊可知謂之西雝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爲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雍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京辟雝始立於國中者歟

下武

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案下武之義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此古義也後儒立說乃各不同蘇傳呂解訓武爲迹言先王既殁其迹在下不絕然此詩重在

後人能繼不重在先迹不絕若但云先迹在下則禹湯既殁亦非無先迹之留遺何以獨曰維周乎呂記訓下爲繼以武爲武功下之爲繼古無其訓武爲武功於經序皆不協全詩本無一言及於武事況序明言繼文下篇繼伐乃指武功耳華谷嚴氏以下武爲不尙武則稽古編駁之謂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武周未嘗諱言武也且詩頌武王而首云以武爲下無是理矣集傳以下義未詳而又引或說謂下當作文但文王既列三后之中武王特著配京之語而首句乃於三后中單稱文王又兼及武王文義複亂無次至何元子以下爲堂下

武爲大武則以大雅而牽合於頌篇其說尤不足辨承珙案經文曰世德曰嗣服知傳箋後繼之訓必不可易惟序下箋專以繼文爲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疏雖云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然經中言三后言祖武並無專繼文王之語箋於每章亦多通言三后則繼文之文似非指文王姜氏廣義曰謂武王繼先王之文德也下篇曰繼伐武王繼文王之武功也武王之武功無競維烈而文德似不及三后故此曰繼文言與三后克配也文王之文德萬邦作孚而武功或歉於武王故下篇曰繼伐言武王之伐本之文王也逸齋云言文德則

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詩人之言豈苟然哉

下武維周戴氏詩考正曰箋云下猶後也案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離騷屈原賦云及前王之踵武承珙案書微子用亂敗厥德于下疏引馬融注云下下世也下世卽謂後世國語周語以有允在下注亦云下後也至傳訓武爲繼五章又訓武爲迹皆本爾雅此兩訓義本相成武既爲迹繼則由迹引申之義毛於此祖武生民之帝武頌之嗣武皆訓迹獨於下武訓繼者始以經言下武不可謂後世之迹故從繼

訓據此知毛意亦當以下爲後矣近翁氏附記仍力主服
緝偃武之說然所引王融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
下武庾信華林園馬射賦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
此不過詞人以上下儷句未見必爲偃武之義又引魏書
肅宗紀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孝此詔在武
泰元年其先此孝昌元年又有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
宗以下武甯亂二詔語意相同其曰甯亂則非言偃武可
知即云唐初令狐德棻撰于志甯碑所稱下武膺運其下
即繼曰赫赫明明則用常武詩語亦不足爲偃武之證惟
所見宋眞宗登泰山述二聖功德碑有曰尊賢尚德下武

綏刑此則似以下武爲不尙武大抵宋人始有此解非古
義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
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
周家王道之信也釋文云此爲如字正義曰此篇是武王
之詩於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
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故辨之也承珙案據孔
疏云云是亦以箋此爲如字讀似非鄭意鄭訓言爲我此
爲武王言者謂詩人爲武王言之我者我武王也爲字當
讀去聲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

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此我亦詩人我武王不然豈
有武王自言而自稱其孝者乎四章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
此箋明以昭哉嗣服爲詩人美武王足徵上文永言亦詩
人我武王而非武王自我疏於四章又謂上云永言孝思
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
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夫同一永言孝思忽而自
言忽而又非自言孔氏亦不能自圓其說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
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

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
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
卦象辭定本作愼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
注亦作順疑定本誤承珙案王氏詩考引淮南子亦作愼
此或古字假愼爲順耳水經溵水東逕應城南注云故應
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
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
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御覽一百九十九卷引陳留風
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
之于唐唐侯克愼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愼德是也

此則實以順德爲慎德然又以成王爲周之成王誦以應侯爲唐侯亦可見郢書燕說自昔已然矣

昭茲來許詩考引漢碑作昭哉來許承珙案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引詩亦作昭哉此篇每章首尾疊句相承與文王篇相近上章昭哉嗣服此即疊上昭哉爲詞當從漢碑作哉爲是

昭茲來許傳訓許爲進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稽古編曰此疏申毛語殊牽強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昭哉來御御本有進義意作御者詩之原文歟段氏詩經小學曰廣雅許進也本此詩則毛詩本作許作御

者蓋三家詩承珙案來字毛無訓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稽古編曰未知王述毛作何解承珙謂毛訓許爲進則來許似言後進孔注論語先進後進猶先輩後輩竊意此來許猶言來者正指武王謂昭哉後來之武王能繩其先祖之武與上嗣服同意仍是疊上章末句之詞且與序義亦合鄭箋來勤之解似非毛也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云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汪氏異義曰傳爲反言言豈不有遠夷來佐助之乎箋爲順文言不遠其輔佐之臣與之共蒙福祿疏引書序武王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及魯語通道九夷八蠻肅慎來賀以證傳義箋義則自引洛誥證之說各有本皆得通也韓詩外傳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引是詩則意與毛同

文王有聲

序云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承珙案序言繼伐者猶云繼武也伐功即經中武功謂武王能繼文王之武功孟子引大誓我武維揚左傳疏引馬融書序作我伐維揚知伐與武義同字通此言繼文王之武功則上篇繼文當爲繼先王之文德而非止謂繼文王

尤可據斷呂記曰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及征伐之功何邪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意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事而略其意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序下正義云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又云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文武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遂分別首章二章文王事之盛故舉其義謚三章四章比之前事爲不盛故變言王后五章六章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八章是武王之

事盛者故又舉義謚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之章次也承珙案此疏雖本箋義而申衍之究多牽強李迂仲曰此詩言文王則先曰文王後曰王后言武王則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說者不一王氏則以字說分別蘇氏則以爲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卽位而稱王其說皆鑿以王后稱文言文王之時已有王業也武王稱皇王者皇大也言王業至此始大矣其辭不同者詩人歌詠既稱其人如此又稱其事業如此以見其美之不足也黃實夫曰文王未嘗爲王而曰文王曰王后者

天下稱之之辭以見其有爲君之道而宜爲吾君也至武王則王業大矣故曰皇王而以武王終之李氏詩所曰前文王乃追王而後爲王后故先著其謚武王則不然故後四章先著其爲皇王而後存其本稱承珙謂以上諸說似較箋疏爲優

遹駿有聲箋云遹述戴氏詩考正曰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皆承明上文之辭非空爲辭助說文欥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詩曰欥求厥甯然則欥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承珙案高誘注淮南詮言訓曰詮就也蓋詮詞者謂就其言而解之字自當作欥別作聿作遹而訓爲述爲遂者（爾雅遹述也詩文王傳聿述也魏蟋蟀傳聿遂也）字雖假借其義竝通曰述曰遂亦就事之詞因其就事又轉爲作述之述則非但虛辭且有實義古人文字之孳乳訓詁之引申類多如此段氏說文注曰古聿遹同字述遂同字爾雅言述而遂在其中毛公或言遂或言述因文分別毛詩多言聿獨文王有聲四言遹而毛無傳毛意遹卽聿聿訓遂故鄭箋以述別之遂者因事之詞亦專詞韓詩及曹大家注幽通賦杜注左傳皆云聿惟也此專詞也因詞專詞皆詮詞也承珙謂此章首二句箋云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

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此蓋以二句皆言有聲上句爲文王之聲下句爲文王所述之聲其分別正在一遹字若但以遹爲語詞則既云文王有聲又云遂大有聲文義複疊無謂此恐當從鄭箋不必輒改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傳淢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釋文云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陳碩甫據此謂毛傳成溝成當爲城字之壞城溝猶城池耳承珙案此專說上句則可合之下句則有窒礙蓋第云築城惟深其池而已則作豐伊匹於何爲配是經文匹字無著矣後儒或從韓詩

洫深池之訓或從說文淢疾流之解皆以匹字難通不得不轉爲築城乃武王築鎬京之城所以作豐邑之配引洛誥作周匹休爲證何氏古義虞東學詩皆同其實作邑于豐之文經明言作豐而乃解爲作鎬經但言作豐伊匹而乃謂築鎬以配豐皆未免強經就我惟如箋說言其城之溝如淢則其邑之制適配夫成於經文兩句辭義皆合矣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箋云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棘作革欲作猶遹作聿注以爲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已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

也稽古編曰來孝之來呂記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嚴華谷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乏之意但如後儒所解則遹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爲渾成也王氏述聞曰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太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承珙案王說是也來有二義後來曰來所從來者亦曰來上篇來許謂後來此篇來孝當謂所從來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榦也放齋詩說曰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爲根本而豐以文王爲根本承珙案傳訓濯爲大箋申之以爲文王之事益大既作豐城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夫城郭宮室事本相因何以見其益大此解恐非毛旨竊謂此承上章築城作豐而即因豐垣之有翰以興文王之爲

翰言王事之大猶豐之垣蓋築垣者兩邊榴板必有所立之榦與牆爲法猶四方攸同亦恃文王以爲之榦也傳云翰榦也者謂翰爲榦之假借板曰大宗維翰江漢曰召公維翰又可見此詩前四章皆指文王若武王既爲天子不當但言維翰而已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爲武王也承珙案漢地理志水經皆言豐水北流入渭而此云東注者當是據鎬京言之鎬京在豐水之東故耳末章豐水有芑亦是由鎬京目豐水而言蓋關中八川自涇渭外其灞滻灃

鎬潦滈諸水惟灃見於禹貢自是大水爲豐鎬二京之通川故詩人於鎬京而亦祇稱豐水歟曰維禹之績者正以禹貢之灃水攸同與鎬京之四方攸同以禹績與武王也箋謂文武作豐鎬之邑爲天下所歸乃由禹之功此解恐非經旨

維龜正之箋云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正義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承珙案正即周官所謂貞者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鄭司農云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疏云鄭云貞問也者

謂正意問龜非訓貞爲問也大卜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云正龜於卜位也此皆以貞爲正吳語請貞於陽卜韋注亦云貞正也蓋龜以卜正爲吉故箋云正之謂得吉兆也

武王豈不仕傳仕事正義曰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爲己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嚴緝以爲仕者官使之也主樹人爲說謂武王樹人以詒子孫承珙案此詩序及經竝無一語及樹人意嚴說非是晏子春秋諫下景公登寢而望國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據此知仕之爲事毛義古矣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釋文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承珙案表記引此詩而釋之曰數世之仁也鄭注云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此注正讀孫如字至箋詩乃改訓孫爲順耳後漢書班彪傳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也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曠然太平其下引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此尤可爲孫讀如字之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涇　胡承珙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汪氏異義曰履武元鳥之義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而祀郊禖箋謂迹乳卵生後儒或從毛或從鄭從毛則不失於正從鄭則未免於奇也疏據以申鄭難毛者張融之說耳今即其言而辨之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竝處帝位稷契焉得爲嚳子此即鄭志荅趙商意鄭據命歷序帝嚳傳十世故爲是言然信讖緯而不信大戴記非也融又謂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據本篇箋不知與閟宮箋異）不然明矣此則疏引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閟宮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謂稷在堯時已舉用矣融欲申鄭而於鄭之言何未盡稽也（文十八年左傳言堯不能舉十六族去四凶彼疏云史克方以宣公比堯安融慰宣公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逹文不可即以爲實）又謂帝嚳聖夫姜嫄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姝特立姜嫄之廟（此從箋義傳謂魯無姜嫄廟）融之此言非惟不足難毛且適足以難鄭何則堯爲天子稷封於邰諸侯不得祖天子爲嚳後而主其祀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然圜丘之禘得以嚳配天而姜嫄無所享是

以特立廟而祭之閟宮詩以姜嫄廟發端其言不及嚳又何足疑若箋一曰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再則曰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姜嫄固有夫而后稷固有父又何疑但歎其母周又何姝特立姜嫄廟也馬融王肅申毛不能明稷見棄之故因以稷爲遺腹子適以滋王基之議尋鄭必以稷爲迹乳與後儒所以從鄭亦正坐此疑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蓋以后稷之生不異不應見棄棄必有異今欲求其何以異則典籍無徵毛公師傳甚遠所言即爲典要而襄公二十六年左傳追述宋平公夫人初生以異見棄云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其事得爲毛傳作一旁證箋言人道之感謂覯精耳姜嫄何以即知於此有身後以此異棄稷前又何故肅戒不御懼人不信而嫄實有夫則棄稷之故求之箋說亦復難通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正典載有此文似箋義非徒本之讖緯而疏謂毛意以爾雅不可盡從其言不能服稽古者之心今考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畞其釋義與鄭同但作畞則不能加以拇也之釋鄭志荅張逸謂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張揖謂爾雅或言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然則傳訓敏爲疾不爲拇者或毛公時爾雅本無敏拇

也之文未可知也承珙案經文及傳所言本皆平易後儒祇以不審見棄之故遂致異說紛如馬融遺腹之說旣爲王基所駁而列女傳又以姜嫄爲邰侯之女見巨跡履之有孕禋祀以求無子張華亦云思女不夫而孕故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此則較寡居而生子之說尤爲僨妄魏默深曰如謂禋祀以求無子則於文敘次不應反在履帝武敏之上更無問其說之誕否矣蘇老泉謂如莊公寤生之類故惡而棄之然寤生亦產子之常何至隘巷寒冰必欲寘之奻地魏默深曰大任寖於豕牢而生文王何以未聞棄之王氏稗疏又用鄭箋高辛世妃之說以姜嫄爲帝摯之妃帝摯無道國亂諸侯伐而廢之迎堯而立其時必有戎兵內

亂居然生子恰于不康不甯大亂之際而免身也故姜嫄不能保有其子而棄之然姜嫄爲帝嚳之妃旣有大戴世本可據自勝於命歷序之言而帝摯被廢后稷遭棄在經文豪無影響尤爲肊說惟汪氏異義據疏申毛以奇表異相爲見棄之由姜氏廣義亦主此似爲近理而尚有疑者后稷異狀不獨書傳未見此詩亦絶無一字之及而突言誕寘無此文義反復經文其故已具於載震載夙一語傳云震動夙早蓋震非僅如左傳邑姜方震后緍方震之通爲娠而已夙與速同早亦速也國策齊策早救之注云早速也姜嫄從帝禖祀而歸必忽有心動若震撼之事而祭後遂卽有身故曰載震載夙下文誕彌厥月傳訓彌爲終謂自禋祀後僅終十月之期而已生子故曰居然生子閟宮彌月不遲彌月文與此同不遲卽載夙之意謂其適值祀歸心動之後而速已懷任生子姜嫄雖心知其異而究以震動在先不無疑懼特棄之以試其吉凶乃至獸腓鳥翼屢見異徵然後決知上天靈異收養無疑上古人情淳樸此皆事理之常固不宜從圖讖之怪亦不必鑿經文所無也正義謂早者得福之早又云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此疏牽強箋以夙爲肅戒不復御則前此之常御可知何以又云無人道而生子邪卽以月辰側室之禮處之則與尋常生子事同何以旣生而又棄之其說皆不可通惟以震爲動以夙爲速甫禋祀而心動速孕所以爲異不然詩但言懷任生子足矣何以必曰載夙

日不遲乎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承珙案爾雅以敏字絶句觀毛傳以將事齊敏也結上句下乃以歆饗介大連釋是句讀與爾雅同鄭解雖與毛異然其云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則亦以敏字絶句與毛不異惟王逸注離騷經引詩以歆字絶句禮記祭法疏載王肅難鄭義亦引詩履帝武敏歆耳稽古編曰鄭先訓介爲左右而繼

之云心體歆歆然明以歆字屬下句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歟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

誕彌厥月傳誕大稽古編曰生民詩自次章至七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寘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若以爲發語詞則不敢信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與生民之詩同豈亦發語詞乎承珙案旄邱何誕之節兮傳

云誕闊也闊與大義相成皇矣誕先登于岸傳云誕大此詩次章已訓誕爲大而三章誕寘之隘巷傳又云誕大毛傳多簡此獨連章重訓者始以此詩之誕皆由詩人大其事而言與他處思爲語辭薄爲語辭者不同故必用爾雅誕大之訓而重釋以見義使人知彌月隘巷事之瑣猥而冠以誕者爲其皆可美大此古人故訓之精意也葢誕本訓大卽以爲語詞亦必言其事大而後爲此語如史記云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頤者助聲之辭亦必驚而偉之而後爲此辭也書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誕鄰胥伐于厥室君奭誕無我責多方誕作民主舊注皆訓誕爲大又王莽擬大誥肆朕誕以爾東征誕竟作大宋張橫渠始以爲發語詞後多從之考說文誕詞誕也此謂誕爲詞之大也誕篆與譀誇等相廁譀下云譀誕也誇下云譀也葢誇誕皆詞之大者爾雅專言其訓說文則詳其意毛詩第明誕爲大訓而詩人當日大其事而有此詞則固可以意會者耳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釋文達他末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段氏詩經小學云按箋易字爲羍似大媟傳云達生也以車攻

傳達履之義求之當云達達生也達沓古通用姜嫄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易故足其義云姜嫄之子先生者也如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傳云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乃後足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若依次訓釋則桑薪當在卬上先生當在達上承珙案段注說文以達爲滑達則如當讀而詩經小學則以達爲複沓義異而說皆可通惟說文注謂毛詩當本作羍故箋不云達讀爲羍毛以達訓羍謂羍爲達之假借也此則不然釋文引沈重云毛如字可見毛正作達箋乃改讀爲羍耳今以他詩毛傳證之載芟驛驛其達傳云達射也正義云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商頌撻

彼殷武傳云撻疾也(釋文引韓詩撻作達)曰射曰疾義皆相近說文泰滑也滑利也生民之達當與泰同如當讀而為是臧氏經義雜記據初學記引說文羍七月生羔(今說文羍小羊也與釋文所引同)謂后稷如羍之七月生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美異之不知經文誕彌厥月傳云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若七月安得云終厥月乎且七月生子未見不育既恐其難育當更保護之不暇何以反再三棄之況郊禖之禮行於仲春經以載震載夙系於履帝武敏之後明是祀後即速有身若僅及七月而生則是八九月閒彼時安得有寒冰乎至說文所云羜五

月生羔羍六月生羔者謂生而五月六月非謂孕五月六月而生也今羊皆孕六月而生無所為五月六月之不同然則如達之達必非七月而生之謂(正義引薛綜荅韋昭亦但云羊子初生達無七月生羔之說)此與史記言后稷及期而生則閟宮何以言彌月不遲蓋皆顯背經文不足取信者也

不坼不副無菑無害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虞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即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詩以如達為比恐稷生未出胎故無坼副菑害之事而啼聲亦不聞也坼副謂破裂其胎菑害謂難產皆主稷言非言其母姜嫄驚疑而棄之輾轉移徙屢見異徵至於烏去乃呱則胎破而聲載於路矣從此推索則稷之棄也有因非為履巨跡而無人道之故矣承珙案姜氏廣義幷云親見里人有產此者剝去胞兒方能啼用以實虞東之說然使果如所言則胎胞混沌且不知為何物而何以下文言居然生子乎但傳凡人在母云云此語當善會謂人之生自有此種坼副菑害其母非謂盡人皆然也正義引史記楚世家陸終娶鬼方氏事與今史記楚世家之文不同集解引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

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今案此說解詩特言不坼不副之意與正義申毛意同要之坼副菑害皆從母言論衡奇怪篇亦云不坼不副者言后稷順生不感動母體也此皆用毛義者無所謂胎胞未破之說也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

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承珙案箋所以易傳者欲爲棄子張本故耳傳意則以此章皆詩人美大后稷之生有異於人以見其靈異葢首章爲全詩總冒其生之神靈及所以見棄之故已具於載震載夙數語中故次章但言其生之易三章第言其始棄終著之事是以赫厥靈云云乃詩人美大后稷之生而非述姜嫄欲棄之意故傳以不甯不康與他詩言不顯不時不警不盈者同義疏引馬融云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此則不康之不爲丕其意正與毛同與箋直訓爲不安者異矣箋以上帝爲天帝之氣以不甯爲姜嫄心不安一句之中語氣隔斷無此文理又居有安義故居然猶言安然王肅亦云無疾而生子是也箋以居爲居處然爲默然亦割裂不成文義

實覃實訏箋云實之言適也按勘記曰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曰定本爲實之言是集注並爲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頖弁正義云釋詁實是也韓奕箋云實當爲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者也承珙案按勘說是也五章實方實苞以下凡言實者十皆當爲是以彼準此文義一例不當以實爲適也

克岐克嶷傳岐知意也嶷識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引詩作嶷淮南高誘注引克岐克嶷大元嶷同嶷今本毛詩作嶷淺人依岐字偏旁改之耳岐知古音同在十六部嶷識古音同在第一部此古於疊韻得訓之大凡也岐者山之兩岐也心之開明似之故曰知嶷者心口閉有所識別故曰識也皇矣亦以不識不知並言承珙案後漢書桓彬傳蔡邕等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夙智早成岐嶷也章懷注以岐爲行貌乃宋人改岐爲跂之所本然上文夙智早成是但言知不言行又魏志明帝紀注帝生四歲而有岐嶷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幼而岐嶷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吳志孫和傳注和少岐嶷有智意又曹植成王贊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字雖多作嶷要皆聰穎特達之意非謂形狀峻茂也至蔡邕橋太尉碑岐嶷而超等總角而軼羣左思吳都賦岐嶷繼作老成奕世則但以爲幼稚之通稱耳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何氏古義曰經先言荏菽次言禾次言麻麥者以種殖之先後爲次大豆最宜早種稻黍稷之類期不甚相遠麻在夏至次之麥在仲秋最居後姚氏識名解曰此備舉后稷所蓺者如五穀之外尙言瓜瓞總見其無一不善種殖無輕重緩急之意承珙案姚說是也此章但言后稷幼時性好種殖故總舉諸穀下五章六章曰黃茂曰嘉種乃專言黍禾則其爲農官時事以黃茂爲民食之主秬秠等爲祀神之需故別而詳言之耳

禾役穟穟傳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程氏九穀考曰据傳所訓是列爲穰梨省去禾也梨葢黍穰言其莖末多岐如芳葪故謂之梨今以訓禾苗所謂散文通也而孔穎達以行列疏之失其義矣若以爲行列則穟穟當是形容行列之整齊今曰苗好美承用爾雅穟穟苗也之釋則役爲苗之名明矣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孔氏傳秸稾也服稾役服爲稾之役是詩禾役爲苗之一證矣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穛而赤色穛爲禾皮而謂之服是又孔傳服稾役之一確證矣而孔穎達之疏孔傳也則以爲有所納之役失彌遠矣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穎穎是采之成而下

垂者故穟穟亦不指苗而以爲禾采之皃此與毛氏異者也然毛傳得之矣承珙案梨雖黍穰之專稱說文云秧禾若秧穰也禾既稱穰當亦可稱梨然則役列之列爲梨之假借審矣而役亦當爲穎之假借說文穟下穎下引詩皆作禾穎此自是據三家詩用正字故與毛詩假役者不同雖以穟穟爲禾采之皃似與毛傳言苗有别然苗之美好以穎爲主大旨亦相通也段注說文云許以經言禾穎則穟穟指采言成就之皃故云穟禾采之皃此穎通穰言之下章實穎毛曰穎垂穎也此則專謂垂者

種之黄茂傳黄嘉穀也茂美也汪氏異義曰箋云使種黍稷葢以黍稷爲嘉穀故疏從箋申傳云穀之黄色者唯黍稷案說文云禾嘉穀也此詩下言實穎穎爲禾末則經言黄茂傳言嘉穀當指禾文有專言則異散言則通者說文草生田中曰苗散言之也碩鼠傳苗嘉穀謂禾之苗專言之也下章誕降嘉種兼黍與禾散言之也此傳言嘉穀專言之也

實方實苞傳方極畝也苞本也承珙案箋以方爲齊等苞爲茂鄭釋方字雖稍異然極畝據地滿齊等據苗均義足相成且其言苗初生之意一也呂記引董氏集注以方爲房戴氏詩考正因之以此方當與大田既方同不知嚴緝

云大田方阜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爲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褎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爲齊等明乎此則不得以此方爲房矣戴氏又云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合爾雅苞豐也苞稹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鴇羽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致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承珙謂傳以苞爲本詩凡五見常武如山之苞是言其本不可動搖甚明長發苞有三櫱傳云苞本櫱餘尤爲顯著禹貢草木漸苞釋文引馬注云相包裹也葢必其本豐茂乃相包裹是箋訓苞爲茂與傳訓本義亦相成疏以爲異

義非也
實種實褎傳種雜種也箋云種生不雜也正義云莊子說
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段
氏詩經小學云毛傳雍種今本譌作雜種案當作雝種漢
書所謂一畝三甽苗生三葉以上隤壟土以附苗根比盛
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壅腫擬不於倫
且與實發相混又云釋文本作雜種正義本作雍種此二
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爲長古多以雜爲集集種者集其善
種也與鄭生不雜實一說也承珙案如段前說則此經方
苞至穎栗十者皆言禾生長成熟之狀而入工之善祇於

言外見之不應中閒夾以隤土附根之事如後說則實種
在方苞之後不應於此始言擇種此仍當以正義作雍種
爲是蓋苞謂其本之緻密種謂其莖之肥充發謂其管之
盡發立言次第井然不嫌相混也
實穎實栗傳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云栗成就也正
義曰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
其穗重而穎垂也栗是穀穗成就之貌故云其實栗栗然
桓六年左傳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
熟貌承珙案實堅實好已是言其成就不應至此方有成
意（正義引集注本箋云栗成意也）傳言其實栗栗然者卽本良耜積之栗
栗語彼傳云衆多也用爾雅栗栗衆也之訓郭注以爲積
聚緻戴氏詩考正曰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者盡在穗繁多
緻密栗栗然是爲豐熟其說是也
卽有邰家室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
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后稷以此
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正義曰此
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
君滅絕或遷之他所也羅泌國名紀據列女傳大王娶有
駘氏女曰大姜以爲稷封之邰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邪
毛詩寫官記因之謂左傳魏駘芮岐畢杜預謂后稷受此

五國駘卽邰此在武功者姜姓之駘在魯東鄙地春秋云
莒人伐我圍台卽此至哀公時景公子荼遷於駘則入齊
矣此琅邪之邰也古無封國母家之理承珙案陳氏稽古
編據周語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
是大姜乃有逄氏女非有駘氏女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
有逄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
在琅邪而非有駘也是則列女傳之說本不足以難毛何
氏古義幷謂列女傳之有台本作有呂則更與后稷母家
無涉矣又段懋堂云呂覽注水經注引詩皆無卽字宋本
說文亦無卽字與九經字樣所引合承珙案傳云堯見天

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箋云就其成國之家室詳其文義傳箋本皆當有卽字白虎通義京師篇卽有台家室彼所據多魯詩是魯亦有卽字高誘注呂覽辨土篇說文邰下引詩無卽字者豈齊韓詩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正義曰秬黑黍以下皆釋艸文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

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秠卽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爲秠也承珙案爾雅秬不明稃米秠不言黑黍乃互文見義李郭所釋不誤毛全用雅訓明是以秬爲黑黍秠爲黑黍之二米者其不得惆爲一等明矣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秠二米爲文稍有難通人每不得其解鄭以所注者鬯人古稱秬鬯無稱秠鬯故但可云釀秬爲酒因卽承秬言之而曰秬如黑黍一秠二米八字當連讀謂秬爲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耳盖秬得包秠名秠不過因秬皮之含米有異而別而名之鄭志以秠稃皆皮故鬯人注言秬已可兼秠爾雅乃爲釋詩不得不分別秬秠爲二鬯人賈疏云秬如黑黍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爾雅秠不言黑黍主於釋詩秬黑黍是卽維秬者秠一稃二米是卽維秠秠卽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此疏解爾雅與鄭注頗善會意說文鬯部𩰪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从鬯矩聲秬𩰪或从禾又禾部秠一稃二米从禾丕聲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天賜

后稷之嘉穀也此亦本爾雅毛傳其云𩰪黑黍也是以秬爲黑黍之大名云一稃二米以釀者盖以𩰪字从鬯故別言之謂黑黍中有一稃二米者以釀酒爲秬鬯耳至秠下云一稃二米卽與𩰪下所言相應故引詩維秬維秠云云可見𩰪爲黑黍容有非一稃二米者其一稃二米者別謂之秠耳段氏說文注泥於鄭注鬯人如字之義及荅張融問因謂秠稃皆皮秬卽一稃二米秠卽其皮詩但以維秠足句不比下文虋芑截然二物不知下文鄭箋明云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是秬秠正屬二物段說失鄭旨矣

維穈維芑傳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承珙案穈爾雅作虋說

文作虋此當以說文爲正其釋爲赤苗白苗則毛許皆本
爾雅說文虋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芑下丼引詩曰
維虋維芑見韻會今說文本無詩曰六字又璊下璊下皆云禾之赤苗爲
虋芑生曰禾秀曰苗其實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粱此卽
南人所謂粟米北人所謂小米者詩正義以穈芑爲稷本
草圖經以爲赤黍白黍皆誤程氏九穀考云禾之赤苗者
初生一二葉純赤色三四葉後赤與青相閒七八葉後則
純青矣白苗者卽青苗也初生時色微白故通呼白苗以
別於細苗郭注爾雅曰赤粱粟白粱粟是不知赤白在苗
而不在粟彼粟之赤白者苗又或不赤白也許氏解苗爲

艸生田中者故益嘉穀字於苗下是不知苗卽嘉穀初生
之名言苗而嘉穀已見也
恆之秬秠傳恆徧釋文云恆本又作亙正義曰定本作恆
集注皆作亙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彌亙字從二閒舟詩
云亙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承珙案此當以作
亙爲正六朝本葢皆作亙亙本古文㮓字說文㮓竟也與
毛傳訓恆爲徧義合毛詩一本作恆乃假恆爲亙與天保
之假恆爲㮓一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肇郊之神位也后
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

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稽古編曰
后稷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
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
相應而中閒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
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
樗議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
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刱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
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
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逌議鄭二王之說以爲后稷於
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嚳嚳之子孫在堯舜時

正猶周之杞宋耳詎非二王後邪況肇祀者始祀也若以
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尙不得祭宗廟
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爲始歸郊
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爲尤勝鄭破肇爲
兆不知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於毋家則高辛氏
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郤不得亦爲二王後
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若因
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專指祈
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
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祇

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承珙案傳於上文言堯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故此章傳
云始歸郊祀毛雖不用讖緯之說然於此詩一則云天生
后稷異之於人一則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而於誕降
嘉種云天降嘉種始終歸之於天葢稷降播種必實有得
天瑞之事周頌思文云詒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云於皇
來牟將受厥明皆足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
秠爲天賜后稷之嘉穀以來牟爲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
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
禮既定之後斤斤於諸矦之必不得事天也鄭以爲二王

之後則本得事天不當言始祀故不得不破肇爲兆耳
或簸或蹂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簸之又潤溼之將
復舂之趣於鑿也正義曰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
陳碩甫曰黍當作米潤當作擱潤溼則煩擱之譌葛覃傳
汙煩也箋煩煩擱之用功深煩擱者以手重擦之謂與蹂
字從足柔聲義正相近若云潤溼則未巳著水豈能再舂
葢箋以擱釋經之蹂字正申傳蹂米之義復舂趣鑿亦補
足蹂訓也下文乃言洮米之事
載謀載惟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
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

陳祭而卜矣箋云惟思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
諏謀其日思念其禮稽古編曰傳引周禮肆師三語即繼
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葢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
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涖卜之意非載謀載惟
正解然謀惟意即在其中言當穀熟時巳謀度祭祀之禮
慼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
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重於祈穀故
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爲
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專分
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承珙案

傳不獨引肆師云云非正解謀惟一語即下文所引郊特
牲取蕭祭脂云云亦非正解祭軷之事疏所謂彼言宗廟
之祭此是將郊爲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
之意是也
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
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各本羝下有羊今從挍勘記）牡羊也軷道
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烈之言爛也取蕭
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
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稽古編曰郊
之位在國門外須祭軷而行蕭羝燔烈皆爲軷祭也自此

而往郊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郊之意也後儒以
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爲祭先取羝爲祭軷燔烈
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軷自
爲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業章末興嗣語不已贅乎況
軷之所祭卽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
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竝稱尤爲不類
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
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
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正義申傳云來歲者據今
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

稷郊天未知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
年之秋耳承珙案上章以歸肇祀卽承四穀俱穫之後此
章傳引肆師三言來歲皆謂於今年之秋涖卜來年之事
則經曰嗣歲傳曰來歲者自當指明年而言葢祈年不必
在歲首月令孟冬卽有祈來年于天宗事古人穀熟而祭
遂更祈來歲之豐理亦宜之箋據祈穀之郊在正月故以
嗣歲爲今歲然正月祈穀自是周禮或未可以概后稷之
時正義因之遂謂傳言來歲亦謂本年之秋實於經文傳
旨不合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傳迄至也箋云庶眾也后

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
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禮記表記引此詩肇
作兆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
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承珙案鄭此注
與箋詩迥異其說或出三家此後儒以卬盛于豆五句爲
周人郊祀后稷之所本然表記上文云子曰后稷之祀易
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明言后稷自祭不應引
詩乃言人祀后稷鄭禮注實不如詩箋之當況卬盛于豆
五句正與辭恭欲儉相合不得謂是周人祀后稷也
臧氏毛詩證讀曰以迄于今與才老云與上歆韻卽前章

翼與字韻之例然彼上皆散句似不同說文今从ㇶ乁古
文及聲近幾音變大例斤轉頎巾轉希似今亦得轉幾與
祀悔叶載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幷可以此通之或作單
句結則艮粗續古之人例也承珙案詩中本有閒韻隔協
之法卽如首章末句時維后稷當與上祀子敏止隔協而
中以夙育爲閒韻臧氏據字林昃所六反謂昃稷同音與
夙育協然全詩中如楚茨一章之稷翼億食祀四章之祀
食福式稷大田四章之祀黑稷祀皆用之部本韻此自當
從職德與止海隔協爲正末章則今與歆隔協而中閒時
祀悔爲閒韻孔氏詩聲類據儀禮旣夕注之噫與士虞注

又作噫歆疑古韻歆可讀與故與上登升爲韻而今亦可讀兟以與升歆爲韻承珙謂此說是也

行葦

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惠氏古義曰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蒄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柅柅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孔

氏羿軒曰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踐通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公劉之前而鳧鷖既醉並言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蓋亦近之承珙案漢人引此者尚有列女傳載晉弓工妻謂于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仁著於天下此又在班彪蒄榮等之前蓋漢時古書尚多必有公劉愛行葦之事故三家或據以說詩然求之經文並無專屬公劉之意故序但言周家忠厚則所包者廣傳既以曾孫爲成王曾孫者就承先世之詞必不以行葦

勿踐專指公劉可知鄭箋三言周之先王亦卽序追溯周家之義稽古編謂康成雖不言何王意或與美公劉者合楊雄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此亦漢初說詩以泂酌與公劉相連故有此說而雄因用之耳范氏補傳曰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序賓以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以下皆尊事黃耇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睦族養老二事竊意因行睦族燕射其閒與燕同姓之高年如諸父者成王於序賓之後爲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爲順然三王養老乞言見之禮經或別行此禮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事多可通用如二南及六笙詩燕禮鄉飲酒禮皆得用之是其證也承

珙案此詩章首卽言戚戚兄弟自是王與族燕之禮與凡燕羣臣國賓者不同然所言獻酢之儀殽饌之物音樂之事皆與儀禮燕禮有合則其因燕而射亦如燕禮所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也至末言以祈黃耇則又如文王世子所謂公與父兄齒者此其與凡燕有別者也然則此詩祇是族燕一事而射與養老連類及之序以睦族爲內養老爲外蓋由養九族之老而推廣言之以見周家忠厚之至耳序文因詩推及言外者每多如此疏謂族是近親黃耇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非是箋以敦弓既堅以下爲將養老而射以擇士曾孫維主以下爲養老而成其

福祿則與前章族燕戲分二事其實經文飲燕序射以次相承絕非判而爲二箋義似失經旨至集傳以爲祭畢而燕射以爲樂則三禮無文尤不足據矣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釋文引張揖作苨苨云草盛也承珙案廣雅字作苨訓盛或出三家詩箋云草物方盛茂亦似以泥泥爲盛貌然經文方苞方體卽方長不折之方似皆指初生不主言盛故傳但以泥泥爲初生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毛詩字又作柅考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檷云絡絲柎也馬融易注以爲止車之物是柅有繫礙之義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侌氣尙彊其出乙乙也鄭注月

令乙之言軋也乙軋音皆與泥近泥泥葢猶乙乙初生難出之貌訓盛恐非經傳之旨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引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亦是謂草木初生時也嚴緝據蓼蕭零露泥泥以爲潤澤之貌則又望文生義矣

授几有緝御傳緝御踧踖之容也汪氏異義曰案說文緝績也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徐氏鍇曰御解車馬也彳行也或行或卸皆御者之職也會意傳蓋以緝者狀人之斂飭御者狀人之趨承故以爲踧踖之容也承珙案論語踧踖如也馬注謂恭敬貌孟子曾西蹵然曰趙注蹵然猶踧踖也廣雅䟣踖畏敬也傳以緝御爲踧踖者緝與輯戢皆通文選褚淵碑衣冠未緝注云緝與輯同公劉思輯用光孟子作戢輯戢皆有斂訓知緝亦當爲斂御與圉通召閔我居圉卒荒韓外傳圉作御爾雅釋言圉禁也是緝御者斂飭拘謹之意當時必有此疊字形容之語故傳以爲踧踖之容至後漢時已不能通其故訓矣

嘉殽脾臄傳臄函也釋文引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𠔿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段氏毛詩傳注曰說文函谷也於毛傳爲轉注谷臄一字也服虔曰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析言之今說文谷譌舌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啣谷或如此臄谷或从𠊱肉段注云毛傳臄函也

马部圅谷也與毛合晉灼注羽獵賦曰口之上下名爲噱按通俗文口上曰臄口下曰圅析言之毛許晉皆渾言之許舉上以包下耳今說文各本圅下譌作舌也古者舌無圅名特牲少牢禮肵俎用心舌與嘉殽脾臄異用陸釋文云說文曰圅舌也又云口𠔿肉也似陸時說文已誤矣又說文马部圅舌也舌體马马从马象形马亦聲肣俗圅从肉今段云大雅毛傳臄圅也通俗文口下曰圅毛服之圅皆卽說文之顄字顄頤也故服云口下毛則渾言之口上口下不分耳陸氏音義引許圅舌也之云以釋毛去之遠矣承珙案段氏二說自相反當以谷下之說爲是但說文

以𠕅為舌似不得以為谷字之誤蓋𠕅本有二義曰舌者
其第一義字本从弓弓嘾也嘾含深也此訓舌之義也其
又云口亦肉也則𠕅即是谷谷為口上阿口亦即口邊也
今說文脫此四字陸所見當是古本毛以𦟝為𠕅正𠕅為
口亦肉之義耳段氏欲改說文之舌為谷又欲改毛傳之
𠕅為𩑺皆誤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箋云周之先王
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承珙案
此詩毛鄭二家未嘗明言何射毛引㜸相之射為證彼為
鄉射之禮非天子所行而射義云天子諸侯射必先行燕

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是燕射與鄉射相同
故王肅述毛以為養老燕射鄭箋以下章言養老之事則
知為養老而射以擇士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祀明堂
以教孝食老更以教弟其事相類故孔疏申鄭以為大射
又難王說謂燕射于旅酬後行之不當設文于曾孫維主
之上後儒蘇傳從鄭呂記則從王謂儀禮燕射如鄉射之
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酢侑多酌大斗祈黃
耇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乎今考燕射固行於旅酬之後然
經於下章並無旅酬明文而上章或獻或酢則燕禮大意
已該毛不稱燕禮之射者以燕禮不定行射而儀禮云若
射則如鄉射之禮故引㜸相之射於序賓事尤切是毛意
已明以此為燕射矣王肅之說未為無本但他燕射別無
養老之事而此兼言養老自以族燕之故王制云凡養老
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
用之然則燕時固可行養老之禮養老則必有乞言矣前
章設席授几正為黃耇而設又承兄弟具爾而言知此詩
之睦族養老必在一時不得判為二事矣

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正義
曰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
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

之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
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說文弴畫弓也从弓𦎫聲
段注云荀卿子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公羊
何注引禮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盧弓即
旅弓黑弓也嬰即江賦之𦇴字蓋朱黑相閒而嬰繞也彤
弓毛傳曰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彫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
傳言彫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
篹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如此彫弓是也彡
部云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
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即𦇴五采備謂之𦇴或曰天子

之弓但刻畫爲文也兩京賦彤弓斯㲄辭云彤弓謂有刻畫也弴與彤語之轉敦弓者弴之假借字詩禮又假追爲之敦弴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彤也承珙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弓繡質何休注質拊也何氏古義云弓把謂之拊五采備謂之繡或者天子彤弓竟體畫之非天子之弓但繡畫其拊而已此則似畫弓通乎上下而傳惟以敦弓爲畫弓者正義以爲作者主言天子之弓是也

以祈黃耇傳祈報也箋云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廿九

先生君子可也正義曰毛以爲報養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汪氏異義曰曾孫維主主者對賓之稱酌以大斗之下卽曰以祈黃耇與瓠葉篇酌言嘗之酌言獻之各自分章者不同箋以酌以大斗爲酌而嘗之則不若傳義酌以獻賓爲合承珙案末二章皆正言養老自以傳義爲長但傳訓祈爲報正義以爲祈本訓求從求善言而報養之不知報亦告也郊特牲王皮弁以聽祭報注云報猶白也呂覽贊能篇敢以告于先君注云告白也是報與告義同但傳意祇謂養老之時酌大斗以告而獻之不必謂先期以告如鄉飲酒之告于先生君子耳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集傳云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呂記云文義當從毛氏首章以行葦興兄弟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六句後四章不可增損毛鄭所同楷古編曰朱子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爲忠厚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自爲一章不以几字上叶爾字御字下叶斝字耳殊不知詩卽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爲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允愜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三十

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遺割裂在前後章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又云詩之興體無定亦有以多興少者凱風之首章小雅谷風之末章小宛之三章是也有全用興者蒹葭衡門鶴鳴之類是也況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爲興乎承珙案東萊謂傳意首章六句次章四句究竟傳無明文似屬肊揣則不如分首章至兄弟具爾爲六句次章亦六句以御與斝爲韻其三章至七章則章各四句如此分配似更妥協耳

既醉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俶始也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助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承珙案令當作名正義云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又云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可證令各本皆作令或以令字屬下句讀皆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正義申毛云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又申鄭云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

之未有祭祀在其閒故易之也汪氏異義曰毛鄭一以備德言一以備福言義各可通但首二章言介爾景福介爾昭明俱承上祭事見成王德能如此故天大與之福此章公尸嘉告義當同之由令終而言有俶見成王成民而致力於神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使受福也箋特以昭明有融承二章介爾昭明而申言之故不從傳耳箋釋景福爲五福疏釋昭明爲政教常善永作明君則高朗令終令終有俶不當僅以名譽言傳義爲優承珙案此傳文疑有誤首章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是明以祭後旅酬歸俎之類爲終事不應此傳反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若如疏說泛言禮始於接人終於事神則此詩與他饗燕何涉經傳皆不應泛衍如此竊意此傳恐是始於享祀終於饗燕言成王因祭祀而行旅酬無算爵及施惠歸俎之事皆屬饗燕之禮是既醉既飽爲終於饗燕饗燕之令終由於享祀之有始故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禮記坊記引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據此亦可知毛云饗燕正指醉酒飽德必不當泛言與人交接爲禮之始矣蓋此傳始終二字久經傳寫誤倒正義曲爲申說終屬難通箋既訓俶爲厚故不從傳始終之義正義以爲此章未有祭祀在其閒故易之亦非是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經義述聞曰正義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杜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承珙案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

攝正荀子大略篇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據此則相攝者祇謂朋友能相佐助本無所謂朋友自斂攝之意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稽古編曰左傳引此詩以證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耳鄭以爾類爲人與祚允爲天與義不畫一矣汪氏異義曰箋釋此章主羣臣言故引左傳爲

證但下章其類維何正承此章錫類毛訓類爲善於義實當若從箋解則此章皆言羣臣無一語及王下章乃由羣臣以孝行推及天下而使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於經意恐未合承珙案成二年左傳賓媚人對晉師曰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此德類連言知類當訓善杜注謂不以孝德賜同類非是傳以類爲善大旨謂孝爲善道當有善應已兼下福祚允嗣在內鄭以錫類爲教道天下而於室家之壼又云室家先以相梱致已乃及於天下語意重複呂記以爲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則又與永錫祚允意複矣

室家之壼傳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室家先以相梱致已乃及於天下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爲廣也承珙案壼之爲廣猶宮之爲穹室之爲實古人文字有一定之訓毛性好簡故但舉其本訓然既曰廣則由室家而廣及天下之意卽在其中箋云及於天下亦本廣裕民人義而以壼爲梱必云

室家先相梱緻則經文但有梱義而無及於天下意必待注家增成之矣似不如傳義之愜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承珙案說文僕从菐菐从丵丵叢生艸也象丵嶽相並出也故僕樸皆有附義考工記欲其樸屬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爾雅樸枹者注云樸者相迫附也釋文樸又作僕此從聲得訓之例疏以僕御爲說陋矣

釐爾女士傳釐予也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賚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承珙案江漢釐爾圭瓚傳又云釐賜也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注云來讀曰釐釐賜也盍來者賚之省

蘿者來之轉也釋詁賚予也

鳧鷖

序云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正義曰上篇言大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大平之成功也大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大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爲勢也承珙案觀既醉鳧鷖二篇序可見其爲編詩時所作故文義相承如此蓋其時曉然於作詩之意非同後此之憑肊推測也夫既醉爲正祭後燕飲之詩鳧鷖爲事尸日燕飲之詩求之經文本自明白既醉首言醉酒飽德明是祭畢而燕次章復由饗燕之終推言

祭祀之始然後繼以公尸嘉告遞述其祭祀受福之故此燕在送尸之後故但一言公尸鳧鷖則屢言公尸來燕自以繹祭事尸後行旅酬無算爵即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四章既燕于宗又覆指正祭既畢之燕實與前章相應故序者於此即承既醉之大平爲言其持盈守成云云正見神人和樂非大平之世不能然長保太平非持守之力不至此其發明詩意至精切矣傳於福祿來爲云厚爲孝子疏家以此申毛意全詩皆爲宗廟之事承珙謂二詩皆言公尸上篇云孝子不匱明爲宗廟祭事此篇公尸自不應有異至既燕于宗毛雖無傳觀其於福祿來崇訓崇爲重又可推見毛意亦必以既燕于宗即上章既畢之燕重字對既字爲訓上言福祿攸降故公尸燕飲而福祿之來又見其重也然則序兼神祇者當如正義謂能事宗廟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耳

鳧鷖在涇箋云涇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此篇涇沙渚潨亹一例不應涇獨爲水名鄭箋涇水中也今本中誤作名故下云水鳥而居水中是直接水中二字改作水名則不貫矣下章傳沙水旁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此承上章在涇爲言爾雅直波爲徑郭注言徑侹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

涯渚涘之閒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因下章沙爲水旁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渚爲水中高地故云潨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潨爲崇字之假借也承珙案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亦當作中後人據誤本箋并改此疏當孔作疏時箋固未誤也

鳧鷖在亹傳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正義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承珙案山絕水者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

故箋云亹之言門非斷絶水勢之謂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亹顏注云亹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案此亹字當如亹亹文王之亹亦斖之俗字斖本有罅隙義故山絶水中水流其隙曰亹讀如門者卽斖讀若璺之比吳都賦清流亹亹與軌砥水韻李注引韓詩曰亹水流進貌說者以爲卽鳧鷖在亹之章句則薛君讀亹如娓又斖轉爲徽之例其曰流進貌亦當謂水流自山開進也史記建元以來矦者年表趙不虞擊匈奴先登石累索隱曰累音壘漢表作亹音門蓋作累者其字與音又因娓而變耳

公尸來止熏熏傳熏熏和說也箋云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承珙案說文醺醉也从酉熏聲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據此知許所據毛詩本作來燕蓋上四章皆言來燕無緣此忽變文若謂不敢當燕禮變言來止則三章來燕來處處卽止也此章下文又云公尸燕飲何云不敢當燕乎傳以熏熏爲和說自是言燕而和說知許所據毛本爲長

假樂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段氏懋堂曰此及維天之命傳誐傳皆是以假爲嘉之假借承珙案襄二十年左傳晉矦賦嘉樂假作嘉禮記中庸引詩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正義謂顯顯作憲憲爲齊魯韓詩本不同然則毛作假左傳禮記作嘉者亦由毛用借字三家用正字也趙注孟子離婁章亦引作嘉樂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傳宜君王天下也箋云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矦或爲天子言皆相勖以道釋文云宜君宜王一本宜並作且字承珙案傳言宜君王天下明字當作宜必非且字又君王天下四字連文自當專指成王必非以君屬諸矦王屬天子箋雖言或爲天子或爲諸矦然末云皆相勖以道此卽釋經宜字則所見本亦必非且字惟以穆

穆二句爲子孫愆忘二句爲成王文義斷續致嚴緝疑爲分章之誤黃東發遂謂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爲章文義甚順然如毛意本以穆穆皇皇通指成王文義並無隔閡況中庸全引首章六句則古本當爲四章章六句斷可識矣

民之攸墍傳墍息也稽古編曰疏據爾雅呬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墍以爲墍與呬古今字案呬說文作𦕤云臥息也从鼻隶聲然則詩作墍乃借也至𢡆者乃古咼字玉篇以當此墍恐不然承珙案說文口部有呬與𦕤異字玉篇但云墍息也未嘗卽以當此詩之墍陳說皆誤其以郪谷

風伊余來塈及大雅兩民之攸塈皆呬字假借則是也段
氏詩經小學云顏眞卿書郭令公家廟碑民之攸慭字從
心則以慭同於呬眉字而非忥字矣集韻入未云慭通作
塈

公劉

序云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
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
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正義曰按譜以公
劉當大康之時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大康之時不窋乃
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大康爲始大康禹之

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芝當大康公劉應在其後豳譜
欲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大康之時失稷官
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大康也又外傳稱后
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
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
其數耳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
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
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大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
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大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
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稽古編曰此疏特遷就其說曲爲

鄭譜迴護耳夫大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於寒
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大康時邪譜之
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太子晉十五王及衞
彪傒十五世之語所紀世次最爲疏漏公劉之爲后稷曾
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
餘世公劉避桀居邠漢初去古未遠敬所聞當有據矣此
足證本紀及豳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於傳而
不改本紀之失何也承珙案周本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
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
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云云此所謂皆有令德者

似不僅指周弃一人則下云后稷卒者亦非指周弃當是
弃之子孫世爲稷官至不窋而後失故云后稷卒子不窋
立然則周本紀未嘗以不窋爲弃之子與婁敬傳后稷十
餘世至公劉者佝無不合十五王之語或祇數其有令德
者金仁山謂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耳至婁敬何奴二
傳皆言公劉遷豳而本紀則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
或是公劉初遷草創至慶節始備城郭公室爲成國耳惟
本紀云夏政衰不窋失官而何奴傳又云夏道衰公劉失
其稷官此則傳聞異辭彼此參差難以據信今案毛傳云
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亂迫逐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

遷其民邑於豳焉據此公劉之遷必非由戎狄而來蓋自不窋失官竄狄公劉復興必已還居邰地至夏亂見迫或以邰地逼近故特改邑於豳以豳鄰西戎爲中國不爭之地乎西戎者正義所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是也白虎通義京師篇云后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卽有邰家室（王伯厚詩考引邰作台）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此當本三家詩其說正與毛同傳又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毛公所據周秦古書尤可見公劉是避中國之亂而遷近西戎故有諸國相從必非由戎狄而來遷矣第其遷也不過改邑于豳以安其民未必遂棄邰不有以經文

證之廼積廼倉尚在邰地卽末章涉渭爲亂亦必仍有邰地乃能渡渭而南耳或疑邰在今武功縣豳在今邠州相去僅百餘里似不必裹糧陳兵如此舉動不知今之圖經亦衹能約略所在當時地曠民稀安見后稷所封之邰與公劉所邑之邠相去不稍遠於今地況遷國徙民又値亂世陳兵裹糧乃事之宜此皆不足致難者也

廼積廼倉廼裹餱糧傳廼積廼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箋云邰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鬭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正義卽以鄭語述毛承珙案毛意似尙有未盡然者孟子引此詩而釋之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今孟子作糧宋本作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明以居者與行者並言則公劉初遷之時其民猶有居者本非一時席卷其民空國而去故廼場廼疆所以修邰國之疆場廼積廼倉所以充邰國之積倉亦可見改邑徙民未嘗全棄其故都而欲爲行者之利先謀居者之安此公劉之所以爲厚也再以經文證之三章言處處廬旅末章又云止旅五章言度其隰原末章又云止基廼理文義重複此必因民之從遷者先後相繼故度地居民屢經營畫而後能定則其先必非遽棄其積倉之餘而去可知矣

爰方啟行傳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箋云爰曰也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稽古編曰時遭迫逐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承珙案毛義當是訓方爲並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于河釋文引司馬注方並也爰方啟行爰于也謂張弓矢秉干戚者于是並起開道路而行也趙注孟子云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以方爲四方與毛義異

既順廼宣傳宣徧也箋云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正義曰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

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承珙案䌛詩適宣與適畝連文故可以爲時耕此適宣在既順之下順似謂民之和順傳訓宣爲徧者徧當是均遍之意謂既順其情而又均徧不煩盡民皆樂從無不適攸居者上承庶繁下起無斁文義融貫箋以順爲順事宣爲時耕此時方陟降相原恐尚未及此也

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甗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旁別有小山也焦氏循疏曰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巘卽鮮也釋文巘本又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承珙案宋本釋文云甗本又作巘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此陸氏謂毛詩訓巘爲小山別大山與爾雅作鮮者異耳不以詩之巘當爾雅之重甗隒也正義據重甗隒以申毛而謂與皇矣義別則所見詩似本作陟則在甗不知作甗作巘皆與鮮字異而義同此詩之巘實卽皇矣之鮮卽謂詩本作甗亦但言甗不言重況上大下小之甗正是大小相連何得云小山別於大山乎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段氏毛詩傳云舟之言周也以玉瑤昭其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之有度數以容刀昭其有武事又云舟卽𠛱之假借故訓爲帶承珙案後說是也

鞞琫容刀傳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正義以容刀爲容飾之刀何氏古義曰刀無受飾之處當是指其柄而言飾之所以爲刀之容卽所謂珌也承珙案此語殊誤瞻彼洛矣傳珌下飾明是刀室之下飾何得以爲刀柄段氏說文注云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此以琫爲刀柄飾亦非是傳云下曰鞞上曰琫明是指鞞之上下不言下曰珌者以此篇經文無珌耳要於刀柄無涉互詳小雅瞻彼洛矣傳云鞞容刀鞞也衛風芄蘭箋云容容刀也此猶容車容蓋之容謂所以爲容儀之刀非謂刀有容飾也釋名云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備儀容而已然傳云容刀言有武事則無刃之說亦未必合古制也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陳碩甫曰旅衆也義見北山大明傳廬旅者治田舍以居大衆使之相保相受左傳曰廬井有伍是其義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正本毛說而申補傳義見許氏之精核宣十五年公羊傳注在田曰廬在邑

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漢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案家在田野謂之廬詩曰中田有廬是也家在城邑謂之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家其通稱也在野之衆曰廬旅猶在邑之衆曰里旅是近市者爲里旅也傳釋廬爲寄者言野處不比室處耳其時公劉于京地之野爲大衆定廬舍行井田法下文徹田爲糧行貢賦法于時處處者猶緜詩廼慰廼止廼左廼右也于時廬旅者猶緜詩廼疆廼理廼宣廼畝也箋云廬舍其賓旅失傳旨矣承珙案陳說是也周頌載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正義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四十五

云旅訓衆也訓劝者之衆卽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正與廬旅之旅同盖主伯仲叔爲家之長亶則在田夜則入邑其居田守廬爲衆子弟故曰廬旅末章止旅亦指衆民而言但此章尙在遷豳初至之時不過言其地可以居處可以廬舍耳其築室授田之事尙在下文也

俾筵俾几箋云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正義引孫毓云此章言羣臣愛敬上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登席依几之義箋義爲長承珙案正義申傳云此章總言於臣之理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食之飲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此疏所言足釋孫毓之難此章主與士大夫燕飲落室經文並不言饗何必以賓登席依几爲疑乎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

箋云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承珙案正義申箋以牧羣爲牧豕之羣處牢爲養豕之處則二句文義重複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詩云乃告其曹傳云曹羣也據此今毛詩造字恐係告字之誤告其曹謂有司告其屬使搏豕於牢中傳以曹爲羣者謂曹爲曹輩則羣不當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四十六

爲牧羣之羣也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承珙案自來說經者皆謂天子諸侯以母弟爲別子繼別者爲大宗大宗一小宗四（謂繼高曾祖禰者爲小宗）國君不統宗故孫毓亦以箋說爲長然板詩云大宗維翰傳旣云王者天下之大宗其下文宗子維城箋又云宗子謂王之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則大宗非王而何故知天子諸侯皆得爲大宗蓋自爲天地宗廟社

稷臣民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當亦以宗為羣臣與箋不異但傳以四之字為公劉之於羣臣箋以為羣臣之愛公劉此為異耳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王肅說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正義駁之云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

復何禦哉案此則王肅之說固未必得毛意但如疏述箋義云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此則以單為盡乃後世埽境出兵之法古無是也竊意傳以單為對複之名單者一也獨也三單者即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用正卒為軍不及其羨故曰單三軍故曰三單傳又云相襲者相襲猶言相代則三單之中尙有更休疊上之法其不盡民力如此此公劉之所以為厚也且此語雖為制軍之數古者寓兵於農制軍所以為受田故上承相陰陽觀流泉而下與度其隰原徹田為糧相次可知竝非在道禦寇

之謂卽箋云丁夫滿三軍之數亦謂依此數而每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

徹田為糧傳徹治也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承珙案崧高徹申伯土田傳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正解也徹之訓治其義甚廣什一稅法自在其中此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者乃因詩而推言之以徹法亦治田之事耳其實徹治為正訓如崧高又云徹申伯土疆箋但云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江漢云徹我疆土箋亦止云命召公治我疆界於天下彼二徹豈得專指為什一之稅乎設泥於周徹之名則與夏貢殷助相同豈可云貢田為

糧助田為糧邪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釋文鍛本又作碫丁亂反說文云碫厲石正義曰鍛者冶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曰鍛石所以為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為椹質故取之也說文碫厲石也从石段聲乎加切段注云碫篆舊作碬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已然今依詩釋文及玉篇正大雅取厲取碫今本作取鍛當依釋文本又作碫毛傳曰碫退碫石也今本奪一字箋云碫石此釋傳所以為鍛質也箋意此石可為椎段之椹質是則碫石者石名椎段字今多用鍛古祗作段考工段

氏爲鑄器禮經段係字皆作段是也段與厲絕然二事碫
石厲石必是二物尚書柴誓段乃戈矛厲乃鋒刃段之欲
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刃之利也詩取厲取鍛亦明明分
別言之毛傳亦旣確指云碫石矣豈許君於此乃復溷淆
之訓碫爲厲石乎揆厥所由由許依傳云碫石也三字爲
句而删複字者乃妄改爲厲字耳或問廣雅何以云碫礪
也曰此自廣雅之誤廣雅之例每合異類之相近者爲一
此則異類而迥別者也承珙案說文殳部段椎物也金部
鍛小冶也毛詩多假借或卽借小冶之鍛爲碫石之碫傳
云鍛石也謂鍛卽石名知經文假鍛爲碫取鍛者乃取石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旲

名之碫非取小冶之鍛故箋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
莊子列禦寇篇取石來鍛之是卽以椎段之段爲鍛孫于勢篇如以碫投卵又卽以碫爲石名 若說文碫
當作碫厲石當作碫石則段氏說當矣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傳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王氏
詩總聞曰傷涓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
有歷澗鄺氏謂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
恐便是夾其皇澗歷過也承珙案此語殊附會不足信惟
寰宇記眞甯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涇水注今水經注無涇水云大
陵水小陵水出巡和南姝川西南逕甯陽城故豳詩云夾
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酈氏此言必有所據且邠地近涇

與涓稍遠皇過二澗亦當近涇不得以爲涓旁諸澗也
芮鞫之卽傳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
曰隩水之外曰鞫正義曰此以水內爲汭則是厓名非水
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
公劉曰芮鞫之卽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
義故也承珙案漢志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
芮阸雍州川也顏注引韓詩作阸是班志據韓詩鄭注禮
時亦用韓詩至箋詩乃從毛義耳正義引爾雅厓內爲隩
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蓋上文夾其皇澗遡
其過澗正義謂民居以南門爲正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平

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此則來者愈衆并水之內曲外曲
而皆居之王氏詩考云芮鞫又在過澗之南鞫者外也 詩芮字爲汭之假借說
文汭水相入也水經河水注引馬注尚書云水所入曰汭
禹貢疏引鄭注云汭內也洛誥疏引鄭注汭隈曲中也是
凡水相入之處皆曰汭其會合襟帶必有隈曲內曲卽芮
外曲卽鞫故傳以芮爲水厓鞫爲究不必定指涇芮二水
相會之處也

洞酌

序云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正
義曰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

二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承珙案首章傳云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次章傳以罍爲祭器是明謂有道德者雖薄物可用以祭與經文序義皆合故首章箋云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繄物其申毛至明切矣鹽鐵論和親篇云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此引詩意似以挹彼注茲爲說近來遠化民之義與毛鄭異然傳箋據左傳禮記其義尤古不可易也

可以餴饎傳餴餾也正義曰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饙勻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餈飯爲饙饙均熟爲餾說文曰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饙爲餾說文餴滫飯也段注云滫當依爾雅音義引作脩倉頡篇作餈餈之言溲也水部曰溲浂沃也此謂以水澆熱飯古語云餈飯承珙案釋文引字書餴一蒸米也正義以爲說文恐誤卷阿序疏引說文賢堅也云云亦是誤以他字書爲說文說文以餴爲滫飯者即今人蒸飯熱時以水淋之謂之撥饙此俗語之近古者傳餴餾也當作餴餴餾也說文餾飯氣流也即謂撥饙之時飯氣流布耳是饙餾本一事故爾雅竝以稔釋之毛以餴餾連言亦謂行潦之水可以沃飯使熟而爲酒食耳正義謂非訓餴爲餾是也

可以濯溉傳溉清也或謂溉當讀爲概如周禮鬯人凡裸事用概鄭注概尊以朱帶者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罍三章言濯概也承珙案二章傳云罍祭器是罍爲器之貴者此章訓溉爲清是泛言器之溉者一則見行潦之物薄而用重一則見其物微而用廣如此釋經意義更爲周密似不必以概與罍相配爲類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七俎于雍爨廩人概甑甗七與敦于廩爨司宮概豆籩勺

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足知禮器之言溉者甚多故末章於罍外廣言之仍當以傳義爲正

卷阿

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承珙案序言求賢人以用吉士則賢人當指詩中君子與七八兩章所云吉士吉人維君子使命相合箋於七章云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亦是以君子爲賢人與吉士別彼疏謂衆鳥慕鳳似羣士慕賢明以吉士賢人爲兩等而此乃云吉士亦是賢人誤矣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稽古編曰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目大臣即序所謂賢也序所謂吉士即經文之藹藹吉士藹藹吉人也能信任大賢處之尊位則衆賢滿朝矣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洞酌目成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稱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

章徒爲頌禱之諛辭不一及本指乎承珙案詩中爾字皆指王言若豈弟君子亦指王則俾爾彌爾性之俾孰爲使之天保三言俾爾皆謂天使之然則此自當謂賢人能使王彌其性矣傳於詩中君子雖未明所指然觀首章以矢其音傳云矢陳也末章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是經文首尾兩矢字相應傳以來歌矢音之君子即獻詩之公卿矣且君子之車傳云上能錫以車馬錫以者謂錫君子以車馬也毛義明白如是鄭箋明指君子爲賢人所以申毛也朱子謂洞酌之豈弟君子既指成王此不當指爲所求之賢人不知洞酌乃設言有道德者爲民父母彼亦陳戒之詞並非以豈弟頌成王指君子爲成王者亦集傳之自爲說耳豈可以彼例此乎韓詩外傳云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爲也此亦以矢爲陳君子當指賢人與毛鄭意合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稽古編曰如鄭解則與優游意複不如毛義之當且本於孔子之言孔晃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見正義尤爲有據汪氏異義曰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此獨以

伴奐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斷非毛旨因參鄭箋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規模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大平所謂爾游也優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成之承珙案此說是也

俾爾彌爾性傳彌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承珙案周公作無逸而以殷之三宗及文王享國歷年之永爲箴鄭箋之釋彌性似用此義但與四章爾受命長矣意複故呂記載董氏說

及李黃集解逸齋補傳皆主德性言今案傳但云彌終也終者盡也彌爾性者盡爾性也則謂詩所言性卽孔孟所言之性可也正義以箋說述毛未必得毛旨耳

似先公酋矣傳似嗣也酋終也郭注爾雅引此詩嗣先公爾酋矣似作嗣者此注家以訓詁字代經文耳多爾字者或出三家詩與毛異歟酋訓終者終猶久也說文酋繹酒也引禮有大酋蓋繹酒者昔酒也周禮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月令注云酒熟曰酋方言亦云酋熟也久熟曰酋似先公酋者謂嗣先公而久道化成也不曰先王而云先公者正義云公是君之別名故箋云嗣先君

之功而終成之則先王先公皆在其中矣

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為常案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嘏為大鄭箋於詩中嘏字皆為受福似與毛異其實義相成也蓋嘏之本訓為大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衞陳魯之閒謂之嘏秦晉之閒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云嘏福之大也毛公深明故訓但云大而福義自著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必以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云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此可見嘏祇有大訓引申之為大福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案傳以馮翼孝德為賢人之行與經義最合蓋此經四有字與緜之有疏附有先後等文意正同以引以翼又與行葦末章同彼謂王之長敬耇老此王以長敬賢人其意一也鄭以上章純嘏為祭祀受福故易傳以此為廟中事尸之禮但於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亦絕不相屬似非詩意

容容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傳容容溫貌卬卬盛貌箋

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容容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嚴緝云說者以容容卬卬而下為成王非也假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涖政而戒之則不當過為稱譽之詞也承珙案此說非是釋訓云容容卬卬君之德也虞翻注易觀亦引詩曰容容卬卬如圭如璋君德之美也故箋以為得賢臣而後君德能如此此正所以陳戒非卽美成王有此德無嫌於過為稱譽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

羽聲也亦亦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正義曰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是高飛傅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傅天傅天以亦集止今本正義說誤不可讀此從浦氏校正承珙案傳以翽翽為衆多則其羽自指衆鳥若曰鳳皇于飛則有此衆多之羽亦集于所止耳以衆鳥翽翽之多與吉士藹藹之多則毛意亦集亦傳皆指衆鳥而言箋乃申毛非異毛也惟以翽翽為鳳飛之羽聲為稍異耳正義泥於王肅之說謂毛意以鳳事自

相亦姝失毛旨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此所以有衆鳥之翽翽正義乃引中候白虎通以鳳皇來必衆多申毛衆多謂鳳之意誤矣又汪氏異義謂傳以用賢致瑞為大平之驗不以鳳至取喻今案九章傳云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雖似據事為賦然喻意自在其中箋云因時鳳至故喻亦即所以申毛不得謂毛為賦鄭為興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汪氏異義曰傳意言王能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為工歌令矇瞍賦誦以為鑒戒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為反辭言賢人多其陳戒自多也箋誤解經矢詩為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多為順辭疏又據箋此解申傳以不多為多謂王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而公劉序下疏謂此二句乃召公自言作意為公劉泂酌卷阿三篇總結皆非經傳之旨承珙案汪說是也

民勞

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案此詩後儒多以為戒同列

之詞不過因板詩有戒臣之語推類及之又以詩中爾女似非斥王之詞耳不知稱謂古今遞變三代質直爾女之稱尊卑上下皆可施用詩中此類甚多孟子乃云人能無受爾女之實蓋至戰國時始以爾女為尊於卑上於下輕忽之詞耳不可以律詩書也此詩全篇箋疏皆主斥王毛傳雖無明文然末章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板詩首章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二文相同板首章傳云上帝以稱王者也彼通章皆指王言而曰是用大諫則毛意當謂諫王以彼例此此詩篇終之是用大諫亦必謂諫王故二篇序皆云刺王鄭於末章箋云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

詩用大諫正女揆之毛意當與鄭同耳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正義曰傳以汔之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譏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稽古編曰疏失毛鄭之意毛云危即近義易曰其殆庶幾乎與危義皆可通於近鄭云幾正申毛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言嗃幾烖殆危也譏汔也幾譏危汔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承珙案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謂中謁者信等曰今暑熱

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爲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又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此皆以危爲幾意又危字亦作佹列子力命篇佹佹成者殷敬順釋文云佹佹幾欲之貌毛以汔爲危其訓最古鄭云幾者取其通俗易曉耳正義云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注云汔期也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今案左傳注作汔其也彼疏云杜以幾其同聲故以汔爲其然則杜訓其猶鄭言幾也後漢書班超傳引此詩李賢注亦曰汔其也要皆與危意相同非有異也

無縱詭隨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觀箋云詭人之善不肯行則詭自是違戾之意或疑詭隨疊韻字不當分訓承珙案詭戾隨從事雖相反而詭善隨惡義實相因故雖分訓仍不害疊韻爲文若章懷注後漢書以詭隨爲詭詐委隨之人則字別爲義似非本訓蘇傳以爲不顧是非而妄隨人朱子從之則更於詭字不切矣
以謹無良傳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正義曰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承珙案後漢書陳忠上書曰臣聞輕者重之端

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廣雅釋訓亦云詭隨小惡也此皆用毛義者葢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惡下文曰以謹曰式遏明其惡漸大矣又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唐石經春秋傳字亦作從觀箋云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則鄭所據本毛詩本當亦作從故曰無聽後儒釋爲縱舍之縱誤矣
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侞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侞其近者稽古編曰釋文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據

徐音則是能與耐通伽當訓忍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
宐得伽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全用鄭順意不
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意也案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
能安近疏引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
能字則同徐意或當如之承珙案柔遠能邇亦見顧命彼
傳云和遠又和近與舜典傳語又微異總之毛不釋能字
自以經文四字爲互文見義於遠言柔不言能於邇言能
不言柔實則遠邇皆能柔之耳一說能讀當爲而漢督郵
班碑作渘遠而邇而如古字通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胡
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是卽以而爲如則

此篇毛意或亦讀能爲如言安遠國如其近者徐云能毛
如字者毛時能如聲近讀能猶讀如也
汪氏異義曰釋文謂伽字不見字書而引廣雅如若也均
也謂義音相似疏引鄭書注謂與悉同皆於順伽義近爾
雅如與適同訓說文云如從隨也悉縱也皆順適之意釋
文又云伽舊音如庶反則又當通作茹釋言茹度也度有
謀義安遠方之國先順謀其近者舊音宐得其義也釋詁如亦訓謀
承珙案徐邈云能鄭奴代反者此卽鄭注禮運樂記所
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耐去寸則爲而而與如古通用故
亦讀能爲而訓而爲如但箋之訓如不作如若解耳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案近德者謂愼儀乃所
以進德猶抑詩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左傳昭二年叔
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
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
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
德矣近德者卽進於德之意毛傳釋經正與此合後儒皆
謂王宐敬威儀以親近有德之人說雖可通然非經傳之
意矣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宏
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

嚴緝云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皆指王板小子箋說亦不指王華谷云舊說者未知何指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詩皆戒
責同僚故稱小子耳范氏補傳曰說者謂戎之與女詩人
通訓古者君臣相爾女本示親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
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小子不以爲嫌是詩及板抑以厲
王爲小子意其卽位未久年尚少已昏亂如此故抑又謂
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子而用事甚廣
大不可忽也承珙案古人訓詁必有所本毛公時戎字必
無女訓故於詩中戎字但據爾雅訓大訓相無訓女者鄭
謂戎猶女者亦必有所出考常棣以戎韻侮常武以戎韻

父當時戎字必有女音因卽以戎代女故箋每云戎猶女也王肅述毛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自不如箋謂女王雖小子語意直截耳

以謹繾綣傳繾綣反覆也釋文云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內外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著不捨常爲惡行也承珙案繾綣字只當作遣卷說文遣縱也卷厀曲也是遣有申義卷有曲義屈申卽反覆之意故遣卷雙聲亦分二義而其義實相因如詭隨之分善惡耳廣

雅釋詁韃綣摶也摶卽曲禮毋摶飯之摶韃綣猶繾綣杜注左傳繾綣不離散也摶義與不離散正相近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反覆不離散然則傳訓反覆亦與不離散義相通也

板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稽古編曰板蕩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考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爲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耳承

珙案菀柳上帝甚蹈王肅孫毓述毛亦以上帝爲斥王禮記緇衣篇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對策引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此皆與毛義合者然傳特言上帝以稱王者則於詩中天字不爲斥王明矣鄭箋乃於次章天之方難云天斥王也趙注孟子引詩天之方蹶云天謂王者與鄭同然至末章敬天之怒又不得不指爲上天自不如以首章上帝指君二章以下稱天者皆指上天爲正毛於蕩首章上帝傳云上帝以託君王也至次章天降滔德

又訓天爲君若此詩天亦指君則必於天之方難下發傳矣孔疏於此二四五六章言天者皆用鄭述毛未必得毛意也

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阮氏挍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傳繫作也字是也正義云無所依據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爲文不當依以改傳承珙案廣韻悹字下引詩傳悹悹無所依也則本無繫字可知說文廣雅皆云悹憂也爾雅痯痯病也病與憂義相近小雅杕杜四牡痯痯傳訓罷貌此無所依者亦罷義之引申故邢疏爾雅痯痯兼引杕杜及板詩蓋靡聖

者非聖無法故無所依無所依則有儳焉如不終日之勢與罷病義正相因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左氏成八年傳三國魏志高堂隆傳引此諫皆用簡顏氏家訓音辭篇引穆天子傳音諫爲閒是古本穆天子傳作山川諫之郭注音閒今本傳文作閒郭注音諫乃後人所改耳盧召弓鍾山札記曰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云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此亦讀諫爲閒與穆天子傳一例承珙案古字諫閒既通莊子天運篇食于苟簡之田釋文引司馬本作閒是簡閒字亦通借故左傳又借簡爲諫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惠氏古義曰案欣讀爲軒左傳掀公出於淖徐邈云掀許言反是古音欣與軒同古憲字有軒音鄭注樂記云憲讀爲軒注內則云軒讀爲憲二字反覆相訓承珙案此及下傳泄泄猶沓沓皆以今語釋古語之例凡古今語言相變有從聲轉者古言憲憲後言欣欣是也有以義通者古言泄泄後言沓沓是也姚氏南青援鶉堂筆記曰北史載沮渠蒙遜怒按書郎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疑憲憲義亦相同以後解古或不殊耳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錢氏荅問曰孟子釋詩泄泄爲沓沓而毛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衆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鄭箋取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則之解葢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疏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承珙案魏風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與多言義亦相近正義以爲競進之意尚有可通若怠緩說從乃六朝人所謂沓拖者古無此訓也箋云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案此非以無然憲憲爲無憲

憲然作倒裝句也四章無然謔謔傳云謔謔然喜樂此非釋經然字乃形容謔謔助語成文如多將熇熇傳云熇熇然熾盛經文幷無然字也葢然者是也無然猶言無是也下文無爲夸毗無敢戲豫無然與無爲無敢正同趙注孟子引無然泄泄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是卽以無然爲無敢也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傳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案灌當爲懽之借說文懽喜款也款意有所欲也毛以灌款疊韻爲訓葢懽不止爲喜者之款款卽憂者出於至誠亦與喜樂同其款款故說文又引爾雅懽懽愮愮憂無告也喜款

者懽之本義㝅無告者其引申之義爾雅作懽懽今爾雅仍作灌灌非善本者詩之正字毛詩灌灌者借字鄭注尚書大傳又引作嚾嚾見儀禮經傳通解亦借字也蹻說文云舉足行高也引詩小子蹻蹻毛傳云驕貌者卽舉足行高之義也列女傳作矯矯鄭注大傳引作蟜蟜皆借字耳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正義曰以形體順從於人故曰以體柔人案體柔人者謂形體柔順之人正義本體上似有以字非是稽古編曰爾雅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三者曲盡小人狐媚之態而皆見詩合之他典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語異而義同巧言卽口柔令色卽面柔便辟卽體柔耳論語亦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六七

言巧言令色足恭注云足恭便辟貌書傳亦云便辟足恭孔仲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則足恭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一實也承珙案夸毗疑侉㥲二字之借說文侉㥲詞也㥲憋也㥲今字作憊謂疲極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其夸毗之謂乎史記賈誼傳夸者死權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後漢書崔駰傳恥夸毗以求舉注云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是夸毗但爲體柔之一事故玉篇廣韻作舿舭字皆從身不當如蘇傳以大言諛言分爲二義也援鶉堂筆記曰隋書何妥傳論當時改作之弊云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此則夸毗之義與毛鄭不同承珙案法言吾子篇足言足容注云足言夸毗之辭亦不用爾雅是隋唐閒有此解非古訓也

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傳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正義謂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故云言相合而於上句但云壎篪俱是樂器其聲相和故云相和按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壎篪張萱疑耀云聞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聲鳴而徵聲和獨壎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壎爲宮而篪之徵和壎爲角而篪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箋云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已甚易也承珙案經文但云

毛詩後箋　卷二十四　六八

無曰益箋增之曰是何益爲恐非經旨蘇傳云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道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其道之也甚易嚴緝云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此二說似於經文爲順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云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盧氏釋文考證曰後漢書張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作多僻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葢漢時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云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

子井下字釋爲邪矣承珙案宣九年左傳陳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僻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雖與詩義稍異然立辟皆爲立法與爾雅釋訓憲憲泄泄爲制法則者合故傳箋皆本此爲解後儒以下辟字亦爲邪僻謂不可自立於邪僻之地非經意矣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汪氏異義曰疏申箋謂於周禮爲司馬之卿

稽之經典無以甲人稱卿大夫士者唯月令車右名保介以其時衣甲居右用備非常因以保介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經旨承珙案正義云价善釋詁文是爾雅字本作价今本作介者誤說文价善也从人介聲詩曰价人維藩與爾雅毛傳皆合漢書諸矦王表序引詩作介人此或據三家詩故箋本之釋介爲甲耳

宗子維城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稽古編曰晉士蔿對獻公（僖五年）引此詩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宗子暗指申生正適子之謂鄭說有本矣承珙案上文大宗維翰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箋云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而同姓世適反稱大宗名實乖矣故鄭宗子之稱可證傳以大宗爲王者其解確矣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箋云渝變也後漢書楊秉傳敬天之威不敢驅馳顏注謂與詩文稍異承珙案此所引當係三家詩毛詩渝與驅韻故作馳驅此威與馳韻故作驅馳不獨文異韻亦異矣若蔡邕傳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此雖字異或毛詩本有異同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涇　胡承珙

大雅蕩之什

蕩

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徐位山管城碩記曰張耒明道雜志謂今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意案小序言蕩蕩無綱紀乃謂厲王無道非謂上帝也後漢楊賜

傳曰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戒唐大宗賜蕭瑀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謂蕩無亂意可乎承珙案後漢書董卓傳論亦云板蕩之篇於焉而極歐蘇訓蕩蕩爲廣大稽古編謂其不知詩蕩字當作像說文狂放字作像亦作愓法度廢壞正狂放義也總之詩以蕩名篇則蕩蕩上帝斷非美辭自不得訓爲廣大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案後儒以兩上帝皆指天言而天不可謂之疾威故以爲首四句設爲怨天之辭下四句所以解之承珙案說苑至公篇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愨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此足明詩稱蕩蕩與洪範之蕩蕩不同而傳以上帝託言君王其義諦矣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諶誠也箋云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承珙案後儒釋詩者或以有初鮮終指厲王而言或并指厲王之臣皆與天生烝民語意不合韓詩外傳繭之性

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弗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使之然也此釋詩與箋說合

曾是彊禦正義曰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承珙案曾猶乃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乃也據此疏所云是唐初人猶謂何乃爲何曾若近世以何曾爲何嘗則詞意正與何乃相反非古訓矣詳見段注說文王氏釋詞

曾是掊克傳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掊好

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卽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說文掊把也段注云史漢皆言掊視得鼎師古曰掊手杷土也杷音蒲巴反其字从木卽今俗之刨字也詩正義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似定本作倍爲是矣然孟子書亦云掊克趙注但云不良也知詩本不作倍毛意掊爲倍之假借字耳承珙案釋文掊克蒲侯反聚斂也此葢讀掊同捋說文捋引取也引取者聚斂之意然於克字無涉顏注漢書敘傳以掊克爲好聚斂克害之人則似兩字分爲二義不知此等皆見成稱目雖非雙聲疊韻亦必二字爲一意如土文彊禦合之則禦亦是彊分之則

其彊足以禦善仍一義也此解雖以自伐解掊好勝解克然合之只是好勝之意李解引王氏謂掊斂好勝之人孟子音義以爲深克掊民之人皆非是

流言以對傳對遂也箋云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承珙案傳訓對爲遂遂者進也謂彊禦多懟之人爲毀賢之流言以進於王也（互詳雨無正）鄭箋王若問之則又以對乃申毛非易毛也正義述毛則謂任用彊禦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似以以對總上二句言使彊禦流言者得遂其惡然經文以對祇承流言則對自當爲對荅之對傳箋同義不得如疏所云也

矦作矦祝傳作祝詛也段氏詩經小學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言矦作矦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兼云詛經文三字不成句故作字之下益矦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如迺慰迺止箋云乃安隱其居迺宣迺畝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陸孔以毛傳作字爲逗祝詛也爲句大誤承珙案段說是也毛果讀作爲詛則云作詛也足矣何得以祝詛連言姝無文義使箋亦從毛以作爲詛字則當云詛祝何以云曰祝詛求其凶咎乎經中如小雅吉日之

既伯既禱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是傳意謂既伯而禱也節南山之式夷式已傳云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此毛傳讀經之例尤足與此篇相證者也

女炰烋于中國傳炰烋猶彭亨也箋云炰烋自矜氣健之貌稽古編曰易釋文引干寶注云彭亨驕滿貌玉篇廣韻彭亨作憉悙注云自強也意皆同鄭段氏詩經小學曰炰烋之言狍鴞也山海經鉤吾之山有獸焉名曰狍鴞是貪人郭注爲物貪惏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承珙案文選魏都賦吞滅咆烋劉淵林注咆烋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詩曰咆烋于中國據此知詩炰烋當爲咆哮之借說

文咆嗥也哮豕驚聲也哮古通虓唬常武闞如虓虎風俗通作哮虎說文虓虎鳴也一曰師子唬虎聲也从口虎讀若暠廣韻咆虓熊虎聲通俗文虎聲謂之哮然則咆哮者嗥鳴作健之意劉注卽用鄭箋傳彭亨者炰烋之轉以今語釋古語耳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無陪貳也無卿士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漢志引作爾德不明㠯亾陪亾卿不明爾德㠯亾背亾仄案上文國德與德側韻漢志以不明爾德二句在下中間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相應較

今本似得之又漢志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亾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此說較毛鄭爲勝承珙案臧說非是上章類懟對內爲韻末二句祝究自爲韻下章式止晦爲韻末二句呼夜自爲韻與此國德德側爲韻明卿自爲韻者正同不應此章獨以明卿二韻閒廁其中至顏注漢書以亾背亾仄爲不知小人之反仄無陪無卿爲不知賢人之堪任然韓詩外傳云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緜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亾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愼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呑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詩曰不明爾德云云又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亾詩曰不明云云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亾天下矣據此韓詩家說此四句亦皆言無賢臣與傳箋同顏說不足據也

如蜩如螗傳蜩蟬也螗蝘也汪氏異義曰釋蟲云蜩爲下諸蜩總目卽此詩之如蜩也疏引爾雅舍人注以蜩蝘爲

一物方俗異名誤與豳風疏同然彼或因傳訓蜩爲螗未審厥旨誤尚有由此則經傳皆分別言之若爲一物則經文複贅矣承珙案豳風七月傳云蜩螗也小雅菀柳傳又云蜩蟬也此傳則分蜩爲蟬螗爲蝘乃訓詁家對別散通之常例大抵蟬類形聲相似渾言之則蜩蟬是其大名析言之有艮蜩螗蜩諸名耳

內奰于中國傳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段懋堂曰說文作奰从三大三目今詩作奰者𦏈省也或从三四从犬則非矣張衡左思賦內贔屓之贔卽奰之譌正義引張衡賦尚作奰可見承珙案淮南墬形訓食木者多力而奰高誘注

熊羆之屬是也𧰼頻𦝫黃理也𧰼讀內𧰼于中國之𧰼此引詩𧰼字不省曰多力而𧰼正與毛訓怒許訓壯大其旨略同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稽古編曰易釋文云鬼遠也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宗伐荆楚疑爲一事遂謂鬼方卽荆楚（宋黃震說）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卽古鬼方皆臆說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本謂黃帝娶於鬼方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於鬼方氏要不知在何地匡衡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是鬼方先服後叛故高宗伐之耳孔疏以爲鬼方殷之諸侯

故施於紂世良然案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見李鼎祚集解）文選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見玉海）先零西羌也皆不言是南裔則以爲荆楚者非是承珙案干寶以鬼方爲北方國此唐書言鬼方爲突厥之先所由來也世本注以鬼方爲先零戎此後漢書西羌傳所謂武丁伐西落鬼戎者也（竹書亦云王季伐西落鬼戎）王雪山詩總聞則引史記楚世家熊渠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爲鬼方卽荆楚之證其實鬼方對中國而言後漢書威靈行乎鬼區注亦以鬼區爲遠方此鬼方與鬼區同詩言覃及則所包者廣凡南裔北狄遠于中國皆是似不比易言伐大戴言娶專指一國者也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說苑臣術篇曰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承珙案後儒釋詩者多以莫聽之聽爲聽言其說似本於此然經文上云無老成有典刑則此莫聽當從箋爲無用典刑治事者於經旨尤合也

顚沛之揭傳顚仆沛拔也揭見根貌陳碩甫曰釋文作根

見貌根見者其根可見也傳以根見釋經揭字揭當作楬從木今從手者誤也明堂位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周禮職金注令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說文楬楬櫫也禿楬楬櫫皆毛傳根見之義引申說也承珙案說文揭高舉也引申之義爲長碩人葭菼揭揭傳揭揭長也高長者欲拔之意淮南兵略訓擠其揭揭高注揭揭欲拔也此傳云顚仆沛拔也草木頓仆拔倒則挺揭根見故傳以揭爲見根貌不必改揭爲楬也

抑

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箋云自警者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亾虞東學詩曰集傳據國語定爲自警而去刺厲王之說但此詩繫於大雅又次於板蕩桑柔之閒詩中所陳多涉時事序說似未可廢諸儒陳說不一要難依據其謂在後追刺者（孔疏）旣經朱子駁斥其謂刺幽王者（李解）幽王之篇不得竄入厲世列於宣王諸詩之前其謂武公爲世子時作者（范傳嚴緝）按年表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卒於平王十三年在厲王時年尚幼稚不得作詩卽作於共和之末亦不過二十餘歲之人遽以亦聿旣耄爲言亦覺遠於事情其謂平王時作者（何義張記陸學）無論東遷以後無雅卽詩中所稱迷亂荒湛亦未便懸指平王其謂宣王時作者

（詩深）宣王中興令辟不得有迷亂荒湛之事其謂是詩本刺厲王國史軼其作詩之人武公取以自警序詩者卽以爲武公之作如左傳所云召穆公作常棣之類（質疑）此又不得其說而爲之辭彌不可信矣竊意作詩時世孔疏李解專言則失參而會之亦有可得而論者蓋幽王沈湎于酒賓筵之詩屢陳威儀之失此詩正與之合特賓筵以自警者諷王此篇則借厲王爲鑒故疏謂之追刺也不然末章所謂曰喪厥國取譬不遠者將何所指邪郝仲輿曰幽王距厲王遠矣武公追維往事以爲明鑒故曰告爾舊止曰取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錢飲光曰蕩詩戒厲王取鑒于殷此詩戒幽王取鑒于厲故編詩者列於厲王之世按二說根据孔李異於臆談今從之承珙案此說亦非是若詩本刺幽而取鑒於厲則蕩詩借文王歎紂之詞亦可編之采薇出車之次乎至抑詩之爲刺王不獨疏引侯芭韓詩翼要與毛序同王逸離騷章句序云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此亦與序說合若其爲刺厲王則此篇與民勞板蕩語多相類（詳見姜氏廣義）故國語所云武公九十有五作懿自儆者懿卽抑詩自當從韋昭說作者造篇追誦皆可言之當從矦芭使人日誦是詩之解或又謂篇中爾女小子非斥王

之詞則天保卷阿皆稱爾女至春秋魯人之歌尚曰我君小子（左襄四年）古人稱謂質直本無不宜況刺王亦以是警卽謂設爲老成訓戒後生之言亦未嘗非主文譎諫之道末章曰喪厥國天子諸矦皆可稱國蕩曰小大近喪桑柔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皆是不得以厲王未滅爲疑取譬不遠承告爾舊止而言亦非以幽鑒厲之謂姜氏廣義謂史記武公平王十三年或以爲卽作懿戒之年則年九十五歲上距厲王之世武公方幼安得作詩刺王若云立于宣王十五年則武公卽位年已四十共伯更長于武公共姜應老父母何爲欲嫁之則史遷所謂僖公之卒武公之立

其年皆不足據蓋共伯早喪在僖侯卒之前而武公以英年嗣位當厲王之世恐忠言不見信故託爲父兄師傅訓己之詞曰爾曰女曰小子皆指武公亦聿既耄誨爾諄諄皆父兄自謂此雖與箋有異同然於經義似較協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傳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歐陽本義首駁此說以爲毛鄭皆非詩意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脩愼亦

陷於昏愚而戾其本性李氏集解從之謂下文方告王以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所以責王者如此豈賢者不當如此邪故哲人之愚當如歐說承珙案毛云無道則愚非眞愚也鄭云佯愚不爲容貌耳非謂其褻慢威儀也何害於責王之敬愼威儀乎東萊集遺說曰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爲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爲愚者乃意其發於逃免譴戾之不得已耳此解善會傳箋之旨勝於歐李之以辭害志者何氏古義曰第九章明以哲人愚人對言語意與此相應哲愚相反果其眞愚又何以稱哲人乎承珙又案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解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此正與傳言無道則愚箋言佯愚者合淮南人閒訓云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此即老子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之意然其引詩亦是謂哲人佯愚與傳箋合也

無競維人傳無競競也箋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稽古編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言衞輒內無獻之親外無成之卿而引此詩因而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繆矣翁

氏附記曰左傳杜注謂詩周頌言無彊惟得人也陳啟源引此詩以駁朱傳能盡人道之說然古人篇章原不妨指歸各見周頌烈文篇爲諸侯助祭而作故以得人爲說若此篇之旨於用賢意無所屬自以朱傳爲正承珙案翁說非也哀二十六年左傳引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烈文箋亦云諸侯順其所爲或彼經本作其順與抑篇作訓者不同杜注以所引爲周頌可也昭元年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此引詩亦以得人爲彊而所引祗一語杜亦以爲周頌何以知其必非大雅乎呂覽求人篇晉欲攻鄭子產爲之詩云云晉人乃

轘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高誘注云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此尤與傳箋悉合者

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承珙案詩言有覺者斯干與此而二斯干傳訓覺爲高大彼箋又訓直蓋其義相成故傳箋互訓禮記緇衣引詩有梏德行注遂以大也直也兼訓之嚴緝訓覺爲悟本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詩云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于彼矣此解義自可通然襄二十一年左傳范宣子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

應而曰必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傳叔孫昭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罪莫大焉豎牛懼奔齊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兩引皆取覺直之義知毛訓本諸爾雅徵諸左氏不可易矣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顧氏詩本音謂四句惟命字可韻餘皆無韻段氏音均表謂告則爲之幽合韻據爾雅釋訓告與忒會則歷韻爲證承珙案古韻之幽部分相通唐人猶知其條理故杜詩每以屋沃昔職同用又三章興迷亂于政與末句刑韻而中閒酒紹自爲韻顧氏以爲同車攻五章之例孔氏詩聲類闡之更明備矣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傳不虞非度也箋云愼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釋文非度待洛反下不億度同正義曰非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承珙案陸孔皆誤以鄭義爲毛義耳毛云非度者即經侯度之度惟謹度故用戒其非度書微子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注云爲非法度之事是也韓詩外傳云古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

不爭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說苑略同襄二十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此引詩似皆以不虞爲敗度之事與毛云非度者合無所謂不億度而至如疏云非常寇盜者鹽鐵論世務篇大夫曰事不預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曰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

有武備此引詩意與鄭同然非毛義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毛無傳鄭釋爲苟且則是從艸之苟說詩者以此章首二句不入韻承珙案說文茍自急敕也茍與急雙聲爾雅釋詁寁駿肅亟釋文亟字又作茍知茍急亟皆同義此詩當作無曰茍矣謂無輕易于言無曰言可急遽皆與下言不可逝相呼應或疑茍字廣韻己力切爲之咍部之入逝字爲脂支部之去二部古不相通孔氏詩聲類云支佳者耕清之陰也茍字爲敬所從得聲則雖詩不見用亦以陰陽通之而知其當入二十三錫不知十月之交氏與士宰韻雲漢氏與紀宰右止里韻是之咍與

與脂支詩中已有相通者（段氏以此爲合韻）不必移茍入錫韻乃與逝去入相協也翁氏附記曰鄭注儀禮苟敬云苟且也假也主人所以小敬也夫以賓主致敬而曰苟且之敬曰假敬曰小敬此何說乎此正是說文自急敕之茍字音棘不音苟詩無曰苟矣大學苟日新皆卽此字也桂氏未谷札樸曰說文茍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詩無曰茍矣當用从羊省之茍謂無曰已能慎言也承珙謂此說亦通
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釋文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承珙案說文無售字言部讎猶譍也此以應對爲本義引申之爲讎報物價玉篇始有售字乃後人所加耳此詩毛鄭本皆作讎箋中售字亦當如釋文一本作讎讎賣物賈乃行用之事故傳云讎用高誘注呂覽義賞篇民之讎之若性亦云讎用也顏師古注王莽傳引詩無言不讎云有善言則用之專主用善言與下報德一例較正義善惡皆用之解爲勝箋以物之讎賈爲義正申

傳非易傳也陸氏以毛音市由反鄭音市又反孔云鄭唯以讎字爲異不知鄭於表記引此詩注云讎猶荅也此箋獨以讎賈爲言明是因毛訓讎爲用而申成其義耳一說韓詩外傳後漢明紀引此詩讎皆作酬（藝文類聚又作訓）鄭注鄉飲酒禮云酬之言周傳用字疑周之誤然鄭彼注云忠信爲周以主人先飲酬賓示忠信之道與此無言意不相協毛意未必如此也
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正義曰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

非鄭義也承珙案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少牢下篇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注云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是鄭注儀禮即本曾子問孫注爾雅正本鄭氏未可謂孫解非鄭義也此箋以屋為小帳屋即古之幄字則指室中西北隅可以施帳之處然則屋漏本有二義一以當室之白日光所入一以施幄之處隱蔽不明其實一地也鄭以詩言不愧故從隱義耳

淑慎爾止傳止至也箋云止容止也承珙案相鼠傳止所止息也箋亦云止容止與此正同但此詩若以止為容止則與下文不愆于儀意複當以傳訓為正汪氏異義曰傳

釋止為至復引大學文證之言王審於法度施行之德能俾民人為善為美者必淑慎其所至於仁敬孝慈信之道無有闕失也蓋即中庸脩身則道立之意箋釋俾臧俾嘉謂為臣民所善所美以淑慎爾止與下不愆于儀為一訓止為容止不若傳義之審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何氏古義云此下皆教之以聽言也凡人投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感其善意故也今人有進美言於我者而我顧不思所以報之乎夫至聞言思報則其欣然嘉納絕無扞格可知矣舊說以為承上文鮮不為則而喻上感下應之理果爾則當云投之以桃報我以李不宜云投我報之也承珙案何說非是此泥於經文我字耳詩人之詞本無定格不必為感者自我即代為應者稱我亦無不可墨子兼愛篇云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鹽鐵論和親篇曰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此皆與鄭義合知箋說非無本也

彼童而角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箋云童羊譬王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稽古編曰鄭泥於厲

倡嬖剡配姬之緯書誠謬說矣然後儒以為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相反亦非詩意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亂王室故經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稱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如是而已韓氏讀詩傳謂曰童羊喻嬖倖也嬖倖無德而以為有德橫干政事實以潰亂小子使為不善民將何以報之邪詩疑曰彼童而角實僭亂者也日與此輩酬酢往來有不潰亂者乎承珙案上文方言上下感應之理而末贊以此二語亦所謂牧去害馬之意也

賁虹小子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後儒皆疑其說不安故多以爲武公自稱之詞稽古編曰詩人稱目其君尊之則曰天曰上帝親之則曰爾女曰小子雖以常禮拘也又民勞以下諸篇雖刺厲王實兼戒用事之臣則抑篇賁虹小子於乎小子或指臣言亦可周書芮良夫解云爾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稱謂矣王氏詩稗疏云淮南子繆稱訓武公謂其臣曰小子毋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益知小子非武公之自稱矣承珙案此二說亦可不必此詩武公所作殆如座右箴銘之類託爲人言戒己之辭故呼以爾女小子而用以自警卽以風王序先言刺王後言亦以

自警者以詩編大雅王政所關故爲此次耳若謂武公呼同寮及其臣爲小子則既非自警又非刺王此詩果何爲作邪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傳緡被也箋云柔刃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承珙案巧言荏染柔木傳柔木椅桐梓漆也彼箋竝無異傳之文鄘風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既以此四者當柔木則言緡之絲當是謂琴瑟之弦箋說似非毛旨又正義云釋言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考方言緍緜施也秦曰緍趙曰緜吳越之閒脫衣相被謂之緍說文亦云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緍是緍正訓被正義謂傳言以緡被之亦非毛意

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臧氏經義雜記曰說文語合會善言也从言昏聲傳曰告之話言譮籀文語从會又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詁訓然則愼爾出話之話當从昏聲从昏从會故訓爲會合會合所以善也此話言之話當从古聲从古故曰故言又云古之善言毛傳說文義甚分明釋文於此話音戶快反則唐以前此經已亂猶有說文作詁四字使後人知許氏引詩本作告之詁言乃今說文詁下不引詩而有詩曰詁訓四字語下引傳曰告之

語言此明是唐人據其時詩本竄改何以明之烝民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先王之遺典說文每與毛傳合如今本所引則以今古之古爲詁訓之詁矣小徐本無曰字直作詩詁訓亦不成文左傳著之話言下文別有告之訓典方作告字則話下不當引告之話言也此蓋後人見詩不作詁字而左傳有著之話言疑此或其駁文遂改詩作傳改詁作話移入話字下而詁下別撰詩詁訓以實之故與釋文引說文及烝民傳文六年左傳皆牴牾承珙案臧說是也技勘記引段氏云經告之話言當作告之詁話傳當作詁話古之善言也前愼爾出話傳云話善言也此云

詁話古之善言也一篇之內依字分訓而相蒙如此案此說未必然襄二年左傳亦引詩告之話言話爲詁誤可也未必言字亦誤況此三句以人言與行韻如何人斯之聲與身烈文之訓與刑良耜之人與盈甯乃古音眞淸相通之例若作詁話則三句全無韻矣若詁下詩曰詁訓則文有脫誤說見烝民篇

言提其耳箋云親提撕其耳何氏古義曰提本訓挈焦竑云此提當音抵言附耳以敎之也引史記冒絮提文帝等皆作抵音爲證承珙案提撕疊韻字撕即斯字集韻斯說文析也或从手少儀注提猶絶也然則提撕者謂附耳而

剖析之故箋又云此言以敎道之熟穀梁僖二年傳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范注云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據此亦是以提耳爲言之詳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姜氏廣義曰此章是託爲父兄師保自述其憂勤之意三我字乃立訓者自謂也誨爾四句即上章未知之故上章亦既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若云女借未知亦既抱子而非甚幼矣此章亦聿既耄承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來若云借曰我未有知則亦聿既耄亙事多矣如此既耄二字方有著落否則忽爲小子忽爲老人語無倫次矣

桑柔

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此詩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李氏詩所以前八章爲刺王後八章則爲僚友而發非斥在上者其章句亦別意與前八章各爲一事感諷而皆一人之作一時之言故采詩者聯而屬之承珙案許氏名物鈔亦云此詩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故前以桑爲比而後再以鹿起興然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此說尙與序不悖詩所乃謂各爲一詩眞臆斷矣張氏詩貫曰小雅正月後五章亦與前八章變調詩人毎

有此體況此詩第三章誰生厲階已呼起小人誤國意後八章所斥之朋友即其人也至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匪用其良等句又仍歸其咎於王豈得分爲二事乎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傳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及巳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承珙案古字旬與均通然旬之爲均通訓也旬不定是陰均故傳云言陰均也爆爍爾雅作暴樂單言之亦可曰暴宣六年公羊傳活我於暴桑下暴桑即所謂暴樂者也箋以經不曰柔桑而曰桑柔蓋指桑之柔時故曰謂蠶始

生時也其云葉爆爍而疏正同毛義又云人病於爆爍者
對疾旬而言謂無陰則人苦於炎熱而病矣
倉兄塡兮傳倉喪也兄滋也塡久也正義曰倉之爲喪其
義未聞承珙案倉喪疊韻爲訓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
藏之倉黃亦疊韻字其義則爲忽遽古凡言倉卒倉黃皆
無正字大抵取雙聲疊韻字爲之喪亾者忽遽之事故倉
又爲喪章懷注後漢書光武紀亦云倉卒謂喪亂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箋云軍旅久出
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
得其所適長寇虐何氏古義曰此必厲王時有數與征伐

之事故詩云然或疑史無所載然史記楚世家明言厲王
暴虐熊渠畏其伐楚去其王又秦本紀亦言厲王無道諸
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邱大駱之族竹書載厲王三
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一年西戎入于
犬邱皇王大紀載厲王時荆楚寇于南獫狁寇于北淮夷
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
是其事皆與詩脗合故自足信承珙案後漢書西羌傳亦
云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邱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
不克歐陽本義乃謂據國語史記及大小雅皆無厲王用
兵征伐之事不知鄭氏何據爲說然其釋經文四牡騤騤

二句又云臣吏奔走於道路庶民召集於兵役夫旣曰兵
役非征伐而何此所謂疑所不必疑者也
民靡有黎傳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
兵寇之害者正義申毛云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
安者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汪氏異義曰傳義當
矣箋訓黎爲不齊黎訓衆從衆轉齊則可從齊義轉不齊
則曲矣承珙案黎齊亦疊韻爲訓莊子漁父篇以化於齊
民漢書食貨志亂齊民顏注云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
平民矣據此知齊民卽黎民也世治則民皆齊平亂則反
之故云民無有齊平者耳

國步斯頻傳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
行此禍害比比然正義曰鄭唯以頻爲比餘同又申毛云
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申鄭云頻頻正是次
比之義故云猶比承珙案周書文酌解三頻孔晁注云頻
數也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鸒斯頻頻猶數數也莊
子逍遙游釋文引司馬注云數數猶汲汲也廣雅釋訓云
頻頻比也是則頻頻數數汲汲比比義皆相近箋訓頻猶
比者乃申毛急義毛意謂國家行此禍害數數然急耳正
義以爲困急於民似非傳旨說文矉張目也引詩國步斯
矉此或稱三家與毛異義耳

靡所止疑傳疑定也釋文疑魚陟反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靜之義故爲定也承珙案此當以陸音爲正此詩多用隔句韻此章疑讀如屹與資維階平入相協若音凝則無韻矣

孔棘我圉傳圉垂也箋云圉當作禦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正義曰箋讀圉爲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承珙案上文念我土宇傳云宇居也此正與我圉相對因居邊垂而孔棘故念土著之甚安也箋讀圉爲禦乃取顯義以曉人禦寇于邊故邊垂謂之圉傳箋實一義也至守邊而云靡所定處者

邊垂非一或有更番互戍之事耳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今本禮下多亦字此從宋本所以救亂也段氏經韻樓集曰左傳北宮文子論鄭事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濯之有熱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傳本此尋詩意執熱言苦熱觸熱濯謂浴也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其體以求涼快者乎此乃常情常事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輾使義晦由泥於執字耳杜子美課伐木詩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與下章信行脩水筒詩觸熱藉子修同意又有熱毒簡崔評事詩云開襟向內弟執熱露白頭此謂當暑而不冠也子美得左氏毛公正解矣承珙案楊升菴集亦云執熱謂熱不去體若執持然非手執熱物已引杜詩幷韓昌黎答張籍書云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爲證陸堂詩學又引周興嗣千文執熱願涼亦爲當暑今考墨子尚賢中篇云執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者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據此是以執爲執持之執其義甚古毛於執字無傳以執持常語無煩故訓耳至杜詩言執熱者尚不止段氏所引贊公房云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夏夜歎云何由一洗濯執

熱互相望盍唐人自以執熱爲當暑然杜詩韓筆恐不足以證經段氏又云凡爲熱水所湯者不可以洽水浸激今注云執持熱物以水自濯其手不切於事情也承珙謂此亦非是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以蓮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正義云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皺矣此執熱以濯之證也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汪氏異義曰箋爲不受教諫而示以禍難之辭疏云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箋不然者以承上告教之言妄爲不受之勢案章首二句指言今政之不善中四句爲告教之言則末二句文勢當復指言今政言若

不以禮治國尊用賢人則其何能淑有相與陷於禍難矣王氏之解視箋爲勝承珙案孟子離婁篇引此詩趙注云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沈溺之道也王說葢本於此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王爲政但好任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正義曰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

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力民代食傳旣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鄭不云稼穡當作家嗇則毛本作家嗇也傳云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本誤衍一代字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也因曲爲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嗇字從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祿語最無理承珙案力之爲功通義也周禮大司寇上功糾力注云功農功力勤力則此力民自當謂知稼穡艱難之人若傳無代字則經曰力民而傳曰無功經曰代而傳衹曰食語不相應鄭謂居家吝嗇卽是聚斂作力之人義亦不順毛詩字多假借經不妨作家嗇傳自以爲稼穡之借韓詩外傳晉平公時寶藏之臺燒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云云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閒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據此知三家詩本有作稼穡者王說非無所自用以申毛爲得其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宋吳棫韻補讀瞻爲諸良切引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以瞻爲彰崔駰反都賦以瞻爲障二證顧氏詩本音不以爲然段氏音均表以瞻在第八部與相

臧腸狂十部字合韻承珙案般武四章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此以遑與監嚴濫協卽此瞻與相臧腸狂協之證楚辭天問亦以嚴與亾饗長協然則此詩瞻可讀彰故校官碑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卽借彰爲瞻耳

進退維谷傳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正義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爲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窮也承珙案段說是也或據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云云叔向

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弒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殺及家石他曰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我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哉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殺其君聞之曰君子哉安之命矣夫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兩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而處之皆善歎其善非壁其窮蓋谷乃穀字之假借穀善也詩人以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改一假借之穀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承珙謂叔向引詩尚近於進退皆善之義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

刼暴人不得全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仍當以傳爲正韓外傳卷十又言楚有士曰申鳴楚王以爲左司馬白公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以兵之衛白公刼其父取以兵使人謂申鳴曰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殺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視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殺詩曰進退維谷此與石他事略同然既云行不兩全名不兩立則所引進退維谷必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傳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承珙案箋以瞻言之言爲言語似欲與下文匪言不能相應玩傳文則瞻言之言但爲語助韓詩外傳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引詩曰瞻言百里似亦不以瞻言爲所視而言也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皁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承珙案此與巧言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同意彼傳云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或

疑此詩之作至十六章之多反覆開示不得謂之不能言亦不得謂之不言因以胡斯畏忌爲何所畏而不言不知此言是謂犯顏靜諫與作詩風刺不同漢書賈山傳載其至言曰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中論虛道篇曰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于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此皆

與箋說合者無庸別爲之解
征以中垢傳中垢言闇冥也稽古編曰孔氏申之謂垢者
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是合兩字方成闇
冥之義朱傳分別中爲隱暗垢爲污穢則由蘇氏語而行
之也蘇傳云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承珙案中垢言垢中也
猶中林中谷之比謂不順之人其所行如在垢中垢塵垢
也小雅維塵冥冥故傳云言闇冥也韓詩外傳云以明扶
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
陷井穽則其幸也詩云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此以
中垢爲冥行義亦與毛近

貪人敗類傳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居上位而行此人或
效之正義述毛云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申鄭云箋
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故以類爲等夷敗類
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承珙案傳訓類爲善者善卽謂善類
非善道也敗類者謂貪人能敗善人耳箋語正申傳意故
下箋又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是形其
敗類之驗文元年左傳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
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
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
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
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潛夫論遏利篇曰昔周厲王
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
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據此似皆謂貪人禍
及善類與傳箋正相合也

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口拒人謂之赫釋文赫毛許白
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嫁反莊子云以
梁國嚇我是也正義云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爲嚇
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
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
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義或然俗本誤也

承珙案陸氏所言是所見傳本訓赫爲光一本卽作赫赫
也而不及集注赫炙也之訓孔疏所言則似未見釋文赫
光之本但當同陸氏一作本耳其云故轉爲嚇者謂鄭箋
讀赫爲嚇非轉其字作嚇也又云俗本誤者未明言俗本
何作豈當時俗本有竟作嚇字者歟然疏意則以定本集
注作赫炙也者爲得傳意焦氏補疏曰毛以赫與陰相對
陰所以蔭故訓赫爲炙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訓
說之精正義不能發明箋以口拒人解之與傳自異王肅
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亦非毛義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民之行

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違正義曰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爲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爲薄職爲民所主爲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以民之爲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乏爲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爲信稽古編曰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尚力而不尚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末縷陳之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承珙案傳但訓涼爲薄未分別由民由上但此二章三言職皆主爲惡

行不應舍上而專責之民故當從箋義申毛但職涼善背與下職競用力職盜爲寇文例正同競力盜寇皆一義相承則職涼善背當卽謂涼薄者工相欺背箋轉涼爲諒以四字分作二義似亦未得經旨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拒己諫之甚挍勘記曰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所云下同者卽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爲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爲薄不訓爲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經作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承珙案此說是也涼卽上章之涼背亦卽上章之背謂我言其涼薄爲不可彼卽反背而大詈詈者謂薄行非其所爲而詈人之詬己故下文繼之云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也

顧氏詩本音曰此章戾與詈協寇古音苦故反與予協可與歌協臧氏證讀謂首句與四句協二三作閒句詩本音以寇協予以可協歌徒見錯亂承珙案詩中惟此篇多用隔韻末章更於隔韻用轆轤體此韻例之最變者況以首句韻第四句次句韻五句三句韻六句法仍整齊未見爲

錯雜也

雲漢

序云雲漢仍叔美宣王也稽古編曰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早晚以雲漢序推之殆初年事乎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是去前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亂之志是尚未見諸行事也又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尚未及行也其在初卽位時可知矣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合之序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元晏之說諒有見矣承珙案宣

王大雅以雲漢爲首其下五篇則建國親矦任賢使能以
及征伐用武之事次第井然則憂旱爲初年事無疑況小
雅多刺宣之詩是其晩歲倦勤必不復遇災而懼惟皇甫
以不藉千畒爲元年則與國語史記不合若六年乃雨之
說則經言饑饉固有明徵六章箋云我何由常遭此旱相臺
本十行本常作當非是呂記引此箋正作常又朙甯瘨我以旱釋文引韓詩瘨
作瘳云重也是則遭旱非止一年韓傳鄭箋皆同此說證
言未嘗無本也
箋云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
來聘正義曰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

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
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
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別人可
也承珙案莊元年左傳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又文五年
王使榮叔如晉魯歸含且賵亦相去七十餘年疏所謂世
稱字者是也
圭璧旣卒箋云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正義曰春官大宗
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
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

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
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以三牲用不可盡故
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旣盡承珙案祭神之玉大宗
伯與典瑞文不同鄭注以爲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
四圭所禮者夏正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
所禮者神州之神徐邈云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
秉圭顯慶禮又云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
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葢一祭而兩用今考
徐邈之說以蒼璧黃琮爲奠神之玉四圭兩圭爲自執之
玉不知六瑞六器並掌宗伯何獨無四圭兩圭典瑞玉人

所職尤詳何獨無蒼璧黃琮且典瑞下文言圭璧以祀日
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若以爲所奠之玉不應一節之
中頓爾異義如盡以爲執玉則日月星辰山川俱無奠玉
矣若顯慶禮謂禮玉用於求神之初則玉無烟臭本無燔
燎降神之禮且大宗伯於四方有禮玉而何以典瑞又不
言四方之祀玉邪惟陳及之以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
圭言其形蒼璧之與四圭黃琮之與兩圭祇各是一玉其
說爲正五禮通考取之當矣言旣卒者葛象烈曰某神合
用某璧某璧合祀某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如是謂
之旣卒也

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氏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毛詩明辨錄曰典瑞所掌玉人所造有名之圭璧皆君王執以禮神者非用以獻神也獻神幣則焚之玉則瘞之春秋有沈璧於河之事卽庪縣沈薶之義自韓詩內傳有天子奉玉升柴之說因謂燔牲者幷燔玉夫牲取其臭加蕭以達其氣猶之用鬱鬯以祼耳天神至尊不祼故燔柴玉之燔何取乎爾說者又引雲漢之詩以證之殊不知國有災祲君臣憂懼雩以告天望以祈山川索鬼神求

廢祀殺牲無算圭璧俱空甚言靡神不舉耳國之壇墠皆獻牲執璧以禱亦可云卒豈必瘞燔而始卒邪且祭天者加於牲上而燔之小祀不燔牲將燔玉於何所乎承珙案梁書許懋傳天監十年轉太子家令降勅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荅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案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今傳作禮）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從之文獻通考載朱异議亦同羅泌云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耳何自而有燔且瘞哉然則圭璧既卒其非因燔瘞而竭盡可知矣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正義曰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佑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傳意或然承珙案王肅以克爲能不克爲不能福佑於經文增字成義恐非毛旨呂記引王氏曰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旣無以勝旱炎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嚴緝略同）或又謂救炎人事也故言后稷不克臨饗神事也故言上帝不臨

此皆以克爲勝雖與能義略同而詞意較順春秋繁露郊祀篇曰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炎愈恐懼而謹事天此則以后稷不克二句文法倒裝皆爲自責之辭其說亦古足備一解

先祖于摧傳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曰孫毓云我今从亾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爲嗺稽古編曰孫說轉至爲歸義太迂源謂至者猶云來格耳言酷旱如此天將使我民無有遺胄先祖之神

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而來格乎毛意或如此承珙案釋文
云相毛如字此胡不相畏與雨無正句同相字當如字讀
言先祖見此旱災何不相與畏懼而來至乎不必如鄭訓
助也胡不相畏本指先祖則先祖之文當在胡不之上正
義謂下之與于摧共句是也若如孫毓之解則于摧二字
中閒須增何所二字經文爲不辭矣箋以于摧爲于嗟告
困之辭則是呼先祖而于嗟以告之鄭於詩文多作此解
如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等皆以上二字爲呼詞下二字乃
所以告之按之文義終未甚浹適也
父母先祖胡甯忍予傳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正義曰於

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爲民父
母故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
唯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
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承珙
案正月父母生我傳云父母謂文武也小宛念昔先人傳
云先人文武也毛葢以二雅所稱周之先祖至文武而極
盛而父母斯民尢惟文武足以當之故於諸言父母者多
斥文武其義必有所受之矣
滌滌山川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承珙案滌滌卽
滌蕩之義傳云旱氣者謂山之木川之水皆爲旱氣滌除

殆盡也說文薇艸旱盡也引詩薇薇山川此或據三家詩
其字從艸故云艸旱盡然經文連川言之則不如毛義之
該備耳
旱魃爲虐傳魃旱神也承珙案藝文類聚引韋昭毛詩荅
問曰雲漢之詩旱魃爲虐傳魃天旱鬼也據此似傳本作
旱鬼說文魃旱鬼也卽用毛傳後漢書皇甫規傳旱魃爲
虐注云魃旱神也意章懷時毛傳已作旱神歟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箋云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
不晚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
是也祭四方與社卽以社以方是也方望溪曰呂氏月令

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
於春未及方祭疑此卽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
之後可與此詩相證承珙案甫田以社以方傳云方迎四
方氣於郊此方社連言與彼同則方祭亦卽迎氣之祭此
本述平時敬恭明神之事方卽謂四時方祭社卽兼春祈
秋報通一歲之祀事皆及時舉行未嘗晚莫不必因祈穀
在孟夏遂泥方社亦專指春祭之事也
敬恭明神釋文云明祀本或作明神盧氏考證曰注疏本
作明神案文選陸士衡荅張士然詩注作敬恭明祀又見
隸釋西嶽華山亭碑承珙案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

不恨怒於我則鄭所據毛詩自作明神當以注疏本爲正
臧氏玉林曰下文㝎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
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文選東京賦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
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
神卽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也
旱旣大甚散無友紀箋云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
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承珙案假樂之綱之紀燕及
朋友傳朋友羣臣也足證此友紀亦當是綱紀羣臣之義
但箋釋散義謂是祿餼不足又無賞賜則與傳言歲凶年
穀不登趣馬不秣師氏弛兵之意不合傳蓋謂羣臣以救

旱之急廢其職事不暇整理故曰散無友紀然雖至於勞
苦窮病猶無人而不思周救百姓者此及下章皆與鄭異
正義述毛仍云祿餼不足是無綱紀旣誤以鄭義爲毛義
又於下章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引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
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敬散所以無
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女之成功傳意或然
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正義
所指卽此散無友紀之下以祿餼不足爲毛解不知毛所
稱凶年殺禮正以憂旱廢職證經散字之義竝非泛引成
文亦不得謂毛無別訓也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
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義申毛引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
急也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
者言上下同也又申鄭云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
言當爲王救羣臣不㝎爲羣臣救人故易傳承珙案春秋
時列國有災卿大夫尚有能出所蓄以賑貧民者如楚子
文宋公子鮑之類則宣王之時羣臣以祿食之餘賙給百
姓固其㝎矣若謂臣困於食而王給之則是給其祿餼不
當言周且周官荒政十二竝無賑給羣臣之條庶正冢宰

位高祿厚此而待賑民當若何況救荒當先及小民亦不
應但賙給有位也準此言之傳義誠不可易
有嘒其星傳嘒衆星貌承珙案召南正義引此傳但云星
貌無衆字此箋云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傳衆
字或涉此而衍說文口部嘒小聲也詩曰嘒彼小星言部
譺聲也詩曰有譺其聲召南以嘒狀小星或由小聲之義
而引申之雲漢之詩三家必有借譺字者故許引之當云
詩曰有譺其星蓋此無正字引申假借皆依聲以見義許
兩引詩竝與嘒譺之本義無涉段注說文謂有譺其聲如
史所云赤氣亙天砰隱有聲非也

昭假無贏傳假至也箋云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𡎑𡎑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亾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王肅申毛爲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私贏而不敷散承珙案下文無棄爾成若非因上章有羣臣周救百姓之事則何謂成功正義申箋以得雨即是成功故勸羣臣助之求雨夫雨猶未降何得遽云爾成且此時豈有羣臣敢不助王求雨者而乃作此語邪

崧高

崧高維嶽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

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正義曰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傳惟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崧高而五也承珙案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其末一條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鄭注周禮大司樂四鎭五嶽崩令去樂用爾雅前條有嶽山而無嵩高注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用爾雅後條有嵩高而無嶽山賈疏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孔穎達謂大司樂注主災異而言其五嶽正名必取嵩高爲定解邵氏二雲爾雅正義竝駁之以五嶽視三公國有常祀豈可權立其名若專主災異豈吳嶽有災而嵩高必無震裂是其說皆不可通故邵氏以爾雅河南華云云爲周時五嶽之名周以嶽山爲西嶽則華山當爲中嶽故郭注爾雅但云華陰山而不以華爲西嶽漢初傳爾雅者於篇末增嵩高爲中嶽之文太史公首述其言風俗通說文俱沿襲其說何休注公羊白虎

通義引尚書大傳皆有嵩高之說而不知皆誤以漢制爲古義也金誠齋又駁邵氏曰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四嶽之名歷代所不改惟中嶽非巡守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鎭故中嶽當隨帝都而移唐虞及夏都在冀州之域以霍大山爲中嶽禹貢曰至于岳陽又曰至于大岳皆謂霍大山是也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當以嶽山爲中嶽嶽山即禹貢岍山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亦專稱嶽也嶽山之爲中嶽不過以爲王畿之鎭而華山仍爲西嶽乃西方諸侯朝覲之所與東岱南衡一例若以嶽山爲西嶽則此

山逼近西戎與華山相去幾及千里又在鎬京之西苟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云仍朝於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矣爾雅九州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爲殷制矣其篇首云河南華者釋周之五嶽而殷之五嶽載於篇末蓋此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邵氏以嶽山爲西嶽華山爲中嶽尚非確解又謂爾雅篇末之五嶽爲漢人附益豈其然乎承珙謂虞夏之時嵩高謂之外方本不在五嶽之內則其時中嶽爲霍大山可無疑義爾雅前一條竝無嶽名第紀

江河東西南北之名山耳職方亦但記九州之鎭山竝未明指何山爲嶽鄭注大司樂以四鎭五嶽連文適與職方九州之山數足相當而職方五州之山又與爾雅河西華等相同故牽配二文爲注其實周以岍山爲嶽經典竝無明證爾雅末條所言五嶽自是殷都豫州始以嵩高爲中嶽周公營建洛邑亦在豫州故仍殷制亦當以嵩高爲中嶽嵩高又名大室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別大室於四嶽可知嵩高爲周之中嶽矣爾雅末條專釋殷周之五嶽唐虞之制本非所言史記尚書大傳及公羊何注幷謂唐虞卽以嵩高爲中嶽孔氏詩疏從之誤矣至嵩山古本作崇山周語神降于崇山韋注嵩古通用崇是唐虞之外方殷周或謂之崇山或謂之大室爾雅當本作崇山爲中嶽漢時始改名嵩高寫爾雅者從而易之其實崇嵩本一字也若詩之嵩高雖嶽但指四嶽而言應劭風俗通始以詩嵩高爲指中嶽耳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榦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榦之臣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正義曰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

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承珙案鄭君禮注蓋出三家詩後漢書劉陶云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實榦周邦此皆以甫爲仲山甫范傳嚴緝仍主禮注困學紀聞駁之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傳箋好奇之過也呂記曰申甫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承珙謂首章甫申皆指其先世言之曰維周之翰曰于蕃于宣皆述其先世之功次章乃入

申伯其曰王纘之事言王使繼其先世之事七章曰戎有良翰正應此維周之翰八章曰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正應此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皆所謂纘事也傳於首章但以甫申爲國名而不著其人可見毛意秖統言其先世兼及甫者以其同出四嶽而又皆有賢臣耳若首章之申卽指申伯則甫矦當亦同時不應遠舉穆王時人而與之並論矣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于往于於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矦伯故云然正義曰申伯國本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許氏名物鈔曰史記謂四嶽佐禹有功虞

夏之際或封於申然則申國固非宣王始封之也謝非申國之舊宣王改封申伯於此申之舊國莫可考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承珙案此說本林之奇然申謝本二地前漢志申國在南陽宛縣續漢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鄭語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史伯曰惟謝郟之閒是易取也注謝申伯之國今在南陽郟南謝北虢鄶在焉蓋惟謝西之地甚廣而與申相近故令就申改邑於謝當以形勢便宜之故許氏謂申伯舊封無考因改封而謝地亦得申名非也

惠氏古義曰謝王符引作序（潛夫論志氏姓）云申地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是式王逸注楚辭七諫荆文寤而徐亾云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旣入于徐案古豫謝字通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讀如成周宣謝之謝今文豫或作序聲之近也故王符引作序豫讀爲舒舒讀爲徐故王逸又作徐承珙案徐亦謝音之轉謝自在南陽王叔師以爲彭城之徐誤矣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傳召伯召公也箋云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正義曰封諸矦者當卽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爲築城邑然後遣之

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承珙案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矦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此正與定申伯之宅同義左傳（定四年）聃季授土康叔授民可見古者建國親矦自有王朝遣官度地定居之制定申伯之宅亦不過定其所居耳箋充之言似非經旨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也箋云庸勞也今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正義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箋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

勞不安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承珙案因謝人以
作庸者卽謂用謝人築謝邑如召誥云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也此章是方作下章有俶其城乃既成耳朱子語類或
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爲諸侯築城苔曰封諸
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
也是勞擾此不可曉承珙謂謝民築城古人恐無此法黍
苗言召伯營謝固與崧高相表裏然黍苗序言刺卿士不
能行召伯之職夫召伯之職豈止于營謝一事邪蓋召穆
公以上公爲二伯時或巡省南國因有營謝之事故黍苗
後二章並陳其功以刺當時卿士不能爲王布恩澤而成

事業耳所云車輦徒御自是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之常非
謂以周人而築謝邑也烝民仲山甫城齊而曰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傳云言述職也可見仲山甫是爲王卿士職當
晩省諸侯此行亦是述其卿士之職而因使之城齊與召
伯城謝事正同所云四牡征夫亦卿行旅從之義非用征
夫城齊也然則以作爾庸毛訓庸爲城謂因謝地之人營
築城邑正見因地制宜不煩調遣勞民之意箋易傳訓勞
申伯之勞何必因謝人而始章顯乎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
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曰
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易傳孫毓云特言賜之以
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
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汪氏
異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以鎭圭言也然命圭
亦得通謂介圭說文玠大圭也周書曰稱奉介圭是也傳
訓寶爲瑞謂命圭也若鎭圭天子所守宣王安得以錫申
伯諸侯玉瑞須自王朝故曰命圭聘禮記曰圭璋璧琮凡
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命圭何嘗不可以言寶此與
韓奕介圭皆傳義爲正承珙案韓奕言以介圭入覲尢不
得謂非諸侯之命圭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服衮而朝介圭

作瑞文選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此皆從毛訓寶爲
瑞則介圭自當爲命圭東萊謂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天子
尺有二寸之介圭是也

往近王舅傳近巳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臧
氏經義雜記曰案近乃迉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迉古之
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又丌讀
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子亦作彼其之子詩以迉字聲
與記其同故借用之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巳
則音以基古巳己迉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歎而送之往去
巳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

與之相近故轉爲巳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巳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辺矣段氏詩經小學云己與忌同大叔于田傳云忌辭也此傳謂辺者己之假借箋申之曰己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王風彼其之子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箋曰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蓋其忌記己辺五字同詞之助也己作戊己字今本毛詩此及王鄭風作巳止字誤又鄭釋毛云己辭也今本仍作近誤經傳辺誤作近則自唐然矣惟宋廖氏本作辺承珙案臧說是也段氏謂箋當作己辭也乃戊己之己不作巳止之巳此說非是傳釋辺爲巳是往辺王舅卽往巳王舅猶洛誥云

予往巳也鄭恐人不明辺字訓巳之義故謂經辺字爲語辭也又古人於巳午之巳巳止之巳人己之己讀聲皆相近故毛以辺爲巳鄭讀巳如記未必如後人分巳午爲詳里切巳止爲羊里切人己爲居擬切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箋云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朱氏公遷曰上言徹土田是井其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爲餱糧而供一時之用耳承珙案徹土疆與徹土田自是二事鄭以上言土田故云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言土疆則申畫郊圻經理疆場之事故云治土界之所至正爲下峙粻速行豫起地官遺人所掌道路之委積自廬至市皆由國中以達於四境其備峙供具自在疆域既定之後申國境內之委積亦當取其本國之所出虞東學詩謂遺人所言皆王國爲之整備駁箋以峙糧爲申伯舍宿之須爲非是如此則峙粻速行與上徹土疆句全不相涉無此文義矣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正義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

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承珙案此章言誦又言詩又言風三者有別誦者可歌之名周禮大司樂注以聲節之曰誦禮記文王世子注誦謂歌樂也蓋三百篇皆可爲工師之誦故節南山亦云家父作誦是統言之則美惡不嫌同辭也詩則其本篇之詞風則其詞中之意烝民穆如清風卽此風也肆爲長者說文肆極陳也从長隶聲極陳卽長之義故其字从長肆好者謂其意思深長也以贈申伯傳贈增也箋云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釋文云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竝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正義曰鄭唯贈送一字別臧

氏玉林曰宋箋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意非訓贈爲送正義亦誤以鄭訓贈爲送與陸同今徐鉉本說文贈玩好相送也此當是後人私改宋藏寫本徐鍇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承珙案贈从曾聲說文會下云从曾省曾益也送遺是增益之事故贈當兼增送二義如賸字下云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增其本義送其引申之義也秦風渭陽何以贈之傳贈送也彼但言車馬故取玩好相送之訓此云作誦以贈有增益德美之義當以崔本爲正臧氏謂箋送之不解贈字亦爲得之韓奕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宋贈厚當作增厚此箋亦以贈兼送增二義

烝民

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稽古編曰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言徂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其德三章言其職四五六章備言其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出政能稱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任以致中興不言可知矣蓋與崧高詩同是贈行而體製既殊意義亦別申伯之職以藩翰爲重故首章既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復卷卷望其遄歸二詩旨趣各有在也崧高序云建國親矣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允矣承珙案仲山甫之出使毛傳明言述職則詩中所言將命賦政百辟式四方發皆其所任之事城齊特其一端耳故至後二章始言之序竝不及城齊一語從可知矣後之說詩者謂王命山甫城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似全詩專爲城齊一事殊於經序不合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傳烝衆物事則法箋云天之生衆民

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承珙案正義謂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爲二五性法五行六情法六氣或疑箋與傳異其實非也孟子引此詩而述孔子之言曰故有物必有則是謂則從物生已爲定解毛傳簡質但訓物爲事則爲法當亦謂有事必有法事卽洪範五事之事貌言視聽思所謂事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法也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而五行所包甚廣唐志所云行於四時爲五氣德秉於人爲五常皆是故鄭以有物爲五常之性而必曰五行者以經言物者謂物象五行乃物象也其云情有所法者謂喜怒哀樂好惡之

情出於五常之性性爲物情以法性故爲則也疏謂六情法六氣者六氣亦不外五行左傳昭二十五年子大叔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蓋由五行而有六氣洪範八庶徵正義謂雨暘燠寒風五氣與昭元年左傳陰陽風雨晦明六氣相較雨暘風文與彼同晦卽寒明卽燠鄭注尚書本五行傳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惟六氣之陰屬天不在五行之內是則六氣亦本五行六情之法六氣亦卽是法五行其理皆相通貫非是物有象情有法各不相涉也箋廣申傳義疏又博證箋文故不云箋與傳異趙注孟子云言天

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考韓詩外傳云民之秉德以則天也趙注蓋本於此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亦如箋物象之說謂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卽象天之木金水火土故以性屬天以六情法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故知毛韓鄭趙諸說皆與孔子釋詩之旨趣不相悖也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晉灼皆以此爲韓詩之誤潛夫論志氏姓以仲山爲慶姓與韓詩同水經瓠子水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仲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据郭緣生述征記仲山夫人爲堯妃見漢建甯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洪氏隸釋載漢威宗永康元年所立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亾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爲此以仲山甫封齊雖同韓詩而又以爲周之苗裔則與異姓之說不合通志氏族略謂周大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爲周宣王卿士食采于樊曰樊侯因邑命氏路史中樊國遂兩見一以爲泰伯仲雍後一以爲慶姓更屬漫無折衷

惟唐權德輿集有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考史記魯世家獻公子眞公濞立三十年卒弟武公敖立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欲立戲樊仲甫諫不聽戲立九年括之子伯御攻殺戲而自立周宣王伐魯殺伯御問誰可爲魯後者樊穆仲舉戲弟稱以對是爲孝公覩仲山甫於魯事始終相涉則權氏以爲獻公之子者似爲近之

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又後漢書樊宏傳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章懷注云樊

今襄州安養縣又引水經注樊氏陂謂在鄧州新野縣承
珙案山甫所封在南陽者左傳所謂晉啓南陽高誘注呂
覽云襄王賜晉南陽之地本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
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今懷慶府修武縣）若襄鄧之閒則水經
淯水注云宛城故申伯之都秦以此地為南陽劉善曰在
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為名者也水經又云朝水支分
東北為樊氏陂者或山甫後人所居續漢書曰仲山甫封
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是也章懷以山甫所
封之樊卽在襄州誤矣

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

惠氏古義曰說文引詩作詁訓云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
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爾雅釋詁釋訓
樊孫本作釋故釋訓藝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
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
之遺典也孔穎達以為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
典何其繆歟說文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段注云故言舊
言也訓者說教也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之謂詁
詩曰詁訓四字當作詩曰告之詁言抑篇毛傳曰詁言古
之善言也毛以古釋詁正同許以故釋詁承珙案說文當
是詁訓（逗）故言也（句）訓字連詁讀如偓連佺參連商鶴連
鳴于九皋之例詩曰詁訓葢脫是式二字必三家詩有作
詁訓者許以故言釋之毛詩自作古訓傳以故釋古以道
釋訓道卽言也抑傳云詁言古之善言也此云古故者是
以古為詁之假借故詁訓傳作故訓傳而章句有故言訓
道之道當如字讀釋文音導正義又以為故舊之道皆非
也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傳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
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
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正義曰上句云
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

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卽今
之納言也又引周禮大宰職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歲終則
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以為
冢宰出納王命之證承珙案舜典命龍作納言正義卽引
此詩仲山甫王之喉舌為證與詩疏異要當以詩疏為正
北堂書鈔引尚書注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此舉漢
法以況葢秦于禁中置尚書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因之漢
官解詁曰尚書出納詔命齊衆喉舌後漢書李固傳今陛
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
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此卽引用詩文似以烝民所

言卽漢制尚書之職然秦漢尚書秩卑可以例書之納言
不可以當詩之喉舌毛以喉舌爲冢宰自以式百辟保王
躬皆上卿之事與後世納言之官不同後漢書注引春秋
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
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尊宣君命喻
於人此所言與毛傳冢宰義近續漢書百官志少府屬有
尚書令一六百石承秦所置注引荀綽百官表注云唐虞
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此亦誤以詩之出
納王命與書之納言合而爲一者也

德輶如毛箋云輶輕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

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何氏
古義曰天則無形不可控執豪釐之差千里之繆詩意言
其微而難舉而舊說相承皆以爲輕而易舉非也鄧元錫
云夫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入微難烝民具有之
而鮮克舉之承珙案荀子彊國篇云財物貨寶以大爲重
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引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毛公於此二句雖無傳觀下文愛莫助之訓愛爲隱
是謂其德深遠而隱莫有能助之者可知毛用師說亦必
以毛爲微與鄭義不同中庸言毛猶有倫而推之於無聲
無臭亦是言其微非言其輕也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
爲也我吉甫自我也釋文儀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
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阮氏挍勘
記曰據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爲儀之假
借耳未嘗改爲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汪氏異義曰
傳訓義爲宜當謂德輕而民莫舉我宜謀自舉之而亦不
能惟仲山甫克舉此德承珙案傳意似當謂德之精微民
鮮能舉我以事物之宜圖度之惟仲山甫所行無弗合者
故知其能舉也

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傳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

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黃氏日
鈔云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云衮雖
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蓋謂是也此言衮者人臣之極常闕之而不補維仲山甫
加賜而得之是當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何氏古義曰後
漢書蔡茂在廣陵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
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
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
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
闕君其補之旬日而賀徵爲此引詩與毛鄭異然補爲完

衣之義乃蒙上衮衣而言從左傳補過之說於義爲允承珙案左傳晉靈公不君士季引此詩而釋之曰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此解正毛鄭所本後漢書楊賜傳故司空賜五登衮職法眞傳同郡田羽薦之曰願聖朝就加衮職葢漢人多以衮職爲三公之稱然此詩衮職自當指王家語成王冠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亦是謂王爲衮職也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葢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

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虔東學詩曰城齊之故史記與毛傳不合集傳通其說謂徙於先而城於後理或有之顧何以至是始城則竊有說焉考史記齊國本封營邱至胡公始徙薄姑獻公殺胡公而徙臨菑則夷王時也再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入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築城之命疑在斯時葢出定齊亂也置君戮叛之事疑出山甫方略史失紀耳吉甫之意則謂山甫以盛德輔天子宜令朝夕在側今以齊亂之故遂命東行故以邦國若否明哲保身爲言而繼以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若逆知其措置之必出於此可以坐定反側但得畢事早歸以左右天子則山甫之心而吉甫所歌以慰之者也不然則詩所云云義何歸著邪承珙案虔東此說本之王氏總聞毛傳祇言因逼隘而遷似不關於定亂且似其時方去薄姑遷臨菑亦無先徙後城之意疏謂毛去古未遠有所依約而言是也史記年表齊文公立于宣王十二年而竹書云宣王七年命樊矦仲山甫城齊則其時齊尚未亂總之古籍參差其事與時殆難以鑿指也

仲山甫封齊之說不獨見漢書杜欽傳潛夫論三式篇云

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云云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仲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王符此說當亦本韓詩史記周本記正義引括地志漢樊縣城在兖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此亦因韓詩而附會者然經文明言城彼東方又曰徂齊曰遄歸其非山甫受封自城灼然可知不知韓詩何以有此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傳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爾雅釋詁齊疾也郭注詩曰仲

山甫徂齊承珙案郭意似謂仲山甫往行之疾則不以齊爲齊國始亦出三家詩謂樊仲就封而往然又與遄歸意不合若謂歸卽謝于誠歸之歸但既曰往疾又曰遄歸複臺不成文義此毛詩所以獨勝三家也

韓奕

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朱氏通義曰集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引禮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聽命天子毛鄭諸家都無此說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知是修常朝之禮又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知是命爲侯伯周禮正北曰幷州蓋爲幷州牧兼領諸夷部也承珙案經解鉤

沈引白虎通義爵篇所稱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云云以爲是韓奕之傳不知瞻彼洛矣韎韐有奭鄭箋有世子除喪服士服而來之說正本韓詩白虎通義此篇亦惟引韎韐有奭竝無韓奕明文何得附會以爲韓侯受命之解乎

箋云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自王肅以末章燕師所完爲北燕國且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釋文及水經注其說本潛夫論志氏姓云韓侯其國近燕此或出於三家困學紀聞謂詩有奄受北國當以肅說爲長後人因謂今韓城縣漢之夏陽古稱少梁非韓侯國韓國在今順天府固安縣地秦晉所戰之韓原在今解州府芮城縣郡國志所謂河東河北縣有韓亭者鄭既誤以韓國在夏陽又誤以晉武子所封之韓卽古韓國承珙案此皆非也詩首言奕奕梁山自必標舉其最高大之山足以爲鎮者禹貢之梁山漢志以爲在夏陽西北爾雅梁山晉望也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公羊傳云梁山河上之山也穀梁傳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此其高大可知蓋是山綿亙百里今自郃陽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是傳

釋維禹甸之云禹治梁山除水災明用禹貢治梁之文尚得謂非夏陽之梁山乎周之韓國自當在梁山左右或其境跨河之東故河東河北縣有韓亭僖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亦云韓國在河東界迨其後俱入於晉故梁山爲晉望而又以封武子於韓原耳此則以箋說按之諸書皆無不合者燕師所完卽以爲平安時衆民所築何不可者若水經聖水逕韓城東注云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元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言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非也道元此注似幷以鄭箋

亦謂古韓國在涿郡與王肅同姝爲混繆顧氏日知錄又據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又水經濕水注云逕良鄉縣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以爲燕地有梁山之證然梁山韓城之在燕者於經無所見而韓地屢見於春秋傳者自應是武穆所封之國馮翊梁山爲大河所經禹功於此必多爾雅專釋詩書於五嶽外特舉梁山晉望亦必爲詩而設水經鮑邱水下雖云高梁山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幷引范靖碑登梁山以觀源流之語但此梁山未必爲禹跡所經且竝非九州大山更未必爲詩人所標舉何氏古義曰方城乃今順天府固安縣地然去梁

山遠矣李氏謂恐是方城縣相近梁門界上之山姝屬牽附愚意寒號自是本名其後改寒號爲韓矦者王肅緣此詩有燕師所完一語而誤而酈道元又爲肅所誤也承珙又案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矦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衞滿所伐遷居海中觀王符之言似宣王時別有韓矦非武王子所封之韓國又以其後居海中似卽漢晉時三韓之屬此爲王肅北燕之說所本要與毛傳韓矦先祖爲武王之子者不合故此詩仍當以毛鄭爲正王肅酈元之說不足信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矦受命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矦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矦伯也嚴緝曰功莫大于禹詩人美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之皇王維辟以武王配禹也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配禹語勢略同孔氏述毛以爲美韓矦能述禹之功則非其倫矣承珙案箋云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矦受王命爲諸矦此疏乃以鄭義述毛耳商頌殷武云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此不過謂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矦之國乃定昭元年左傳劉

定公謂趙孟亦有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吾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之語然此詩主美宣王能錫命諸矦不重諸矦能貢獻天子故毛傳以禹與宣王竝稱卽此足見毛公說詩一依序義不得謂序爲毛所未見也

虔共爾位傳虔固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正義曰虔固共執皆釋詁文承珙案位何以言執執者不失之謂左傳云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矦是也箋於抑之克共明刑長發之有虔秉鉞皆從傳訓執訓固此箋云古恭字或作共者解經仍從傳義但以古字可通存此別解如周禮注廉辨或爲廉端棘門或爲材門之類惟共若

作恭則虔亦當訓敬不得仍爲固義鄭不爲虔改訓者是其意不欲易傳可知正義云鄭唯以共爲恭敬爲異又云鄭以恭字義強故易傳非箋意也

淑旂綏章傳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箋云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正義申毛云綏大綏者王制天子殺下大綏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又申鄭云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承

珙桊旌旂本有貴賤之辨大綏注於竿首故可以爲表章若登車之綏雖以采絲爲之無所爲表章也且此章每句各言一物不相錯雜如淑旂綏章旂飾也簟茀錯衡車飾也元袞赤舄服飾也鉤膺鏤鍚馬飾也鞹鞃淺幭則專言車之軾鞗革金厄則專言馬之轡皆無一字旁及若淑旂爲交龍之旂而綏章又爲登車之綏則詞意錯雜與下各句文例不畫一故知傳義爲長

鞗革金厄傳厄烏蠋也箋云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槅大車軛也軛轅前也軥軛下曲者小爾雅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當作衡扼上也扼下者謂之烏啄按此詩作厄者軛之假借傳厄烏蠋也卽小爾雅之烏啄釋文蠋沈音畫是沈重讀不濡其蠋之蠋陸氏雖誤引爾雅而云蠋爾雅作蝎是陸本尚未譌爲蝎也鞹以爲鞃鞹以爲幦鞗以飾勒金以飾軛本四事鄭不信毛說合鞗革金厄爲一事正義乃以蠋譌蝎其說致爲無理爾雅蚅蝸蠋字皆從虫與毛傳厄烏蠋奚翅風馬牛不相及陸孔之牽合誤甚承珙桊衡爲轅前橫木上平謂之衡其下爲兩均駕服馬之頸者周禮謂之鬲左傳謂之軥小爾雅謂之烏啄是則就橫木爲之不當謂之金厄惟釋器云載轡謂之轙郭注車軛上環轡所貫也說文轙車衡載轡

者葢四馬八轡除驂馬內轡納於軾前之觼在手者惟六轡驂馬外復有游環與服馬四轡同在軛者皆有環以約之說文搹把也或作扼卽今之厄字又從扼省是扼爲把約之義衡下之軛名烏啄者取把約馬頸爲名此金厄連鞗革爲文自當爲約轡之環士喪禮苴絰大鬲喪服作搹注云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戴氏東原曰葢兩指搤合如環謂之搹因以爲環名是也以其在軛上而用金爲環故謂之金厄毛曰烏蠋者以環之約轡亦如烏咮之嗛物其實與衡下烏啄名同而物異箋以傳但言其名故復詳其物耳非傳謂衡軛箋謂轡環也

出宿于屠傳屠地名也困學紀聞曰滿水李氏以爲同州鄜谷按說文有左馮翊鄜陽亭段氏說文注集韻類篇引作左馮翊郃陽亭謂郃陽縣之鄜亭也各本說文作鄜陽亭誤季氏詩解頤曰同州鄜谷似太遠或以爲屠杜古通卽鄠縣之杜陵則在鎬南非適韓之道當更詳之顧氏方輿紀要作荼谷渡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東承珙案周都鎬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同州在今長安縣東北二三百里郃陽又在同州東北百餘里鄭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則屠必非郃陽之鄜亭可知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文王武王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此卽漢之杜陵在周鎬京之東南古字屠

杜通韓侯出宿自當在此雖韓國在周之東北然祖餞出宿或因道里所便不必往北方者定出國之北門而餞宿也無庸以鎬在杜南爲疑

顯父餞之傳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顯父周之卿士也今本作周之公卿據疏當作卿士 正義曰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又云諸侯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承珙案毛意以古無氏顯者故知不同蹶父之蹶爲氏而以爲有顯德者如酒誥圻父宏父之類古人自有此稱謂然又知不同程伯休父之爲字者以言字則是一人下文淸酒百壺籩豆有且皆言其多則餞送者必非僅一人故知顯父是泛言有顯德者箋云周之卿士則專指一人而無解於淸酒籩豆之多故以侯氏燕胥爲諸侯在京師未去者皆來相與燕然覲禮侯氏皮弁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賈疏云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此詩侯氏與彼同亦當指韓侯一身餞送必皆王臣未有命來朝之諸侯相與燕餞諸侯者也毛於侯氏雖無傳正未必同鄭意耳

其殽維何維筍及蒲傳殽菜殽也正義曰殽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殽故云殽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

葅也若平常殽亦兼肉故周易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餗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葅是葅有筍有蒲也說文鬻鼎實維葦及蒲陳留謂鍵爲鬻从鬻速聲餗鬻或从食束段注云此當云鼎實也詩云其鬻維何維葦及蒲按詩其殽維何炰鼈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其殽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毛曰殽菜殽也菜殽對肉殽而言凡禮經之藿苦薇昬義之蘋藻二南之荇皆是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葅皆主謂生物實于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熟物實于鼎者陳留謂鍵爲鬻者周易馬注餗鍵也按鼎中有肉有菜有米以米和羹曰糜糜者

饎之類古訓或舉粢爲言或舉米爲言故許不以陳𩛞語
爲別一義也承珙案正義引陸疏食筍與蒲之法皆謂爲
菹則是豆實矣賓之初筵傳殽豆實也此承上文籩豆有
旅而言此傳不用爾雅粢謂之䬸而云粢殽者自對上文
肉殽言之特牲饋食禮注云凡骨有肉曰殽蔡邕注典引
云肉曰殽廣雅肴肉也是肉謂之殽故以粢芼肉謂之粢
殽耳說文鬻又作餗易鼎九三覆公餗博古圖有宋公䜌
餗鼎郭璞山海經圖讚赫赫三事鑒于覆餗是鬻餗䬸三
字同毛以䬸爲粢殽是謂鼎實與許義合又鄭司農注醢
人云糝食粢餗蒸後鄭不從引內則糝取牛羊豕之肉與

稻米正義曰易鼎卦鄭注云糝謂之餗筍者餗之粢也是
八珍之食案膳夫注八珍取肝膋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入
八珍中者以其糝若有粢則入八珍不須肝膋若糝無粢
則入羞豆此文所引是也據此是肉和粢者謂之餗爲鼎
實肉和米者謂之糝爲豆實糝亦謂之餗者卽許所稱陳
𩛞謂鬻爲饎歟要之皆非生菹可知說文筍作䈌者釋文
筍字或作笋爾雅蒤笋樊光本笋作䈌說文䈌讀若威皆
其聲例也
籩豆有且箋云且多貌釋文且子餘反又七救反正義曰
以配百壺故知且爲多貌阮氏揅經室文集曰且有包含
大多之意故說文訓咀爲含味苴麻子包多子者禮記苞
苴此詁亦近也承珙案召閔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草也
孟子驅蛇龍而放之菹趙注菹澤生草者也今靑州謂澤
有草者爲菹管子苴多𦡱䒾注云苴謂草之翳薈是則菹
苴皆草多之謂亦從且聲得義也
汾王之甥傳汾大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
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
之子爲甥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
作者當舉其實不空漫言大王王肅雖申毛以汾爲大其
意亦爲厲王之甥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若是宣王之

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空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
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汪氏異
義曰傳箋之釋汾字雖異其以爲厲王則同厲爲惡諡故
詩人避稱汾王若因流彘而稱汾王則詩人頌美宣王不
空以是爲稱似當以傳大義爲是又箋云姊妹之子爲甥
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
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疏以箋語
爲釋親文蓋以義而言非爾雅有此成文承珙案齊風猗
嗟箋亦云姊妹之子曰甥正義以爲釋親文其引孫毓亦
以爲爾雅之明義疑爾雅本有此文後以傳寫脫之但猗

嗟傳云外孫曰甥則此汾王之甥毛意當爲厲王之外孫
而箋則以爲厲王姊妹之子其意不同耳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
以其伯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
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
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
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
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
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
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

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
正義曰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
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此言蠻服謂蠻夷
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鎭服非周禮之蠻服也知追貊
戎狄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蠻貊之邦魯頌淮夷蠻
貊是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夏官職方
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言追
貊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
方掌四夷九貊鄭志荅趙商云九貊卽九夷也又秋官貊
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
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
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
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承珙案角弓如蠻如髦傳云蠻
南蠻也自以對髦爲西夷故言南蠻此以百蠻爲蠻服之
百國則是謂九州之外皆百蠻之地周語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韋昭注以要服當周禮蠻服以荒服當夷鎭蕃三服
禹貢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卽周鎭蕃之地世一見之
國故要服曰蠻荒服亦曰蠻此詩言北國而曰百蠻者史
記匈奴傳居于北蠻王褎四子講德論匈奴者百蠻之最
强者是也抑用逷蠻方箋云蠻方蠻畿之外益亦謂九州

之外通爲蠻地耳追於經傳無考陸堂詩學謂追同堆若
匈奴傳之白龍堆夷人累土以爲保障者恐未必然貊說
文云北方貉豸種也漢書高帝紀有北貉戰國策蘇秦說
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此可見貉地亙
秦之北周都雍州貊正爲其北面之國鄭志荅趙商九貊
在東方此據漢時言之故此箋亦云其後追貊稍稍東遷
耳正義謂貊本東夷而分居於北至魯僖公時貊又近魯
不知魯頌淮夷蠻貊傳本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非謂此
時貊在東方也
獻其貔皮傳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釋

文貔本亦作豼卽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爾雅貔白狐其子豰郭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牧誓如虎如貔某氏傳曰貔執夷虎屬也鄭注云其威當如獸之攫搏也貔一名豹虎類也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注貔貅亦摯獸也說文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段注云方言貔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貅云云此貍也非貔也毛傳尚書傳則皆貔之本義承珙案此說是也其下又云說文豹屬當作貍屬許以貍屬爲貔本義以猛獸爲詩書之貔此則非是說文貔出貉國正用毛傳追貊貢貔皮之義

爾雅疏引字林亦云貔豹屬字林多本說文則許書豹屬必非貍屬之誤竊謂說文當作貔豹屬猛獸也（三字卽用毛傳）出貉國卽引詩獻其貔皮以證又引書如虎如貔者以其與虎對文可爲豹屬之證今本貔猛獸三字在引書之後乃脫於上而衍於下耳秋官貊隸掌與獸言可知貊地多獸鄭注謂貊隸征東北夷所獲亦據漢時貊在東北耳

江漢

序云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姜氏廣義曰黃櫄云江漢一詩乃召公旋師奏凱之日論功行賞之時所作也按史記於宣王北伐南征事皆失載鄒忠允引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以爲一時並出此不然也用兵次第詩明言之先命尹吉甫征玁狁次命方叔征荆蠻故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次則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江漢楚界舟師自江漢入知已在平荆楚之後也又次則王親將以伐淮北陳氏埴云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揚州有夷則在淮南陳氏鵬飛云以地理考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按征淮南之夷不言淮浦征淮北不言江漢可知其地隔遠

徐夷之聯結叛國在淮北而不在淮南故征淮南之夷江漢諸國可爲王師之助而不憂淮北諸夷爲淮南之援也常武自在江漢之後竹書以爲一時並舉非也承珙案江漢常武二詩其先後正當如今詩次第江漢王不親行常武則王親行詩文亦明白可據鄭江漢箋云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卒疏謂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後儒因謂常武王自將六師江漢乃命召公徵兵江漢以行故以爲一時並發不知江漢之詩自是王命召虎平淮南由江漢進兵因以爲異耳三章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此古人倒裝語謂王命召虎

由江漢之滸進而式闢四方耳非謂王在江漢之水涯命之也但必由江漢進兵者意其時淮北徐戎未服故不能由豫兗之境渡淮而南必至揚州之廬江左右而後可以東行至淮也以此知常武伐徐當在江漢平淮之後劉汝楨謂二事同時竝舉斯不然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傳浮浮衆彊皃滔滔廣大皃孔氏覃軒曰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蓋滔滔洸洸皆形容水之辭因推原詩意是欲以江漢比武夫也承珙案此詩傳不言興嚴緝始以為興今案傳釋浮浮滔滔實似互

文見意故李解引王氏以江漢浮浮譬廣而流行孔氏此解允合於比顯興隱之旨又呂記謂江漢合流去淮夷絶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此泥於後來以大別在漢陽為江漢合流之處而不知古之江漢合處在安豐也又林之竒云古者畿兵不出調兵諸侯則常武之整我六師又將何以解之

淮夷來求箋云主為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淮夷來鋪傳鋪病也箋云主為亦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正義曰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痡音義同承珙案文十二年左傳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宣十二年傳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此求字之義也傳以鋪為痡之假借來鋪者謂來討而病之或疑三章匪疚匪棘訓病此不宜言病故以鋪為陳謂來陳其師旅不知匪疚匪棘承上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而言蓋旣平淮夷之亂因而闢地治疆恐致病民故曰匪疚與此病淮夷之義不同也

來旬來宣傳旬徧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正義曰旬徧釋言文彼旬作徇音義同毛旣以旬為徧則宜不復為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又申鄭云上言經營四方又言于疆

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今王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汪氏異義曰傳義亦統上二事來旬正謂經營四方故訓旬為徧言悉經營之也上言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則于疆于理正經界修分理而宣布王命在其中矣傳義殆不可易且旬與營為字不類聲亦有異箋改旬為營蓋以意改耳又釋文云來毛如字鄭音賚陸意謂毛不以來為勤與來求來鋪同然此為叙功之辭疏從箋申傳得之承珙案桑柔傳旬言陰均也均與徧義相成鴻鴈傳宣示也此來宣毛意亦當為示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所以宣

示王之德意也汪氏申傳固當而謂旬之與營箋以意改考周禮均人鄭注旬讀爲營營原隰之營正月詩憂心惸惸釋文惸又作煢古文旬字从勹从日作匀說文丢部赹讀若煢是从勹从幺之字形聲有相通者未可謂鄭以意改也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傳似嗣箋云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承珙案韓詩外傳云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此所引傳又在韓嬰之前如喪服傳中引傳之例其曰予小子正釋此詩二句是予小子爲王自謙之詞言女無

以予小子不足繼文武之業女當勉嗣女祖康公之功也如此解經似較箋爲勝

肇敏戎公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承珙案爾雅肇謀也郭注以爲未詳失檢此傳耳蘇傳李解則訓肇爲開呂記嚴緝又改訓始然上句方言嗣康公之功不應下文言始言開釋文引韓詩云肇長也此似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爲長不見所出後漢書宋漢周舉卒後詔令會葬賜錢皆引詩肇敏戎功功與公同用錫爾祉章懷注竝用毛傳訓肇爲謀此自謂朝廷圖謀其有敏大之功故錫以祉福斷非謂

其始有此功及長有此功謀功者猶言計功也謀而錫之故非濫賞傳義不可易也又箋訓戎爲女謂謀女之事乃有敏德則經文當作肇戎功敏其說尤不可通矣

秬鬯一卣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正義曰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又申鄭云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卽名鬯也知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

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焦氏補疏曰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鬯與薰蘭竝言是爲香草名又引禮緯云鬯草生庭鬯之爲草其來舊矣傳云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爲鬱金草也鄭康成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也宜以和鬯注鬯人云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合之此箋皆以鬱爲草名鬯爲酒名蓋以郊特牲云鬱合鬯

又周禮鬱人別於鬯人故也因爲通考之雜記云暢臼以枸杵以梧暢卽鬯臼杵擣築之器冠以鬯字則鬯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春秋繁露執贄篇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傳以築煮合而鬱之爲鬯亦非以鬯卽是草名正以百草之英爲說也而祼將于京傳云祼灌鬯也黃流在中傳云流鬯也是又以鬯爲酒矣鄭氏以秬鬯爲無鬱之酒而鬯人共釁鬯注又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疏云此鬯

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是亦以鬯爲兼鬱矣因以經文考之鬯人大喪共鬯以沃尸王齊共秬鬯以給淬浴斷無以酒浴者又臨弔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也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注引郊特牲汁獻涚于醆酒彼注云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當讀爲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酒也葢鬱爲香草名擣煮合而釀成之謂之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擣以爲佩俗稱爲香料卽此鬯之遺制也用於祼則和醆酒而泲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被之鬯人泛掌諸鬯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爲香草者從其本也承珙案傳兩鬯字義微不同鬯香草也謂此草本名爲鬯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則謂草合黍米鬱而成爲鬯此鬯字已兼酒言之故文王傳以祼爲灌鬯旱麓傳以流爲流鬯未嘗不謂酒爲鬯也但鄭注禮必謂和鬱者名鬱鬯未和者名秬鬯則不然稽古編曰周禮鬱人鬯人則秬鬯鬱鬯似有未和已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槪以未和鬱解之則非是承珙謂不特此也經傳中有單言鬯無單言秬者正以鬯是香草所釀與尋常秬黍釀

酒不同言鬯則秬從可知言秬不足以該鬯故也傳云合而鬱之本不以鬱爲草名卽鬱人有和鬱鬯之文似謂調和所鬱之鬯鬱者積也幽也竝非以鬱爲草名鬯爲秬酒說文鬯以𪍾釀鬱艸芬香攸服以降神也此指黍與草合釀之酒言之鬱艸者似亦謂所鬱之艸鬱下云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今本築上有爲字似以築爲貫葉之名鄭司農鬱人注同皆衍字也覩肆師注築香草煮以爲鬯可知築爲擣築鄭許說皆同毛然則芳草也三字讀連篆文或重鬱字葢築煮乃有鬱名非其草本名鬱也其下又云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此則後鄭注所謂鬱金香草者

在說文乃別一義似非三代所有惟郊特牲鬱合鬯與蕭合黍稷文同當是以鬱爲草名鬯爲秬黍之酒鄭所用以注禮箋詩者惟依此耳其實草以鬯名取其芬芳條鬯因鬱而釀酒故草亦得鬱名因鬯在酒中故酒亦得鬯號義有相成故名多相借從其本則秬爲黑黍鬯爲香草鬱爲築煮之名自當以毛傳爲正也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稽古編曰岐下有周原周之名實昉于此故詩言周所以別于豐

鎬也嚴緝以周爲豐不過謂文王作豐當有其廟耳殊不知岐乃王跡所基周之別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況召公采邑亦在岐陽上文錫山土田正岐地也就彼錫命于理尤允承珙案豐有文王廟本馬鄭尚書洛誥嚴說固非無據但詩上文言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則以召康公事文武有功而受封今用其禮命召虎當於文武之廟命之不應獨命受命於文王之廟也

作召公考傳考成箋云作爲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作對成王命之辭承珙案據此則正義本箋當作對王命之成辭故其述毛云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又述鄭云謂對王命誓事成辭是也但以成爲成辭未免迂曲嚴緝云成者毁之對謂不毁墜康公之功范傳云此章言報君之事召虎何以報上惟荅揚王之休命作召公已成之事業是乃報上之實事業既成惟祝天子壽考萬年以享其成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明明天子以下則因以進戒耳二說似於文義較爲明順

常武

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

然承珙案詩中特立篇名者如雨無正酌賚般之類皆必有意義此詩以常武名篇序者以武不可常故以常德立武事解之可謂善於說經矣范氏補傳云召穆公之意謂德爲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盛美以滿宣王之欲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後之爲詞賦者竊取其義而學者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人之遺意也

又案此序並不言所伐以經文自明白也詩言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明是淮夷徐戎並有征伐之事淮夷者淮北之夷徐戎者徐州之戎也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是在周

初已朋比構難故此詩先言鋪敦淮濆截彼淮浦然後言濯征徐國箋云既服淮浦又以大征徐國是也鄒忠允謂江漢之淮夷兼指淮南淮北常武所云淮浦淮濆指所經歷及駐師之地未嘗指淮夷毛西河力主此說謂以江漢伐淮南之夷常武伐淮北之夷出朱傳肊說不知江漢疏已言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此言是也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此正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境者詩首章統言南國大章並言淮徐三章總言徐方徐方猶云冀方謂徐州境內戎夷皆在其中四章則言伐淮五章則言征徐

末章復總言徐方則徐州之戎夷皆服矣然則宣王此舉先淮夷而後徐戎其次第歷歷可見蓋曰徐土曰徐方者指徐州之境內言之曰淮浦曰淮濆者專指淮夷曰徐國者專指徐戎也箋疏已明無庸更爲異說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曰言王命南仲於大祖謂於大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大師謂命此皇父爲大師毛並見其文煩故以爲二人箋以王命卿士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箋義爲長承珙案文王宣王之時各有一南仲爲大將辨已見出車篇白虎通義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必于大祖班氏多取三家詩此引祭統證詩大祖意與毛同知傳義師承甚古也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

臣箋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正義曰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卽此亦爲之立三卿也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又申鄭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而無正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爲三卿故易傳也陸堂詩學曰鄭箋三農之事皆就其緒字義增出或云三事乃天地人之事兵家言也高庇之箴曰天有太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

諆則咨詢其義亦迂遠不如據十月兩無正直以三事爲三卿承珙案周禮祇言三農不言三事以三事爲官稱則詩書皆有明文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牧謂養民之官則農事就緒已在其中故傳意尤爲該括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宋吳才老明陳季立以業與作韻引漢書叙傳述武帝紀世宗曄曄思宏祖業疇咨熙載俊乂並作又述藝文志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爲證顧氏詩本音謂首二句無韻江氏愼修則謂入聲第四部與第八部無相通之字易林革之賁云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乃錯與作韻業字不入韻

班氏蓋誤讀此詩而強效之承珙案班書孔纂其業下又云纂詩刪書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乃以業鐸與業洽等部之字相閒遞用豈是誤讀詩音又易林鶩孱還怯如猬見鵲偃示怒腹不敢拒格又桑芳將落隕其黃葉亦以葉鐸葉恰遞用豈皆效詩爲之且首章起二句吳才老以士韻祖父諸家謂是散句無韻然僅止二句此章若業與作非韻則起三句皆散文不得以首章爲例也

匪紹匪遊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云紹緩也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又申鄭云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釋文紹徐云鄭人遥反緩也汪氏異義曰鄭讀紹爲弨故訓爲緩然古人設文正不若是之拘吉日既伯既禱一事也而兩言既亦將謂每者一義乎要之傳箋之義皆可通耳承珙案詩中如爰始爰謀謂於是始謀曰止曰時謂止居於是似此文例甚多皆非每者一義毛公善讀經文如式夷式已矦作矦祝之類皆以詩須四字成文不得不兩用助字準此推之江漢之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兩句上二字皆言安似非與匪遊匪舒相對卽謂匪安於遊止匪安於舒徐亦可匪疚

匪棘亦可謂非病之以急切之政至此章不留不處則箋云不久處於是亦以留處連言未嘗以各自言不遂爲二義也

徐方繹騷傳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承珙案正義云徐方斥候之使陳說王之威往告以恐動之此用箋義申傳也然經文僅一繹字既爲傳遽（斥候之使即傳遽也）又爲陳說無此文理且徐國傳遽亦未必故自馳走以相恐動也竊謂傳訓陳者言陳列也王師將至徐方必有陳兵守隘之處見王師而畏懼故有擾動之意王於是因其擾動而震驚之以如

雷如霆之威而徐方遂不勝其震驚矣箋破字爲驛疏述傳爲陳說皆可不必也

鋪敦淮濆傳濆涯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稽古編曰鋪敦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濆鄭讀敦爲屯破字固不可從述毛者亦費力案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承珙案說文濆下引詩敦彼淮濆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既云敦彼則必非訓厚可知昭二十三年左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曰敦敦亦頓

也越絕書西陵名敦兵城卽頓兵城也毛雖無破字之例或者古字敦有頓義傳意當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未必與鄭異也

截彼淮浦傳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長發海外有截箋截整齊也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承珙案整齊者治亂之謂故王肅釋長發云截然整齊而治也或以截爲阻截謂於淮浦之旁阻遏其奔軼不知上文已云仍執醜虜矣不必復言阻截也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正義曰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摯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爲一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又云箋以傳太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爲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承珙案小宛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訓翰爲高四月匪鶉匪鳶翰飛戾天箋云翰高此皆承上鳥名言之故當爲高此但云如翰故傳以爲摯鳥盖如飛者是言凡鳥之飛如翰則於凡鳥之中比其尤摯者爾雅說文皆云翰天雞說文又云一名鷐風鳥部鸇鷐風也爾雅及秦風傳皆云晨風鸇也則此傳所謂摯如翰者當卽指此正

義以飛翰爲一似不以爲鳥名不知詩中本有此文例斯干如鳥斯革如翬斯飛上句亦是通言凡鳥下句則專指五色成章之翬也

瞻卬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箋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大惡承珙案傳以瘳爲愈愈者謂病愈也是傳

以靡有夷屆承上定字靡有夷瘳承上瘵字故箋亦以下四句相對爲解虞東學詩云罪罟不收二句卽蟊賊靡屆之實謂此輩張設網羅不加收斂前痡斬創繼續而起無復平愈之期故靡屆也因謂鄭箋以四句排講非是誤矣又蟊賊蟊疾猶召閔之蟊賊內訌蟊疾卽所謂內訌故箋以害禾稼釋蟊疾正義云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何氏古義乃以蟊賊指小人蟊疾指褒姒虞東譏其穿鑿破碎是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顧氏詩本音曰有收二字不入韻孔氏詩聲類曰詩有字自當讀洧爲正惟此一入幽韻猶久字詩皆讀已至易傳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遂有九音囿字詩本讀异至大招曲屋步櫚宜擾畜止騰駕步游獵春囿止遂有囿音又曰他書韻語亦有用此法者如楚辭遠遊以傳垠然存漢張超誚青衣賦以道侶㝃父首女受釁隔句相協皆用此例陸堂詩學謂此章隔句叶韻之法與桑柔同承珙案此章前八句文義則以上四句下八句各自排對用韻又以一二句與五六句三四句與七八句兩相爲協觀經文於有之收之皆言反於奪之說之皆言覆亦可見其四句隔協矣顧氏江氏泥於有當讀洧遂謂有收不韻非也後漢書王符傳潛夫論述赦篇皆作女反脫之此蓋緣上文而誤未必詩本如是耳

爲梟爲鴟箋云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姚氏識名解曰梟亦有鴟名釋鳥云梟鴟郭璞以爲土梟是也然瞻卬明以二者對舉如爲鬼爲蜮各是一物鄭箋似誤以爲一鳥且梟乃惡鳥非惡聲之鳥也承珙案梟爲不孝鳥之專名與鴟絕異漢時尚使東郡送梟作羹以賜百官鄭豈有不知者鴟則其名甚多互相參錯說文隹部雖雖也此今人所謂鵂鶹莊子所云鴟得腐鼠而嚇者萑部云萑雖屬从隹从𠆢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又舊下云雖舊舊留也从萑臼聲鵂舊或从鳥休聲此卽爾雅之怪鴟郭璞謂之鴟鵂舍人注以爲鵂鶹南陽名鉤鵅者爾雅又有鵅鵋䳢萑老鵵皆此類也本草拾遺云鉤鵅入城城空入室室空怪鳥也似鵂有角夜飛晝伏北土有訓狐二物相似訓狐聲呼其名兩目如貓兒大於鴝鵒又有鵂鶹亦是其類微小而黃承珙謂衆經音義云鵂鶹關西呼訓侯山東謂之訓狐是鵂鶹與訓狐爲一訓侯合聲爲鵂侯狐又聲之轉耳鉤鵅爾雅釋文鵅音格說文作雒盧各反語有輕重也今蜀人謂此鳥爲轂轆鳥卽鉤雒之轉聲欵總之此

鵙乃今人所呼夜貓其頭似貓夜飛其聲若呼若笑箋云
惡聲者以其鳥惡故聞者以爲惡聲所以喻褒姒之言無
善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傳忮害忒變也
箋云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
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
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
惡不信也承珙案巧言僭始既涵傳訓僭爲數是以僭爲
譖之借此本作譖字傳意自當爲讒譖背卽桑柔職涼善
背之背謂長舌之婦能窮人以忮害轉變之術始則用其

譖愬卒乃工相欺違譖始所以爲忮竟背所以爲忒也極
至也此其惡豈曰不至乎而王尚曰是何足爲惡上言王
維近愛婦人則伊胡爲慝當指王聽用其言不知爲惡下
文所以言其能與外政也箋謂褒姒自以爲賢恐非經旨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
以蠶織爲事箋云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
之事承珙案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休之非禮也此似卽以公事爲
蠶織之事者然兩句意複不如傳箋爲當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舍女
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正義曰毛讀狄爲
逖故爲遠則介當訓爲大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爲怨
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又申鄭云以
辭有與奪意爲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
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亾兵
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
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承珙案幽王雖不能知大者遠者
然未始非其所當知故詩人責以舍爾小雅刺幽王諸詩
如雨無正云弗慮弗圖小閔云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
皆告以大道遠慮者此詩末云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亦卽

所謂大且遠者也若夷狄止爲外患何得云舍爾乎說文
逖遠也集韻引說文有詩曰舍爾介逖王氏詩考因之是
毛詩用借字許則從正字其義仍同毛傳也
無不克鞏釋文鞏九勇反吳才老叶音古與下祖後爲韻
顧氏以爲未詳孔氏聲類曰矦虞本東江之陰聲其偏傍
互相出入若竦从束蔌从𣝅𡵐从辱䔢从共𦅾从后之類
故近儒戴氏聲韻考據洪範曰蒙徐仙民音亾鉤反疑東
矦二部聲氣交通愚謂戰國策構字悉作講中庸奏假卽
鬷假漢書鬼容區卽鬼臾區而此經則實以工聲之字轉
而與枸垢同音推之武之卒章者定爾功似亦與上文克

開厥後遙相應矣承珙案車攻調與同韻毛詩橫從其畝韓詩作橫由毛詩狃聲之譌漢書作𡡠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易林衣繡夜游與君相逢除患解惑使君不憂潘岳藉田賦芣與農協東皙勸農賦書與農協此皆侯幽與東冬相協之證也

召閔

閔天疾威天篤降喪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斥王閔天亦斥王也小閔云閔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以天爲上天疾爲疾惡而此不然者

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蟊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閔之文連敷于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李氏集解謂毛鄭以天斥王爲自生風波後儒多從之謂天卽指上天爲無所歸咎之辭承珙案韓詩外傳云威有三術道德之威存乎衆心暴察之威存乎危弱狂妄之威存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引詩曰閔天疾威天篤降喪據此正以威爲人君之所爲則韓詩亦必以此閔天爲斥王鄭義蓋本於韓也

蟊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正義曰訌潰釋言文箋申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是爭訟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致潰敗故爾雅以訌爲潰承珙案抑實虹小子傳虹潰也今爾雅釋言亦作虹釋文云顧本作訌李本作降蓋抑篇虹乃借字此訌則正字潰與讀同說文訌讀也从言工聲詩曰蟊賊內訌讀中止也从言賣聲司馬法曰師多則民讀讀止也段注云中止者自中而止猶云內亂承珙謂止不可爲亂止者陷也陷弃所以止物者中止猶言內陷也蟊賊在內爲陷害則讀亦得

有潰敗之義故傳卽訓爲潰箋乃以相陷入申其義也

昏椓靡共傳椓夭椓也箋云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肎共其職事者正義曰傳義亦以椓爲去陰但以正月云夭夭是椓夭謂夭殺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稽古編曰幽王時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卽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施夭試幸措亦非寺人也其寺人豈有遭讒被刑無可控訴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他閽宮未必怙寵弄權可知疏言傳意與箋合愚以爲未必然也承珙案經文蟊

賊內訌昏椓靡共二語正相承接昏椓卽內訌之實謂其所以陷於內者乃昏亂椓䘮之事皆潰潰然雜邪是行謀夷滅我王之國傳於昏字無訓而以椓爲夭椓必非同箋意謂昏椓皆奄人國語史伯言幽王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韋昭云頑童童昏當卽詩所謂昏也史伯又云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韋注謂妖嬖之臣徼倖之人案妖疑卽此傳所謂夭椓者昏椓乃蟊賊之所爲非與蟊賊爲二也若謂蟊賊是衆爲殘酷之人昏椓別是奄人則潰潰回遹二句專指奄人而通篇絕不見任用奄人以致亂之意似於經旨未合

皋皋訿訿傳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正義曰釋訓云皋皋訿訿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承珙案後儒多據左傳魯人之皋杜注訓皋緩也遂以皋皋爲緩貌但傳言頑不知道是皋皋爲頑傲之義哀二十一年左傳齊人因㡇之會（哀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荅故歌云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是謂魯人頑傲數年不覺悟故使我高蹈復爲此會與緩義似不相近葢皋與高同（明堂位注云皋之言高也）傳云頑不知道者乃皋皋之狀爾雅刺素食者不知道卽是尸位素餐此則推詩言皋皋之意耳至毛釋訿訿用爾雅莫供職也之訓與小旻傳訿訿然思不稱乎上意略同潁濱詩傳云訿訿多毀訾也此誤以說文口部之呰當此部之呰考說文呰苛也苛與訶同卽詆訶之訶鄭注喪服四制云口毀曰呰此呰自爲詆毀之義若此部呰窳也乃詩訿訿之字史記漢書皆有呰窳偷生之義正與爾雅毛傳合也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草不潰茂故以潰爲遂又申鄭云潰茂連文以潰爲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承珙案

此及小閔傳皆訓潰爲遂葢潰者敗也遂者成也以潰爲遂猶之以亂爲治又潰遂亦疊韻爲訓也疏述傳謂草不得申遂盛茂則潰茂正可連文不必破字爲彙韓詩外傳云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者相其文義莫當爲草字之誤近輯三家詩者或竟引作莫字誤矣

召閔第四章顧氏以爲無韻孔氏聲類云詩幽與之通者入見召閔茂止其一也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从長人何首亦勦止韻之通臧氏證讀云漢書敘傳矦王之祉祚及孫子公族蕃滋枝葉碩茂魏武帝觀滄海樹木

最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皆此音也顧氏以爲無韻未詳音變承珙案末章舊與里協亦之幽通之例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傳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王氏總聞云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蘇傳李解則云昔時富樂未有如是之貧困今世疲病亦未有如是之甚者案王氏所言以今之疚爲昔之疚顯與經文乖異蘇氏李氏則以昔富今疚汎指人民又與下文不融王氏釋詞曰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是也不如茲如

毛詩後箋　卷二十五　九九

此也言昔者賢人之富如是今則賢人之疚如此也此皆因箋訓茲爲此以此爲古昔明王於義未安耳承珙謂如時如茲猶言如是也維昔之富乃富所當富不見如是之富小人也維今之疚則疚所不當疚不料如是之疚賢人也此二句專主賢人下文彼疏斯稗胡不自替則言小人之有富而無疚耳

彼疏斯粺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正義曰以疏粺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椓之黨食精也汪氏異義曰下言胡不自替單指小人彼疏斯粺與下聯貫不宜分指傳說爲是承珙案傳意以斯爲今正對上文言昔時富賢者此言今時富小人也或以斯爲語詞斯猶乃也斯干乃安斯寢即乃安乃寢猶下文乃寢乃興也若謂對彼爲此則詩中如彼路斯何又豈得以文稱彼此有相形之勢乎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顧氏以爲無韻潛研堂荅問曰離騷替與纕韻古人讀纕如斤則替亦當讀他因切戚氏毛詩證讀曰引斂讀如意與禮經讀紖爲雉音轉相似亦齊人以殷爲衣之類承珙案楊雄甘泉賦新雉即新荑服虔曰

毛詩後箋　卷二十五　一百

雉荑聲相近本草經辛夷作辛矧御覽亦作辛引則引正可讀如夷以與替韻即如錢氏轉替爲他因切以與引韻亦可但不必如段氏以替引與下章頻字爲韻耳

不云自頻此章頻與中宏躬爲韻顧氏謂頻字不入韻江氏謂中字方音稍轉似陟人切與頻韻而宏躬亦從方音借韻孔氏謂中字當在冬部與東鍾大殊而與侵聲最近與蒸聲稍遠而皆可通故小戎以中韻驂召閔以中韻宏躬是也又謂頻與上章引字爲韻如正月十二章又有嘉肴與上章沼樂炤虐谷風末章維山崔嵬與次章穨懷遺爲韻承珙案段氏音均表亦謂頻與上章引字合韻然正

月之肴本與上句酒韻不必與上章協谷風之嵬正與本章萎怨相韻更不必與上章協且以後章之首合前章之尾爲一韻究屬牽強考爾雅烝塵也說文扔因也皆爲訓說文郇讀若泓論語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莊子㑊民釋文一作順民周禮邱甸卽邱乘而稍人注云甸讀與維禹敶之敶同以詩言之如文王躬與天韻（天古音鐵鄰切）小雅之室家溱溱與魯頌之烝徒增增皆爲衆盛之義鄭風之溱洧亦作溍洧此皆眞諄等部與蒸登部相通之跡然則頻字仍以本章自韻爲正上章隔協之說恐未足據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

召公召康公也陸堂詩學曰蘇傳以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既誤以周召之地爲周召之人又以辟國百里指君奭之分陝與三分服事之義戾矣鄭箋闢其端蘇氏承其誤盧陵東萊俱不及辨不知詩人本旨近舉先王中興之業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云云以見父何其盛子何其衰極得覺悟昏主之法若謂受命必屬文武宣王中興獨非受命之君乎承珙案小雅黍苗刺幽王卽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則此詩召公亦當指召穆公下文哀今之人不尚有舊幽王去宣王中興未遠故因言召穆公而欲王圖任舊人若文武之去幽王遠矣安得復言有舊乎

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箋云言有如者（者今本誤作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臧氏玉林曰關雎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此詩上句五字下句四字較孔所據本共少三字而正義反無考然玩箋義是經本不止召公一人言謂有如召公之賢臣正多審此知本有之臣二字又序云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承經文有如召公之臣爲說當從關雎正義所引補正承珙案成伯璵毛詩指說論

詩六言者所引與關雎疏同是古本當作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若本篇序下正義引卒章有如召公或傳寫脫之臣二字章末疏云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觀此亦可知孔所見本辟國之上有之臣二字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周頌清廟之什　　涇　胡承珙

清廟

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爲箋云成洛邑居攝五年時稽古編曰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爲一事東萊非之而據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以爲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與清廟祀文王爲一事按洛誥所謂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爲封魯而祭非爲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專祭文王東萊引以爲據恐與序未必合承珙案東萊說本李解近戴氏詩考正亦據洛誥以爲是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王氏經義述聞從之謂不顯不承即丕顯丕承爲兼祭文武之證承珙謂逸周書明堂解亦云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然則五年成洛邑六年朝諸侯正與此序相合至以清廟爲祀文王則王褒蔡邕皆同序義尚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詩正義作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此爲清廟祀文王之確證其洛誥傳云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此則近於洛誥所稱兼祭文武者與清廟祀文王迥然爲二經義述聞合此二條謂漢初言清廟者亦有既成洛邑兼祭文武之說非也

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

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釋文引杜預云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正義引賈逵左傳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又引書傳說清廟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故鄭不從賈說承珙案尚書大傳明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欲其清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此正以清靜爲義孔自讀書傳不審耳左傳清廟茅屋自非專指文王之廟漢書韋元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蔡邕月令論取其宗祀之貌曰清廟是諸儒解詁皆同賈說似勝於鄭（援鶉堂筆記曰戰國策淳于髡言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亦可見清廟通稱不專爲象文王之德）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正義曰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承珙案正義又引尚書大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方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爲諸侯者義得兩通然如箋說則肅雝屬周公顯相又屬諸侯一句之中文義乖隔當以鄭注大傳爲正范氏補傳曰文王在宮廟曰肅雝顯相在清廟亦曰肅雝所謂秉文之德也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正義曰此奔走在廟非惟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又申鄭云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禮記大傳亦云駿案今大傳作逡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承珙案傳以駿爲長對下無射言之不厭是長久之事故知傳勝於箋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此傳以不顯不承爲文王之德箋則指助祭者正義右箋承珙案詩頌文王當是美文之德禮記大傳引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注以不顯不承爲文王之德彼疏謂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然下篇卽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不顯不承爲美文王固當以傳義爲優也

顧氏詩本音云清廟一章無韻維天之命或可以命純收篤爲韻朱子曰周頌多不協韻疑自有和聲相協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孔氏詩聲類曰周頌韻法與風雅稍異後人多不能讀開首清廟一篇遂謂之無韻今以古音校之上半章首二句不入韻而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相爲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對越在天無射於人首尾相爲韻德古音置故可與士協本經嘉樂君子顯顯令德非韻之灼然者乎又云維天之命篇篤與收韻篤與竺築等字俱諧竹聲竹古音讀如呪又云維清與典與禋韻新臺正義曰腆與殄古今字故儀禮注腆古文作殄據此則從典之字讀當與㐱同承珙案孔說皆是也

維天之命

序云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

之明六年制禮作樂承珙案此箋實本毛傳引孟仲子曰
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語大平之事孰有大
于禮樂者以周禮爲天命之精致大平之具此實七十子
之微言大義孟仲子所親受於孟子者毛公去古最近故
首引此說鄭君明於授受源流所以暢申其義後儒或謂
詩中未見告大平意或謂天命無極不應徒以制禮當之
皆迂論也
於穆不已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
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
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承珙案孟

毛詩後箋　卷二十六　五

仲子曰天命無極無極卽不已之義其稱詩不似者說文
目从反巳似从人巳聲故以巳似三字古通廣雅巳似也
斯干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皆以字同故雖異讀而無異
義孔疏謂文無不似之義蓋疑不似乃別有解說誤矣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假嘉溢愼收聚也箋云溢盈溢之
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正義
曰易傳者以下句卽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
下相成於理爲密承珙案假左傳襄二十七作何說文作誐溢
左傳作恤說文作謐引見廣韻誐說文訓嘉善也與毛合蓋誐
者正字假者借字何則聲之誤也爾雅溢愼謐皆訓靜溢

又訓愼尚書維刑之恤今文作謐是溢謐恤古字通說文
引詩謐爲正字恤溢皆借字也至毛公訓溢爲愼者謂以
嘉美之道戒愼我子孫詩言及子孫多云戒愼螽斯宜爾子孫繩繩兮傳繩繩戒愼也抑子
孫繩繩箋云戒也子孫因而收聚之以制爲法度正所以繩其祖
武也兩句文義亦未始非上下相承耳鄭箋近於望文生
義釋文謂王肅及崔申毛又以愼爲順然爾雅溢訓愼不
訓順王崔所據毛詩殆字誤歟
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
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
維今也釋文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

毛詩後箋　卷二十六　六

之也挍勘記曰正義本與釋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
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
釋文本爲長承珙案信南山傳以曾孫爲成王彼疏以爲
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故詩人特異其號此則不
必泥於對曾祖始稱曾孫如曲禮天子外事稱嗣王某諸
侯外事稱曾孫某是曾孫猶言嗣孫故左傳蒯聵告文王
康叔稱曾孫而此詩成王告文王亦稱曾孫毛云成王能
厚之者謂成王能大順文王之意以厚其子孫箋申傳意
更推及後王而曰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蓋亦以曾孫
爲成王正義謂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

之施用一代之法當通之後王故以箋爲易傳非也

維清

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承珙案象爲文王之樂舞見於左傳賈服二注皆同見史記集解及本詩正義鄭謂武王所制者蓋子三辨篇云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此可見文王

樂名象故武王大武亦名象矣惟武王之作象舞所以象文王之武功其時似但有舞耳考古人制樂聲容固宜兼備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夏濩武卽能分別其德政必是但觀其容未聞其曲所以爲聰明才博若如左疏謂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則已明知爲何代之舞而作此讚歎不足爲異矣知此則武王制象舞時殆未必有詩成王周公乃作維清以爲象舞之節歌以奏之故序云維清奏象舞周禮樂師賈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者是也此疏謂詩人覩奏象舞於廟乃述爲此歌則豈象舞又別有曲而維清非象舞之樂章邪誤矣且周頌序言奏者惟此及武序云奏大武也可見頌篇惟此二詩有歌有舞維清象文王之武功武象武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象武序不言象者正義云序者於維清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若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鄭注槪以象爲周頌之武然記文管象之下又別云舞大武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當卽此文王之象詩疏推鄭意以禮記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象是維清則與清廟皆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然嚴緝

云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承珙謂周禮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是下管爲奏樂之一節本不專爲舞曲而作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管象者謂以管吹維清之詩如儀禮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耳其奏象舞則亦以管吹維清以爲之節記言管象者是以維清爲管詩如小雅之笙詩序言奏象舞者是卽以維清爲舞曲矣若仲尼燕居之下管象

武夏籥序與亦當以象爲文王之樂與上升堂歌清廟對曰武曰夏即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鄭注亦以象爲大武非是

詩序辨說謂詩中未見象武之意故泛指爲祭文王之詩不知維清之奏象舞即禮記下管象一語可以斷之周頌清廟三篇與國風二雅之首各三篇者相同儀禮歌關雎葛覃卷耳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國語歌文王大明緜又左傳歌鹿鳴之三歌文王之三此風雅之首三篇連奏者也他如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蕭之三鵲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是古者歌詩必三篇連奏凡正風正雅列在樂章者皆然然則禮記每言升歌必言下管象自是周頌開章三篇連奏之義不言維天之命者舉首尾以該中閒但清廟以瑟歌於堂上維天之命維清二篇其歌之亦必在堂上獨言下管象者以維清又爲象舞之曲或不歌而管則在堂下耳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稽古編曰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於緯書耳既以祭天非文王事勢必以肇禋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禋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

闕文則何如仍以肇禋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承珙案此肇禋與生民肇祀正同彼傳謂后稷始歸郊祀則此傳肇始禋祀亦當指文王言後儒以文王三分服事不應祀天爲疑則禋祀不過指出師類禡之事古者征伐無道因事告神不必定是祭天詩意謂文王始行禋祀有此武功以至于今永清大定聿觀厥成則文王之典試足爲周家之吉祥矣如此則文義一貫不必疑有闕文若以肇禋爲宗祀文王之始則與迄用有成不相承接矣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釋文祺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禎經義雜記曰案爾雅祺祥也祺吉也釋文祺音其下同是爾雅無有作禎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即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說文禎祥也崔蓋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段懋堂云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承珙案崔靈恩所據者是毛詩古本作禎徐邈所云作禎之本亦當是毛詩也正義引某氏稱詩維周之祺考爾雅某氏注引詩如妃嬪也引天立厥妃亶厚也引俾爾亶厚呬息也引民之攸呬之類皆與毛異字益多出於三家此詩亦或三家作祺毛詩自作禎耳未必由崔注改

易取韻也

烈文

序云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蘇傳謂武王崩成王踰年即位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葢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葢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承珙案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此則鄭意本未嘗以周公果居天子之位故復子明辟洛誥雖有明

文而漢儒所謂居攝者自皆言攝政至復辟即歸政非歸位其義甚明詩疏則謂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即政但此篇勑戒諸侯用賞罰以爲己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後年之事也詩譜疏又引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此與洛誥王在新邑烝（釋文鄭讀烝祭絕句）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者其事正合但詩疏謂烈文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己嗣位洛誥祭文武是告封周公二禮必不得同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己嗣位於祭之末即勑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今案經文錫茲祉福傳以爲文王錫之篇末前王傳以爲武王箋亦但言祭於祖考竊意洛誥王在新邑烝乃是徧祭羣廟其下祭歲云云乃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己嗣位幷勑諸侯至告周公其後特因事類告竝非別爲一祭故烈文序祇言即政助祭經文亦祇言文武耳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正義曰毛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

周創業之主此等得在周竝內列爲諸侯乃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鄭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承珙案錫福之文與辟公相屬者以爲天錫文王則文義乖隔載見云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二語正與此同彼箋云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則此篇當以傳義爲是白虎通義瑞贄篇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此雖指武王錫福與毛稍異然亦謂王錫諸侯不言天錫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箋云惠愛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正義曰傳以錫玆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于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承珙案疏泥於惠我我字不當我諸侯故申箋以爲成王自我則錫福自爲天錫文武以福子孫保之自爲文武之子孫長王天下考襄二十一年左傳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據此是謂人能

惠我者當保其子孫疑此詩惠不必訓愛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箋訓惠爲順此篇亦當謂文王錫諸侯以祉福爾諸侯能順我命無有期竟則子孫世世得保守此位如此則我字仍我成王此二句終文王錫福之事下乃言無大累於其國者武王皆崇立之又戒以當念父祖之有大功繼續其美也若但言周之子孫長王天下則與下爾邦云云文義不屬矣

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靡累也箋云無大累於汝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正義曰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爲累也承珙案傳意當以靡爲縻之假借莊子胠篋篇伍員靡釋文引司馬注靡縻也說文縻牛轡也纍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蓋縻纍皆有繫綴之義引申之爲羈縻爲罪纍纍字省作累故傳訓靡爲纍疏以靡爲侈靡侈靡是罪累增字成義失傳箋之旨文選文賦注引薛君章句靡好也易釋文又引韓詩曰靡共也二訓皆與此封靡文義不協疑非此篇之注白虎通義誅伐篇曰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此以封靡爲大罪正與毛鄭義同

念玆戎功繼序其皇之箋云皇君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

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汪氏異義曰箋以辟公兼指卿士序云諸侯助祭不言卿士經言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與下念玆戎功文勢緊相承接不得以念玆二句爲戒卿士則傳以辟公唯指諸侯是也承珙案載見亦云烈文辟公序亦祇言諸侯不及卿士雖相維辟公包注論語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邢疏謂與毛同箋於諸言辟公皆分卿士與諸侯此疏謂月令百辟是卿士之總稱此詩辟公下有爾邦百辟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爲二然假樂云百辟卿士箋以百辟爲畿內諸侯卿士爲卿之有事彼疏謂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爲二烈文唯

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然則同一百辟忽兼卿士忽不兼卿士未免自亂其例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傳競彊訓道也箋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釋文道音導承珙案左傳哀二十六年引詩訓作順箋云順其所爲更不言訓當爲順似經文本作順卽或毛本作訓傳釋訓爲道亦以訓順字通廣雅訓順也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皆作順大雅抑四方其訓之傳云訓教此傳以訓卽順字故又釋爲順導之導說文順理也从頁川理謂循其條理卽順導之意箋知傳以訓爲順釋順爲導故直易訓作順以申其義耳

天作

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巳下先公諸盩至不窋正義曰天作詩者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成王之世時祭所及惟親廟與大祖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巳言先公者惟序后稷耳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幷言先公者以詩人因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箋云諸盩至不窋者於時竝爲毀廟惟祫乃及之時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祫祭若然作序者言祫於大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承珙案此疏據祭法天子五廟幷二祧爲七與王制禮器曾子問穀梁傳及大戴禮三本篇荀卿子禮論之言皆合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周官爲周公所作在成王之時則自大王以下爲四親廟諸盩亞圉爲二祧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皆先王諸盩亞圉則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文此序云祭先王

先公則其爲時祭禘祀可知但序有先王先公而詩專言大王文王者自以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始受天命故特言之數后稷爲大祖不當在先公之列天保箋中庸注皆以后稷爲先公似不及此箋以先公諸盩至不窋者爲正惟時祭必先大祖而經文不及后稷者詩主比與篇首云天作高山此卽周家發祥之義高山不必泥箋言岐山言天眘有周鍾毓靈秀至大王而大之至文王而安之是天作一語巳包后稷以下先公在內卽如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周人圜丘以帝嚳配此詩當爲圜丘祀昊天說詳本篇而詩云二后受之傳以二后爲文武亦未嘗明言其先世其實吳

天有成命已包周家最初之事故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
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此傳云天生萬物於高山者亦
是取喻周之先代爲天所篤生耳非眞謂天生草木於岐
山也下文岐有夷之行乃承大王文王所都而言之耳明
乎篇首一語已含后稷先公在內則其下專言大王文王
乃舉其極盛者故雖通祀七廟而上不及諸盩亞圉下不
及王季武王非略也頌體謹嚴無緣一詩而徧揚祖烈然
而首言天作末及子孫詞意該括前後卽謂時祭各歌於
其廟亦未始不可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

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
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正義曰以云天生高
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陳碩甫曰安當爲大字之誤箋
曰能尊大之疏曰長大此天所生箋疏不誤晉語叔詹曰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此毛傳所據之本承珙案天作高山猶大雅言帝省其山
箋云省善帝作邦作對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皆天命興
周之意詩無達詁詞在此而意在彼本不必泥於天之生
山與生萬物卽以詞論亦當從毛謂天所生於高山者大
王能大之荀子王制篇歷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

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
謂大神引詩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此亦謂天生萬物王者
能用之故毛傳云然若如疏說則高山終古如是大王又
何能尊大之乃斤斤於興雲雨利萬物爲尊大非秩祀之
而尊大疏駁韋昭說此所謂以辭害志者也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彼
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
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
之道故也夢溪筆談云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朱子云後漢
書岨但作徂注引薛君章句訓徂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

沈氏說然其末復注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呂黎岐
山操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
字絕句困學紀聞曰筆談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詩
經小學曰西南夷傳朱輔上疏引詩彼徂者岐有夷之行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
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
故岐道阻僻而人不難阻僻二字薛君先經反言以釋夷
字非釋岨字也東原先生謂鄭箋云後之往者薛君云彼
百姓歸文王者是毛韓皆作彼徂者之證案作徂固是而
作者則非鄭箋釋彼作矣曰彼萬民居岐邦者釋彼徂矣

曰後之往者兩矣字一例當以彼徂矣三字一句不當從
後漢書作者岐有夷之行五字一句說苑引詩岐有夷之
行子孫其保之可證承珙案兩彼字鄭皆以爲彼萬民彼
作之作毛無訓葢卽同上傳訓作爲生則毛意彼作之彼
當謂萬物鄭言萬民民亦物也傳意當云彼萬民既生矣
生猶緜詩民之初生毛不訓作爲桀作則惟文王能安之下云彼萬民皆往
矣則惟岐邦有易道故也鄭惟以兩作字異訓似非毛旨
然兩矣字相對爲文自當以岐屬下讀韓詩外傳三引傳
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又
曰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

外傳兩岐字近本皆作政字誤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是此詩義訓句讀韓
與毛鄭無不同也
子孫保之處東學詩云末句不入韻戚氏證讀曰此單句
結與艮耜續古之人同承珙案上文荒康行固相爲韻然
末句之字亦可與荒之康之兩之字爲韻

昊天有成命

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於此無箋正義悉用鄭
君注禮之說謂此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北郊祭神州之
地祇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春官大司
樂圜丘祀天神方丘祭地祇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
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承珙案此疏葢因箋釋昊天
有成命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故主此詩爲祀天
南郊祭地北郊以后稷配之與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以帝
嚳配者異然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
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
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此詩首言昊天安知其
非冬至圜丘之祭王肅難鄭謂郊與圜丘爲一地一祭固
與諸經皆不合孔疏又過泥鄭注謂圜丘必不可稱郊亦
非是祭法以禘與郊對又禘在郊上故鄭以禘爲圜丘祀
天郊爲南郊祀天若散文則圜丘亦可稱郊諸書惟周禮

有圜丘之名其他經傳言郊者未必皆指夏正南郊絕不
及冬至圜丘之祭也周禮爲制度而言故但稱圜丘方丘
而不言郊以其祭本不名郊也以邱亦在郊故通謂之郊
耳祭法禘郊祖宗爲四大祭之名自有虞氏已然周人每
歲祭天惟圜丘方丘以嚳配南郊北郊以后稷配明堂以
文武配此爲最大之典而周頌皆有其詩昊天有成命我
將思文是也生民傳曰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是明以帝
嚳爲周人世系所從出之祖惟始封之祖斷自后稷故周
人立廟至稷而止而帝嚳無廟惟祀天圜丘以嚳配之姜
嫄見於雅而帝嚳之祀見於頌然後周家一代大典始備

而後人謂后稷無父姜嫄無夫之疑可釋不然圜丘方丘二至大祀不宜周頌絕無樂歌也至序言郊而不言邱者邱通於郊也詩言天而不言地者地統於天也舜典類于上帝不言祭地大宗伯禋祀昊天不言祭地中庸郊社所以事上帝亦不言地皆以天統之也後人歌所不祭祭所不歌之疑其見淺矣或又疑后稷配天有頌而帝嚳配天無頌者不知二至祀天地同歌昊天有成命之詩但言天眷有周文武受命頌天地即以頌嚳而不必更為帝嚳配天之頌即如我將宗祀文王而首言天右末言畏天思文郊祀后稷而曰配天曰帝命可見作者意主祀天不重在

所配之人況帝嚳雖有大功德然去周世遠但言其子孫受天命足矣作者以世有遠近語有詳略故序者於昊天有成命祇言郊祀而不及帝嚳之配於我將祇言祀文王於明堂而不言配帝於思文又祇言后稷配天而不及天地之祭文非一端意可互見詩主詠歌固不同記事之例必須文繁而義備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甯也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國語文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承珙案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之釋此詩故訓最詳其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甯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

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甯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王字依詩疏引）觀其釋二后受之為讓德而以始於德讓為成王則所言成王即二后並非指成王誦甚明鄭賈唐固皆如此解非韋昭一人獨從毛說也惟賈子新書禮容篇雖亦引叔向語而與國語大異以此成王為文王孫武王子孔疏所云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蓋即用新書之說然新書云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訓命為制令基又為勢義皆未安又以成王時九州四荒致貢職以祀文武故曰二后受之則與首句文義不貫蓋其時詩末譌苟聿言淆亂賈

生雜述所聞恐未足爲據耳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
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
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
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正義曰箋以外傳之
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
字因誤故破之汪氏異義曰此篇傳依周語爲義箋據爾
雅破廣固之訓案周語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曰終於
固和則以廣爲光以固爲故非其義矣承珙案國語訓熙
爲廣當本是以光與廣聲同字通古人光字兼有廣義爾

雅釋詁緝熙光也而釋言又云桄充也孫炎本桄亦作光
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作橫被四表橫被卽廣被也
荀子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作流澤光可知光廣聲同通
用傳於文王篇訓緝熙爲光明而此獨從國語訓熙爲廣
者毛公深明通借之故知國語之廣亦光也故敬之學有
緝熙于光明傳又云光廣也正以二字互相轉注而其義
皆同若用漢人訓詁法當云熙光之廣也毛時文尚簡奧
耳後漢人已不明此故訓故韋注國語引鄭及虞翻皆必
破廣爲光矣若以國語廣厚其心不得作光厚不知光厚
者猶光明正大之謂於文義本無害也至國語訓肆爲固

亦是以固爲故借但故非是故之故爾雅治肆古故也肆
故今也邵氏正義云治與始同始卽故也古故則以聲爲
義然則肆訓故者故當讀如孟子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
矣之故有因其故然之意此所以與治古同訓非徒爲申
上之詞下文肆故今也則當如毛讀肆逗故今也句不當
如郭注以肆與故竝訓爲今此肆乃申上語詞耳國語以
固和之謂順其固然所以爲和猶孟子云故者以利爲本
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國語又云終於固和毛亦假固
爲故竝非堅固之謂後人疑固爲堅義固和二字不辭故
多從鄭解爲是故然使國語果以固爲承上之詞而曰以

故和之又曰終於故和則更不辭矣
此篇顧氏江氏孔氏諸家皆以爲無韻惟張氏詩貫云命
轉音迒與康叶靖與心叶承珙案此亦非是毛詩黽勉韓
詩作密勿是宥密之密可轉讀黽正與首句命末句靖相
爲韻也

我將

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案此序言祀文王於明堂則
正義引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其證確
矣但或謂明堂卽文王之廟不知明堂既爲配帝之所帝
不可褻於國中故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以爲

在國南三里[illegible]嬰以爲國南七里雖遠近不同皆與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謂明堂在國之陽者合但鄭謂明堂爲大饗五帝而不及昊天疏家據周禮祀天旅上帝爲別不知帝卽天也此詩首言維天其右之末云畏天之威祇言天而不言帝何得云明堂之享但有五帝而無昊天乎孝經所分配天配上帝者南郊專祀昊天明堂兼及五帝耳至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謂祖宗通言耳下有禘郊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鄭意恐人見文王忽宗忽祖疑祭法與孝經異故爲此注謂此祖宗乃明堂祭祀之名祭法之祖文王猶孝經之宗祀文王

也但孝經所言乃武王初有天下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之事樂記所謂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孝經曰周公其人者禮雖行於武王而實制於周公周公以后稷旣配天南郊而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故復制爲明堂配天之禮以彰嚴父之義此在當時祇以文王一人配帝韋昭注魯語謂周初祖后稷宗文王非是雖祖宗可以通稱然文王於武王爲父故孔子但言宗祀文王耳至武王旣沒則定爲雙配祖文宗武一代之制祭法所言是也此詩但言文王亦當同孝經之言爲周公相武伐紂後宗祀文王之樂歌疏謂詩主說文王故序者順經爲詞此殊不然天作經文無先公而序言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經文無地而序言郊祀天地如果此詩有武王配帝序當言祀文武於明堂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臧氏經義雜記云當本作維牛維羊羊與享韻非牛與右韻明監注疏本箋中作牛羊後改爲羊牛今箋牛字尚宛然存羊字之跡正義惟釋經一處言維是肥羊維是肥牛其釋序釋箋皆牛羊連文先牛而後羊周禮羊人疏引詩維牛維羊隋書宇文愷傳引詩亦作維牛維羊知唐以前本皆然開成石經始誤作維羊維牛也承珙案隋書禮儀志載梁天監十年議曹朱异議明堂牲牢云我將詩有

維羊維牛之說此又與宇文所引不同疑經文或有二本無容執一爲信但後來詩緝詩故等見維羊文在維牛之上遂據周禮釁積共其羊牲後鄭注以積爲積柴因謂祭天用羊實柴先柴而後獻故先羊後牛然詩疏謂祭天用騂犢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配者與天異饌當用太牢羊人釁積其羊牲彼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爲槱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周禮賈疏云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維牛維羊維天其佑之彼亦據日月以下爲配者也二疏所辨已確不必鑿爲之說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饗之傳儀善

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
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
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正義曰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
當訓爲用毛於嘏字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王肅云善
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
而歆饗之又申鄭云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
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
不宜爲謀之故以靖爲治承珙案此疏述鄭以儀式刑三
字一義未免複沓大雅儀刑文王傳云刑法而儀字無訓
箋云儀法文王之事似亦以儀法爲一義禮記緇衣引詩

儀刑文王注云儀法文王之德與詩箋同惟昭六年左傳
引詩儀刑文王疏引服虔儀善也刑法也又引詩儀式刑
文王之德日靖四方疏引服虔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
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考服解皆用毛義王肅
即本之服其說實勝於箋至王申毛以右饗爲天大右助
文王而歆饗之箋以右饗屬文王嚴緝云維天惠民維文
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助而歆饗我祭矣承
珙謂其右既右語勢相承則右饗自應屬天天之右饗文
王即右饗其子孫天既右饗則文王右饗不待言矣亦當
以王肅申毛爲是

此篇之韻或以牛音疑右音以牛與右韻方與饗韻末三
句夜韓音豫保讀若補或以末三句爲無韻承珙案此詩
上七句當以享羊方饗爲一韻末三句合全章三之字亦
可相爲韻也

時邁

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云昔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
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白虎通曰何以
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邁詩
及傳所說非也承珙案後漢書李固傳引周詩曰薄言振

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注引韓詩薛
君傳當作章句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
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據此是韓詩以時邁爲成王巡守白虎通蓋用韓說也然
逸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有維十有三祀王在管之文與
竹書紀年武王克商命監殷遂狩于管之文合又度邑解
云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丕顧瞻過於河宛瞻
過於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相近史記周本紀武王既
克殷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即樂記

云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者其下文云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正與此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語合然則時邁雖作於周公要爲頌武王克殷後巡守諸侯之事甚明班固謂武王不巡守妄矣

懷柔百神傳懷來柔安釋文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正義曰釋詁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段懋堂據宋書樂志明堂登歌有懷濡上靈語因謂六朝時詩本作懷濡百神當從集注爲是承珙案荀子禮論篇淮南子泰族訓引詩俱作懷柔則作

柔之本較古陸氏以濡爲亦作孔氏以作柔爲是當矣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承珙案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然則武王既定天下後有巡守至岱宗之事故毛以高嶽爲岱宗箋云王行巡守至方嶽之下則以巡守之禮理兼四嶽故不專指岱宗耳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傳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儀禮大射儀公升卽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名今亾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歟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疏云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後鄭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亾與彼注同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兩解之承珙案毛於肆字無傳但云夏大也所謂大者不明何指以思文陳常于時夏證之彼云陳則此肆自當訓陳彼上云無此疆爾界下云陳常于時夏則夏似當爲諸夏之夏言來牟率育無疆界

之殊所以陳其常久之功於是諸夏則此肆于時夏亦當謂武王求美德之士使之在位陳其功於是諸夏故傳以夏爲大箋於此及思文皆以樂歌爲夏考樂章名夏亦取諸夏之義服虔注左傳云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是也然編樂名夏必在作詩之後豈有詩未終篇而卽曰陳于此以爲夏者至九夏之說周禮杜子春注謂春秋金奏肆夏與鹿鳴文王俱稱三知肆夏爲詩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所謂三夏矣呂叔玉則以肆夏繁遏渠皆周頌篇名韋昭注國語又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三說小異而大同皆不

如鄭九夏爲頌族類今亾之說爲正惟九夏旣以金奏必
非歌詩之類鄭注大射引呂叔玉說𢍰解時邁所以用於
延賓之意而詩譜又云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此則經傳
未有言金奏之樂用于升歌者也

執競

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箋云不
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歐陽時世論以成康
爲成王康王集傳因之以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氏
通義曰詩之歌於祖廟者非時祭則祫祭也天子七廟廟
各有主祫則羣廟之主咸入太廟三王竝祭此何禮邪如

謂舉功德之最盛者不應上捨文王而下逮成康也旣曰
祭三王矣誦武王僅二語不顯以下皆頌成康豈成康功
德遠過武王邪且文武皆受命開基之主祀文王有詩何
祀武王獨無詩乎夫不顯成康猶雝詩云文武維后皆非
舉謚爲言也康侯見於易甯侯見於禮甯王見於大誥平
王見於風元王武王見於頌成王見於酒誥及下武此詩
所云成康其類同耳承珙案漢稱文景周曰成康後人言
之則可若作爲樂歌昭告祖宗而以父子兩世合併稱之
如史策記贊之詞有是文義乎且下文自彼成康箋謂用
彼成安之道故可言彼若明明祭成王康王之詩而曰自
彼可乎鹽鐵論論菑篇曰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
德上休神祇相貺詩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此雖連文王
言之然可見詩中無成康事是時毛詩未盛而引詩作解
如此疑三家說與毛同不獨蔡氏獨斷合於毛序也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正義曰喤喤
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
也承珙案毛以將將訓集者釋詁將大也詩將字傳多訓
大此將將亦盛大之意廣雅鏘鏘盛也閟宮疏引王肅云
將將美盛此則爾磬筦之聲繁盛故傳訓爲集喤喤亦聲
之大者故說文引詩作鍠以爲鐘聲傳於喤喤言和將將

言集互文見義耳說文足部蹡行貌从足將聲詩曰管磬
蹡蹡此或三家詩異字許引之以明假借或卽引毛詩磬
筦將將以比方蹡字之音傳寫者因篆文而幷改所引詩
爲蹡蹡要之行皃之訓必不當用於磬筦大抵將將爲磬
筦之聲本無正字故多通借荀子富國篇引作瑲瑲風俗
通聲音作鎗鎗漢書禮樂志又作鏘鏘是也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順禮
閑習自重難也或謂傳難當讀爲儺說文儺行有節度也
此傳釋反反爲難謂威儀安詳而有節度箋云順習亦安
詳有節度意正義讀爲重難失之承珙案賓之初筵威儀

反反傳云反反言重愼也說文反覆也凡言反覆者皆重愼之意故此傳又以反反爲難正義稱爲重難重難猶重愼也釋文難字無音亦讀爲難易之難耳箋云順習者順與馴同馴習正反覆重難之意乃所以申傳也潛夫論正列篇引作威儀板板當亦謂重難也賓之初筵釋文引韓詩作威儀昄昄音蒲板反善貌彼泛言之故但云善貌毛傳切言之故一曰重愼一曰難耳

思文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傳極中也箋云立當作粒烝衆也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正義曰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承珙案箋據舜典破立作粒其義自通然成十六年左傳申叔時曰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據此似詩言立民不專指粒食一事故申毛當言爲生民立命則所包者廣且與傳訓極爲中意更親切也

貽我來牟傳牟麥段氏懋堂曰傳牟上脫來字當作來牟麥承珙案古人祇稱麥爲牟累言之則曰牟麥詩稱來牟者乃專因周人有烏銜之瑞謂此瑞麥爲來牟是來本非麥之通名故傳不釋來字箋乃申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是鄭亦不以來爲麥名矣傳雖不言瑞麥然生民誕降嘉種傳云天降嘉種此則下文云帝命率育故傳不言自天來耳今文泰誓在漢雖後出然毛在未焚書前未必不見也或謂詩頌不及武王似不宜及赤烏之瑞

不知箋云書說烏以穀俱來言穀紀后稷之德故正義曰此言來牟彼云穀至交相證明其事同也總之此詩來牟下言帝命臣工來牟下言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則來牟確爲周家瑞麥自天而來故有是稱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麰皆此意也但麥之爲穀始于上世非至周初始有故傳第訓牟爲麥孟子亦但言麰麥在當時本不分大麥小麥廣雅麳小麥麰大麥趙注孟子麰麥大麥乃後人所分耳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二麥一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案許書此條似有

脫誤據其所云是先有來麥之象形而後有行來之取義則夫虞書有帝曰來禹之文易卦有小往大來之繇皆在周受瑞麥以前何以解之故必如傳箋第以牟爲麥名因與赤烏俱來而謂之來牟斯爲通義耳

無此疆爾界箋云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段云釋文介音界大也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承珙案此謂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必謂箋經界之界乃自爲解義之詞非經中介字大

有天下乃釋經中之介則是經言無此封竟於女之大姝不成文義正義云箋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此疏當時經界句先釋爾界二字使無封疆乃釋無此疆三字然後以大有天下之辭總釋經文五字其申箋最爲明晰釋文因經字作介毛傳介多訓大故以大訓之然未必得傳箋意也箋不云介當爲界者說文介畫也與界境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中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涇 胡承珙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高誘注呂覽云保介副也承珙案釋詁介右也右即副貳之意高以保介爲副當亦指車右謂其輔君耕藉但高渾言之鄭注禮記以保爲衣介爲甲切言之耳後儒疑車右不過勇力之士與農事無涉故用高注以副爲農官之副

不知古者士大夫皆嫻於射御故君之御及車右皆以大夫爲之初非別有甲士此詩敕保介自是呼諸侯之車右而告之則保介即月令之保介無疑若農官則詩中毋言田畯不謂之保介況又以爲農官之副將以何者爲農官之正乎但此詩爲廟遣諸侯不忘農事以保介預於勸農故託以爲詞必如正義謂不戒諸侯之身嫌其太斥則然文無封靡于爾邦直戒諸侯何以不嫌太斥乎

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傳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釋文正義皆以錢鎛銍爲三器案錢說文用毛傳訓銚云古者

田器斗部斛下引爾雅斛謂之鏟古田器也是銚斛同物卽今之鏵鍫所用以耕者正義引宋咸注世本銚刈也以爲刈物之器非是鎛說文二曰田器亦引此詩木部槈薅器也从木辱聲或从金作鎒正義云鎛槈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槈卽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案齊語挾其槍刈槈鎛似鎛與鎒爲二物然皆所以芸苗亦小異大同耳至銍毛但訓穫鄭云必多銍艾似本不以爲田器陸孔皆引釋名說文以銍爲穫禾之器然說文銍穫禾短鐮挃穫禾聲二字迥殊良耜穫之挃挃釋訓作銍銍是聲同通借此傳蓋亦以銍爲挃之假借生民疏引鄭注尚書

二百里銍云銍謂刈穗斷去稾也亦是以銍爲挃借耳又箋訓奄爲久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爲同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爲承珙謂王訓同者蓋顧上衆人爲義然詩言錢鎛是方趣其耕耘則其穫尙需時日故箋以爲久多銍艾揆之文義似當同毛於鄭耳

江氏古韻標準曰此篇韻不分明如何新畬似與來咨來茹遙韻虞東學詩從顧氏詩本音以茹畬帝艾四韻爲長謂工公求牟年人各爲韻承珙案顧說是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釋文引傳亦作嘻和也正義曰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是正義本傳作嘻敕也承珙案噫嘻之文在成王之上若如正義謂噫嘻猶上篇嗟嗟故毛以爲敕彼敕臣工保介此豈敕王乎若謂成王事者嗟歎而有所戒敕則經文當云成王噫嘻矣考說文無嘻字言部譆痛也又誒可惡之聲一曰誒然春秋傳曰誒誒出出今左傳作譆譆出出是誒譆字通又口部唉譍也與言部誒然（說文當本作誒然也）同義方言欸醫然也廣雅欸醫然譍也是誒

唉欸三字皆譍聲之詞此傳云嘻和者說文和相譍也蓋以噫爲歎而嘻和之故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詩嘻字疑卽譆之假借噫嘻雖歎聲要是有美有惡此經當是歎美成王事者之能勸農重穀耳

旣昭假爾箋云假至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戴氏考正曰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假爾之言此也虞東學詩曰烝民言昭假于下商頌言昭假遲遲皆事天也承珙案烝民商頌之昭假毛皆無傳惟雲漢昭假無贏傳假至也王肅以爲昭

其至誠此詩序云祈穀上帝則昭假當言事天謂能成是王事者既昭其至誠以祈禱於帝矣然後率農播種而使之盡力焉爾字毛無傳箋云已者至矣蓋卽以爾爲矣毛意亦當然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正義曰毛以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閒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

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承珙案此疏申毛甚當盧鏇論取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後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此言正與毛合其義古矣但私者對公言之經不及公所以爲讓富於民竝非此中絕無公田若因此謂是溝洫用貢法無公田則是本皆私田何必言讓且此詩祈穀上帝以天子而戒農播穀何以所言止及鄉遂而不通於畿甸乎傳言各極其望者疏引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惠氏定宇曰五六三十易之數也五六爲十一三統歷曰十一而天地之數畢又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云三十里天地合納甲之數亦然終三十里終竟復始詩通于易矣承珙謂三十以極望爲言十千以盈數爲言傳義實爲該括不必如箋疏以一川之閒萬夫爲三十里與十千耦相配之數也

顧氏詩本音以爾與私里協耦古音魚矩反與夫穀韻江氏古韻以此爲無韻之章謂顧爲強叶孔氏聲類以穀音

穀與耦韻而謂八句祇兩韻承珙案王氏總聞已以爾與里協穀居候切與耦協此說亦通

振鷺

振鷺于飛傳興也振振羣飛貌或謂此詩但言振未嘗言振振且既曰于飛不當先言羣飛故嚴緝引錢氏祇以爲自振其羽而已承珙案詩中一字而傳以疊字訓釋者甚多此振鷺卽與魯頌之振振鷺同振振者盛也在鳥則羣飛爲盛貌故以振振爲羣飛貌耳若玉篇別出鷐字以鷐鷺爲名劉淵林蜀都賦注亦以鷐鷺爲鳥名此則後人所加不然明矣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正義曰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向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承珙案靈臺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雍以節觀是辟雍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水經注釋漁陽郡雍奴縣曰四方有水爲雍不流爲奴皆與毛合宣十二年左傳云川壅爲澤故辟雍又謂之澤宮單言之或曰雝如周麗敦王在雝位格廟或曰澤如周禮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及禮記王立于澤必先習射于澤皆是靈臺言辟雍故傳以

水旋如璧釋之此經但言雝故傳亦祇訓爲澤其云鷺白鳥也蓋卽謂靈臺之白鳥是傳意以雝爲辟雍澤卽辟雍之澤不釋西字者豈古稱西雝猶言東膠東序人所易曉歟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此箋云西雝之澤者蓋亦以爲文王之雝正義以爲泛言川澤無取於西失傳箋之旨矣

豐年

序云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此序及傳不明指所報之神正義申箋云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祖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承珙案此疏義多窒礙那與烈祖經有烝嘗義反不取於報此經無烝嘗而意又主於報豈周人歸功祖父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不然乎至載芟祈社稷而亦有烝畀祖妣之文安見

非廟祀卽不可言祖妣邪箋疏以後諸儒各自立說王介甫以爲祭上帝蘇傳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傳以爲祭田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放齋詩說謂季秋大饗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何氏古義據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此經言豐年故專主蜡祭近李氏黼平毛詩紬義又據楚語周人報高圉太王以此詩爲宗廟之祭諸說致多錯迕蓋專主上帝則序但當言秋報而不必兼冬若但指方蜡則載芟爲祈上帝不應有祈而無報方社之社其報祭正歌良耜不當又用豐年至謂經言豐年必係一方順成之祭

則艮耜報社稷亦云祟墉比櫛室盈婦甯又豈必順成乃歌邪楚語所稱廟祭固有報名然又未見其必在秋冬也今一以序及經證之似當以曹氏之說爲近噫嘻序言春夏祈穀此言秋冬報明是一祈一報相對爲義彼言上帝而此不言何神者考祈穀之郊主祀上帝而百神亦當從祀左傳載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魯郊正所謂祈穀之郊春秋每卜郊不吉猶三望左傳或曰望郊之細也（僖三十一年）或曰望郊之屬也（宣三年）可見祈穀之郊并及方望至夏雩則月令於雩帝之外兼及百辟卿士噫嘻序但言上帝舉其重者耳此秋冬報祭亦必自上帝百神凡有

功于穀實者徧祭之而皆歌此詩月令季秋大饗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皆以爲蜡郊特牲云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可見秋冬之報所祭甚廣故序不指言何神但經文首稱豐年則其爲百穀報成之祭義甚著明故傳亦不言何祭況烝畀祖妣即云以洽百禮載芟亦有此文箋以百禮爲饗燕之屬賓之初筵以洽百禮箋又以爲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然則此百禮或亦言合祀百神之禮鄭注月令郊特牲皆以祭百神爲蜡祭宗廟爲息民禮運仲尼與於蜡賓注以蜡爲索饗亦祭宗廟然則烝畀祖妣者言宗廟之祀無不舉以洽百禮者言百神之祀無不舉而皆歸功於豐年之報自不得泥祖妣之文專主廟祭又月令大饗帝下云嘗犧牲告備于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可見嘗不定是廟祭之名推之孟冬大飲烝下即言天宗公社諸祭鄭注雖以烝爲升俎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即以此烝爲冬祭楚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夫龍狵乃建亥之月何以言嘗祀竊意秋冬報祀取嘗新烝衆之義亦名嘗烝與廟祀之秋嘗冬烝同名而異實箋以報爲嘗烝豈亦謂四時之外別有嘗

烝歟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此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是陸用集注本與正義不同或據說文秭下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許書多用毛氏則此傳當從陸本然心部十萬曰意與楚茨傳萬萬曰億不同則說秭亦未必同毛氏以楚茨傳用今數例之此傳亦必用今數自以孔本作數億至億曰秭爲合甄鸞五經算術曰毛氏數萬至萬曰億舉中數也又云數億至億曰秭則有可疑蓋黃帝數術中數交之上萬萬京曰陔萬萬陔

曰秭此應云數陔至萬曰秭而言數億至億曰秭者有所未詳段注說文曰十等之說起於漢末取周頌云秭國語云經晐者演之三等之說取鄭云今數古數者演之許鄭所不言未可盡信承珙案秭數諸書不同一切經音義引算經黃帝十等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與甄氏所引秭壤二字互倒廣韻引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陔御覽引風俗通又云十陔謂之秭廣韻又云秭千億也郭注爾雅又云十億爲秭是秭數本無定論但毛在先秦必有所受以經文萬億及秭數本層累而下故以萬萬爲億億億爲秭正義曰毛以億云及秭萬下

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空相累但不可再言及耳此疏於經文傳意體會最精

內則注云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正義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從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閒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大數言之詩魏風刺在位貪殘魏國褊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云十萬曰億段注說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亦不爲不多矣不必從毛之數億至億也承珙案詩主詠歌不同紀事此詩欲極言黍稌之多由萬而億由億而秭皆形容之辭故雖數有二等當取其多者言之並非實計年之所入與廩之所藏無容疑於數之參闕也

有瞽

序云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以始作樂爲始作大武之樂以箋合諸樂謂合諸樂器不合諸異代之樂稽古編駁之謂始作樂是始作大武合乎祖是以大武與諸樂合

奏之諸樂兼六代之樂不止周樂承珙案經云在周之庭傳云縣鼓周鼓正以見其皆爲周樂不必合諸異代況功成作樂未必止大武一樂箋云大合諸樂與獨斷云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語同獨斷於周頌三十一篇皆云某事所歌可見自清廟以下皆周初所作樂章合樂者卽合此諸樂也虞東學詩曰禮經多合樂之文合樂必有詩而今無別見者或始作樂時歌此以合乎祖後亦移而他用歟

應田縣鼓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正義申毛云應旣是小田宜爲大其申鄭則云以經傳無

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縣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故知田當爲朄是應朄之屬承珙案經文應田縣鼓承上業虡崇牙言之謂業虡之所縣者爲應田二鼓故傳以應爲小鞞田爲大鼓而總之曰縣鼓周鼓謂此二鼓皆縣者乃周家之制其下云鞉鞉下鞉字近本作小從宋本改鼓也此別其不縣者也箋云有視瞭者相瞽又設縣鼓鞉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似以縣鼓與應朄別言其下箋又云旣備者縣也朄也皆畢已也故禮器疏以縣鼓爲大鼓應鼓爲小鼓後儒說此詩者亦以應田小鼓縣鼓大鼓爲說夫使大鼓而別之爲縣則似小鼓不縣矣大雅

縣箋云凡大鼓之側有應鼙朔鼙大射儀建鼓之旁有應鼙朔鼙而其上文云樂人宿縣則大小鼓必皆在縣若此詩專謂縣鼓爲大鼓以別於應朄則承上業虡之文不當以小鼓之不縣者廁其閒若統言所縣之鼓又不當偏舉二小鼓以該縣故應從毛傳以應小田大皆爲縣鼓者於文義尤愜也陳奐案此說未具明晰辨見商頌

潛

猗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或謂鎬京去岐三百餘里近京爲潛何必遠繫於岐周之水因疑傳言岐周明此爲成王六年蒐于岐陽薦獻先王別廟之詩乃是就地取魚故經表以漆沮承珙案周公制禮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則祭時備物四海九州之美皆具何必以漆沮非近京爲疑況岐周爲興王之地取其所有而薦之示不忘本亦思其所嗜之意此彭執中說經言漆沮傳言岐周皆指其實非以鎬岐相近繫而言之也

潛有多魚傳潛槮也釋文云槮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竝作米旁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槮也謂積柴

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音霜甚反正義曰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挍勘記謂槮字乃郭璞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傳正義所說非是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珙案槮謂之涔爾雅列於釋器若以米養魚不得爲器況漆沮大川非可投米以養若如韓詩謂涔爲魚池則文當入釋地矣爾雅既與罧罶罺罾竝列則槮自

是圖魚待捕之具水中列木所以聚魚亦可謂䅵非必以米畜䅵也積柴之訓義本李孫非郭所改釋文又云槮字林作罧說文罧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此又呂忱孫炎所本然則罧爲正字槮爲借字卽舊詩傳作䅵亦以聲近故借投米䅵魚之說恐是望文生義耳

有鱣有鮪箋云鱣大鯉也毛詩紬義曰正義鱣鮪已釋於衛風故不再釋按衛風碩人傳云鱣鯉也此箋因下有鰋鯉故以大鯉別之爾雅釋魚云鱣鯉舍人注鯉一名鱣說文亦鱣鯉互訓皆與毛鄭合郭景純據今之赤鯉魚故謂與鱣別不知鱣自名鯉非謂今之赤鯉水經河水篇云河

水又南得鯉魚水酈注云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承珙案鮪疑當作鯉）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如酈注鱣渡龍門而其水名鯉魚則鱣之名鯉審矣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莫春來游鱣鯉與王鮪對舉其意亦以鱣鯉爲大鯉也玉篇鯉云今赤鯶鱣云鯉也大魚也最爲明晰承珙案箋以鱣爲大鯉不過謂鯉類之稍大者其小者自名鯉不得名鱣非如鮪之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鮥鮪又可通稱鮪也然此二魚詩凡三見（碩人　四月　潛）皆以鱣鮪連言自是種類相近故郭璞以鮪爲鱣屬但陸璣郭璞

皆以鱣爲身形似龍大者長二三丈重千餘觔鮪似鱣而小亦長七八尺此則誤以爲今之鱘黃魚非施罛積柴之所能取其非詩所詠之鱣鮪可知矣正義引陸璣疏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水經注漢水東經鱣湍者舊言有鱣魚奮鬐望濤直上至此暴腮因以名湍據此是鱣鮪本出於河至河魚大上之時乃逆流而至漆沮故周人取以薦新然則其至有時潛槮之不得爲投米以䅵尤可知矣

雝

序云雝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承珙案禘祫之說先儒聚訟有據國語歲貢終王以祫爲歲祭禘爲三年喪終之祭者劉歆（見漢書）徐禪袁準虞喜（皆見通典）也有謂禘祫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三年一大祭者賈逵劉歆鄭衆馬融王肅杜預（見通典及王制正義）也有謂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者臧燾（見宋書本傳）也有謂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者張純（見後漢書本傳）也有謂禘及毀廟祫惟存廟者王肅（見通典）也有謂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而禘異於祫功臣皆祭者何休（公羊解詁）也有謂五年再殷

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而禘在祫前三年而禘五年而祫者徐邈通典楊士勛穀梁疏也有謂禘祫並三年者徐彥公羊疏也有謂禘祫奇偶閒歲一祭者高堂隆通典也有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者孔穎達周頌疏也有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者張純本傳也有謂禘以夏祫以秋者崔靈恩通典也有謂禘以五月祫以六月者杜佑通典也今一以經文爲斷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注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周官經雖無禘祫之名然中庸以禘當爲宗廟之禮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下云

天子之祭可知天子自有宗廟之禘與祭法禘黃帝禘嚳爲祭天圜丘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者不同故鄭氏有三禘之說若祫則曾子問祫祭於祖公羊傳大事者大祫也則禘祫確爲二祭不得爲一祭二名又不得謂左傳無祫文但當有禘而無祫矣曾子問孔子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大祫者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若禘則禘於大廟唯有毀廟之主通典引逸禮及韓詩內傳皆云然若禘於文武似當兼及親廟鄭君魯禮禘祫志推周法謂禘不及親廟

但文武以下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然元鳥箋云三年喪畢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夫曰禘於羣廟則必指親廟言之此禘卽爲五年再禘之張本若明年之禘既及羣廟而後五年之禘又祇有毀廟之主而不及親廟無此禮矣竊意禘於大廟唯毀廟之主升合食於大祖禘於文武則文以下穆主武以下昭主無論已遷未遷皆各祭於文武之廟此曾子問所以但言祫祭迎四廟之主公羊傳但言大祫則毀廟未毀廟皆升合食也左傳言禘於武公禘於襄公之類專祭一公固爲非禮

然亦必仿周人有分禘文武之法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卽周人禘文武之明証故於禘大廟之外別禘羣公且禘襄公在昭二十五年襄乃禰廟若禘本毀廟之祭而無故於親廟行之魯雖僭禮亦必不爲此創制據此可見禘於大祖祇及毀廟禘於文武兼及羣廟不得謂祫止及毀廟禘總陳昭穆文不得謂禘及毀廟祫唯存廟矣若禘祫之年以閟宮毛傳核之閟宮云秋而載嘗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正義曰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據此知諸侯以禘祫廢一時祭則必非再歲爲之天子雖不廢時祭亦

必有當祫當禘之年禮緯春秋說皆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鄭云百王通義說文示部禘祫下又引周禮五歲一禘三歲一祫張純又有法天道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之說此皆證據明確則凡謂禘祫竝三年又或謂祇有三年之禘者皆不足信矣且禘夏祫秋毛傳明白如是而雝序正義謂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誤矣且據此知諸侯之禘亦必及親廟若祇及毀廟則因禘而廢親廟一時之祭有是理乎序於雝云禘大祖也於長發云大禘也鄭箋謂雝之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謂長發大禘爲郊祭天引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觀序一止曰禘大祖一

則曰大禘二詩之禘自當不同春秋言大祫稱大事禘稱有事公羊言合食惟大祫曾子問言無虛主惟祫祭通典引逸禮祫祭七尸禘於太廟之禮惟立二尸是祫兼存廟禘於大祖惟毀廟則鄭氏祫大禘小之說爲近長發言帝立子生商則鄭氏南郊祭感帝之說亦合毛於雝之禘無明文但序言禘大祖當指后稷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唐神龍元年張齊賢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大祖大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也又云伏壽禮經始祖卽大祖大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

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及鄭注詩序云大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大祖自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大祖耳承珙案漢書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韋元成傳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亦引詩有來雍雍云云劉韋蓋皆出魯詩劉向雖以爲武王之詩然曰事其先祖則非祭文王可

知韋元成傳又謂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云云故鄭以文王爲大祖又其禘祫志言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此箋以大祖爲文王卽謂禘於文王之廟但其所推周禮禘祫自可逆探後世言之若周頌作於成王周公之時文武皆在親廟其下竝無昭穆安所用毀廟合食之禘通典引韓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廟若係此篇之傳則韓義亦必不以爲禘文王惟以序之大祖爲后稷則經中皇考卽序后稷

祭法五廟皆曰考始祖卽曰祖考故后稷可稱皇考通典
引逸禮禘於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昭共
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則殺于孝子卽爲成王
對后稷之稱亦可宣哲維人文武維后似指毀廟諸祖而
言旣右烈考亦右文母傳云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孟
子引書曰丕承哉武王烈洛誥曰烈考武王列女傳大姒
號曰文母大雅文定厥祥傳云言大姒之有文德也故此
箋云文德之母或疑武王不宜先大姒此則杜鄭所云雖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者竊意武王有天下時文母猶在
經意蓋以周家受命而王得行禘禮皆由於大祖以下功

德積累足以右助烈考及文母耳鄭箋謂爲烈考文母所
右則禘於大祖不及親廟若禘於文王不必歸美武王此
當如長發祭天南郊以其祖配不及相土與湯而經言之
者美其爲天所命得以郊天配祖之由耳

武

序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案此箋
言周公所作卽此武詩又言所爲舞者以周頌惟維清及
此序言奏明是旣歌此詩卽爲此舞但維清箋言象舞武
王所制則似武王時已象文王之伐而爲舞周公乃爲歌
詩作樂而奏之於廟大武則似樂歌樂舞皆成王時周公
所作獨斷謂大武周武所定蓋本左傳武王克商作武之
語而國語引此以爲周文公之頌且經云於皇武王云耆
定爾功必非武王時所作意此亦同維清其舞作於武王
時詩則周公所定至此乃合詩與舞而奏之歟何氏古義
據呂覽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令周公
爲作大武墨子亦云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
武象武卽大武周禮言舞大武意者大武之舞已作于武
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周公乃始成之此說近是
酌序言告成大武也彼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
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正義述之

以洛誥爲攝政七年之事而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
于新邑明待成王卽政乃行周禮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
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而武序下疏又云
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兩疏已自違異又云周公
作大武之樂旣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
述其事而作此歌此與維清序疏同誤兩序皆言奏奏者
進也明用此舞卽歌此詩如謂此是詩而非樂則必象舞
武舞別有樂章顧何以告成大武有詩述奏大武有詩而
大武爲一代盛樂其本詩反無一語見於三百篇乎且左
傳疏旣據國語以武詩爲周公作矣而此又云詩人述事

作歌何也慭之告成大武當是周公旣作武樂別爲詩以告廟故不言奏此則歌詩以爲舞節故言奏但告成當在先奏之當在後今不然者自是脩編有錯亂耳

耆定爾功傳耆致也箋云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於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稽古編曰左傳云耆昧也者乃隨武子之言引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而釋之耳其楚子引耆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竝不訓耆昧疏誤合二文爲一承珙案杜注左傳於耆昧也下云耆致也致討於昧於耆定爾功下亦云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此卽用王肅義也疏兼采二義故誤然旣曰勝殷遏劉矣似不必復言致討傳云耆致也者致與至同謂至此而後定女之此功與鄭引須暇五年意同箋申傳非易傳也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七　圭

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朱氏通義曰朱子謂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嚴華谷因其說謂酌與般亦大武篇內之一章以愚考之其說誤也周頌脩嚴故篇止一章無有疊章者左傳旣以耆定爾功爲大武卒章則此句之下不應更有武詩而下之其三其六斷肯以篇言而非以章言矣傳意蓋謂武爲武王之樂桓與賚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考然桓賚四篇必無屬武樂分章之理承珙案左傳首言武王克商作頌然後曰又作武云云蓋謂時邁及武賚桓諸詩皆頌武王克商之事傳文於時邁言作頌所以包下武賚桓三篇而於武則舉篇名於賚桓則舉篇次此不過行文錯舉互見耳然於時邁汎言作頌固已別於武樂其上文隨武子引汋曰又引武曰亦可見酌及時邁必非武樂中之詩篇矣嚴華谷以酌爲大武篇內之一章何貴如并以時邁亦爲大武之一章皆臆說也至篇次不同杜注謂楚樂歌次第亦未必然楚子明言克商作頌自必用當時周頌之次其與後世不同不必推及未刪定以前卽如左正義引沈氏難云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而周頌譜疏所次則桓在二十九賚在三十是六朝篇次又與鄭譜不同況未經秦火時乎所謂可與徜論難與精悉者也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七　圭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涇　胡承珙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序云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巳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愼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

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卽歌之也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則是成王年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愼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承珙案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彼疏云烈文勅戒諸侯以賞罰爲己任非復喪中之詞故知是致政後年之事然則閔予小子序變成王言嗣王又但云朝於廟其爲免喪後始朝於廟可知箋云將始卽政者成王居

武王之喪自遵亮陰不言之制既除喪則雖年在幼沖亦當躬親庶政所謂周公誕保七年者不過伐叛營洛及制作禮樂數大事耳總之武王崩後周公攝政非攝位則免喪朝廟者實爲嗣王以及訪謀進戒何莫非一時之事正義以毛無避居之事遂謂武王崩周公卽巳攝政故用王肅述毛以此及小毖四篇俱爲攝政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今玩小毖傳以拚蜂爲摩曳以集蓼爲辛苦雖似指管蔡之事而言然安知非三監方叛大誥東征時所作何必定爲太平以後追述之詞至前三篇傳更未見必爲周公致政後事則毛義當與鄭同王肅所述未必得毛旨曾

氏釗曰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按營成周在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王巳告廟經有顯文可據何謂成王攝政周公未得朝廟邪承珙又案漢書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文選寡婦賦注引韓詩惸惸余在疚章句曰凡人喪曰疚獨斷云閔予小子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之所歌也此并與鄭箋大同可見三家皆以此詩爲喪畢毛以閔疚皆訓病正當爲免喪後之辭疏述箋意又謂是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亦未必然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云念此君祖文王上以

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各本言作信從校勘記訂）正義於乎皇王箋云歎文王武王也解之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室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承珙案箋以經言皇考皇祖竝指成王思念文武故於於乎皇王箋總言歎文王武王此與匡衡傳言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者義同疏以於乎皇考爲成王思武王以念茲皇祖爲武王念文王似非箋旨惟匡衡引詩念我皇祖陟降廷止以庭爲廷故言成王嘗思祖考之業

而鬼神祐助其治顏注因謂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此疑三家詩本作廷字其義因隨字異然不如傳箋訓庭爲直謂文王以直道事天治民者與大雅文王陟降及訪落紹庭上下義皆融貫也

·訪落

率時昭考傳時是率循箋云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正義曰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爲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荅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爲君謀也蘇傳以此詩皆爲成王之言李迂仲謂當從其說承珙案自閔予小子以下三篇皆有維予小子語毛於前二篇無傳惟敬之維予小子傳云嗣王也毛意蓋以上二篇皆爲成王之詞則所稱小子自係嗣王敬之前六句皆羣臣進戒之詞忽接以維予小子嫌於羣臣自稱故特爲發傳其精析如此若訪予落止爲王言率時昭考爲臣言兩句之中一問一荅則傳家不應混同無別僅以訪謀落始時是率循平平訓詁而已孔疏即以鄭說述毛恐非毛旨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女（各本女作艾從岳本訂正）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

者收斂之正義引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己不堪繼續故易之承珙案謀訪羣臣自爲謙詞未爲不可但既云才不能繼道將分散下又云未堪家多難文義重複竊謂傳意當云女羣臣將予就近先王繼其道之分散者而收斂之維予小子未堪家之多難耳道即鄭箋所謂典法分散者猶上篇遭家不造言家道未成是將分散矣此當用箋申傳王肅之說非是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

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正義曰武王所繼者文王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承珙案集傳於陟降庭止既用漢書顔注鬼神上下臨其朝廷之語遂不得不以此紹庭之庭亦爲朝廷但云紹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語意複沓且不可謂繼鬼神之上下陟降故輔氏以爲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指外事陟降指內事則又與閔予小子篇之陟降不同矣且經云紹庭上下而改爲紹其上下於庭可乎故必如箋說則閔予小子謂文王之以直道事上治下訪落謂武王紹文王之直道以上下其臣敬之謂天之上下其事三陟降皆同義於經文亦不相戾也

敬之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箋云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釋文易鄭音亦王以豉反正義仍用鄭述毛以易爲變易之易承珙案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引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傳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云云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據此皆以詩不易爲難易之易漢書孔光傳亦云命不易哉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知此宜用王音申毛箋說似非經旨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傳士事也箋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承珙案此箋天上下其事三句釋經陟降厥士末句釋經日監在茲轉運日月指天之事於經中日字無涉日月瞻視當作日日瞻視與匡衡云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義同各本俱作日月瞻視涉上箋日月字誤挍勘記因宋本正義有日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語疑正義所見本作日日然其述毛仍作日月視人其釋箋又云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擧驗者言之是正義所據箋本已作日月瞻視其誤久矣

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云緝熙光明也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承珙案傳訓光爲廣者古字光廣聲同義通說已見前文王及昊天有成命篇皇矣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此廣與大義相成毛以緝熙之熙已有廣義則經文於緝熙下綴以光明不當但爲明義故必以廣訓光謂學有其明既廣而更廣其明者乃明益求明之意箋謂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不獨文義迂曲且任賢意在下二句此但言其學日月積漸庶明而益明耳淮南子修務訓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引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於光明潛夫論讚學篇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故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中論云學者所以總羣道也述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庋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故若見已效故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皆以緝熙光明屬學言疏用箋義述毛謂實中之賢乃從之學未必得傳意也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正義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爲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

訓不同亦二字共義李氏紬義曰說文⿱弗大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葢讀佛爲⿱弗大而廣韻云怫肸大貌怫肸卽佛肸是佛亦本訓大也曾氏釗異同辨曰凡从弗之字卽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弜矯人之非以合宜爲義其字皆从弗⿱弗大从大从弗言大矯之鄭訓佛爲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毛音符弗反失之承珙案傳以佛爲⿱弗大借是專取大義鄭讀若弼則由聲得義說文弼輔也重文作弜孟子法家拂士趙注謂輔拂之士曲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是作拂作佛皆弜之借毛鄭取義自各不同至疏述傳謂大是相克勝之道語殊費解克卽任也傳意當云大矣是予之所任者何賴羣臣示以顯明之德行耳書大誥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下文言邦君多士緩予云云義與此略同箋直言輔弼是任則二句一貫然實與傳意別也

小毖

序云小毖嗣王求助也正義曰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卽攝政爲元年時卽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尙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

承珙案疏意以居東卽東征鴟鴞金縢皆管蔡既誅後事實皆本王肅之言於毛傳竝無可據辨已見豳風若此箋謂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其實桃蟲飛鳥之喩多難集蓼之言乃似方當武庚作亂國家不靖之時急求輔助故其詞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卽桃蟲飛鳥之謂也曰天降割于我家曰有大艱于西土卽多艱集蓼之謂也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卽序求助之謂也大抵武王崩羣叔卽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始知流言所起鴟鴞貽王風雷示警時已免喪卽政然後悟而迎周公命師伐叛小毖之作似正値東征之時

曰予其懲者懲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致疑周公史記所謂推已懲艾悲彼家難也曰毖後患者謂禍難未已當日慎一日大誥所云朕言艱日思也逸周書成王卽位因嘗麥而語羣臣求助作嘗麥解其曰求助與此序相應其文曰維四年孟春又可證此及上三篇通爲免喪卽政時事毛意未必如鄭以此爲歸政後之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段氏詩小學云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承珙案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毖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覃等因據以旁注未必祇緣正義有慎彼在後之文遂肊增經字也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荓蜂摩曳也箋云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正義曰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肎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荓蜂爲摯曳爲善自求爲王身自求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汪氏異義曰序以此篇爲嗣王求助王孫之解是也如箋說則是勅戒之詞非求助矣承珙案大雅荓云不逮傳荓使也此用爾雅釋詁之拼使也郭注謂使令此傳全用釋訓彼作甹夆摯曳也郭注謂牽挽依說

文字當作𢓜夆義皆訓使益頌之荓蜂與雅之荓同義摩曳者謂牽引而使之也王肅以荓蜂爲藩援似讀荓爲屏周書嘗麥解有屏助予一人語似爲肅所本孫炎注雅謂相摯曳入於惡乃用箋說孫毓謂扶助爲善則與箋相反今案嗣王創艾求助而先怵羣臣以毋相摯曳爲惡固非自怨自道卽謂無人扶助爲善亦非責已恕人之義竊意莫予與自求文相呼應莫者無也言往日之事無有摩曳使我爲之者乃我自求辛螫之害耳潛夫論愼微篇云德輶如毛爲仁由己莫與倂倂與拼同蠢字之誤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引詩正謂無人摯曳於我禍福皆自己求之解經較箋爲勝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按月令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别名與鴞不類鴞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鴨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此疏殊誤箋本以鷦卽桃蟲題肩乃鷦所爲之大鳥疏乃云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又云鷦

與題肩不類失箋旨矣今箋以鵻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云鵻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承珙案桃蟲飛鳥不過小患大變之喻猶云爲虺弗摧爲蛇若何耳卽有所指亦當謂殷遺可慮若管蔡之誅周公雖以大義滅親事非得已故詩中爲親者諱如鴟鴞但云既取我子東山但云我心西悲至常棣尤惓惓以莫如兄弟爲言箋謂流言之罪恨不早誅似非詩人之意王肅述毛言患難宜愼其小非悔不誅管蔡者是也爾雅桃蟲鷦說文謂之鷦鷯一單評之一彖評之耳鷦鷯卽莊子之鷦鷯其爲小鳥甚明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正申傳始小終大爲者化

也鄭注大射儀云正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鳥之捷黠者也月令注題肩或名曰鷹下有仲春化爲鳩語箋意蓋以此桃蟲飛鳥亦鳩鷹變化之類玉篇題下云題鵳應仲春化爲鳩廣雅鷣鴟鷂也列子天瑞篇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藝文類聚引陸璣疏云隼鷂也齊人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然則題肩實有變化故箋云鷦爲題肩或曰以下當從定本集注作或曰鴞皆惡鳥者爲是詩爲梟爲鴟與梟竝言斷爲惡鳥與墓門泮水之鴞自別陸疏云桃蟲今鷦鷯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是毛傳始小終大之說至陸時猶有實驗易林云桃蟲生雕雕亦鷹鷂之屬其言皆與傳箋合劉肅大唐新語云崔希高轉并州兵曹廳前叢葦有小鳥如鷦鷯來巢孕卵五色如雞子數日殼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鷲人到今號爲兵曹鳥此亦可見物類之變自有此種焦贛陸璣必非肊說也

毛氏詩札曰臣工小毖詩皆不用韻盡處爲韻如臣工茹與畬合帝與艾合小毖蜂與蟲合鳥與蓼合漢鐃歌樂府曲與烏生八九子相和歌辭等用韻比視此

載芟

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稽古編曰此疏既引祭法以此社是泰社祭法疏又云泰社在庫門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藉田中王所自祭以共齊盛今從其說詩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言爲民祈祭當主泰社爲是況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閒父子家室藉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此稱也則藉田與祈社當各爲一事而社爲泰社無疑矣至崔氏之說據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則云在藉田者非無本矣但蘇氏用以釋此詩序則未必然耳承珙案穀梁傳竝無天子親耕

故自立社之文惟唐神龍初祝欽明奏云先儒以爲王社
在藉田中乃改先農壇爲帝社陳氏禮書謂此於經無見
特附會詩序而爲之說至國語云司空除壇於藉曰除則
似臨時之事若王自立社則當有常設壇壝不得言除矣
有厭其傑厭厭其苗傳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箋
云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段注說文懕下云湛露
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引韓詩作愔愔按愔見左傳
祈招之詩愔卽懕之或體厭乃懕之假借詩有厭其傑厭
厭其苗亦懕之假借廣韻稖稖苗美也用載芟傳也承珙
案說文猒飽也今字作厭猒本飽足之稱苗之得氣足者

先長爲傑故曰有厭及氣至則衆苗齊足故曰厭厭管子
五行篇苗足本然則詩厭字卽從厭足義亦得不必改爲
懕也
緜緜其麃傳麃芸也正義曰釋訓云緜緜麃也孫炎曰緜
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
不絕也承珙案釋文引韓詩作民民云衆貌王肅似用韓
義然不如孫炎詳密之解爲當蓋苗已長齊其芸恐致傷
苗自以詳密爲要若謂衆芸不絕此指上文千耦其耘則
可以解此文失詩人體物措辭之妙疏引郭注芸不息也
似用王義今本郭注言芸耨精則又同孫說豈郭注亦有

兩本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傳且此也箋云匪非也心非云且而
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
嘉慶之事不閩而至也正義曰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
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甯重言之耳王氏
釋詞曰且字亦作徂書粊誓曰徂茲淮夷徐戎竝興徂讀
爲且且今也言今茲淮夷徐戎竝興也某氏傳以徂爲往
征往征茲淮夷徐戎竝興斯不詞矣且經言徂不言徂征
也承珙案爾雅徂往也又徂存也出其東門匪我思且箋
云猶匪我思存也是鄭讀且爲徂存之徂故釋文云且音

徂存者見在之詞故且爲此亦爲今矣又案傳以且爲此
蓋兼聲轉爲訓古人訓隨聲轉疑聲亦隨訓轉且有此義
或亦可讀此聲則正與末句茲字協也
振古如茲傳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承珙案郭注爾雅引
此詩曰猶云久若此是但約畧爲訓耳今謂振本訓起韋
注國語振廢淹云振起也禮運云凡禮之未有者可以義
起也起有始義越語云人事不起弗爲之始釋詁治古同
訓爲故治當爲始振起之義亦近古始此振古如茲猶言
起于古初已如此矣毛訓振爲自與起義合又易振恆說
文作揞恆書酒誥庶羣自酒自本或作嗜見書疏疑振與自

古聲亦相轉箋用爾雅正申傳自字之意故疏云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也

良耜

畟畟良耜傳畟畟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正義曰以畟畟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承珙案詩言以我覃耜有畧其耜覃畧自皆言耜利此既言良耜則畟畟似非狀耜之詞傳轉畟畟爲測測用今語釋古語故曰猶說文畟治稼畟畟進也从田儿从夊詩曰畟畟良耜箋云農

人者卽從田儿之意儿亦人也云農人測測者謂測測然進治其田卽从夊之意夊訓行遲曳凡入深者必以漸而進爾雅深測也說文測深所至也畟畟測測皆狀農人深耕之貌疏引舍人郭璞注專以畟畟屬耜言失經旨矣

其鎛斯趙傳趙刺也正義曰其鎛斯趙趙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承珙案儀禮刺草之臣注云刺猶剗除也若趙是剗除則下文薅字贅矣竊意其笠伊糾糾爲笠之狀則其鎛斯趙趙亦當爲鎛之狀非言鎛之用也傳訓趙爲刺者淮南氾論訓脩戟無刺注刺鋒也蓋刺者鋒利之謂言其鎛鎒鋒利故可以剗草耳箋云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考說文薅拔去田艸也段注云衆經音義作除田草釋文玉篇五經文字作拔田草惟繫傳舊本作披不誤披者迫地削去之也承珙案今人除草但去其莖葉者尙有呼毛反之音則薅不必以鎛刺地箋說恐非傳旨

以薅荼蓼傳蓼水草也正義曰釋草云薔虞蓼某氏曰薔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荼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李氏紬義曰爾雅薔虞蓼列於蘢蘇之下說文蘇荏芺葽葵蘢下列蓼字注云辛

菜薔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薔虞自舍人讀爾雅以爲虞蓼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誤注云虞蓼澤蓼遂并忘其爲辛菜矣此蓼如爲虞蓼傳應直舉其名今但云水草者上篇厭厭其苗緜緜其麃傳麃芸也說文頛除苗閒穢也本篇上言實函斯活苗已生矣下言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草除而禾茂是此句之薅乃除苗閒之穢也傳以蓼爲辛菜農人應采之非穢草可比而水澤之蓼生于江皋河濆之上不生于苗閒故但以水草釋之而不實其名蓋草之芳秀亦爲荼草之長大亦爲蓼古無四聲之分六聲與了聲一也承珙案傳於誰謂荼苦堇荼如飴訓苦菜以

有女如荼訓英荼於予所捋荼訓雈苕而此荼不言者於
言蓼見之蓼爲水草則荼爲陸草可知矣小毖予又集于
蓼傳云言辛苦也明以蓼爲辛物而此不言者自是泛言
水田之草不指辛菜故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疏以爲田
有原隰故竝舉水陸穢草是也
有捄其角傳社稷之牛角尺正義曰王制云祭天地之牛
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皐於
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
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爲正也承珙案捄當
作觩說文角部作觓云角貌與此箋同桑扈及絲衣皆云

兕觥其觩桑扈箋謂觩然陳設惟魯頌泮水角弓其觩傳
觩弛貌竊意弓弛則形長此有捄其角亦當謂其角之觩
然而長以此推之知毛公角尺之言必有所據若如禮緯
云角握鄭注王制握謂長不出膚不當言有捄其角矣
續古之人諸家皆以此句無韻孔氏詩聲類云眞清音本
相近三百篇審音較精故通者較少然巧笑倩兮倩从青聲青从生聲美目盼兮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確然爲兩部合用易繫辭以身與成同用而我閔其聲
不見其身何人斯實有之革彖傳兌彖傳以人與成貞同
用而百室盈止婦子甯止續古之人良耜實有之承珙案

此篇末句人與上文盈甯隔協而中以角續爲間韻與生
民末章韻同張氏詩貫亦謂人叶盈甯爲眞蒸通韻但不
若孔氏之詳諦耳

絲衣

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箋云繹又祭也
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
義曰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
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
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
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承珙案繹與賓

尸本是一事但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異其名耳此詩箋疏
甚明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
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此二者同
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彼疏云祊是求神
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詩絲衣云繹賓
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也又絲衣云自堂徂
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
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承珙謂此疏引絲衣分屬祭
神事尸但鄭注禮謂祭神在室而絲衣竝無室中之事是
誤以祊與繹爲二事不知祊者門內之地楚茨傳祊門內

也祝祭于祊乃正祭時孝子不知神之所在而博求諸遠之義繹祭則第於廟門內西塾爲之故孔子以庫門內東方爲失蓋繹言其事祊言其地非有二祭家語云繹祭于祊是也然此乃天子諸侯之禮若卿大夫之賓尸自於廟堂之上耳總之祊與繹是一祭繹與賓尸是一事爾雅繹又祭也穀梁傳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儀禮有司徹承少牢饋食之文饗事既畢卽埽堂欶俎迎尸而賓之其升降辭讓近於賓禮而稱之爲尸猶有以神事之之意其云若不賓尸不過其禮稍殺非謂但有事神而無賓尸也故詩序云繹賓尸此天子之禮專言之當曰繹通稱亦可連

言賓尸全詩秪爲一事若如郊特牲疏以上五句爲事神下四句爲接尸則安見牛羊鼐鼎禮之簡兕觥旨酒禮之大邪至鳧鷖乃專言賓尸既獻後行旅酬無筭爵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且似述事爲歌故刻於雅此詩雖統言繹祭始終之事然自於賓尸時歌之故當刻於頌耳高子以爲靈星之尸者正以序言賓尸不明何祭之尸故特著此語史記封禪書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其後漢書郊祀志續漢書祭祀志皆因之以漢法推周制考周語虢文公曰農祥晨正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此三條皆足爲周人祀靈星之證續漢書又引舊說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然則靈星之祀其來甚古淮南主術訓君人之道其

猶零（零靈同）星之尸也是靈星之有尸亦久矣高子與孟子同時去古未遠故能確知此詩爲祀靈星之作毛公分序篇端存而不刪自必意與之同至鄭箋乃注宗廟繹祭孔疏遂謂高子別論他事云祭靈星以人爲尸後人引之以證宗廟之尸此繆說也宗廟有尸誰人不知何用假靈星以明之乎又絲衣次載芟良耜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可知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此詩之次於載芟良耜始非無故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

貌說文紑白鮮衣貌詩曰素衣其紑段注云絲衣乃篇名素恐譌字承珙案釋文俅說文作絿此語亦有譌脫說文絿下不引此詩俅下引詩戴弁俅俅無緣復有作絿之文陸氏殆引他字書誤爲說文歟傳云俅俅恭順貌者爾雅釋言俅戴也郭注引詩戴弁俅俅釋訓又云俅俅服也郭注謂戴弁服夫俅之訓戴是謂戴弁之容若俅俅訓服仍謂弁服則弁服乃絲衣非俅俅之謂矣竊疑服當是屈服柔服之服正傳所謂恭順貌也傳以絲衣爲祭服俅俅爲恭順箋申之以爵弁而祭於王爲士服繹禮輕故使士與經文首言祭者之服繼言祭時之事次第相應若劉向五

經通義以絲衣爲靈星公尸所服之衣則下文自堂徂基云云文義不相承接矣

鼐鼎及鼒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承珙案傳雖不純用爾雅然義與之同故箋即用圜弇上句申之說文鼒鼎之圜掩上者手部掩斂也小上曰掩是爾雅弇當作掩傳但云小者渾言之爾雅析言之耳說文鼐鼎之絕大者魯詩說鼐小鼎此自是傳魯詩者之說許意存爲別解或據說苑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自內及外以小及大也因謂魯詩者劉向家學故說鼐小鼒大考韓詩外傳三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小大指羊牛言正與毛傳合說苑即用外傳不得援爲魯說鼐小鼎之證也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箋云不讙譁不敖慢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釋文不虞（各本作吴從盧校改）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各本兩吳字作吴吴亦從盧校）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吴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承珙案據此是正義本作娛釋文本作虞史記孝武本紀引詩作不虞不驁索隱引毛傳吳譁也姚氏引何承天云此虞當爲吳音洪霸反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歡娛字也封禪書引詩又作不吳

是古虞娛吳三字本通用說文吳大言也徐鍇以爲从口从矢寫詩者改吳作吴何承天之說爲謬不知吳字古文作𠹋从口从大何說本此非謬也漢書郊祀志引正作不吳不敖或當時亦有此本耳然毛詩本文自當依定本作吳虞娛皆吳之假借吴則吳之古文其訓則當爲大言讙譁即大言也又吳與華本一聲之轉後漢書臧就傳燒鋘斧李注鋘从吳詩云不吳不敖然一切經音義（卷十一）鋘此古文奇字鏵可見吳作華音不必作吳音話也

酌

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正義

曰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爲文王養紂此言以
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爲同非經養也
承珙案養卽經中養字傳訓養爲取序養天下卽取天下
大武之功在於取天下此告成大武之詩而篇名酌者言
酌時之宜所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曰酌先祖之道者
先祖謂文王文王之道三分有二而不取武王酌其時八
百會同則取之孟子曰取之而萬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
也取之而萬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序以大武之取天下
爲能酌文王之道卽此意也稱先祖者據成王作頌時言
之耳春秋繁露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制作汋

樂以奉天此汋卽酌也漢書董仲舒傳虞氏之樂莫盛于
韶于周莫盛于勺曰奉天者不過言革命所以順天言其
盛者以周之武功爲極盛耳禮樂志云周公作勺言能酌
先祖之道也此正與毛詩序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樂
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勺合曰大武此或出三家詩然亦
足證此序言告成大武故有合曰大武之語至蔡邕獨斷
應劭風俗通亦皆言酌先祖之道知序義之來古矣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
此云遵養時晦耆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
王取紂不得與鄭同承珙案此疏引左申毛不誤左傳晉

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
晦耆昧也是耆昧卽攻昧傳以養晦爲取昧其義自異於
箋乃此疏申箋又云左傳耆昧也皇矣上帝耆之是耆之
至老故云耆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則與武詩耆定爾
功下疏引左傳耆昧也又異彼疏因傳訓耆爲致而引此
申之言致討於昧然宣十二年左傳楚子引詩耆定爾功
竝無耆昧之語辨已見前此疏申傳申箋又兩引耆昧一以爲
取昧一又以爲耆昧幾不知其所從傎矣陳碩甫曰傳釋
養爲取此古義也禮記羣鳥養羞鄭注羞謂取食則養羞
猶言取食也汪氏異義曰此篇與武頌本因作大武之樂

而思武功經首言於鑠王師明是美武王用師伐紂末句
正與首句相應兩師字不得爲異解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云
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潛研堂荅
問云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而外多用雙聲取義如泮爲
坺苞爲本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顚爲
毐龍爲和之類也段氏詩經小學云此及長發傳皆以龍
爲雝之假借故曰和也李氏紬義曰龍乾道也易稱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龍得爲和承珙案傳於蓼蕭
爲龍云寵既以龍爲寵之假借而此及長發必改訓爲和

者自是古說詩者相傳如此毛公師承有自不敢改移後漢時已失此故訓矣說苑辨物篇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本之云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據此二條似古人言龍者實有和義或亦可推毛訓龍爲和之故歟

桓

序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釋文云桓武志也本或以

此句爲注承珙案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爲序蓋此及下賚予也般樂也皆說名篇之意文義一例皆當爲序詩者之言般疏言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不如崔集注本以般樂也三字爲序文見釋文之當此序首言講武類禡而經文無其事恐啟學者之疑故繼之以桓武志也意謂講武類禡者因武王伐商之事而詩人因其事以推言其志在于安萬邦而保厥士用四方而定厥家耳是此序首言頌之所由作繼言頌之所出名其實仍一義也或據左傳以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因幷酌及時邁皆牽入以附會武樂六成而又闕其一皆肊說也荀子禮論云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蓋言此九者皆樂名以汋桓與武並稱則必非統於武樂明矣

於昭于天皇以閒之傳閒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正義曰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承珙案大雅文王於昭于天彼箋以爲文王之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以爲王使君天下此篇文與之同不必異解毛雖訓皇爲美而思皇多士則以皇爲天此詩即謂周

道昭見于天故天以周代殷用此申毛亦可不必如王肅以皇爲美也

顧氏詩本音謂首三句無韻下文王方爲韻天閒爲韻江愼修則謂全章無韻閒與天古音不相協張氏詩貫謂起二句提起二韻如有彗之例下天命匪解四句以王方爲韻承上邦字江陽通韻末三句以天與閒韻承上年字承珙案天與閒固不同部然音自相近臧氏證讀曰此當如釋名豫司兗以舌腹言之天顯也與閒叶

賚

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李氏紬

義曰正義引武成列爵惟五封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以爲武王大封之事按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言非此序之所謂賚也書序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正義曰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兩正義皆出孔手彼引此賚以證分器而此引大賚以證大封則書正義之說長矣序賚予也明此賚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卽善人也論語稱善人是富當亦指武成大賚此序大封于廟與書序邦諸侯同賚予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輒引武成大賚矣承珙案今尚書武成篇以散財發粟爲大賚本是用史記論語撮合而

成但周本紀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此伐罪弔民一時之事所及當不過商紂畿內必非大賚四海亦必不別富善人與此詩大封絕不相涉今武成孔傳牽引論語大賚其實論語正與此序相應集解以善人爲亂臣十人亦與此箋云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合孔疏引武成證此詩之賚李氏謂論語之大賚非詩賚亦誤也

敷時繹思傳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下於繹思箋又云陳繹而思行之是鄭以思爲思念毛但訓繹爲陳而敷字不爲傳小閔敷于下土傳云敷布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作鋪時繹思鋪亦布也大雅陳錫哉周彼箋云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彼疏引王肅述毛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竊意此詩亦當云文王旣勞心於政事我當而受之將布陳文王之恩惠以錫予善人我徂維求定當如范補傳云我自今以往唯知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末乃云此封爵雖我周之新命於乎其猶是陳文王之德以爲賚歟蓋大封在文王廟故始終推本文王言之毛傳凡思皆語辭此但訓繹爲陳不必云陳而思之也

於繹思箋云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正義曰於

亦歎辭也釋文於鄭如字王音烏承珙案酌於鑠王師箋云於美乎文王之用師桓於昭于天箋云於明乎曰天也皆以於爲歎辭此箋文法同前當亦以於爲歎辭孔說是陸音非也

顧氏詩本音云此篇或以止之思爲韻然詩無全用語助爲韻者承珙案首三句以止之思爲韻中閒定命雖不同部然易象傳毎以命與正韻大招以命與盛韻則定與命亦可相通爲閒韻末復以思字應前爲韻耳

般

序云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承珙按此詩與時

邁相似但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此所重在告祭天神而山川百神皆在從祀之數故經首言昊天然後及百神河嶽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堯典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鄭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此可見時邁以柴爲重望秩山川不過連而及之耳般則絶不及柴燎惟祀山川而已此其所以不同況時邁言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明是頌武王初克商後巡守祭告之事般則通言陟山翕河敷天裒對似當爲既定天下後時巡四方而作正義不分別二詩之異同則豈同是武王一時巡守之事而分爲二頌邪於義疏矣

陟其高山傳高山四嶽也承珙案時邁傳以喬嶽爲岱宗此則以高山爲四嶽是必毛公時古書尚多確知武王克商後有巡行至泰山之事及天下既定乃舉巡守四嶽之禮至成王周公述武王之功爲此二詩俱屬武王之頌故傳文分別若此至鄭於時邁序箋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白虎通義封禪引詩云於皇明盧校云明從詩考引周陟其高山言周大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是漢儒於二詩皆有封禪之說時邁疏謂封禪之見於經者惟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案大封鄭無注惟通典引袁準正論以大封爲封禪或出於賈逵千實注而毛於二詩皆不言封禪蓋封禪之禮古者帝王巡守必皆行之封卽堯典封十有二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禪與墠同東門之墠傳云墠除地町町者然則封土爲壇除地爲墠乃巡守祭祀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但巡守爲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爲齊桓公之欲封禪蓋自以功德無異於三代受命之王管仲知不可窮以辭故設爲地瑞天祥不可致之物所以止其侈心而不知適以啟後世人君之驕志秦皇漢武踵事而增玉檢金泥爲世大詬漢儒狃于所聞未免鄭重言之似於巡守之外別有此盛典者白虎通義所載亦三家詩說

猶是漢人之見毛公生於先秦尚知不侈言封禪其見卓矣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傳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也箋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正義曰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按山圖耳而幷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按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按圖祭之故云信按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按之承珙案板傳云猶圖也圖者謀維之意此傳於墮山謂

山之小者所以別於喬嶽於翕訓合也傳意似謂山則分祭河則合祭分合之故信乎宜謀維而後行之故經以允猶之文上承山下包河並見其義不必如箋訓猶爲山川之圖更不當如疏謂翕河之文不蒙允猶也

裒時之對傳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李氏紬義曰常棣原隰裒矣殷武裒荆之旅傳訓聚皆屬人說此亦當指天下之民對如對揚王休之對言天下之人於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僉曰是懷柔百神乃周之所以受命也言人美而樂之與名篇爲般之義合傳意或當然也承珙案序疏謂經不言海

不知敷天之下卽海在其中矣但上文山嶽翕河配祭之義已盡似不必又訓對爲配毛傳對多訓遂遂者進也謂敷天之下至于海隅山川之神皆各聚于是方嶽之下進而受命爲是乃我周之命百神所當受職也賚篇言周命以勑羣臣此篇言周命以臨百神其義一也此箋謂周之受命由於祭神似非經旨疏曲申之以爲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尤非也

虞東學詩曰嶽轉音戕下音戶嶽河下平上入通對轉音敦命轉音民張氏詩貫曰河字與下字本音爲叶承珙案皆臆說也時邁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孔巽軒謂嶽后同用嶽从獄聲是屋燭爲矦厚之入則此詩當以嶽與周韻古尤幽矦三部古音本同入也下則三百篇皆讀戶無由與河叶惟末二句似可爲韻雨無正訊與退遂瘁對（今詩作聽言則荅案當作對說見本篇）退爲韻三百篇命字皆入震韻與訊同然則命之韻對猶訊之韻對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涇　胡承珙
長洲陳　奐補

魯頌

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李氏紬義曰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記爲誣謂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也又謂成王賢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爲此說者是譏孔子不當進魯頌於周商也非

常之禮所以待非常之人昔者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命稷得祀天成王之于周公亦若是焉已矣以成王爲非禮豈堯亦非禮乎觀孔子之錄魯頌一切紛紛之論其可以息矣承珙案魯無冬至圜丘之郊而有孟春祈穀之郊無帝嚳配天之祭而有宗廟殷祭之禘明堂位言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與閟宮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正合閟宮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即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祭統所謂大嘗禘是也閟宮經文言嘗傳竝言禘嘗可見周人於崇德報功之中亦微寓等差之意所以竝行不悖未可謂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也或疑郊祭不及周公何以言報不知此正欲尊周公同於二王之後爲王者所不臣故得與杞宋同郊如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出王之廟亦此義也春秋閔以前不書魯郊至僖三十一年始書者自當從左氏以魯郊爲常祀不書所書者或卜郊不吉及郊牛傷有故則書耳禘之書亦以有故如致夫人躋僖公之類非書其不宜郊禘也至魯之無風自當如譜說尊魯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與賜郊禘同意而得有頌者風雅頌以體而分本無天子諸侯之別故王城之詩謂之王風而豳風有豳雅豳頌之目則以其中有體近風雅者故也然則三百篇何以別無諸侯之雅頌竊謂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所得

者惟風耳其諸侯朝廟之詩雖或有作不入輶軒之采故非太史之所職焉豈諸侯之臣必不使其言政事之得失諸侯之祭皆無樂以告神明邪或又謂諸侯既得作頌魯頌之作季孫何必請命于周則以頌者爲祭祀而作而魯頌惟稱其君之功諸侯人臣而作爲詩歌以頌揚功德自與商周之頌故必假天子之命以爲之然當時雖請命爲頌而其詩仍不列於周太史故春秋列國大夫賦詩無及魯頌者譜所謂孔子錄之同於二王之後是也若嚴華谷疑生前祝願之辭以疏謂僖公薨後作頌者爲非則虞東學詩辨之曰詩人追頌前王往往敘其生平如聞如見即

閟宮篇熾昌壽臧云云並是追述當年承祭獲福之事亦
因僖公在位日久有壽考茀祿之慶也無容以文辭害志

駉

駉駉牡馬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釋文駉古熒反說文
作驍又作駫同今本說文驍良馬也駫馬盛肥也詩曰四
牡駫駫駉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臧氏經義雜記曰據
釋文駉說文作駫則說文當於駫下引詩駫駫牡馬駉或
爲重文今引四牡駫駫及在駉之野皆非是蓋唐人李陽
冰等所改宋王伯厚詩考以說文騯字下引詩四牡騯騯
遂并此四牡駫駫皆引作烝民四牡彭彭之異文誤也玉

篇驍勇急捷也良馬也駫馬肥壯盛貌駉同上又牡馬苑
也騯騯馬行貌今作彭可證驍駉同文騯即彭之異與駫
不同驍與駉異字異訓釋文謂駉又作驍者誤承珙案說
文驍下本不引詩釋文當是駉又作驍蓋陸所見毛詩有
作驍一本耳下乃云說文作駫同則陸所見說文自作駫
駫牡馬與今本異矣段注說文謂毛詩必亦作駫駫故許
偁駫駫而後人譌亂作駉駉則未必然許所稱詩與毛異
者甚多此或三家詩作駫駫而馬肥盛之訓正與毛訓駉
駉爲腹幹肥張者同義毛多借字此特借馬苑之駉字爲
之耳至牧馬苑乃駉之本義其引詩在駉之野則當如段

說宐本作在冋之野詩言牧馬在冋故許引之以證从馬
冋會意馬在冋爲駉猶草木麗于地爲蘢也但駉爲牧苑
之通名元和郡縣志又云坰澤在兖州曲阜縣東九里魯
僖公牧馬之處此則後人因詩附會耳

釋文牡茂后反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
曰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顏氏家訓云江南本皆爲牝牡之
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其荅鄴下博士云若作放牧之
牧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子
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臧氏曰據正義
知孔本作牧馬釋文作牡馬唐石經作牧改刻作牡文選

李少卿荅蘇武書注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五十五引作
牧馬初學記二十九白帖九十六引作牡馬則六朝及唐
人皆兼具兩本今考傳箋之文則知在坰之野薄言駉者
二句方及牧事首句止言馬之良駿而未及於牧也釋文
引草木疏云騭馬也則陸璣亦作牡馬矣陸在顏前其本
更爲可據毛當作牡馬爲定也校勘記曰正義云毛以四
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駉駉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良
馬二章爲戎馬也又云以四章所論馬色旣別皆言以車
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
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

引之也正義此言深得傳旨若如顏說則四章止有良馬耳自與傳乖已不可通矣當以正義本爲長段氏玉裁曰考周官馬政特居四之一絶無郊祀朝聘有騭無驛之説顏氏說誤承珙案傳云騵馵良馬腹幹肥張者此但釋經騵馵二字其云良馬者對下三章戎田駑言之以此見戎田駑三種亦皆腹幹肥張耳固非以良馬釋經牡馬亦非謂四章皆良馬也顏說自與傳不合然謂經當作牡馬不誤凡禽獸之類皆牡大於牝詩意形容肥張自當舉其牡言之周禮言馬以一牡乘三牝言牡之盛則其牝之盛亦可見以有駜詩證之首章言乘黃三章言乘騵而次章言

乘牡此是以中間包前後見黃馬騵馬之皆牡亦可知詩人貴牡之意顏氏所謂須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至釋文引陸疏牡騭馬固非有專疏此詩之明證然楊雄太僕箴云僖好牡馬牧於坰野此豈非又在陸璣之前者乎況家訓云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牡驛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劉芳北魏人爲毛詩箋音義證者亦作牡馬可知傳箋本固作牡馬矣

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正義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即據野爲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承珙案野有死麕燕燕干旄傳皆作郊外曰野並無郊外謂之牧之文叔于田箋亦云郊外曰野說文冂下亦與毛同是毛所據爾雅本無此句未可據爲此詩牡馬當作牧馬之證也

有騏傳蒼祺曰騏釋文祺字又作騏正義曰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據此是正義本即釋文之又作本也今各本皆作蒼祺惟相臺本作蒼騏段氏詩經小學曰蒼騏即蒼綦也小戎傳騏騏文也正義作綦文李善赭白馬賦注引同

尸鳩傳騏騏文也釋文作綦文顧命馬鄭本作騏弁枚本作綦弁是古通段綦爲騏此傳俗本作蒼祺誤今依正義及岳本承珙案綦下从糸祺旁从示糸示形近易混故綦誤爲祺若作騏無由誤祺既小戎尸鳩傳皆有作綦文者此傳亦當是蒼綦曰騏也

有駵有雒傳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正義曰駵雒爾雅無文爾雅有駵白駁駵馬黃脊騝則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爲赤身黑鬣曰駵即今之駵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雒字而俗本多作駱字爾雅駵白駁謂赤白雜

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其字定當爲雜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承珙案此傳當本作赤身白鬣曰駁卽爾雅之駵白駁也考爾雅駵白駁黃白騜自以駵黃爲其馬之全體而有一處白者曰駵白黃白其立文與言雜毛者不同凡爾雅所指一處異色者脊與鬣爲尤顯駵白黃白雖謂指其白處所在毛公或別有所本故不純用爾雅大抵駁爲駵白馬之專名引申之爲斑駁爲駁犖說文駁馬色不純是也若如疏以駵白駁爲赤白雜則黃白騜亦爲黃白雜無以異於彤白雜毛之騢黃白雜毛之駓矣疏又云東山傳駵白曰駁若此亦爲駁不應傳與彼異不知毛

公博采故訓不必盡同如小戎傳騏綦文也此傳又云蒼綦曰騏是也至謂注爾雅者不引此詩則樊孫等於詩文失引者多矣豈得據以爲準乎

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曾氏異同辨曰按正義所云蓋王肅之義非毛義也下章徂無傳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據此則以古始訓作必王肅申毛如此故孔引之以申毛耳竊謂此詩作當與易作足同義周易述引王劭云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不然上章思馬多材此章忽思古始何詞之不倫邪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但毛傳奧簡鄭恐人不明故以牧之使可乘駕箋之耳秦風載獫猲驕箋載始也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以始爲調習正與此同正義乃用王說遂以鄭爲異毛失之矣承珙案曾說是也

有驔傳豪骭曰驔正義曰驔爾雅無文說文骭骹也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稽古編曰如疏云云則傳豪骭下當有一白字否則曰當作白承珙案釋文驔下云豪骭曰

驔是陸本作曰孔本作白也爾雅驪馬黃脊騽說文則云驔驪馬黃脊讀若簟又別有騽字云馬豪骭也考爾雅釋文云騽說文作驔音簟今爾雅本亦有作驔者卽此可見騽爲驔之異文豪骭或驔之別義故段注說文據玉篇廣韻皆於騽下竝列馬豪骭及驪馬黃脊二義知許氏原本或驔下有一曰豪骭之文或驔後有重文作騽之篆覃之古音如淫其入聲則如熠古音又如尋其入聲則如習故驔騽必一字鳥之鷣鳛蟲之熠燿其理一也承珙謂段說是矣但豪骭曰驔當從正義曰作白爲是毛蓋以駉篇馬名本有爾雅無文者故訓釋亦不盡依爾雅此章始以驔

騢魚皆有白色故於騂特取其豪骭白一義以配之而不用驪馬黃脊之色歟

有魚傳二目白曰魚釋文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瞷二目白魚正義不言毛傳與爾雅異是孔本傳作二目曰魚矣說文驔馬一目白曰瞷二目白魚段注云一字賸下二當作一以理覈之蓋陸本是孔本非毛傳是爾雅誤傳言一目者以別於二目也假令二目則傳不言二許本毛則必上句言目白下句言一目白毛本爾雅則知爾雅轉寫失其眞也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釋文引蒼頡篇云瞷目病也羅端良云相馬之說曰目小而多白則驚畏

驚畏者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然漢武帝得西域之駿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以魚目爲名豈此類邪承珙謂目病之瞷與驔不同爾雅特借瞷爲驔耳此詩方美牧馬之盛不應以病馬終篇羅氏後說近之

以車袪袪傳袪袪彊健也六經正誤云袪當作祛段懋堂曰古無從示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作袪袪不誤承珙案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引薛君章句曰袪去也輯韓詩者多於遵大路執子之袪下引之非是當是此袪袪之注謂駕車而去然與下斯徂義複竊謂袪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申也廣雅袪開也馬之開張者必彊健故毛以袪袪爲彊健猶上傳云腹幹肥張也

有駜

在公明明箋云在於公之所但明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挍勘記云正義曰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注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段氏云義是衍字羣經言明明者皆連二字爲文當作但明明德也今考此箋之下引大學在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還與此明明相證成不得如正義所說以二明字分屬一義一德也段說爲是下箋則相

與明義明德而已義字衍同定本集注亦誤承珙案孔本二明字分屬義德固非然經文傳箋絕無義字不應兩衍義字此恐當如定本集注作但議明德也蓋箋以議字釋經上明字以明德釋下明字其引大學不過證經明明連文耳下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議明德而已謂之相與自當云議孔本蓋議誤爲義淺人又於義上加明字而孔遂依之爲說耳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正義曰既言君臣相

與明義明德別言潔白之士羣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承珙案此疏非是此箋傳公之時以下十七字當接上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下仍是足上文義下乃云于於胥皆也潔白之士云云古本傳箋皆是於經文之後各自爲篇後人散入句下者誤將此箋傳公之時云云置之振振鷺之下孔疏依之爲說殊失鄭旨觀次章箋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並不分別舊臣新來亦可見矣歐陽本義謂疏者妄爲分別是也而又謂如鄭說則舊臣夙夜在公新來之士飲酒醉舞不近人情此亦誤以疏義爲箋義耳

在公飲酒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宋本惠下有也字）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承珙案此章飲酒是專指一事傳云有餘惠者謂於足祿之外復與飲酒故曰餘下章在公載燕乃通言凡在公閒暇則與燕飲故箋云載之言則也

自今以始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唐石經本有字旁添年字挍勘記曰正義本未有明文惟周頌豐年正義引魯頌歲其有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考此詩有與下子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爲是惠棟引漢西嶽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又正義標起止云傳歲其有豐年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考此經本云歲其有傳本云歲其有年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上豐字皆失其旨當以定本集注爲長承珙案挍勘說皆是也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皆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此其有年三字明指經文謂字以下則述傳意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自謂此二本傳文如是盧氏釋文考證以歲其有年爲定本集注之經文誤矣

君子有穀詒孫子釋文詒孫子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妄加也唐石經詒下旁添厥字挍勘記曰考正義說此經云可以遺其孫子若以其說厥則其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爲是惠棟引列女傳貽厥孫子此正三家詩也承珙案挍勘說是也

泮水（以下俱陳奐補）

思樂泮水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奐案泮宮魯學名經中或言泮宮或言泮故傳以泮宮釋經之泮也泮宮有水故曰泮水靈臺傳曰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辟廱四面有水泮宮則當半於天子也箋曰泮

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白虎通義
曰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
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
名之别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鄭與班同說文西南爲
水東北爲牆許說稍異水經泗水注魯共王殿之東南卽
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
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鄭言西南通水與說文合禮
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鄭注曰此小學大學殷之
制案殷制大學在郊靈臺辟廱是也周制天子大學在國

小學在郊文王有聲辟廱是也天子郊學國學各四諸侯
用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各一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
樹中於郊則閭中注曰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
射也大射於大學此諸侯大學在郊之義證矣明堂位曰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
周學也米廩周之上庠虞學也序周之東序夏學也瞽宗
周亦曰瞽宗卽殷之右學也頖宮周之東膠周人名大學
爲東膠也魯路寢明堂與周同制於路寢明堂四門外亦
得立四代之學唯天子四門之學總爲辟廱故瞽宗亦稱
西廱若魯唯周學稱頖宮則其餘三代之學不必皆依頖

宮形也此魯國學之制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
先有事於頖宮注曰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
郊宮蓋周四郊之學亦總爲辟廱魯郊近於周郊不必於
四郊設四學或亦從殷制諸侯大學在郊者止有一泮宮
亦不四郊皆設泮宮也此魯郊學之制也魯頌泮宮與禮
器頖宮同處而與明堂位頖宮爲異處爾泮宮在郊其遠
近未聞也魯有國學有郊學國外郊內又有州黨之學若
矍相之圃之類此州長黨正爲主人而魯侯所不至者也
魯侯之所至者泮宮也
思語詞文王傳曰思詞也禮記禮器篇正義引詩作斯樂

泮水斯亦詞也箋以思爲思念之思失之
鸞聲噦噦奐案鸞當作鑾李善東京賦注引毛傳作鑾聲
說文鉞車鑾聲从金戉聲引詩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
鐬鐬說文注云攷玉篇廣韻皆作鐬字注呼會切鈴聲也
鑾聲卽鈴聲疑古毛詩泮水本作鉞鉞後乃變爲鐬字許
所據作鉞戉聲辛律切變爲鐬呼會切案集韻十四泰鉞
鐬噦三同呼會切說文車鑾聲也引詩鑾聲鉞鉞是丁度
所據說文引詩作鉞鉞也此其證庭燎篇同
載色載笑傳色溫潤也奐案色讀令儀令色之色禮記聘
義溫潤而澤仁也鄭注色柔溫潤似仁也晉語韋注言於

大子無溫潤也初學記鳥部引春秋元命包注僕呼溫潤生長之言又邶谷風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是溫潤蓋古語也

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奐案茆當作茆釋文徐音柳是也周官醢人有茆菹說文茆鳧葵也引詩作茆又犂鳧葵也廣雅犂茆鳧葵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義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箸手中滑不得停也莖大如箸皆可生食又可瀹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釋文引鄭小同說與義疏同蓴即犂也

在泮飲酒奐案說文曰饗鄉人飲酒也廱天子饗飲辟廱

也泮諸侯饗射泮宮也侯春饗所射侯也鄉人飲酒此饗之本義引申之義凡飲酒皆曰饗天子饗飲於辟廱諸侯饗飲於泮宮其禮同也春入學釋菜詩詠采茆正謂僖公行春饗之禮而不言射者文不備也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奐案此飲酒之必遂養老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地官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皆飲酒養老之禮行葦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所謂既飲旨酒也又曰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所謂永錫難老也

順彼長道傳長道謂尊長養老之道也行葦傳曰引長也義與此同箋解順從長遠之道既非傳義即王肅述毛云能順彼仁義之長道王於長道上增設仁義二字未免增字成文且仁義與上下經旨無涉也不如蒙上文二句作解爲得之

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奐案屈古誳字誳即詘也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醜衆釋詁文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韓與毛同王肅云斂此羣衆此本韓以述毛是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

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屈收者即取賢斂才之義云醜衆者亦即郊人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脗合蓋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鄭箋訓屈爲治醜爲衆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爲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編已辨及之

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穀梁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奐案前四章言脩泮宮之化後四章言伐淮夷之功此二句蒙

上生下之詞春秋僖十三年夏公會諸侯于鹹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案淮夷病杞又病鄫于鹹于淮皆齊桓公兵車之會而僖公與焉淮之會於十六年之冬十二月至自會在十七年秋九月其時齊侯先歸留魯侯與諸侯以爲東略之謀則僖公自有伐淮夷之事淮夷在魯東南世與魯爲難故周公伯禽之世尙有淮夷竝興伯禽征討之後或爲魯屬國僖公又能征伐淮夷故詩人歌以美之昭二十七年左傳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是淮夷與

魯固畔則爲難服則聽從者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傳囚拘也奐案囚訓拘者囚與馘對文皇矣傳曰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是馘謂已殺囚謂生者生拘之問其辭也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禮記言訊馘告學詩言囚馘獻泮其事正同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明堂論曰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于京大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大室辟雍之中明堂大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

狄彼東南毛無傳瞻卬傳曰狄遠也釋文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正義引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奐案王子雍用瞻卬傳訓狄爲遠是也又抑傳曰逷遠也古狄逷聲同狄彼東南與書逷矣西土之人句法一例釋文引韓詩作鬄訓除箋作剔訓治從韓詩義

不吳不揚吳毛無傳奐案絲衣傳曰吳譁也則此吳字當亦訓爲譁箋云吳譁也正本絲衣傳訓車攻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曰有善聞而無讙譁之聲是卽不吳之義也王肅解吳爲過誤實非毛義漢衞尉衡方碑引詩作不虞本三家詩虞者吳之叚借字

不揚傳揚傷也奐案不揚漢碑作不陽揚陽皆叚借字釋文云瘍余章反是陸所據傳作瘍謂揚讀爲瘍非經文作不瘍也盧刻釋文徑作不瘍余章反則直改經字挍勘記已辨之矣陸所據傳作瘍王肅所據傳又作傷瘍傷義相近不譁言不讙譁也不傷言不傷害也鄭讀揚如字則與讙譁義複矣

不告于訩奐案古告與鞫通文王世子告于甸人鄭注告讀爲鞫十月之交日月告凶漢書作鞫凶此告鞫聲通之證鞫亦作𥷚說文𥷚窮治罪人也訩與凶同不告于凶言不窮治凶惡唯在柔服之而已

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爲束奐案五十矢爲束周禮地官疏引爲束作曰束古曰與爲通荀子議兵篇曰負服矢五十个此傳所本也正義引無服字與漢書刑法志同束矢五十一束猶交弓二弓一韔所以示不復用兵此傳義也周制獄訟坐成罰以束矢其束矢之數未識與詩束矢同否鄭注秋官大司寇從尙書左傳賜諸侯一弓百矢爲說韋注齊語及高注淮南氾論篇竝從射義三發四矢共十二矢爲說然二者皆非束矢奐說文搜叡意也廣雅搜叡也玉篇廣韻皆曰搜聚也聚亦叡義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傳翩飛貌鴞惡

聲之鳥也奐案鴞爲惡聲之鳥陳風墓門傳同鴞以喻荆楚也孟子滕文公篇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趙注曰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然則鴞聲比荆楚與鴃舌指南蠻同孟子卽本此詩意也集于泮林所謂出于幽谷遷于喬木也匪風傳曰懷歸也日月傳曰音聲也歸我以好聲所謂用夏變夷也此章末乃承上文淮夷攸服而因及荆楚耳下文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云南謂荆揚也葢傳意謂此淮夷既服而聲教所被雖荆揚之遠亦來大遺元龜象齒與金也大賂二字句屬上下與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文法相同荆揚貢金三品大龜齒革皆荆州產南謂荆揚但就物產之地爲言其意實指荆楚也僖公時楚已兼有禹貢揚州之域在魯之南閟宮篇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傳曰南夷荆楚也詩義正同箋曰荆揚之州貢金三品正義既引左傳楚子以金賜鄭伯爲南金作證而又云淮夷來獻大龜象齒廣賂我以南方之金則直謂元龜象齒與金皆屬淮夷所產貢魯之物奐孔失經傳之恉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奐案釋文憬說文懬音獷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李注引韓詩作獷薛君章句獷覺寤之貌今說文瞿部引詩作獷心部懬下不引詩而憬下

引詩云憬覺悟也其字同毛其義同韓段注以爲淺人竄改疑不能明也玉篇憬遠行貌葢希馮所據毛詩已如此

閟宮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采蘩傳曰宮廟也此傳探下文言赫赫姜嫄故閟宮爲姜嫄廟生民傳曰姜嫄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是姜嫄周之先妣也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注曰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奐案周享先妣在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之下先祖之上則先妣尊於先祖故

鄭注以先祖爲后稷先妣爲后稷母姜嫄斯干似續妣祖箋亦曰妣先妣姜嫄廟也葢周人以后稷爲大祖立廟更於孟春南郊配天帝嚳爲遠祖尊不立廟特於冬至圜丘之禘配天以爲后稷親而帝嚳尊也周家歷世有聖母功起后稷必推本於姜嫄尊親之至理應立廟但帝嚳無廟姜嫄既不得援春秋經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之禮以婦人祔於男子同帝嚳在圜丘后稷有廟姜嫄亦不得援春秋經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以母繫子同后稷以合食故周人特爲姜嫄別立一廟周官守祧奄八人賈疏云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此姜嫄別廟之證也

于是后稷有母而帝嚳有妃后稷非無父亦姜嫄非無夫矣此周禮也魯無圜丘之禘不禘嚳雖得郊祀后稷然祈穀非南郊無后稷廟亦不立姜嫄廟傳云在周以別言廟不在魯也鄭以爲魯有姜嫄廟故末章新廟爲新姜嫄廟則此詩爲頌僖公能脩姜嫄宮而作也既與毛義不符又於周禮且乖矣正義曰按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閑而無事也奐謂據月令仲春祀高禖有天子親往之文則姜嫄每歲止此一祭故傳云常閉而無事

傳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曰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月令祠於高禖鄭注曰娀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奐案鄭說殷之媒宮起於簡狄與孔說周之媒宮起於姜嫄皆非也生民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元鳥篇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曰春分元

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然則禖宮始於上古在帝高辛之前帝高辛率簡狄祠禖宮而生契率姜嫄祠禖宮而生后稷簡狄姜嫄猶周禮之九嬪也殷周皆高辛之後故殷周之世皆禘嚳而周人又爲姜嫄立廟卽爲后夫人祀天祈子之宮是謂之禖宮周祀姜嫄則殷祀簡狄或周因殷也說文曰禖祭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禖禖亦祭天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曰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據此則禖宮當在郊故毛傳謂之郊禖其廟爲高辛妃廟故

月令謂之高禖魯郊亦有祈禖之宮然謂魯有禖宮則可謂魯禖宮卽姜嫄廟則不可故傳引孟仲子說周以姜嫄廟卽禖宮爲別說也

實實枚枚傳釋實實爲廣大末章松桷有舄舄大貌義同東山傳枚微也則此枚字當亦訓爲微傳云礱密者旣已礱之復加密石是卽微之意也案春秋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國語及尙書大傳竝有此文閟宮爲先妣廟在周故傳就天子廟桷言之也釋文引韓詩枚枚閒暇無人之貌蓋韓必連實實作訓以狀

其常閉而與毛義異

上帝是依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案上帝天也傳探下文解依爲依姜嫄之子孫說子謂后稷孫謂大王以下至僖公生民曰上帝不甯居然生子又曰上帝居歆以迄于今卽其義也箋就馮依姜嫄本身說於義各通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七月篇黍稷重穋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與案凡黍稷菽麥皆有先後種熟之異此經於黍稷言重穋菽麥言稙穉傳又於重穋言後熟先熟義著於七月而此稙穉言先種後種皆互辭以見者也釋文引韓詩云稙長稼也穉幼稼也韓毛似異而實同

實始翦商傳翦齊也與案傳釋翦爲齊齊者正也小宛傳曰齊正也翦謂之齊齊謂之正此一義之申故訓中多有此例實始正商者言周家有正商室之功而推其由是始於大王者卽大王之緒也文王受命巳後武王受命已前尙循服事之忱猶是纘大王之緒也下文乃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爲武王末年時事耳爾雅曰翦齊也又曰翦勤也二訓竝釋詩辭齊商勤商義本相通毛傳用翦齊之訓齊義可兼勤義也鄭箋訓翦爲斷周禮翦氏注翦爲斷滅卽引此詩說文又引詩作戩訓戩爲滅鄭許本三家詩義

悳定宇從爾雅詁翦爲勤甚合經恉而斥鄭并斥毛尙未審傳箋之異也漢書韋賢傳總齊羣邦以翼大商當亦用詩齊商之義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唯有大功者則錫之江漢傳曰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王制曰附於諸侯曰附庸又曰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與案土田卽閒田天子有附庸閒田以進退諸侯也左傳曰分之土田陪敦該附庸言之矣周初封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鄭仲師以爲半皆附庸而鄭康成則以爲附庸不在其中禮記明堂位

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幷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又大司徒注曰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申之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同四角又

各百里為四同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奐案此四句指春秋廟祭而言龍旂上公之旂畫以交龍也魯春秋享祀載龍旂郊建大常正義曰異義古毛詩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者自是舊說之謬是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奐案此二句指郊祭言箋曰皇皇后帝謂天也天即所郊祭之天故明堂位注曰昊天上帝魯不祭太平御覽禮儀部五經異義引賈逵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賈鄭說同祭法周人禘嚳郊稷魯不禘嚳而猶郊稷故南郊祀天亦配之以后稷其實魯郊與周郊亦不盡同周人於南郊祀天以后稷配是主報而不主祈祈穀雖亦郊祭然祈禱之禮輕不以后稷配又主祈而不主報故周頌序於思文為后稷配天之樂歌於噫嘻又為祈穀上帝之樂歌襄七年左傳疏引何休膏肓據孝經后稷配天非即祈穀上帝分為兩祭此言得之矣魯為侯國損于天子故春秋之郊皆為祈穀以后稷配天故亦謂之郊桓五年左傳凡祀啟蟄而郊又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

而郊郊而後耕蓋祀后稷謂配天也祈農事謂祈穀也魯合報祈為一祭又在夏正正月為郊之正時與周郊不同

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奐案此三句蒙上章郊祀帝稷而言傳訓騂犧為赤純箋曰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春秋繁露郊事對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犅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奐案周公皇祖猶云皇祖后稷耳此二句蒙上章春秋享祀而言下文因極陳僖公祀周公於大廟之事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

祀周公祭統外祭郊社下言內祭大嘗禘此詩亦先言郊
祀后稷下言禘祀周公皆是成王康周公之禮也詩與禮
記義正脗合
秋而載嘗傳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
奐案嘗四時祭名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
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
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
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祭統注亦謂春礿夏禘秋嘗冬
烝夏殷時禮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
農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大宗伯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曰宗廟之祭有此
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祫言肆獻
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
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何注曰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
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案諸侯三祭三薦此即王制所
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也鄭注
王制謂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何氏之言是虞夏
制而非周制矣周四時之祭之外又有禘祫二祭在四時
之閒毛公言諸侯夏禘廢夏礿秋祫廢秋嘗用殷祭即不
用時祭惟天子兼之文二年公羊注曰禮天子特禘特祫

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此何解與毛義合然則禘祫者
即周禮之所謂閒祀耳昔儒論禘祫聚訟紛然其實祇辨
吉時兩事而已今即毛義而申明之其云夏禘礿秋祫嘗
則禘祫時祭非吉祭可知凡經典多言禘少言祫言禘必
連言嘗中庸曰明乎禘嘗之義祭統曰禘嘗之義大又論
魯內祭有大嘗禘嘗爲四時祭之一禘爲四時大祭之一
於夏則言禘於秋則言嘗言禘知禘爲四時大祭亦言嘗
知禘乃四時之一祭也祫惟見於公羊穀梁及曾子問類
皆吉祫非時祫然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韋元成何邵
公鄭康成皆以爲一祫一禘此蓋於吉祫之後新主入親

廟行其常祀而言之是四時有祫矣則知謂有禘無祫與
禘祫一祭二名以時祭而混入於吉祭之說者皆非也其
云諸侯禘祫不礿嘗天子禘祫又礿嘗則禘祫非四時常
祭可知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竝引五經異義云三
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陳氏壽祺疏
證曰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
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奐謂三年一禘吉祭也三年祫五年
禘時祭也當三年則祫當五年則禘較時祭爲大也通典
引許慎舊說云禘者諦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大廟以致
新死者也此吉祭也說文曰春祭曰祠礿夏祭也禘諦祭

也周禮曰五歲曰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祫許以禘礿禘祫連彖則皆謂時祭可知是固以說文爲定論矣說苑脩文篇言四時常祭之外亦云三歲一祫五年一禘可見西京舊說悉有師承則知以三年喪畢之禘祫而誤爲時祭三年祫五年禘本爲四時之殷祭而又或誤爲吉祭者又非也其云夏禘秋祫則禘祫定以夏秋可知明堂位言季夏六月禘周公襍記下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周六月夏四月故禘在孟夏獻子改爲孟秋行禘故譏其失禮此禘在孟夏之證也孟夏禘孟秋祫獻子改爲孟秋禘則廢一祫祭矣天子諸侯之有禘必有祫祫當在孟秋也通典禘祫上引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此即本毛傳禘屬夏祫屬秋之義也若吉禘吉祫本無定月周禮鬯人疏引賈逵服虔說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則與時禘時祫其禮有定時者不同天子吉禘行於路寢大廟（見長發）時禘時祫行於大祖廟（見譜）諸侯特祀即吉禘合食有吉祫及時禘時祫悉行於大祖廟諸侯大祖廟即大廟也魯參用天子禮故吉禘在新宮其吉

祫及時禘時祫皆行於路寢大廟詩傳可考也詩言秋而載嘗載與再通載嘗者既行秋祫再行秋嘗也故傳言諸侯秋祫則不嘗禘祫竝重故傳先言夏禘則不礿探下文夏而楅衡句而爲言也秋而載嘗知五廟皆享也夏而楅衡知大廟特禘也則經於秋言嘗而不及祫於夏雖不明言禘而實行禘而又不及礿傳乃補經義以申明之

夏而楅衡傳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奐案衡古橫字衡門傳以衡爲橫木則此當亦爲橫木楅衡者謂以橫木偪束之傳但云設牛角而不言橫木者文義易明耳說文楅以木有所逼束也詩曰夏而楅衡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鄭司農曰楅衡所以楅持牛也謂夕牲時先鄭與許竝同毛義（後鄭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析楅衡爲二）祭前夕之牛必設楅衡者即穀梁傳展斛角而知傷之意杜子春解楅衡以爲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豈是謂乎此言祭夕飾牲下乃言夏禘之事

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正義曰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

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公羊釋文曰犅詩作剛剛卽犅之叚借字犅爲特於白言牡於騂言特互辭也檀弓上篇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牲用白牲用騂鄭注曰騂赤類白赤皆純色何謂騂犅爲赤脊之牛則其色非純矣明堂位曰牲用白牡注曰白牡殷牲也與案此詩上言夏禘周公下言犧尊房俎及萬舞之樂皆是康周公禮而詩言白牡必兼言騂剛者祀周公亦以祀魯公也魯用天子禮樂故魯與周可比而論之明堂位言魯公祀周公於大廟知此大廟非周公廟也周公於時爲魯禰廟魯公以夏禘奉禰廟主祀於大廟與周公奉文王考廟主祀

於清廟其事相同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此明堂爲路寢明堂卽大廟之南堂也魯大廟與天子路寢明堂同制周制天子親廟四與大祖廟而五與二祧而七諸侯止五廟無二祧魯亦無二祧而立出王廟如二王後周以后稷爲大祖魯以文王爲大祖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注曰宗廟所出王之廟祖廟始封君之廟周廟文王廟周公之廟卽祖廟也是文王廟稱周廟不稱大廟矣亦稱宗廟則文王居王廟之一爲魯大祖矣又昭十八年傳鄭災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注曰大廟鄭祖廟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文二年傳鄭祖厲王是鄭以厲王爲大祖以桓公爲始封之祖毀廟主祏藏於桓公廟因火災徙厲王廟則遷主藏於始封之祖不藏於大祖矣大龜祖廟之所藏也先君四親廟與厲王廟同處也鄭亦立出王廟故桓公廟稱大宮不稱大廟者辟王也魯稱大廟者用王禮也大祖不遷不毀周文王武王皆爲受命之王與夏殷止一王者不同周公魯公皆爲受封之君與列國受封止一君者不同亦不遷不毀然周至懿王之世立文王爲文世室孝王之世立武王爲武世室前此未有也魯世家周公旦子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濆子厲公擢五世服盡臣子一例其廟遷毀魯自魏公之世周公之主當遷於大廟故卽以大廟爲周公廟不毀厲公之世魯公之主當遷於大廟故卽以大廟大室爲魯公廟不毀大廟路寢大廟也大室路寢大室也宗廟毀主藏於廟室之西壁周公魯公不毀

故遂以路寢大廟爲周公專廟路寢大室爲魯公專廟此魯廟制之大凡也不則魏厲已後別立大廟大室則魯有七廟矣不立大廟祀周公大室祀魯公則周魯皆遷毀矣大廟之祀周公不始於遷毀之日而實始於受封之時但受封周公尚在親廟因禘而升祀大廟至當遷毀之後則其主奉於大廟則大廟之祀周公在成王之時以大廟之奉周公主乃在魏厲之後春秋經桓二年納郜大鼎于大廟臧哀伯諫證之以清廟茅屋昭其儉德則大廟卽清廟也穀梁傳以爲受賂而退以事其祖以周公爲弗受則此大廟爲周公廟也天子吉禘在路寢明堂諸侯謂之特祀

在新主廟故閔二年始僭吉禘之稱而於莊公新廟不於大廟文二年有事于大廟僭行天子吉禘在明堂之禮故春秋書有事公穀皆以爲大祫此僭禮之失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亦謂周公之弗受也周公至僖十八世而魯公至僖十七世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正義曰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竝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宮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毁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毁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奐案記文當作

魯公之廟世室也此因周有文世室又有武世室故遂以武公之廟足其數此失當成公立武宮之世遂以改竄明堂位之文耳世室夏之明堂重屋殷之明堂世室亦爲大室春秋經文十三年秋大室屋壞穀梁傳曰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公羊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此魯公之廟也曷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毁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左傳杜預注曰大室大廟之室疏云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漢書五行志

中春秋經大事于大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引公羊穀梁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然則前堂大廟爲周公廟中央大室爲魯公廟左氏先師舊說信有明證矣周公受封不之魯魯公雖始受封而實出自周公故祀不偏重周魯之在魯猶文武之在周也魯之禘祫周魯合

祭於大寢大室猶文武合祭於清廟明堂也故曰魯王禮也明堂位言禘周公詩言祀周公亦祀魯公皆所以須僖公能脩廟祀之禮追僖公子文公不於大廟聽朔浸致大室屋壞魯公廟壞則周公之廟亦因之而不脩故孔子錄僖公詩有以也此因詩言合祭周魯而因詳證魯國廟祭之制如此（路寢大廟與宗廟不同路寢居宮之中央宗廟在路寢之左混而一之者非也）毛炰胾羮傳毛炰豚也奐案炰當作炮釋文蒲包反與六月韓奕之炰音甫九反義別也瓠葉傳曰毛曰炮單言炮連言毛炮地官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注曰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周禮作炮不誤禮運捭豚鄭讀捭爲擘

云擘肉加於燒石之上鹽鐵論散不足篇亦云古者燔豕
以相饗燔與捭同祭用毛炮豚卽上古捭豚之遺也
傳胾肉也奐案曲禮左殽右胾殽爲豆實則胾爲籩實鄉
射記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古文膱爲胾是胾在
籩也天官籩人朝事之籩有膴加籩有脯說文曰胾大臠
也大臠卽膴也胾乾物羹濡物胾羹猶脯醢傳謂胾爲肉
肉乾肉也公食大夫禮牛羊豕皆有胾胾亦乾肉
萬舞洋洋奐案凡宗廟舞諸侯以羽唯天子兼以干萬舞
有干有羽也說詳簡兮疏　春秋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
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此周公廟用萬也昭十五年二月

毛詩後箋　卷二十九　三五

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此羣廟不用萬也詩爲祀周公故
萬舞矣傳云洋洋衆多者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
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
佾以舞大夏此爲舞數衆多也左傳曰萬盈也韓詩傳曰
萬大舞也
三壽作朋傳釋壽爲考三考義未聞奐疑考乃老之誤張
衡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曰三壽
三老也又新序襍事篇五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
以安國也下章壽三家釋爲老則與此三壽爲三老義同
鄭箋三壽三卿也應是申成毛說正義云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諸

矦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卽三卿也或孔所據傳本作
老字爾雅老壽也正義又云壽考釋詁文恐有誤字　椒
聊傳朋比也古比方比合不分上去聲三壽作朋意謂君
與臣合德也困學紀聞引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案此用詩三壽字不指三卿說
公車千乘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義一云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
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
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
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

毛詩後箋　卷二十九　三六

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
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奐案前一說
甸出一乘因是而推則四甸爲縣出十乘四縣爲都出百
乘後一說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
同何休公羊宣十五年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
學而注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是爲一
乘起十井一同出千乘而不知周初大國百里賦止百乘
其後益封方五百里於是大國車千乘矣論語道千乘之
國謂成國也井邑邱甸縣都出賦法通成終同出軍法說
者混爲一制非也千乘亦有二義一者以一乘七十五人

計之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一者以一乘三十人計之千
乘當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之千乘本自不同如
以出軍當出賦則千乘三萬人僅充二軍爲次國不足充
三軍爲大國毛傳云大國之賦千乘賦出賦也楚語曰國
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此軍與賦不同術也魯所出
之賦千乘人數當餘羨於三軍不當退減爲二軍致不合
大國三軍之號理甚明也昭九年秋蒐于紅傳曰自根牟
以至商衞革車千乘此謂魯蒐軍實也明堂位成王封地
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此謂魯車大數也皆出賦而非出軍
固有此七萬五千人之多也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

疏引異義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
鄉遂兵數也此說得之
公徒三萬此出師之軍數也徒卽司馬法徒二人徒二十
人徒二百人徒二千人也鄭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
志荅臨碩謂此爲二軍有此兩解矣案三萬二軍是也詩
意先言賦後言軍千乘爲賦三萬爲軍故重弓言備豫之
事而貝冑言從戎之飾文義顯然葢家賦軍徒四事實用
遞減之法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
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於家任之人定賦約十而用

一一乘七十五人千乘七萬五千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
人是於賦乘之人定軍約二而用一二軍二萬五千人是
於軍興起徒約三而用二故古者比年簡徒三年簡車臨
陳行師亦復遞徒治兵周禮天子六鄉六軍六卿掌之大
國三鄉三軍三卿掌之次國二鄉二軍二卿掌之小國一
鄉一軍一卿掌之此定軍之制也出師不必盡行故大國
三卿其一卿一軍留守二卿二軍出征伐公羊襄十一年
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
卿下卿上士下士春秋繁露爵國篇曰諸侯大國四軍此
謂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

軍耳穀梁作三軍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
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舍中軍爲復正穀
梁亦謂魯當用二軍案公穀傳皆就魯調發之制言之隱
五年公羊傳注曰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六師
三見於詩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
晉侯此諸侯一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二軍之
證也齊語萬人爲一軍三軍三萬人雖是變古然亦通率
方伯二軍之制爲之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膺當承止也下武齊
傳皆曰應當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

孟子作膺趙注膺擊也丁公著作應膺應聲同當擊義同
沔水傳曰懲止也史記引詩荆舒是徵徵古懲字承與懲
亦聲同故懲謂之止承又謂之止箋曰天下無敢禦之禦
亦當也止也奐案下二章頌僖公伐淮夷及荆楚此章先
追美周公伐功與殷武篇述成湯時氐羌享王同其篇例
小雅漸漸之石刺幽王戎狄叛之荆舒不至則周初之戎
狄荆舒率服可知也僖公唯從齊伐荆若戎狄與舒未嘗
有事沖遠疑不能明要誤於鄭謂夸美僖公耳孟子滕文
公篇引此詩而釋之云周公方且膺之又云是周公所膺
也此其明證矣舊分章自享以騂犧以下三十八句爲一

章章首從祀帝祀稷說起因而享祀大廟備陳魯以天子
禮祀周公工祝致告於僖公作嘏下又極陳兵賦之大征
伐之美工祝又致神之意再作嘏此皆在廟中美周公不
頌僖公也觀舊分章知古說之不可易
遂荒徐宅說文𨚔下云魯東有𨚔城段注云周禮雍氏注
伯禽以王師征徐戎劉本徐作𨚔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
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是楚所取之徐州即𨚔
地書序曰徐夷竝興東郊不闢徐蓋𨚔也奐案古徐𨚔聲
通此詩之徐宅當即史記之徐州說文之𨚔城在魯東者
宅居也徐宅𨚔戎之舊居也釋文不爲徐州作音而正義

亦但云徐方之居皆不得其解
淮夷蠻貊傳淮夷蠻貊而夷行也而字正義作如字臧氏
經義襍記改傳文淮夷蠻貊夷行如蠻貊阮氏挍勘記斥
之而以淮夷蠻貊四字爲逗如夷行也四字爲句段氏小
箋於傳文淮夷下補蠻貊二字以淮夷蠻貊四字複舉經
文以蠻貊而夷行也六字爲釋經義段說良是然又云蠻
貊如淮夷蠻貊者劣於夷者也而夷行則進矣似亦泥如
字作解奐案此傳作而字不誤與江漢傳同經文皆就近
淮之國而言非淮夷之外又有蠻貊也江漢傳曰淮夷東
國在淮浦而夷行也以解經之夷字此傳曰淮夷蠻貊蠻

貊而夷行也以解經之夷蠻貊三字淮上之國不與華同
故斥之曰夷淮夷在魯東南故更以南蠻東貊呼之作如
是解似更直截
居常與許傳以常爲魯南鄙箋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
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
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左傳杜注曰薛魯地
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
曰常蓋田文所封邑奐案今山東兖州府滕縣東南有薛
城周滕國在今滕縣西南而薛城又在今滕縣東南常邑
近薛是爲魯之南境也齊語齊桓公反魯侵地棠潛管子

小匡篇棠作常不審卽魯頌之常抑春秋之棠與
傳以許爲魯西鄙箋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括地志曰
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奐
案今河南許州中隔陳衞成王營雒邑時以爲周公朝宿
（衞以圃田之北邑境爲朝宿邑）許田在魯之西而周公朝宿在焉是卽
魯之西境也鄭與魯易假許田在隱桓之世則許田久屬
於鄭疑魯南鄙之常自莊閔而後或又屬於齊故頌僖公
之復故宇乃就故宇極邊邑言之耳沖遠謂僖公得許田
而春秋闕漏恐不然矣傳以常許爲魯南鄙西鄙鄭君不
得明文遂以許爲許田而又推本薛㚖之書卽詩之常邑

皆以申傳而沖遠以爲易傳亦非晏子春秋襍上篇景公
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是魯有許邑矣然齊在魯東北不
應起師伐魯西邑與許爲西鄙不合
松桷有舄傳舄大貌奐案舄者㡰之假借字文選魏都賦
注引蒼頡篇曰㡰大也㡰謂之大舄亦謂之大禹貢海濱
廣㡰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廣舄此卽舄㡰聲通之證矣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此傳曰路寢正寢也殷武傳亦曰寢
路寢也兩詩皆於篇末亟言修治路寢之事路寢居宮之
中央右社稷而左宗廟故經言路寢必連及新廟也劉向
別錄曰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曰左明堂辟雝右宗廟

社稷桓二年公羊何休注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
稷尙尊尊則劉所言殷制也殷宗廟在路寢之西周宗廟
在路寢之東則宗廟當在路門內路寢之左魯語曰合神
事于內朝是也路寢制如明堂方三百步其左右各三百
步五廟竝列可容也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
後曰寢呂覽季春紀及淮南時則訓薦鮪于寢廟高注前
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蔡氏獨斷頌曰寢
廟奕奕言相連也奐案毛詩新廟奕奕三家詩作寢廟繹
繹奕奕高大繹繹相連作奕奕者據毛以改三家也毛詩

作新廟傳云閔公廟與穀梁傳新宮爲禰廟者同以僖公
爲閔公後而連及之特舉五寢廟之一耳與三家詩實無
異也唯鄭箋以爲姜嫄廟
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傳中廟字段
先生云當作詩字奚斯所作所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
詩與節南山巷伯崧高烝民末章文法皆同文選兩都賦
奚斯頌魯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
也毛與韓不異偃師武虛谷援楊子法言後漢書曹褒傳
班固傳及諸石刻之文度尙碑太尉劉寬碑穀民校尉熊
君碑費汎碑楊震碑沛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表一一可

證矣案段說是也鄭意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故解奚斯所作爲監作新廟與毛韓異不知史克作駉奚斯作閟宮史克見左傳在文公十八年至宣公世尙存見於國語奚斯見於閔公二年故文公二年已引閟宮之詩則奚斯作閟宮必在史克作駉之前此其顯證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終

毛詩後箋卷三十

長洲陳　奐補

商頌

那

序云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魯語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是爲子夏作序之源流也左傳稱正考父佐戴武宣則正考父爲戴公時大夫戴公當周宣王時宣王中興修禮樂正考父得以考校而錄商頌十二篇自幽王之末六代禮樂又遭廢壞孔子錄詩僅得五篇附諸周頌之末所以

學殷存宋備三統之文仍大師之舊而非自孔子删之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云韓詩章句亦美襄公索隱駮之云考甫在襄公前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奐案禮記樂記注商頌爲宋詩鄭注三禮本韓詩說然隱三年左傳美宋宣公引商頌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晉語公孫固對宋襄公引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則商頌不作於宋襄內外傳有明證矣此可見毛公師承之確實三家詩可廢而毛詩不可廢

置我鞉鼓傳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周頌有瞽篇應田縣鼓鞉磬柷圉傳云縣鼓周鼓也鞉鞉鼓也奐案毛公言鞉鼓之制特爲詳盡蓋以有瞽之鞉即那之鞉鼓然其器則同而其用有別故於那之鞉鼓又歷引禮記明堂位夏足殷置周縣三代異制之文以明殷人以鞉鼓爲置鼓至周人則以鞉鼓爲縣鼓矣二傳意可互明也夏后氏足鼓（今禮記誤倒那正義及有瞽正義引皆不誤）禮記鄭注云足謂四足也殷人置鼓明堂位作楹鼓詩作置傳依經字言也置之爲言樹也鄭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是置與楹同義也然則夏之鞉鼓有四足措著於地殷改

夏足鼓爲貫中而建之周人又改殷楹鼓別設一肆以縣之猶編鐘之有鎛編磬之有玉磬皆爲特縣之器此殷因夏周因殷所損益可知也小師掌教鼓鼗眡瞭瞽矇掌播鼗會用天子樂其官有播鼗武蓋重之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故考工記梓人爲筍虡但有鐘磬而無鼓周鼓亦不皆縣唯鞉鼓乃縣之大射禮曰鼗倚于頌磬西紘紘猶縣也（淮南地形訓高注曰紘維也維亦縣也鄭注曰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于紘也鄭解紘爲編磬繩失之）東西兩肆皆有磬鎛鑮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西肆不得多設一器鼗鼓在西肆頌磬之西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成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其義證也此皆周人以鼗鼓爲縣鼓之制凡樂縣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樂縣當三代略同宮縣四面縣周人四面設建鼓於極西一肆特設一鼗鼓爲縣鼓殷人鼗鼓亦建鼓謂與四面建鼓同器也那有瞽之鞉鼓其分別如是

詩中兩言鼓兩言鞉鼓鼓即四面之建鼓鞉鼓即殷人置鼓爲特建之鼓在頌磬之西與堂下管樂相應鞉鼓節下管之樂書曰下管鞉鼓其義證也詩於章首言鞉鼓下文又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是鞉鼓節樂故傳云樂之所成是也鄭箋分鞉鼓爲二鼓而又云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儀禮大射注云鼗如鼓而小有柄周禮小師注云

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蓋鄭學本魯韓詩以注三禮其作箋又在注禮之後而於毛氏之學未暇精研故往往箋與傳不合即與西京以前舊說亦多不合爾雅曰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鄭所據其謂小者歟後儒說鼗悉依鄭說矣大司樂宗廟之中路鼓路鼗路鼗其大鼗也鼗與鞉同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奐案管即簜也大射禮曰簜在建鼓之閒又曰乃管新宮三終鄭注云簜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賈疏引禹貢注云簜大竹也諸侯下管新宮天子下管象於商未聞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淸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尙臭殷尙聲㚒案傳訓依爲倚者大射禮曰簜倚于頌磬西紘周人縣鼗於頌磬之西殷人當置鼗於頌磬之西毛意實本禮經爲訓也鼓鐘傳笙磬東方之樂此傳云磬以象萬物之成其意亦指頌磬爲西方象成之樂言之而不明言西者所該又不專指頌磬一器也故復引禮記郊特牲殷人尙臭之文以足其義春官眡瞭掌播鼗擊頌磬笙磬是播鼗而笙磬亦無不應之者天子有金奏下管之樂金奏擊鎛有編鐘以應之則知下管擊磬亦有編磬以應之也又孟子萬章篇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

毛詩後箋　卷三十　四

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金謂鎛鐘玉爲特磬金奏鼓鎛鐘樂之始下管擊玉磬樂之終終猶成也中庸鄭注曰振猶收也磬以節下管之樂是謂之玉收與詩義亦合箋曰磬玉磬也玉磬尊故特異言之鄭謂磬爲玉磬亦傳義之所得而該矣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㚒案赫爲盛穆穆爲美正是贊美成湯之樂所以終殷人尙聲之義其閒不應及祀成湯之人傳解此湯孫謂湯爲人子孫者言先王作樂崇德所以克盡其爲人子孫之道以爲後世法也箋易傳湯孫爲大甲正義從王肅述毛以經三湯孫皆謂湯爲人子孫以爲終篇述湯生存之事與序祀成湯義有乖且烈祖殷武之湯孫又作何解乎傳必有所本而云然不得執一端以該全經也

庸鼓有斁庸靈臺作鏞此傳云大鐘曰庸靈臺傳云鏞大鐘也庸古文假借字鏞本字儀禮周禮及春秋內外傳皆謂之鎛或作鑮儀禮大射禮阼階東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西階西東面其南頌鐘其南鑮鄭注曰鑮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鑮爲節周禮鎛師注亦曰鎛如鐘而大周語細鈞有鐘無鎛大鈞有鎛無鐘是鎛爲大鐘明矣（韋昭晉語注以鎛爲小鐘誤）說文鎛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堵以二金樂則

毛詩後箋　卷三十　五

鼓鎛應之从金薄聲鏞大鐘謂之鏞从金庸聲㚒案許以鎛鏞連篆合詩禮爲一物大鐘以應編鐘編磬堵以二者所謂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也金當作奏奏樂擊大鐘以應編鐘編磬與鄭注大射說正同也鐘磬編縣鎛特縣張衡西京賦云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此謂鎛虡也凡樂縣大夫判縣聲樂不備無鎛無特磬故晉悼公以鄭賂鎛磬賜魏絳絳始有金石之樂金即鎛也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有鎛北無鎛疑天子宮縣鎛亦東西有之南北則否周禮序官磬師中士四人鐘師中士四人此編縣設四面故四人也鎛師中士止二人

或即東西二鏄之謂與

鼓即靈臺之賁有瞽之田也靈臺傳曰賁大鼓也有瞽傳曰田大鼓也上文云奏鼓簡簡傳云簡簡大也謂四面建鼓問作其聲大則鼓亦大鼓也奐案此鼓雖周人亦不縣與殷人同制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案諸侯三面縣三面皆一建鼓天子四面縣則四面皆一建鼓賈疏云今之建鼓則殷法是矣地官鼓人掌教六鼓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鼓軍事鼛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注曰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靈鼓

六面鼓社祭祭地祇路鼓四面鼓鬼享享宗廟大司樂圜丘雷鼓方丘靈鼓宗廟路鼓此天子四面縣皆有建鼓也鄭注鼓人亦本三大祭而釋之矣路鼓施於路寢明堂又曰建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注曰大寢路寢也淮南兵略訓云建鼓不出庫即謂路鼓矣此路鼓爲建鼓而雷靈二鼓皆爲建鼓其八面六面四面皆可擊也吳語載常建鼓韋注曰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晉鼓建謂爲楹而樹之此晉鼓爲建鼓而鼖鼛二鼓禮無明文然鼛鼓見於緜篇其建而非縣可知賁鼓見於靈臺文王時尙無縣鼓之設則賁鼓亦建而非縣可知

說文壴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豆凡壴之屬皆從壴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臯鼓晉鼓皆兩面案壴字从屮豆豆古侸字也許云立而上見正狀其建之形鼓與壴同意鼓下引周禮六鼓則六鼓皆立而上見之鼓許亦以六鼓爲建鼓可知周人縣鼓謂鞉鼓也非此六鼓也後儒不明縣鼓即鞉鼓遂以此六鼓皆爲縣鼓直謂殷人之鼓皆置而周人之鼓皆縣俱失之

傳斁斁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繹繹盛貌斁驛繹義竝同此傳云盛者謂聲樂盛也

賓之初筵篇舞笙鼓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此曰庸鼓有斁萬舞有奕則萬舞與庸鼓相應矣故特盛之也

萬舞有奕萬舞以干羽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何注曰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制也奐案六舞唯大武大濩爲武舞餘先王樂爲文舞周舞以大武爲己樂以大夏爲先王樂商以大濩爲己樂其用先王樂或亦用大夏經無明文可證也大濩武舞用干先王樂文舞用羽此詩言萬舞

之義也
傳奕奕然閑也壘子非樂篇萬舞翼翼章閑于大案翼翼與奕奕同此傳云奕奕閑采後傳又云翼翼閑奕翼一聲之轉故竝有閑義閑者謂舞容也傳於十畝之間閑閑爲往來皃矣閑閑爲動搖竝與聲容義同

烈祖

序云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正義云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禮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

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矣案匡衡學齊詩則齊魯說同王制鄭注曰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疏引孝經緯鉤命決與稽命徵同益二昭二穆四親廟與契大祖廟爲五廟湯受命王其廟應毀不毀遷其主於路寢大室因以路寢大室爲湯廟故殷人六廟然則中宗應毀矣詩言祀中宗篇末言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烝嘗時祭之名時祭及四親廟此爲祀中宗親廟之樂歌與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矣案亦有與上既載對文言既載清酤亦有和羹也和羹指祭祀而言不爲取諭而設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案晏子借和羹之和以喻君臣之和而詩意本無關設諭也政平無爭自釋詩無言無爭之義而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句是解和羹并不釋詩既戒既平也箋云和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正義亦云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鄭孔皆以和羹設諭恐非詩恉而杜預左傳注更云言中

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更以晏子設諭之意以入詩辭尤爲拘泥

傳訓戒爲至者自當言神靈之來至平和平也既戒既平猶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也箋訓戒爲敬戒平爲平刻又鬷假爲總升竝與毛義異禮記中庸篇引詩作奏鬷奏雙聲鄭注云奏假爲奏大樂或本三家詩

來假來饗案本從唐石經作饗各本皆作享詩小學曰石經誤也經倒獻曰享受其獻曰饗如楚茨我將閟宮諸篇皆同此篇以假以享來假來享是皆下獻上之辭下文降福無疆箋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乃自神靈言作

享爲是奐案來假來享猶上文云以假以享也與他篇上言享下言饗者不同段說是也

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矦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正義云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言湯孫此孔申箋說是也其申傳說郎本那篇以湯孫謂湯爲人子孫此祭中宗而歸功於湯故亦得稱湯孫不知那傳云湯爲人子孫但解於赫湯孫句那篇上下文皆有湯孫猶云孝孫爾傳義不一槪作此解奐案此篇湯孫自當指祀中宗者說中宗爲湯之元孫則祀中宗湯猶在親廟之列烝嘗

及親廟且湯爲有功烈之祖故本諸湯猶章首稱嗟嗟烈祖之意云

元鳥

序云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汪氏異義云釋文謂此是後本疏以爲文誤據王制疏則非誤彼疏謂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大祖言之又引熊氏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而云未知然否按熊氏之言是也閔公不行三年之喪故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示譏也襄十六年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除喪禘祭之明證孔氏合練禘於祫言之之說蓋求合於鄭君禘祫志耳然此注於後本特改其文知不以志爲定論矣奐案汪說是也周禮鬯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又公羊閔二年傳何注禘之于新宮鄭蓋自用其師說耳士虞記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明日以其班祔曰適爾皇

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士於未祔設祭禮亦然也此箋本諸矦禘祫以爲言也諸矦三年喪畢特祀新主春秋僭稱之爲禘禘而後祫於大祖入親廟而行時祫時禘與五廟同天子三年喪畢大禘於路寢明堂爲最大重典禘畢而祫與諸矦同鄭意殷武祀高宗爲專祀親廟之詩元鳥祀高宗爲祫祭大祖廟之詩故遂改序祀字當爲祫字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奐案正義引王肅述毛謂先后爲成湯是也鄭讀殆爲懈怠王訓危殆則非也序就廟號稱高宗詩人祫祀作歌稱

武丁般尙賀或以名也此巳下皆歌高宗之德在武丁孫子猶云在孫子武丁倒句之以就韻耳王肅用鄭傳釋湯孫善爲人子孫以釋此經謂美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子孫其述毛近是而箋則以爲武丁之子孫恐非傳義傳訓勝爲任爾雅曰勝克也克與任義相近說文曰任保也案篇中曰武湯曰后曰先后曰武王皆謂湯也長發傳武王湯也毛於此篇武王不傳者以上言武湯則此武王爲湯易明矣經云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言商湯受天命無有懈息以傳至武丁孫子也云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武丁爲湯之孫子於武湯王天下之業亦無不保任

之也上三句從湯下及高宗下二句又從高宗上及湯皆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而受命也靡不勝與不殆同義箋以勝爲勝伐而以武王爲高宗之子孫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但詩頌高宗不應專美其子孫箋非傳義正義曰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孔亦當用王肅說王以武王指湯是也

大糦是承說文饎或作糦特牲饋食禮注古文饎作糦天保洞酌傳皆曰饎酒食也釋文引韓詩曰大糦大祭也然則鄭君改序文祀爲祫其本韓詩與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奐案景與京通京爲大故景亦爲大員讀爲圓說文圓圜全也讀若員管子有地員篇地員卽土均夏官庾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卽均齊是員爲均也此傳釋景員爲大均與長發幅隕爲廣均訓雖同而意實異長發廣均承上文禹敷下土方而言此大均承上文四海來假來假祁祁而言蓋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故詩人言四海之來朝貢至于河者乃大均也禹貢揚州錫貢沿于江海夏本紀地理志皆云錫貢均江海馬融本作均云均平也馬治古文尙書則今古文皆作均矣書詩義同箋易傳員爲云易河爲何與傳不合正義謂敎令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霑潤無所不及也孔以河能潤

物爲喻亦不得其經解

長發

序云長發大禘也此大禘謂吉禘也殷人無二祧其時禘在大祖廟而又居四時時享之一於其禘也不謂之大天子諸侯崩薨皆在路寢其栗主亦在路寢三年喪終之祭諸侯謂之特祀天子謂之大禘禘畢而祫於大祖廟天子諸侯皆謂之大祫殷人以契爲大祖未於大祖廟行大祫禮先特祀新主於路寢大廟此卽終王之吉禘也於其禘也較時禘爲大序云大禘則非時禘明矣周語終王韋昭注曰終謂終世也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

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禘及郊宗石室通典禮九禘祫上晉博士徐禪引許愼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大廟以致新死者也說文曰禘帝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又曰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與案五歲一禘爲時禘三歲一禘爲喪終之禘詳說閟宮宗廟主藏於大廟之室禘郊祖宗四者皆配天大祭則迎其主設奠於圜丘南郊明堂若喪終之禘卽於大廟出而陳之合食其主於路寢大廟時禘止及毀廟大禘則及禘郊祖宗晉褒樞云是爲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虞夏殷

周皆如是也曾子問老耼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此卽王制所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之謂也天子諸侯崩薨親廟之主亦皆藏諸祖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卒哭三年喪畢乃出陳之天子祖廟卽大廟也是親廟偏禘於大廟矣通典引逸禮曰禘于大廟毀廟之主升合食是毀廟亦行禘於大廟矣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魯行大祫不於大祖廟而於大廟是僭天子路寢明堂大禘之禮然亦可見天子大禘自在路寢明堂也汲郡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謂成王三年喪終吉禘成王崩喪皆行於路寢書顧命篇有明文可證喪畢之禘當亦在路寢后稷文武之主毀廟未毀廟皆於路寢合食故統言之曰先王又春秋傳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謂惠王三年喪終之吉禘周人大禘禘文武明堂者大廟之前堂也大室者大廟之中央室也文武之栗主在焉故曰有事於文武也知周卽知殷矣釋文引王肅曰殷祭也殷祭時禘不得稱大禘王說非是箋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鄭意以周況殷契爲殷之大祖南郊以契配天猶稷

爲周之大祖南郊以稷配天同故遂以此大禘爲南郊祀契之詩但周禮內司服賈疏引白虎通義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而詩首章先言有娀盤庚言大享功臣從祀鄭注大享謂烝嘗而郊天無功臣從享之文乃詩末章幷及伊尹似皆不合惠氏棟禘說定爲吉禘成湯之詩與竊謂殷人以成湯爲受命之王五世當遷其主納於路寢大廟而卽以爲成湯之專廟故後王新主行大禘禮必以成湯爲禘主猶之周人後王新主亦以文武爲禘主周固因於殷也故篇中述湯受命功德綦詳或亦祀高宗之詩上篇爲大祫而此篇爲大禘與而詩何又不一及高宗也禮無明

文安從蓋闕之例

凡禘有三禘天於圜丘也禘地於方丘也禘人鬼於宗廟也宗廟之禘有二吉禘與時禘也吉禘者終王大禘也時禘者四時大禘也吉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時禘則爲四時宗廟之祭吉禘有新主時禘則主大祖吉禘在路寢大廟時禘則於大祖廟吉禘及郊宗石室時禘則止毀廟未毀廟吉禘爲百王通義時禘則夏殷爲夏禘居四時祭之一周乃改夏禘爲夏礿又於四時時享之外行三年祫而五年禘閟宮傳曰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此卽時享外有祫又有禘之義也詩言禘有二長發大禘也

吉禘也雝禘大祖也時禘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雖曰郊實亦是禘郊祀天地禘祀天地也說詳周頌疏說者或以禘爲宗廟之禘而不知有天地之禘則祭法國語禘郊祖宗之禮廢矣或以禘但爲喪畢之禘而不知有四時之禘則大宗伯大司樂六享六樂之禮亡矣讀經者應隨文別觀不可舉一端以爲說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傳釋有娀爲契母子爲契帝高辛氏帝嚳也將大謂長大也契母有娀氏女簡狄長大配高辛氏帝生子契佐禹有功堯立國於商後湯有天下仍其始封之舊號故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也殷人禘嚳大禘禘主皆合食祭天后夫人不與大禘女主皆配祔則先妣有娀當亦合食故詩人溯商之始而首及之

史記殷本紀桀敗於有娀之虛蓋桀都河南有娀與桀都相去當不甚遠淮南墬形訓有娀在不周之北高誘注曰娀讀如嵩高之嵩案嵩高山在河南於聲求義高說自得諸師讀張守節謂有娀當在蒲州北此由桀都安邑之說而誤尙書堯典鄭注商國在大華之陽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司馬貞以爲商卽相土所居商邱亦誤

元王桓撥傳元王契也國語周語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魯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荀子成相篇契元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唯漢書禮樂志以契元王爲二人非也奐案殷人郊契大禘郊主亦合食

相土烈烈傳相土契孫也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襄九年左傳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注云相土契孫商之祖唯漢書五行志相土商祖契之曾孫非也奐案相土殷之遠祖也大禘遠祖皆合食

受小球大球傳球玉經義述聞曰球共皆法也球讀爲捄

共讀爲拱廣雅曰拱捄法也拱捄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厖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引詩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大小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巳與共字殊義箋復謂共爲執玉迂迴而難通矣廣雅拱捄竝訓爲法始本於三家與奐案王說是也但傳解球爲玉疑後人改竄耳球玉也釋文作球美玉也鄭書禹貢注及禮記玉藻注皆云球美玉也美玉謂之球故小球大球爲小玉大玉小共大共爲所執搢小球大球此鄭義非毛義也毛傳多同荀義

二章云元王契也六章云虔固也曷害也皆依荀作訓且下章共訓爲法既與荀義合則此球訓必不與荀義殊楊倞注於榮辱篇云共執也言湯執小玉大玉用鄭義而於臣道篇云球玉也不言毛義楊注解詩必明言毛鄭又戴侗六書故球下引箋而不引毛傳則唐本有無球玉之文爲較勝於正義本矣古字當作求或作捄猶作共或作拱其義皆訓爲法傳義見於下章則上章同義不傳此其例也至後人依鄭改捄爲球與今本淮南注改拱作珙其誤亦正同

爲下國綴旒傳綴表也正義云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奐案禮記樂記篇行其綴兆鄭注云綴表也蓋綴之爲言箸也綴與表同義故古書中往往二字連文大戴記曾子制言中篇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晏子外篇行表綴之數又呂覽不屈篇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高誘注云表掇儀度也禮記郊特牲篇饗農及郵表畷說文畷兩百閒也百百夫也兩百夫之閒是謂之畷畷所以表百閒縱橫之道則謂之表畷綴掇畷三字同玉篇田部引詩作畷云畷表也本亦作綴旒玉篇引作流蓋冕旒旌旒古字多作流也旒所以章物故引申之卽有章明之義毛傳曰旒章也章亦表也抑維民之章傳曰章表也箋云章文章法度也此章綴旒訓表章與下章傳駿厖訓大厚皆二

字平列同義表章者言法度章明大厚者言章明之法度又能篤厚而行之也荀子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又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楊倞注蒙讀爲厖厚也此之謂也荀謂斬焉枉焉不同焉者而齊之而順之而壹之此卽章明法度而又能篤厚行之之謂也毛爲荀之弟子故傳義多依師說鄭氏郊特牲注曰郵表畷謂

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綴郵箋
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以與諸矦會同結定其心
如旌旗之旒縿著焉鄭注禮引詩郵爲督約畷取涂道爲
義正義謂郵民之郵舍非鄭指以喻諸矦朝宗而督約之使不離散箋
詩綴爲交結旒取旌旗爲義以喻諸矦會同而交結之使
有繫屬雖各依經字以立訓而義要本於三家詩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吳江
潘受生云不震不動不戁不竦二句當在敷奏其勇之上
與上章一律奐案家語弟子行篇引詩不戁不悚敷奏其
勇是王肅本不誤此亦一證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同

今本而龍作寵疑出後人改之也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奐案此經傳疑皆誤旆當作伐如詩
六月帛茷左傳綪茷爾雅繼旐曰茷今字皆改作旆則此
詩旆字本作伐伐誤爲茷又改爲旆耳箋云於是有武功
有王德及興師出伐是鄭所據詩作伐今本鄭箋興師出
伐上亦誤衍建旆二字建旆即興師之誤後人幷竄因又於毛傳中增
旆旗也三字不知繼旐曰旆傳義見於六月旟爲九旗之
統稱不得以繼旐之旆獨擅旗名明矣釋文於旆下不云
旗也或唐初毛傳尚不誤又案說文玉篇引詩作武王載
坺考工記鄭注云畎土曰伐說文臿土謂之坺是坺伐同

也荀子議兵篇及韓詩外傳三引詩作武王載發影元鈔本韓詩
外傳作發今刻本作旆漢書刑法志新序襍事三亦作旆皆後人依誤本毛詩改之也噫嘻箋云發
伐也是發伐同也伐坺發其用字不同而不爲旌旗之名
則皆同此可以訂今本經傳之誤發行也以言出師也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傳虔固也曷害也奐案
荀子議兵篇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新序作鋋則
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外傳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
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
種東籠而退耳下角字疑衍鹿埵隴種東籠皆退貌也且夫暴國之君將誰
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

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
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或是猶使人之
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
人用國日明諸矦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
者亾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
之謂也傳云固荀所謂若盤石然也傳云害荀所謂自賊
其父母也毛公作訓正用師說遏與曷同漢書刑法志亦
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
苞有三櫱傳苞本櫱餘也奐案本指夏桀餘讀爲杞夏餘
之餘三櫱指韋顧昆吾三國釋文引韓詩云櫱絕也韓毛

訓異而意同漢書敘傳下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注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後起若髡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枿喻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槩枿一字也箋曰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說正義本鄭爲說恐非毛詩義也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有韋國者案韋國名春秋內外傳皆曰豕韋一爲劉累國一爲彭姓國襄二十四年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昭二十九年傳晉蔡墨曰陶唐氏後有劉累事夏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此豕韋爲劉累也鄭

語史伯曰祝融後八姓豕韋爲商伯矣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此豕韋爲彭姓也夏初豕韋爲彭姓湯伐之而繼與故彭姓之後爲商伯尋爲商滅乃封劉累之子孫自夏世累遷魯縣之後范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之先其閒豕韋皆彭姓爲君箋曰韋豕韋彭姓是也郡國志東郡白馬有韋鄉今河南衞輝府滑縣東南五十里有廢韋城

傳有顧國者案鄭語祝融後八姓巳姓顧箋白顧巳姓也哀二十一年左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即此地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有顧城漢書古今人表作鼓

傳有昆吾國者鄭語昆吾爲夏伯巳姓昆吾是顧昆吾同姓也昆吾國即衞帝邱帝顓頊之虛也夏后相亦居茲乎在相爲寒浞子澆所滅而少康邑諸綸是衞本相都夏道既衰昆吾作伯當在相滅之後昆吾居衞亦必當在相滅之後則昆吾居衞在後而居許乃在先也昭十二年左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注云服注見史記楚世家注昆吾嘗居於許是也韋昭注外傳以舊許連讀遂謂昆吾遷許在封衞後至湯伐時昆吾在許誤也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州治是其地

夏桀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

朡俘厥寶玉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孔傳以爲桀都安邑後儒皆依孔說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曰汲郡古文云大康居斟鄩羿亦居之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爲値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大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近儒金氏鶚又據國語伊洛竭而夏亡攷水經伊水過伊闕中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洛水東過洛陽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伊洛竭而夏亡則桀時事也以爲桀都在今河南洛陽縣之一證矣案夏桀之際昆吾最彊盛顧在其東豕韋

在其西俱在漢東郡界內連屬密邇湯伐韋顧鋤其與黨而昆吾已成孤國之形斷非望西南而征許州也湯爲諸矦時居南亳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書疏載或說陳畱平邱縣有鳴條亭卽今河南開封府陳畱縣地洛陽在商邱之西北必徑陳畱陳畱當郎古桀都西郊也湯自商邱舉師桀必自洛陽出兵相迎故於陳畱交戰書序云戰于鳴條之野猶武王與紂戰于坶之野耳夏本紀以爲桀走鳴條非實錄也湯雖戰勝桀國未亾故序云遷社不可也桀因敗績而走定陶定陶故三朡國故序云湯從之伐三朡也開州在定陶北犨梓相聞昆吾與桀同日誅也于是夏桀已亾湯歸商邱卽天子位故序云湯歸自夏也尙書大傳所謂湯放桀而歸于亳也此因桀都洛陽之說想當日湯伐情形可考之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傳葉世也業危也奐案中世湯之前世也殷武正義云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卽受命興猶七十里起孟子云湯以七十里按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葢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止有七十里耳案此卽中世震危之義也箋異義

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奐案阿與伊衡與

尹皆一語之轉禮記緇衣篇引古文尙書兩稱尹躬尙書君奭篇稱保衡猶稱保奭又班固典引稱阜夔衡旦則尹與衡皆謂名矣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而漢書王莽傳及鄭箋皆謂阿衡爲官名墨子楚辭及孫子兵書並云伊尹名摯皆傳聞之異者也

殷武

序云殷武祀高宗也奐案詩中始終敘高宗法成湯之業亦祀高宗之樂歌也首章頌伐功威武末章頌徙都作廟其中閒四章皆追敘成湯之業卽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而王也高宗伐荊楚見於詩而亦未嘗不伐氐羌漢書五行志武丁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范謂易旣濟高宗所伐鬼方卽詩之氐羌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臨羌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莽曰鹽羌卽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爲西戎之證賈捐之傳亦云武丁地南不過荊楚西不過氐羌此就三家詩說高宗亦有事於氐羌也成湯服氐羌見於詩而亦未嘗不服荊楚呂覽異用篇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是漢南之國卽荊楚也二章曰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

湯自彼氐羌上言荆楚下言氐羌互辭皆謂成湯時也三章卽承曰商是常之意而申言之商者湯有天下之號故篇中言曰商是常商邑翼翼元鳥言降而生商商之先后長發言濬哲維商帝立子生商實左右商王商皆指成湯也四章言湯之獲天福襄二十六年左傳引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後漢書黃瓊傳亦云詩詠成湯之不怠皇是也五章言成湯都亳宅四方之中以著聲靈之盛子孫之安甯卽以起末章之意漢書匡衡傳引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

懷鬼方（鬼方卽指氐羌）是也然則中閒四章皆就成湯而言顯有明證矣鄭以中閒四章皆責楚之辭據此則篇中氐羌幾爲虛設第三章云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弟五章云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意皆就高宗說與古解詩不合正義乃依箋分章亦不得其解

罙入其阻傳罙深案罙深卽㝕㴱之隷變說文穴部曰㝕深也本毛詩又网部罙下引詩罙入其阻本三家（說文引漢廣作永又作羕江有汜作汜又作洍鼙鼓作鼞又作鑋君子偕老作耊又作耋碩人作頎又作蓁子矜作矝又作挑又作㚇僚人作耆又作翰獺毀作敳又作蘋四牡作皐又作療蓼莪作磬又作空正月作蹐又作蹠青蠅作營營又作嘗嘗賓之初筵作傞傞又作㜸㜸許用毛詩亦不廢三家此其例）箋云罙冒也冒與深義相通故鄭於字用毛而於義用三家也罙式針反釋文云面規反則誤也今本字多錯誤而解者亦膠轕不清

湯孫之緒奐案湯孫謂高宗也首章言武丁伐業本其意於烈祖成湯也元鳥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卽此云湯孫之緒也箋以此湯孫爲大甲與那箋同但詩頌高宗上法成湯不應涉及大甲王肅又用那傳於赫湯孫湯爲人子孫一語以釋此湯孫不知那篇爲祀湯之詩詩人美湯作大濩之樂以享其先人後之祀湯者卽以此贊美成湯耳此傳義祇解於赫湯孫句那篇中三言湯孫已不同義豈烈祖殷武之湯孫俱

就湯爲人子孫言之邪恐不然矣

自彼氐羌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海內經汲冢古文及逸周書王會解孔注竝謂氐羌爲一種唯呂覽義賞篇氐羌之民其虜也高誘注曰氐與羌二種夷民奐案高說是也考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有臨羌破羌隴西有羌道有氐道廣漢郡有甸氐道剛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又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莋都冉駹白馬皆氐類也葢自秦隴之西北北連匈奴若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岷州皆古西羌所居青海之羌其一也而秦隴之西南南近巴蜀若今階州以西至松潘歷古西氐所居羌在古雍州西北氐在雍州

西南漢時去古未遠其分郡縣畫然而不亂氏種實近禹
貢梁州之域殷之九州幷梁於雍故詩以氏羌竝言之
陟彼景山奐案文選洛神賦陵景山李注稱河南郡圖曰
景山在緱氏縣南七里考今河南偃師縣有緱氏城縣南
二十里有景山卽此詩之景山也昭四年左傳曰商湯有
景亳之命蓋亳湯都名西亳有景山亦稱景亳楚語曰昔
殷武丁能聳其聽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然則湯
武丁同都河南詩詠陟彼景山此卽自河而徂亳也陟升
也
松柏丸丸是斷是遷傳丸丸易直也遷徙也說文曰丸圜

也易直者圜之意也遷徙㞙傳同是斷是遷言斷景山松
柏遷徙之以供材用猶公劉徙豳涉渭而取厲鍛也文選
長笛賦李注云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
丸取也奐案章句取字卽下文斷遷之義箋云升景山掄
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箋中取字卽本韓詩而李
善注遂以取爲丸訓集韓詩者又謂丸丸取也爲韓詩義
皆非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案虔與劫聲義相近傳云敬者探下
文作寢立訓縣作廟翼翼虔爲敬猶翼翼爲敬也方斲是
虔者言或斲爲桷或斲爲楹皆持事能敬也箋云椹謂之

虔謂正斲於椹上則字當作榩本三家詩
松桷有梴傳梴長皃說文木部注曰釋文梴丑連反長皃
柔挻物同俗作埏又道德經釋文挻丑連反一曰柔挻是
陸本從手作挻今詩音義作木旁延非也白六帖於松柏
類引詩作埏正作挻之俗字說文引詩作梴後人羼入者
也手部挻長也正用商頌傳奐案釋詁延長也挻從延聲
形聲兼會意閟宮傳曰桷榱也松桷松木爲榱也堂高數
仞則榱題數尺故爲長皃也
旅楹有閑傳旅陳也奐案旅讀爲臚賓之初筵傳亦曰旅
陳也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旅楹孔晁注曰旅列

也箋以旅楹爲衆楹列衆竝與陳同義明堂位刮楹注曰
刮刮摩也案刮摩猶礱密刮楹旅楹皆明堂之制文選魏
都賦旅楹閒列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
寢成孔安奐案此傳釋寢爲路寢閟宮傳曰路寢正寢也
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漢書五行志曰前堂曰
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考工記曰殷人
重屋周人明堂然則重屋明堂大廟大室路寢正寢皆異
名而同實者也殷路寢大廟爲成湯大廟其南堂爲明堂
魯路寢大廟爲周公大廟其南堂亦如天子明堂故魯頌
頌僖公營宮室必言修治路寢之事兩詩之義同大祭大

2040807
Z12?·5
15

饗于此告朔行政亦于此蔡邕明堂月令論謂此爲大敎之宮矣孔子三朝記少閒篇曰成湯受天命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敎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既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惠氏棟明堂大道錄謂祖府卽明堂天府是也大戴禮言武丁開祖府詩言高宗築路寢正是一事而於此篇詩義亦正脗合也孔甚也路寢既成而後甚安也近說遠至所謂甚安也

毛詩後箋卷三十終

341010000445362